集部第六〇册目次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三十四卷（二）

〔明〕陳仁錫撰

明崇禎六年張一鳴刻本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潛確居類書序

類從乾道起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類聚而羣分惟本之是以聚之聚之是以親之親之是以從之如雲龍風虎之相從也則類如火之上同於天也則類類族辨物愼辨物居方大都本是類之時義大矣哉恒雜而不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類之不可忽

也如是竊怪學士家好言虛無耻類書而疲閱下者疲神纂組誰爲呼吸雷風耐煩咀嚼其弊也曰弗類曰敗類誠懼之也此書十六歲時讀書瑶林之潛確居嘉與傳碩据拾成帙而刻成於崇禎庚午六月渡江之辰續訂于辛未九月冊封之竣又明年六月始傳功蓋先君子見余洸洸讀書戒之曰勿迂儒勿腐儒經術以經世舅氏郭翁諱端明别號昇菴方正博聞君子也更互商確詞人宗歐陽率更藝文類聚徐學士

初學記白孔六帖或集子衆手或割裂章句或拘牽對偶事多傳附近唐類函頗据諸書卷帙浩繁不無重複于是隨手抄記盈以他書分曹標目凡三易稿乃就既讀書中秘齋宿承華與諸君子旁求關本暨燕趙藏書世家斟酌損益捧　節還里種松老矣竹方苞茂予嘗有言予荷花萬芙蓉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雜我其中類乎否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夜半生子舉火視之惟恐類已也事有類之乃不類不

類之乃以類者知類也可以同知惟恐類已也可以濟雖然又有名類而實不類者嘗有言古之善活人者則謂之黍䕷今之學傷人者則謂之父母與其父之母之而操挺也不如黍之䕷之而撩藥也類書藥物也審脉定方顧用之何如耳嗟乎百聞不如一見邊防充棟也身歷關塞則邸報塘報邊志皆塵飯矣河道累牘也臨決河履新河則南北中洋洋灑灑之三志不酬深咀而盡力溝洫一語先不行于中州矣也鹽

錢法人持一喙也質之屯軍鹺賈精權子母者至矛盾矣考功指掌也匹馬田間與父老問治狀別自有龔黄矣司馬軍政也張空拳冒白刃挈人頭挾生虜別自有衛霍矣郊社宗祀幸學朝典崇禮也人清廟侍朝堂厠成均穆然遠矣唐人早朝詩頗寒儉不類矣山水清音也五百羅漢自鼓自鐘自唄誦而日與天龍神鬼相告語逢虎逢豹奮臂自得游記未有也我將自其類而求之是游于方之內也未可概也我將越

其類而神相之是索于牝牡驪黄之外也求之信也士君子務其它嗜好而之乎書式不厭閎覽乎若庚務其若吟茶誦柘坐一室而四方動職跡焉所得孰多乎哉

六書故序

六書故三十年來戴先生侗有成書而不暇閱孰知作書者之難哉雖然數百年後手摹其書白日學者之心如游墅張氏獨延祐汴太守知之耶行已有耻士之上耻莫耻于不識字耻莫耻于年白首官要地而不識字耻莫耻于誦習宓犧孔步顏趨而不識字詰之曰不暇耳按子生十年教六書六書者羣經諸子百家之通竹也六書通天下之書不註疏而劃然古于齡雞

子得傲今日老成人所不諳猶不汗決否劉達夫曰點畫小囍橫目佯視篇韻之作顏出緇門章縫闒之猶不惶遲否又如漢故事學童十七已上試史籀書郡移太史得殿最舉劾猶不戢慄否靈帝時歸官詰酒家痛飲書其壁觀者爲歛酒錢錢足滅其字師每書輒削焚其柎於足梁鵠益以板醉而竊柎鵠卒用能書官選部尚書夫尚書位尊徒乎飲酒與劇猶不涌如湯否昌黎云作者須稍識字義高才生哆口先秦西

京字昇不識文焉用古猶不齗齶否文母也字
子也不識母者豈有無母之子哉猶不休痛否
聲耳治也史目治也瞽史協而耳目治不識字
則瞽史所不治猶不摸索否刻畫竹木以爲識
惟蠻夷與俚俗用之今滔滔皆不識字亦將刻
畫竹木乎猶不發憤否然則如何曰請讀六書
故始余未覽此書喜沙門篇海集韻門法一種
又喜李太史韻會小補一二種大都說文作於許
愼自顏野王修玉篇而字有形四聲作於沈約

至唐韻廣韻韻會諸書而字有聲元魏用翻母
司馬作指掌圖而字有攝韓孝彥歸玉篇於五
音爲三十六母什戒璿增定迄成篇海而字有
子母蓋許氏說文出揚雄訓纂蔡邕石經之上
自漢以來孔安國劉向鄭玄賈逵馬融服虔多
主之其法協於象形諧聲二儀但子母無別耳
是以丁度輩求聲音以歸母考偏傍以入部篇
海主類形而形各係之諸母集韻主類聲而聲
各本之諸母若其旁諮荒徼重譯象胥天竺之

言或少麗穠子是有韻會補若曰字有韻猶生
有姓籀章變爲篆隸巳數典而忘其祖矣以三
四音鍛爲一字古韻較今韻繁簡何如哉太史
愛黃魯直韻會證訛補缺梵俗悉汰總之爾雅
主義沈約主音以四音製韻可訝者六經古[illegible]
字叶讀轉注別爲古韻以殿之而江左蔽風騷
韻爲顒門多崇尚其說太史率本三禮爾雅毛
詩春秋三傳以解經爲說字善乎周思皇曰漢
以前字在經緯編科斗其字簡字存讀爲數書

以被管弦而有餘漢以後字在於韻方言俚俗
其字穠合數音鍛爲一字譯以梵典而不足漢
以前之說字於解經得經之義斯得其字以一
義訓數字故字易　漢以後說字主於修詞得
韻之字或不得其義以一字兼數用故用易窮
漢以前雖經有嚇字而說字者有精旨漢以後
雖韻無脫字而說字者多抵牾此韻會補所以
作也宋戴侗韻書家不以聲爲綱而鑒者以韻
訓辭聲相通則子孫之于遠祖韻相混則鱷蛇

之於徵爰書以正名之謂何相如雄務奇字不
適於用至名天地曰蓋輿穹壤名日月曰烏兎
義娥曜靈望舒既誕且俚若者數於何起天亂
于上地亂于下人亂于中工不工事不事總是
立一以起數爲此書之首次二曰天本乎天者
麗之次三曰地本乎地者麗之次四曰人次五
曰動植次六曰工次七曰事七者備其歸餘於
襍綴疑於末夫六書皆以形人聲有聲則形以
麗形事以指事意以會意窮則因類以諧之類

又窮則假借以足之至假借而義益難求矣諸
聲若赤子僅能號呼其喜怒以相告諭然氣可
通也假借則義無所因轉借其聲故曰聲形而
上文形而下聲員而文方聲備而音不足微顯
闡幽當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韻會補序擬
輯爲六書會通首具體次別音次什義次紀事
倘於此書有怡然以解者乎
高皇帝釐正洪武韻令制書之體僅用于章奏
間餘仍沈約爲宗此於身爲災行已無恥而覆

辱君命已學迷本原肆尸雌黃不識字者猶甚
卽如李斯作蒼頡篇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記
事煩猥隸人佐書曰隸夫旣隸人畜之斯意固
不薄不獨斯也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
故毋敬作博學篇自秦有大篆小篆刻符蟲書
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之八體可專罪斯乎漢頗
因隸獨符印璽幡尚篆秦八書隸爲下漢乃因
之漢罪乎斯罪乎王莽時有古文奇字篆書佐
書謬篆鳥書六體夫奇字卽壁書中古而異者

莽罪乎斯罪乎況自斯以後有王次仲程邈史
游劉德蔡伯喈並馳其爲所破壞者亦不少矣
字無師說者誤漢各是其師說者亦誤文獻不
足親記相沿見其聲不見其文則一字而假借
數字傳其聲不見其本則一字而貿易數體旣
不窮經安能識字請極論之自刀筆改爲科斗
玉箸柳葉皆譌本文況其他乎鐘鼎之文以多
而省失之巧便符璽之文以省而多失之巧謬
夫鐘鼎符璽之文未可盡信況下焉者乎司馬

遷受經於孔安國鄭玄受注於服虔許慎受說於賈逵楊雄課字於卜侯芭今有書而不讀乎班固輯孝經十一字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附之若曰說經卽解字爾雅小爾雅小學之流不當附孝經得無繆其指乎魏初邯鄲淳師古文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是衛敬侯所書學於淳者也聲韻反切鄭康成輩闕如則漢人學書之途狹矣今字學大明獨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也乎玄宗詔學士衞包改

古文以今文故六籍多用俗書惟國語儀禮史漢誦習者少未盡變後人聚馬班字類顧有假借不當物者如黽勉爲閔免可哂已乾坤天之字也古書用刀乾爲刀坤一刀兩斷氷霜龍戰刀斧斬然而坤之六也以疑以雜夫疑與雜固定乾坤大手力六書故終之此有以哉八卦文立而象孳八卦而六十四兩畫皆人畫故三十篇人事居半有以哉

評資治通鑑序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於天終日乾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於上人事應於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載天不知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

是非天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而後可以是天之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史尊自二十一史變爲表志傳紀而紀年畧自二十一史命爲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日編年仍是紀傳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實錄分爲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爲三時政記以宰相二人撰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知人可以史矣史還日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菲也況其
下者乎故諂牘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
史猝北酋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豚也而
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
亍蔡京也而史脆脆也而史正史猶爾況稗乘
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
首呈通志凡八卷英宗悅爲置局秘閣賜名資
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十六代關國

家係生民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異故
曰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大
哉神宗之言公六就冗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
平熙寧間紛爭國事蓋有託焉豈公之心也哉
大都有是非之心不可有是非之見去其偏心
先去其名心使是非定於天定於君定於天下
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已出南史氏之筆范希文
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已齊太史數被刑而南
史執簡往聞大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留二月[illegible]

之名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
授張子厚子是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illegible]
子而不留一道學之名溫公自選辟官屬御府
供筆墨御笥供果餌出示龍圖天章閣三館秘
書而不留一著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意尊
主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註有
十論有較讐通鑑凡例間關從軍帙亡別購又
考異于各文釐檡文爲辨誤駁海陵本非司馬
康筆康簡較文字官不應[illegible]

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汲官之好事者撰蒲例以
屬汲故判爲釐本公註書精嚴之一端也仁錫
憂居以宋杜戶卒業竊比子公抑感溫公言覽
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
柔爾于是探索鉤致就其闕鉅關鍵畧爲提掇
俾覽鑑而又閱胡註別樹赤幟閱評鑑而又閱
評註別開青眼試於集中簡一正人焉一正事
焉如奇雲寫碧漢如河洛出圖書如大海吐朙
月一人不終焉一事顛覆焉若將隕深淵履[illegible]

氷唯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唯恐少壞聖賢常
撐之宇宙誤用百年有限之精神笑化爲泣泣
化爲慟至大慟有欠伸思臥者乎嗟嗟讀書不
大悅無以噓頑果不食之孤陽不大慟無以震
死灰不靈之悲魄故天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
書欲慟常多悅常少又欲慟已多於慟人慟忌
今日多於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言也願
齋沐而質溫公兼以問世予閣鑑畢確心宋史
旁及遼金元恭惟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明年詔修元史
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敘疏請宋史
柯公維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桱輩所未備
在滕國楊公維楨作正統辨黜遼金前人論之
嚴矣近世行王公宗沐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
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
界故編獨聚予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公應旂
本曰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
宋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聾治亂之始

故一榜必書得某人儒學隱逸比溫公加詳溫
公刪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明目即
四六亦不廢述揭傒斯之言曰修史在于得人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某於學問文章史
事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予深是之通
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非以極博溺而
止之疑鬼疑神甚于黃熊臺駘社回伯有之倫
不可垂後況左傳止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

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前編不錄而宋元取
薛本蓋常論之溫公尚左傳毘陵尚荀悅袁宏
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
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
元豐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攽名胡身之以爲
漢歸攽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
公不載其事豈同修官即較定簡較之流亞邪
神宗語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恰書賜其臣
唐宋人上尊編年明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

邇英經筵常令進讀則人臣啓沃之極思也噫
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夷狄而急民生豈
見用人太銳漸剝民以逞大壞軍興不減俸賜
不加搜刮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狂邪雖然溫
公望其君好善矜惡取是捨非薛本據事直述
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
以君子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錄
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於堯舜
必長君子之泰必捕夷狄之氣必是非皎然懸

於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
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
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
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
似真喜佯怒而亦是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
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鈐鍵也至哉易乎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
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

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詩乎詩之言興也興
辟雍之鼓鐘亦興巷阿之車馬興鞅掌之勞吏
亦興白駒之逸民興似續之古人亦興雞鳴之
夫婦興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旣壞天
下人可於可喁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
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刪俗之漓
也用氣氣之失鷙鷙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
而惡蔓其於詩不尚氣而尚興此意唯太史公
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用

旦有文章人人喜於自見有月旦人人凛於自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公於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於人無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録之何居以自成一家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卽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與太史公樂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曰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覧者眞喜似喜徉喜徉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

喜者自在眞怒似怒徉怒徉不怒常若撃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巳巳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巳以謗巳巳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閒者撃節歎賞以爲眞譽之也噫此與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矐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與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

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卽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於苛物而失於恕巳也是書始閲於丙寅歳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强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强索之皆遭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默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巳矣亦可與言易也巳矣

漢書序

余嘗勸讀史記與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
授誦十六僻工二十可巨擘詞林次亦稱伯山
谷及閱漢書更有進焉史記韻超布格刺含叙
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眞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閱
漢書又有進焉初謂寥裁弘構天上架樓臺耳
繼再三昧之芬芳有香氣更張紅燈拭青眼看
長劍悉與漢書對其色蒸鬱絢爛是眞色非設
色蓋嘗謂史記爲古今大織手疊疊萬千言滌

雅若無言漢書爲古今大染局錦江濯紅艷麗
光瑩皆莫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學史
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漢書而誤是嫫母塗
脂也雖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于中心倡于
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漢家詔書
近是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林每每嘗名書
官而漢詔不聞何官專撰何人稚擅則漢天子
之文固非其臣所能代也試舉一二民産子復
勿事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時病吾民
不得與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惆悵爲民父母
將何如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繇事使得收
斂送終盡子道非地節四年詔乎已殁也惆其
喪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
木之無知彼金馬門天祿石渠諸彥能執簡道
一字哉此亦謂文章之心即文章之色也漢天
子有色故漢廷臣有色而漢家文字亦有色博
士議郎與公卿商國家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
有專經以世其家此傳經之色也六曹掌故無

不專習此與故之色也斬將搴旗出使絶域此
封疆之色也如荀悅袁宏力能模史班顧寧安
其拙且誠不屑蹈二公餘吻此文字之色也噫
得荀袁而與之說漢書是以無色爲有色也愈
于剽其色竊其韻家握一史漢者已

三國志序

予閱三國志竣蓋泊舟清陽之南池荷花盛開飲至夜半若有人焉歌鶴焉嗚古太白酒樓也慨然遐想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孫氏諸公年太少才太奇志太銳借予公瑾大江長征名操漢賊子敬拒曹迎備勸借荆州多操敵自樹黨孫吳忠討二人而已伯符義絕袁術發許迎帝猷甚壯卒中劍擊呼權叮嚀舉賢任能以保江東安在哉曹操篡則篡耳有殺漢之實借擁

漢之名若歆若慮親牽后臂二賊與曹而三之若夫用兵用人奸雄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操焉者也當時欲殺操丕者董承劉陽魏諷金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耳嗟予昭烈之知孔明也非龐德公司馬德操徐元直不知也及其若魚之得水也雖關張同牀而寢不能奪也然博望燒屯自饒將略豈盡出忠武哉漢魏以來未不亂其方寸者難矣元直挈忠武昇昭烈是予漢以方寸予魏以髮膚耳何亂之有

龐德公曰趨舍行止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漢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也季漢之君在險愈貞後主立悉委丞相丞相亡二十年不變法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琰文偉儒雅遵令伯約不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瘁矣昭烈有北地王孔明有瞻尚形愈黃崇以死節著方寸炳然有足多者予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壽紀事不及左傳故辭命遜焉孔明類子產子產以治鄭則有餘矣其善者政無越畔而亦著謹嚴

無餘地故布局少狹雖然難言哉漢事大可爲德操諸公或先之矣爲諸公易爲忠武難故忠武不可及矣

奇賞自敘

郭參軍曰　蹠其壅閼闢其茀蕪頡其玄致標其洞涉庋逸　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愚非其人也間嘗　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　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作手不數　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手哉不辱之文非玉不源非雷不撅非貞不縣非介不嚴非翟不色非耻不劃非別不味非耘不淨非理不感非懽不醇非燭不化畨山有玉膚其源

沸沸湯湯豈詎衆緯駁犖激素飛清分風劈流乎哉故曰玉以源之蔞之皮爲鼓撅以雷獸之骨揚聲五百里故曰雷以撅之錦濯蜀江而鮮滌以它水錦色弱矣故曰濯以色之消石柱有村畱神與魯般語班令其形見曰貌獰醜卿善圖物容畏卿不出故曰耻以劃之鱷奮鰭遡流望濤直上爆鰓失濟故曰貞以縣之女靈山不連崗以成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嚴之有人灘焉其石人面鬚髮皆具非人也貊貌音聲

麗妙如好頻女非婦女也漣石魚形燒之作魚青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鸞頭頗非鸞也非魚也故曰別以味之鳥耘會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又若廩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威與母遇虎負母以號虎見其情弭耳而去故曰理以感之鳥音如庳多放士如吟大水如啄木大綠如豚大旱如長鵠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懽以醇之劉蛻志文冢云愼無朽爲芝箘以怪人自購愼無堅爲金鐵以行貨起爭愼無滴[illegible]髓映

蚊昧手諂口故曰燭以化之噫鼎圖狼荒猶知鑄中鎮金況文字乎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

續古文奇賞序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載禮於文苑英華以書叄武事之不張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粗以文爲積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粗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正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武吾袭不信今實錄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纖悉之文人亦無空積與書史哉士咨衡

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靡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豈纖悉者也生殺在乎呼吸則文章自於喉舌間倏奇倏正倪虛倪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文槩寂靜多內力焉徒誦空文爲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耳或謂茲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勒之豈非

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拳其爪施甲鱗雲氣於龍者耶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節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畫也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奇于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而忘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觀辭以時文雄特而已　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

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文抵過直是莊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鬱蒸戰勳亦不乏其從才子成羣著書盈橐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日萎薾武日弛廢試能今日武功何如哉不答文士之雄之弱而皆介胄是舍種求植也請與海內誦喬潭賦劒舞劒舞者唐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劒爲天下壯觀其辭曰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

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覩乎
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況文章
之士哉

三續古文奇賞序

館中前輩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做
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
或曰迂哉愚哉子奔喪而歸等於學人之子也
較論文字不滋學乎子終日杜户不以不祥之
衣冠對時人也又恐以不祥之面目對古人乎
予曰否否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有類也類之
而已古人可常對也對之而已西漢以後竟無
一篇全讀者惟錄其謀畫爛然日新耳予類左

右捭武圖書兩史經濟類經世實用八編率用
此法自古治亂關鍵與文章闔闢係于呼吸一
也大都未事爭一先着臨事爭一急着于評胡
註通鑑率用此法史臣慎於持論則有闕文彌
簡彌貞鋪張譏彈紙自塞陋予閱廿一史率用
此法三書手箋兩年冬春盡出播告海內亮予
苦心庶幾出門之交云爾此書大都慎雜物居
方取諸水火以致用也類族辨物取諸天與火
以竭明也讀書不守約必無出處讀書不去病

必無事功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竊笑世途無
所不解於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而又文其
詞曰吾善讀書以讀書誤天下必此一言此之
謂不知類意雲龍風虎亦從其類文何獨不然
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苟合一人
則各從其類也夫

四續古文奇賞序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劃文之多然文之無
則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柏什爲藉
世之用而含身可以樣明堂賞其幹非賞其色
自古奇人易敗奇文易磨未有不銷亡於斯二
者病不學論論諦有感一篇切磋琢磨奪其多
再論君規賢友易其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頤摺
境窮而苦工現孔子與焉富人癯富文儉叢
愈少蒸樂愈多文不多奇來必然其色何也蓋

身之力薄不可以事親色身之勝寒不可以許
國色身之情游不可以訂友賢賢易色始基於
矣未也以立身事其親而溫凊晨昏脈途徵以
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更凛以天日盟其
友而父母在不許以死爲臣子拜自獻其言入
可以告君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
難言之矣學乎學乎俗稱一篇好文字送歸墓
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惟是自唐以來艷艷
卒有改懸黔首有疏又不知送陣亡幾篇送[illegible]

民幾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於雅
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浮艷之色擇必精語
必詳則奇矣噫吾欲見賤多賤色真實讀書者
而與之品文也且與之品人也

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　本朝者也文成一出
即洗毅文憲立談即雍雅蓋未有不淡於勢利
而能文章者於是有辭官辭縻三幸第而討書
秘不傳如陳靜誠先生又未有不量材度力而
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長謀畧則文
成參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儒學精吏事則章
中丞等司屯田一議禮也大配禘禘齋戒五祀
朝會祀祭軍禮各專一書槩越畔云當是時王

忠文進平江西頌
高皇帝喜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
不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
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
則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哉才解大紳而歸之
俾讀十年書肆有德有造士生其間不以定志
立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遇哉
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弘開當異帙充棟之
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

罷朝閒暇一臨視承冠左右環文簡瓊琚鏘
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烟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
看曨朧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
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求啓發良足娛
朝廷治化重文敎旦暮切磋宜可無諸儒志續
漢仲舒賁直文彩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觴
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典夔龍俱庶幾致治者
唐虞嗟乎右文之隆至此士柰何不讀書
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習雅化作者輩出飆

惟嘉隆以來一家之言最盛邇而上之成弘洪
永高文典冊若存若亡豈非缺事爰取往喆遺
稿詮次聽評續編再出讀者雄於才思濬於勢
利可逄集之一堂也抑周之盛也或謂文治網
繆綿縟若見文武之叮嚀故享國最長不知周
易一繫與天無極矣君父之文天也日也堯舜
在上禹皐稷契爲文譽
高皇帝萬幾之暇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至
於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蓋常嗤韓愈以風託此

奸邪作文譏之欲儒者著筆勿高而下低而昂
欽天長地思精言以無疵駁頌伯夷文曰過天
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誣耶妄耶又曰萬物
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之善矣故知日月五
星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以己意之順亂乾道
之順以己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大哉言乎賢者
識其大者柰何不遵式仁錫莊誦　御製全集
所載唐參政蒙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人已皆
厭之罷求其文同年內黃縣令沈仁致仕文必

書其官趣如流水戶門之限三日一換易一人
曰鰥耐久有黃精蕨薇之氣似山林沈仁有芬
芳御饌之氣似館閣及參政遇沈仁門妬乞文
者而爭仁笞辱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公輕君
爵而美山埜文書耐久誠可辱遂悟而止於是
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辨曰朕觀耐久之錯
將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
則可謂善矣洪武九年災異求言刑部主事茹
太素上五事盈一萬七千字初命中書郎中王

敏誦至六千三百七十有云所任者半迂儒俗吏召分迂俗不對扑之次日　上又令誦其言至一萬六千五百方見五事字僅五百當日歎曰爲臣不易茹太素是也　勑行四事過立上書陳言之法須示天下過式者問之作建言格式序仁錫莊誦二訓今天下之文辯謂失倫浸漶不實唐參政茹比部不少矣噫讀有用之書邁　當代之式可與細論文哉

名世文宗序

余前序此刻云庶常吉士六經外分記眞氏正宗先輩云眞氏主體裁宜少廣之餘姚胡公按吳出選註名世文宗刻郡齋近經生家言不入詩賦王元美先生稍汰爲輯粹數典不忘其祖益勝國至今日鑒裁精覈余復取屈大夫以擬騷奇文銓次其中郗子云嗜不同味而快意能然也今此集出如師望在肆鼓刀揚聲余何言哉古巳請迹二記諸葛武侯祀黃陵廟云羣峰羅

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冠崇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撰古文者宜作是觀應劭封禪儀記泰山一云其爲高也石壁窅窱如無道經過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二記天門云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

遜邏暗前有燥地目覷而兩腳跂不讀古文者宜
作是觀夫今之爲古文者皆時文也不獨今也
宋開制舉義科其號爲古文亦今之時文也今
人而作古文則古文亦可呼爲時藝恐古人不
平耳夫作古者多讀古者少古人在忙寂之間
是書巳點竄頗而余又將以㨂石疑白雪者綴
之無乃畫重累人乎噫此余丁巳孟冬爲龍館
敘詞也距今戊辰又十二年矣余被　環召䕶
貫宮端坐一小樓蕭然贊易　明詔庶常教習

課業俱用經濟實事士生其間急於救時恐分
記非所屑而是書重梓更廣所未備亦藥籠中
一物云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古與今相戛然後
陳言去有能不作古而讀古又不以讀古談天
下可與言經世也巳

大學衍義序

補衍義爲丘瓊山先生數年以來知誦衍義補
有之矣未有讀西山先生書而好之者余故合
刻二書仍圖補所未備而先之以衍義人之言
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於講筵大可見此臣子第
獻第一義也深厚懇惻溢於至誠而痛陳事理
不嫌激切西山先生洵有志矣其言曰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驩
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提其要領

挈乎本至哉言也然公之書不進於紹定二年
而進於端平二年良亦苦矣甫上書而拜疾速
投進之旨次日後殿聚講面諭朝夕觀覽忽有
旨便合就今日進讀公須別寫帝曰巳在此深
因歎先哲進書之不驟主臣相知之甚難故於
端平則疾速於紹定則艱難矣君子藏器於身
待時而動使紹定之季遽出此書以嬰芒刃公
亦必無憾然公固養其身以有爲也既以大學
一書爲君天下律令格例尤恨壅蔽之禍不遠

也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首揭於格物致知然不誠意物惡乎格哉心誠求赤子而保赤子之物格矣公之積誠能動如是枝葉未害本實先撥自古患之至宋不盡然本實猶有存者往往其臣高才率意出之無序故公以序爲先眞相時識勢之言乃其文章渾潔遂雅尤不可及試常置案頭於心氣甚補公尤拳拳于夜對云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以盡日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其保持光

易也故曰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宋端人正士同心哉

大學衍義補序

少讀大學之道序云所以教人之法也歎曰道止此乎讀絜矩之道註云矩所以爲方也歎曰道止此乎讀致知在格物註云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歎曰格物止此乎閱世漸久漸老漸熟乃知天下事未有無方法而可治者竟吾一生探討誰爲窮至誰爲極處無不到有欲至而身未至身至而極處未至極至而意未至意至而知未至總是不格物也不格物不

知本也自古及今凡事可以撥亂爲治返薄爲厚唯精神一驚于末雖有補天浴日之力無所用之其精嚴象治而實亂也功利之醞釀似渾而實薄也試察吾意所自來欺一巳欺天下不可格一物也明矣所謂極處無不到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作事至此有何方法將安窮乎將安極乎以後著爲先著以末計爲本計不絡曰道眞氏得其奥而瓊山補之猶之紫陽補格物傳補亦可不補亦可不知所先後不知本不

知止不知至則必不可何也恐務末而一旦有
務財用之小人浸薄浸亂災害不自天至而自
人至善者束手旁觀一步不可行一物不可格
知之何其極處無不到也格物則自我作法不
拘古人成法先生之書主于審幾守大學之家
法矣得無詞費乎曰文公有云察之念慮之微
知本也而又云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
索之講論之際是末也惟知本而後可昔有質
于王文成者一草一木皆有蘊理[illegible]

無夢園集　馬四　[illegible]

則不暇且理會性情士大夫未能理會性情不敢
妄自菲薄然後嘉謨嘉猷矣以入告美而獻之
君則堯舜所必嘗也夫

蘇文忠公奇賞序

此余丙寅削逐待泮潞河所聞逆璫追我儕露
藍旗白牌塞路嗔舟妻孥瀕危殆於河上余呼
小艇避之十里四更歸几案狼籍怖人哉書也
遭逢
堯舜之興攝敝衣冠事
上經筵代言貳雍疏閱兩闈多習文事言念翰
墨之林先生在焉呼之或出及宣
詔寧錦之郊持

無夢園集　馬四　[illegible]

節大梁之都每携公書莊誦數過不敢褻視重
九懃家園爰付剞劂蓋漢唐以來能文者三人
疏廣疏受張彖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廣受兩
言止耳人謂國忠泰山我謂冰山彖亦兩言止
耳比元成之季頌莽譽鳳士大夫風節掃地而
後知二疏之慮遠也唐將相以下如張進士彖
者幾人哉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噫三人少而傳
坡公多而亦傳豈各操其誠不言同然者歟爲
身須念早過是恐少味坡言何似也然椎蘇文

滿天下几於寢處坐臥咳笑詠歌皆是正恐聽
指識歸匪夷所思誦公之詩約略可見我本山
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强非天稟既
得旌麽志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
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貧多士
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蔡荏貧家見珠玉
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廢
尺璧百衲妝寸錦調和椒桂釀咀嚼沙礫磣廣
肴成半額學步歸蹣跚維時老宗伯氣壓羣見

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詫至音久乃信知味
猶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
石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椹銜破
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衞樂篆刻鄙曹沈先
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却顧老鈍軀頑朴謝鍛
鍊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喋聊欲廢書眠秋濤
春午枕味斯言也公宗尚歐陽以文章為己任
故其詩曰後學過呼韓退之韓歐皆以氣勝公
昌志以昌氣有物於中傾倒出之晚年大悔恭

其詩曰自少多言晚聞道從今閉口不論文又
曰筆老語翻疎悔之甚也則曰却思少年時聲
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又手速公且恨不
十年讀其發憤淚造今後口小品掇拾殘瀋家
謝公之筆墨頗學公悔雅不欲附會俗喙賡而
少腴咎也呼公韓退之不喜豈今日相隨患難
間敢一字媚公哉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異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盡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逢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寔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儕學者沈錮於俗流而遂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霆皆至灑霽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惚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海內又以快意而歌呼讀之天下嗜卓吾者禍卓吾者也故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之是非遂掩卓吾之文章亦過乎是以兩譏之不然弱侯讀書人也與卓吾知已也何必欲取知已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臥夢園集　馬四

續藏書序

學者必讀書必知人必幹事然非讀盡天下之書勿輕著書非識盡天下之人勿輕議人非歷盡天下之事勿輕作事夫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可自驚逃乎今日豪傑必言膽氣乃先輩務持重弘深能容人能成事爲主意者小心哉度固膽氣所根抵雷霆風雨所默召也 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於今言語文學似少遜之又意者言語患其多文學患其襲則

政事且不可知况德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續藏書太簡獻徵錄太濫余莊閱 國史天下郡邑志旁搜埜乘百種遺文逸事小有論著姑就卓吾所纂畧爲詮次以附李氏藏書之後

諸子序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葢欲返之於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已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

方後之習諸子者幾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撮藥又近於入虎狼之窟採烏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識也子勝也其實不知子爲何氏能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心乎能史鬼登中乎剡之野能使孔子束帛以贈乎能却聘辭終身不仕乎能既放流睢乎能居游必擇乎能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浩肆恢奇乎能不流邪說乎能峻潔老成懸之箴陽乎不能何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無慕

又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沃之淸冷之
淵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政事則俗
管子醫俗夫一太手也故尚法雖醫有力於壽
古之後屈子醫懟夫一大手也故尚厚雖然有
其心無其術墨子也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
操其本及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死二壽
殀迂而自得不關痛癢不詳標本莊子也儒醫
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不韋毒醫也天之刑
申不在耕職而在告書其躬釁孫淮名法而巷

無夢園集　馬四　　書

以說難干富貴也貪醫也然言與法不可混與
噫天生我材其要擇術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
而布局寬可大不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
而結體隘善閉不善開甚哉乎經濟之難子華
子不云乎為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吾猶病
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與所以自處道在六經
修辭立誠斯雄渾博大也已因次前集故漢以
下不具論

諸子奇賞後集序

有子才有史才有非史而史者則亦有非子而
子者於是有子類史史類子者如淮南子楊子
文中子世所稱子也楊子是獄吏手以深文為
王淮南子如飽而大牢著而重褻然饑十日設
禦冬何可少也文中子似寫家書似用父道桑
麻亦隋唐間一法物又如繁露新語新書劉蒍
韓詩論衡中論所稱非子而子也然繁露不確
及矣是故鼎之多斑駁者器甚貴雖其左刑逃

無夢園集　馬四　　書

置之空虛似偏而不偏不足為子學士家故宜
珍之惜之新語穆然質與蓋古舍云新書說苑
皆器之新者但貴以金碧劉以土壚適用均爾
韓詩有韻度而乏變化中論有根本而少故華
抱朴子有操行而無文章論衡如吹竹其聲濫
孔叢子小荀子王潛夫雅士亦莊語嫌其神不
澹遠劉邵書可作思狂狷翼亦考功氏一家言
乎陰符素書真乎否耶至若桓氏鹽侃侃之論
於世務迂於古誼近京王說易或以占測或以

發明各有攸當馬氏擴明忠道伯喈臚陳規制皆可附以垂而他不暇論矣嗚呼立言愼哉在春秋戰國閒無非子也不以子著乃漢以後復得卓然可子者一人焉酈道元也及注水經不以文著予每欲節取其尤弁蒐近代一家言别爲一集以行世亦求其似子者而可矣世有作手其將何以自命

註老子序

古今註經家最受屈抑者老子也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是作便宜去之遠矣老子非便宜人也是孳孳進修人也虛志實腹弁爲人開便宜門也老子最惡便宜而讀者每以二字著於佛頭可乎朗道人多見大之言道人之骨勁而老子和之道人之腹實而老子虛之總之者有雖無兩見最毒提以常道觀妙觀徼天下皆知乃不知已天下皆不知乃老子又茫然無知已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後之乃先外之乃存可欲莫大焉奚啻難得之貨哉知者不敢爲也肯自爲之耶故虛心故實腹嗟予世人知不敝誰知能敝故能新復即命諭安貞復命曰常知常曰明道人註老居士註易各歸其根可以無言

我箴註序

讀温公我箴天下事盡其在我公眞任事人實心任事虛心體物蓋不辨法而辨人明允所以先見不尤人而尤已明道所以存誠故曰天心至仁惟公爾夫君子何妨與君子爭彼政事堂之極論上殿如虎正不嫌同異公誠實容忍靜定從容感人心而和平使作好作惡默然自去要之讀書多養氣厚乃有此善哉居巢楊公誌云五經諸史百家有終身不會面者即從捨舉名亦何能以經術而經世務乎然公布衣闇修祀于鄉詩示小學積小高大冥升不息宜其言之有味聖經首大學學一而已童而習之殊不必以小學補大學今人不知大學爲何物遂并不知小學爲何事矣文學維岳悉索品題以及于余夫躬行急矣文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嗟乎公生平夷狄知之石工知之而蘇穎濱誌其兄云公爲章子厚謔侮求助于子瞻公豈求助者人耶又敘免役事曰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公豈逐君子之人耶又疑臺諫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子瞻且獻謀於公公豈嗾令言官報仇之人耶夫以夷狄知石工知而士大夫不之知甚矣涉世難以賢士君子如子瞻不知子繇不知而後世知之是以天下事盡其在我并質之楊君

正韻箋序

四詩而後韻書始于沈隱侯類譜唐人詩賦設
科始尊用之稱禮部韻略吳棫毛晃劉淵之倫
多所增省信者益寡　明興
高皇帝御製洪武正韻當時受詔作者十有一
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草裁爲七十六韻一十
六卷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
用之　朝廷故事他所祖構猶壘守類譜何居
夫唐律詩用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
唱荅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正韻古禮部韻也
顧不從當世之禮部韻而從前世唐律非明律
也且爲下而倍上所失在聲韻也哉於乎此亦
學士大夫之過也楊去奢先生憂之作正韻箋
箋之爲薦成也故有古音有逆字以薦成正韻
爲　高皇帝忠臣何也正韻之作四詩是矣聲
音之道不同而同出於自然故地異時異而無
不相通比音而樂之以莫不絃管宋文憲公序
正韻嘗言之所謂詩騷以下魏晉以上惟取諧

音不拘一律是也四詩在當時作者聲韻自諧
後人不通四方之音妄譏爲不協於是朱子據
吳武夷之說以協詩而後詩得其所夫中國不
知幾聖人制作然後有文字有五音十二律廼
四夷海外邈絕之處未聞有羲軒周孔出於其
鄉而莫不有文字聲音足以與中國相通而各
有合者故自三代時任味列于瞽宗九譯通譯
朝貢亦足以究聲音之致矣沈韻作而韻始狹
然歷代作者用之律詩而止卿詩亦終古諧
用古韻未嘗盡從也宋文憲謂聲韻莫備四詩
詩皆孔子所刪舍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
信以爲大惑先生之言曰春秋之義大一統尊
天王故自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
黃公紹元人故韻會所引有蒙古韻目生爲明
人不遵明韻不幾夷有而夏亡耶大哉言乎士
大夫寧畔制不負沈約亦獨何歟昔人譏枒子
厚輩皆讀書而不識字以今觀之亦奚以異六
書自黃帝迄三代不改周之宣王始變大篆而

孔子壁中書猶用蝌蚪古文孔子麻冕從儉而獨違大篆者正謂大篆非古也且茍務簡便輕變古常逆知文字之禍將必有甚故大篆雖後王所作寧過而廢之先生嘗綜羣書尤長于春秋其于孔門志在狂狷常慕陶靖節諸葛武侯爲人手輯其書而哦之二公出處雖殊廼靖節恥屈爲劉武侯伸漢賊之義要皆有春秋之志焉卽先生可知矣

河洛理數序

易逆數也數盡之矣註易家紛紛此謂理此謂數此謂理先於數此謂理數合一何舛乎夫當期之數凡天地之數萬物之數不聞又有期之理天地之理萬物之理反對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如是而已矣不聞又有自天一至地十之理爲成變化行鬼神之樞紐也數起天地天地之數起參兩參兩之人極起易易者何卽元堂元氣云故圖書中五五卽數也建用皇極建之者人耳然則數何爲而逆理何爲而順極數知來不逆惡乎順也不數惡乎理也今天下非無理之患而無數之患何也天尊地卑內健外順理如故也數非其數矣奉無數之理則不尊陽長其有理陰斯其無數亂是用長理者數而已矣奚適焉吏大夫念翁爲刻希夷書也堯夫註希夷二程心折矣程言理邵言數得無分道角乎惜未有以數合併之者雖然相見在午正難求在子中雖

反復道乎道有變動故曰爻列貴賤齊小大變易之妙推移即大數乾元之爲上中下元也陽爻陰爻之定於有生也諸卦之隨時更換也可定理執耶歲日月時爻各稟承可私智殺亂耶所貴乎先天者爲其超然屈伸之外惟變所適也此天地之數異于讖緯之數也是故得中數當爻位應時合節吉莫大焉生數與時偕行不以意益損而有援得勢必因之矣黃龍晦堂曰入托陰陽以生豈有逃其數者予雖學出世法

能免形累乎富鄭公書本身卦戒予弟曰予今年爻象不吉汝等切勿生事夫世外之人與世法同其謹畏士大夫之身與士大夫之子弟同其修省庶幾無咎哉范文正公得大有之九五遂以天下爲己任溫公曰圖南此數大有益於吾輩可謂存心養性之書知言哉念翁淸貞持己教訓正俗思與吳民共臻寡過而約之以儉以柔以義三言三者數而已矣易以定吉凶而大書以衍忒而信乾坤以易簡而貞一皇極以

好德而錫福生天下生萬世生我吳中父老子弟不出此書以卜筮小吾易者誰敢哉

吳嚴所先生名世編序

司馬子長傳循吏不傳名臣當是時漢法嚴刻酷吏綱日密表循吏風示猶曰救世史氏沿而不改俗習日陋文以身名俱泰之說漁高官獵駿譽曰循吏循吏云爾名臣錄不著漢唐我明間有論次多採東修圭璋之士始以名臣易循吏標識爾又如漢之排闥折檻廷辱佞幸抗節虜幕唐之顏宋之岳書文皆置不錄奚道而可哉吳嚴翁名世編所以作春秋諸大夫亦曰晉

聞事君之義矣故見無禮於君則逐之以人事君則不避親不避仇而登進之臣品惟事君乃見奉職循理犯顏敢諫臨難仗節皆此道也自古有忠臣豈有良臣哉忠良之目一揭緣取功名軟熟圓融者亦不少矣蓋願為良臣一語而在悟主而持論少偏遂闢擇便營私之路立言可不慎歟禹稷契皋陶伯益皆忠臣也是編所以首五臣事君未能尼父一生憂惕而高懸不民大人於社稷臣之上以一潛見出處之局以

潛必確以藏必密以選必肥根心於淵光赫明聖功成不知寂然不動臣則斯昭矣是編繼選世編而作意在斯乎若夫典而核體要而該賢惟選人物亦選言也夫噫追蹋於唐虞三代之班勁辭於典謨風雅之後以此書白日哉

重刻醫閭賀先生稿序

賀先生三十登進士三十一官給諫災異乞罷
免其最沉痛之言曰但令所謂修省惟
陛下一人耳三十二歸讀書醫閭山疏薦原自
沙宜居宰輔任　經筵懸像靜室韋于弟拜之
廿載事母薦起不赴尋覲艱上書陳四事劾內
鎮守甚力執政迂之公輒自忖不學無術盡劍
其草剛毅類羅一峯一峰先生年友也事之亞
於白沙敎人先小學敦古禮草俗習義州化之

寇不敢犯其里見先生皆羅拜止殺歲庚午余
承匱司業
上然大司馬言有　旨本雍坊翰會議　孔廟
崇祀公最無間知其人不讀其書可乎是書得
之寧遠賀敎諭君卿以廩貢捍危城公嫡子孫
也乞余序以傳先生生於義州古曰宜州醫閭
山居其右予奉使遼東都司郎其地今移而之
寧遠矣初
高皇帝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金葉公
旺自登萊渡遼招附經營設都司焉東廣寧南
錦州西大寧北一面都虜耳自徙大寧諸城人
民盡予朶顏義州兩面受敵緣邊最要害云先
生亟稱王中丞九皐劍六馬營堡弘治王恭戎
銘修建大淸堡而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堡
踰年皆復多者七百少者四百授之堡田耕且
守而又亟稱遼當世祠莫如馬葉二公大都開
創衛所建立學較報功報德何可忘也公嘗言
洪永間遼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以八養二今

盡反之銀糴中鹽尚苦不足亟反二八農守之
數使戰兵雖少而精不求給于農種之外邊防
無虞大費亦省至哉言也予憇寧遠屯計工而
分粒土甚沃美公言猶信義州六營之匱也公
曰收營兵集城中昉正統虜人遂沿爲例孰知
後百餘年營營皆如義州援兵亦然异哉公以
銀的敎射語人曰進不爲　朝廷用退不爲鄉
里益吾恥之雖老病不敢不勉又稱懷柔伯念
久雨治水口旣僝工設酒筵所部將士有禮節

其守臺貼臺不習于射官軍半私門虜至如入無人而爭買虜漢首以充首級則齒牙憤裂各記姓名俟天道報復又念此方之人不習蠶織于是敎家人紡績以及城堡公于貼邊守臺勸耕勸績用心如此躬行君子不虛耳嗟嗟中山王垂老薊門經營九載而泛海之役竭之二將薊遼可兼中山兼之矣

高皇帝必使中山兼之矣意者山遼海關關外自金城遼海相汪灌遙呼山東舒吻近控薊門

張翼遼薊各自爲而全體相首尾耶意者大寧一失兩受敵兩受牽左枝右梧情形迫遽昔離之乃合今合之乃離耶苟求其故宜閱此書苟求其故而不得宜閱此書揣公之心若曰爲人臣不保疆土保父母保鄉里以貽君父之憂豈人也哉玆手評閱意也

讀史機略序

范蠡之計先而後孫武之書出至哉言乎巧婦不能炊無米范大夫炊之苧蘿山下一著也於是孫子祖之婦人女子皆可陣然陣巳晩矣陳曲逆祖之解匈奴之圍然圍巳急矣古來能將名將皆巧婦手也而自爲巧婦者必拙斯道也祖伏犧曰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楚何韋長貌儒神勇機沈著活敘事簡達用意深厚此其書必傳何也聰明聖知則神武神武則不殺論兵總

不出一數而巳數天奇地偶而巳謂數者理之紀不知無數則無理太極生於易易生於逆逆生於數故貪人敗類必先敗其數戎夷倒置必先倒其數合天下兵無數食無數車無數馬無數營堡器械無數以至四海之內生無數節無數而舉蚩蚩焉奉一無數之理其孰能作之不聞天作時不作時作天不作是何解義乎解在末句天作時作人不作是謂逆人作乎人斯作乎天與時矣不逆乎天與時猶恐其逆乎人也

天也時也人也皆作則皆活人活則天與時皆活是故易逆數也不逆之乃逆逆乃不逆機也幾也見機而作寧用終日

性理序

學者知有太極而不知易有太極蓋惟其易之是以有之周元公一語道破曰無極而太極正爲點化太極神無方易無體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爲爾儒者終身不易漫云有太極如耶云物焉置之胸中不生不化號爲宿儒秖宿物爾先是評通鑑成辛未評綱目成竊取性理約略簡便以示兒曹而有概於遭盛世之不偶也秘書御府也唐天子猶以爲外且遠更聚書集賢

殿別置較讎官曰學士曰較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且非天下之名能文學者不得與於是選於是集賢之書盛積書日多官日重而係於理故之故日益少孰如

本朝表章性理一書關極要領或曰學者貴經世識時務耳是不然孔渊身孟生色當其整頓身心處即是整頓天下萬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忽乎哉

藥頌敘

陶隱居曰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况窮村迥陌遙山絕浦其間夭札安可勝言嗟乎由是而推之則行腳緇髡了然一錫者不更可憐憫哉故如來說法而藥王為導師非取喻也即以為喻而悲益大矣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歡喜供養而不及乎病者苦也今之叢林巨刹亦設病堂矣而不及乎病之治也誠闕議哉居士道咏黃氏業守岐軒念

遺生滅緣觸病僧遂發洪願募求隙地一區欲置藥僧之院但藥石衣糧及人工屋宇力不從心勢須冉衆特伸片言敢告檀越是可忍也忍實憫焉斗室之中恭現獅子大座無筭梵王天女諠居士而問疾者杖屨滿戶外矣大衆之病不病不病而病者須于此院中求活耳是役也比于惠民之局不費官儲亦如就醫之人無煩捐槖行見掛瓢卓錫自能煮朮切菘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邂逅摩羅疾不生厭惡心脫離苦厄塗悉沾利便益是真仁人之心儒者所與敢弗圖之冉弁首簡不覺歡喜讚嘆而說偈言

偈曰

稽首十方衆　釋種婆羅門　宰官大居士
若以莊嚴願　世現端正相　頗棃黃金色
是身如藥樹　不復可究竟　若以營繕願
轉輪王四州　及將相大臣　是身如藥樹
不可復究竟　若以供養願　富有象馬珠

劉懋[illegible]集　馬四

天食諸天樂　是身如藥樹　不可復究竟
念彼衆生病　一切如我病　用發希有心
療彼慳執性　敢依藥師尊　頭目非我有
而况于財物　米麥金銀錢　乃至微妙屬
珍寶瓔珞衣　種種作檀施　無願亦無想
不離于真諦　信處得清涼　芘蔭仗茲力
瞻禮琉璃光　像法常不壞　更以阿伽佗
普濟諸有情　同登無量壽　是名無漏因
是名最上果

古今印宗序

圖書既出今古皆印板之聖人雲漢爲章天人盡雕刻之能事河洛題目易書文章題目古也文章今也制作以來題目未有不古者文章未有不今者豈特倉頡始作字秦漢巧於鑄今愈今愈古今人泥於範古愈古愈今元方氏之能今則元方氏之能古執元方執秦漢蓋風雨有不已之鳴雪霜無可變之色大都情性所至元方不從流俗望其人之精理色笑無非古者歟

碑盡託亡僅不遺形聲天地之師也師天地之師豈步秦漢之步正靜之徒筋韌骨强故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得其意焉秦漢爲今可元方作古可吾游善權洞雷擊柱篆深數非斧擊之不碎墨拭之可療病是篆隸者青帝之雷令天醫之禁方可拾襲不可褻視元方寶之哉

印譜序

古今著書皆諫書以卿諫自張夷令始余嘗謂有情痴不若無情痴並甚莫痴於人尤莫痴於石人與石相遺猶之乎風與水也予游雁蕩山望見一老人肉袒傴僂揖而入揖而出凡數里山空松落伊何人哉跡之老僧巖去得無狀乎曰不狀百年以來入山幾何人既出復入幾何人老僧種種無情之痴猶有情之聆天荒地老莊猶顧閒去吠叙處泰秃茅顛諫書綿渺淇泳哉

匍匐道左如拜進官其去也咨嗟獲惜如載慕葉是用大諫風急雨來趺坐作欬聲不絕爾聲人謂花名村鳥名山三十年後更須放聲尋覓而顏其峰曰長吁夷令此請何异長吁舉頭施貧子斗大黃金印用祓除不祥則余請爲揭出一二語不飲濁流水不息曲木陰介也攻文苦若木處世鈍如鎚拙也慭慭爲儒者痛也每提首頷呼知己肯戴鬚眉覓要人俠也山鳥山花我友吁嗟誰安得酣豢於富貴忿也若是者老

僧肅客而入也國恥未雪何繇成名以武諫文
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以文諫傷生之事非
一而好色者必劝以死諫高位豈容尸以尸諫
若是者老僧目送客而遠也入則山容以洗老
老僧悅出則塵容以酬之老僧悲悅也悲也生
於情生於無情衷令體氣高妙詩文奇秀讀其
昆仲間指產高誼勸爲一書築學山圖樂介白
之司空此其人未易材余爲敘印譜比之諫書
嗟乎色鮮而味苦貌澀而腸熱世人未易解也
無夢園集　馬四　　金
試爲我挂老僧巖可譜不云乎一節挂月夜壺
僧

闇顏太學道統紀敘

道統宗帝王帝王法天地天地準乎易王訪道
于箕子三公坐而論道道統在上天下皆以爲
父爲師而不以道學爲諱此其說一二見夫學庸
敘康誥太甲帝典湯銘周頌再見保衡[illegible]
黃帝堯舜三見孟子繇堯舜至于湯其論次[illegible]
陶諸臣亦猶之美衛武公耳自在田在天兩[illegible]
大人之目張皇絕學爲世詬病其實非也乾[illegible]
中庸言庸行薰人以善示伐矜矜誰幾於[illegible]
無夢園集　馮四
化矣猶名君德不名天德大哉乾乾則天而[illegible]
藉非易也乾坤何以形而上太極何以易而有
不憾不見天地之大不病不見堯舜之仁憾道
病也皆易也帝王則天地無盡天地準易亦無
盡爲下不倍如是焉道矣說玄說妙說性說命
與生民利害何涉其能以語言混聖統哉不聞
顏子學正識博居鄉孝友好施與此書壹尊帝
王非五經不出口于孔于志大道之衍三致意
焉昭代儒宗應運而興必有賦猗蘭歌招隱者

著書甚多而余特叙其紀道統一種亦足風矣余君天下士入闈遇其文出闈遇其人何爲不遇哉予也不任知亦不任不知行而未見爲而未成潛龍之德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潛龍之福也有大德必有大福泰不云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井不云乎王明並受其福于食也而福井渫不食也而福上所側席求者名世而以青紫得千人不爲多如以名世儲一士不爲少君內行浮篤手腕一動擬有神工首義數語

濫格姑懸之星斗間聽大冶剪裁耳

感應經解序

玉峰裕所翁同系太丘又與先君稱同社兄弟篤于行而嚴于著書與之語眞實不誑侍御公郵寄示余則感應經解也今年壬申初秋文學棐讀父書繩祖武重摹善本予樂而玩之徵然序昔有一甲科雅好善問于蓮池曰世間何者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中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爲最其人愕然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諸凡依勢作威者何帝降鑒悉由

公等于是縉紳之徒咨嗟歎息不得其方予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哉所患已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如士大夫眾朝夕計遇孽孽積德彼依勢作威之徒明神有赫孰能逃乎若玉石不分奚感應之有哉獨憫清白好修閉戶不出可幸無遇而居間說法妄指某氏親戚潤已之筆而汚入于戶爲唇吻者此則天下之窮而無告者冥司宜別申一禁以勸素士耳予年十九借討三十年間風波歷盡

江河淢殆而獲寧逆瑠路殺而潛遁然必有禨
者夢告之非方內心交則世外淨侶而未嘗有
顯者來豈富貴之人其鬼不靈歟貧賤之交不
可忘歟夫與貧賤交而報應如是況與天帝交
者哉抑有感于山澤之咸巽申命震主器長男
女爲政以虛受人則屈之少男艮少女兌止而
說男下女氣乃通感斯應焉故風裁凜凜以律
身其與人更善氣迎之和風薰之俾樂告以善
解經之中三致意焉正直忠厚讀是書思過半
矣

註靈樞經序

余嘗題壁云簡方思節茗恥役學尊生讀遊跡
生註靈樞益信天下最可恃者古人不變爲今
人可恨者古本時化爲今本可怪者自家脈理
問之醫王方寸隔垣而求洞於秦越人夫秦越
人也得無秦越我也尤可笑者臟肺不自見而
輒許人有肝膽且誰肝誰膽哉趙先生早謝弄
矜註經玄暢可傳居甫里不改富人驕肴皓然
彼六精猛讀書排男子尤好言笄禮余欲共出
篇宗儀禮入禮記之通十七篇者六官宗周禮
入禮記之近六官者各以歷朝禮制官制附焉
欲勒成一書未能也先生圖之禮以治身爲先
此亦岐伯之大指矣

註陰符經序

至哉言乎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貞勝也貞夫一者也以浸則生否則死以浸則聖否則盜以浸則不竒否則竒浸則天否則禽在手耶在身耶在目耶盜天地者還殺其身不絕機而絕利機一撥卽生利一溺卽死苟知宅身之神不知外身之神百骸無以理況萬化乎則是無故身無宅身無盜身無竅知之修之執之用之㑹發定基何竒乎何寶乎何不神乎朗道人解此經於七十二峰書成峯峯皆爲點頭若以用師十倍誤作兵書世人解經類爾道人不爲也

註法華經序

法華經如來最後之極談其旨趣在開示悟入蓋爲大事因緣出現種種譬喻無非開佛知見悲夫佛知見與凡不異而凡不知見自與佛異然佛不示之異同也深示之妙法無非法無非妙淺示之蓮花卽此因卽此果不二妙法不二何異何同何深何淺我聞之悟心我得之江上

奇賞略紀

手史左國已成全書不復錄置其儀禮周禮山
海經水經注等別輯行世上越絕書新語繁露
新書太玄經易林新論白虎通風俗通義論衡
諸書或繁或訛稍有節文餘並全篇 唐文浸
淫釋教錄聖教序二示藏歐陽公所以不錄
於唐也 有癡癖有酒癖有詩疾漸染文字便
傷大雅 交太襟文太多僧道女妓皆作題目
骨董詩畫俱煩題跋數將雅雅亦奚貴藐歐

與蘇皆不免 越王曰寡存漢海惟魚鼈是見
文章亦然 越絕書神氣去而萬里 先輩云
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繩而
弱也故遑遑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 文士趨
不能者因氣鎖詞能者肉視虎狼氷過禹鑊
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是文章熟境 朱揚求
琳骨書痛可識之顏切猶生之面文章亦有生
面 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文如折膠 亦
亦有言漢人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要知作

手病處極多 輕詆人者其文必惡韓歐蘇
柳宗元孟郊不假借一字所以為大手筆 有
大作手如屈原等是也有持世之文如魯仲連
等有榮世之文如蘇秦說齊閔王等 漢有緊
學陸賈董仲舒楊雲有絕才賈誼然自古以來
子能文章者漢而已其臣皆不如也 西漢文
體裁極備故分為六曹以侯王策士之文附焉
東漢季漢一曰學者之文一曰公卿將相之
文三國多奇並入焉 魏以來取諸文選廣

選續文選漢魏名家而尤致意於唐大家熟讀
而下哀集良傳 李白之識郭子儀宗澤之識
岳飛有奇識者必有奇文 始於屈騷終於宗
謝文三公又不獨以其識也忠孝至文哉 是
集聊問津渡搜奇正甜續集且欲出 董仲舒
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嘗漸是澹澹之中而
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看餘也此作文之味
也 賈生妙處從儀禮得來故漢人少伍 司
馬相如曰斯乃得之內不可得而傳 鄒陽以

賦爲本是漢文變體喜其關鎖耳 田橫曰今
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
文章家有此否 漢人語語有體如吳王以金
錢誘啤中山靖王以文王孔子自尊無體甚矣
先秦無段落之迹西京絕對偶之語 成帝
順四時月令詔令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
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漢重經術如此公孫弘
亦曰出入不悖所聞 賈誼曰見敬一高言若
饑十日而得太牢焉 持面形而肩之耳 高

帝告爲義帝發喪首句云天下共立義帝體諸
神詔首句云吾甚重祠而敬祭只看它起手
劉歆曰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李尋曰蓋
聞之不廣耻之不明勸之不篤若經宋人手豈
語必衍千言尋便截然止 陸賈曰數見不鮮
悟之以文章 豫章名木立則爲太山象木
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 因於斧斤之功舒其
文采之好 罷雲霽翳令歸山海 太史遷曰
難爲俗人言也一篇之中絕不放過俗人 雖

次不辱理色 廓外虛內楊雄所戒 爲文無
範恣於川 不度觀之鬼卽訾之 度與範雄
之論文不詭 雄奏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
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平當曰河間區區爲小
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 鼂錯文畧用
駢偶而筆力高古讀之不覺 李斯碑禁止淫
佚男女潔誠成化廉清夫暴秦也而亦爾 太

史遷熟讀國策方有一部史記 國策妙於峻
潔西漢宗之 李斯治驪山書巳深巳極鑿之
不入燒之不然空空如下天狀 王充曰足未
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 鮪
鍊於學成熟於師 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
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 陸賈董仲舒蘇秦
而出不假耻於外 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
行者也 觀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
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國君聖而威

文之薄也故文惡其薄 任昉曰蹈理則穢
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劉邵曰平玄謂之偏材
一徵謂之依似平至共違謂之間雜忌頡灼爲
徹盡徑露而單持 阮籍曰蜻浮八濱以濯纓
態娛行潦而羣逝 劉勰曰兩漢以來皆宗風
騷 王羲之曰髮癡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
眞大經濟人 羲之年五十誓墓不出竟不出
文安得不高 劉季緒好詆訶文章楊修曰季
緒璅璅何足以云亦楊修答曹植書不復謂能

兼覽傳記留思文章蓋植原書高自矜而修答
頗徵亦一皆習氣 鮑照曰雲族未起風柯不
吟其詩云秋蘭徒晚綠風流漸不親 田巴毋
見魯連終身杜口世豈少大巫哉 曹植曰孔
璋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大都有
譏者決不肯謬許一人假之何益 惟無深識
潛彙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文亦如之 應璩
諧書峻潔高妙 漢魏七發七啓等極可已俱
其 庾信曰文異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

信文似月明孤吹 沈約稱王源曰鄙情發於
造次以之文所患者曰贅曰鄙 薛登疏上啓
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
其人可誅其文可置 何艸不芝盡楚而荒
何蟲不龍盡水而蝦精者理少皇甫湜語誠可
耐思 李德裕大手也不減蘇許 韓愈得孟
郊張籍大喜郊家貧多事籍從宗寶爭名並進
之故蘇軾之愛晁張秦黃不若愈之愛張李也
孫樸曰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

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不可無此膽白
居易不經鍊處太逢迎老嫗邪 劉禹錫與宗
元書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已淵
出柳文佳處 柳宗元獻平淮夷雅表有方刪
之力不得偏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
恩獨惟文章 李商隱序元結文如以萬世爲
人一朝 李白王維文極佳正爲各帶詩賦氣
未爲大作手 權德輿曰或以典十有數則但
取軰轚者而相之立土木而尊之可矣如云茲

章與時高下斯言請三復　歐陽修曰文章[illegible]
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致治之盛獨於[illegible]
章不能少變其體是以羣賢奮力墾開荒除[illegible]
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　唐[illegible]
起義後凡戰處皆薦佛寺爲陣亡士薦福[illegible]
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　唐初[illegible]
陳隋文章衰弊之旹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illegible]
失其事實　唐太宗猶崇信浮圖惟其可畜[illegible]
能惑人　讀尹孝子旌表文曰唐之致治之[illegible]

渓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元結
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
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　讀李翺
言曰翺嘗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聞之者不怒則笑矣嗚
呼在位而不能自憂反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
歎也夫　讀顏真卿麻姑壇記曰顏公不免惑
於其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渓矣　宋文字蘇
洵頗雄渾歐陽修能婉折其次陸游可　陳亮
曰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是
宅粗處　蘇軾曰吾於生平不誌人墓　軾有
大文字無爲小品所掩　文天祥曰痛飲讀離
騷　章子厚曰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
離騷經取諸頌黃庭堅歎息此人妙解文章之
味

蘇文全集序

宋奉西北之虜歲至百萬公度必戰而横山之役又嘗其輕出寡繼觀處置高麗金塔一事及許生還鬼章與温溪心合討阿里骨使二盜相疑而不合無以生擒鬼章速賀公之謀老矣河西用兵家人子弟藉以爲軍有詔權宜巳皆刺額寶元以來緣兵興增賦不爲除去二者公所痛憤不耕之兵聚于内冗食貢賦天子無同憂患之臣將軍無心腹之士此二者公所深念安

京東以輸河北則有散常平之粟勸蓄積之家寬此兩路而蕟海之利以予小民似也然訓練土兵嚴戢禁軍迄無定策矣山東上世以來腹心根本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便風一帆奄至城下于是屯水兵敎水戰烽燧不絕歲以四月戍駝基島八月乃還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惟號令精嚴新舊平海弩手指揮得便宜差撥犄角以備北虜捍京東更設伏來密二州公守此皂囊日上其勤于登如此又願復守徐州三年兼領沂州兵甲河朔諸路要重定武控扼强虜其治營房而公條上五路闢仕進之門定州修弓箭之社葢非俗吏也天子於人取博聞有道者于五嶽禮其能興雲雨者於黃河祀其能轉漕利益者公在徐州水暴至堵作皆與安流如故譬之大人先生大用則大効不用河故河不治公欲多作陂塘陳州之役自然消滅至論也市易務錢改元郊祀布令蠲除欠負窮民鼓舞涕泣曾未半年巳有刻薄臣僚析文破勑違法賒

借使宗祀勑書夫信上帝公所云朝廷赦吏胥不赦也夫吏胥不赦則豈特吏胥也哉浙西飢疫人如鬼腊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柰何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至哉言乎淮南東西諸郡災傷遠者十五六年夏田一熟催欠寨戶反思凶年欲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如浙西救之于不可救之後仁人哉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削綱梢骨立富商不肯搭載以此専擁官米事敗入獄而巳雖然足國裕民公亦無成

諜矣則爲陳五事一將相之臣召論大計一詢太守刺史罷歸者一于經籍之外別訪講讀一優慰吏民上書一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亦無聊之思耳嗚呼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其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其刻公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惜乎宋之人主僅以語言文字目公奇才今之學人又以韓柳歐蘇畢公能事予故爲公揭出一二若天流離遷謫賢者之常不足道也抑又疑公有言知人之明不可學竊謂學不知人所

學何事然公能識富范歐陽諸公不能識程正公豈知人之明真不可學耶意者學徒相仇寃攻公疏耶不然非所宜出于公也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著

記

重修虎丘山寺記

天下好山水可家也家於吳遂家吳之山吳中郭外山壘壘峙獨家於山之虎丘則人人皆晉司徒也不司徒不可以家此山不遭劫火不見司徒新面目又不見非司徒之洗腸刮胃也山自闔閭營焉以死護之不得繼相傳秦皇鑿山

求劍處遇虎故名嗟乎之二雄者能常居此乎哉千載而下孰虎狼秦孰司空晉孰干將吳孰劍去而重來孰石頑而頭俯本朝開平忠武王駐兵寺中庇生人亦庇寺洪武宣德再火二百餘年以次興舉左右廡周阿而樹上下剎層巒而跨鐃山腹以蹋泉繞清流而置石一枝勁筆圖寫劍氣懸之天半為舍利塔巳巳之歲諸天臺閣觸手灰應塔嶔嶔不崩敗四抱火合巍然獨立亦 奇也睨而視之者俯若揖仰若嗟欲辨已忘言是生公亭前一片石也公說法時有鬼與語說者謂此虎丘賢主人夫游乎洞庭瀟湘無不虎丘也游乎深閨曲房室阡莊陌無不虎丘也伐洞庭之木剪瀟湘之黛虎丘可以洞庭瀟湘矣發室阡之藏莊陌之積深閨曲房之贏金虎丘又何不可以曲房深閨室阡庄陌也伐門者生公談鬼豈其人不可莊語耶非耶虎拜稽首思皇多士一新磨勒𦫿然之筆具此觀者可以家虎丘生公必舍鬼而與之長語矣

潞水客談記

天啓丙寅除夜余在　講筵以不撰寧國勅忤璫被　嚴譴江右同年比部象卿徐公獨視余郎中不肯去明年正月蹇驢出盡焚一歲所著宣大邊防書有中宵夢入金華殿畝枕驚寤潞水聲句携一帙與俱即潞水客談也宣大書何蓋時急邊余急宣大也客談何儒東徐公為酒北水利作也公官諫垣五月上此書亡何傳御史杖入獄公徒步護之偵者問主名公請以徐

貴明對遂謫而次其語於潞水云餅而象卿鳩工重梓戊辰六月余以　環召重來同館諸君子握而言曰宣大果中虜書在乎曰焚矣象卿握而言曰客談在乎曰在在則為我記之退而書其事江右故為二徐祠其一死事徐光祿樵以公配鄒先生南皋曰死封疆死國計一也鄒先生文潔曰憂心如焚公之死胎於此一死生天下何事不可為哉張全義屯洛四十餘年始富饒虞文靖秩富民耕者不行於太定其後歲

海戶萬戶江南之粟不來王庭以北上發憤述書猶期之十載嗚呼假如內地塵全義塞外法文靖專責守令以田功多一不擾民者為上致如邊屯將自耕以倡計田須賞而萬夫長千夫長視其田得世官又如內屯優復業之令立劝田之科開贖罪之條均寄籍之法除草場馬場之名邑省養馬商人之煩苛其說果行罷遼募蘇班戍停勻補亦何減史起溉鄴鄭國溉秦文翁溉蜀白公引涇馬援引洮虞詡浚渠之烈乎

譚大司馬綸是公言戚元戎繼光欲分南兵之願農者以佐公彼一時也柰何治田而計部沮之浴河而鄉人尼之哉洪武時監生人才分行天下興修水利予嘗徒步裹糧與薊遼父老詢郭守敬水道斷橋壘石猶有存者低囘良久今反覆公疏畿內先京東數處而列郡次之邊腹先薊鎮而諸鎮次之瀕海先豐潤而遼陽以東青徐以南又次之豐潤二百里間皆可以田易蕘仍捐其一與勢族無失周官主與藪之意瀕

海墩臺備倭亦備虜部耕卒守墩戍絡南北以通內地可備卒然之急嗟嗟薊何地也嘉靖庚戌之後四寇薊門　京師左山海右居庸虜不從此入以宣遼爲之衛也薊隔一墻三衛勾引依垣而守地濶人稀危哉可不講於先薊之說乎

文皇帝權置三衛而三犁虜庭多從獨石開平出師將欲拓開平迤北移三衛以復外邊時不暇耳隆慶初尚有言恢復大寧與宣遼並峙者

俺答款而其說罷噫與水利尤係薊實著也議公者曰滹沱河不可治似也然公鑒前失不引丹沁支流而遡桑乾以上係安之田不涸懷來之勢少殺而浚深州故道疏饒陽以滙眞定使滹沱分行入衛非壯晝哉公不云乎醫必藥而見不察脈不摻藥安見其不便耶趙先生飲谷曰京北水利與燕薊省調募秦晉中州水利與命通黃河無溢觴江以井水利與南糧可省宗祿可給故北虜漕河宗藩三大患也一水利並治之予謂東南尤急云公之先郡守東山公九載令句容積雇役之羨石孔道七十里披鹽蔚遡引供茅山祠饗日啜菜殳老刻之石書勤儉忍於上公去而揮淚語惟此治張秋築障水橋於沙灣與夏少師同里不一及門及其遠遣一老蒼頭護行在河上不見趙文華而捐月俸餉

詔獄楊公爵劉公魁周公怡沈公束卓哉象卿才而潔嘗相對白雲樓有菓無酒既而有酒無肴盤桓不能去噫六合之失抚腕才難一悶

之內壯猷貞節遡東山暨孺東及象卿而三矣

司農劉公重修滸墅塘記

念劬劉公令兩邑牧亂倉猝興利除害中州傑
而祝之晉秩司徒泣吳關逵衢一萬七千有奇
水涸五閱月公所免貲籌舳艫各盈尺小者減
榷半卒用節縮度支無缺額自滸墅涉楓江土
堤亙二千餘丈董公甃石又二十四年波齧猷
蹲疏理而柔徒苦足繭乘苦蹄刓公遡其本始
椿浸於奔流也錢糜於石買也職金而之厚下
宅之吐水疾之臥大石覆之樹林石羅之冊號

段紀名姓以經久之駛行者吉行者挙行者負
行者二十里之內翠瀲澄瀾雲烟未覡山銜半
邊之日濤白競渡之帆是役也創利建庸傳信
無媿詞公德宇寬裕心動以誠支節必力父老
言日放三關無闌出入榜人前歌後舞如入故
鄉見其父兄有客過之倚水一聽如喧廣陵之
潮公之令永寧也分藩栫桐棚厩供億畫龍鳳
而不彫幾木於孟津役於洛陽準官斗於潞漕
裁誅求絕盜獻大璫斂手而永邑罔聞知靈寶

張國安反號萬人城閉半月公以他邑長令單
車馳諭洞開四門始衷甲繼伴款三縱而期之
日果從間道降公永寧礦賊屯雞子山方宴客
遽遣將給蓐食夜行矯發倉計散之雍其魁於
陝公聞變疾趨不懸不竦邑不被兵忽捧調檄
皆就道持義聲爲軍器是以有靈寶之擢初袁
大難訛言劫獄賴公底定禁斷邪教東省之妖
不蔓公爲令酌開支緩急參伍鈎探飛詭自獻
獲因簿忽自袖張炬焚之賊以不恐徐按治無

脫者爲政弛刑薄征河灘免丈三村減額故矢
石之下願爲盡力大都柔惠小民而鎮定大事
故事舖戶後賓筵不給取諸耗什而二之且三
之他若洗石於竹青張焰於綠絢恣所求索丞
自庇具給顧直費汰役勿事以公廩佐部贖故
庭無片牘關天下事成於恢宏敗於寒儉公大
度運以深計長材應以急智惟賢且能緩急可
恃嗟乎吏習之囂也闘市尤甚羣不逞之徒追
趨逐嗜如入百戲之場亂其紀綱卒然有急藉

手加賦私相攫拏苛以縈刑峻罰至亡紀也于
自入朝以來所覩記旌廉能之討吏　賜宴加
秩
天子廷見褒美而公平寇亂於靈寶頃　詔書
特高農部之選視春夏曹非公其誰哉

史侍書齊忠家祠記

神廟俞修　建文帝實錄　詔復年號遜國諸
臣知與不知從與享之侍書豈其餘而侍書遜
國所不知之一人因侍書而知所不知者祝髮
三人扈駕水關二十二人路運七人行遯四百
六十三人不知何病　天啓辛酉仁錫於奉化
謁戴探花祠寧海吊方正學祠徬徨八百義士
瘞玉之井竟三日不能去大呼曰八百義士姓
名安在乎至台州過東湖樵者祠微雨磨碑第

載　舊皇帝何在一語驚惋赴水耳孰知九人
扈從以鐵棒啓鬼門即樵也神樂觀中主臣席
地夜坐即樵也中和橋畔呼艇載師同舟八人
樵其一也襄陽之行先至廖平家者樵也樵爲
誰鎮撫沉人牛景先何以知之以史公自叙致
身錄知之致身錄公家不傳藏之茅山道士手
授焦弱侯弱侯垂老爲出此書以傳信於史牘
公書自永樂後不紀號紀年不稱君而稱師師
之號大矣哉天降下民作君作師故曰觀我生

觀其生處死地固生菱以大觀順巽生以神
觀天下生以神道設教生致死能生師統接君
統先生大有筆力辰伯是以刻奇忠志敘事前
質可風或問伊川曰郊祀乞恩可乎伊川曰士
大夫道一乞字慣開口是乞吾鄉有者舊鄰郡
鄉賢祠宜傳今年某顯要入明年某公鄉入賢
若之謀別築一室延季札諸公以出於是史辰
伯祀其先侍書於家進不能額諸　朝退不肯
與擢擬伍君子間而痛之辰伯便欲祀劉靖節

政錢斷事芳黃給事鉞龔安節翊與先生稱一
郡五忠祠祔以高義楊福高隱王賓則季札諸
公不甚寂寞矣乎嗟乎先生之來食也必何也
清遠軒師所居也水月觀師所篆也忠孝堂師
緋衣進履地也曾孫鑑師所命也金川之變與
師共患難于　國　新皇帝追　勅師又與臣
共患難於家臣也萬里覲師茅菴而蕭寺分羹
酹其友之死師也萬里泣臣草土而書卷觀鑑
竝其孫之名君臣肝膽道義師生千百年後師

能不遵赤水麾郊龍直遡黃溪而小臣騰衆車
使徑待乎向也彝師絕徼今也薦俎一堂昔也
位師于上濟東臣西盤餐何其茶苦今也祀臣
於家類歆禮秩栝棬孰非露斯昔也馮滙呼馬
郭節稱雪乍僧乍道葛可衣鍋可補鎮撫可山
樵今也冠蓋不忠安招魂不揚葉自去自來樹
非深林非非客身非犴狴巳焉哉免於永樂死於
宣德滇行之後告奸什七戈矛息矣　國無入
焉莫我知今知矣王詔未至藏閣無聲今聲矣

楊文貞之詩與費吳戈定之表曾孫鑑之狀從
恍惚惚乎在雲端今如太華之伸巨掌矣襄陽
浪穹生下山阪有時雷塡塡雨冥冥洞宿分鈴
顛顛卧榻尚記依西平依浦江滐陽却黃溪道
石梁欲秋君乎羅兩輪而臣乎羈四馬也魂飛
毅兮死於獄而不自明蕊蕊宇宙吾君在焉詫
呼其不聞側身而無所哀哉啓床頭酒歎松楸
紀甘者三年孰知小臣死數百載徼吾君一痕
一藻臣死於獄師猶在滇書付史氏師杳莊

臣死論定不如臣死君生臣藏帙於名山也豈如隨帝昆明而曾招楊葉之快生則竹杖芒鞋重慶白龍彷彿常不在死則絓結蹇產燕飛金川魂氣無不之昔逃雨之君臣今麗日之星斗一朝之燕饗非甘旬有六日之行乞非饑片詞之中秘非棠九死之鬼雄非悔較書轉餉戴星勤王安靜法祖言猶在耳朴材委積端坐而讀儀禮也高馳不顧　廷奏而砥奸貪也舉長矢射天狠臣欲提劬斬增壽斬吳隆也非俊疑傑執邑犬之羣吠御史昌隆可廷辱也情與質信可保盛庸可原也輝祖可摧也氣於邑而不可止奈何哉江南重賦以繩四姓一日之頑而貽生靈萬載之毒嗚呼帝試臣四書疑一道事君致身臣不疑矣豈惟　九廟之靈迓之几筵郎吳中父老子弟宜貌公擊貪生像減賦愁容適集季札諸賢近招靖節六公精皎皎以往來如潄正陽而含朝霞也夫

重修寶應元君廟記

余以壬戌元旦謁元君詢故粉嘉靖壬戌六十年矣神降塞河憑水工而語部使者迎像堤上維纜放埽埽不受繫自移決所去堤尺而止農與隄合插銀箸二又憑而語其廟我於晏廟址廟成地不海而產蟶自是堤不決四年即決益禱塞之捍菑禦患不寧省搴茭揵竹沈玉費若軍餉馬草馬價班夫多取辦執牆壓帛之客其插二箸何哉神若曰高郵迄甓社寶應之汜光璽險悍汜瀦自開康濟避甓社彼汜光滙天長盱眙諸水下槐角樓張兩翼夾擊東決憂田否治憂鹽場沮洳開新河存舊堤宋不有陳損之一疏乎插箸河干以待能者此箸一借于陳恭襄再借于白康敏荅
神祖之額弘濟也水高于田藉倍弘治而貲費減前此急泗水議開周橋周橋開湖不注淮隄不障湖是棄高寶也高堰奚該哉
天子登極之元年召還史職廟以五月十八日

莫寶愕遂謀借一箸爲神謀弘濟河之濟也有四潭及二閘止耳餘悉土土疏惡宜取諸歲修里爲式歲築若干里漸至三十六里皆石不然國家安得再有十二萬供寶應尾閭哉前此陳公埄不改二閘令徑直易漕平堤策之下也此寶應爲上濬淺理河之庸論也寶應爲急務惟節省之慮爭毫釐之計天下事敗于寒儉鑒諸請再借一箸爲神謀河淮夾流無名山以鎮而漭瀁巨湖誰實控扼元君神謀壯晝窆在淮楊

吏士先而治淮于淮不若治淮于河意者神爽樂游于高堰周橋之上及淮河之未合務分河而殺黃必有上清寶文理水之法玄夷蒼水金簡玉字之書俾强河分弱淮振無若吏人皇皇置淺建閘東河刷沙開海口出民田補苴萬分一也壬子之變能不寒心以骨立哉然後吏與神各舉其職夫寶玉見而肅宗改年與改邑致其時史朝義方圍宋州淮河道絕刺史崔侁取江路拯南山入關獻定國寶十三誌稱小康寶

置勿論赫赫耶　皇懷岳山舜欽哉率作興事愕黃耳而實愕玉鉉而節節也實也皆治河之大經也

泖湖湛應殿記

是湖也古之由拳秦之長沙或言洮而爲泖或
言吳平後陸機兄弟游此十餘年至其瀉黃浦
道小吳淞滂孤沙於澱淼峙嵋關於蒹葭乙丑
秋日與小眞金君雨中過之俄來九峰之青楸
然日惜哉東南貧兒十日傭而得百錢其子竊
之酒肆稱伯矣貧婦百日績而得一縑其夫被
之泖巷稱郎矣入金閶炫然奪其目登泖峰沸
然奪其耳意者山川不自斂而藏我民之鳩鴿

也則將呼風風雨雨而告之又亡已則呼潮音
閣大士而商之思昔水利須集巡撫久任吳淞
開而文貞相此吾君吾相數百年經營澤國奧
區也昔人急西北故急東南在今日北以田功
水利爲塵飯而彊圉屢損其病在東南不在西
北不如專意疏治東南以旺　神京之轉輸乎
所以疾呼大士蓋世有不可解者三士夫念佛
而各布施僧徒各繕精廬而坐佛於泥滓富人
不行義三者東南尤甚順泉鄒翁固大士之所

呼而修湛應殿其一云

重建臥龍街關廟三義閣記

關廟昺華載在欵議不具論竊有慨於季漢之際也治統至季漢而始裂然人才至季漢而獨完君臣魚水兄弟友生之誼至西蜀而始全然事功至西蜀而獨闕自古人倫品槪垢之不濁風之不霾鎭鄉之不折至三義而始定然史編至三義而獨殺余謂殺之乃以定闕之乃以全裂之乃以完天不生弑帝弑后之操丕則昭烈之大節不彰天不生帝魏寇蜀之陳壽則正史

之是非不白壽賤史耳何足妍媸而諸君子以椎剝爲功范氏牾正之後漢書習氏鑿齒正之漢晉春秋張氏栻正之史編朱氏熹正之綱目則何勞覆說哉一陳壽也故入之以爲陽予魏陰媢晉甚且以涑水氏之祖生於典午故後人爲之諱行事故縱之則曰志何以稱三國也揚戲季漢諸贊何以不删也孔明諸書何以有殊功季漢語也又以曹髦之弑曹奐之禪一切不錄併爲壽罪若然是反爲闕一出孔矣今議論

日刻而適以寬皆此類當時不帝漢誰帝乎不冠魏誰冠乎或以孝獻配昭烈配魯之隱亦非也故曰殺之乃以定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特筆也余卽以爲三義緊夫昭烈乃心帝室方其破黃巾縛督郵膽智固已遠矣孝獻播遷帝甫栖遲揚瓚莫適與謀及領徐州牧天子在攘攘中與袁紹連兵擣許紹敗奔荊州又弗遂然後入吳併力破操議包荊益忠武定筭江東君臣方在危疑莫雄當機非昺足不辦

自許田一面天顏卽九閽萬里貢獻未通竟何嘗須臾忘孝獻哉董承受衣帶密詔謀誅操不幸而泄最後羣臣遂表爲漢中王拜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蓋亦操所表封卽壯繆封還誥書意也魏既篡漢始以建安二十五年爲章武元年倣漢光武自立爲蕭王卽位河北故事豈不正哉是以一依揚再依瓚三依布四依紹五依操六依表七依權八依璋依之爲漢天子擒之亦爲漢天子景升不得不戀荊

州不得不取流離顛沛不得不以孱夫自全長
者自處史稱與下士同席同蓋使刺客刺之不
恐刺投機赴會不得不疾如射隼忠武不得不
三顧三人不得不一體闔孔融之殺不得不流
涕慨嘆督五谿八蠻爲伐吳之役忠武可以不
諫趙順平可以諫不聽萬乘不得不冒矢石猇
亭不得不敗白帝城不得不與權和蓋在忠武
侯操不可與爭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成局
中是以操不畏四州伯之袁本初而畏一孤身

之劉玄德爲其仁也壯繆桓二侯合鄉里徒衆
爲禦侮及部司馬侍立稠衆再守下邳玄德妻
子三被虜雲長以計奔表翼德將二十騎據水
斷橋瞋目橫矛亦爲其仁也嗚呼壯繆施頭添
繫壽亭之號桓侯槊上不掛嚴顏之頭而愚竊
大不避報曹之說夫賊操何恩烏用報耶不斬
顏良必無策以奔表操在公術中竟弛追騎偃
然出奔不虞強敵在其背爲昭烈也何報之有
不然嚴將軍不報翼德豈以其故貶烈哉此卽

以秉燭達旦目爲奇節之鄙語也許田露刃吡
吳請婚正昭烈衣帶密詔中心事見其大者耳
樊城之捷操怖而遷都後有伏權死於臨沮天
乎武乃以忠武不出師佐之又謂孟起方領徐
州益德亦寄北門誰可遣者皆妄論於赫壯繆
何必兩人張其軍乃不敗哉夷陵之師翼德率
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蓋恨不
早見壯繆地下豈暇擇患耶封西鄉侯策云以
君忠毅比蹤召虎宣其然矣始昭烈語翼德有

鞭撾健兒勿令左右之誨後人傳會遂以壯繆
侯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桓侯敬君子而不恤
小人則聞魚水之言受超逆絕倫之評歎無問
費詩立談遽感悟拜前將軍可謂驕於士大夫
者耶蓋昭烈一心孝獻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臥
龍本謀吳既違盟壯繆蹉跌曹丕稱帝苟利社
稷則專之其敗則殄之古今不可以成敗論英
雄者惟殷三仁漢三義耳后皇帝追謚諸將相
武鄉侯以下幾數人而獨以壯繆繆卽爲貶議夫

明威克亶有天帝之尊而庸夫豎子猶敢唇吻以鬬於一穴之內悲夫弇州謂至誠無息足以當之若汪公道昆以壯繆篤五倫之三抑何言之不該哉嘗謂天不足於西北以仁義補之天可補況國乎殷有三仁殷至今不忘漢有三義漢至今不忘故曰裂之乃以完翁人以昭烈君臣比之孔顏師生何計利鈍故曰闕之乃以全噫嘻昭烈之有北地王也壯繆之有平也桓侯之有遵也桓侯長子苞早夭遵苞子皆以死節著

三義之後各有三義漢業亡三義補之三義亡三義之子孫補之天地之仁也三義之仁也與天地無極其壯繆乎廟跋已

重修寶帶橋記

姑蘇志寶帶橋去郡城十五里跨澹臺湖南北長三十餘丈今呼為小長橋唐刺史王公仲舒捐帶助建紹定五年郡守鄒公應博正統間延撫侍郎周公忱再修閣學陳循記曰漢武帝開運河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壖百餘里風濤衝激王刺史始作巨隄障之過挽者路然湖之支流斷堤而入吳淞江以達于海者堤不可過宋元以來橋遂坍沒有司駕木以濟廬陵周

公與知府朱公勝戒有司漸次節省以庀材用又四年秋率朱守及長洲侯周公旻吳縣侯蔡公錫往度之咸具書民李禎等董之為長橋千三百二十五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高其中之三可通鉅艦石二萬二千六百丈木四萬二千五百條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觔鐵一萬四百觔米二千六百石冬十一月落成班班可考也余每過觀憶橋一石獅欵队先祖文林郎敬齋公紫溪歲漁父立之途先君筮仕暨陽調繁語

溪圳過停舟湖光山色影落杯酒手摩獅子微
見中流堅石呼長年引繩丈之懸井亭見一丈斷
碑爲遂昌令施霖記則二誌皆未入記曰錄正
統迄今嘉靖三十七年歷百有餘載雖嘗葺治
不過小補溺于横流斃于險石橋以一舊障三
萬六千頃也巡撫壽齋趙公寬副鏡湖熊公郡
守三山温公別駕華源徐公目擊胃然會海夷
犯順久之事平郡諸公再經其地以祥符稗子
圓明遞行于郡邑適徐別駕署縣命水利丞周

大經估勘請諸巡撫見海翁公郡守龍池王公
咸報可大經料畫乃心勸導　有法始于戊午
九月成于己未三月余自獲此碑乃知神物護
呵雖一命亦有所濟丞如周亦不可泯也況大
吏乎昔天台師路逢一僧偕行溯水暴漲僧邀
師同渡師曰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履平
地復回顧呼渡師咄曰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
脛僧嘆曰眞大乘法我所不及雖然自度度人
一也嗚能自度何煩僧度僧能度己何難度人

褰汝衣有水同無水斫汝脛無足同有足欲盡
作天下好事大乘與小乘何異但到處勿放過
自度與度人何異度一人與度千萬人何異蓋
有志焉未逮也癸丑秋水大溢余謁先君名宦
祠過而危之石欲落不落迨歸石半落在水濱
不可問圯二十五丈有奇夜無巡檄此橫不可
失直指將按松陵俞觀察公維宇先君同榜慨
慷方事荆溪予過家不入遲詰謁館余萬文恭
公書院驟聞前語掀髯笑此咄嗟辦耳余曰否

事必不行公色變余徐曰檄下不行再則催三
則怒怒已則事亦已識時務者存乎俊傑是直
指之所必經也已爲之孰若人爲之須一開口
耳公悦會二守許公衙忠廉而敢勇受憲令予
作畚畚之未幾長吳吳江設三廠乙卯坡工又
數年所謂高其中之三以通巨艦者前此稍支
吾至是滥潋漾嚙作奔勢臨上流太湖直瀉石
墜如覆水長洲葉侯成章眞父毋余奔告之郁
癸丑公立捐數百金余竭囊褒事工速而周則

侯眞實心誠信于波濤浪爲吐花石爲點頭青
山爲蜩牛邀日以照耀光顯之矣迄今無紀載
先是乞文于兪兪曰吾何力之有葉侯亦云倘
余又復以借之齒牙諱行好事反不若嘉靖施
公斷碑埋荒草敗亭猶有憑而拭之者然恐盧
文字小乘凡於願婆裟問渡游大乘法器中不
作白了漢也

貴池縣復昭明太子塋記

余友韓孝廉君理見昭明太子于夢以侵地告
爲乙丑五月辛未卯中徐理前夢赴選人四看銅
陵教則太子墓在池郡秀山門外銅陵其屬異
之越明年壬申五月郵寄開函仍是一夢又仍
是前夢也君理初登秀山問墓墓在秋浦距六
十里共人驚相告曰主僧海善上土豪胡萬林
狀未幾有僧赤脚白艄手持一卷芒芒然自貴
池投牒歸卽海善也所持卷則孫中丞泰司理

碑文各載道里祭田如指掌于是君理白之史
侯鶴野不言事而言夢史侯亦余友胸次浩浩
焉凡八下牒而萬林至牘未竟一日視事縣堂
空中繫正差作昭明使者語告枉法受賕之數
徑趨出閭鞭楚叫號聲裂肢體噴血斃矣因下
萬林于獄明年正月副差如醉狂將死卽萬林
有力如虎布錢如山必三之矣若是三姦者不
足辱大明之斧鉞也以煩明神吾是以徵太子
靈而天下肯讀書人不可忽也予游名山所過

題讀書處無不太子者或曰真或曰贋予笑謂何地不讀書何方不昭明爲此紛紛者豈屑掛一夢嗚呼昔日太子不以富貴顯而以讀書顯今日太子亦不以富貴靈而以讀書靈何也今之補隸固蛇蝎不敢順虎豹不能攖循良不忍殺者也一前代死昭明能殺之讀書靈且成至此哉不夢他人而夢于君理君理若讀書人也史侯鶴野然其言鶴野會讀書人也君理既告余爲了前夢畢矣誰令操觚故揮汗不倦余勸

讀間讀書人也雖然太子讀而靈吾儕讀而不靈否則不難于亟二差區區醜虜逋寇反遺宵旰憂世上有此讀書無用之人哉予亦不屑勸之矣無已其勸人焚筆硯乎則又恐太子之督過也豈太子所讀之書吾儕未經見耶咸毀數也嘍嘻烏鳶太子豈智不若生若意者一抔之土堪惜如許江山尤倍惜耶太子其閔予志焉爲分君理半夢置余無夢園中

江右玉泉周孝子記

玉泉周先生故衡府紀善是修公裔靖難師至公已爲藩僚諸相約死者或勸進不復死公遂死人以此多公數傳有先生先生幼謹敏如成人塾師始授論語輒問孝弟先於學文師咤其奇弱冠舉茂才異等不第戶外執經問稅者彌常滿有西河河汾之風所獲脩脯盡營甘脆嘗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敢以貧故儉其親餘則給仲弟四世未析箸宥里中見而

雪儼道傷垂絕解所挾續甦之援以歸身凍且病善行純備氣義激人方翁當殯時鄰弗戒於火先生身翼柩扳號不輟忽空中人語無傷孝子有赤衣絳冠者鞭風風反轉車無恙他救焚皆焦爛先生獨處烈焰中衝突如平常眉髮燎盡竟無恙長洲史氏聞而記之曰嗟乎古有言求忠臣必孝子之門茲孝子乃出忠臣之門源芳酷烈固有種歟當金川不守藩臣就義食祿盡心之節上乎

文皇帝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昌之以子享之以名腴之以道天旌孝也至矣經曰孝通神明惟孝得氣之先如史乘所載劉平之就烹江革之採拾鹿觸罷而馴虎庇廬而祭嚐魚而裂泉思并而掘粟甘露降于連理三星爍而疾瘳且天之傷物猛若火疾若風孝子獨反風滅火人謂旌孝子謂旌忠先生令子諱應燕初宰吳門至今伐洞庭石紀遺愛者不絕與先宮諭爲師弟子讀家乘述之銀管爲先生記焉先生諱克超字子卓玉泉別號云

重修天妃宮記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秦攻匈奴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率以三十鍾致一石未收海王之利意者海神不爲使也天妃女于莆田之湄州林女也勤濟渡旣爲神嘗見海中立危檣燈火動則風廻帆轉元禮秩視嶽瀆然非自元始宋志之詳矣初祠于莆水旱之不時民有大疫必以告旣益封順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助順顯衛英烈嘉應協正慈濟善慶顯濟歷元

祐宣和紹興乾道暨淳熙紹興嘉定嘉熙所從來甚遠或起風濤烟霧擒寇泉州或出甘泉療興化或迷賊道反接于廟或止錢塘之決潮其最著者宣和間給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麗獨路舟神火見無湛溺嘉定間金人寇淮甸雲中皆神兵及戰紫金山復現像三戰解合淝之圍繼百萬甲兵不能及也軍國之事漕爲大自元封護國庇民明著天妃天曆以廻七日之颶風濟百千之運艘益封靈慈宮至于今即海運

罷而祀妃不絕有以也朐山海門有料角沙以
竿深之淺之其淺而生角則名是海可量也盜
可使也于是亡命之朱清若風與鬼盜神使之
然而又使之與其徒隨幸相入見授金符千戶
關萬戶府者三非朱清張瑄及善造海船之羅
璧不以官故宰相不難于見鬼盜賊不難于得
官而後七百萬石自至元二十年及天曆二年
歲書運米之數以徵失亡少有深意云洪武永
樂間輓七十萬石于遼于燕會通河行始罷武

謂浙西東瀕海一帶緜海十日可至神之聽之
當何如也且天津登萊既有汎舟之役矣遼民
在海島義而思剸奴者神何以活之黠鶩倡亂
神何以殛之項八閩屢報擒斬意莆泉神所出
游乃秦晉二東曹濮間相率陳兵驅之入海即
上首功什宵旰矣聚百千萬群不逞之逋逃于
海人謀止此矣惟神聰明正直何以處之是將
帥大吏驅賊入海人臣之職已卸正恐煩神書
也其能晏然已乎神若心勞思寢處不寧又其

官吾儕又能晏然已乎

重脩長洲縣學儀門暨名宦鄉賢祠記

江右晏大夫貳守吾蘇士之有節廉者皆稱為署長洲澤國父老扶杖望顏色大都曰清曰便曰神服而詳善處事凡事有成法圖應而誠至長洲賦役如蝟不當公一瞬時皮閣置吾邑吏數銓不來唯恐逋賦累官公獨哂曰官也有俞也有義也賦也有源也有委也几席有溪湖焉簿書有魚鳥焉期會有紫氣焉催牒有慈航焉廟堂之悉悉邊陲監司之悉悉職掌吾於其間

寬一分一分惠矣挈一絲一絲理矣蓋長吏不親民何以親士然至於今民不可得而親也親胥吏耳慈母不能接膝語其子所賴者近聖人之居與膠庠人士課誦詩書幾幾乎山童澗叟如瓊芝瑞草布于野田乃日與多士坐春水天上之舡諸求濟渡檣乃秋民乃邇故親士然後親民其苾芬相接也粿餌相芳也於是晏大夫之勤學宮可記矣先儀門何也示堂室之有棟也自罷百家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與孔子背弛絕弗進莠當門以必鋤矣余讀易至大過而懼四陽居中何懼焉天際之翔翚革斯壯試觀本末彌苦弱爾不極其剛棟斯隆焉獨立則否懼不懼則不弱識量廓情性平夫于之牆萬仞薰之而和奏之而假吹之而律劑之而味自禮門始名宦鄉賢二祠並舉何也示棟有輔也太夫而賢不求知士之仁者知之士而仁不求知大夫之賢者知之相知則相規相規則相輔欤者可作况生者乎公一舉有門有堂有室有棟

有輔乃所願則學孔子自事君以來能臣不乏孔子曰吾事君未能也今親見

堯舜之君矣未能可不求否求之可不風不雷逡巡大作否大夫以是倡也交覺共未能交不安于未能無菑力無蓄言軸車也可以呼將伯之助風雷也可以衡天吳之瀟沼沚也可以迓天帝之格土缶也可以歡牖納之樽則奚憚而不求且勤政訪道史冊中瑞雲華日也遙想之簡編而近捧之丹陛能不喜龍光以耀之鐘鼎

以鼓之正文體以鴇之能不懼百相求百相勉
公於是合中外之能以事君又合中外不敢不
求之未能以事君試上質諸孔子旁質諸大夫
士生於斯吏於斯者以共繇是路出入是門一
意親民勿親民之讐親士尤親無求無欲之綸
士是舉也義學傳王公勤訓嚴課以國博行輿
范楊二廣文互襄厥成則於法得並書也大雅
不云乎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人才作于國中則
綱紀張于四海有以夫公諱曰曜號季復江右人

蘇橋李上考兩地循良聲動吳越之潮基推救
時巨棟云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山以鑿坎得銅有泉出爲窪爲井懸巨石如墜
入井呼則不得聲固輿區嘉靖間郡有倭警多
居此亦安窠也范石湖先生記凡遊吳中不至
石湖不登行春與未始遊吳無異余曰凡遊光
福不至下崦不登銅井與未始遊光福無異銅
井之勝以太湖帶下崦以下崦帶上崦志鄧尉
而西之則沈潤卿記玄墓而茲青芝以左之則
袁胥臺瀕湖諸山爲出鄧尉而以安山亞之則

都玄敬天爲漁家開下崦晚空畫舫駐中流則
吳文定雖然其勝也以橋虎山橋在亂山中文
筆鋭而去湖遠銅井橋峙亂水中而挽數萬頃
具區以運腕又遁龍山其茲雄也宜攷郡志經
閶三百九十橋樂天詩也及宋始甃以石此橋
昔木而敗瀕危數人今石而永貽安百世將後
人之功倍於前人故此日之費亦後於往日有
奮迅踴躍而出即髮可捐囊可破也况茲山也
天雨玉即梅花三十里天雨金即桂花千萬樹

其奚有於一橋橋成之日予將登焉遂望山之半石皆拔起如張巨起鳳鳳也高五百餘丈周瀧抱巖岫綴幽而噴鄧尉也山半而湖遠見法華如屏浮于水而奇石高松谷嘯數里玄墓也緣溪一橋如伸左臂昔日餐虎今我秣馬虎山也自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檻與湖浮青芝堤也樹樹凌波香雪撲人霏桃開之蟠礴朝士西磧也一望太湖極壯烟霞亂抹近者九龍遠者落雪也

重建悟石軒記

生公講經處有點頭石者或曰異僧竺道生聚石爲徒石皆首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有匪石之心介於石矣有介於石之人擲其藏不給日矣夫聚石爲徒而無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無贊頌之迹神道設教固亦有之余則異於是勸富翁無藏金文士無藏彩武士無藏勇俠士無藏靡韻人無藏趣酒人無藏量此造物之無盡藏也顧野王不云乎茲山高不礙雲深無藏影果若而言首肯者不獨石也

重建荊山口橋記

天作地作時作人不作君子懼焉彭城近兗作十有三載乃同其地用動不用靜予渡河而北道荊山口有石鑿鑿蓋細民作錐刀之末亦作焉以風大吏勸有土之長誰舍諸嗟乎彭城王氣所鍾今與鼓睢爭此土昔也斷橋拌蓮妖賊乃裂車轄以渡徐州扼河嚴守作勢意者力俛而不能攻亦鄉人斷橋力耶事乎與役眾有次第彭城舉縻詎止此予為撰記券橋成而南旺

呂泉諸巨浸東省七十二泉三百里橫溢之水有所潰二百里直下宿遷之水有所歸殆非細故也

義田記

先生忠義填骨髓始緣諍國本空署諸官萬里之謫澹然自得季通不挂之節自此始也一日手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哉三示愚愚讀竟因歎生年百死年萬不可死焉可生先生痛砭偷生而得正以斃於是炎矣吾鄉緹騎之變先生在邸苦心調護郡人像而祀之愚入都夜語先生為人排難解紛必與計長久及其身擐甲冑料敵如神矣無虛襲哉事勿

何下剸先生曰不可理是非則日夕引暴子弟焚劫禍患冀少衰止爾逆璫窺而銜之在光祿不少骫徇故諸君子因削奪起先生用削奪死雖然既聞道則死可矣以節概若此以復渝之功又若彼哀冠易名之冊人倫宗焉

上予祭葬予蔭秩少司空有子廷棟疏于　朝實光顯之歸襄大事肅入賢祠因桑梓之公議几筵之美早餙太甚仰視擐楠如聞慨息曰先公貌有憂色施繇親始孰義田急乎況手所拮

据也有典以貽其修明之便更益以祠田與義
田等歲終合祭始祖子孫兼會穆乎古矣初勝
族百五十畝遵先生約行之三年而后謝世故
法不更置首喪次葬次婚次再婚支分派衍則
本宗同族曰身曰妻曰子曰婦以別之月給歲
給以殊之母族外族表親師友以等之助恤閒
里以終之疾病非己作乃給所以勸養生故曰
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今之義田產後多爲
不肖庚入私而不恣不敎携再孫因以利旋田

以承蓋宗子之令既不行又無義庄壹二之規
以劑助之也善哉乎與祠田並議夫歲終祭始
祖而又臨以有功德爲族所宗者自我作法亦
猶行古之道洵彬彬象賢也夫愚讀韓文曰吾
六七時未知人事知仕爲人非利己也及年二
十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知仕不唯爲人
耳其言甚質亦竊怪二十時距十六七幾何憂
貧至此意者謀于所親兼其親之衣與食而並
計之歟故又孳孳于其裘葛給窮孤也然則義

良鄉重建縣署記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極雲龍風虎之盛
一見于
太祖高皇帝再見于
今上夫驅除胡虜中山輩贊贊襄哉崇禎二年
冬奴蹂遵永薊都城大殘廣陽時方簡異材擢
繁通繼務嗅休刹貧弱朝夕可良鄉侯最殷
節南宮令單車入道瀟骸瘞殃招魂藏其骸骨
哀鴻四集則許以驪之田畯勸之牟種給之備

國廩于房山箸四事上諸　朝武備也蠲租也
俵馬罷諸民也罪馬官自畜也卒報可昔方二
月自春徂夏虜晨旦疾騎可馳築城濬濠神錦
大砲畢具簡鄉兵成忠義軍有譽授城以暇治
田其兵可聚可散可散而即聚踵糧入城寇至
當之充餉寇退仍散之民設馬步衛官解盜皆
悉其主名捕論如法三郊三遂之民峙乃芻茭
以朝氣爲戰氣椎牛釃酒人人願一當虜則以
工作活餓夫以征逋搆堂室首刱政事堂後署

三之層舍六之倉庫吏廨備尤孳孳孱遁其言
曰後之令此者子此留心不爲驚擾十年之間
丘墟可成樂土夫地有九藪燕昭余一焉水甘
土厚至良鄉不然鹽澤水南自龍門口來然瀛
田絕少正統中城猶土隆慶初安令始甃以磚
引水環流既而牧地沒荒種馬歲減猶苦不給
皇華國節如耕百田久矣召穆公虎之營謝也
原泉底績徂征滸夷疆理至于東海王錫圭瓚
秬鬯錫土田虎拜稽勸諸廟器公喟然曰錫土

田何如復民租銘彝鼎何如鏤册膽賜彤弓何
如父老子弟繼自今累世不見兵革軍旅倥偬
間風勵學較彼都人士出言有章武夫干城況
文人乎子衿之誚鄭在王畿詩人懼焉吾知免
夫昔中山垂老將山海者九年渝關大振
上知人善任與
高皇帝廓清華夏功在萬世同以一令條上復
一邑租因廣諸畿郡錫類不更遠哉

重建東禪寺諸殿復立辟支山門文昌高
閣記 附題酒仙像

池中生瑞蓮類有之捨爲寺如陳丞相罕矣丞
相未有聞也以捨宅著三國之勅建國也則院
唐大中之改東禪明覺也則寺太湖之石自湖
沼池之蝦半紅天丁盡掃兀覺空擲疑在杯中
聞騎猛虎斯何人耶且夫渡河之虎惟恐其不
遠鳳凰之集惟恐其不邇是以虎不親吏而親
佛吏僞佛眞何以吏僞博官市名虎故不親何

[illegible]眞敢酒賦詩虎故不去是珠禪師之高足
耶雷神爲言辟支佛耶石曰不開酒家餓死世
路不平風波如是解衆爲帆我不可恃若到無
波還須尋想憶大珠吐光怪平地驚覆舟自吞
禪龍冊以來歸寺建隆歸骨辭符所懸來久矣
像坐殿中先君構室居之兼與寺僧仰峯存巖
今梵林交三世仰峯大拓殿宇未竟之業梵林
一歲僝功益余自辛未冊封歸因撫酒仙石柱
曰山門可興矣又憶仰上人語此城中巽方[illegible]

而笑今兩廣多寇盜出沒八閩江右破城圍邑有　旨會勦不公之思而誰思九百有心夕陽過之何愛一椽一瓦以要此魂魄而作山河之氣予又憶孝廉時與諸弟昆宿韋太守祠乞夢夢神語韓襄毅斷藤峽傳不可不讀詰朝飲金壇張廣文齋中出禮公廟貌歲月幾何蠨蛸岑寂撫今祠感舊夢神者告我矣

勑封山陰縣大善寺肇興夫人記

夫人系錢女也而神其父錢大與紹興郡文獻弘儒多貲亦多行義配沈氏多男祈生女夜夢梵僧贈明珠吞之五月誕生夫人儀止端詳茹素閱覽典冊供佛飯僧不絕靜坐不問聲者累月父母愛之名曰善娘年十六曰吾疾矣非世藥可治所積嫁貲捨以建寺可鄰有黃元寶感神夢願減值半施錢翁酬以五百奏聞勑賜大善寺賜彩二千疋造寺銀千兩書錢女像為伽

藍梁天監三年甲寅十二月八日也開元廿六年六月朔勑賜眞容御書時天下皆造開元寺遂改大善寺額吳越國王奏復之以開元觀肇焉兩額齊至武宗會昌五年乙丑毀寺宇上見一人詣宮請免驚問何人曰大善寺土地是年浙東道見一處女自稱大善寺伽藍全我招提報二子寺為獨存後二子皆登第勑賜僧五人廣袤百畝以水界其四圍慶元三年塔寺焚殿如故僧得舍利一顆瘞塔之下殘碑斷闕多

不可攷府誌稱黃元實捨非也扈駕征遼封張
與夫人有挾妓宿寺者江南一二公子被誅而
妓免僧犯此者以盜以訟以火亟殺之乃巳嗟
嗟大士能愛人錢夫人能惡人能愛能惡皆佛
性也拂人性而不免忤佛性而必誅為小人者
其戒哉

重修南禪寺記

捨宅為寺古人多有之捨宅為學自范文正始
士大夫一捨何所不捨以天下為巳任當作是
觀左祀帋蘇州重守土也右祀胡安定重司教
世滄浪一亭映帶其間西山來青南越壘石有
文事不忘武備二韓廟貌于斯巍峙俾南禪鋭
出于瑞光爭其首而鳴高吸巽水作者意義深
遠故蘇學甲天下而南禪寺翼戴為最長洲之
有文星閣也撞南禪之鐘厥功等彼縣此郡南

禪大聲又居文星閣上而忠武襄毅祠翼戴為
最今瑞光修而南禪圮二韓將不保一壓可不
講乎前郡守龍沙王公有其舉之為學非為剎
友人陸章甫端士也一日同貧衲寂行携殘禪
數紙示余余為拂拭苔蘚如對昔賢商略建置
偶逢當事干旄過我衙門之下倒屣莊語夫天
下事急而求則晩也急而不求危莫支頹莫扶
獨為君子文正懼矣嗟乎三吳賦役黌學之条
而未能言三吳水利嘗言之矣而未能行多言

數窮盡少默乎然予吳人也吳山焚鑒巽水厲
絕巽門忠告一諭良可痛悼憶十年前吳大水
余上書政府平涵朱翁手答甚溫其歸也勸余
若干户俱騷者然滅愛之也今遭
聖明之世何憚而不言歟又憶金甌初卜奔告
諸老力淩吳淞崙曰生于吳而秦之越之居可
為之地失可為之時矣人亦有言好事難為不
識所當為者何事歟所易為者又何事歟況先
先濬城內支河泰有

明旨引巽水畢入郡學灌注滿城旺氣內克正
急務也陳詞並有忌諱歟遂語弟中卿鐫忠告
論而廣之然莫急于南禪矣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傳

楊忠烈公傳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異時爲題比干之墓不著文辭子殷人也宗國之事尚忍言哉古今諫者多矣死于諫者多矣孔子不稱焉諫而死系之仁特筆也雖然諫一也遭逢異矣敵殷以殺諫士　明以

旌諫聖痛哉大洪忠烈楊公刀鋸殺之生前借題殺之死后勒追以殺子孫塗抹以殺青史邪横以殺人心其柰人倫天道何雖然子孫賢不可殺青史嚴不能殺人心活不敢殺則亦自殺其心而已矣大哉

皇上之爲君也全給廕謚建祠賜額如楊忠愍例及生員楊之易進獄中遺筆有忠肝義膽慷慨壯烈之褒鞫朋構蔽厥辜復其兄陷察楊清職我

皇緝熙紹庭陟降赫赫

皇考詒此直臣三召而受顧命六日而白髮黄千秋而毅魂魄顯忠遂良　國家禮亦宜之明示履霜之戒干政之禍至深遠也

光廟之召對也諭諸大臣必輔爲堯舜亡何再召急指

熹廟曰輔他要緊且屢目公蓋公首擊崔瑩誓不與賊賢俱生屬　東宮伴讀官愼起居無夜出又疏請擇端人輔翼太子　上盡然之若曰

乘此要緊之時備此要緊之人盡恩陳乞其異要緊之有諸公與閒緊命優游牝軟而公獨以要緊之人吐要緊之論若

貞皇帝提耳告之者我

皇篤孝繼序思不忘有臣若此繼自今無復銜天憲于我天威子用汝嘉褒顯易蕲焉初

神廟不豫公引文潞公問仁宗疾所以挫折内侍者旋請立　皇長孫繼事　兩朝彌留末命欲封太后鄭則曰尊以嫡毋礙　太行皇后尊

以生母礙　本生皇后不宜封欲封皇后李則
曰范文正不從遺命封楊太妃選侍無恩濫乞
無謂不宜封而折咸瑺于松棚揮內侍無得執
挺格大臣于　宮外與閣臣未登極即日呼萬
歲引楊公士奇例請夜宿閣訶擯宜回　宮者
奉入　慈慶宮謁　孝端皇后几筵叱李進忠
無弄十六歲　長君股掌之上　乾清宮不移
死無處所已而逐文昇止封后無言不讐並急
流機緊之着公自宿　宮門外同駱錦衣嚴警

衛備非常何功可褒何謗可分嗚呼
光廟以公論不封鄭
熹廟以痛母不封李善則歸君萬古爲烈公疏
不云乎　君幸有　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臣
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又不云乎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　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
侍一移　慈慶一移　一號所以安全之甚厚
徐請存問選侍恩禮不薄
熹廟有極正極公極切極眞之旨鼎革移宮自

是常事公又處置最平人倫于斯乎至自二十
四罪之疏出始有昧心反脣者逆魏忠賢非劣
黨逆魏天子門生輩非之耳又恐緩公死急合
崔呈秀輩借受賕通內致誤封疆而六君子逮
矣公固先疏糾熊移書同鄉切責以不死何必
辨何足辨聊白一不辨之心上質皇天后土耳
票擬歸閣用舍聽銓刑罰付法司中官必不可
干預外政庶幾尸諫之意亦僅與道上岳武穆
一商畧告語耳遭逢

堯舜之主頻煩　天語異數優渥則比干不幸
而公幸也獨計比干死飛廉惡來之徒奄然結
舌公一諫而譊口囂囂開飛廉惡來不開之口
古今小人不相及耳雖然皆仁也仁比干者孔
子仁忠烈者
皇上不辨之心其白乃如此公嘗危言逆魏馳
馬　御前曾射殺其馬斷之不早客氏旁解虐
不忍亂大謀異日夜半出片紙殺人　上不知
閣不救爲之奈何正與

貞皇帝要緊之肅合可辭千言萬語付之姑末
究三字中議論詭詭不根臨者養之反皆詐者
激之此皆自殺其心而不自哀者也嗚呼韓旂
功之奸細不發一旦虜逼城下九門內外生靈
安頓何地公于軀事可謂神矣而反以府罪忠
臣義士有拊心大慟耳獄樹一芝六瓣色黃而
香日夜漸長以婆娑于桁楊拷掠之側顯絕意
忭着手天工從容着花彼蒼彼蒼　聖人出矣
聊爲公開笑口蓋公傷辨侍御之杖也萬電郎

幾死也二十四罪之牘既上不用其言又不殺
其身也墨勅削公于二更草疏不獲上夜半片
紙果如公言向所爲極正極公極切極其者忽
化爲極可殺之人矣或言公宜少婉又或宜痛
詈照應或又云　　容妃諸語酷發瑞隱急求兩
解會議之日諸大臣漠然不語挫失機會是猶
不然殷之垂燼也天地間必不可少比干一死
逆魏之方熾也天地間必不可少忠烈一死楊
忠愍不精問閣臣矛閣臣不言也藉有言者奈

而不死豈成一忠愍哉忠愍不死賊嵩不敗忠
烈不死逆魏不誅噫人心不同極矣移宮則曰
離間值宿問疾未登極呼萬歲則曰無故事濫
封典此亦曰保護彼亦曰保護初
光廟下考選撤稅發　　帑則曰宜留中曰更張
勿太驟公皆大聲疾呼拼九死以諍誰爲照應
有何調停枝梧兩解小人豈可作緣嗟乎天不
生忠烈實可盜大臣可捍格之宮外
祖宗家法可變亂十六歲[illegible]長君可弁髦輔佐

堯舜要緊論可盡委之不痛不癢之輩任路生
大乖巧大便益富貴可長占而　國家大體緊
關之際悉作秦越人旁睨則是非羞惡之心絕
而惻隱之心亦絕造物必不忍嗟嗟義子孫而
逆君父殺忠直而崇彪虎比比然也公于是將
將伯助予戛戛乎難之哉即有賢者流落放棄
行吟澤畔甚則與公同逮同死奚望救于他人
哉人涉卬否公不屑矣公自稱癡愚冷落迂腐
拘攣人皆指爲怪物噫人不自怪而怪公從來

宗祉立心則怪之從　君父起見則怪之若然
而廣山石堤長四十里學田八百零而步禱血
書撲體長跪達旦七晝夜而雨爲循良第一决
可怪也若然而應山有挑五百里乃下漢口無
子粒派入條編爲請折額免有功德于民亦可
怪也豈其然乎繹公言無使后世謂顧命之中
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噫舉朝皆婦人則眞怪
物也已尤可怪者云公宜死法吏而不宜死
詔獄奪其忠義之實姑予慘苦之名尤怪之怪

也已繼夫人詹窺疏草泣諫匃公意決遂止不
言終不少泄詹常割股愈姑辭旌已而兩子就
抒娃孤幼寄廬山風雨城樓四年衰斷以死殉
姑者其夫人弗怪也母夫人　同入邸見公手
疏經宵且問云何公曰爲應山桑梓寬縣役耳
已以實告母曰子禍吾亦甘之血衣數片斷髮
幾莖頭面破矣留鬚浩然子死母俱母死婦俱
縣斯以談其母夫人亦弗怪也
史氏曰公有四子予識其三檻車潛逐走盧龍

而涌殆洒血上書湘潭之禱皆立
天子爲改容加禮秋焉公入別嬬母從容就死
故其言曰願　國家强固　聖德剛明卽身無
完肉屍供蛆蟻終不作一怨尤情辭藹惻較三
閭大夫過之矣夜語刺客曰殺我無誤傷我母
其人謝而去同獄孟淑孔藏公絕筆顯純幷殺
之以滅口孰知孔埋壁下密示弟藏巳屍背以
出神物護呵顯純又火公血書几二百八十字
則珠商慧而密記出獄爲府稿敬之哉嗟乎參

以死許　國自憑几而決矣故曰臺諫折之而
有餘有天下者滋言路剛大之氣而舜發其精
采至死不變蓋自爲　社稷計哉

贈太僕寺卿前監察御史周公來玉傳詔
天啟壬戌四月京師雨雹公言事之始越五年
丙寅王恭廠火再雨雹朝天宮災公死事之終
嗚呼天人之故微矣哉公既被逮慘掠六月沉
獄七月還尸魂魄甚香千秋藏玉壬申季冬惟
其吉矣是年秋大司寇上天下死刑向借封疆
亂察典仇殺公者以逆奴論死天有顯道可不
懼哉自昔中常侍鉤黨殺士大夫郡邑承望風
旨故郡邑之威與黃門等然卒有主名異哉來

玉諸君子追削票自別擬張可周移疏草屬悉
腐刑桃倩李代居亡何父魏毋客之輩烟銷蛆
盡而前有沈後有寇兩太守蕭蕭立水崖雪巘
中望之一似古先生其人故在嗚呼此亦當世
得失之林也君諱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自浙
來吳江之蘭溪至曾祖恭肅公用門始大浩氣
鍾來玉
上登極覽公子生員廷祚廷祉三疏惻焉贈䘏
有加蠲除贓誣賜鏹溢全葬僉議予謚祖考廉

公式南祖母郁氏父封御史公輯符母孺人顧
氏並贈大中大夫太僕卿如公官妣與元配止
皆碩人蓋異數云公劾賊魏初名進忠以首言
故首禍然公為其難諸君子正不易也龍逢比
干何後何光獨晒公言之後又踰一載竟無六
人言者公自踵而言之曰指名彈劾獨臣一人
為可歎耳目不識丁心存叵測公疏中二語賊
魏絮絮講筵惡聲徹御座狂號奔仆願乞為僧
以酬言者幾落姦膽國有人焉其猶可制也而

半巳化為婦人悲夫初擬廷杖而免有旨再宣
客氏公疏天俔初諧前星將朗不宜使私恩小
謹佞色柔聲鬧訛搆蝶淑愼客睨魏而歎旁有
諜者聞之拊手舞生富貴乃在此諜因察中公
公力諫傳旨杖八十怡然深夜待旦就杖而又
免及官光祿不拜令旨糾大璫王體乾論票廷
杖公至是三擬杖矣而三免福清葉師三救之
嗟乎乾坤何等時哉彈客奪俸彈賊贊等三免
杖以此知重閣權則旁竊漸杜閣臣得人則閣

權自重居斯地者可不勉乎自緣綸轉為贊頌
壓風毒霧不可嚮邇然後知公慮遠也竊怪劉
朝典兵一事公言三不可九害留中遂寢豈
祖宗家法不許于與如嚴霜烈日足憚耶天下
事尚可為唯言路與閹人隔絕雖汪直劉瑾不
久自敗賊魏借力省臺而正人一綫之生路遂
絕然後知公慮又遠也嗟乎王聖弄權宋娥專
寵令萱蠱聽朝恩來叛童貫招夷逆振逆瑾取
鑒匪古其詞危矣無以中人參決疆場之事無

以腐豎品隲文武之才其旨凜矣權璫貿報復
于言官言官乞聲勢于中貴其言痛矣不如是
而忠臣義士之心不快嗾義子而賺夷齊吹枷
鎖而立楊左一息尚存囊沙覆石浩然去矣取
義成仁逑之日母子神相告而不語顧母卽湧
母惟子有心母知之矣且生子而貿不嘔出心
不已生子而膺湧不相隨入獄不已安在語不
語也嗚呼七尺辭軀八旬辭母在獄日短事親
日長不如是而孝子賢母之心不快邑令把類

以入骨饒交戟呈身而頭破面不死法則死蒐
獨恨死公之後坐贓五千耄母死幼女殞夫人
公子流離奔竄次子祉以幽憤奔嚀其甘[illegible]
如是而雌奸陰賊之心亦弗快雖然天丕以快
心之事予奸賊快心獨君子爾予嘗謂公古今
快心人也見解快文章快肴目快議論快心事
快政事快見道快判斷生死快天生罵賊之舌
快先儒有云知飲食則知去就知去就則知生
死古來不肯去之人卽不能死之人判生死如

飲食然而后第一快心之事常在我獨公爲臺
予卽能辦此蓋揚忠愍之快地下也公未嵗見
婆娑戲綵闈長者言而快地上故以是知之吾
閩恭肅公掌銓清執在
康陵時諫罷大閹顧淑人父銀臺公存仁
肅廟時直諫戍保安公慕焉旣課最考選亦爲
權勢得官僅虞部久乃拜御史白其祖伉直被
誣狀且爲言銀臺公而里居則蕭寺閑寂重地
請折安富民以安饑民雖豨猕獄共嬰禍獄

在光祿所省糧解及歲汰五十餘萬有功德於
民宜世祀況烈死公立朝伸救多省臺史爲敢
言直諫之魏碩所師事多正學鉅儒請祀請謚
則仗節死綏與清忠澹泊之名彥持論以建事
爲先品人從家國起見論學宗性理大全方公
乘八閩之驄遽丁外艱苦次相對圖書數卷已
聞萬公杖死頓足曰是以部官嘗試也舉朝無
一人敢諫此奴手滑不知死所矣亡何得正而
斃公事竟矣獨念公眞能辦國事之人未可死

耳始公令三邑其大者令武昌爲井閭冊[illegible]
役貼次役删煩役而包攬絕㓕廢視漕[illegible]
如額單不逋民吏胥不逼糧戶令德清軍兌[illegible]
爭垂十餘年謀縣鋪舉火出劫亂公法公偵[illegible]
先而密擒之計船定廒如令武其令仁和刻[illegible]
定數事竣收單杜洗革羨又計艘爲十廒收則
廒視其里兌則船視其廒安黎冊如井閭其[illegible]
水利興學較多于簿書期會之外超然自快[illegible]
剖摘神快磔掠人之肉鬼爲披血而語不勝[illegible]

也大都識之力倍于學急智之妙倍于長才公
本快心人快則省事快則便民嘗巡南城詢故
一牌蜂集公批人命狀一人一騎而外首告真
其事此狀中所未載者公遽抵郡士民號慟吾
郡忠介周公大呼直入西臬遽所執手罵賊暨
者欲與之同速死及在詔獄日與忠介講學不
輟不亦快乎有子情詞壯直令閭長世狀稱曾
撤鏵刺顯純復嚙其指零落幾斷吾聞詔書衣
殺純衣不及披凍立西市裸體就戮不知鎮撫

堂張拳睜眼筋斷脈絕作是觀否諸號聽記號
事件絡繹不絕取忠賢矯旨輩亦寒心骨立否
初虎丘逆祠成逆像至自杭余令客夜偵之頭
大于股裝以別函身首異處則私喜次晨令客
觀禮焉吳中大家塗金抹紅粧龍鳳糕羊酒相
賀官長羅拜若而人余則噴飯恐失笑不知周
氏兩家公子已將斬其頭碎其臂齎土木而各
酹乃公持火照亡羊有友五人焉赫赫明神能
無快乎

贊曰公嘗作論語商云余之識公自浦漵采蓮滿船明月執手長橋遂商政事相期閉戶成六曹書今已矣無論商政事即商讀書不可得矣公閱予開卷目為劉蕡許顯純之鍛我詞林三人獄也首予獄辭指予日夜思圖翻局誓為誅主國士遇我差可謝公後死者無責乎公雖用忠烈死而衷懷豈弟幹敏過人毅且雄厲殺賊冥冥指据公亦甚不服

天子聖明封事故在死臣之言得行臣死且不朽公地下之快未有極也

都督師後朱公傳

始王元美為關之欲傳公公曰廉頗李牧乞太史作傳耶雖然公惡可不傳公諱先字後之別號師後幼孤年方泰舞腸召賓客笞辱縣奴集智勇籌河套異人授火龍神書榜其堂曰幽止三千客胸中百萬兵公古名將也功成解組類有道者居閩八年鍛鍊於學然以戰起家首叙戰云初擒勝方於漵浦石墩間募鹽販五百以精兵破勁倭前侍御梅林胡材公撤鹽兵屬李

所部義士隸麾下時嘉靖三十二年又二年倭大逞于吳越吾郡震胡發重兵予公曰彼以寡擊衆深入則專此以寡擊寡擒其不意奚多為分百夫三道戰三捷斬賞故靡其旗功為他將掩冬督撫會榜破周浦巢秩金吾公取榜歸是日虞予夜必風且雪利火攻與將士約約已冓暮果雪火入疾尾之斬一人遲渡者趣赴水將岸賊驚於犬持長矛刺水中有木盂蔽公首去擾羣犬行犬為不猜布火器而返雪止風飈火

盡發諸將先是受約則炮喊不絕倭疑大兵至
大烈焰中擒殺乘明自殲其半追斬海洋大獻
之周御史捷奇功側躐三級論盟明年徐海擁
倭數萬圍阮督撫於是胡公手書五萬金又易
千萬金五戰解乍浦之圍不受賞嗟乎以十萬
金餌公耶以錦衣腐鼠嚇公耶世稱嘉靖之際
賞信罰必頗著戰功然乎否耶妖道李福松兵
號數萬公徐語胡曰教者一松急之人人松矣
需七人可擒耳七人受討降松菲稱汝歸勇士

三千近在澤可招松喜借七人行不數里望公
貴蓋坐佛而遁於水則七人從水底斬松又明
年王直大寇盜　嚴旨責胡公胡撒問討畀三
千人守五嶺公乘夜擊渡請援於大帥帥不許
自揮戈入以全師返大帥反馳役梟所部一兵
以退後為名台守譚公綸揮役去公感譚知遇
營以待直攜穴斬首左胸中鎗猶扶疾戰斷死
勿顧是役也公事外從戎不死陣不死牖幸耳
胡令戴死殺賊公嘆曰喪師者不以失律受誅

力戰者以譏尸論死倭無可乎之日矣胡手書
慰之撫福清師席傳令席散撤獻乘宴享不備
陰圖川谷倭至不得營上遷賊巢楓亭寇悉平
其疾抵莆陽討安瘡痍而梟夷兵奸人婦者誅
他枝兵以安夷心持重若此浙千總汪緒糾衆
汪發將非兵謀不利於胡胡自入閩移公坐營
一日遣發行急胡令賊腹王遊戎擒緒私邀王
語乃授符戒轅門無入王王徐出而代王擒緒
者已收錢塘獄以緒近憲司去縣遠而自逮奮

錫山引領受誅時浙直內變平從胡於閩胡述
辭任借非行既歸里一游燕試將才第一前閩
撫王侵賞獄提公證不忍許舊帥曰與誣王寧
誣我卒坐論死在閩獄八年冢御史直之予歸
兩廣以番夷猺夷微皆謝不赴應天撫宋三疏
而後出在京圖縣二縣將大治戰艦豪門無掛
占庾雄鎮在西粵陳猺犛十七事杖殺刁訟抵
蠻潘即善巢宜導即善伏調具牛酒在薊鎮虜
長葝董狐狸等提兵降之在輜重營與卒暨豐

玉水田兵多豪占名餘軍公曰營廢將亡兵失
統曰餘令設營分隸誰餘者悉還伍老弱留營
强壯出採輸公府一偏裨一餘給軍士士以營
爲家開種水田之令公策其變不聽已大譟屬
公定之會　朝議散兵公單車行田造圖冊開
誠訓告壯者兵老弱給道里費耕者籍農諱止
會南將韓沛賊著督撫蹇疏發其卒歸臺守公
曰千百總將安歸田兵車兵皆南人月糧少於
他軍此舉係安危也尋進副戎督南兵營去轄

重六十里留家人范陽城外不逾時臺兵以譟
冗故二千里棄臺守公自府咎力請易將兩旬
徑赴亂所擒首惡吳公泰等而麾下罔聞知是
時公名在大將右忌公以譟冗喉中而代蹇受
過卒誅戎首故諸將多以南兵罷公一歲三擢
云副戎狼山乘破舟捉虜卒謝請諭以都督僉
事鎮東廣不二日關酋入犯首衝閙移公鎮之
道潮陽皮兵鬬於市有遮公行者公毅然曰救
焚及未燃棟焚原燎嗟何及奚居恒有分疆臨

變無彼此驅車入城諭而止蓋　神廟辛丑年
也嘗曰嚮昔斬將搴旗功祿祿所可酬明主萬
一者庶幾擒王緒斬扁松定塞上鼓躁之兵撫
朝陽搶攘之卒乎公轉戰二十載石湖之戰中
火矢瞋目一呼皮盡脫失其痕痕舟山之戰鏃
入左胸數寸海洋之戰鷄鳴問界直指琉球須
臾帆轉冠騎山湧立射殺倭將身中一矢嘗宴
構李酒酣舉矢折竿百步公每戰先救被構親
斬六十有三部斬一千一百九十有奇推嘉靖

戰將第一倭犯朝鮮閩海沸然條上二十七事
行之搜倭又討軍實閩不被患乞骸予歸擢僉
書留都再鎮廣東疏辭甚力大司馬覆稱宜遂
抽身禮待以爲不知進退者發一大省有詔馳
驛公每出一瓢一拂一圖晩益杖隨一痴華童
子誰病山水又二載逝卜葬江寧年七十有一
所建軍功倒得兩萬戶令第一千夫長而未歴
功禦倭如石墩一里涇平望之親擒柘林木瀆
乍浦長安烏鎮沈家庄笠中諸洋之親斬伐級

如李福松之執訊終公身未嘗陞叙云公曰清
可律已不可律人又曰清非難清而有為難屢
戰却金如李中丞之千胡中丞之十萬服中丞
之五千噶圭不顧而拒勦鎮之側金龍西粵之
紹贊在獄却知交之月餽以軍行功辭三太守
之厚遺及居里孫郡守過公廬必一式終孫任
未嘗交臂也初將百夫損十三人某縣令髡一
卒充級公憤辨令黜官解役論死南營殫兵制
府坐戮公馘其耳曰法如是足矣鞫非兵於武

林胡縛百人將刑公入付鞫以七人論死仍感
夢言於胡斬五人末減其二所縱九十餘人皆
不去遂隸為兵嘗立司馬門叱緹騎暨官較部
椽交訶戲公所知捐橐左右皆不許帥府觿錢
貯藩司及為將後軍件金額其不繳繳噭名多
類此尤務持大體大將軍薦人而不錄大中丞
厲聲而不聞閫之役按撫調兵不和勸以先國
家之急交驩如初官西粵不合於巡使戒無入
公從則喧而入問誰喧公曰彼小人焉知國體

華夷錯維公其熟思初入獄獄吏呼公官冠以
名公叱吏跪若官也何名若犯也何官叅戎時
直指語人曰朱叅戎如狂公投揭云夙有戰傷
四時夸馬盡廢近來發熱一身行動如狂公生
平闢學精於居獄炎天衣錦茹荼煮虀為滅暮
膳居必穫室不妄交接石孝廉震除夕入覘曰
今非上且赴選吾友朱君殘可寄服食不幸死
陳君請可葬後二十餘年石以強項令游練川
出蒙金為朱公子納采公不受嗟乎石亦奇士

公讀書彈琴中夜以思我心肯釋人天心乃肯
釋我遣呂孝簡藩牒先得曾案授之郡鞫公寃
曾遽曰朱金多易釋耳某案在且得自朱公公
白王中丞坐辟王反賊之旨不與辨西粵宦廨
毖妖蟒毒前官入至殁十七人公無所覩其一
驗賊初借胡上牆速白蒼頭劉處變而杖殺諸
奴懷刃者閩有盜課至萬戰歿朱公幾子也募
義償亡出之獄居家籍俸于族簡書袍笏與予
孫訓子曰汝知戒得之旨乎正如趙孟視廕歎

餘生無幾爾子姓化之皆篤於行子友其孫文
學祖文孝友經濟眞賢者及子綬武解登第沉
重有父風云綬兄綬弟紘紈諸孫文學知雄壽
陽等並能世其先著家法居喪不佛不牲婦人
幼子不送葬南兵營發距顧淑人范陽十里將
住肩輿迎入淑人謝無公命不可官較至入別
小婦較尾公遂不別而出妾燕入也或以公言
往曰已嫁朱公不可見矣葦姻家仲中翰所夫
人治具迎姨買一艙歸飲食以濟抵蘇卒有遊

適姚寡公迎養於家辭曰豈得歸朱門祀姚之
先人哉以八旬老媼到孺人矢卓節上於 朝
表其閭吾友祖文母也公模範遠矣公善鑑古
書神一嶶琴明月琴乘風飛去公曰凡人未遇
時爲人所分量正當奮發有爲則命自我立此
處困阨者一條好出路也嘗言我兩世人自有
生至患難爲一世自生還至謝政爲一世嗟乎
若公者雖千百世可也
贊曰朱公東髮從戎血戰二百有餘知幾勇退
而子孫千夫長朱人有日重壤臣爵祿輕壤臣
廉恥公知免夫 廟堂修保闔功不獲與朱昆
兩中丞威少保同曹而議責在樞衡痛在士論
若夫世爵輕車於先生何有哉何有哉

封翁陳雙梅暨朱安人合傳

西京多循吏爲政有根抵而漢詔與賢舉能察孝子順孫獎賚無虛歲廉能董出吏考氏族僅寥寂哉閩内益稀史氏遂之耶閩同年二何陳君世稱涵江陳氏太公諱有斐字爾仰别號雙梅以子貴初贈承德郎南京户部主事及贈妣朱安人二何父而蚤以食貧誅其親非以旣孫暴貴壬戌余與君同門已薄館試不就初司南計倉議節闕議華然猶是升斗活而狐鼠索

帝曰惟爾才試諸大海盡余與二何言孝子莫若守身守身莫若愛民愛民莫若去色居鄉而好色士無可商之操詎立朝而好色官無可商之事功恬淡則致其果樸靜則致其決如是可以牧民夫事二人所以事一人也事一人所以治千萬人也不二心不二色辨在真偽刺之而痛真觸之而喜僞二何沉沉焉觸之不動矣刺之輒痛矣太公出繼母韋最後背南樓公最蚤南樓精治易及門林象川汀槐江江逵泉皆成進士去獨用蓬掖老兄㷆齋並困𦋆亭歿旣殤父兄兼自悲也幼携養外家念襁褓來不自悉南樓色貌値諱日儼乎見之時摩撫韋母加篤處雲爲黯燭爲淚惟公父事伯兄雖酒豪自命乎見浦歿而罷觴見浦公仲兄也撫仲氏孤不自問兒女饑急人難坐少長春風而氷炭豪勢噫士無兒女腸何畏乎霜雪嘗嘆人生極自得處惟造次顛沛夷狄患難能嘗此而後可以恒試於貧賤而後可以偶試於富貴方公辭德慶

歸粤城同族疫作公欲歸竟歸矣然且曰死生命也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東坡不瘞枯骨乎豈緊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坡愛其死我愛其生醫之藥之及旅人愈而公病公病已以愈人猶甘之宜江少卿諾君而後動公家濱海賈人竹水沒於颶風里兒擄之公在不敢水漂古剎視木石謹皆此類娶於朱舉二何復舉肇可歿之日一在童一在髫曰必跡三大夫二何泣識之歲甲子覃恩封太安人姑逝拂拭

其柩出入必告椎布操作越夕竈不黔無色慍當是時奇市上助宗族俊英共攻砥雨濕貿薪就倉皇燎衣課讀於爨勞苦至矣太安人輒提

不誤一語大聲疾呼葺紉破裳爲斎壞身中俞綴其間不亦艱乎載陽公以來世有隱德必跡三大夫何高州太守斂齋公以吏治江右督學紫峰公以理學御史見吾公以直諫廷杖故著爲敎史氏曰千里之母病而孝子之心動動心於母子也必動心於君國也此子嘔出心

乃已若慰焉傷哉母也與嘔心於詩孰若嘔心於政心方寸耳既已事君矣以方寸與母猶謂之亂況以與詩文其存幾何吾知二何之所存矣夫漢之一政德也尚其庸課功也尚其奇故每詔奇材異能可使絕國者二何試諸瓊州撫志三大夫之言

侍御顧公暨配黃孺人合葬傳

公諱龍楨字翼卿別號驤宇其先自金閶徙錫山高士勝四公避僞吳徵錫巖公曁正德庚午

至於公成進士在

神祖朝以諫顯服官勇敢有氣剛而不折其不受小挫不畢小官二者具賢士骨嗟乎古之狀以左遷爲靜修以瘴癘爲樂土以刀鋸爲性命垂老投荒榮於金紫故能氣蓋天下神老識閒備一旦緩急禦侮之用而後於國家凶事之益

爲不孖今遷謫大吏有一潔於小官而樂爲之乎公名御史一倅曹州再令夏邑勤事以死方其峩冠文石霜飛白簡且沾沾升斗者流人臣分義應如是爾噫公去以粤閩爭壬寅　詔還公職言者引祭例公曰復職曠恩計典大制學遵制無倖恩爲試之役緣公事卻少露圭迹而投劾解組寬然長者大都公賦性切直咳唾生珠玉亦生雷霆意所不可如風濤之湧而虛舟去來一觸即止或曰逢公怒如逢公喜而遂他人

喜或不如逢公怒云初官大行□命諭祭□藩府妃議奪其嫡口駕遺命公曰圭祭謝□恩必非長子不可使命光而潘禍弭在西臺如投鈴子大杖而諭其子孝若繼母録二重囚其一三犯刺無刺文其一指金珥爲盜贓皆出之夫威嚴若明神而獄沉於犴狴溺御史大夫職矣世皆知公彈石司馬李都督然風旨係忠厚云河東鹺政利𡩋歸商額溢三萬以充邊餉使不餽薦不私齟不倒其行也司李簡紫籤帙蕭蕭而

粵璫耀以明珠舞以能詩之鸜鵒博公一笑可得乎公檄所部無以屬禮謁稅璫上諸不法狀奉有李鳳與按臣同心不得執拘之　旨以是減稅額行其意新會士紳中誣被械疏什株累調護甚力建育材館嶺人思之大哉

神廟之爲君公常抗論權閹新甲榜百人壯之願同死　上責閹而直公萬里之外公可謂得君然終公之身官不過令尹與生前纍若死後贈郵求乞無已不大徑庭乎要之告公用圭□

忠補過人臣寧爲此無爲彼公善讀書壯觀天地間一眺晴湖已見大意不屑屑鉛槧重嚴公稱其孝伯兄稱其友而買田給諸昆甚厚執母楊孺人喪甚哀幼贅於黃祀之別室撫其孫皆公大節黃孺人少習女訓儉而莊異居勤餽遺迎養精鮮膳以饗孺宴嘉賓以置貳開哲徽母氏卒而遺金曰黃之橐顧不得私又黃孺人大節也葬荆溪君山在小公篠嶺下寻登絶頂宿肖然菴一夜聞獐鹿聲公寢處其間可自娛山

祀袁府君抑古骯髒不屈撓强項賢吏也又可招而友矣

贊曰予不識公雅負能御公孔孟尚矣吾人當學子路孔孟之名美庸孺修言之欲爲子路非壁立萬仞不幾也自叔季多偏至之材而士大夫好中庸喜緣飾不知三代以上各詣其至而隨性之所近故能動天地開金石務蓄力而豫氣蓋聞諸陸務觀云吾輩儒者當有大畧曠然無疑於胸中勿劾武夫俗吏局故常以此傳公

庶幾無失公哉

大叅中瑜顧公暨元配任宜人傳

公家江陰白鹿鄉徙長涇寓錫山東亭再遷涇上封翁雲竹聽尤村數十萬松生而哦詩彈琴其間山川皆響叐則樹三兄弟塋以沸濤樂魂魄蓋嘗被髮吳越不以家挫故遐殺兄之溢又嘗掖母烈焰中倉遽出貫人金與火司爭然諾既貴低頭阡陌提藥囊活窶貧饑㦄瘥樽與徐宜人對啜糠覈而以精繆進鳴玉公侍疾則蟣蝨攢衣不解帶古行義君子也公爲雲竹冢子

與父肖德其父曰白簡中有鎮邪丹書中有欽吻其子曰富官不知有家居家不知有官其父祀醫聖祠所事餘姚諸公其子三從見龍涇陽雲浦學其父合色脈察[illegible]辯醫要其子有理人譜其父好琴好詩其子[illegible]飲其父徙宅避囂侮其子強項中權譾其父八歲知醫其子右提筆左搖扇病左耳不[illegible]聰公病目父代之明病耳書代之聽醫目莫若父醫耳莫若書遡其先守誠公却夜色而晨舉子是以鳴玉生有潔癖

既舉公封翁聞啼責之鳴玉敕斷擺荷戲廢雨
風漂搖勿惜也傳文學揚舍龍城自公始有議
人傳政事慈谿歌之荆豫尸之延綏之役金鰲
勞之以死勤事五過括蒼括蒼哭之過聞聲而
思西蜀盼之傳出處以壬辰進士自守令歷部
臬所至有聲一再出山乞歸不允或指鳴玉像
而悲然歸自乙巳娛親之日長可無憾文尚氣
格政尚典型是可傳余聞諸仲驟霞客二徐王
徐江上奇士也嗟乎今不善牧民者輒題之曰

父母而古善活人者反名曰秦越人豈秦越人
真父母僞耶嗟乎治人者未學操刀而割太倉
令淳于意不爲人治病𦵏吏於民自不病乃病
耶謂生人乃殺人耶或又曰秦越人貴老即爲
老人醫貴兒即爲兒醫無特操所以秦之越之
歟然則賤老將孩之耶賤少將耄之耶噫嘻天
下所以思秦越人不思父母誠治吾病而已矣
其父母我也不如秦越我也與其父之母之施
毛妻亦屬耄耶如秦之越之而痛癢相知兆[illegible]

聞封翁善治傷寒公亦然大都小民不可穀熱
客士大夫不可有喜色士大夫喜小民戚矣治
寒亦宜治熱治人熱宜治己熱吏道熱小民寒
矣居鄉不可無熱腸居官不可無冷腸居官不
冷居鄉不熱矣如慈谿苦里解苦催徵苦積使
苦繫累苦奸書苦簿票苦期限苦堰苦潰堤苦
坊役供億南昌苦宗債汝州苦游饑苦盜苦渠
道不通苦解戶苦買米苦暴胔延寧苦不宿飽
溫處苦海盜嘯聚苦　流民雜處苦保甲不斷行

苦內地接濟苦缺餉通糧苦海口販苦城圮營
寨疾也公去其寒即去其熱正喜偃蹇傲骨不
作熱想耳慈谿之人曰邑治踞浮碧山形擊來
合徙之麓蹟成而民不知南昌之宗曰費於爭
明之以讓基於歆開之以平釀於奢誨之以儉
汝之人曰執分道而給民於家執隨役而受糧
以官噫海內祠賢良者凡幾祠扁鵲湯陰一墓
而已祠下有草可以已疾也公能已疾慈谿名
宦泊房瑤至公祀十四人止耳督餉之役捷聞

者八其去也一弁拔刀刺臂金錢大集俄而蘇
然廟貌立矣並傳任宜人任宜人自足傳非以
公傳蓊余前所言子父之肖也其父入病家鬼
遁逃其子長揖不拜曠瑫其父封室傍之塚不
權子母而背參芝其子飛檄平南國允運其父
黑龍掠蓉湖之無返風迴彭蠡之艦其子采石
江邊人馬墮而忽躍固已奇矣其翁晝唐夫人
乳姑圖其媳訓行之其姑粥糠粃餅豆滓其媳
暑不箑寒不爐問寢高堂夜分緝續生而麥集

卒而芝枯捷不及聞悲哉茹荼仲子孫綿詢諸
父又問談氏姊如挽之懷中別之乳上長跽霽
高堂之色銜悲調同室之歡其詞痛余讀而悲
之望之宜人父也學夫宜人大父也十三來歸
甲戌始稱婦幸哉有子公諱言字尚實別號中
瑜敘子義方與父公文學白首驪所著有恒齋
稿二卷
史氏曰始太公操粟出卜醫乎籍乎讀吉然封
公自名醫公自名吏公之爲吏也以膽智膺廒
危症如遮說間行瑫不出於途鎮定海軍於倉
卒濬渠救荒全活萬計非受禁方何以有此蘇
斯以卜醫詎不吉哉

李貞母傳

三從先父猶之先河後海也重本也父嚴母慈將爲嚴君焉吾宗長者二水公諱燽洵嚴父也乎哉居恒述我家位列上卿公堂菜食建言待罪橐滿四金士寧窮餓以死勿行不義于女則之允壇卓于庠而李夫人爲賢母母始歸李曰王霸之訟容于令狐子也妻以言高之終身偕遁桓少君更著短布裳頌義不衰况補紉篝爨茶所自茹也爾丈夫家子常館于吳徒行不栮

無忘夙昔所不慙于兒女子也既舉于仍杖其析產也母寧舂吾于李大夫不可然是者足以章敎而正俗大夫諱應祥字善徵別號兩亭其先辭封不拜

高皇帝賜田邑之陡門里諱元丑而沐齊父子世精理學生公先娶毛孺人李母猶逮事孺人楊歿以禮終公督浙餉代之子毛孺人遺于女三代之母公令臨海遺愛世祀爲郎九年出按藩臬擢秦督學勇退急流母佐之廉于官益余

徃年游鴈蕩過台兵大諱父老言曩者公召隊之長各予大鑼一聽剖諱遂定此一端若徒步隋二十里外宿莽蒼之野惡溪暴漲而不驚母也勤身畢約匍匐側助肅括以雍亦足多矣公歸自秦且病母戴星披行望前輿泣數行下居亡何傷瘁不療從之楚臬江風夜狂舟飄六百里奔集一江渚母于江水混茫中窺隸夫將披之叱而去始登嘗兩過錢塘不識西湖數十載居槩溪不陟龍山母生而嫻于禮者也甫三四

齡不雜乳豎嬉故官舍步武內外之聲無相接嗟乎李夫人仙源自言六十年不一面赤終身未嘗戲笑禁公家法如此猶歎范忠公不可及宜二公樹品之卓也蓋至闘華組弄柔翰工篇什將奏諸房中肆于風雅俗流失甚矣家無半臂則賢房太尉不逐時粧則賢崔樞李母雖笄幃者流貞心亮節以翼諸孤厥惟艱哉其子言之不若非其出之子言之非其出之子言之不自知非其出也長公太學延枝述母訓曰而長

也吾從子次君文學茂枝曰待吾母戚屬與已父母等故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均平而專一也雖然均愛也不均嚴猶謝世俗譏爲名高耳寒夜篝燈燭且欲泣母操作佐讀曰文藝末也而祖辭爵受田而曾王父而王父辭官受經而父六載爲令清畏人知家法具在於是少長聞之咸式穀焉母貴而自乳十七年免仍抜子懷與伯仲競獎其訓曰工文字不如謹規矩佼佛不如積善多財不如儉用刺繡不如紡績類有

道有溢貞母固宜余一見母梁溪再見於叔氏窮巷中叔亡以斂以殯哭盡哀若是非難也待伯仲之母黨如巳父母兄弟是以難也

論曰余樂道賢繼母事然傳記所載有兄弟爭死以一言寬前子辛兩赦之算爲義母者有辭繫臂之珠吏垂泣慰遣母子與夜光俱明者有親調藥餌詣縣白罪如李穆妻者有令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魏王復其宗如芒卯妻者有盡讓產與前子令巳子遊學如余楚妻陳氏者讓產非中道也處瘠難矣要以諸母履變李母守常諸母之子賦性殊而母三子皆賢唯常者可法賢者可傳遂援筆識之

陸貞女傳

貞女陸氏父嘉仁居長邑沉河之東偏世家裔
也以貧業農貞女十五萬曆廿九年受徐學博
士廉聘許配幼子汝鍪越二歲鍪病女遙聞不
起披縞衣訃至服之絕倒絲是日不出聲夜不
解帶食淡而已疾謝禱醫恨不速炏躋嫗因父
母微諷之其家時督紡織勞苦之爲伊妹治裝
及氷之泮迨其謂之女闈閫知貞守三十年會
翁遠歸入門拜謁執媳婦禮次日奔夫墓悲號

動地翁春秋高八十餘貞女勤紡績親箕帚代
汝鍪以子嘗道旌門郡邑志焉赫赫　王言以
待大諫嗟乎作善之報徐學博古君子八十年
閣修如一日云服官兩邑再與於陟明念故園
松菊不以山陰萬卿玕易也歸歟歸歟子若孫
莫不承其三世清貞好學與之居處如游太古
而又報以陸貞鍪爾女士柰何不行善徒富貴
乎哉士之進也比於女貞貴有守也貴有漸也
二年而許死夫三十年而事老翁异哉不歸於

縞衣升星之號而歸於星霜頭白之暮得正而
斃焉事我地下之人快矣修身以竢焉事我地
上之人快矣於是汝鍪哭且歌胡然而哭也見
二年之婦也胡然而歌也父兮生我始見三十
年之媳也兒雖夭無憾史氏曰吾渡錢塘貞烈
不勝紀曹娥女也最著有娥旁祔幻者七八齡
皆孝烈乎常寓紹興大善寺寺祀肇典夫人初
以扈駕助征封然夫人亦女也梁天監誕於錢
其父女與富好施妻沈夢梵僧持明珠授沈吞

之女生名善娘絕葷及嫁仙逝勸父母捐奩造
寺既用陰兵顯又見夢唐武宗今寺僧嚴戒律
其持酒肴穢辱則死及之劉生借寓夢旌旗劍
戟簇而入與夫人升殿叱曰我出征十三年乃
歸速去生不悟又一夕夢將軍擊其背死丁巳
戊午間吳中兩周生挾不潔以入一死一瀕炏
禱獲免聞者懼焉嗚呼生爲貞女死爲明神可
忽乎哉曹娥亦多奇驗折祠中花枝自反接於
樹勝國時醜女子禱而改其容類此也

高士樂耕曹公傳

予讀桃源記哂漁郎還歸俗漁也太守訪道愚俗吏也山中無曆日何問年華逐酒殺長子孫皆俗侶也意其寓言耶曹太公不卽名名卽之人亦有言醉不可及任不可及今觀太公歌亦不可及也曹七叅第公獨隱而骨諸貴族尊爲六兄之則豈在踞胡床吹柯亭留爽氣撲眉宇不俗哉其山川與人物相得如風水之適遭然故山川之精神不出卽人物之精神亦不出如

曹太公卜隣三茅㨿有雲霞覆其上夫名士必莊士乃有待潮錢塘對月獨飲客亦携杯酒盡無一語者皆有所自得也予新寒夜起覆酒缸或笑酒自不氷先生病寒乎予新曰人病酒可醫酒病不可療也予謂不如曹太公何也太公嘗酤酤而出游則酤敗矣忘其酤也非忘也曰世間不可醫者俗耳豈有訂爲紅友字爲黃嬌可成敗論乎太公之於酒不以成敗論也相天下士亦如酒當其贅於里里負盎牽留贅也而加親性好客貧不謀侑酒謀代酒者茗也而加醲好歌衆歌獨歌醒歌寤歌舉桉偕隱歌雞鳴子孫多且賢歌螽斯仲叔季不入市不謁宰施及文孫歌燕翼凡此者宜歌也而歌遇不平事宜哭也而亦歌歌之義大矣何訃乎死生哉殁三十載而思又千百載何嘗不思亦何嘗不歌耶知生則知死何疑焉至孫乃蓋始公不發於子屬孫父之師之母之除旦課文撥筐遺社卒大奮明廷晉陟清華歌曷既乎公諱孝本字良

立歌良苗之懷新也子可明天啓壬戌進士太公曰吾歌待子而永矣

紀孝子傳

予閱漢董孝子傳爲母報仇章帝義之赦而擢議郎顏其地慈溪溪不以孝而以慈善則歸親漢家意思深厚嗚呼入爲孝子出爲循吏竭知盡能以効之民所謂善歸君也司李紀公諱汝清字廉卿自濟南再徙文安世有顯人其父鴻臚公大統題壁云有子心先足無官身更輕蓋云俠矣聞嘗呼盧自得賓朋四座雜以聲妓公如弗聞也者苦讀書閉安入久于疾童而覩之

謹益自謹其身旁絕媵婢十五補諸生庚子舉於鄉丙辰令宜陽繁調臨賓公之在宜陽也墾荒建倉開渠減賦服引鐵藻之水環城栽荷開井悉樹桃李曰俾宜民採食于近取材于遠貸而不書單騎衝雪感神鴉爲捕蝗齊廚蕭然餘烏雀欄其治臨賓首清盜索梟寮屬三老于庭始徵戒無羨羨則召還之地當函谷之衝治城濠募壯勇枕戈以待惜乎齎志歿於是公歿七載矣公之子孝廉紀克家甫官泰安州知州奏曰臣父紀汝清弱冠臨祖喪沍寒血凝冰絕食七日抱尸偃臥草蔬廬墓三年臣祖母沾危疾臣父孝感羣烏夢神授藥病少間巳葬負土龜蘇廬墓如初河水暴發乘葦桴築堰墓獨完安天子下璽書褒異風顯之予聞鴻臚公足第七人咸父事之莘莘講學執親之喪不襍浮屠獨宿十五年殆篤行君子歟萬念者一念之所積也萬年者一日之所積也生天下萬世者生一身之所積也莫勇於一念故孝子積念莫長于

一日故孝子積日莫艱難痛痒于一身故孝子積精固以示人不之省也復正告之曰居官而好色無可商之功名居鄉而好色無可商之道德居家而好色無可商之心術公之孝于親能于官自不漁色始嗟乎天甚愛孝子君父甚愛孝子故旌孝者天與君父之大賞也君賞之焜耀史冊生則以子上書予父贈六品京職予二母及妻贈安人予在籍調理歿則以子再上書予褒予綽楔天賞之山居而石子種瑤夜行而

飛鳥銜火鑿地而金泣竹而笋破氷而鯉哭歸
而鵲鼓祥練而鴈來玄黃之鳥集樹而候哭止
雕胡自生鴝鵒自去爍地而湧泉春花而冬榮
一禾而九穗尤异若墓火而鳥獸濡水毛羽滅
之凡此者天所以示勸也蔡忠惠公曰三五之
世忠孝繇性三五之後忠孝繇勸勸之尚不能
況不勸乎勾龍弘道廬墓春秋高八十髮長丈
餘僖宗幸蜀過其第坐亭中巨石囘鑾再幸賜
錢帛衣服甚多復租賦三年凡此者君父所以

勸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類於同人易盜賊
爲之哀手其錫也異矣錫類於盜賊易虎爲之
弭耳豹爲之環臥獸爲之擈鹿鹿死獸亦匍伏
死其錫也尤異矣且夫善行無轍迹公青詞下
烏古空中三大星何異乎其營墓古金鄉魚臺
縛草人止桑林中母柩在焉何異乎墓故無恙
古门渡塘淵大雨雪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水夜
至而不齧何異乎嗟嗟徐仲車自哭母耳呂漆
聞之想見鬼神中夜鬨此聲亦須爲公泣也覘

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何以異哉足爲之屈杖丕
能起彘然耳可與虎豹同寢處此之謂神勇矣
莫雄子虎也弭耳不敢勸虎之神離而孝子之
神完何以孝子之神完慎言語節飲食絕聲妓
孝子能而虎不能天必張此毒獸于墓不示凡
民而示孝子尤天懸孝子之大戒也陰玄之臨
哭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鬼神助哭莫雄
於孝子也虎與鬼豈能助之哉劉元城一生不
妄語死則雷轟于壁其神不死耳大丈夫不自

雷而雷驚之不自虎而虎尾之奈何不保身豈
論年哉若紀公可與結大年也史氏曰漢詔孝
弟力田廉吏三者生人之本是以尚經術營職
業澤及區寓邊垂長無事節義洵孝友之倡也
蓋自高帝文景武以來所風厲久矣至光武一
振起之耳有味乎紀州牧之言臣雖甲乙不同
楞而父母則同恩節孝則同理　上以孝治天
下紀氏父子有循聲超然遐之資格之外表厥
宅里俾吏道趨子廉平敎化章顯規摹宏達矣

鄧孝子汝南傳

孝子鄧汝南城東張香橋人性不好色寻常有言色身之力薄事君必不忠色身之膽寒交游必不信諄諄戒色蓋勸孝也鄧子不好色有其質矣十九娶孫氏少一歸親命立遣之其行事似過然先輿之約既遣終身不娶亦可不憾里人傳兇癰割腹風風雨雨常在周孝子祠既臥病於家或猶見之祠中耀以明燈親嗜肉神者告之鄧子之神乎神之神乎抑見者自有神或

曰神光燭舍憐疑失火異香滿室父病旋瘳所謂見者自有神非吳齋耶嗟乎鄧子之外惟四壁耳像於家哭於墓斷酒一介不取預知去之日去之日以親像囑同里孝子若曰啓爾鄰比念他人之親豈不知事其親人人知事其親而孝子瞑矣史氏曰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孝豈有大小哉量力故可久久故可大庶人之孝如鄧子可以風矣空吳人祠之不絕也

永平鵬南韓大夫墓表

韓公之去吾邑也幾二十年所矣何武之思不置口如一日也噫公眞循吏也哉昨歲已巳其孤某以誌狀來請曰維吾先子承匱而邑也辱先生知意當不朽吾先子也敢以表請嗚呼郎徵誌狀吾寧不習公公初爲青浦令以治行高等遷長洲長洲饒積牘牘數倍他縣黠吏欲以事嘗公則爭牘緩急持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挾

汝矣吏咸吐舌吾郡遭大祲後賦役苦急徐中丞來請　旨力行限田檄下公首任其事履畝躬度凡詭宕者分洒者一切廉其實而董正之悉遵　命與例所益公田三十一千四百七十頃凋瘵之餘無罷于奔命矣始公之訊訟也掩左右被洞開重門曰令偵我者無所容也其命攝也直書訟謀曰令被攝者知所繇也兩造具各識以標一去堂皇數十武彼此質詞不得相聞摘發無隱者吳猾胥爲上官刺事陰修捺捘

得其狀悉寘之法未幾以五年最偕調民部居
三日轉餉薊門便道歸省旣告竣改個部尋晉
郎是時建酋匪茹撫順失利東鄙蕩搖三路敗
衄而開原則全遼門戶要害梟帥夾于戰幾輔
震驚王爵以公請拜　命往疏陳元氣當調人
心當固軍屬當優瘡痍當樹款虜當聯城障當
繕錢穀當覈偵探當明又言召募有六難有四
易疏入奉　俞旨發帑金公遂就道抵關五十
餘日募官兵千六百馬六百五十未出關而開

原又報陷矣公怒髮上指誓以必復柄局者尼
之惜哉則請以萬兵救金台失白羊骨爲爭閫
鐵計不許則請駐鐵嶺併爲修救乘西成禾黍
取資軍糈不許則請令三總兵各率輕騎付之
一炬亦免資敵又不許公度無可爲憤欲絕亡
何委以監收海運公郎親往蓋州套遍歷連雲
島北汎口三犋牛旅順口等處凡險夷遠近勞
佚久議不決者不匝月遂定已又請增設遊擊
領陸口護益州糧儲有事則移海州爲聲援再

設水兵防三岔河扼險防盜爲勦奴泝流鴨綠
之備條上悉格不行昔歲已巳虜突犯內地公
全家罹其害公之弟以罵賊死長君捐金收葬
其尸忠孝之氣上薄雲霄公祝弟文學原性率
子弟守榛子鎮累月不下賊恨而磔之天之所
以全公與公父子兄弟所以報國可謂兩無負
迨虜退奉毋歸咸義而壯之嗚呼離離孺于孤
竹之光貞烈不易奕世之芳然使盎從公言虜
安得逞當時

熹廟御極以邊才薦原官起用公不拜今
上改元旁求文武公當不次擢會卒弗果嗚呼
不憖遺一老惜哉抑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
樹德公之德何以知吾知之桑梓而已矣夫公
所談者兵所牧者民而皆格格與時左我何以
表之以所知我所不知遼山遼水其必知之余
故表其大者他見于誌狀公諱原善登丁未榜

羅陽劉先生墓表

天啓辛酉羅陽劉翁葬武丘鄉之先塋余固宗
婿一侍翁於問涯敢辭夫翁偉丈人也哉龍論
文翁之文固難言翁曰六代之麗朽其志爾故
其筆畢其精荒故其聲散大都殫力之謂才苦
今文總患弱耳唐昌黎一強之翁再強之滋芳
芟穢時化變易將何不至是謂強而陳言去今
夫天好作好奇好新唯其能之人不能强其文
而奮拏與蛟龍攫攀雲霞共語笑雷風噪而勃

之勢然一落造物之窗再織天孫之軸雖綺恭
不若而況山龍華蟲九文之盛是以翁文皆自
造不極奇不止極其奇亦不止痺緩單弊誹諧
索氣則惡之累百篇一機積則薄之將爲龍其
尾不化則悼之與古人同美好因其彫幾而必
與闘精色讀書破萬卷屐行天下必以牒贖而
軌轍不出周秦思曰季王歎季子左倚五車覩
方其書安在西京以下韓訴弗遺最恨才情恣
法律衰流爲靡浪是以力開新體應機發涌精

吹唇弛二三名家直發齒吻形容不知誰元美
誰北地然猶遜精覈于魏季朗質疑義于郁人
文諸子鱗曰襲至一論再論而晚年著述又恨
不使見生白眉于吟榻呼小友于門弟從孫參
憲達生甫髫刻苦讀書性至孝翁白眼視當世
爲之一青噫翁幼好弄師輒謝去而四齡成誦
十歲能闡顯其文汀州公固非常之公亦自非
常將塾師知公不若父父知公不若公自知余
君房曰古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人失全于好兼

公實獲之不獨賦也公不奇於藏書之富而奇
於擇言之精不奇於茹物之弘而奇于鍊格之
質不奇于骨法之嚴而奇于神理之靜其人不
奇於嘯而奇子莊不奇於無所不工而奇于多
所不可諧以笑世矜以律已公自稱獨不好色
色不好誰堪好者其所好特寄焉以簡寂爲交
譜非元美子鱗子約于循淳父思靜季朗紹卿
人文如自傳中所載者不交悅禪社關白鳳集
子房先徵也夫楊儀部金綏寧翁垂老不忘追

琢事汀州耄而孺教共老姊手整其先神明讚
諜傳篤行者舍諸借謂一行作吏六徙官未滿
考仕不十載翁棄之不得如滑稽諧讔調笑人
主前而豈其質哉當其凌風島嶼何暇問升沉
於海若瞻濟源濯足淇上陟武當禮泰岱以詩
句賞江山郎宦橐已滿且夫遇事輒發英挺不
需忍坦罔設備不躓何爲剛者欲相凌不能柔
者復不敢狎仕宦最得意之境何嘗一日磊砢
哉予獨惜公能于其官而徒潔之以一丘一壑

耀之以千箱萬帙壽之以四十年高文典冊
國家曾不得材臣之用大可念惜耳金馬碧雞
遠貶驄馬之駕八閩茗雲復返慈烏之廬大梁
平藩河北縛寇攄官謝謗以罪爲功然則諫院
必無逆璫寇至必無纓冠藩黨必無討擒姑默
默焉惠奸滋蔓而後可幸無過乎翁實政事才
奈何空令文章顯公言宋之譬金雖百敗百炙
而不可已者張浚終始主戰守主恢復奈端玠
不協驟戰以敗浚復而猜以專禍不切中邊籌

哉讀崇政論古之治如春日非不生枳棘蕭艾
也芷杜蘅蕙皆得其養今炎炎夏日矣禹別九
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上上也三代國於三川
之間雍冀之郊土人掌土化以物地相宜奚必
東南乎雜之吳賢讚中殁可祭于鄉矣嗟乎一
日之政事即千秋之文章公能于官則推能于
文其言政也竊比善御者不詭輪不佚轡不終
日馳逐行三十五里而止矣非馬不可千里也
恐疾而失其節度也謂即公之文可其言文也

使坎未盈豈能强決意未高乎能爲之辭乎謂
即公之政可政而不知者譏焉譽也文而不知
者譽焉譏也原本經術傚之子雲故曰翁之文
難言余竊怪知公文不知公政知公博洽著書
不知公精辨詮理特表而出之昌黎之文無不
驚誦破除强寇胡不聞焉必練於事辨於官師
之財則學可以致用不爲無益于時公自狀也
哉起公于間涯相視莫逆矣

南京户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後川段公暨

配太安人李氏合葬墓表

神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奚表大節存焉爾識大賢者事非其人文不能顯如其人事辭勝而品格賸矣外者可作也不受譽亦不受賸後川段翁三秦偉人也予同年中虚韓比部函其子欽等狀乞予表墓氏族也官爵也生卒也誕育也有言之者矣公諱補字希仲號後川三試輒首輒餼亦才人位置耳然十七而庠十五而餼

則蘭州學甚日夫夫也是晉陽世家洪武以錦衣侍　藩封家于蘭者裔也是封補山令敏南陽守堅世有隱德如曠如椿如增有子補劇劇其羽也先後登進士榜若而人至績暨補一景泰甲戌一補隆慶辛未二十三舉壬子涉大江攬金焦看劒氣以壯其筆又七年成進士今其子銓舉癸卯欽舉丙午銓舉己酉鍇舉戊午鐸貢丁卯宅相如韓比部足稱矣余所論次不以官亦不以世公之能處喪也孝廉不虚耳登第

而思思而哭哭罷而又思無貽一路哭也可以白吾親遂收淚服官士固有志所在以勤事祀殺祀于鄉果含笑怡覲察地下也屈子位啬于年誠不以令名易嗟乎興利除害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脫一艇之官不知令所來超遷去國不知令所在灑然琴鶴何有哉悲夫吏道之薄也不立誠不擇要公子是治曲周之釜陽河余嘗過磁州除道沼荷夾岸三十里爛若錦遡流折永年曲周奔千餘里達于運市賈盛其吭永年

濬閘通訟公許閘時啓閉長年與田畯僉便之未幾有鄢米口之決公晝夜乘障負土寘薪水道理孫學邯鄲步也懼失故步上于官如農有畔剏代之郵且黃池裁而協如故歲千二百有奇參天之發作常儀的乎公片言剗革大都持體要重而出之夬而決之事上官不徇不忤務行其志嶽獄持平而已予鉤距未數數也媢天子嬌庶人彊禦何畏焉亦不以驅陽驕故廢造請尊賢友仁辟物自去吏也不俗人焉得俗之

羅雀而忘其寂門可常關臥雪而忘其寒釜可
常冷日夜計過而忘其勤苦鬼神可常往來奚
知有俗物哉河間則瀛河莊縣也邑田下下行
者飛鴻居者鼠角莫適雌雄公履畝所至清匿
田五百餘頃登于額荒田三百餘頃咸就疆理
劬勞來宅者可二百閭種馬條解匹金三十五
公自與賈人約剃木二十五貯十于庫徵三年
而免一或曰不指而貯何居愛民者必與之計
久遠猶夫積穀耳備積多待凶而須之乙亥水

明年復水大發廪嘘氣作勢丞簿交弼之邑鮮
餓人審編而役平置匭而美去今置匭非乏也
公郎不置匭誰敢求索哉簡士之秀瀛海名碩
多置藥籠中與得當縣官之用勿言李桃矣驛
政之瘝也南解不入公罷之成禮而止或曰公
何以南遷意者過客歡不可失耶予曰非也客
之一飲一啄命也官之或南或北命也時之賤
南貴北命也籲一客不逢喜偏十八衛不逢怒
亦命也公浩然而南餉百十萬石無斗升溺者

昔遺黍滯穗今珠玉也噫嘻珠玉養軍士而不
足珠玉買歌笑而又有餘公豈有所感耶免喪
强就選人遂卒于邸誰適爲之夢夢者不醒先
醒者不夢立人之道四食淡而神生慾少而氣
定膽決而功倍孝篤而嘉會有一于此足以不
朽豈論年哉況于官乎配陳氏早卒贈安人子
金繼配李家故儒素日見舅姑而鮮姑爲霽嚴
寬公子讀奇文藻發如太華仲掌勤逾絣絣絖

愛前子金逾已于天表之應已于蔚起毋勗之
成代公以父治姑喪必誠信瞻望毋今代公以
子卒之日哭者盈室爵有九十之母表爲母師
毋曆過之余故表公兼表今妻壽毋

贈户部郎左龍劉公墓表

始余交念劬劉司農惠而涿令中州以戡亂著
尊人左龍公渾雅簡質端士也一日纂行事屬
簡曰朝陽之鳳藏玉有年亡何王母殁伯兄繼
之烈嫂從撫二藐孤弟入則收淚事吾母又早
失怙紀載缺逸久而撫樸言夫隴上之文如茨
見若掉首不顧非其質爾若子爲廉吏家有烈
婦可以諭其世矣劉自青州徙南昌紫漢宋南
渡昉也從樂平徙麻城自元末遷孝感自　國

初八傳至族以萬討力田蠶織孝姓有敦彝之
色攻其諸牒如入玄圃而覽明月其間高文讚
薄波濤起立荆湘咸拜其下公爲深山大澤宗
公少醇謹簡寂居處必擇情熱而理流之精耀
氣湧讀一書專求一事彼日誦盈帙不求甚解
正坐不讀書耳嘗炎月正襟坐美髯髯於修竹
翠栢之下南岳岩有公蹟焉入城市如逸莆壯
潑灑終養二十年青衿不識邑宰衙部所臣譜
見則然不往非神明練濯氣蓋天下能然乎語曰

少成若天性公十一屬文在肇不狎侮侮之益
然徵其氣定事師楊漸齋於僧舍甫明披衣櫛
沐雜沙彌課誦中雨雪東向稽首是日王母誕
漸齋歎良久令歸省以無嚴命辭已與友人聚
談松下乃翁見而杖之松鶴山異日者司農公
天才駿逸如泉出峽公襲之帷之屬蛟龍護之
一試再試藻暢於襟靈豪士如雲不啻卧之地
下既獲售而踸待確室母命入始入猶爲杖折
嗟乎不命于父則寧雪禱而不歸不命其子雖

芥拾而不樂登庸俗人之見也哉卒能淑慎其
身而農部所至佐國家之急賢者許之有以夫
公十八遊庠洗安人歸亡何翁卒盡哀而曲娛
母念孫弟妹三年不入寢室以安母外內政掾
於母至易簀痛白頭甘膬寄孀婦孺孤想魂以
訣母哀哉白華孝子美潔白也當其扃諸子龠
搆室塾西卧聽書聲會心處啓鑰入問取史傳
忠孝節義歌呼相和納鑰於袖袖歲數易曰袖
壞可補子弟壞不可紉也夫人目公而曹可禱

一第乎公曰教子職也窮約何慽里兒暴富公
比之壽跖以解俗酲以所記癸酉大饑傾廩活
餓人甫貸忘其姓名如解衣殮吳延綦其[illegible]
禮師傅修脯無常數他子弟皆爲代贍脡應[illegible]
有慷慨赴人急而爭錐刀于弟兄以周親爲雁
戶好義僞耳公友愛從弟兄如鄒之傳華諸從
貧未望腹𩰒見公繫馬中林遽田踝吾田逐[illegible]
以去公曰貧一日至此哉復遺粟八斗斛嗚呼從
事遠峯公以孝兄寧競蔑周藏者以喪出葬而

哀可以風世昔人稱藏豕冕逃域在遺墟深林
以其境登其山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不
殺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時移事改此石
幸不頫蹄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剝蝕訪古
之士或得之蒙茸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人
間珍惜文字一至于此客試以予言過孝感間
所謂白雲鄉之朝陽山者非公藏地乎瀾倒波
頹將有一人抗頹于其間嚼呟而出者哉

一

奉政大夫賀公妣趙氏墓表

予侍先君令兩浙過庭時述洪陽張老師曰論
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用刑當于無生中求有
生又曰耐煩方是道恐辱便爲仙蓋訓令也始
習吏事壬戌廷試名在四令閣部孫老師力諍
主者此經濟士宜三之出語仁錫曰學問必求
經世效李杜何益愈研究時務辛未之秋
冊封周府事竣方伯孔瀾賈公手孫師誌若翁
文索余表翁與先君作令同祀名宦同祀鄉賢

又同獨賈公雄文章精吏治予謝不及耳表用
識大識大賢者事辭弗獲則表表世系清苑之
有賈隱士自小興州來始祖彥明閱資試義進
進官溫州知事良佑其子與兄良佐隨宦學兄
錄明經弟傳篤行良佑生文卿簿商河縣于小
官而樂爲之聲與溫州等起家文學高太保誌
焉生允中爲翁父延慶治粟大使雖文無害自
好娶郭氏八載生翁大發解方伯既多令子貢
于延鳳有毛鴻且漸矣表

王言翁父贈奉政大夫母初封太孺人累贈恭
人並貴以
登極恩予封再以
皇長子誕恩予封慶典三逢殆異數云表知交
余文端馮文敏析節交孫師目之該通夫學而
不該博而不通病也定評矣死事經房路徐陵
焦公濟園稱之是當不負朝廷生事方中涵家
事伯易庵自少負笈輕數千里勤師友在廷尉
范公涵初知之秩戶曹李公崧毓知之嗟乎知

已不可多多則𥻘乃當世大人而不知我誰知
君子故弗謝表行誼奉贈公也亦奉贈公兄弟
蓋余私心方伯家庭間道義規勉諍而和行于
夜游于閨古先生也哉堂額鳴鶴宜聞于天際
聲清遠執親喪孝易庵伯子炊以受經故事爾
殷摯叔明庵以是目未開而心快快其事肯叔
而代之目也撫兩妹之子屬纊剖田宅懿行未
悉數公樂易而肅室無妾媵窮蹙不昵妓以少
欲故寡求田舍寂如樽罍滑如一乃心力于學

滋宦似之表問學嘗書史歲盡涉乃已夫園居
涉而成趣彼充棟奚其不涉尠聞者爲訪病涉
乎川也淺之深之一夜焉渡矣一語焉獲矣著
有左解詩意彙英華旁及諸子梵唄擇焉而精
表何可已雖然公宜表三誌于孫師一述于方
伯一予于紀纂之外竊附知公二孫師之言曰
文武大計甚熟也令荀氏精文鑑平峨眉嶺徭
禁嶋妆覓微比實口錢擒巨盜其最屬廷尉大
譴大詞非巨憝不媚諸不在死決巳辟弗人在

稼部庫裔絕私應之苦減馬房敹段百減酒醋
局麥豆二千入百歲省數千金竟以病予假卒
于家即家也勤事死荀氏聞而哀之祠焉鄉之
人曰是歿可祭于鄉者耶蘋藻公死而學益進
死者如可作也方伯之言曰先君之奇于試也
辛卯以嫌落丁酉卷擬首舉者有故而亞名次
癸丑復以一語落丙辰余成進士見翁而喜翁
蹙然余遂斂容而退終身弗敢喜予之言曰先
生衰絰之中究當世之務豈在一第也哉一第

而志行已矣未了補後人方偷之衡秦士也郏
翁試士焉愷悌君子兩河价人嗟乎地上見而
發也地下聞而喜蓋初弟氣揚以靜重務其神
養其氣宏遠矣方伯曰善哉先君謂我而余尤
表翁以風吏催科政拙此過語致固宜下俗吏
聞而逃于拙也慈鞭朴故嗇吏橐之所入也蓋
度支五嗇筆楚之所出也益度支三如翁履畝
計口不親好而親民牒注滿額罷不比賦噫天
下不患無理患無數治一邑悉知田産戶口之

數則一邑治治天下悉知兵馬錢穀之數則天
下治孺均力輕刑少賦足吏可拙乎哉有法以
遺後理人譜今在天中先生初配趙淑人父本
邑省祭官武魁母劉氏新庄之東劉家口人結
禱之後十年而逝端重去華飾潔酒漿王母趙
孺人嚴爲解願合恢數年客滿主籌公席郭宜
人病則代之治肴具又代事趙王母十八舉方
伯高王母于孺人白首在堂五世翟褘女宗毋
師初淑人之寛翁于讀也小撻勿矜小挫勿懟

終身珮之將逝矣公掩泣曰益友不諛我我諛
子意有千无咎是謂齊德齊德故可表也

兵部職方司主事亭山蔡公墓表（大[illegible]）

蔡自宋以來淮海公官史職其子湛倅常州葬之珠山因家新塘爲武進人十世瑞五公贅無錫又爲錫人竊言泉石如梅隱樂善抱拙怡晚早牧諸公耳其名亦替以鳳山公貴晋秩尚書公諱金諡端敏爲名臣生次山諱汴次山生餘山諱柱配蔣太孺人兩公皆蔭貴而餘山顧其于職方公冉予封然餘山挾醫藥於杖下活吳趙左遷卒中考功法公所自樹前不因祖後不

因子而詒厥孫謀不媿祖武矣生廷山公予固友也憶士戌選之邸以卓異徵恬如也得駕部神逾遠而味逾淡大江以南北選八人臺省七而曹郎一因嘆古人辭榮甚難今人辭榮甚易豈有命耶抑有品也天乎斯人可阨之官詎可奪之年哉余又嘆人之小年常計顯晦天之大年并略生死於是破涙爲笑執簡以書公諱延蒸字乞孝更字中甫性沈勁恥腴辨弱冠列膠庠居尘喪以禮餘山公博古好施產大落公

畫鬻以償負而肆力於文章御史大夫試第[illegible]丁酉薦賢書授經季弟携之同館悉讓產數百丞檄獎云癸丑舉進士令江西永豐豐瘠邑也游水公自臨江闔邑大諱日夜兼行至則藏匿甦而正平糶勸助予窮予樺步禱良苦而雨先九邑一日噫服官可以行其意惟令卽行於爲上爲下棘手之際而猶可以行其意唯令然非寡欲不可公旣捐羨以稅例補正供無所私焉出輕罪活饑囚塗無危梁訟無匿牘乙卯分闈

得士六人初公偕母之任母實念季及季計聞公哭之慟曰毋兮曷依歸矣歸矣亟請解篆弗許入覲迎母雲陽悲喜不禁歸則春秋高八秩舉季喪開壽觴徐奉母官舍明春公疾作邑人禱而愈夏五太孺人長逝公奔會城不忍墨縗見宵行初公考最會臺使遷徙詘子薦竟得之合疏予封贈荅異數云公旣合葬母于姚灣又明年葬弟祖塋八閩歸化割四縣之民俗悍而胥狡循行煙瘴月與蠻荒爲伍公首除二[illegible]

切省徭薄賦蠲生息之俾其馴擾調服青人編
云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君子
者謹焉見及此矣絕去徼倖之迹不近名不求
人知故考選之門以雀羅除職方覃恩晉秩承
德郎理九門惟幾自公入仕孰饑孰寬摩乎掄
之孰蠢孰蝡慱而煠之謂公吾父謂公吾母不
忮不求謂公我師不燥不炎謂公我醫公所不
知仕也已也民所不知追也呼也使劖鎮過大
梁故瑞叙公破賊陳橋尸視地也捐金葺之抵

家逾年病逾七月卒焚香閱書無恐怖相蓋與
人交必先問其事君次問其服官則其人自見
故萬分砥礪守嚴之行巳一分精力必殫之事
君子之表公者大封殷以愈父母大耋而孺子
哭孝也撫諸妹友季弟及其子聲千庠黌族之
侮直故人之究義也無飾垣屋達也其言曰務
根本孝弟上用力培元氣忠厚上用力循天理
無一事不然端心術無一念不然至哉言乎惜
乎好德令終而不逮下壽未竟之業將在衣[illegible]

茲卜月日葬陽灣之新阡而予爲之表俾孜孜
開修堂弟君子有聞於後世焉

元戎沈公暨配姚夫人合葬墓誌銘

洪惟我
皇上初服以著雍執徐紀歲前驃騎將軍沈公
子壽崇舉武列制科實為余所取士授守戎不
踰年而祈
天子推恩文武羣被勳階得贈其父金吾將軍
公時歿未久諸子方謀窀穸事於是壽崇携所
狀乞余誌若銘曰緊先子之不亡也以辱先生
余讀狀既慨然而知公之有後也夫節府淄[illegible]

孫貴寵與漢始終曹武惠三世皆賢繼領節鎮
大抵身為大將未嘗妄殺一人所録未久矣公
年少負奇習孫吳書學擊劔騎射膂力絶人最
號沉勇有智畧甫弱冠擢武進士第即走事雲
中上谷後補昌平千夫長已而鎮遼帥臣奇公
材調守燕台時長昂統虜騎三千餘犯劉家口
夜暴起不及徵發公率壯士二十餘突出夫射
之公亦被矢流血及踵弗為動虜乃退後又逐
虜至可可毋林斬十數級而返自長每出則挺

生鹵獲無筭所得賞輒分遺故人或為平原飲
費不入槖也人以此豪之無何奉　部檄猛[illegible]
李羅卜寨築長圍圍三日不下公分出開原至
則直前薄之縱發其所造神飛礮碎虜城障猛
死諸酋悉降是役也虜射公馬斃凡再易馬乃
進公亦傷右股於法當封議上中忌者格不録
於是有白金之賜而係公籍廣寧中衛遷浮圖
總復以首功録世廕竟乞歸凡兩閱歲閩撫雅
習公名郵符趣召公從田間起補海壇欲使行

金門虜卒不果行遂令合再師抵嶺南界還以
截殺閩日以公之靈幸不辱命旋補浯澳改寨
石湖虜僅以七艘横行閩浙間莫之禦公整兵
崇武以待虜覘知逸出彭湖走東番公自丁嶼
門邀擊之俘斬焚溺几盡奪我民之被脅者三
百七十餘悉從便宜遣歸始立合䑸會哨之法
每於沿海要害地分置陸兵或堵或截或迎或
躡惟不使登岸焚掠為功而勾虜之路遂絶爾
省臺使嚴重公益甚公故物身廉正約束清肅

海賊泓兇生卒猶捕擒之獨有執曰混田者海
海沙涌蕩析民居公則營視鴟庇業十大堤撲
之至於今是賴因名堤爲沈公云嗣歲甲辰紅
夷韋麻郎栗葛等索市於彭湖以賄稅務高寀
貴寀也臺使者執其譯林玉韋等怒幾致紛紜
公力請釋玉使爲賊自贖單舸抵賊營說不從
皆羅拜感泣且圖公像以去尋遷浙閩進游擊
將軍守昌國屢著猪截功已調天津仍晉溫處
提歲番舶爲風所飄入於隱沒颶風洋貨者以賊

聞公率所部往公下令曰此商胡也非賊敢殺
者死白之當事聞於　朝得復彼國所全活百
三十九人益有古仁將風焉未幾閩倭中倭及
盜公時久廢乃撤公總水標戎務趣就道入閩
而夷再別石道友歸我材官董伯起五月公以
舟師促虜於東沙山亦因力於道友也公治水
師其戰艦從冬烏式而所將又選虜自東沙后
望公幟即不敢壁壁他所越明年海寇袁八老
作亂聚衆焚刼公倡言不必煩兵當致其族之

有心計者招使降八老聞命果釋枎而與二百
人俱自縛詣麾下請死公釋之寇遂平迫我
神宗賓天之歲奴酋逞逆陷遼左督撫合疏薦
公習遼事曉海道移公鎮登萊時時擊揖旅順
與逼奴諸島牽制其尾聏奴所儲四衛積悉焚
之乃棄堡遁數後挑戰公自度卒少且未練習
勉之曰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吾與若共之
旨殊死戰斬首三十六級虜以此大創不敢南
牧始遼人殘于奴聞伏渡海求生以數十萬計

或疑有伏奸議者欲盡坑之海公慨然曰遼非
吾民也耶奈委之虜其逃而歸者不安虜者也
而我殺之是與於虜殺者也力諍不可乃獲免
嗜公之於遼也生死而肉骨之矣公年踰指使
力衰悴又以東事未靖憂憤成疾遂乞骸骨歸
終於家始娶姚夫人名家女任性儉朴衣取其
麄敝食取其非惡者乃其奉二尊人又未嘗不
供鮮犢也屬公始事遼失入實借竟以中道夭
且艱廉嗣顧與公訣曰諾他日汗馬積勞當應

延世賞妾侍無狀弗宜予今則已矣敢爲君謝
戶計於是公繼娶趙夫人夫人生長揮曾起閏
頗習文雅御妾以惠課子以嚴庶几慶徵嗣聚
螽斯之慶焉公慮族頻多貧則置義田待以舉
火不下百指夫人益從臾施予而陰力嗇補志
公仕歷南北不已於行鮮內顧憂則夫人力也
按公諱有容字士弘寧海其別號也代爲宛陵
望族侍御古林公是爲公王父州三守肖林公
是爲公考仲父少林公則丁丑狀元與泓爲同

年文武兩榜一時鼎立郡丞震陽公大行逸少
公皆公昆季簪紱蟬聯世以儒顯若投筆取封
則自公始今其子壽崇復式穀似之先憂卓見
敢勇深入云公生於嘉靖丙辰十二月卒於天
啓丁卯五月享年七十有二元配姚夫人繼配
趙夫人俱先卒又繼邢夫人側室李謝二夫人
共舉丈夫子八詳狀嗚呼公束髮從戎身經數
十餘戰自北而遼而登自南而閩而浙所在以
不殺爲武雖古稱停車慰父老焚香誓將士者

何以加茲吾閩活千人者封公所活民夷萬億
寧啻几百萬哉宜乎壽而康熾而昌隆隆以起
也可銘矣銘曰功何施施於閩之野名何歸歸
於溫之滸德何樹樹於遼之左神遊其漠魄返
乎土胙公玄蔚左娛右皇聚德發祥英英洋洋
後其大昌

承天府推官省東李公繼配王夫人墓誌銘

余嘗讀閨範一書作與述皆中州產也閫政必有聞焉余與年友省東李公善獨立不懼正男子也司李楚上郡斷蛟犀而不怒神君耶慈母耶抑夫婦偕隱難仕而偕隱難之難矣王失以且以琴瑟且以藥石纫繼母也而茹荼雖謂令之宜陽即汝濆江漢也可自內言不出淑行罕聞合傳則不詳特紀則失實謹載筆誌夫人俾

學士大夫訓行之可按狀夫人王氏父孟寅母秦秀出姊妹間有識量十六適公自公而異之曰儆吾以居三歲八徙士之常也豈憂貧哉其父弗嫌也其母嫌之而已矣曩令毋而在必且歎曰生男不若生女夫人緣是識日進寧人薄我無我薄人沶辞遭也禮義之不從命也即書紡夜績奴不衣敝室無磬懸女子事耳非丈夫所宜聞公廩于庠舉賢書吐藻如雲矯若獨鶴夫人一再曰止此乎及登第而後不㦗雖然止此乎何獨不㦗哉向者自公而異之矣不然所稱勿妄取一錢為百姓害為子孫累豈一家私計哉訓吏也夫畧非儀而議酒食壺內之敎近怨乃烈行多出焉意者知子之來之遇一不俗之士商千古問寸心僅皂雁之獲也歟古人麴米松醪造石凍釀老春見之子詩况酒清菜香雜以魚膾乎狀稱繼母賢繼婦又賢賢哉王母潘其有聲也亦以繼天可必焉値沶辞之遭天或不可必焉雖然天可必也夫人兩子一女而

撫前兒衣履先娶婦先前夫人亦王氏也訓夫廉則得之其夫矣愛繼子逾巳子則自得之其天矣毋也天只傳記所載繼母或謚為義或表其閭一家而兩見異哉若夫錢粟不私其弟兩鳳高騫茲益恭不色喜惟識與量丈夫難之壽不逮中噫貞心勁節令名不朽庸詎非大年也哉是宜銘銘曰

式爾女士福履成宜爾振繩駿有聲灌木喈喈采葛㥄服之無斁刈濩誠冇齋季女荐藻蘋丞

疲不求聊與評官舍家居如水清何須短裳𩨨
菜羹德音來括和於鍠其后也悔乎不乎係韡
之珠關吏鳴母子夜光晶熒熒親講藥餌穆姜
旌芒茀之妻余毋𧈡

奉直大夫莒州守毛翁元配　祖姑安人

誌銘

乾一而已坤一分爲二猶利刃之立斷也戰乎乾別玄黃去嫌疑嫌疑在仕路則丈夫不能退嫌疑在小星則女子不能進竊窕淑女比之進賢不敢以衾裯褻之而承筐將之也綠衣裏之矣文緇衣好之也不能待夫梅之標桃之夭氷之泮皇皇如有追焉其狀若奔葢娶妻合二姓之好于禮已重置貳樹綏綦急矣雖賢淑也徉急之陰綏之彼兒女情深者婦徉急亦徉急瘠陰綏亦陰綏柔腸繞指漸濡仕進愛一官如愛命懼一歸如懼內惜哉孰如我先姑丈翁之勇退也曾祖姑毋封安人之早置唐也生丈夫子三賢孫六稱爲齊德不亦宜乎先中丞成齋公有孫莪齋官職方以風節世其家生二林公𢖍樾詩格不減其父更饒丹青是時白陽公沱江公手腕烟雲公盤礴之興復不淺實毓安人既嗣研山公研山靈巖老尊宿淑人吳則艾定公

女以安人慧絕憐愛之事嗣毋如已毋沈及吳
將盛奩贈則不可曰有庶子在既歸毛吳病爲
將有分也則不可曰已廟見稱人婦何家于家
爲喪禮成遂歸二林公暨毋沈歎曰生女願孫
勝生男哉安人恭而寬耐辛苦遺田五十畝措
稱負郭三十可以無求今幾倍之士患不貧效
患不勤以勤御窮君自此遠矣於是翁姑交慶
媳婦賢知大計姑王氏文夫人女也文夫人太
史衡山公女嘗謂女患無師士患無友如安人

得師矣文定女衡山公女爲之師如毛翁得友
矣琴瑟鐘鼓如安人爲之友自安人得師學進
識進量益進其娣之妹良肅于廟而祗筐得[illegible]
嗟乎安人自此一決而長善以世婚子事親敬
金罍破永懷翁亦浩然歸矣置貳吾事畢不[illegible]
以貳翁事畢唐大也世族勤執禮翁生平不[illegible]
遠塵人春風不知訴誶爲何事故不言而躬[illegible]
博羅泰順間循聲亂江海之濤不言吏治也[illegible]
不忍加派而已族日昌不啻門第也羅雀而[illegible]

奇文蔚起不言樹旗幟也齏鹽而已叔姪肅[illegible]
不言生產也負土寧餽而已翁賦才茂而艱[illegible]
第兩出山非其志矣然博羅不及見毋而安人
代之如見吾子也泰順不及見安人而賢子[illegible]
媳代之如與于偕老也始翁出山即悔乃王[illegible]
人安于子之出又安于媳之不出愈安于挈[illegible]
紡子一女之唐偕出毋所拮据冢孫得婦嚴治
喪甚具翁歸悔游則引官學有友禮有奔喪之
文宛曲風諭嚴翁强久之乃妝淚贖禮焉振關

賢者爲勸行安人扶疾偕抵武林頭岑岑如有
病者歸歸則長孫傾橐禱陰以軀禱已酉三月
劇撫孫若婦思翁及唐也執喪盡禮乃疾不以
疾甚輟哀嘔血死易簀猶乎喪禮一卷讀罷悲
愴呼父母而逝得正斃矣其有道君子耶天以
孝子報德門良不薄仲季恂恂文學妯娌雍和
抑何醇篤也理人有譜抑孝友爲政歟初翁意
有所不可申文請休不獲請則齋篆之郡挂冠
竟歸在泰順聞安人喪在杭聞子喪仰不愧忝

視此廉石命也如何翁杖屨清嚴寓承天寺試
問之曰吾愛嘉樹愚嘗云翁爲金玉之君子人
知之爲寒氷之君子愚知之不能爲寒氷而爲
金玉者鮮矣翁諱文煒字肇明別號玉亭以丙
子舉于鄉仕階奉直大夫先祖妣封安人子三
長埏先卒莊氏稱未亡人二十五年世爲母師
矣言告師氏古者女子必有師必有學于茲益
信次垣次圻三有聲于庠益闡繹光大之將在
徇與叔暨洎之子鄞庠鍾琦邑庠鍾彥以克昌

爾後生卒嫁娶諏日卜壙詳狀是宜銘銘曰
並積滿目誰其顧之有懷碩德士女式之飄然
一官蕭寺共之知退知喪知亡則龍穴之佐爾
孝裏爾廉百年之後歸于其室式是靡俗尚勸
微之

太僕寺卿振雅徐公墓誌銘

宋仁宗之時耻言人過士大夫相與勉爲忠厚
彼時豈無諍臣而意主愷惻受彈駁如受教推
焉望施頭之塵而自遠聽驄馬之聲而墨綬自
解也振雅徐翁以丙戌成進士是爲
神廟潛極之十有四年矣道化醇而吏治洽士
大夫寬然于功令之外各自營其職業公乃以
理官執法中臺所在稱最又能時時引退奉老
親朱衣鶴髮綴蒼巖錦谷叢中故余生也晚猶

及執爾銘公幾幾于悴史俾可傳而可久公諱
元正字景文初號桂岑別號振雅聿念爾祖徐
爲著姓入明尤顯初自壽越淳熙間繹海虞甚
爲直塘里人數傳錦城公士瑛拙菴公淵始遷
長洲拙菴公之有遺訓也尋樂公朴爲橋直塘
之香花置義田千餘給里中縣後公旣貴侵者
復之缺者補之尤念祖之大者味泉公婧宦蜀
康慕藻思雄飛默川公封則其仲子園池與賓
客競勝實公高若曾云公尊人封尚寶芝石公

諱仲簡配湯宜人所謂茅巖錦谷多公履跡者
也湯宜人賢娠公而夢夢三異人裝然坐旁指
中一人曰是而子遂産公迹公生平靖共爾位
不激繳博名高豈異人者寛兮綽兮人所不異
造物獨顯異之耶公皙白秀偉十歲習經傳祖
摩其頂曰似外家湯子重以是知公多毋徵初
應童子試不之異也問其在泮維三十一則三
十一齡以前累試童子科皆不之異也若然竟
以童子科老無憾矣何異之有寻歎曰此公所

以爲異人也緊惟公異公祖若父若母皆異人
也易故步以進則公不欲緣荐舉以進則尊人
不欲以此旁觀世路皆欲公之所不欲安得不
爲公之所不爲夫公不難以童生老也豈難以
御史歸又四年舉于鄉南宮直擬之耳何異乎
司李平允嘿甚江州人闔得人越壬辰入臺直
擬之耳又何異乎所以異于人者七月省親以
庭三代園林有主宦味如風解籜不減解朝袍
樂也驅車入長蘆訓常例詼事卽歸稱北計者

逾三年翁强之出按宜大條上十二款愛侵[illegible]
三萬餘石而慈訃至哭甚痛吏民哀之及歸强
收淚以事翁時愼選言路臺省曹如晨星特起
公公乞終養臺長不可按部江右首劾貪捕猾
糾不稍論如法甚者杖下斃之相與憚其嚴而
樂其中之寛大一意華牧也引同族三品例改
尚寶少卿仍請告稱翁八十觴戊申卽田間擢
太僕少卿是時殿工興四郊多壘大司農不能
給則仰太僕公設平準法蓄牧蕃盛夫醮法馬

政令救時急務也急而求人議者多任者少公
兩試之未有赫赫名而皆能其官卽以是得謗
歸何異乎所以異于人者七十子在八十子在
九十而呼其子復依依焉與三孫含飴于其側
也未幾執親喪無異嬰兒啼建禪院以志思曰
聞思口白雲公友于兄弟以至白首霜姊子我
乎家垂五十年宗族于我乎婚且葬倖入
上所賜也予何愛焉所以異于人者在江州發
鄭郡李官謗而三稱之直指嘉歎首舉公而疏

鄉郡嗚呼異哉繄惟公異也謗公者亦異人徒且曰九江老矣有許丞之疾未及乞公無乞老可煩搉擊公之異也其人不言乞事而言老人亦有言不以一日易三公此鄉司李何人斯敢遺息厚矣遺其家老親又垂九十之老親不給厚乎故曰謗公者異人也設以身處公地此情所大非公意公用心必有異焉夫孰能知之公素不善病病起毫毛之間感虎丘殿閣火而歎曰我其亡乎春秋高幾八十痏孑庠生樹躭既

稟公之教而又漸摩于外父瑞屏顧先生之教金玉其相亢宗也宜公試懸此于茆塢山烟雨滅沒時邀夢中列坐之異人聚觀之其諛墓乎否其諛異人之墓乎否公生卒嫁娶名族詳狀元配沈宜人莊淑齊德是宜銘銘曰

以事親為本烟霞猶後矣況仕宦乎故能去其官以忠厚為本則待貧賤如貴人而辭富貴如敝屣也故鷗可狎變可氷而巍巍在上可中於明神之坐

勅封侍御完宇徐翁墓誌銘

今上御極擇賢良方正為諫大夫其獨立不懼敢言忤權如徐公僉曰直哉三輔重地滹心常為害暴于弟竄穴亡命烽火通甘泉虜騎恥不被燹幸耳明詔長吏拊循將帥訓練汰罷士之在伍搏豺狼之在當道者御史任也于是有旨定行

天子重綸綍數諭代言諸臣敦體要貴本實用錄傳聞有道術之士俾憲臣尊重所自出于是

完宇翁自文林郎華亭令更陟封御史如子官載馳載驅崎嶇下上太行間啓家緘拜受敕亡何訃聞擗踴奔喪既卜宅穸並月日撰狀徵誌翁長發祥于姚江之梅川設教清溪既食其實居新塘不數傳而篤行君子出不以曾孫之賤易我在原讓祖產弟居也為尚喬公鶴生西渠公其流始遠配沈言動有師生翁稱徐仲子云翁生而沈靜氣和易薰人西渠公摩頂不已曰五娶舒孺人緋緋甘如薺二十補弟子員每

歎文體日下如東坡慣嘉祐一變破爲百衲體于沙礫效犟學步格局淪弱歐陽老宗伯氣壓羣兒魚餡鶩念吾其凝神練格邀眉山師友抑亦文起道光雷霆百代乎哉士大夫聞之如秋濤春午枕居恒課子曰文以氣爲主養氣以躬行爲主躬行以挽俗敦倫爲主此謂根極理要孔子繫學習邇之知人不知人惡乎學論交爲政本之孝友不孝友惡乎政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豈待羽翮就哉過庭時目擊意傳伯兄之

孤鴻漸未翔乃鎩其羽駸化爲鼠叒微翁也不有產捐腴田蒸嘗以世歲歛其息掌之族人饒裕者叔子別駕公甫授宅將貿笈以南公擕太翁意少憐愛請以身任叔也示彼新居喜溢眉宇昔翁商之孺人䪥勉同心子我二人素所服習也試而蹶非戰不力有數焉在我後人如養棟然山谷與廊廟並材也御史公十六冠童試十九餼學宮讀禮之暇揣心自疑揣摩當世曲學阿時非其質也翁曰士不患不遇患不以天

下之重自任博一第置民物度外其華也易謝夫文章如穀帛藥石也必適于用叩大鐘從容盡其聲故聲大而遠聞翁再飲鄉賓相與勉爲忠厚恥爲浮薄與人交相應以義理之文無異清溪里之事人師也戊午伯子舉孝廉仲子介采泮之芹翁勅譬如初既伯子登壬戌榜治青浦而最繁調華亭縣故吏胥爲政自公下車政還令令還威明令所以得信其志如布指知寸惕子嚴君之訓也公歲一再至掉舟徑去侍御弗敢以疋縑進

上召執法中臺務守經常持國是壹意持朴忠急先務御史臺益尊排闥聲震訛傳不測翁處之恬然移書相勗曰言官以言爲職死生利鈍直須聽之士所當爲不止此勿以老人分念恭御史公嘗爲余言吾先子之慰藉余者三遭毋氏之鞠凶也爲令強項也綱權要臨湯火弗顧也左視右視父實詔之維子誌之余聞言而歎曰士不可無識容容後福祿膴而骨巽奚福之

有翁文不漫作交不苟合事不慕同御史佩之
鋤惡除奸要之惠利爲本噫不媕阿不狎侮閭
有長者布席論道多素心人是以翁殁而哭于
巷丹旐行矣道路悲咽車幾何馬幾何有道之
士拊膺幾何不勝數也是宜銘銘曰王善爲師
水必東正人松柏凌寒冬不同流俗斯大同既
霜執簡阜囊封重器席珍鉅手藝著書玄言問
老龍臣在草莽貢非封一經課子達　宸聰昌
言無諱紫雲逢杲杲出日懸高松

朱工部太冲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先君登乙未進士再朞以使還朝同年比部太
冲朱公使自吳操試牘謁之曰异哉遂宜冠軍
亍何公之櫬至自越先君令禦兒余哭累日夜
不休先君曰朱公材汝讀朱凡之書作第一流
人物庶可云報朱公卽死而材汝於肩宇孩埀
閒終不死汝何咻咻哉今去之三十年咻咻如
昨丙寅季冬猶君文學公慶等函狀燕邸方輟
講筵謹載筆誌公之素斧子不諛覽狀自庀工

而外無溢語公所抱庸止此而可見者　乾清
坤寧之鳩工也鷄帽只遜之勒署也理盔甲而
硏斤銖嚴冡濫之受直掌　鑾駕而核浮額却
武弁之投金内帑省費千緡曹郎不能曲法蓋
三奉　專敕迨使姑蘇孽孽恤民戌戌復命大
工鼎興公遂動事以死按狀朱故郟也俠公廬
焉逼於楚去郟邑爲朱居沛光敉公之顯於唐
也秩銀青金紫長子進士令甾由曦公則始居
蒲既而明叔公徙城左其孫正公徙建安四傳

文霆公公與明叔皆宋進士明叔官學搏算[illegible]
文霆總管泉州路拜嘉議大夫光世萊公遜[illegible]
泉逕莆再為莆人矣明自鄉進士蕭公以下世
隸博士才而不年者為服休公公祖也恥帖[illegible]
而奇義是析親肴宇則名利都法為自芸公公
父也生三子文淵元配郭出次文潤次即公繼
配陳出公諱文瀾字國柱太冲別號也朱之先
側身修行世敦節讓清貞好古白首窮經以至
於公樸學自好矜尚古先配陳孺人母柯生母

滕七歲有齊貞靜極剪繪之巧而公亦以七歲
屬文善鍾王飛白然皆非其好云公事父八十
年事母服既除矣縞素復五載孺人提挈兩孤
收淚以安孺人之養蓋八十有四矣猶憶公竟
日相對寂然不喧微見風采輙抑抑自斂深乎
不可量也讀乙未魁卷冲乎若不欲言而味之
自遠所謂伊人筆墨間猶想見之吾觀古今豪
傑事外咄嗟立辦事內鈞石罔知固不若守[illegible]
畔循塗轍典衣典冠之離竟他志未歷愛其[illegible]

離幾燀畀澟凜焉惟恐目將熒眊將漏蚍將[illegible]
惟式惟恁公雖作而行之乎幾於坐而論之矣
士大夫極才力所至驟聲騖四遊為政乏根抵
蕩然一時塗繪如土木偶相語耳公髫齡侍母
疾衣不解帶願以身代非質有之而然歟或謂
嗇於年儉於位天道非乎其視造物亦狹矣夫
受大者不得取小廉節天之大物也寵榮天之
小數也孝義天之大年也修短天之小史也公
既取其大矣奚問其小者乎天以才與人矣而

或吝於識以學與人矣而或吝於品以節與人
矣而或吝於養若數奢兼與之其與人也大矣
公之取於天也奢矣彼以官與以年與而他無
與及其所之既倦既欲執所有還之造物以
解免而造物者已糠粃之矣故知天之與公了
薄也
銘曰萬年貞宅廊廟陳之一日論交肝膽相之
執法如山介如石燕商義之文章有神交有道
吳士銘之孺人女也而丈夫齊肩媲德彤管邈

之千載斯年是則倣之

無夢園集　駐二

曹毅叔墓誌銘

予與毅叔交甚久莊雅敬其推皐比三十年師道和而諍予數年前憤胡虜輒談兵壬戌之秋公貽書規之曰今妖氛朱靖醜虜跳梁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若欲泥封函谷漠無王庭與狢灌等列竊爲不取何則投石超距摯天浴日功相萬也孰知不一二年公病不起又數年虜氛如故而余中黨焰欲殺之殺之不可得扃戶一載予原官收召驚魄泚筆爲公銘當余之再出

山也宋位宇鄭寄曰余兄弟失母兄失弟吾黨中又失曹䙰宇嗟嗟痛哉況乎前失曹毅叔後失朱叔經也誰實爲之陂不云乎行卽此路遑分後先予及事公父龍岩令魯川公必稱上蔡其祖也至于宋徙義興必稱秘書監明從婁江必稱靈臺郎其琴祖也遞傳起家孝廉宮別駕諱椿其高祖也而數稱司訓斗墟公賢其父也毅叔公大子諱貽鉅別號漑源以第一補庠善讀父書予嘗從公借請手抄凡江南水利漕[illegible]

書多予未見龍岩公歿亟一櫃於靈几日生平
者述龍岩倖入薄居家好客好學好遴擇義属
好食餓人而多方適之樽不令空以敎叔爲之
子也柔事伯兄有晉之喪又躬執母喪恨不身
往嫂姪德之爲割巳折之居以撫幼孤清影沒
之產昇既出之孽以安女兄叔經有云交游中
肝膽金石毅叔耳噫叔經有心人吾黨之石交
也其言信哉叔經又稱邦夜奔之色屏千金之
姻此二者中士弗屑也叔經志之何居悲薄俗

傷浮士也公終始以孝友聞君子有終得其所
矣銘曰公溫然長者而斷斷有所不可故曰毅
魂傀兮爲鬼雄此大司命階下持長戟人也叔
經襟宇及予仲和卿可雁行立矣叔經諱龃文令祁鄉賢禁
字諱貢梁先君門下士

朱碩人墓誌銘

壽母而賢歐陽文忠公誌之矣曰書其舅姑所
常稱者以見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
見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勤
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益避諛若
此又嘗覽王文公諸銘有曰壽七十不爲不多
吾與之銘于古不磨蓋自矜重若此張太君九
十母師聞訃之日無不爽傷萬曆丁巳季冬乙
巳啓廖川公兆合葬愍龍杣冢君手行實偕仲

集夢園集　駐二　三

季函幣稽顙屬補竁石之闕夙在知底耳熟焉
故能詳也人木彊故不諛也余及送者臨穴覩
窆且封按狀爲之銘碩人朱氏世陽山著姓肇
慶郡守友梅公孫女父抱山公而母沈孺人處
士張廖川公元配關中三丈夫頎然壁立者其
子也廖川公性伉直劑以和孝友偕以婉廉潔
褒以儉行義嗜古佐以勤稱齊德庭副珈而安
椎布細作貫鍼調飯芼羹老不衰年十六事姑
太宜人薦膳手餽薦衣手澣靜恭嫻瞻益性寒

性煥焉歸寧便于盜旅便于病太宜人日吾聞
新婦加匕箸則進食寢興如之异哉及聞合卺
夕仲婿入門先而倨卒也撫其手無少忤非孝
謹然乎比諸昆弟翔文譽以青烏言遷金市躬
督家秉當蟊蜮雀角之衝終朝拯荼視几上肉
斬然終夜績紡聽雲中鶴嘹然嘉靖乙丑大父
挾幼子別處勸歸鄮川公事大父以樂疢非朋
智果決然乎新婦賢穀于凶玉于豐其不食吾
庸食其不寢吾庸寢鄉宜人亦賢矣哉所謂蠢

其婦姑之常稱者也山出雲珠孕川乃在春秋
四旬緬惟四十年前蘭夢不芽又五十年既繁
且祉降福穰穰孫曾迭起壽隱屏而坐兒觥愳
柔與四飛山落霞相酢太君亦過矣哉畢下濡
柔衆琛焉出焦殺之原麟鳳弗遊太君率寬柔
善下如厚贄陸孝甫逆夫婦淪逝哭之慟人情
乎伯兄瘦亡暨諸伯叔兄弟疢喪孔懷女婦人
悉在原斯巳難矣而女適金其姑瀕殆思見婦
鄮川公又楚行咄嗟治裝何義也脫簪佐施衙

勇也勸姪豈貳舉二雛何正也惟不佞佛謝巫
銅叩木何斷也喜北史遺文銓其臧否凡今古
稗野一入耳能竟始末何慧也外母富巨萬丕
屑抵門何潔獨也喜愠不色僕御以恩村姑犀
媪入見太君出蓮袂以歆甑不塵千室雀不羅
于門何釀醲也予過張家橋溪遶一宅以環匝
橋鈐之渚其流父老云此吾里鄮川公所泐石
也一發三玉諸孫琳瑯戛然鳴不忝鄮川也予
張自慶之公避元亂徙鄮溪吳淞間有基孝張

五若怡菴公以萬石長顙其堂積慶南溪公坐
上皆春星署其樓陽春白沙陳先生詩美哉張
氏世所希青山繞屋如龍飛吳文定亦有太石
壽詩楓橋載酒句所從來遠矣三君深酌重厚
胸蕩雲夢過從多名彥握先世琬琰壽諸廁抵
不忝孝張五怡菴南溪也孫所謂書共賢而有
立者耶吾尤雅愛闕使者鄭白谷記祀可竹公
其文曰春夏之交以烟翠可秋之風以佩玉玹
聲可冬以雪月可愁以獨對可臥以夢可食以

笄可其老也以杖而扶可祝京兆詩篤事不初
人意此君此老相看嗟乎余藐人也于富貴欲
無一可于三君子無一不可掀髯飲酒達曙可
對短檠說詩書可錯賓筵奏弦管可商郡國典
革可婆娑山容水態可噫希哲而在雜吾于此
君此老問其亦可矣三君子無一不可有太君
之誨也太君稱未亡人二十載自其襁褓而教
已行甫就外傅問習何書辨色不出排闥以入
是以惲其嚴安其教冢仲馳聲藝闈冢孫著甚

膠庠仲氏子未束髮筆挾靈氣季君慷慨在公
如建閣溶渠宣力郡邑甚衆不發于身哲嗣昂
昂驟其首矣諸君孝感辟支顯鴿瑞以蘇積痾
加餐又數載余目擊其事問之縣大夫為文記
之孰謂無天道哉太君衣不綺繡鬒髮不珠玉
訓諸媳以下曰我惡積若命贏無煩老人積命
詘老人積無庸也其賢達曉義命如此衆子孫
而賢思勤靡間有孫雲方稱觴遽摧玉意惻惻
不樂為微爵彼頹慰茲遽勝然竟不起矣哭盡

哀慼數日盡志盡禮孝張五而三也太君生于
嘉靖戊子四月廿有八日卒于今丁巳八月廿
有二日厥壽九十所謂書其壽考之隆非歟子
某所謂書其子孫之多也嗟乎太君其如文忠
公所錄之壽母而余亦免子諛墓之譏也已是
宜銘銘曰
四十年而母懷珠五十年而子拱璧介茲景福
兮克勤克儉兮偕爾靈修兮奠乃宅檝而昌兮
彤史貴兮玄宮謚兮維儀之結兮維壽之耋兮

千秋萬年昭此銘詩兮

張太恭人墓誌銘

余張武翁門下士又年家子未識面而見之夢及謁吳閶翁嘆曰子肎宇論說皆夢也其言夢之地蓋張家灣云于是執簡誌太恭人也不獲夫仕進慕榮而貞士之䅽得之摧如孝養罔極而王毋之禍逆之愁如摧與愁古今事君之則也武程張翁九年不調三歲省親輕六萬里稱八十觴乃僅九月而訃聞東魯翁是以痛別毋十年而不能少遲于一歲也太恭人姓聶父永

蘇德音自其家敎以子貴封太孺人加封太安人贈太恭人適贈中憲大夫張公諱藹鐵自其先著于麻城之花墳乃徙黃陂古陽山麓稱西橋先生仲子也太恭人逮事舅姑請辦請綴翁元旦莘子姓上隴伯兄之子田宅便利惟所擇毋賓協比杜孺人材徤撫孤毋克嗣之三族和而閨門之內饋食之閒肇以不忽嗟嗟女子有行如雙絲之合影如桃李之茂葼已在御靜好令德來敎明星濁窈鳴儆不弋鳧鴈而弋鳳凰

孝哉之子其聞閨德音耶而又有膏沐莫適爲容萱草言樹之背欲志憂而不忍至心痛而靡辭眞琴瑟也巳雖然兩髦垂結承我宗事意者施衿結帨之恒也而毋所處在拮据捋荼毀子毀室之辰縲笄而規過成德意者正色端操之恒也而毋所局斗米千錢出䮤移粟呼伯助子之際翁病矣病者赦體半痿而毋爲之手足不病若辛勤課子而毋爲之腹心焦影自憐四顧箕裘不知誰治生誰讀書也而毋爲之眼目蓋

至除夕鳴機咿唔不休而色喜可知也太翁彌留之頃勸勉孝友政事之本也翁果以廉惠顯雖然毋敎也夫士于五行比之孝子忠臣大都不爲毋而爲役故無餘力不役萬物而聽萬物之役故有餘地翁吳閶減榷惠士表忠旌德諸迅決之水以秀文風而儲七千之帑以粟九學一閧且然況燕吳魯粵劍履所至乎而平淡宅心一笑升沈誰孳孳安社稷利民生是急嗟嗟毋敎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君子不知而女婦

人知之亦曰不忮不求淡然勢利之外可以臨大事云女誡有言不辭劇易所作必成太恭人禱其夫而疾愈課其子而品端儲者必善成信夫

王孺人墓誌銘

余與羅濟之戚而善濟之有快壻曰徐仲子弘祖訪名山水伞天下及奉母孺人游句曲荆溪春秋高八十矣而趾先仲子癒嘻自古奉其親者多矣奉山水自徐仲子始奉富貴而不受古賢母有聞矣奉奇山水而受自徐仲子之母始山水品人物多矣以是兩高其母子自余誌王孺人始余嘗覩秋闈晨機圖問機上人仲子母也卯孫在側卯孫仲子子也亡何登堂壽母籬

荳未花是若母織於斯而子讀於斯呼長命藤非耶余游荆溪二十一洞昇時過之是母環珮所至玉女白鶴開薇音落巖壑母耶子耶寧辭銘按狀城東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倭警避之錫山孺人年最幼與母華過姻家楊見踉蹌之屣塞戶俄聚族而嬉孺人料冠至又念父食乏絕趣母入城甫入而城門閉楊果中倭殘破以是多母識且孝癒嘻無非無儀酒食是議桀常耳士與女非倜儻負奇節也不稱齊德暨歸

豫菴公而翁光祿柴石公卒以縞素見猶及事
姑陳孺人暨太翁鴻臚雲岐公未幾並卒城東
公亦卒孺人自痛見後宗祊譽之妯娌賢之丑
年於茲而大喪相繼皆豫菴公哭盡哀公病瀕
危殆病於寓迫歲除代之僕病於喉糜飧飲代
之口拮据公私代之手築塲圃代之農肯堂構
代之築育伯子閔斯病中同事醫王江城歸遇
盜渡河幾沒天乎不辰遑恤我后伯之二子補
弟子員高而門恊於蓼者再母爲色喜晩得仲

子骨瘦如立鶴勞若攝生遺之廉儉也爾然奇
情勝趣歷崎陑不挫其志孺人既析箸爲公娶
妾獲季子自之錫山迫公輿疾歸不起慟幾絕
忽收淚屬季子於其子勤飲食矣又勤教誨授
均産矣又予贍田當是時季子忘其無父適翁
則獨居愛廉子則同居忘其山庄之燬於盜也
賢哉孺人常與仲子共晨夕易簀不舍舊廬家
有藏核訓在茗碗儉勤其天性云仲子每出曰
上愼旃哉識好人游好山水以是駿有聲于譽

衆仲婦許殁抱孤孫寢處爲歌謠碎繼羅事姑
孝嘗先意爲始種植有藤帋畫如溪山倚門一
望遊子採雲霞爲笋脯誕屆八旬名碩歌之是
年仲子始罷游孺人始偕游罷游懼傷親之心
也偕游懼傷子之心也憶仲子好游天以奇游
報之咳笑華陽白鶴問晨昏於烟雨如此一日
登易千秋孺人性整而潔束身布素而豐於祀
障墓碑百世後銘碣巋然仲太華之掌感仲子
歸言華嶽也除夕念饑爲停匕箸命出粟飽鄰

然後食其教仲子類如此嗟嗟母病亦病母不
食亦不食有是子宜誌是母矣孺人儉勤有卓
識是宜銘銘曰丹穴是粃鳳節如砥維巢之燬
維戈之蟲父兮何倚錫山是屐趣母人市一介
行李執戈以俟是惟女士江有汜矣賦在葛藟
式穀我子敬恭橋梓文孫騄駬既多受祉閉戶
造軌出門賸恃荳花可史游屐斯齒溪山蓄古
松筠獻玖天女叙舊銀龕佛現我行永久愛日
覗眷八十錦里千春游記嶶音在耳洞壑高剷

清溪堂天機紹居二高僧並葬誌

紹居僧之介者也岕茶之介者也故善烹落而予性宜岕蓋宜紹居閉關清溪題曰聽雨爐紅茶沸三更書聲纔罷則紹居經聲續之諱明僜生隆慶辛未卒天啟癸亥年五十三俗姓李母謝氏稱仙孫女也十五已訂姻盟忽斬然奮筆手解婚書授外翁遂奔清溪師東隱東隱而上如一均川如道峰如寶峰如月潭而天機最著與衡山六如雅宜石田枝山龍池唱新詩長

吳兩侯更迭和歌紹居不可一世其可天機也夫故予合而葬之屬梵林暨嗣孫貫微等謀予二十六日予次子京官以痘殤瘞其側俾證無主之果莫開有漏之花是宜銘銘曰　清且漣兮介而端兮汝師天機

虎丘合葬三姬墓銘　高仲子姬敖[illegible]

娘墓銘

姬臨清女也昨事仲子今侍天妃（卒天妃宮）葬於虎丘七千日爾姬美而敦禮三五在東游雲散[illegible]悲夫余仲子友也既卜葬歲一享坡公曰豈但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蒼山無非主也系以銘銘曰

舍爾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靜澄淵白雲欲歸青松半延永寧貞鬼鐵花秀㠑何以比德

潭影蘿烟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銘

姬不以喪歸久露命也俾與敖姬姊妹見永結泉好二姬主敖姬賓風雨欲來梵唄亂鳴借問千秋孰主孰賓余既職祀事無所辭銘銘曰

行郎此路遑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鴈環珮游仙芳魂落日幽寄霞箋長留一道堤上春還（白樂天詩久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高仲子諱梁楹字明柱黔之行義孝廉敖姬年

十八葬千頃雲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無考柩寓禪室有年兹合壟敖姬墓傍歫數武相地視葬司松楸者山長張君天和也

孟秋二十八日葬敖姬越明日合葬二姬詩以酹之

其一

繐屏曲曲掩回文冷落空箱白練裙江上彩雲秋共散欲搴芳杜弔湘君

其二

露萎蘭芽冷玉階水萍離合總天涯休嫌花事須臾盡相逐南征有鳳釵

其三

蒼霞片片玉爲阡幾瓣飛花點翠鈿誰謂紅顏嗟薄命劍池流水自年年

其四

翠雲千頃鬱松楸寂寞三姬傍一丘夜靜月明連袂出可中亭畔聽吳謳

萬曆丙辰七月朔日

繁昌令澹津呂公行狀

嗚呼士俛首受書一旦釋褐起而爲吏巧者吞餘財善事巨室殘民以悅又恐比周枉法剌譏當世巧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婞直奉法不撓豪貴動而見毀子孫貧困不免負薪廉吏安可爲也則吾於呂公未嘗不慨焉三歎也公卒之三年其子茂等匍匐詣予以狀請曰先人操履子必聞之稔矣懼懿嶶之弗章無以慰地下毋乃沒惟先人從子先子游最久敢以狀累予余

乃稍採大所見聞爲狀公名元學字聚之別號澹津其先汴人在宋時有名繼祖者爲崇德尉阻兵燹不得歸家焉二十餘傳而爲沔陽州別駕種雲公相相生子三長太僕丞養心公名模次泰興令雅山公名椆季淮府儀賓心源公名璞即公父也初淮

莊王爲其　主選婿得心源公深愛重之既成婚　主封南城郡主心源公爲儀賓中奉大夫授館居焉　主不宜子心源公歸省時命置媵

子者於家得里中沈氏沈亦名族後數歲洄
源公適淮館遂生公公生而卓犖頴異其爲邑諸
生時試輒上等尋餼學宮已因貢例入北雍庚
子舉順天公旣以制義貢名視一第掇之耳七
上公車不遇則廢然曰吾自弱齡讀書黙扉劇
磨三十餘歲矣然擯於禮闈者七而終不得一
第是命也夫吾且焚君苗筆硯相羊衡泌間已
復憮然曰士何必以公卿顯卽令受百里之任
撫綏而戢寧之使千百世後猶知有循吏若而

人足矣遂謁選授繁昌邑令未下車心自咨也
將鈎深摘隱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孰與示慈敷
惠務爲寬大也將株繫毛舉淫刑以逞使民惴
惴重足乎孰與清淨寧壹不罰而化也將朋比
豪右誣不辜以求媚乎孰與無縱詭隨寇虐式
遏元元相安也故其政澹漠無爲蒲鞭示罰其
精緯神驪淵若氷鏡目覽訟牘手定爰書耳聽
口酧悉皆贍舉兩造旣具情曖立破吞然刀奏
沛然水流無少遁者公不以得情爲喜必諄諄

開諭使爭者意消朞年政成訟庭羅可張也繁
直一邑之民樂其寬服其決鄰邑倣之欲質歷
成矣有久繫者必曲爲開釋卽在不赦之條亦
憫焉加意曰是三木而縶者饑寒驅之也不則
快意睚眦傾身亡命者也不則少年比匪輕抵
厲禁誤罹於辟者也卽不敢縱有罪以虧
國典覩此纍纍能勿矜乎歲時存恤衣食無乏
我有泉繦亦以御冬視囹圄猶樂土也有某者
暴戾恣睢爲伉家所刼擅加訊鞫睥睨長吏公

涖政陽爲引重已復被刼指無辜二十餘家邑
之稍厚富者相與謀曰斯人而在吾輩臥不安
席矣與其聽於豪也不如逮於法易及其未發
也先諸傳檄樹幟公聞之亟傳諭曰殺人以媚
人吾不忍爲緩之盜將自至爾輩夙良民奈何
一朝爲亂身伏斧質乎衆志始定未幾眞盜果
就禽諸臺聞之歎賞屢膺薦牘卒以故忤貴人
意竟中齮齕例應改調公脫然解組棄榮從好
閉關謝客遂絕意仕進矣在繁五年夙夜匪懈

有囓砧還犢之風繁與崇相距數百里而近
縣一粒咸給於家親知詣任處有所請乞輒令
還家傾篋以助至今頌之不衰公天性孝友底
弟成之出嗣雅山公後悉心經理比長一以世
業授之昔薛包之析産也臧獲取其駑者田廬
取其蕪陋者器服取其朽敗者許武之待弟也
以其名未顯自取肥田廣宅及二弟成名悉以
田宅歸焉公之克讓不愧二君矣公為人不激
不隨忠信行誼著於宗黨鄉薦後清介自守不

異寒畯片石支扉揚扢風雅不欲與聞外事於
亦非猥處聲而博名高遇利病關切窮抑莫控
者卽曲為陳說往往陰為人排難解紛人或不
知公正不欲使人知多卹困救乏賑贍舟之
舉錢于我乎食寒於我乎衣窶於我乎給靡不
視若囷廩若哺母若取諸其筐筥諸沒不能具
殯殮者棺之不能謀窀穸者葬之鰥不能駕前
緩者室之歲饑則傾瓶罌以賑庠有助貧之役
則割膏腴以佐邑排賓射輒辭不赴曰將為古

人乎吾德不逮為今人乎反不若閉門謝跡滌
自韜晦徒聲折以勤酬應而僕僕起居何為性
頗嗜奕不能飲與人飲輒浩浩歸田以來游息
蔭芳園中座客恒滿高賢逸客之屐戶外相接
也浮白手談卜晝夜無倦色方謂神明不衰期
耋可俟而天奪之速七十未逮一疾不起人咸
惜之雖然公於家為孝子為悌弟於世為大儒
於　國為良吏于鄉為高隱為義俠縉紳欽其
節郡邑高其行宗族宗其德鄉黨服其誼公雖

死不死矣

孫母莫碩人行狀

莫碩人隱士怡竹公女王父以貢尹粵東有聲母周氏家素封無子生女不勝生男哉氏媚幼儀十六贅孫而子之既克子猶子之子七莫既昌矣歆而不餒矣蓋孫翁以醇謹推擇勤事乖公厥貢纏組非其好也里有暴兒嬰之不傷若天助焉脫簪拮据多氏力云氏饒且窘且復振且盜窘儉于私不儉子公儉子鼠雀之耗我室者不儉于嬰鳴之和我子者始翁父懷溪公客

廬州卒間關載馳距氏廟見稱來婦居無何姑荼十年手絣辮絖姑王氏嘆曰十六也而婦在饒不矜處尼不困乳姑感泉古義也夫在諸婦之中罷就飴蚕者久之故曰心猶面也是以甚致備焉氏遭逢困尼覗諸矜饕永無失墜僅游衣紛箴祇承宗事已哉舉丈夫子七以痒土之勞譽腦日之逸余觀雞鳴解珮弋善如鳧鴈意固遠矣賢毋秣　陽之馬馬宜振鬣效鞭箠而况士乎吳俗俠交不年名交不月戶交不日而

孫氏兄弟邇正士卓然義問著於膠庠毋智並在敬姜下哉夜半謂羨佐子於讀益曰久與賢人處則無過其天門開矣張婦戒女云無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毋避其言翁曾王父母未土氏襄翁獨營之不累諸伯叔一雲墓木拱矣郎踐更諸役不以波之也尤丈夫行哉相翁四十年翁樸誠敦睦名在鄉黨言孝弟者歸厚焉氏禮空王戶不兼味身無重絲及祖曾待而葬三族待而贍諸子嚴事師友

待而擇暴醫待而馴上供待而償夫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方翁病劇願以身祈翁身翁其旋而氏德音往矣酬以令子令孫光爾玄藏是宜狀也已

壹菴湯公誄辭

天啓辛酉八月十二日壹菴湯公卒於家居揎耳其道韻黃鐘九變莫匪和音俄焉慘怮悲恩綿藐愚與仲君同社手啣狀偕伯兄叩潛確居以誄言屬古人云對苦寢梓樹寒生聞悲啼梟禽驚下能無悼乎古今誄墓者大都忠遏龍比廉甚夷齊勇雌韓白文劣遷雄節脆勁松盟冷白日地下人皇恐不敢受地上人日馳幣擁轄逛之至誄篤行君子而亦難溢一辭矣內行誠

信不可掩也翁之先族于金陵稱高才於祖殷殷而上以挾藏文信國書譜佚不傳然譜與信國爭不朽雖晦實炳殷生悅幼見星吞之相于南唐卿于宋遂爲汴人繁星麗天寒芒無色則信國之譜既出卜江陰而君者十四世官朝奉大夫鴻漸暨令子葦僑寓蘇常終長子孫于句吳劍履不絕五傳公雨子曰庸曰成成生祥祥生濱濱嗣子璽讓生父十萬金博學善交時論重之子帆涇翁諱儔擬解火燼其策數奇名侖

奇子抱一翁諱雲孫品行卓傑燃藜掩關問字虛亭壹翁式光昭之其惟我翁翁居五丈夫之四諱應禎字開甫別號壹菴晚皈佛稱鹿野居士歿見於夢入覲東岳選署衆神以並欷嗟乎信國之牒與日月爭光才子之宗與天壤並壽咳唾九天則星在其口琬琰五策則火收其奇翁起家明神耶抑神明之胄耶二週讓季叔之乳逡巡成人十三秉嚴父之家仁義居積夜半滅大母之祟正直護呵翁生而明神耶死而毅

魂鬼耶隨淵而氷窟㷭關闢而僕纍消執箭而黠胥縛內鎮而庶叔寧翁風檣雲陣耶駕雷鞭霆耶分宅益兄叩祠延母憑几書方神授刀圭歿而孝也療孝子之生母生而孝也乞孝子之神方以孝語孝以孝傳孝翁長而在帝左右耶易簀而追飛太清耶嗟乎俱安名利之場各得逍遙之地如翁桴柚玄風三子年不假交游于外父偕隱鹿門寄聲寥廓誰歟處心定氣在險能夷遇猝能暇誰歟坐忘於讓夷膽決於急病

見故人如風雨積他鄉之思誰歟閉門無事無
西壯觀高論不疲三更澹語寧與江山道舊不
隨桃李逐鮮誰歟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札交
肌者稀課子不讀非聖之書斥邪欲續絕交之
論董成道種縣今若孺誰歟風骨晴嶺皆出文
章夜珠自來有許靖廟堂之器有黃憲師長之
姿誰歟質直而不犯恪慎而不偏執詮能因臨
節不奪修身慎行恐辱其先誰歟博而不雜若
開羣玉府珪璧琮璜皆有位置誰歟見一不善

刊山夷吝如避商君之法臨董安于之澗誰歟
若翁者山川騰蔚以作氣星辰磊落以降精蓋
腹滿精神心開明鏡勇埋雲夢之蛇仁愛中年
之雉豈垂之空文哉愚讀狀而誄之庶北海之
門追題瓦屑南陽之墓重刻碑陰云爾
處士之星接台炳離慶霄在上呼嘯神祇獨御
日光靜與天咨清論如樂季友斯飢識畧精斷
讓孔吮痍較龍不侵魍魎自悲秉甲而至呼吸
孅之孝義神來陟降天醫行不徑竇仁及鳥〔嫩〕

滿內外揚春日粮醲測量廣淵思古絡絺太初
朗月叔夜氷肌積高鍾下神守審儀鄉有道德
善無盈虧明非舉燭清不置澌函杖禮樂坐臥
皇義孔靜幽黙衆狐我著枕于見星抱樹辭脂
崇山出雲寸陰日孜式穀孝友宵吟晝咿沉灑
克虛江山比肩藥物圖書紛緼咸宜高馳不顧
歸鳥致辭精色內白西方之思坌獨宜兮撫彗
砥楮內省端操正直永貽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嗟乎悠悠世法知巳宜少不宜多寂寂獨行文章受憎不受愛心乎愛矣其惟格人格入亡矣傷如之何斗酒隻雞亦猶行古之道始讀先生之文　本朝西京未之有二其識與議猶可及也其光與色不可摹也壬辰諸老翕然趨古先生負古不屑古深念天下之患在虜策虜在强兵策兵在選將日取將傳論次行事落落數十年垂老辟召齋戒而入告竊憶某與先生一仕

三湘七澤一仕七十二峯相遠也而相邇相見而相失戊戌之役暗中物色予甚闊三十三載見先生於庚午之秋如此其難也閱十有一月遂別先生於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予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湘潭客過而慰余吾鄉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既弗獲予三日不食愚何入者哉而使李先生三十七日不舉火亡何九月先生函幣致書其言曰僕老矣善事

聖明庚午晤對執其手不意今生復相見辛未正月忽語曰吾將買舟至金閶携所撰著與生平較閱諸書與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奈何言去請受稿而卒讀公之海內先生唯唯死生葬潤冥冥之中無忘斯語

祭伍少參寧芳先生文

嗚呼伍相之死忠烈也憤西陵之洪濤先生之死忠憤也洒廣寧之赤血吳人士聞訃正告當道亟祀于鄉夫鄉賢濫觴一歲之內得袁雲參暨翁而此典重先然先生祀于廟可也謚可也與伍相國並祀吳門可也聊見鄉人仰止國[illegible]舉直云爾余嘗謂坐程明道春風和氣中不如坐先生勁霜烈日中春風和氣能薰人亦能壞人勁霜烈日惟若物是以生物嘗與先生終日

言不倦先生亦終日與言不倦歿之夕鷄訃聞者僅三人仁錫與焉亦鑒其木彊也夫海內讀先生之書惜哉未見其人耳亦惜哉僅畏其書耳竊謂先生持巳也嚴而立論也寬寧有放過他人處更無放過自巳處雖然議論未有不恕而可行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錄桓文至孟子而科之曰假夫桓文僅可作尊王之事管晏僅可輔桓文之主故孔子大其功小其器終未嘗誅其心使桓文爲莽操孔子必誅之矣少正卯未

成之莽操也煩聖人之刀鋸豈非忠厚之至乎故孔子錄桓文恕也先生之書片善必錄也孔子誅少正卯亦恕也先生之書大惡必懲也有怒直筆而形之彈章者是不如草未能受天地之殺也有荷先生之獎借挫其未路是可坐春風和氣不可坐秋霜烈日者也顏子之能爲禹稷也必易地而後然若先生直須易一雙眼睛而必定東事造物竟不肯奈之何哉氣作山河未了事先生終須補之先生生前不受人一物倘

以此言爲然而歆其一杯焉可乎哉

祭金赤城年兄文

嗚呼與兄分手在三月上旬弟方治台鴈裝兄爲言廬山瀑布足採驪龍而挾萬丈之濤於樽俎甚壯暨登鴈山龍湫誌稱廬山無此飛宕騁將傚兄驟聞兄訃在五月上會稽探禹穴時悲騷愁慘淚落秦望之溪乳泉爲赤而靈輀已發吁嗟乎感星動雷天下志士仁人之痛也雖然兄在今日如急流之砥蘗以安危弟敢理私痛而忘國恤乎兄在比部逆折宗彝與太史舌戰

官職方強項執法眞能死於其官居家惟有無貧賫于諸生貧于貴公子貧于郎署二千石大夫之家無擔石儲咄咄奇事抑他人富而斂事贏馬兄二千石貧而潔然盛服以屈大夫之忠憤也必期美其珮蘭也其矢死靡他也區區察暑晦明與循資日月躐得高官兄生前已厭聞之浮大白揮之矣

恭祭鴈元公先生文

坐愚自考知先生之學今謁於祠曰太極之至善也嘉種一粒也無極日日新又日新也百千萬粒也無極而太極百千萬粒只此一粒也五穀熟而民人育舉一世穀地不荒穀種不雜舉一世之人無極而太極也故曰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先生言太極也必言無極言無極必言誠必言拙言拙必言通著書最少而用意最淵邃天下大政事人天下大理學人也先生不常司

里南安凶法不當死而抵轉運使乎不當徙南昌清獻惑於譖必熟視其所爲乎不當提點廣東刑獄熟視徐按瘴癘必親乎其待同寮也不當經紀郡守之喪往來不倦乎其待門弟子也不當以樂意薰伯淳以師嚴付伊川以三謁不見待安石及官江東與之移時而語令精思自得乎夫清獻不知先生賢于知先生者先生不見安石其造就之意深于在左右者不知而知之乃不辱知不見而見之乃不在見先生門牆

詩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學者於便二字可
以政可以學矣無極而太極也哉誠神幾曰聖
人也哉

祭圖山朱師復將軍文

崇禎庚午六月三日魏　召渡江遥望圖山師
復朱公實專祠世祀焉操文祭之其文曰太史
論將歸之閭道益聞道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神
勇神勇而後神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無
其人乎曰師復先生履險而貞臨敵而懼職思
其居不以虜遺　君父也職思其外執干戈衛
社稷也赴難也惟敵是求赴敵也惟心是求赴
心也惟學是求剪大海之鯨壯雄邊之壘如耶

如携不震不悚惟茲圖山公始發軔比南陽之
墓祭去家無幾憤匈奴之未滅鬼猶殺賊蹇蹇
苦忠几几寄節肇發爾孫捐軀殉友後有人焉
亦必于是于今六月渡江向公問道誓滅此而
朝食虎拜稽首於萬年公尚如火烈烈噴雲霧
於海門圖麟閣於天上毅魂魄兮揚天戈風雨
來兮匣劍鳴我思若祖今其肖見我思若孫今
其祖見我思祖孫今其學見嗚呼先生瘁痍不
可復忍腥羶不可雜處象人紙馬不可充軍旅

成憲不可弁髦首功不可誣罔遊山遊水不可
棄擲名山大川之神不可欺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不可慢
聖神文武眞堯舜之主不可終負死者如可作
也其師復乎死者之子孫如可作也其完天乎
完天有子忠孝一流直擣黃龍倘有志焉採蘋
藻以酹公擢肝膽以見公率公賢子孫以慰公
而因屬余所取士第二人武林張君覲公如龍

景行仰止焉

祭諸敬陽先生文

嗚呼論人者曰天下有心人能辦天下事又追
求心事又曰不唯無他腸是無腸者乃足貴耳
痛哉先生殆有仁心而去機心無他腸而完熱
腸者也先生與余談仁而救之以赤故曰血心
先生初立　朝敢言天下大事常以赤心對
君父也在儀部力持淸議以赤心對職業也矯
矯排流俗而伸郡守石公之是以赤心對賢大
夫也教人以學教人以官以赤心對友朋也在

林泉上書執政𡥉𡥉　國本以赤心對天地也
昔人謂蘇公救得緩急人自公救不得緩急人
雖然今之能爲樂天者亦罕矣況如先生乎先
生緩急人而人不知有甚于蘇公者夫先生自
苦而未嘗一苦人與先生交必能自苦而陰體
其意然後不負故一日發憤先生在焉一念行
仁先生快焉噫先生往矣一日行仁一日發憤
而可使先生在在且快焉則風雨晦明間髣髴
見之乎

祭嘉興朱君升孝廉文

吾兄不宜歿者三有不可歿者三求其故不得者二貴不驕貧不去和以介犀以別守身如執玉閉戶如處子一不宜歿憂人燠志已寒割已井釋人苦兄之開肴人間善事兄之愁容朋友多過二不宜歿恨遼陽纍始葺成紀錄以助王偸兄又欲鳩左國公穀敘一事而殊文者爲一書以導海內好古之士三不宜歿兄何可歿也兄之朋友誰告以過望兄肴守卽渴者醉親兄

氣槃郎溧者煖道有殣泣相告於泉下也兄之不可歿者三也嗟嗟兄竟不起耶不生好人不常生好人不成天好人不行好事不常行好事不成好人今天生吾兄吾兄方行好事而又奪其年是奪好人之年也是奪好人欲常行好事之年也是奪兄之一年奪天之百千萬年也天自奪其百千萬年而愚欲與兄爭百年之年則無聊之極思也吾兄吾兄其亟化爲文星以豐採觚之剽竊乎其亟化爲將星以振武夫之怯乎其錫慈航以救溺乎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唯兄可當此語我思古人交地上之人而意有所不愜則邀地下之人吾兄其終無棄弟而詔告之於夢寐也

祭張理菴先生文

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先生之謂乎先君子與先生讀書石湖鹿門翁一見異之曰此石渠同異之選也然先生人師非經師夫教人忠教人孝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師道不嚴實友道薄耳未能爲弟子而能爲人師者無有未能友而能師者亦無有予中瑙焰先生在杖履顧之出珠玉慰之飲之食之見柴門深扃惆悵意中人欲言不言擲以詩句旨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其

待故友之子如此爲人友何如哉爲人師又何如哉經明行修經不明寘行耳先生精於論辨使聞者躍然心開而約之以實踐蓋學有根本教人有步驟有約法游其門者當自得之矣司空聯不云乎憶昔秋風起君曾歎逐臣何言芳草日自作九泉人方千不云乎入室幾人成弟子爲儒是處哭先生

祭吳爾繩文

翁之生也風骨巉巉如太華立雲端珠玉璺亹如明月在溪水解環珮而來之頎然野鶴手執短麈則晉代衣冠也君嗜梅几席梅也盆盎梅也齊中之句笛中之聲緘扎之遙傳梅也翁善病攜手虎丘瘦影相對病耶瘦耶梅花深處耶今年春有台鴈行在會稽亦倦遊矣見其雲流波上竹就人家語人曰台雁山水之精嚴者也會稽山水之情懶者也禹廟梅梁畫龍點睛影

落鏡湖吾以台雁自私以會稽持贈爾繩可乎今適以鏡湖之梅影佐靈几之蘋藻而髣髴音容如金書玉簡之埋奇于宛委也婚嫁就比鄰以生長相見此世情語翁秋水爲神何地無水而比鄰乃見之乎哀哉

祭蔣姑夫台宇文

惟翁翹然感慨種松歲年風雲未感意氣怡然非山有梓南山有橋邪衰必黜俯仰無驕一生一眾看劍先懸人非別後心許生前返駕南山長雲千里白眼當世得止幾矣猶有不忘四郊多壘毅魂魄兮有腸如矢心與世違事與人同高列剡薦所志飛鴻鍊骨養氣雨潤雷喧廣交不雜敢勇少言置之巖石邈然無侶擢之巖廊九宵鶴舉薄言固始丕變人文躬先孝弟從者

如雲操不激切素風愈鮮栩格雅馴止齊不懲退藏於密置器斯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臨去骨立長夏歲寒雅琴雖古獨有鳴弦既彈知已復響後賢其人往矣其節可詠擬人必倫河汾可擬

祭賀日獻尊人文

嗚呼先生息機於深觀妙於止古之至人也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以世情喻之登先生之堂欲納先生之履而無從也不幾太絕人乎然以易理窺之不惟不出戶庭也抑亦不見其庭之人焉若隨之出門交則許其有功不許其无咎又曰出門交有功不夫也蓋傷失足之易也門第高可畏先生閉影息形澹然若喪戶外之履自遠室中之琴無絃

悲夫營壘之為見見其人又見其庭之人為祟也不獲身何有哉易重應與而艮敵之亦惟曰艮其身止諸躬而已先生非真有自得與人無涉者能不見一人乎能終日終身不見一人乎先生為源泉而哲胤秀千巘萬壑之流先生各藏手也哲胤春生手也各殫其能而後出入造化之事盡斯為有手也已

祭魯柱石文

嗚呼先生信義廉正剛直勁毅人也信以劉僞義以破靡廉以激濁正以矯偏剛以軔務直以砥躬勁以錬性毅以恒德生於先生之前而知其人者惟蘇文忠乎人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豈可預憂其折雖然未有剛而折者易之大過剛過乎中乃起枯隆棟竟屬二四之剛而初上不與焉否則奕奕顯廟棟折榱崩非先生揭日月行之能宜重光乎雖然此一班耳先生起家

雲騎佐觀察幕下正色不阿膽智固巳遠矣憂國之誠義形於色當世特未盡其用桓桓赳赳豈憂缺折哉劉元成之學自不妄語始及其卒也盛雷轟於寢室先生師事王少翁少翁亟稱之非獨過人之節也抑以過人之學也惟學力不可掩先生之靈爽即凡摳而是矣先生之精誠即子姓而是矣先生之雍穆即喪次誠信同儕執事罔有不恪而是矣先生潔清之靈先生忠義之氣可以飛霜吐虹豈惟人不能折之天亦竟不能折之也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吾未見蜉蝣爲大年而松柏爲殤子噫輯吳志者列於賢士君子無媿焉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著

隋宋先儒贊

隋王仲淹先生

久久臨事當自知之能於臨事得力九師可以無與三傳可以不作元經可以無述

宋胡翼之先生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使居太山十年而不以師道聞則鴻陵於陵不至不育也已故先生致

以治事爲先

李挺之先生

圖南以來而穆而李三傳及邵桂康節之廬不速之客敬之終吉有以夫

邵堯夫先生

明道先生誌堯夫墓曰就所至而論可謂安且成矣不碍伯不方止不修鍊余表此三言爲胡行亂走一坊喧二十而歸道在是矣臥安樂窩不出此味少人知

周茂叔先生 明道附

先生始椽安南程大中判軍事使二子受業而以樂意薰伯淳安石三諾不見後官江東先生過之語移時始退而精思之謂李初平曰公老無及矣請爲言之且學不專在書伊川闢堯夫語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而茂叔之論不傳嗟嗟公以清獻之賢猶熟視其所爲士可謬附知已哉明道其伯仲歟

程伊川先生

先生在涪註周易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力噫學之貴力也如此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二語守爲學要崇寧追毀文字先生亦自止四方學者不必及吾門各自努力耳

朱紫陽先生

先生之學大行于我　明尊朱註所以尊周程也我行黃巖入先生祠問當年水利田功一郡賴之與濂溪明道並稱有用道學其濟物也太

呂原明先生

先生居宿州眞楊間十餘年或至絕糧數日每日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干人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

張橫渠先生

先生云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告君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其雷行者乎一人雷行一人无妄天下雷行天下无妄故非禮弗履法大非之雷也

謝顯道先生

先生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不就太學試也公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利耳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遂罷太學試亦得舉自是篤信于命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卓哉

尹和靖先生

先生弘毅士也伊川言晚得二士張繹使尹焞魯倹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方赴召時祭告正公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嗟乎有守不辱可謂士矣高宗稱其所行盡一部論語有以哉

朱公掞先生

先生少受學于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先生于洛頡昌謁明道歸每謂春風中坐三月學道愛人以效勤事力排釋教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于沒齒不渝

呂和叔先生

先生兄大忠知泰州馬涓以進士舉首爲判官頗倨公與言最科舉之學今無所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正公稱其老而好學理會到底

呂與叔先生

正公曰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不逮與叔又曰六月中嘗窺之必儼然危坐愚按純公所與深言者謝之天淵呂之識仁而已

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台州府天寧寺自來羅漢贊

大聖迦葉波尊者

是彌勒非彌勒斜笑壁上花星斗肖羅織不怕人不識

啓敎阿難陀尊者

手中無獅獅亦吼眉結巖萬重不作人間繡墨而瘦刪盡文字魔木落山容瘦

應供賓頭盧尊者

經在掌中月在天娑經殘月不了意中自了了吾亦讀書人眼際時縹緲

靖住山中難底迦多羅尊者　飛來應

飛來何不飛去一動不如一靜動靜豈有兩般此座應須精進

西瞿耶尼州賓頭盧尊者

眉如蓋口如鑰灌頂藏明珠不炊之庭鍊丹藥

迦葉彌羅國迦諾迦尊者

在險亦不驚入定機常栝坐尊洄濤逆浪中雲漫漫兮冰活活

東勝神州跋哩陀闍尊者

彌勒笑尊者尊者笑彌勒不笑嗔癡人不笑極樂國得意欲無言大道非空色

䟦鉢羅州跋羅陀尊者

昔從天戒至又向越山行爲賦無衣者夢回仔細尋緊將珠在手一任龍自吟足踏龍宮裡小心祗既平

迦葉彌羅國諾詎迦尊者

昨在大龍湫知尊觀瀑意不雷亦不霆如如慈水憇坐君羅漢洞髯根與雲砌何地無雁山此中自遊戲

西上一尊

鷓鴣巖邊坐寒拾泗州巖上壘奇石慈容道味頻招手一切咸歸無畏室

西二尊

腕中能出維摩詰劬老骨嶷皆熱血挑得明星在枝頭頭顱如珠無員缺

西三聳

眼底都是摩尼珠手中却繡山河譜笑彼補天
不補衣雲破月來何處補

第四聳

一坐春風三個月蓮花半開擷芳潔孤根寧任
泥淖理雙眼肯容飛玉屑

邵鹿嶙論贊

康衛三世以孝聞聞諸朱完天天不知其人視其
友也五龍堂暗康衛古君子也乃致行述於京
師鹿嶙公才高而乙榜年少而修文召之不與
世人爭名壽耳然孝友者古今顯名大年也劉
元城一生不妄語死而雷轟于壁其氣聚也人
能以雲雨施人以雷霆嚴巳可斯須放哉士人
不能挽回風俗即是敗壞風俗凡家國治亂之
端必有自始太伯至德治之始也夫差至奢亂
之始也今為夫差之裔甚多吾安得不表章邵
氏以砥末世哉

建文昌閣疏

千丑爲吳中一開闢闢廟既拓右社復恢左偏之樓以居文昌甚盛舉世界一開闢也文章一開闢也地闢則天開文章之先搆基世界之先搆局也然則光軸

聖主肅清夷虜悉救孑殘之一大局矣此一篇大文字如何下手文昌云氏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不可謂前定而不能力學豈可以宿緣而自怠操修善哉言乎

天助順人助信至精也至變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與於此仁孝先生曰天何以明人何以暗天何以高人何以卑益文昌居高明之位願與高明者商之也非爲道士說法

題接引寺準提閣疏

稽古刹于婁江建新築於接待座繞菰蘆漁唱半天齊梵語路迷蓁蕪鐘聲千里響祇園幹老蟄龍知樹同金粟屋摧飀鼠竄花落曇雲名迹昔封古道栢松三徑寂遺文蘚剝斷碑風雨五更愁爰者正林誓闢弘願啓白社以延佛毋借半領之袈裟遠紅塵而建小龕刻一礎于兜率車𨍭轔而來止驂停紫馬大夫花對對以成群門迓青旗帝子年年歲歲爭看城市之觀徃湝

來來幾作驛騷之費空中之樓閣來成道傍之屋舍難就惟資檀越願長者盡破慳囊殊種因緣隨居士普齊道念金刀錢布十方來貝葉之施銖黍絲麻一木支蘭若之室茲既赤手無措惟藉綠文敷貢謹題數語聊附後言疏

乞為海忠介公題請建祠呈文采略 周貞稿

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海忠介公抗節忘身精甚

肅皇之世起家總憲簡在

神廟之心顧惟保障東南之功士人可無崇祀蓋茲重地寔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谿里正賦長之横征不經無藝之苛征布人于敵體衙門朝夕登記設或有不公事件鉅細必知白邪躬巡草棌之間烏府口勞郡慕之衆給工倚辦則猝閭州庫散寄贓以沙餹為名者萬金用力不勞縣虔祀海神感囘風而潮汐不沸者五日適當隆慶巳巳水滔天之後不減宣德辛亥米鋪地之時然終不問催科唯勤撫字夏忠靖之日夜經晝而兼况守之簡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軍民而兼胡卿之袪除民害日常鮭菜必出俸錢駐劄衙門不煩供帳羣小側目姦佞甘心一棻還鄉萬民揮淚立碑去思者或因以于澤立生祠者或藉以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弔妻涼

之餓鬼芊公無後空招寂寞之忠魂伏望題請

賜額祔祭專祠耆徒一時僉議之公寔稗萬古

風教之大有故隱士徐浪峯應雷擬撰而予為損益字句嘗語人曰祀周夏二公而不祀海忠介吳人薄矣乃周綿貞中丞以逆璫被逮又多惠政人心不死恐恝然乎

題春湖詞

嘗笑紅粉心長節俠氣短西湖不然節俠心卽紅粉心拜岳先生裔牙盡裂纔過第一橋渾眼嬌粉以此二障牽惹湖光消去一半夫縞衣綦巾齒于蝤蠐衷懷悒咤駕云義憤緣紅粉心不眞耳初抵杭忽見撩草人如覩西湖面古今懷古詩鷓鴣宮艸一經摹擬便成醜惡詞云見說當年歌舞地錢塘三日斷江潮便老勁他詩稱是月之十泊岳墳坐樓舟美人躍馬如飛電琵

琶消盡第三橋歸作春湖詞序

明聖湖百咏題詞

廷綸生京口振海門之險長江四塞以土風淺麗負鋏行塞上孤城落日擬古出塞鐃歌大將軍令帳下健兒擊銅板和退而春星老矣一日慕西湖摩娑老眼湖上逐妖童豔女爲媚詞以辱之歎曰以媚送媚丈夫鬚眉盡矣得無破損湖山乎哉所著百咏間寫孤松瑯玕罝孤山風雨與蒼髯對蕭然敝橐載湖山歸其人老蒼其詩雄宕子晝夜狎兩湖一日屑屐萬松嶺而上

東對大海幾並席狎處者不尊人自媚西湖耳狼居長城摧殘壯骨山爲作氣西湖日昵兒女亦兒女昵之不知記稱錢王恭順代不被兵父老歌舞至今不絕豈媿燕山之石哉夫弔忠臣義士褰裳投鞭之場則悄然而恐攀冶夫游女拾翠驕春之地則薾然無生氣此于游道槩未有聞廷綸固宜羽扇綸巾揮手招三丰長作西湖老尊宿

祁司馬藏書約跋

山谷云元濟在東坡雲霧之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人豈可不擇交游親戚耶先生令長洲澇被災百萬枯魚手掌中用古人一字一句不著先生咄嗟立雖以此知先生眞能讀書今官司馬盱衡軍國疆圉大計繼自今晉陟卿貳諸豁畧必不索取蠹簡中即先生上下經史數年來與蒙商量密犧曾中眞有完書而不以示人頃先生使事還里及滋白下纔數易朔鱗鴻往返

必辱千言如決西江之水然惟黽勉勸讀書而彌不輕以示蒙頃方下竟峰好音自金陵來紫氣浮動私計山關五千開椷莊誦僅約藏書以知此先生之神遊矣蒙自屈首受書當其得意如逢故人疑難交送方據梧兀思青輒掉臂不顧而先生與爲賓朋與爲姻婭苑囿以居之徒侶以樂之明月以談之清風以來之而書亦欵且笑于先生之側書于先生如嶺出雲如竹解籜于于書如臧牧羊如山登鶩遼書亦可不擇

交游親戚耶

跋吳文定公謝恩表草後

此文定公初見　君父語曁公侍
康陵東宮侍豎數移事間講讀公疏曰仰唯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
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借曰
習讀于內不若就傅于外　上嘉納弘治初年
議祔
孝肅太后公面奏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
子之宮皆別廟至宋始有並祔其禮已謬然皆

讜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
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
祭非禮不足爲法宜改祀　奉慈在　奉先殿
西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立朝大節載
在　國史與先中丞成齋公同心事　主仁復
得交公孫　繹鮑惺如廉直好修一日出圖表
相示敢借述云

跋吳頤山紀事

義與吳頤山先生素知第一流也余鄰於嗣漢
長者諱企登以前記相易日銘諸座丙辰歸十日
舉一子緬惟哲人永矢勿諼忽聖鄰以先生集
貽我卽余夢寐之先民也又知虬泉先生世其
行學今諸孫玉立聖鄰相訂皆世外語余迂士
也聖鄰寧好其迂而爲庸俗所嘲且指者知巳
實難宜共氷惕危使平易使傾中庸於福位名
壽立傾者覆之一榜爲富貴入開眼夫以歡喜

心慕義不若以恐懼心積德在得意場中回頭
晷認面目大可懼也

跋施捨文定公眞蹟二十一帖

家藏此帖二十一幅風雨晦明每諦觀之置身成弘德音來拓一日登尭峯禮公像躋妙高峯笑語落太湖遂欲出此鎮之乃於三月十七日祭我公受益亭以家藏集十本玫德錄一本同此帖施寺供奉寺僧覺宇余鑒其朴誠手授焉後之守者尚有感于斯言不然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

傳氏藏王孝子手札跋

余携王少湖先生書入京邸時車馬襍沓閒業職方鳳超年兄聞而知之遽馳尺一相索喟然歎吾道不孤巻余與鳳超同受易于錢啓翁業師之門也既蒙

上俞監臣言擬議崇祀余謂躬行君子發六經之精蘊如王錢兩先生眞不媿云余少事先王父每稱王孝子不置且諄諄語曰緊惟誠意洋溢即儀文纖毫未嘗虧減也余自入仕見郡中

祠宇搆新鬼大而醜嘗建特祠為因刻其書猶恐負先生提撕終夜悔過內自訟中懷怵惕佩乎見之傅子成先生以門弟子周旋數十年稱為大孝可稱入孝子之室矣是孝子成居王父喪絕葷酒寢苫塊有過人者集成乎札子仲素誦之終身偶披一牘云昨慮認病不眞恐不可輕試藥物乃謹疾之道當如是耳又云病小愈乃過勞是以復病危乎易傾之道甚大固百物不廢者可不念諸噫父母惟其疾之憂先生

其父母也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憂患與故有先生詔告之道其可明也哉身其可保也哉

跋文徵仲所書徐氏先誌

徐一夔先生長沙誌之待詔書而贊之正德迄今上乙丑手蹟猶新贊稱和而不可以同惠而弗有其功想見成弘人物務依忠厚振之五代孫能自刻厲金不入帑馬不入廄山行不避兕虎此碑神物護呵不歸振之而誰歸也

跋徐霞客遊盤山黃石齋贈詩卷

霞客游甚奇無如盤山一游余歸自寧錦憩山海喜永平山水甚駐鈎臺俯危石一過崆峒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挂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虜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怖名王不足繫也霞客著屐破屩裹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余題卷並在丹陽道中

毛孝廉行事跋

漢舉孝廉詔不舉者罪上又廩高年給胎穀賜酒酺風之宜矜刻踔厲卓行不絕書何寥寥也豈比戶可封歟萬石君父子逡巡雌節耳遼偏之如景星卿雲瑞芝秀草何歟觀毛孝廉出季金郄季金勿令子孫書子孫書而復毀仁心爲質可以風矣推橐伯季揚芳州郡世有令聞哉故上以實求之下以名應之漢家詔書也上以名求之以實應之毛氏家學也抑或漢以實求

而其主外施仁義欲徼跅弛泛駕奇材異能使絕國者反出於名嗟乎士未有不真廉而能孝者西漢之末士大夫安於蛟龍之豢養夫可得而豢養之不知其爲蛟龍否也當是時有一解組挂冠者出天下壯之學士歌之車若何馬若何悉數而手識之則夫未及引年高覽不顧僅憲老乞言光照郡國乎哉

洪半石年兄惠泉詩跋

人自第一泉自第二若逢遯世者流二吾猶不足此中冷之一非其一惠泉之二非其二也此太守月給三十甕分水相餉而予讀書金山十日三過郭璞墓有泉泓然題曰眠影惜不與太守共嘗之也二泉六井眞堪絕對太守能爲鄴侯予亦不失鴻漸矣渴止評詩詩與茗與泉自戰而賀戰勝者在太守之詩

瑞光募緣文跋

居士題放生會云據實而語之又銖銖而數之似于不住相布施義不相應而識得此銖銖而數者皆幻也幻數因幻夢而集也緣此幻夢幻數而姑幻施之幻活之施與所施者活與能活者俱幻也俱幻則俱不住相布施也以戀故常亡以捨故常在既已捨矣何常在哉坡不幾失言乎此春夢婆之所以掉頭也無異扁鵲之見桓侯也

止牘題言

止牘牘自此止也何爲有此感甲子之災也繼自今不復吐一辭矣

性不工詩代又不屑尤厖作序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如其不爾譽言何益噫士固有恥賀秩獻壽碑德其文諂濫緣疏俊薦牘其文乞乞與諂文之下也弗爲之矣

夜臺說

夜臺師夜游五臺手握鐵杖騎虜婦遺大青馬蹈海端坐飛浪壯矣僵橋積雪中舁歸乃熱其骨可以傲虎而不能凌霜何居客不能答予曰此現蹈海相耳以積雪死以白浪生何怪哉

上政府朱老先生書

老先生下訪賜弔穫聆吐握餘緒以恤民爲第一義詎意東南大祲慘倍萬曆戊申甚且魚蝦不出饑民張網糊口之需盡奪之凡麥爛田荒之狀累見上章不贅最酷者六七兩月枝梧拮据竭累十萬饑夫孱婦之筋骨而淫雨傾之肆孑遺水深二尺稻方生息而毒熱爛之令絕望矣日者讀大疏釋　明旨兩臺公祖通商安富孜孜治理而天意急欲沼吳又有六七月倒

塌腐爛之變　詔書果信自應多蠲向婉轉乞一全折乞一量賑僅無聊之苦思伏乞改折歸官大戶蠲免歸細民十畝以下盡罷之十畝以上酌罷之救荒一急著也江南低下之邑每有無處荒賦若干豈有僞名無處又入比較而新荒無處數倍於昔其田累世不耕逋逃乞丐化爲盜賊豈有乞升斗于汪洋向緣林誅歲課者長令用何法以版催鬧嚚責何人以供辦不捐且自捐不若捐之愈乎不田畝收蘆葦亦困以

重額於是飲食鞭扑不可究詰未有父教其子兄教其弟自爲兒童恬習箠楚猶望風俗長厚者不若減之愈乎以長洲言之有二萬未捐荒田之賦必有二萬隱侵熟田之賦以救死謀生而四萬皆歸一擲荒熟不分眞僞貿亂今萊疾屢勘成冊盡捐實荒不過捐滾滾之波濤耳何常捐毫末之賦人又況荒熟別白奸民無所叢藉是捐二萬無徵之賦反收二萬應徵之賦也即二縣他縣可知伏乞酌裁豁免冊開無處荒

田與續勘新荒無處之賦而下田以次減則有差與其額重而無徵不若額減而少徵救荒一急著也至拔本塞源莫如開吳淞白茆劉河水利而大中丞已列疏聞矣　國家恃江南江南恃土田土田恃水利　聖祖屢遣重臣設工部專員嘗於吳文定家成弘舊牘中見一工部與長洲邑侯書想見當日胼胝拮据狀此官一廢郡縣水利等于贅員然則何不併去其官亦曰此官之不可去也而姑存餼羊虛縻祿秩則何

不亟選工曹而速復之俾南直嘉湖水利官有挈提事有綱領乎自海忠介開吴淞江更數十年爾不治巨浸一至無道以洩城河隘港勢若滔天可不思其故歟設繼忠介而開江不至有戊申疊災戊申以後遄議疏撩不至有甲子異災又使再復商量停待繼自今水禍恐益不止況災莫災於窮鄉而吴淞白茆劉河等處跨郡連邑日聚千人則活千人也日聚萬人則活萬人也以月計之則一月活千萬人以歲計之則

一歲活千萬人也策莫奇焉伏乞疏請急行撫按設處興工勿需論報又救荒一大急着也夫天災極矣光輔
聖君必爲堯舜則是天之終未欲沼吴也千古一時幸老先生斷行焉

上同鄉政府書

仁錫守制歸斯夕杜戶自交戟至郡邑矢無[illegible]剌相干即公舉公牘一切不與以此開罪亦所不計豈敢于三千里外再瀆台臺不得已而言則楊公祖之參於閹寺關 國體也又不得已而有言則今歲汚萊滿目人畜漂殺室廬壞敗家號戶泣已悉大疏中乃不意六七月之倍慘酷也厪救千百之一二忽淫雨塌陷忽毒熱腐爛遂無顆粒可望嗟乎無罪無辜至此極也至

於此不得不議蠲矣蠲盡歸細戶則窮鄉受蠲之惠而改折盡歸官大戶則官大戶亦受折之惠盡荒區有荒田熟區亦有荒田頻年水災減派荒米皆熟田補足既使熟區代荒區賠糧又使熟區之眞荒代荒區之假荒賠糧故今歲官大戶不得不盡出于折也戊申年停徵其後年年苦比徒費需索甚且即見在之熟徵作久逋之荒課故今歲小戶不得不蠲而十畝以下不得不全蠲也至瘠鹵墝埆之邑各有無處荒賦

若干人戶逃絕積數十年無升合毫釐之入向
不盡行豁除使不得借名以貿荒熟而下田蕩
其等以次減則不猶愈空擔重額毫毛無裨益
項中丞公祖開吳淞白茆劉河一疏深中水患
肯綮以賑鳩工所賑實多而專官督理一遵
祖制遡海忠介開江時吳淞廣十八丈距三十
六丈遠矣白茆廣十丈距四十餘丈遠矣今又
不知壅占若何而劉河僅通一線救荒須救急
莫急于此狀乞特疏主持治本則田功治標則

荒政雖野無青草實肉其白骨矣竊惟時不可
失宣德間周況二公奏免重額糧八十萬石充
耗費正德以來大壞其法文康公於嘉靖六年
奏或總數與撒數不合或官簿與底簿不對或
已徵在官支謂分侵或私收入己申報民欠或
官田改作民田或肥蕩捏作瘦蕩或荒糧抑遺
別區或熟糧洒派細戶或有田而無糧或不耕
而得食九年又奏十六年又奏于是下巡撫歐
陽公太守王公減耗米三十餘萬石是文康之與
時也嘉靖甲寅嚴文靖具奏盡免漕糧一年文
靖之一時也趙文毅疏清賦治水累數萬言多
中格文毅志欲爲而未遇得爲之位也居可爲
之位如支康公一奏再奏三奏祈必得請而後
已是又今大蠲田租大興水利之一時也惟恕
其瞽愚採擇力行

五月初一日天台紫凝樓與張夢澤催速

除金礦書

漢家每一征調輒減郡國權至百萬石今動以加賦為良策

先帝嗣位閣臣部臣往此一場機會不力請蠲免謀國者之拙也而況無名瑣征以一夫之佌奪千僧之食以一夕之虐釀廿年之癰如天台礦稅者一番查刷便一番支吾一番詭匿便一番調停且蠹賊于民奚愛重輕上下長吏難悉

知昔年特立充餉收頭不奮搞納吁嗟台山是產育賢聖滋長神明之地也虎不食人有猛于虎者乎故曰針灸者與其護痛而數舉不如忍痛而除根又況所忍者蠹賊之痛也則所不忍者台山賢聖神明之痛矣只今僧綱司查廢田若干援筆數語積禍頓除十日之內大者碑小者榜開此口也不負一來終不貪為已力

上撫按公祖書

竊惟實心為國國實受之實心為民民實受之而套數不與焉台臺疏災之後蠲賑屢播於絲綸萬一部覆寬緩復尋故套此言不信郡國遂無可信之言此事不做　廟堂竟無可做之事而其權在覆核大奏故草土賤愚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嘉靖甲寅

肅皇帝命嚴文靖疏免東南漕糧一年按文靖之言曰荒民救死不贍猶責七八分之正供蠲

之三分之存積逼體殘矣益之以一毛濟乎否也文靖官南侍讀地方未經奏報一言先得之于　明王今台臺繪流民之圖致黃閣交章

聖明動色加泒以來民不堪命久矣豈忍挫此一場機會而積水淵于八月二麥絕于來春將有不忍言者乞大請蠲賑得請之後嚴覈欺隱賢有司事耳官大戶感不擾之政自宜捐助何況歲輸至窮鄉孱戶減有如

高皇帝免太平等詔云縱使不免亦可無徵矣

酌量十畝以下全蠲三十畝以下半蠲半折而
役以細戶派折之餘及於官大戶施先執獨素
甚宋黃勉齋權知長洲上平江牒云浙江三郡
之災猶幸平江尚輕惟長洲渰沒處多邑最窪
下明矣長洲有無處荒賦若干永不入徵自經
賦冊造于萬曆初年將升科復熟抵補入徵如
故祇因升減多故則數多本縣田獨有五十餘
則而荒熟大亂此書遂爲二十年賦法之祖無
能破其悠謬惟崑山張玉菴先生官給諫嘗貽

駁之藏于家據冊開兌運軍儲派剩似無遺錯
而板荒坍荒積荒新荒盡以升科補足但信紙
上之言罔恤溝中之命不知有一處升科隨有
一處減則以升抵減乍升乍減往往奸民揑造
升科圖減賍產不一二年升者倏復告荒減者
永爲已據畢竟從何抵補有司無可奈何不得
不出于箠楚當比責時鵠形鵠面弗忍正視而
荒區寡逃之餘誅求亟迫于是祖課孫父課子
相號而扑之以廿以一二齡習受杖刑爲能事[illegible]

在風俗誠可哀痛長洲葉父母至誠而精察繼
歲不勘業有成冊及其在事必無溢報倘延至
再易銓除雖神明之長必須一年始見端緒[illegible]
且逃亡爲盜賊能少待乎以此例崑山吳江常
熟青浦無錫江陰等縣又可知也特長洲爲本
邑之最耳伏乞檄行該縣將眞正新舊無處荒
賦奏請免徵其低下薄收之田分稍低極低奏
請減則千百世之利也大都長洲以二萬荒賦
爲幸年年苦比勢必併侵三萬熟賦以苟延性

命猶懼胥吏議其後也半侵已以糊口半入胥
役籍口浮萍已散而復生蟻虱方弔而又賀故
犀一邑衣食寢處于荒區不下數十百家歲豐
詭名籍荒歲歉捐背買荒按籍罔知臨比莫辨
今既捐其無處減其低下非荒非低拖欠何辭
詐以減則抵復熟及價重租重反居輕額又何
辭請言其利國者五空捐無徵之賦實清有徵
之賦利國一與其重額無人執若減則薄收利
國二去籍荒賣荒之切窟穴之弊遇凶歲不勘

災而災已定利國三報荒責于公正則前書不欺荒熟較若白黑則糧櫃無權荒田盡行人宦則　朝廷有數縣前斸折二議司農必有訛也所宜彈諸　上也一歲災民之計也由後斸減二議國課終無損也所宜遽諸下也歲歲災民之計也不然正嘉有歐中丞賦冊隆慶有林中丞賦冊何嘗有抵補無處一項而遂以經賦冊一時無稽之言流禍百世哉留　覲闕係極大救荒猶救火門外之人方辦焦頭爛額攘臂以

入而室中主伯遽于烈焰中正襟盛服以出恐有牽其裾者矣意者冬春之際一面銓選一面擢取以省一番著印之煩蓋憂在冬春宜長慮也抑有請焉敝戶原有荒田倘蒙裁擇乞行長洲縣將敝戶出悉照舊額供辦非徑徑也顧文康嚴文靖二先生疏中亦以爲言蓋立于無過之地而後其說信也齋沐矢辭仰祈斧斷

與周撫臺綿貞爲吳文定公請祭書

台駕無月不敝廬至徹夜分而未嘗一私于也獨有請者敝鄉先正吳文定公寬立朝正直忠厚居鄉孝義廉潔嘗與王文恪公同朝出處風節士咸仰之今文恪祭而文定不與祭其謂之何且累世貧宕家廟凌夷蕁榭半朽毎過尚書巷口未嘗不刺刺焉生讀書堯峯山久之有像儼然故文定公讀書地也夕陽坐太湖謁遺像烟雨明晦如見先生台臺請于　朝而予之祭

庶成弘間耆舊領袖吳山名教其大光哉

再上周撫臺公祖書

請將今歲長洲第一荒等於崑山而甚于吳江青浦頃覆核長洲九分八厘遂不得與三縣等蒙老公祖傳示長洲改折六分不肖以全折爲請伏荷駕訪面許七分而民間不知皆云無荒幸速發諭榜以安之更有懇者長洲全折决似難已如近日所條上譬之十分長子也九分八厘次子也同處一室之中長子有分産次子無分産可乎又譬之一母乳二子同在襁褓同患

疾病一則予之乳一則奪之乳又可乎　朝廷無此政體司農無此會計人情孔亟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伏乞爲四郡補牘必首爲長洲請全折務與三縣等災黎幸甚

策宣大書

中山王之治薊九年而不及遼也有馬雲葉旺以代之薊遼非可一人治也

高皇帝之大略也然中山王詳于薊而疎于宣大也力有所不暇又恃大寧以隔之也故山海樹重城而宣雲多泥垣及得隆慶諸老因款備戰十年經營力今復大謬不然矣昔也無兵兵戰于遼而不補今也又無馬非無馬也插不使我馬入薊以匹馬不入爲功宣得無以匹馬

不入爲懼乎何法使馬來卽終不來何法使馬他道來而不虞張家口之不來願洗心以聽自奴患迺萬曆廿年大率欺督撫用一騙字督將士用一嚇字惟嚴備足以立固之而其如不肯備何也今插尤甚焉初避俺答遁居東偏昨避奴酋跳遶西土是勾踐之智也能下人名也又且倏戰倏款倏挾賞倏進貢以弄中國兼挾三十六家大頭目誅殘屬夷直抵甘肅皆以避插爲名闖聚內地我乃有不侵不畔之卜夷而不

能宣慰有永邵卜而不能用但曰款爾否則旆之曰戰爾夫揷盆終受款之人又豈一戰字可愚之象人紙馬可陣之也哉至問邊志又有慨于中矣耶國志書儒林開局拾作恢諸高閣度之耳無益亦無損若邊鎮志專借以蒙上官優兵餉作一張本四鎮三關志其一也去歲甚有感于遼自領任寧錦宣　詔乃知邸報邊志皆斷爛種也請試一一躬閱宣府圖其山川盡復隆慶諸公之舊勒成一書可矣

與甘肅劉撫臺

伏讀手札揷橫至此哉乃使天未遠夷望風驚竄而詭言報伕陰圖內犯致焉叵測殊費料理用動乎恐其滋蔓也用靜乎恐其長寇也指揮如意乎恐兵餉之不繼也待假便宜乎恐鞭長之不及也聞甘肅苦積逋軍人枵腹又往往不逋于民而屯田法至今尚行意者條上便宜爲天下復屯之倡歟新選甘肅守備王振遠武學取士寧遠人也昨三月以草鞋短刀見予前屯

欲夜請千兵手刃速不的壯哉士去冬　京師困于奴縋城而出密召遼兵二萬復乘便召遲遠兵此人間氣所鍾意者天使之供天末于城耶

又

同年王金谷懋學陝西鞏昌府人也以國學遷戶曹僅月餘耳病遂卒旅中蒼頭兩三人舁旐行矣家貧路遠有子煢然儒也念生平陰行善不求報莫如念劬先生起白骨而肉之俾一片

淸腸七尺勁骨作山河氣於殽函百二之秦關以壯　本朝華山有靈亦當興雲撥霧助大中丞天工神斧一掃銀夕佛僧黄花阿囊之孽

復撫臺

沃洲呂公按吳相度興廢圖而藏之府海忠介立濬之數十年不被灾無大壅宋承務郞胡舜申曰自塞胥蛇二門生旺之水皆遶城外去宜逕巽水以入此二者非天留之以待任乎直指甚公檄查征倭治河事已詔罷仍在徵者應追羨若干以治吳淞而中沮數年來時下令開濬巽亦有利無害有全利無一害誰撓其成此二者又非天留之以待竟乎嘗聞古之大道

人者獨于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談者蒿目財用又相沿無動為大耳文襄之來也以七年逋賦蘇郡至逋八百萬石其後省耗勸分濟農盈餘米百萬而築岸捍塘鑄器救荒悉在其中未嘗憂財匱也自餘米一括之戶部而豐凶無備逃亡歲多惜哉幸及時焉

與徐按君言沈阿滿寃辟書

謹啓敝鄉同年巳故孝廉伊應鏜屢下第鬱鬱
成病蠢童子阿滿年十五六素嗜酒敝同年因
室亡自親米鹽阿滿數盜其膏酒而惡之童飄
而善詈伊之老僕恨甚立聳主怒有門下王衡
士健訟獲十金爲硬証陷誣姦情老僕抱告殉
令孝廉密告姦以怒縣蹶告獄以坐辟須臾太
獄構矣決單請矣然天道昭昭未幾衛士死狂
疾老僕死城隍廟庭又未幾孝廉病甚悔而欲

生之生等同年五人代顲則疑爲死因居間不
梵仁錫嘗侍先君令兩浙學斷疑辟者屢矣先
君廉得實輒扼腕曰辟成案翻當事不過壞吾
官耳豈以人命易哉生在縲絏之中無官可戀
據事直告
蒙直剖其寃沈阿滿發回伊氏幼子撫養

附憲牌

本院於四月廿五夜因淫雨爲菑終夜輾轉
不寐忽而寐見一金甲神人長約十丈至于
榻前揖予而言曰卿於鞫獄屢見慎重若不
欲輕下一字者何令沈阿滿沉寃不白念屢
起而尚作猶豫耶予答曰非忍猶豫恐情未
分曉耳又曰久有分曉因再答曰果久寃敢
不祝綢隨合掌就予三揖而別醒時想像殊
令人毛骨都竦遂晨起簡查舊牘凡情屬可
矜者俱思一一爲之伸理而於沈阿滿一案
寃情遠邇播傳神人共悉合行查審仰道速
行

附批詞

沈阿滿盜財無據傷指無徵蒸妾尤屬虛揣
其飛刃越屋藏箱環響之說皆以一段狐疑
裝成此局耳草木皆上天生靈豈以無端猜
疑令無辜寃號鐵杆狴鬼神嘿嘿之死致生
良有以也合行如照開釋令滿幼主呈遞保
狀以餘殘喘此繳原招曾否詳部速查明易
報

過淮上目擊桃源宿遷邳嶧四災也與蘇

撫臺請立石減夫役書

謹啓徐州河决之後如桃源縣如宿遷縣如邳州如嶧縣賣男女供驛遞亦孔疥矣生在桃源住船三日見縣驛皆閉門爲之惋惜乃自僱夫行比聞每差座船動索夫百計如一船百名則十金兩船倍之有立盡耳若是必無桃源與其桃源問渡不可得何不少寬之留此一縣生靈爲往來貧主人乎伏乞台臺著爲令凡差船過

四邑挽者弗踰四十名仍立石永久生行道之人非好爲異同也唯其嗜魚故不受也

書上公即立板榜有不能行余四十名之言心甚媿之等語而嚴爲禁抑越明年果有桃源劫庫之事

與吳邑周侯白章二盟訪誤拏書

謹啓訪家之滋害也有承巷焉一白滌卓叩者至童子出開門即入仍扃第二門以白鏹置卓維書其人單欵趣出主人收鏹抄謄不面一人不留一筆葢亦巧矣欲陷其爲大犯於是借一極惡人爲之首首惡如是大犯可知而其意非爲首也欲陷其爲首犯於是又借一極惡人爲之大大惡如是首惡可知而其意非爲大也於是以不相識之人牽作一人以不相干之事併

成一事成者成徒者徒間遇明府推詳暴白而家已罄矣如近鹽臺所訪章二尤可笑焉章二即故大中丞陽華嫡裔也食貧處館有至性更有坐性終日不出夜需陳酒二壺他非所計館主三五年不肯辭頃坐館黄鄉宦宅忽有三人入館揖而問曰章先生有一好館欲屈明年可往就乎喜而問曰誰氏曰館亦不小是見任鹽院言未畢索其頸質成臺下生聞而入獄觀之神閒氣定宛似教讀時景象因喜故家子老成

人不可及然其事終須一白謹齋沐以告訪不可信久矣况無名號耶或曰有真章二焉而勝什之然未可知也幸賜詳察

矣審至章二沉吟以思判曰章二筆耕之士實係誤挐放回

辭周大中丞檄府建坊書

項據蘇州府爲建坊以彰人文事奉祖臺憲牌嘉靖壬戌一科一郡有二鼎甲今

龍飛壬戌開科一邑而鼎甲者二人文章經濟皆不媿科名應于膠庠中豎掛棹以表人文仰府即查應建今壬戌一榜豎於何庠動支錢糧作速查明詳院等仁錫聞之面媿甚竊念久困鉛槧幸忝制科乏尺寸建豎儼然樹掛棹以焜燿之不敢康且敝郡洊飢父老子弟鴻雁哀呼錢糧設處必累加派愛人以德願祖臺亟止之也敝同年業有専牘辭矣

與胡兵道

寧武山右要衝稱譬之後流賊蔓延其始靑澗通軍燒民庄焚㽞器以致富民化爲飢民良民化爲凶民頗聞三秦軍餉不給有四十月者人知飢民附之不知富人之被劫者亦附之人知目下兩省忽薙忽盈而不知將來秦晉庚癸歷者皆流賊也况殺飢民未必殺賊首彼且破城邑署職官漸豈可長妄意刻期會勦合秦晉之兵宜擣其巢仍以勦爲撫凡係我民人盡撫而

置諸懷抱間無若襄東省以飢荒爲京觀天下事有大于此者然二虜久在目中甲兵久在胸中以次掃蕩未晚也

閱張仲于試卷與細論文書

今日正文體但與高才生約法數章足矣張表弟仲子爭華世其家學賦才奇古然試卷售越不售吳此道果難言歟要之高才可與說法者必仲于也敢以苦茗代盃酒與于細論文而細推之品詩則清新俊逸品文則雄渾博大非雅言也耶然杜入雄渾矣李入博雅矣清新俊逸耶夫兩家詩格非律令也又有謂作山林之文不如作廟堂之文以山林雅近寒儉故夫寒儉

之意不可行于廟堂而施諸山林詎不可哉且山林奚寒儉之有請與子遡前辛未而及甲戌庚辰諸會元之妙妙于雄其神武而不殺乎孫牀牀于雄而渾雅自在渾則博博則大進此以往必從淸新俊逸入矣入子博大渾猶一間也雄可望渾也入于鬆麗輕淺而詭怪百出以以勝之亦有逕從博大入而大者壯也用斯罔矣大者過也載斯撓矣似與雄渾近去之彌遠又不如清新俊逸之可无咎也上者定心氣次者

協音聲大者調步驟所謂與高才約法三章總以雄爲主彼號爲意見議論氣燄精彩與渺皆雄之佹也何與焉莆周與子細論韓歐正文體一事而子細推之二公之文不相襲也其釐正之德之功亦不相沿以唐之時濫學古文柿木擁而不生官骸滯而不動於是韓子以氣噓之其功起八代之衰宋之時濫學時文板重寒淡如土木偶人對坐而不語於是歐不以頓挫轉折點動生氣稍化鬚眉之顏笑之其功起一代

之衰使歐公亦學韓公文體奚自正乎且宋爲有奇險之士刻厲之文哉韓公漸近一雄而歐陽子度其力與其相遭之人與文未能也勉爲清新俊逸而已矣

與朱年伯總督

泇河駱馬河老伯治之矣昔以海運佐漕運之窮今因新河廢舊河之利徐州一帶肩摩轂擊安在哉詢其故河之子無一帆矣不知何法使舟楫往來乎泇河漕于斯冠帶于斯二百里不設驛反枉道取夫馬于邳州嶧縣二百里之外俾過客停舟宿遷浩浩蕩蕩職數日以待何善後之無術也聞命以來爲河伯巨靈稱快者此耳

與友人說台鴈

孫興公未游天台遙指赤城呼爲霞起千古[illegible]嘗未游而高其賦况余倦游也哉辛酉春夏[illegible]於鴈蕩悟于天台醒于會稽夢於上虞因思之竒妙境疑深於悟夢長于醒人亦有言台不如鴈非也鴈奇極三十里台奇平八百里奇極則竭奇平則生台之桃源三井瓊臺雙闕鴈不如也雖然悟境耳望鴈山大龍湫濤落絕頂最高三百丈水色曉亮如江潮繖折而不幻飛絮[illegible]

[illegible]盪幻凝烟各百餘丈又數十丈鑪洛雪汁[illegible]五十餘丈微聞聲南下龍湫其音大吼吼三十餘里砰擊不少休今記賦中雷霆蛟龍之聲皆怒于潭者非龍湫眞界志稱廬山直不如鴈山曲曲則飛舞可觀亦邊見一層悟即一層疑妙處俱喚疑不喚悟蓋嘗登上虞而思云思台鴈似精嚴天女不敢褻視思若耶似女郎掉槳笑入荷花要以會稽不夢則梅梁飛影于鑑湖右單飛帖於花街有情者挾之去在上虞而夢耶尊其環珮之精嚴皇風之淳穆者爾會稽何不夢山川應接瑯琊處處逢迎有所不暇耶山有龍禱七日不應一壯夫疑之躍入潭龍[illegible]也負而起雨大注蓋龍得一夢之力壯夫得疑之力甚哉乎疑悟夢醒之際玄言問老龍余所過觀瀑杜鵑紅二百里下映白浪三井之幽壯小五泄之頓挫九里之潔激秦望山之乳井皆日賞而心不服至三江閘眞服矣其水之音三代以上鐘鼓也其水之文蒼頭以前篆隸[illegible]

觀止矣

再出山與相知書

弟向竊閉戶讀書之名而丙寅逐歸終日惕惕開卷一字未能會心旋讀旋罷遂受閉戶不讀書之實豈非天哉名實之際良可畏夫

其二

朝遊江湖夕調愒碍庖厨之刑罰也省之而已珍羞在列海陸並陳口腹之稅斂也薄之而已繁詞累句時文之加派也免之而已

其三

我無所取于世是我不需官也世無所取于我是人不需我官也持是安歸哉歸家耳

春秋房約

生通籍以來幾十年矣未嘗一字干人凡任于吾鄉得侍同朝者無不知之豈有已不求而代人求之理豈有不干公祖父母而干門生之理在內在外榮任處決不遣一家人通一私啓如有書札其假必矣即使其人不假而書則假矣且古人念親友無端招搖道路壞人生平是僕雲之所不思也生奚愛焉遞書人徑行枷號歇家并責究懲戢[illegible]漸自止更有巧于居間說騙轉致投畀豺虎亦不食矣至長班裁衣星相山人方外等如假名帖竟一笑擲之而江淮吳楚間座船浪船僞書牌號尤生平所屏絕者各省約法無爲棍徒所誑幸甚

著國子監祀事

一 祀華首惡以清首善

京師四方之極國子監爲首善地今把持于□
史但知六堂如贅旒不知弁髦大堂尤甚何也
胥吏竊大堂之權而以其似人者見皂隸竊廳
堂之權而并其似人者亦不見是以公庭寂然
一吅若輩之室私衣冠藏焉代點名代撥管伙
領糧覺而試之以題代者不避而馳六堂皂隸
各以監生爲私人而令新見師長不得已或□

□人中分一人之贄以獻沾沾德色至云行也
四方罪呂爲鄉里所擯埊名改姓儼然稱上舍
首善之地爲首惡之藪矣予令事不繇六堂者
不准稍稍知有師然能事止此耳人之患在好
爲人師尤患不能爲人師更患欲爲人師而不
可得國子監兼之

一 復射圃修右廡

司業公署之右射圃一區魏忠賢建逆祠地宜
亟併工集諸生較射爲斯世懸父子君臣之鵠
以誅媚閹者若文廟右廡雨至必傾眞急務云

一 諭公侯伯之子

祖制甚嚴今繇禮者少先行列榜曉示一不從
吏請再不從官請三不從指名參奏

一 進課之日每季呈　御覽冊以革鑽刺

本監季課所進者文耳竊以官必有法守流俗
如波法不能行禁不能止請季造　御覽冊如
監生不到班爲一項鑽刺爲一項屬官不到任
爲一項胥吏犯法爲一項如雷如霆赫赫　天

威誰敢哉

一 選眞儒以儲積分

積分乍行而旋止爲去來不常無分可積也請
于歲貢之外不拘廩膳提學官擇眞才實行年
力壯強府州縣限若干人如果乏才之地不必
拘額乃入諸監與監生雜試以次升其堂階積
分候選三試而殿坐舉者罰三年一考得人超
擢庶乎積分之典可行若現在人數寥寂胄中
短蔺雖安定河汾爲之師猶無當也

通巽溝以竟前功修滸墅塘至和塘以便
濟渡築寶帶塘接松陵築齊門塘接海虞
以垂永利論
赤門火方東南城下有大溝外濠水從此入祇
橋以出燕家齋郎赤門水道也故盤葑二門間
有赤門灣府圖指蛇爲赤誤矣蛇門在巳方吳
辰位象龍故子城南門反羽爲兩鯢繞以象龍
角越在巳象蛇故置木蛇南門北首向内句踐
作雷門勝之吳欲絕越遂不開東南門亦以塞

絕生氣終滅于越紹興中胡舜申作吳門忠告
論郡無三世能保安居而建炎之禍舉城無一
區宅其言絕痛十年前吳紳翁言之中丞御史
檄下所司相度鳩工時太守陳兩邑侯葉萬爲
政水自盛渡橋入逶迤郡學經中丞府縣公署
一城中皆活水將僝工條罷甃石皆具僅一溝
耳此壬戌年事是冬丁内艱詢當事曰已奉憲
允何故中止曰水徑不遠費僅逾百逢一縣兩
鼎甲之報何攻作爲乎對曰公祖父母爲一時

科第縉紳人民爲百年身家忽憶錢功甫先生
年已八十矣嘗手持忠告論一句一讀一讀一
淚語某曰第恐吳人無此福今不出老成人所
料懷欲陳之久矣脫以壬戌之役遲延勝舉終
已不言以犇取科名之故獲釁桑梓能無汗顏
則繼舜申而忠告者宜莫若余儕也吳主乾亥
陽山當用金局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
武曲以至西北原太湖入于江而歸之海亦合
金局云胥塘自正西武曲水繇胥門入運河自

吳江東南貪狼水繇蛇門入及塞胥蛇二門生
旺之水不至舜申悵焉然又慮胥門新館勢不
可動武曲主財不比貪狼則蛇門尤急正以長
生水環城而來徑過葑門之外于城中絕不相
關甚可惜也范文正闢葑門濬東南虛秀之氣
洩度守郡與舜申善卽命官吏行視其處部署
巳定嗟乎昔以屬邑異議而止今以壬戌科甲
而止不更異耶又況濬導郡學漸近赤門以及
蛇門旣有成跡費省功半開一巽水之溝何顧

大役舜申年八十五聞止役而歎謂天時人事湊合如此得無忠告矣未善道耶予爲補論如左

滸墅塘自閶至楓橋二十里董主政漢儒築劉主政應遇鋪石面便涉者數年間土疏椿爛距田咫而狹累石傾削挽者夜行多湛溺余倡助脩杜庄橋次築近橋一帶屬王政成公偷聞而義之捐金別脩丈尺碑諸石倫賢者相踵數年之內有成績乎至和塘前長洲令胡公士容所

築未識有歲脩田否或在畲里宜一查及其漸圯圖之尤易

楊忠烈公漣築海虞塘旹稱第一而塘功相繼如吳江令劉公時俊其一也齊門初罰贖鍰强有力僉緣未竟海虞有哂之者曰貴縣塘想便于下口耶笑塊石不麗于地也倘董是役勿使後人笑前人無已時

吳有葑田芟土椮結以名其門巨浸無數其著者寶帶橋漕運孔道震澤天目苕霅穢水吞吐其下予既商之兵使俞公維宇上其事御史大夫撤吳長吳江三縣督脩十何三洞垂陷長洲侯葉公成章罰贖重修予亦捐助有僧曰一手苦禪也建小閣碑井亭予冊封歸里僧已病廢橋多圮狀過而傷之躬爲丈度自寶帶橋至尹山橋連亘松陵塘若長虹撮以爲首事就一手菴稍稍搆之付以田畝守以兵船則秀水盡來旁絕姦盜興利去害必有同心若吳淞江之宜開也南禪寺文昌之宜修也大觀在吳矣

擬應天武試第一問

蓋聞諸三略曰聖王用兵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爝火其克必矣然未有不練而可戰不得士之心不養士之力而可練者帝王舉兵簡練英雄兵法臨陣一人有不進死于敵教者同罪自伍長至裨將教成而後合之大將陣于中野其敵如此兵法刑重則內畏而又曰殺貴大雖驅市人而戰可選兵爲天下最可何者誠愛之也豈其不練而用之漢賦

民以丁二十三爲正卒五十六爲退卒有事以羽檄召郡國材官騎士而南北二軍不出二軍郡國所番上也如首尾之相應產祿兩人如手足相救豈有周勃已將北軍產尚不知者武帝置八校尉始募兵期門羽林世其官始長從而天子能自將臨邊將邊又不在衛霍之日不恃衛霍而自恃也若恃宗廟之靈天子必不敢臨邊恃將帥之材武天子必不敢臨邊所以不恃者恃天子之神元狩以後始多買復調發不繼謫吏民謫戍謫七科至光武罷都試征伐悉藉京軍安帝入錢財官虎賁羽林桓帝又減半俸而京兵弱矣夫京兵既弱外兵不練國不亡得乎唐建府六百餘所關中居半折衝果毅府名甚具府置兵三等番休有時徵調有符二十爲兵六十乃息行兵則自備甲自裹糧罷兵則將歸朝卒歸野說者猶謂遠近分番皆一月越在二千里不乏調遣弗若漢之道里近二歲更代爲休其力也土蕃之役劉仁軌鎮守洮河兵遂

次戍是時府兵儕于隸人至蒸手足以避張說初議汰旋募長從彍騎其實所募之人即所汰之人林甫停上下魚書幾無兵矣藩鎮熾天子自增禁軍宦官尋掌神策南衙輕北衙重於是楊國忠募兵連枷諸軍前祿山不太劇乎奉天之變豈待食草糗決哉然抱眞昭義步兵李德裕雄邊子弟一則杰冠山東一則威伸南詔唐未嘗不籍民爲兵也宋收勁兵於京畿諸鎮戍更其兵之額役有四宿戰備衛曰禁兵服役諸

洲曰廂兵壯民團練曰鄉兵諸部內屬曰藩兵兵符出于密院兵衆統于三衙河東北有强壯之集陝西有保毅弓手之置蓋宋都汴京無險阻之固中原與敵共觭兵勁卒天子自將弱于形勢原不弱于兵力未幾名强壯者抽赴京師名保毅者運粮戍邊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宣毅或刺保捷虛外實內及熙寧行團集保甲法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盈六七十萬盜賊滿天下假團練爲名耳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文皇帝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立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考其法一指揮轄萬人武備不精一千以上罸俸七千以上降級千百戶所轄亦如之自後宿將漸彫正統巳巳于忠肅選三大營精銳立十營團操謂之團營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老弱退回原營謂之老家成化後建十二團營閱警則朱永充大將王越充提督坐營官充偏裨各領所部官軍征進居亡何提督膏粱坐營備數團營與老家無異統兵將官臨期辟用旋置軍裴將官巳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正德年間山東北畿羣盜縱橫乃調宣陝遼東邊兵踰年平克總之兵之治自禁兵始兵之壞亦自禁兵始兵之壞而復治自振京營以定天下兵卒之式始

鼎建關帝廟七議

一議闢地

本廟規制湫隘不稱帝居然市廛如蟻民宇塡塞僅可舒兩肘耳平價估値宜首議矣

一議廟制

殿正西當白虎衝扞禦一郡數百年來不兵火居人長子孫址勿易也宜拓左右兩閒使中廣而高之庭設廊兩帶一置神仗一置碑記

一議請祭

在祭法則
帝宜萬世祀郊
天子之所禮而郡國之所備可乎崇德報功必有特典

一議三義閣從祀

昭烈孫烈節北地王諶後皇帝第五子屢諫黃皓請出受妻辭節度以身拚敵兆果鄧兵入泣諫勿降帝不聽乃哭昭烈廟殺妻子而后自殺

壯繆侯長子烈節平戰力從戎與帝同遇害

恒侯冢孫烈節尚書遵隨諸葛瞻于綿竹與鄧艾戰歿

一議建眞武樓

眞武之居殿後也非禮也今七月二十七日五更栅損金像神抱恐惘闕地建樓永作一郡之鎮焉

一正稱名

先主憤　帝遇害自督戰趙雲平諫不聽君臣兄弟之誼不以封爵重　後皇帝景耀三年諡壯繆侯美謚也或以陳壽史譏毀帝附會前謚匪當誤矣故生爲漢臣宜以前將軍謚壯繆侯

爲正歿爲明神宜以　今上崇封爲正若曹操表封壽亭侯　帝因欲得當以去及斬顏良后盡封還曹拜書告詞豈宜再辱

一議闢社

兄陵有鼎社鼎甲蔚起　帝職司文場聞諸王師長見江左刻關廟會文五十篇　帝題靈批評爲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爲主闢地後搆造精舍專設會社都人士留意焉

宜詔至肅寧檄毀魏逆僭坊與河間太守

書

生奉

皇太子誕生詔書自畿郡至遼東都司　一人

元良普天嘉慶涉山海踰寧錦歷覺華島所過

貔貅十萬旃帳千羣無不畏威懷德异哉肅寧

縣之無法無天也參天立龍鳳之坊黃金書僭

悖之額傍逆居而歸然罔遵拆毀　明旨此可

令使臣見哉　朝堂方懸黨逆之鋏案而逆里

猶張附莽之羞容其謂之何使臣有口

天子有道於以上　聞亦非宜也惟執事重圖

之

本日先令該縣碎其扁額逆居三大門壯麗如

殿闕坊在三門之西五采繡金龍蟠鳳舞工費

約可萬計

宗表跋

爰自　始祖南渡　四世累修五傳而　東湖公　成齋公鐘鼎泉石兩高於世夫何曾柄晉憂晉事日非其家日食萬錢而不恤詆者謂曾獨明於覲國韓愈以切直遭貶黜聲赫千古愈之子拜狀元當宋時已無牙頰及之者是知有家之道在彼不在此余讀　先中丞自序二上集云使後之子孫有讀書秉道德者出焉則曰

吾祖之訓不在是夫文章居三不朽之一猶吐棄之況其他乎方遜志曰爲名人之子孫難豈不信夫

成齋公小記

公以翰苑主盟騷雅以兵垣疏誅兩大璫磔妖人繼曉奪寧陽侯爵以少卿按　胡藩獄以都御史簡　周府莊田又按　吉府獄前後督舟師於江上卒平施董以巡邊　賜羊酒寶鈔以按獄　賜旨奬褒以簡田復　賜羊酒寶鈔以

馳驛歸　賜緋衣白鏹於家以斬寇功　正德改元　賜蔭徐大中丞源王文恪公鏊李文正公東陽琅琅耀簡冊矣若夫傳記之外爲言官論列待罪　闕下竭內備止餘四金東裝友吳文定及同官翰林丞執弟子禮居玉堂鎖院日誦西銘至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輒欆然懼故自號曰成齋諫艸輒焚父子間不一語及嗟乎使公不遇　憲　孝兩廟其不予怒鱗者幾公頁節而不以節顯遇也

褱山公小記

公於羣從中最雅馴操行多長者成都孔驛丞失官觜女爲歸計公以金授丞嫁其女爲良人婦故人金秋野歿無歸買山葬之有妾閩中生子矣儆訴仲君公怒索杖良久乃已性善飲遭中丞之戚竟不能飲詳徐學士階蔡山人羽傳中周宜人院判周原已庚之女克相公能賦詩然不時御曰非婦人之所宜先王文恪公鏊曰吾覩柏舟載馳雄雉諸篇俱見錄於孔豈以婦

大而遺乎後世或矜以爲能如蔡文姬李易安
之流則非道之中也若賢婦有其美而不自見
世無得而傳焉是可尚也巳

西江公小記

公八歲遭父喪哭踊如成人迨長爲吳江顧君
感梅館甥其家故殷咸爲公公外持門戶內善
節省代籌數十餘年感梅翁後有子庶于成立
公遂居別第垂橐以出無一椠指王大參庭曰
吾嘗比君于謝弘微然弘微不幸而過殷君公

幸而遇顧氏父子皆賢蓋公大節皎皎端見于
此雨泉陳公鎣西室王公穀祥衡山文公徵明
三復及之鄉人以塚塋逼公所居請于公願遷
出售公曰豈以居故害及朽骨或鬻產而隱墓
地於其中旣刻契償直矣知而割還之不損其
初直他陰行多類是嘗荆州公官南都嘗偕二
三物外友藍輿縱眺雨花燕磯之上以適公公
輒命荆州亟歸視事顏安人以不逮事舅而姑
越在兩地乃迎養同里終身弗替晚膺命服蘵

素如故性喜繙古人書常以韶兒女或誦經數
遍而尼媼謝絕不娸西江配云

白陽公小記

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公曰王公不得
召我況中丞乎擲其刺于地謁者以報陳公怒
廹令見公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笑陳公曰汝
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公筆墨亂淋少頃雲
山如覆蔽以茅屋屋下漁舟點點老翁持竿酣
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

言絕句於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毋傷人
汝也中丞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亟下堂
以賓禮見○天水胡巡撫纘宗守郡時三日必
一顧公爲代償逋賦然公絕不以私請○南都
徐國公治樓船盛廚傳以延公公意不欲往雅
愛金陵山水强爲登舟抵京給其使輩曰汝先
往吾爲之後矣公竟以輕囊從間道憩野寺逍
遙月餘歸徐大索客弗得○公師事文衡山先
生衡山性惡妓公嘗有有癖惟携妓之句一日

延衡山於家歌舞畢集衡山正色欲罷席公曰
文先生以某門下士故禮法苦我耶自此絕不
作細楷字亦絕不作小山水圖筆下浩然自放
以爲神旬日後衡山見之大驚○偶同王雅宜
寵至金陵一名妓家妓習王不一顧公妓能丹
青王曰卿於我郡當北面何人妓曰他易與耳
白陽先生退百舍矣然慢如故妓出公顧几上
有胭脂一盞亂點羅帳稍稍作枝頭成紫薇千
萬樹生氣撲人少頃妓至見帳中圖恍若偎雅

宜乃指公曰是卽卿向所北面事者也妓慚甚
復整容以見且拜公大笑而出○公大字逼米
元章小字逼歐大令○或曰公詩類陶然公可
以詩可以無詩詩可以傳可以不必傳總之論
公者于筆墨之外別有尋討○白陽筆記三則
云庚子正月十四日到鈔關訪方舟弟於義塾
方舟設宴請王政公某見其詞色倉皇有愧懼
之狀豈謂余將干焉遂與相別登舟王政反令
人來問余竟解纜乜　廿日晴大霜老農云宜麥

麥午後唐先生去舊師小游來一茶而退衣裳
紈綺殊不類師儒也○二月十一日晴霜霧且
高漸暖頗有春意燕坐碧雲軒甚適日日得如
此正東坡所謂一日是兩日也○孫孟安曰此
可見先輩雅重之操朴素之風閒適之致云

莪齋公小記

公廉靜寡嗜閉戶讀奇書非漏下四更不寐尤
精易學有大志雖舉于鄉闇爲令非其好也嘗
云淵明之曠猶狗五斗子美之才竟淪一第故

作二君詠以見志爲刑部郎屬力疏歸且語人
曰衡山文待詔荆川唐司諫俟我於洞庭梁溪
久矣不去將負茲二君時石塘聞司寇少湖徐
少宰重公才閣其疏移官南職方貳翁巡撫大
立爲文送之比公于陳白沙未幾進本司正郎
再疏辭職竟堅臥不起矣公宰壽寧山寇出沒
有盜吳大漢抑官署燔民舍公披甲擣其巢穴
擊殺渠魁餘黨悉定當是時微公幾爲亂矣甚
公貌不逾中人而膽氣若此　朝廷下開礦之

令遣使閩藩公極陳疾苦違之衛命憲臣逖是其議轉閣　上允之其事竟寢爲南水部省經費數萬緡及歸家惟簡書袍笏而已歿之日囊餘敝衣數襲子孫至有不能舉火者公性最孝以椿萱彫謝常咏蓼莪篇故號莪齋撫愛弟昆暨族子弟時面折人常與尊官論出處公曰君年既老可以休矣旁人縮舌而退公自若作古文閎深典邃蒼然有西京氣色

麓陽公小記

公出處最奇以文墨擅譽而以挽强中格一奇也遊京都爲成國公家塾師嶭與噲伍願試中書雖阨塞弗庸然名動公卿間矣一奇也當犍罵陞貴人錦衣錦衣大索燕市十日弗得一奇也去而之洛與趙藩王雍容兔園一奇也公以王舉事不法懼及私匿趙布衣汝泉家拜弟昆其後王事覺賓客逮者纍纍公以汝泉故得免一奇也未幾汝泉成進士開府三楚翁亦老思一見鄉里浮湘漢而下歸則五橋耄矣公跪拜

大餔子弟爲交告懷山墓而去去之日醬數十金曰勞苦諸姪爲代丘壠賦稅又一奇也公書法入神智書黃鶴樓詩字大徑尺王元美世貞官楚中登樓見而異之勒石行世乃因汝泉見公索題額至今弇州園多公書

龍江公小記

公性剛明果毅知大計直言人過齒牙絕不掛子毋與人排解甚力一長鄉賦軫恤貧區區人德之溪樓念公獨勞于家欲倍予貲而杞側出

令出贅勿與有分產公不可方易簀持前議猶確公泣諫益雖不用溪樓公言實順適其意於是溪樓公含笑而卒及卒均其產而五之擇其腴且便者以與幼弟族皆義焉先是福寧公葬官山溪樓應以昭祔堪輿氏持不利少之說公止已擇大姚新阡又持不利長之說公居長慣然曰於長便於少不便於少便於長不便吾兩親終不入土耶吾知寧親之魄耳何論禍福遂定窆公慷慨了大義不狥阿多類此我祖事公

如公事溪樓日出而歸爲公談門外之事甚悉公應以門內之事亦甚悉多家庭父子之樂晚歲督兩孫課延名師常側聽書聲夜分不倦吳碩人司訓秋庄公女秋庄文定公裔也司訓解組歸家無長物碩人蚤別室迎養終其身喪葬甚備蓋吳碩人之姑曰沈碩人當溪樓爲諸生時夜分以紡績相公咿唔及補太學舁之曰君今仕進雖有階矣士所當爲者未止此及福寧公卒于閩溪樓千里奔喪碩人髽首而居代之

經紀襄事半皆拮据公沒與妾曾氏張氏同處一室臥起飲食恩義若娣姒雖庶子女亦不自知其非所出也吳碩人則而倣之漸摩不少矣歷乎公以布衣推重守令郡守春臺蔡公望松呂公毓台陳公雍野李公大政諮公而行公亦不以我布衣然且式我議必鑿鑿期于畫有傾公于謁者公曰若知上所以禮過我耶果若人言掩鼻而過我又何禮焉

沱江公小記

公父白陽嘗云某作枝頭仲兒點花世間絕無寶矣或閉戶弄小幅白陽簾外窺之大呼曰何物神怪至此亟奪書已名曰吾託兒不朽性嗜飲一日宴客白陽山往金閶沽酒一大甕忽見梅花一枝出牆公折取神思飛舞不能自禁從鄰人乞大盞一傾梅花一舉盞至白陽山客尚在客見酒甕已空公徐指手中梅大笑曰此花花魁乃酒魁也客大笑爲沽白釀與客淡飲亦復薰然時一寓城士大夫往叩之者席不設茶

有酒而已侑酒置蝸蜒偶卽席席半出骷髏與之對飲客辟易公曰沱江卽未死之骷髏骷髏卽已死之沱江何驚徐枝菴邀客園亭公至懸呼主人主人未出手擊破其亭上珍石執菴意沮不樂公取索頭紙忽作大石圖掛之壁上奇峰突兀雜以幽卉風雨濛濛傾執菴曰此石比君家石何如大喜罍酌竟夕人人呼爲沱仙有善問乩者乩至自呼陳沱江吟小詩或作大山水。

蓮泉公小記

嘗莪齋宰壽寧爲臺使者所尊信委斜鄰縣多旁出公纔髫齡禁家人與吏胥絕不得交一語方析家時于田取五之一子室取三之一甚廉也及族有求公仲子爲子者一富一貧公却其富者曰惟勤儉家道可久兒能紹前業固善不能亦可寡累不至歛怨其恬靜無欲如此後莪齋葬時山中多虎患或勸公卒事遄還公獨廬墓側不去虎常眈眈視之竟弗傷

涇野公小記

嘗聞諸祖大人曰賢哉涇野家無寸田矣而以筆耕數金寘之從姪榮泉世修庸齋墓稅身歿猶戒後人誓毋取嗚呼公歿不能盎棺其身弗恤其後人弗恤而祖宗猶得徼公食貧之餘以妥于泉下公行義皎皎已畫山水花卉有白陽風

始祖至高曾祖父小記

自南渡十一世祖諱壽來陳湖陳湖有村曰大姚始居之村以君宗著始祖生榮嗣榮嗣生孟富孟富生孟善嘗買田荳䣭之不發其奸歲歉適粟八百斛弗問所司下納粟補郎之令獨粟坏社以千成齋公璃貴贈都御史貤封三世長子諱珪號東湖妣徐氏成齋有聲于朝公至盟湖北曉官承事郎命服斯煌珍重漁簑不忍捨季子鈇號附菴妣夏以貢貳福寧州卒于官公闡思之長子諱恒號溪樓仁錫高王父妣沈以弟子員補太學築樓對溪之北稱溪樓先生今

子孫髮未燥吟哦聲不絕多溪樓架上書也子龍江諱桐仁錫曾王父妣吳氏公起布衣擢强濟四雖貴重人不如龍江一諾生王父撒齋公諱文烈配王母范以先君考蹟　勑封文林郎暨范封孺人龍江公既以老不問家一經課孫大臺側聽書聲公棄世傷哉貧也先毋吳擲奮三百無墜禮王毋范病癱割手指愈之外王父之叔也于田不受于金不受王父年方踰强娶疣先君夜不解衣六十旬已先伯儋州貳守輝

秉心感之置伯之子座隅曰兄爲我課箕鑰我爲兄課詩書先君之事王父也小大必以詢王父喜曰吳中多著姓而鄉人稱善夏六七世父子一心家庭多樂事我家不屈指尚記余事爾王父時余出而談門外之事爾王父以門內之事應之爾復作如是繼述座翅陰私爲罷席同儕氣未易下間以先賢格論開卷置座其人賦卷而悟進族子弟與故人之子附閣語聞者含淚出雖數北棘闈憤發不少挫謂文章小技耳

古文詞誠千秋抑奈何失之經濟以千秋償乎居佰數中立不倚謂强避世無悶謂不懼當官藉援名曰頑鈍士猶處女以章句徼時媚服官作何狀因庠序二十餘年登辛卯榜減租入畝之半王父常以少收一斛多收一年爲言至刋見聞紀訓勸行好事惟恐不及云邑有五年之役在令甲復其身先君曰富戶既及脫吾又免誰堪此哉王父喜曰余先子一長鄉賦請免虛賦稅僉役身其難擇輕者予同區昔布衣好行

義爾尚纘乃獻乙未　賜進士諭仁錫勿迂儒勿腐儒更勿逼賓客曰吳中子弟大半傾子衣宇交以是年十六親故鮮識面受浙江諸暨令入暨問俗叢山廣邑山椎盤水自上流直衝激大抵氣不平而見小喜以小忿持灸律睚眦輒析身敗顏訴辞衣裳先君爲政務易知易達不設城府當其盛氣而來一一與之處分而不甚與之按罪其大者俗淹女齊而告諸神按故殺子孫律育三女以上獎立嫁規踰期上役役之

暨澤国也自浦江義烏上流諸水分流至丁江併入浣江茅渚埠分東西二江七十二湖歲淹沒高其堤金錢出贖鍰者年績成邑湖田三不足當山田一減湖田稅半開採之令大璫輩出倒令富民具資斧傳檄漁樵山大嚛先君議第發官鏹爲給罷去著大家弗用未幾一武弁來不得志先君念土豪吾民耳靡其魁數人按他不法狀度羽翼巳困牒以復若礦于山山無礦若不礦于山而礦于室廬墳墓非　吉內臣瀰

問左右左右語及諸暨令咋舌以府佐往勘竟免府有霹靂擊二虎漁楢山下邑人作賦紀之大姓袁訟連二十年吏捧按如蝟毛先君焚香跪告其承乏無能以仁義先使民民父子爭令安民民弗安奚令張炬焚牘仍令于訟庭序叔姪兄弟妯娌之舊率以告其家廟爲下拜相嚮大哭暨俗以和邑有十年沉辟若斯穿百六寸五金恩四十三先君之治二獄也嘗附膺而歎曰奈何視吾官重于人命宽盡白其他華亭都民

壯二百人鬨錮姘罪停柩未易更僕以調繁行數千人號呼武林之上先君爲淚洒浣江祟爲嘉禾郡西鄙土塋确澤沮洳民就衣食旁他郡逰賈鬬華組歌鐘時起于路使韜冠莙日相衒控武陵若雪長水間多出沒魚鹽衣冠劇盜爲之奧主按賦論塘以西腴以東瘠腴詭瘠有司惡之均則起科大不便於是減糟糧五緩折色二徐按故額請武陵稅變度攘臂赤手耳張數千牌大書某免稅某某免稅遍曉市村市村之

人幸吾屬無患解散過半徐命富室稽首聽命先君于浙東處礦浙西處稅談笑數穿嘉靖季年倭躪入祟游灾于火贊宮驛遞神廟祀壇吏廨倉厫鹽厫以次剏舉不廢公私一錢先儒輔慶源先賢趙忠定或發祥或負篋設兩祠祀之學以東文筆峯豪右侵築樓觀甚偉吏爲故事樹亭焉故事役區總解戶避苛里遞名先君曰區總解戶非里遞耶洗民槖飽客庾竭力邀客歡而巧樹名色謂瘠土何輶軒所至聘享儀牽

而已祟什九治桑蠶農家不理冊㡳而理筐筥間不宜蠶即買犢力田無所出爲設桑禁具太絹折南糙役重家破則滅數而倍其人里審之役以富民之羡益荒區之羸貧戶不廢著于徭故事起徵以阜快督見年陰張旗軍翼其之歲省二千金粟八百餘石既捧吏牘上還崇德而病病已劇尚念吳殺戰場百千畝不及開墾爲民業先君才大而敏凡以事至公庭一經詢見習如生平尤大度出之時凝然岳立忽遇事變

應手卽有妙用言利者浸出搢紳之口日奈何
以節省于官以賠補于小民杜絕請托嘗言居
鄉日長居官日短爲德于鄉固有日星士畢家
皆望影而退見世途有以清白恣者曰居官貪
清此眞貪也丈夫所爲豈止此先君歎俗吏挑
席簿書屈膝官長輒厭厭苦靑衿弟子庭辱吏箠
之下車首進文學講稽古之事復學田仍廣額
十日一課文以公事進于朔望詣學以文章進
賓館以質成進二牌接見見必整衣冠莊對所

陳說獨白者可衆和者否及以衆出更以獨入
鄉又可一人言一事一事止一人官省應酬士
簡期會爭以恥廉高嘗與人牘云縣令與民最
親倘有意爲民朝發一念而朝及矣暮發一念
而暮及矣亦自有一種樂處又云其無狀日體
父毋二字辰而出酉而入中夜而思之無大貽
辱于地方卽衾影無怏必欲赫然有可書之跡
不能不立異以自見去閎閎之政遠矣又云其
所令兩邑暨悍浮于刁不敢以悍治之祟刁浮

于悍不敢以刁治之題其齋曰至誠以感人要
下無不可感之人至誠以處事天下無不可處
之事公庭之上寂如山林自先君爲令叩階訟
其不平吏不得因緣爲之閒也首殺人必躬按
驗應抵應誣一瞬而決嗟乎先君自幼志四方
長益明習當世之務爲治敦尚本根不欲有廉
能名而海內驚傳爲龔黃卓魯之儔夷然弗屑
也先君方深嫉夫以清市者遂以清白吏槪先
君又敢乎哉

[illegible]又先君又記

嗚呼人能飾生不能飾死先君見背煢煢白衣
冠而泣者傾賢士大夫也就含漏五更矣遠縣
悲號靑衿環哭至嘔血瀕危殆耄耋老人强攜
杖奄奄仆地不能起于姓收淚而去有洗晝士
者善描先君眞容出重貲購無數丹旐行數計
人路拜百里口稱靑天呼之去不去詰姓名腸
不能對卒不識其何許人未旬日有祀名宦之
請及越年餘或泛錢塘或指嘉禾或潔明水或

賦短章而立祠者祠廟者伐石爲碑者歲時伏
臘或逢忌日必慟哭先君謝世七旬故所掄巨
盜挺他端以更成案有吳文學中彥持刀斷臂
深二寸白骨見染血書詞大呼曰豈得以縣官
之死生爲大辟之出入當道正襟而受案斷無
恙於是吳君帶刀傷來告府君一哭於家再哭
於墳無不高吳君誼而益賢府君嗚呼當世豪
傑類多蒙質以皮身死具見斯亦無論其有仁
心爲質所至慘聲生死去留感慨係之不聞爲

之死者死士之報蓋吾先君

居第考記

自葑溪泛大蕩過瀆墅鑊底潭歷高店又十里
運入大姚其陂爲蕩夏日荷花爛熳一棹徑穿
巋然峙者爲東明寺一曰大覺寺折而西北下
泆濤萬頃曰陳湖故又曰陳湖陳氏中丞公詩
云祖德源頭何處是葑門東去大姚村又贈寺
湄我曾參問高僧臘道似恆河無限沙荆州公
云秋日重登湖上寺萬竿脩竹勢脩然白陽公
云我生寄迹陳湖上湖水天光相蕩漾云林公
詩云得到故鄉風味好蒲團還借一宵眠其贈
東湖公有云樹分墟落姚城外鐘隔雲霞大覺
東有云釣隱已垂雙鬢雪醉歌長倚一絲風有
云到頭忽討地欲盡入望每疑天可通有云檣
聲咿軋煙波外燈影燁煌野渡東有云遙連震
澤三江會上接銀河一派通皆成弘翰苑名筆
東湖建傍湖樓吳文定公詩云應向此中涵書
障只容其下集漁舟堂名借老李貞伯書余嘗

三宿傍湖樓夜半聞濤如在玉山中曉來推窗
綠竹霏霏煙霧自湖上起韋齋公詩云臨溪嫋
嫋千竿竹繞屋鱗鱗二頃田且有小舠隨釣去
不妨肥犢繫門前公仲子白陽隱此海內問奇
之客檣楫相望乃建閣帆堂自題五湖田舍有
茂林脩竹花源柳隩鶴圃鴨欄酒帘漁艇諸勝
其軒爲碧雲白陽筆記云燕坐碧雲軒甚適日
日得如此正東坡所謂一日是兩日也余家藏
公手蹟書陶靖節後云右靖節先生二文余嘗

讀而愛之者暇日獨坐碧雲深處得此素搨緣
錄于上置之几案以便老眼大覺寺一巨井通
陳湖泉白而甘來自梁天監泥沙數十年先祖
敬齋公鳩工鑿其故道甃以石亭額日福泉居
民賴之

無夢園集　駐四　　圭家藏

成齋公集跋

先生不以詩文重顧其英偉鯁直之氣亦常于
筆墨見之當其官大理奉　勅一歲往來吳楚
滇蜀之郊嘗有一年天下半經行之句又有十
年三到岳陽樓之句山川靈淑悉發于人文若
其質任自然處自是成弘渾麗元氣豈得以無
奇少之嗟乎先生束髮友吳文定聲名頡頏及
同官翰林訂師弟禮文定不少遜前輩宏遠豈
末學能窺其際哉

成弘聯句跋

此先中丞公讀中祕書與諸友生觴咏玉堂之
上成弘間所刻爲聯句錄者也先中丞爲西涯
李公舉士時李公東陽主詩社次若謝公鐸劉
公大夏彭公韶趙公寬潘公辰沈公鍾吳公凱
暨我先中丞公皆以儒臣鼓吹休明周公庚敍
長洲人官太醫開陪詩席爲分句句亦奇周公
不知何許人而以聲詩見器諸老若汝若經善
姓氏無考嗟乎後之君子徵時厚幸泰茅鴻羽
附日月之光有其遇矣不必有其志有其志矣
不必驅風雲奔江海如諸君子才有其才矣或
不盡用之協和洵能矢精白同鳴至治而感時
憫事或以嫠婦杞人之憂奪其一觴一咏之興

無夢園集　駐四　　圭家藏

則玆集也緊惟我家璠璵抑可想見成弘氣象
焉

五同會跋

余聞先中丞公有五同會會必有詩皆眞率簡
淡直追洛社五人各摹圖藏諸家歲時展玩以
消聚散合離之感故老頗能道其事余往詢諸
族人燬于火及索諸王文恪公家聞溪先生以
副本示吳文定公四世孫繹鞄先生亦以友定
公集見屬集中有五同序文復于別錄見署少

宰輓先中丞公云獨憐五老簪纓會詩社分題少一人葢相脗合躍然稱快遂首以序文次圖次詩收拾殘闕非復昔日威儀而先輩風流猶有存者文定公五同序曰五人者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王濟之及予爲五人

同野公集跋

温御史日章特疏起官疏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此一員也然先生力謝不往曰夫終養者
豈徒終父母之身葢將終其身焉且吾拜荆州守時方壯年戀于二人不能爲國家効馳驅今老矣即去顧兹隴上積雪傷哉誰掃先生之品卓然如此若論詩殆典雅博物君子也

三世祖考跋

自始祖至三世以耕相課未嘗課書豈以是畢者不足學歟有託而逃歟古有託于屠鼓于醫卜于酒狂避世逾疾而世愈親何以獨免歟將鋤星耒月天爲徒歟考其時子孫無一仕元

者　龍興世受　國恩不知其先之隱固已顯矣否者古人文藻風流身仕羁虜可謂顯耶

五世祖東湖公小傳

我家始祖以至三世子傳迨四世祖諱孟善府君生二子曰東湖公成齋公東湖公諱珪字汝器居陳湖之東故以號也陳湖

廣袤可百里震澤逼焉自公以居世有湖癖會有入粟納官之令郡邑强公父公父寧出粟而不仕里人誼之既生二子皆讀書
了大義公父乃面陳湖而語之曰自我之先埋光百載森森隴蜀亦既林矣匠氏之顧吾知不免茀使爾曹盡服官其誰長此煙波千頃且余所製一副漁簑常與白鷗爲親明月爲侶珍重不忍捨去不遂剝落不傳乎于是成齋公以一經顯拜翰林官都憲誅妖僧討江賊蒙恩　賜蔭爲時名臣而東湖臥烟霞釣落月以湖上老公嘗結傍湖樓去湖咫尺尺席之間風濤萬變主人讀書其上見怒浪翻騰倏忽平波若練有

時自樓上俯瞰扁舟千葉點點如蜻蜓往來波面又或坐小艇中流望家樓若白雪茫茫一片銀世界其或細雨迎風和白浪而鳴于松竹之間雜作珮環聲公于此時酣適之味乃不可言暮烟既散漁火相親一曲欵乃嫋嫋自渡頭而起公于樓畔高歌和之拍手爲節聲亂湖上之濤人靜月殘悄然收視夜將半矣汩汩之音猶來自枕公則披衣起坐開窗視之曉星在天忽覩紅雲捧日江心作紫黃千萬色公以是備極

湖中樂公雖一長鄉賦迫于父令晚年以成齋公强官承事郎而公夷然弗屑命服煌煌束弗御曰弗忍以漁簑易也公配徐碩人能偕隱成化翰林諸公張爲詩歌洋洋楮素間吾嘗誦吳文定和先中丞哭兄詩云吳東富山水亦復含清暉扁舟昔所造宅舍煙雲微陳翁喜客至勸飲爵頻揮入夜猶未散水月交流輝久憶此事在孰知斯人非書來當歲晏仲也慘無依平生友愛念恨不身南飛惟翁本善士保身已全歸但憐母氏老孤抱眞難爲厚祿幸可致諸郎俸庭闈足爲膝前慰少洩胸中悲嗚呼此便可作東湖公誌銘也

義田建坊記

世有名美而實謬者義田一事也生則高下任
意歿而子孫輪管因緣爲利以號于族曰義其
非義之故予買田之日卽屬族賢者而已無涉
與己之子孫更無涉且以竟先宮允毅軒公志
也崇禎三年二月以宜
詔歸計通籍八載叨列
日講荷沾
賜鏹兼積俸金計有六百餘兩契買附郭官田
無夢園集　駐四　壽
三須公舉　憲獎善人禮部儒士叔諱允昌嘗
理聽覈極貧次貧二則每歲均贍更設向善力
學守節三規卽于內優給另置買義庄重修故
祖忠諫都憲諱璿牌坊嗣後日久遞傳本族堪
任者遵依定例世爲公產上諸各臺　撫院曹
批據呈太史公太丘衍其世德元龍振其高
風良史弘才恢前人未竟之緒淸貞遺訓篤先
世所親之盟
日講

欽賜鏹金不入私囊給贍邁宋弘義擧倖薪追
擴田産悉供本族慨慷超胥倕芳擧棹楔重新
祖德爲之丕振義庄特剏宗盟爲之不衰歲賑
極貧次貧二則更設向善力學守節三規不惟
婚有資而喪有籍抑且人不耗而出不偏葛藟
庇其本根范文正義田再見今日水木沿其枝
派張公藝同居行卜將來敦本率親固展一邑
不施之念挽澆敦厚亦倡三吳不遺之風仰蘇
州府轉行長洲縣將陳全戸下義田二百七十
無夢園集　駐四　三八
六畝蕩二十六畝三分併仁字二啚義庄一所
入冊給帖照例優免其都憲陳公原建牌坊聽
擇吉重修仍動院贖十兩助建再製扁一面題
忠直貽謀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忠諫都憲
陳璿立縣行過緣繇繳　按院王　批本官矢
捐淸俸剏制義田額設三規寓奬勸之雅意本
支百世宗水木之深思文正高風今且嫓美矣
本院嘉美無已仰蘇州府速行縣卽給帖本原
照例優免稟此盛擧繳　兵道錢　批據呈禮

種悉係義舉仰府行縣查例入冊優免徼 知
府史 批置義田以贍貧族自是懿舉而向善
力學守節庚爲優給于周卹之中寓勸勉之意
觀感興起善良必多即以化一鄉可矣 署長
洲縣事理刑王 批捐金修坊置田贍族種種
高義可法可傳該房即入冊給帖照例優免其
經管者當以公心善推制產之意世守弗失可
也別有義庄規則十七款府印給存其不孝不
弟父兄自首者雖貧不給侵損墓木得罪祖宗

者雖貧不給失身下賤貽玷族屬者雖貧不給
倘有冒取外姓爲已子或在外不簡生子者不
給

繼志堂宗譜序

自宗法廢而譜牒與其書殆屢變云遷史序漢
興諸侯年表而不遺將相名臣孟堅述異姓諸
侯王而不遺外戚百官故秦漢非世官之日其
簪履舊人皆得按簡冊以繩祖武然不聞有一
名子孫出其家乘光顯國家而僅拾史臣之瀋
餘則黃扉論思之上不及聞者多矣江東王謝
諸姓代有聞人號惟家也觀閥恒于斯至乎古
者悵衣冠于古丘美光榮于叢棘豈不景耀當

世哉抑僅以門第詩酒相籠罩而士生其朋敬
尚桴簧反以樸魯迂賤埒之下乘而其世亦以
不傳爺遠公不納康樂有以也自唐以來譜牒
褒外作者之意蕩然有宋歐陽公蘇明允各爲
世譜歐陽倣漢年表明允倣禮經大宗小宗籍
一出而人士驚傳以爲兩君子之晗見一代之
新書其榛莽可勝道乎
明興首旌義門鄭氏
肅皇帝許庶人追祀始祖曠恩異數卓冠前代

然
本朝宗法之制存于　藩王十之八九存於勳
臣戚畹之家十之六七存于大江以西徽歙之
間十之四五存于老儒腹中之筍以議論爲典
章十之一二且以耳目所覩記有庶人祀始祖
者乎彼且不識高曾爲何人而况其上之無論
人心不古抑于
今甲何盭甚也我家始祖三世不仕元入
國朝名臣輩出節義代興

天子表其門閭史官藏之金匱寒原埋骨姓名
猶落人間石室丹書灝氣常飛紙上而山澤草
野之際尤多異人揮毫染素之奇不乏生氣怪
石古木簷壁常作風雲勒寺磨崖苔蘚亦知呵
護白衣直唾中丞之面手題茆屋漁村盡紡徉
趣魏國之邀閒道孤林野寺義却寧庶金王陰
辭
辟召蒲輪代有偎風人多俠骨終身遜謝
恩蔭有延陵氏之高束髮士苴簪纓慕郭恕先
之術上書贄見　藩國究警脾生心避近還樵
源之士負劍隱于大梁暨賓客伏法從客全遊
子之衣咳唾郎宮商噴薄成濤壑或父子自相
唱和或叔季互奏塤篪或同翰苑儒臣賡卷阿
於玉堂秘書之閣或偕漁父樵客續招隱于烟
汀紅蓼之濱半舫齋中還賡閒月之詠浩歌亭
上猶誦閱帆之篇碧雲軒聯句尚存花山嶺墨
痕未舊九經篆刻陳巡撫藏之姑蘇署中倦跡
大書王弇州識之黃鶴樓上至于今老成風流

未嘗獨謝仁錫不肖齒長三十六于茲　先君
早見背而　母孺人機上之絲操刀欲割者屢
矣惟是朝夕　祖訓爰纂先集凡四十四卷志
制誥志
勅命志
諭祭文勸忠也志
旌表節婦明我家之所先非以閥閱也志宗表
表大宗明統也表小宗明親親之等也臨之以
始祖而子姓擅稱字號非體故一切去之朋

有尊也志世系考詳官爵婚配生子享年葬地
行畧私作小傳以志嚮往也志居第考一目而
子姓紛然堂搆之思與遠道之嘆絕也志丘墓
考俾我　祖宗在几席間後之子孫可以按圖
索也志外傳一以錄室人之家重姻講也志外
傳二以錄女家敦甥舅也志先世遺稿十七詩
各成册斐亹足術也志　先君集　先君不以
吟咏顯所著多兩地子惠之政也志誌銘表狀
一自仁錫傳　始祖三世吳文定公誌　四世

祖始也志誌銘表狀二自李文正公王文恪公
誌　先中丞始也志誌銘表狀三自表安節公
誌　研山高叔祖始也志　奏疏若條上便宜
若請除奸佞若剿冠獻捷若乞休若乞終養當
時奏輒焚草鮮窺全本故所存僅剩蝕之一二
也志呈詞節婦蒙奬而未奉
旨存爲表揚之本　先君遷頒保留有呈及卒
請祀名宦有呈而吳文學剌臂以白擒盜無枉
一揭在　先君捐館後六月其[illegible]足矢也志

碑記所載　先君兩邑興學右文之事而以
荊州大夫修墓記終焉孝子心事至今在也志
成弘聯句　先中丞官翰林唱和之作覽之如
商彝周鼎可以觀世也志五同圖　先中丞與
同
朝四君子十一時咏歌皆吾鄉先正而其稿索[illegible]
文恪公家者也志名公詩文凡入卷皆朝野名
宿購片楮爲重者也志世系考補一詳我生以
前所遺諱名事實也志世系考補二詳我生以

後續入生死婚葬也妾無子不入有子書所出
辯嫡庶也殤子不入未成人也自外姓繼本姓
者不入其跡者不可使親也自本姓繼外姓者
入其親者不可使跡也書成額之曰繼志以繼
祖父之志示不忘也起于萬曆癸卯九月朔日
成于次年甲辰六月朔日

存記失原稿幸此帙猶存聊復抄錄其歸台應
聴而仍存其月云

天台

天台山南自台郡北自新昌東自寧海西自稱
印潭等山四大局記　天台縣內山桐栢宮萬
年寺石梁定光菴華頂大員峰六大局記　玉
愛山記　筋竹嶺記　崇法寺記　惠明寺記
蒼山九龍潭記　五百山羅漢包記　石梁
橋曇花亭記　石梁上下方廣寺記　石梁橋

圓通菴南京菴劉秀才菴蓮花菴宿佛菴正福
菴萬松菴修隱菴寂光菴九淨室記　擬造許
來亭於上方廣蓮花橋合流樹根巖記　擬造
銅踏殿於下方廣觀泉亭舊址記　擬復佇真
亭於惠澤潭記　碧潭頂記　自慈聖寺寺為
曲溪至石梁記　自斷橋至石梁記　自萬年
道人坑至石梁記　自龍王堂大輿坑至石梁
記　自華頂石門坑至石梁記　石梁上下二
約水記　端午前一日曇花亭醴羅漢記　從

花亭雨宿下三方廣烹茶記　曇花亭集二疏
廣暨諸淨室各上人齋記　夜坐曇花亭焚香
靜坐聽雨中瀑記　燈下石梁望下方廣火炬
與諸上人步蓮花橋望亭上燈燭記　與諸上
人自蓮花橋瞻風石蓋竹洞由仙筏橋宿下方
廣記　曇花亭點麥燈記　端午日下方廣小
坐曇花亭飯又至上方廣卽席仍于亭下蔬供
諸上人蓮花橋送別記
斷橋放光記

斷橋記　慈聖寺記　烏溪嶺記　萬年寺記
自烏溪嶺至萬年記　自九里坑至萬年記
自萬馬渡至萬年記　自石梁至萬年記　端
午日未刻飯雪堂仍赴合寺上人招歸與雪堂
茗話記　九里坑記　九里坑大嶺記　九里
坑小嶺記　自小嶺出秀溪望五瀑記　智者
招手石記　九里坑大嶺下十六峰記　九里
坑酒洲堂記　廣濟龍潭記　隱現龍潭記
圓明宮記　曇花亭麥燈記　桐栢宮記一致

我游贈雪堂戰馬記　蕩大悲坐關記　大悲
樓記　斷橋覿諸上人鬭百草記　寒風鬬仙
人溪嗾葛公妙記　太溪渡官塘效記

鴈蕩

老僧巖記　飛來羅漢記　靈巖四十三佳記
淨明十八妙記　凌雲二十四幻記　石門
十六怪記　靈峰寺記　羅漢洞記　南北二
碧霄峰記　照膽潭記　風洞記　蓮花山記
將軍洞記　五老獨秀剪刀雙筍合珠鳳凰

諸峰記　靈芝峰記　道士巖記　羅漢洞照
山背記　響巖記　巖旗峰記　天柱峰記
僧抱石記　龍身水記　安禪谷記　天聰洞
記　劒鋒泉記　小龍湫記　彩石山記　觀
音巖記　溫泉洞記　屏霞障記　玉女妝臺
記　卓筆峰記　獨秀峰記　雙鸞峰記　摩
訶泉記　自觀音巖至靈巖記　自響巖至靈
巖記　自淨明至靈巖記　擬靈巖觀雪記
擬靈巖坐月記　梅雨巖記　大龍湫記　大

剪刀峰記　獨王身記　詎那亭記　忘歸亭
記　坐大龍湫錦溪記　看不足亭記　真濟
大龍湫內看珠簾記　石門潭石根真龍記
寺遇虎記　真濟寺觀逐虎記　雨中出真濟
寺觀瀑布記　凌雲鴈湖徑記　自白雲雲外
菴至鴈湖絕頂記　凌雲寺沉湖尼亭記　淨
名珍珠簾記　淨名一線天記　淨名童子聽
經巖記　淨名深處記　飛來立羅漢記　漳
州船溪記　飛來坐羅漢記　凌雲寺洞記

淨明鷹嘴巖記　真珠簾洞記　章義樓記
石梁洞記　謝公嶺記　天柱寺記　華嚴寺
址記　寶冠寺址記　瑞鹿寺址記　道松洞
記　馬鞍嶺記　東嶺記　爍堂巖記　能仁
寺記　燕尾泉記　飛泉寺址記　羅漢寺址
記

台鴈道中第一遊

雨中蕭山採蓴記　曹娥江記　鄞江記　奉
化塔屏山活佛道場記　寧波董孝子祠記

記宿

記　三宿高明寺記　三宿萬年寺祇園浴濤記　再宿石梁下方廣記　宿寒巖寺記　再宿靈巖寺記　宿能仁寺記　宿眞濟寺記宿元明宮記　月下自天寧止巾子山記　宿華頂善興寺記　宿班竹嶺記　月下自曹娥江放舟東勝記　宿大善寺青蓮閣記

記像

活佛道場彌勒像御製小像　岳林寺像　慧明寺佛像　國清接引佛像　仙窟下寒拾二

小像　高明楞嚴壇檀香像　塔頭寺智者唐石像　曇花亭光菩薩手製大士善才寒拾四像　曇花亭五百羅漢像　曇花亭關聖立像天封寺十六羅漢像　華頂降魔塔智者像萬年寺馬祖骨身像　雪堂彌勒像　雪堂五百旃檀佛像　廣嚴寺榮羅漢像　桐柏宮伯夷叔齊石像　明巖達磨畫像　閭丘太守五馬像　寒巖像　台州府張紫陽石像　天寧寺自來羅漢十八像　雲峰山銅佛立像

三目觀音像　飛來立羅漢像　飛來坐羅漢像　靈峰羅漢洞羅漢像　新昌大石佛像天封寺金剛像　天姥山廟唐像　千佛石巖石佛千尊石羅漢十八尊像　戒珠寺王右軍像　銅佛像鐵佛像

博古

國清寺書經石片　定光菴碑片古瓦　國清寺仙窟二石柱　黃巖學鏞　黃巖縣鐘　能仁寺鐘　慧明寺智者鐘　能仁寺鐵鍋　能

仁寺殿前石瓶　大慈寺隋朝獅　智者幽谿手蹟　天台山佛隴大師禪室普賢境界眞蹟　葛仙翁書天台眞蹟　新昌寺隋狻猊二像　新昌寺供智者塔石香爐石花屏　龍鼻水宋元題識

記碑塔殿橋

新昌寺智者塔隋　曹娥蔡邕碑唐　寒巖洞寒山舍利塔唐　奉化彌勒眞蹟碑　護國寺唐碑　大慈寺唐碑唐　慈聖寺集米元章碑

無見禪師碑 華頂 雲峯山無盡禪師碑 宋
新昌寺重摹鍜忠肅王祝願詩銘惟溪記米芾
元明山三碑 寧波望海塔 岳林寺塔 晋
國清寺三塔 隋 萬年寺塔 晋 下黄巖江中
諸塔 天寧寺塔 巾子山三塔 護國寺雙
塔 赤城山塔 晋 智者塔頭寺骨塔 塔寺
活佛塔 岳林殿 塔平殿 國清寺天王殿
大殿 重修 高明寺楞嚴壇 雲峰寺鐘 成化
新昌寺鐘 正統 萬年寺羅漢樓 南北藏經

樓 寒巖殿 新昌白象山塔 剡縣南門塔
奉化道中訪橋 天台清溪石橋 台州府
渡橋 黄巖渡橋 臨江渡橋 石梁橋 蓮
花橋 仙筏橋 方廣橋 高明橋 國清橋
桐栢宮橋 天台西門橋 寒巖橋 寒巖小
橋 鴈山洞石梁 章義橋 靈巖金鎖鎖鎖
銅鎖橋 斑竹橋 燕窠橋 萬馬渡橋 活
筏橋 台州府百疊橋 能仁行春橋 新昌
大佛橋 剡縣南門長橋 紹興府右軍題扇

橋 號安門

品人家

寧海葛仙里人家 王愛山頂上人家 斷橋
人家 烏溪嶺人家 秀溪口人家 平頭潭
人家 寒明兩巖人家 孟湖嶺人家 桃源
人家 福聖觀人家 章義樓人家 靈巖寺
人家 凌雲寺人家 秀嶺人家 誓巖人家
凌雲寺天極峰人家 班竹人家 燕窠人
家 桃墅人家 天封寺雙溪人家 嶼浦人

家

選樹

練市樹 西興路樹 曹娥廟山茶 寧波石
將軍廟梓樹 萬年寺竹鐘 太平菴竹磬
筋竹嶺竹 國清松 楓 菩提 萬年松
杉 竹 歎輿鐵釘二松 資聖寺怪松遺跡
寒巖方竹 梓 桐栢宮龍鳳松 大梅
斷橋古梅 石橋嶺松 曇花亭玉蘭 上方
廣菩提子竹 下方廣竹 華頂娑羅 巾子

山松　天寧寺軍器局梓　鴈山獨秀峰頂松
石梁洞欠松　大京驛梓　章義樓松　鴈
山道雙梓　大盤嶺松栢　石門山天王巖松
靈巖寺鐵色樹　竹　能仁山　花樹　方
竹　仙筏橋杉　松　龍王堂三松　太平菴
大竹　九里坑頂上達摩松　斷橋上二松
萬年寺岡上松　桃源洞桃花　靈巖寺懸藤
凌雲天柱峰人家藤　桃源藤　石梁五色
杜鵑　鴈山玉女峰五色鵑　蕭山尊　高明

寺尊　石梁黃精　黃巖五色山茶　華頂杖
石梁杖　鴈山紫茶　九節十二節菖蒲
高明寺觀音杖　大龍湫背茶　石梁橋茶
華頂藥草　石梁藥草　寒巖藥草　斷橋藥
草　華頂硃砂　羽山方石　天台寶花山圖
書石　天然硯　清溪紫凝樓　班竹店　章
義樓酒家　大興坑十里鵑　天柱峰鵑　新
昌大佛寺下　松　楓　大佛月巖松　呂家
弃思菴松　寒山八月店木棉花　關帝廟　吼山水藻

芙蓉山戒珠寺

啓三

啓種祠前竹伯夷叔齊廟于桐栢宮　啓羅漢
買似道像擲諸海　啓新昌大佛封南明山禁
採石者

擬疏

修国清天王殿雨花亭萬工池疏　興定光菴
疏　興桐栢宮疏　興福聖觀疏　興塔頭殿
疏　石梁銅塔亭疏　興長壽寺疏　修善興

寺疏

訪漁家

奉化方橋漁　象山海上漁　清溪市漁　雙
闕漁　石門潭漁　剡溪漁

所見鳥獸

虎　獐　鹿　麂　山猪　猿　黃巖金魚
天寧寺火神廟魚　山樂官　白鵰　石梁戲
水鳥　善興寺池金魚　藕色鷺鷥　幽溪蟬
華頂蛙　靈巖寺鸝　雲峰寺無鱗魚　螺

天台祠記

李供奉夢游天姥山好事者賀山之遭而悵其夢予一日過之笑曰供奉不夢天姥誰夢夢天台耶白也逝其精奇夢雁宕耶白也謝其玄怪夢會稽耶白也讓其閒懶夫自萬馬疾渡飛手萬仞之濤於數百里滙爲巨湖浸天姥山腹背差可安供奉一夢耳辛酉九月天台高明釋傳燈萬年釋眞秀石梁釋性覺持杖來各擘石乞三天祠記祀與利除害兵憲夢澤張公及捧檄

斷行別駕南昌趙公予過客也爲張公年友以崗頻勞與焉予謝不敏而張公應特祠夫古人作夢亦不容易況文乎非愛其文也不遇其人與其事向者供奉之所不夢也高明故智者翻經臺招手定光處石梁羅漢鬚眉皆活清夜自鐘自鼓萬年寺之九里溪奇峰秀鬱品在雁宕上是宜置公欵笑惠徵山靈要予一篇文字作供奉佳夢可矣天台厥田磽瘠垂白老僧常倚雲而鋤閒採令下台無礦有司中胥諸易存寺

爲廢寺徵田數千畝租入畝二石輸累于金谿充礦稅實利羨鏹而杖殺訟寃者數人又役以收解催租吏日滿維摩僧積威所劫聊望僧民兩充先後賢者二守黃公兵使金沙于公太守華亭王公邑侯湘山胡公僅通融討畝量派官田奉飜什之七開採旣息旋編僧兵著爲令甲十餘年予初游國清坐寒拾龕下聽二三衲子語夜半風急雨鳴濤聲如咽將就臥一僧牽予衣然燈照予室曰此二老僧死鞭箠所也放聲

大哭予酒淚久之徹曉不寐屬遣餉洊加帶雨春耕號呼顛仆爰集開士眞秀傳燈性覺商可予曰以存作廢胥譜固也山不有眞廢田耶存者充稅廢者充橐誰詰之耶始廉察桐柏寶華資慶凡二千畝沒胥吏有年予大喜挈領雁宕歸小憩天寧寺公宴予巾子山移席對靈江作聞髮指曰始作者無後乎

朝廷不言利而刈殺其人民司憲謂何盟曰[illegible]日檄十日罷渝此盟如江水趣命署印趙公[illegible]

方略趙令靖江者廉幹激于公言簡榻栢諸蘇
田悉抵去之果不渝盟公自爲文識台山絕頂
异哉公處此一事勁而決不煩論報不遺根株
於是山歛愁容水流悅響百歲老僧願綴須臾
無死初公赴任歛予書舍簡寀上楊文襄集驛
聞兵變拂衣起兼程視事解兇黨給遣權悉繫
其魁台人言公少遲屨劍必無台州令調發驛
然譁于省會于處州于金華于鄞江台兵一枝
毖受戎索憚公威感公信也延年離席社稷遂

安趙吉橫堦爲甲乃定公有焉公孝友篤學節
儉正直精吏事別人材自稱一人不妄交一介
不輕與既與予面相約使者絡繹于路爲分轄
軒予幽人也老親在堂愛子在抱琹書在几席
勉爲公一割非予懿直不能致公三遣之使非
公精誠不能勤予百日之轍所至不接一軒冕
不涸一私牘及柢舍掩關潛罐公手函六七至
氣誼有足多者公虛懷能受盡言記月下渡盧
江葛仙井淪爲蓁莽言於公遽撤臨海亭之在

紹興禹廟圯新蘭亭不稱舊觀其山勾踐種蘭
地也蘭似君子改越君子亭而聿脩崇山峻嶺
之舊三江閘湯侯功在萬世不宜竝祀戰歿巢
張二將子幼母老想魂萬里之外王右軍墟坐
戒珠門遷蕺山亭便公皆許可葑菲博採誰不
樂告益
朝廷腹心也郡國手足也
神祖獨攬耳目之官嗇而手足能捍則以監司
代耳目今寇在門庭腹心之救股而檄調㸦頻

則又以監司代腹心夫郡國之職業愈重監司
愈急而浙東沿海一帶更急果得人如公授節
鉞筦樞要以昭布
明天子尊顯外藩飭詰海壖至意無謂令甲獨
行之於邊吏也公壯猷日新何有台山一事亦
與千春流水共淙淙不絕而已雖謂公與天台
山作一夢可也雖謂予補供奉之夢爲夢澤作
一紀夢可也

天台第一遊自仙筏橋至斷橋下慈聖寺道

烏溪嶺入萬年寺記

遊石梁驚欲狂則闃然止不問斷橋消息問郎輿夫目攝寺僧口噤不知石梁山特華頂一枝仙源乍引至斷橋又十里二木合流慈聖寺左直下新嵊曇花亭上造物鼓奇方壯烏溪萬年寺猶未已已故不遊斷橋未奇也遊矣不慈聖又不踩慈聖入萬年未奇也李五峯吼鷹山云匆匆僅得皮膚耳出外逢人莫浪誇則吾豈敢

且膚遊而膚述之山無名字聊一點綴題目俾好奇者吼焉四月二日曉晴昇仙橋坐杉樹下觀瀑半里左筆架山右山木嶺瀑藏竹稍上剩月明一片(蓮花架)三里爲梅溪泉自香柏峯小直溪界流而老梅之兩幹(梢直梅斜)有水一泓由腹出臥獅羣浴犀兕雄踞溪流迅深足踹瑪瑙石如舞空下者點頭上者招手一山朵朵分蓮祇樹層層綴異草木皆成宮闕水晶盡是毬花只在此山各爲城郭白雲雞犬風鈴木柝半空笑語

瀉爲淵澗則紫金而黝綠矗立皆霞剪處處飛花洞口(千巖噴花)舉頭四山有闕並峙飡秀賞異(四山)(雙闕)俄呈六峯(六峯華蓋)大聲排空梁長亘地天際驚斷(長梁忽斷)倚石一坐雙池醮墨(坐仙池滴)乃梢松于斷橋之左憑險側觀龍潭下而復上旋轉颶忽數長年逆未繂痕破石(旋濤掛繂)潭之巖畔乍吐寶光須臾五色飛于烟際可罩可籠轉從橋右晶光在掌(龍潭放光)瀑之疑烟而花者吾于石筍見之非烟非花以雪城爲錦江石梁詎有此乎奔瀉方

池巨鼇承之(方池掌鼇)乃有鵑花十八根拉路石據幾濤聽草深闇道壘石而坐鏗鍧震天雨霰撲面疑雨而日也樹動經翻疑風而寂也(長風恒雨)大峯危坐笑而不答(不答巖)爲採山菓似染蛟宮(雪潭)(紅淺)于是瞪眸四顧天半舞花左則雄騰作勢右則神龍出穴(方池二水)小流復合羣結爲珠珠垂左顆顆粒粒而右沸奔激中亦復數簾垂垂下(顆粒)(精圓)予乃與省僧輕拂衣露倚杖數磴珠簾幻作峯巖狀(花雨千峯)一石盡籠奇草危岫獻奇知鄭丹

書卯丹樓格趺坐片石五味樹精好有拍掌巖飛泉百道且撫且掌圓泉拍掌過嶺積石臨流欲笑未幾諸澗奔谷大開笑口居人搗蕨樹蓬臨流搗蕨石斛行路皆龍孫一筏逕過篳街筏度澗如霞紫金色有石壁引蜂藤絲長條石斛蜂山如雪而殘凍未消雪山積凍一片階席都是瓊瑤雪階雜坐斜渡而石梁之水合斷橋以入嗟乎孫與未之見也故置不道耳兩梁合流于是山容斂浪勢平細流深滙聖水止止又復散爲平田遠山藩屛大池匝繞可種蓮十畝足涉

數溪老枝豚楓斜樹引泉修竹四圍爲慈聖寺立寺左崗泉側出而石梁斷橋合流新嵊植以石閣新綠海門飯罷寒嶺水分繪爲丹青則蒙密菁蔚有時淡寫山容伸指能呼摩詰補溪墨畫蓋自斷橋數里藤蘿半水半山嵯岈疑峯疑樹咳唾似語似泉天工巧劇有時跨石而空騰有時傍竹而鳴篺有時看花而迎笑有時借山鬼而嘯呼皆渺不可測焉最奇爲烏溪峯居人長于孫水柳纔尺五而幹如老鱗一奇也烏如管絃聲咽

而後出二奇也松可合抱根老于石石階寸土開奇也三石倚長松如老僧一奇也登烏溪嶺望華項直當西一面重闗層障猿猱不得渡一奇也華頂西閣乃抵萬年寺

罷天台僧礦稅記

開採令下天台實無礦有司議民間廢寺田抵之用積書言以存作廢盡括所存寺田若干畝畝入租二石積貲數千百兩應充鑛稅實利餘羨司柄者利其餘屬而和之余初游國清寺夜半僧引至寒山竃下撫石枉而歎僧飲泣不已叩之則老僧數人控前事甃杖下舁而死于此予心憐之時有黃二守節其重輕重糧外畝加餉二分然奉行之過凡收頭解戶悉推之僧催租吏日擁丈室中供億常例不得意卽鳴之長吏略無赦條開採既息稅應停征仍編入相兵餉鑛可已而兵不可已誰實階厲郡伯王公以廢寺田為之請貸減若干兩郡伯洪公因四明陳官量免收頭兵使者金壇于公牒下湘山胡令㕘僧之言曰天台田兩則民田糧輕而役重官田粮重而役輕官民俱充利害相等第不念官民俱王土僧俗俱王民官充而民不充甚則僧之官田既充民之僧田不充僧之民田既

充此豈可忍驅僧以民不以民畜責僧以牒不以僧畜胡公曰台山應接孔多民田豈勝加餉括所有官田足矣得官田若干萬畝每畝均派若干釐僧俗相安卒無敢議然僅免其半余言於同年張公一席之間普灑江以飛檄十日之內超苦海而誕登署邑則別駕趙公也

遊赤城山記

寓清溪市紫凝樓面一山如海湧浪現紫金相巔坐一塔背負巨峯似斷似連霧沉影徹斗柄可指四山澄霽几案間飛五色雨霽朝昏與落霞俱醉爲天台赤城山三月廿五日小徑行五六里山色赤而峯横矗矗若城堵雜以綠樹半醉半醒鐘鼓不聞忽見擎空巨巖涵洞廣深依洞構殿倒浸樓臺木與石爭砌龍降虎慈桃雲覓芝彼萬頃雲花垂垂而落星斗響岩牖者中

岩寺耶臥佛址耶岩泉滴長繩淙淙下僧徒取諸繩而足少溢聽其濺沫階除泉亦不多取也況金錢乎神賄金而曇蘭擲之池固宜左樓聽書聲山鼠在精舍依洞居猿猴之居糧鳥雀之糧夏日如春朔風如秋出則美人錦繡仙翁丹砂雖晝晦雪積紅懸木杪近岩祀五百天神左則椿松碓雲有時半不見然山瘦松勁游氣高寒令毫端寶王輕舉徑藏足屋藏洞洞藏佛樹鳴如塔鈴捫蘿窮討如登塔數級倚窗望閣四

望而昂其首鼠上下層明珠高懸居然飛來支提梅子肥龍孫解籜新燕乳飛循茅斬竹乃抵玉京洞記稱魏夫人所治袤二百里然洞隘于中巖而旁矚平遠側望峯起如弓弩右執杖左肩僧數折入一矮洞可臥雪又數十級半穿白雲鐫玉京過此崖分烟斷岩洞廣深下視靡極矣距洞爲塔塔下仙人洗腸二井匈川岩直決浮雲攷此洞東南支提住天冠菩薩眷屬而晉曇猷尊者飛錫入蜿口救溺婦成乾溪杖擊臥

虎皈依定光洗腸山頂池爲生韭誌稱之山容如褚佛語逞傳笙簧道液藹然可味問曇猷龕影惟晉處士褚世標髣髴見之他俱爲雲霧所蔽望國清文殊塔如括州都督施柱泛海而韋安在赤城忽見昔明長十餘丈其劍氣雄宕可吞也取道北乍見赤城伸其一足水特雄放曰海坑蓋水流四遠山而背負大峯雉堞外又千萬闘嶂云過此卽豐干拾得嶺也道有放生池植荷花昔許邁住玉京洞與右軍書閒天台山

至臨海多有金臺玉室仙人芝草故晉宋以來常以日中星烏望秩之有以蕺飯國清盛齡遊赤城之勝一道童蓬首垢面向余問曰白蛇洞何如洞即巨蟒大十圍曇師卓錫柱其齶處也噫嘻蟒可攝也虎可卧而杖也神果夏帝子居山二千年佛不與爭上爭而勝亦不武聊借說法耳猶之尸解留形直借肉身喻肉眼耳夫常不可語故驚之以怪骨不可示故顯之以肉甚者赤其肢脉以恣摸索非具實菩提心者可與遊赤城也哉

游國清寺記

寺若成國即清定光示現智者遺書其盛也三朝御筆盈數百札賜田萬畝種松九里扇中門待詔旨未幾付爛爐夫施鏹寶與其施瓦礫何異則焚金龍玉簡與其焚竹頭木屑何異夾兩澗擁五峯魯殿之毀高百尺而無塵智者之臺開萬花而不盡與廢廢與此亦一時僧飯我仙人竈以蕨餅供飯罷問閭丘寒拾蹤有竈石柱三彼直戲耳炊者自炊拈者自拈拾者自拾負

拾得而趨者自負竈下逃者自逃太守追者自追西僧覓舍利者自覓寒拾不與閭丘事閭丘不與豐干事豐干片言饒舌而竈突之而宰官之而巔之而巖之而徬徨追賞之其奚以語遊豐干井可汲稍上踞虎室圓石子可枕西赤城峈可矚鈴而語或云國清寺僧狎虎如狸識其居數其齒辨其色爲談虎久之天王井泉極甘美稍上剪其編筏爲叩曹源色渾渾而洌譙國曹勳書體遒勁問所謂兜率臺更好亭新羅園

靈夢堂塔銘古竺一樓郁付榛莽趺坐七塔下久
之山僧云文殊塔成仙頁石以趨行人爾之石
止于路今頂抓懸一線天智者書經方石層疊
片片付之燭龍僅有蝙蝠淒鳴爲恨嗟夫智者
之于國清以不見寺成未瞑目爲恨而詔命司
馬王弘依圖刱造今數經兵火舊觀未謝方甚
未來定光豫勑山民種荳造醬編蒲種竹摩盜
見神仗而不入白塔感飛聲而吐談固有不滅
者存古石門萬松經止觀亭其蹟可攷也垂城

而廢爲萬王池也其泉可瀟也長松謖謖偃龍
雙松鱗甲飛動橫抹數十枝如天龍之伸臂又
一松方作虎蹲勢忽偃臥道旁而秀出其幹空
中舞蜺下者垂百智者示現其在斯乎教乎禪
乎止乎觀乎

遊國清寺記

寺若成國卽清定光示現智者遺書其盛也正
朝御書盈數百札賜田萬畝種松九里扃中問
待詔旨未幾輒付爨燼夫以智者慧力不能創
之生前又不能保之寂後是名大智是名不思
議佛法太虛施鏹與其施瓦礫何異則焚鏹與
其焚瓦礫何異至教敍爲禪禪敍互諍亭池以
許廢笑前代不善技佛拔公爲父拾道子畫版
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此慾根未斷語君子

得而守之父安得而守之金湯祖師安得而守
之雖然此四絕之一也夾兩澗擁五峯般若
焉百尺而無塵與廢廢興一時急者金剛殿兩
花亭萬工池云智者坐兩花亭側僧徹源弘一
飲之仙人龕以蕨餅蕨麵供飯罷見龕三石杖
曰閭丘寒拾跡也彼直戲耳突者突枯者枯拾
者自拾負而趨者自負龕下逃者自逃太守追
者自追西僧覓舍利者自覓寒拾不與閭丘事
閭丘不與豐干事豐干片言千古饒舌而突之

而孩童之而宰官之而翁之而巖之而詩之而
徬徨追賞之其奚以語遊左崖豐干居門植嘉
竹甃以石欄可坐豐干井可汲稍上懸虎室圓
石可枕面赤城塔可觸鈴而語

與僧說福勝石梁幽谿大龍湫五瀑記

宇內之瀑四而天台福勝觀居其首盧山香爐
峯居其次雁宕大龍湫居其三雪竇千丈巖居
其四余未登盧山耳至奉化過雪竇山下隱隱
見乳峯千丈福勝觀自華頂分支源石門經三
井其來也長沿厓飄曳初下也如決蒲昌之巨
洪怒激也如奔太僕之萬馬遠觀也如懸疋練
於萬綠叢中近觀也如倒雪山於無熱池內觸
盪響一天驟雨遠林撼萬樹鬆若未賤萬斛迸

珠璣茸百花於一石既因崖而作勢因側而以
旋舞於人則奇男子烈丈夫磊砢不平怒氣橫
胸防風氏可戮而東山可征桀紂可伐而少正
卯可誅秦項可滅而胡元可驅髮可衝其冠戈
可揮其日氣可冲牛斗怒可裂目眥若夫雁宕
大龍湫之瀑自雁湖分支源白雲菴頂經龍湫
尾嶺其來也短懸空飄舞因風爲力初下也傾
銀河於巵口將半也洒灌沫於噴壺前之左之
右之睨而視之若理千絲於機軸下之後之遊

之仰而觀之如撒斛珠於虛空有時映日化作虹霓有時乘風變爲雲霧此有起伏無頓挫之瀑勢也於火則美丈夫艶女子可以乘羊車可以執麈尾可以連白璧可以映明珠班伯撕其麗何晏媿其美似陳平而冠玉若董偃而貫珠亦可方之西子比之南威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日飄飄兮望流風之迴雪又佀乎河洛之宓妃若石梁之瀑有福勝之頓挫無福勝之起伏福勝無

石梁之點綴石梁無福勝之高標蓋此瀑雙淵合流一梁橫截斬然瀑與梁而俱下虎然厓與瀑而同崩若經旬不雨纔出於危橋之下其流也絲絲其聲也瑟瑟若霪雨連辰則爭過於高梁之上其湍也澎澎其響也轟轟若曰兩龍爭竅不知夜一石橫空笠度人此爲瀑委來源樹鏗鏘也若曰銀漢倒垂雙淵合鶩濤怒起萬山空此爲瀑寫崢嶸形氣槩也若曰銀河放溜黃牛峽雪浪翻車白馬津此爲瀑比頓挫喻翻覆

也若曰蜺從瀑布聲中斷橋自青山盡處連此爲瀑道洶湧言衝突也若曰瀑流半作天邊雨片石全驚海上虹此爲瀑揚河潤讚霖霢也若曰石橋未到先聞瀑蓋竹初開別有天此爲瀑開堂皇形廣大也若曰翻湫何限不平氣津濟蒼生意藹然此爲瀑舉抱負攄憤鬱也既若幽谿與五洩之瀑又不然他處之瀑不可以入畫入畫則板法幽溪與五洩之瀑卒難以入詩入詩則失真惟妙得古人之畫意深入山水之幽

情差可厓略幽谿之瀑亂石嶮峭於淵底樹木蒙穢於溪旁其高也不啻千仞其出也何止百湍始出潭以爲瀑復積瀑以爲潭瀑瀑相承潭潭相繼潭上危石蒙千年之怪木石上怪木縈百折之枯藤或向綠樹蒙茸中而窺其崩雪或於巨石巖藥處而觀其流雲或始則泉落於樹頭或次則樹生於泉上忽流之左而又流於右條觀之東而又移之於西下一潭有一潭之勝登一崖有一崖之奇眞目道之不暇實洗耳之

可怡若夫五洩發源於仙人鞋頂結束於螺螄大溪自下望上來之天末本是一瀑而作起作伏者五每一洩相去者數里其立地也高其遺世也遠縹緲雲端與白雲而作伍依稀月下與明月以爲儔居百層崖而百層屍軒轅神而疑類姑射仙五落泉而五落石宜淺綠而亦宜淡硃下一洩容許由而洗耳上一洩許巢父而飲牛留最上之三洩第當與山僧洗鉢漱齒澄神豁脺若夫斷橋與石筍妙在石而不在瀑苟以

詩而求之則冰絲晴織支機石玉屑煙鋪承露盤此斷橋之形容也爆竇經年洗霉雨瀑流六月飛嚴霜此石筍之形容也至於石羊頭黃殚南巖等諸瀑豈無一段在勝莫之及矣雖然九里坑不可少也品山第一品瀑次之

天台憶一

元稹題劉阮妻詩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余謂天台方是人間紛紛皆鬼窟耳

趙湘詩多年無客過落日有雲歸予聞有遊台山者病足病餓大悔出游然後知悔橋不可已也悔出山者有之悔入山者亦有之矣然則鴈蕩老僧嚴爲賓賓可天台悔橋謂逐客可

湘又云水淨苔生髮山寒樹著衣余自鴈蕩歸

正端午從華頂遨石梁諸靜室作善藕于曇華機有年八九十者有住山廿餘年不知何許人者黃昏課誦畢天大雨石梁得雨如迓佳客逯走使者治水陸水陸之珍畢至恰逢客來主人附耳躡足不禁愉快著屐張蓋浩然自得因誇諸淨侶曰自有石梁恐未有此客一老僧張目云公言何偈也雨石梁不如冰石梁石梁冰狀如燈籠漆外而明中一縷銀河跌坐熟玩神爽肅然忽聽一聲霹靂乃雪山倒下千千仞也爾

時樵牧俱絕老僧獨自受用余大媿

羅漢題萬年寺妙蓮閣畫棟有聲啼海燕澄波無影睡天龍余與雪堂久住寺中寺如蓮花形其足則藕一枝也予坐精舍看巨竹可桶以盛水時牡丹枝已折余來枝自連爲放花雪堂異之王中丞贈雪堂戰馬馬常向雪堂騰躍悲鳴竟老櫪下以徒步終其身戰馬逸而枯樹花思公復思馬

曇花亭隱者六人不識名姓年近七八十余爲

立茶社每會王一人麪五升米五升誦經一小卷而別其名曰以佛會友

五百山羅漢卓錫處石頭如蒲草包束又結成葫蘆形點點似鐘磬木魚狀曇花亭羅漢自持誦自鐘鼓每夜半時居上刹疑下方廣居下刹疑上方廣詰朝詢之皆無有環視羅漢寂然無

有天封寺十六羅漢大奇如强壯漢子保養累月神來氣來又如酒酣拔劍人鬼辟易手持三藤杖余怪之問何處有此古藤僧曰羅漢自帶來又問何處有此塑手僧曰羅漢自塑塑十六尊而去寺僧留之笑曰他是一尊我是一尊遂不見

桐栢二松奇古老梅竟日行餓甚從者摘梅充腹不能禁節取之顧視土地乃伯夷叔齊也夜宿元明宮僧家歡喜接引臥起樂甚

碧潭南人住山六十年無瑕北人住山二十年舒菴北人石梁下一潭天晴放光自小而大抱之石梁不奇四十里四面來路大奇斷橋奇吁

石梁然無遠神亦傷于奇也鴈蕩每如是天台高山頂老僧不輟耕一到鴈蕩各戶與夫葦悉佛三日糧乃入于是上帝敕百夷叔齊居之古今忍餓之士亦多非此二人不能久也天台養人佛養之也鴈蕩餓人非餓死于土地土地先自餓耳

上道人坑鎮海菴有寧海人住六十年不下山今八十一有劉秀才四明人遣婦徑出住數年年家中未有知者慈舟川中人坐關四十年甚

松菴桂林寧海人共年如之

天台精而麗如美女嫁仙郎鴈蕩山如清風嶺王烈婦罵賊碎首波濤如唐將軍撚火燒體運刻晷以免宋天子

塔頭寺金竹筍甚美

慈聖寺至萬年寺出十五里足下騰迅崩裂不見水為萬馬渡又一路出九里坑

石梁之東水從華頂下有雙溪碧潭經蔡嶺到石梁洞南通圓峯頂故韶國師道塲從大興坑

出蓮花橋下西從萬年寺經道人坑過萬松菴北從斷橋下石梁亘仙筏橋出諸水會二十里至慈聖寺出新昌沃洲此水脈也山從華頂南台郡東寧海連四明北新昌至紹興西至東陽義烏此山脈也自龍王堂至五聖堂三轉水而石梁有下釣水

斷橋水皆五色日耀之則金其樹不風而搖不雨而濺橋中斷一石如覆舟水流其下淙淙然水口道浸寬廣再下嶺看橋水四級而下如珠

華頂降魔塔伏虎壇負疊石太白書堂鳳凰山雨花破垣頹想汰白嵩吟其巔惟有鯨吸三百盃飽看蓮花八面差不俗也文殊寺在絕頂有鉢盂峯娑羅室淡趣軒深雪菴有洞有岩曰攬星土色金紫余攜之曇花亭以華頂五色土供佛自余始

大慈寺背負大雷嶺兩龍合抱形如燕巢

葛玄書三井天台山大字飛舞作勢興福聖寺

之東北丹霞洞中仙人拍手巖亦仙家鑒賞也寒山燒火處石柱尚存寒拾小像從雙塔出石笋之根與石門峯相附其半有瀑一道倒下數丈許噴抹如霧平石如臺傍筍根望龍潭磨而遂巖下水倒激撲而石門隘僅容一人履石尖援籐枝筍頂石無樹木近石門一面多杜鵑松竹有龍鬚草出一溪之東百丈巖第三第四溪折為百花潭第十六溪中子峯第七溪傍有石壁壁有洞水澄綠第八溪九溪水澀靚第十

溪十二溪如繫船巖劍峯蓮花塢大龍潭水󠄀孫
華頂來石笋生華頂十里
寒巖北五里過清溪入護國寺尋桃源
斷橋水涸水下一坎飄停又下一坎如切片玉
寒巖如破敗蓮房
娑蘿樹九房六瓣
無字崖看明巖巖下通海一石孤立二千尺入
洞三十丈許一笋斜立越二洞見達摩
天台瀑莫幽于幽溪曲折高下傍樹與石而仙

巖瀑自腹中出尤異石門浪大于馬
所過山有如老瓜皮色者有如銅青者
太平菴竹大于汲桶可作鐘
清江嶺溪江交代處
桃源山大青大綠杳然太古此一桃源彼一桃
源妙在尋不見又妙在尋著便不見
百花潭水從高處噴槽成蓮花旁瀉又折而上
吾鄉二居士愛之卜于元弼與君三卜三拒東
百丈巖一層樹一層石

白雲精舍僧于月下望見白雲從螺溪入石笋
有紅燈
宋有二樵取石梁金錢錢鏐王所施也一鑄蓮
花一鑄大士重二兩許分錢不平官斷還潭
天台山中小溪大同紙佳
慈雲普光據桃源之上僧作小橋渡之
天台皆丹青畫手也寒明巖仙人自家落筆
天台人以燒炭擣黴採黃精為業炭一百斤值
五分土棗以原汁復煮最佳一方用何首烏擣

碎和黃精黑豆曬乾為丸
華頂落日可望錢塘出日望海五月可披裘
定光庵取徑甚幽僧拾殘碑字皆古篆
雙闕外百丈巖笋皆橫出瓊臺龍律澗水從此
出
九里坑即秀溪禪庵道場天台山第一
華頂落日照沃州溪水
拜經臺在金地銀地二嶺之中銀地石如玉
華頂溪泉皆從石隙中出四週密樹

華頂蛙聲皆撥板
天封十六羅漢一尊手執萬年藤杖其形如龍
上有三峯巒角長數尺下兩分中一條直下左
從手中出寶座缺一牙有頭骨俱露筋脈盡出
乳動肚腹搓臂肉豐隆手指或直上或伸一二
指指爪半紅半白或秃或尖切似剪刀痕足指
亦然彌勒笑入肺腑不能出户一老者縐臉數
壘肋骨陡露詎邪豐頤隆腮有一手托珠龍在
梁上有手托一虎虎形如生伸爪搓尾衣褶皆

古未裝金時頭髮遇風吹動今皆坐木床罩以
黃帳有一天王相傳初建時有四人至三去報
命一留守香火四金剛奇古
華頂二瀑雖不長勢亦雄
寒風闕小小位置皆自不凡
羅漢山五百避暑處
啗熊嶺採菌處
天台人請人飲酒俱用小碟各貯魚肉各以麵
餅捲食食一枚留一枚俟飲畢各袖去士夫亦
然
尊菜用溫湯加白糖并醋和食余食尊六橋一
蕭山一高明寺一
華頂大池水不可放天封旱曾開缺放水水至
處田即荒
斷橋多黃花菜
華頂梅俱老秃古怪新枝乍長被雪壓耳智光
上人云有僧來華頂大寒中敲冰而浴
又二極長大僧到寺三語不發受齋三匝而去

又一楚僧年七十餘頭下生鬚長垂過腹又一
僧云生自成化間有紅鬚者
太白堂前有二池近堂爲墨池後有淨室敏吾
上人烹跑珠泉又一里至華頂智者拜經臺處
南下黃金洞昔有僧居今垣路不通東望大海
北望錢塘水如一綫寧波天水合一
黃金洞如斗室日出時上有光如電宛如銀樹
日出寧波一山如琉璃
伏虎壇在降魔壇外對望海尖頂後北下龍王

遷井以貽智者頂前爲太白堂
華頂水派東一坑往天封通寧海入海南坑往
雙溪通螺溪至赤城西北一坑往斷橋通剡東
北一坑往大同寺通奉化
華頂東有茅廬僧本邑人也不識文墨因禮觀
音曰觀音老佛
深雲庵前有僧號終南善通金剛三昧
智者于天台山拜經者五載後至華頂拜十三
載初入山滿山鐘聲魑魅現智大師父母師長

雷霆閃電寂然不動出定後青天皎潔現一天
橋如虹橋千僧空中持紅燈趨庭下瞻禮
欲携華頂雄黄石深雲菴茅木至石梁烹茶通
端午上有金釵山一菴望萬山城郭室廬遠在
百里者俱在肩端東望山下雙溪竹黄色如金
毛獅子飛舞下石梁坑水中石皆成錦上下蝌
挫奇山或突或伏或坐或立有石筍巖子筍倒
垂俱有解縛上至方巖下又小方巖溪流迅颷
直走上方廣趨至石梁與蓮花橋水會入曇花

亭與諸僧就廊下觀瀑有小島隱于亂水中不
見其出亭前小門有大玉蘭二枝下一蒲桃藤
附于長楓直掛曇花亭角護聖瓜石畔無可覓
瓜生無數青蛇不許人折蒲桃唯供山間鳥鼠
糧耳
大士像最古垂瓔絡彌勒寒山拾得古像寒山
一手印訖一手附膝微笑赤足拾得一手拈珠
一手閱卷亦赤足大笑
蓋竹洞虛懸數尺持燈然至蓮花橋攀樹枝過

下噴空四至亭廊見苔蘚如錦稍前見流螢飛
于水面三瀑如一段中空一鏡上方廣瀑在樹
影中遇螢一閃自又見下方廣燈火流動如星
移石橋一線痕下蓋竹洞望橋瀑合眼久乃見
纖毫樹上如陰石深黑燈照樹頭枝垂垂欲動
翠屏山有龍潭甚靈翠屏峰不可叫喊叫喊則
石亂擲
水南大路曾有曹真人以紙條繫蝦蟇頸遂不
鳴今蝦蟇皆白頭惟此處不鳴

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東南方有處名支提徵
昔巳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天
冠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
演說法清涼澄觀國師謂支提梵語此云可供
養處卽塔之異稱唯東南方有赤城山其形如
塔且其巔又有舍利寶塔樹下比丘曰塔七級
高二十丈中藏佛舍利子四十九顆五代郡國
師修存二十八顆餘散安東都府內并應天寺
國清護國等處昔稱清涼爲文殊化身其語信

可據也予住天台凝霞樓一月時步石橋家家
橋上賣桑椹對赤城云
西域志天台山石梁橋方廣寺五伯阿羅漢之
所住持晉白道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
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師心悵然
留宿橋所聞西有鐘磬聲且復欲前一人龐眉
皓髮問師所之師具荅意老人曰君生死身何
當得去吾是山神故來告爾師乃退然每思不
得度石橋晨夕悵恨乃結草爲庵彌年禪觀後

試造石橋乃見横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得度橋
少頃睹精舍宏壯圖塔瓌異神僧敘接宛同素
識因共燒香中食食畢將陳住意神僧曰師母
孕師時嘗經韭畦有腥羶氣俗聖所不得近若
欲來此必潔淨身意十年後方得來也相送度
橋於是返顧横石還合師還赤城封腥出腸胃
以洗滌之今赤城山有洗腸井旁生青韭他處
卽無是其驗也予游石橋最喜其上一小橋噴
流如舞雪因下石橋湍激之勢瀠洄必遠遂界

東西南北各作十里觀一爲斷橋一爲華頂其
二忘之矣不如是觀不知石梁之妙只是未游
石梁也不游九里坑終是未游天台也
嵩高山東南大巖下石孔中入有大宮闕自然
明燭與日月無異有六億人云月光童子在天
台住來
舊傳天合赤城有五百天神居之言輙降禍猷
至遇一嫗問途忽有負而投諸淵者猷飛錫救
之水立涸今乾溪是也住石室坐禪有猛虎數

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羣虎獮䝟猷以如意
叩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
數出大十圍循環徃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
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卽重來止此
山弟子輙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
接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
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
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道欲移何處
去耶神曰夏帝之子居於此山二千餘年寒石

是我舅所治當還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
贈曇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
義寧中隱士曇猷身留赤城山室顏貌如生悉
而舉體綠色士標登山獨得見之他欲觀者輙
爲雲霧所蔽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大木杯渡水人因目之
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蹤行至松江乃
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
山數月而返京師按杯渡悲衆生之溺而以身
渡之蓋取其覆仰蓋失蓋之用失用則無蓋無
所彌四無量無量之悲
齊建元中師登赤城山不室見猷公尸骸不朽
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顧人開剪更立堂室
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
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
有白猿白鹿白虵白虎遊戲階前馴伏宛轉不
令人畏
定光禪師青州人姓許字靜照大同初隱佛隴

居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
皆顯驗蓋神人也智者未至前二年預告山民
曰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荳造醬編蒲爲席
更起屋待之
開巖寺有天花尊者遺蹟梁普通間尊者來遊
天台去縣西南四十里有巖高廣挺峙師以神
力劈闢感天雨六花人因稱爲天花尊者云
智𫘤師於修禪寺架構香臺當香爐峯多檉栢
木師欲伐用衆疑神所據夜夢神送疏邀遺伐

之智者勸沿江居民舍簄梁爲放生池歷年未
久復行漁捕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咒願有
漁人見僧立簄上意謂墮水者乘舟往救忽不
見居人覩驗遂停採捕
陳大建十四年師來天台值智者講禮足歸依
智者笑曰宿世願力今復相遇於是服勤左右
專習禪法行方等般若諸三昧隨智者至廬山
於陶侃瑞相閣行道感異僧爲改法京之名爲
普明暨居國清以取水爲艱指其石曰此石出

水不亦快乎泉即湧出日給千衆今錫杖泉是
闍提首那尊者於平田寺大着神力舊有釜極
深廣是其所鑄寺後過溪有西天大師庵肉身
尚存
行滿師首造石霜學禪法後往天台聽荊溪說
止觀頓悟妙旨因止華頂峯下智者院乞茶頭
夜坐土牀燒糞掃以煖其下脫衣就牀蚤虱聚
喫伺其飽足又復整衣而坐所居檻外大松上
有寄生小樹遇師出坐必婀娜低俯時謂此樹
爲茶頭作禮
溈山師行脚至國清受戒與寒山拾得往松門
夾道作虎吼三聲溈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
迄至於今還相記麼溈又無對拾拈杖曰老兄
喚這箇作什麼溈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
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後參百
丈住溈山按世間事都宜忘却亦都宜提起
人同心或默或語
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國清寺或云豐

人豐尚書之子形貌寢惡被髮布裘或時唱歌
人問之第云隨我騎虎遊松門與寒山拾得三
人相親毎邂逅則長吟大笑人莫測也寒山問
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猨猴
探水月山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
德不將來教我如何道寒山拾得共作禮而退
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
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不是我同流山曰你
去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

流師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麽曰
豈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嗟乎自豐
干饒舌後宗風多在口語尋索是失西來意郎
失豐干意也
寒山不言氏族以其寒石山中居止得名容貌
枯悴布袍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
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
行或時叫噪望空謾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撫
掌大笑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予登寒明二巖

蒼老絕似雁蕩是其出遊地也
拾得不知名氏因豐干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
聞兒啼聲遂尋見一子可數歲因名拾得在國
清厨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
山來即負之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
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麽拾得放下掃
箒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箒掃地而去寒山
搥胷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麽山曰不見道
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去國
清寺半月誦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抝那
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
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余住國
清寺久住拾得龕下談逾夜分睛眺松崗雨洗
昏蒙夜半不辨濤聲雨聲松聲篁聲梵聲如是
半月
神僧傳云師住白沙道場猛虎來馴近林庄子
意有所依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
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身乃復常元和初久

旱民皆狠顧黙沿澗青蛇夭矯瞪目如視黙咄
之曰百姓枯渴苗死汝何不施雨救民耶至夜
大雨合境沾足
明淨師南遊東越天台諸名山每至村中乞食
齋於中路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有饑狀淨以
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歎盡告曰如來食
少輒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
又如前
左溪師憑巖穴建立招提面列翠峯左縈碧澗

田自號曰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
以遺身世常晏居一室自以為法界之寬耄耆
之歲同於壯齡搽紙而衣掬泉而飲洗鉢則羣
猿爭捧誦經則衆禽交翔幽栖林谷深以為樂
一日有盲犬至山長嗥伏地師為行懺不逾旬
目雙目俱明每翹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歛念
之頃忽感舍利從空而下
平田得法於百丈懷海禪師大和中謂衆曰吾
山水之遊未厭諸人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

曾止華頂石梁智者降魔將遊之也自襄陽暹
逝而來從沃州天姥入天台之西門得平川谷
中峯名大舍號曰平田結茅居之未幾見虓虎
孔子瞪目而視岸岸以杖按其頭曰貧道聞此
山是神儒窟宅羅漢隱昂今欲寄此安禪檀越
勿相驚撓經宿領子而去愚謂此老從容自在
可同遊亦可獨遊
臨濟訪普岸禪師於平田到路口先逢一嫂在
田使牛濟問嫂平田向甚麼去嫂打牛一棒曰

這畜生到處走路也不識濟又曰問你平田路
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必
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從楔之意
及見師師問你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
也噫此眞棒喝不是笑罵皆佛
一行師因窮大衍求訪師資至國清寺聞僧於
院中布筭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從曰今日當有
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
一筭又謂曰門前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

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玄宗詔對無恒占其
災福若指於掌邪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
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
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太
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按余聞前
輩云曆法只是多筭勝少筭大都更數十年必
生一人訂定如洛下閎之後有僧一行是也惟
二三百年絕不經筭遂苦歲差諸訛今西域食
廩筭曆者萬餘人故其書可觀也孰知天台有

美僧歟

簡尊者祢慜天台戲龍院時大旱有龍卧巖間簡以杖叩之隨卽霹靂簡善書求者多以鵝酒易之部國師常語人曰此簡厭漢也按天台深處龍必居之禱而卽應邑無旱憂每旱邑令率父老請雨携龍宮一物懸城隍廟梁雨至鼓樂送還一日得雹雨最大以銀鏈繫其足又三年禱而雹復出則其鏈尚在

寶雲尊者師常呼人爲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爲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復右脇念佛而化

智通師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巖因陳大願念阿彌陀佛誦四十八願已投身巖下若有神人捧之於樹乃復整心登巖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海衆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叢茸草上遊越至法華山一夕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明現前乃起禮佛跌坐而化

永明壽師守冲玄祢任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鵲斥鷃巢於衣袱後於國淸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詣智者巖作二鬮曰一坐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

祥庵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裡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擲下曰回頭依舊亂山中木馬泥牛風雨細

濟顚師天台人父李茂春爲宋勳戚拜春坊贊善隱於天台師出家靈隱後居淨慈逆行順行言行叵測其濟物利生神通感應事蹟至多五伯應眞之流也滅後數日有二行脚僧遇師於六和塔復附書歸書後有頌云看不看錯認沈

雛是木杓非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搬斷黄金索
幼年曾到雁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
當一箭至今猶自骨毛寒只因面目無人識又
往天台走一番樹下和頌錯一着悔把茶瓶當
酒杓無端孤負六橋花三春紅紫敵蕭索一從
誓出玉門關萬里胡塵過眼看誰道東風怨楊
柳至今沙暖水無寒單于冒頓乎相識不枉生
還又此番

周婆臨海紫巖人行乞於市逍遥度日夜臨普

濟橋下每與戒公同遊歌曰笑殺愚癡漢營家
無歇時四山若來合妻子各分離又歌曰世人
都笑我我笑世間人如意摩尼現無人識本真
時人莫測其凡聖皆掩口笑曰風僧風婆吃酒
蹉跎一日聞戒師化去亦於普濟橋下瞥然而
化口中左右皆生蓮華越七日有異僧眉髮皓
白跣足百衲携錫持鉢歌曰戒師與女姝周婆
賢隨肩搭背萬世應傳言訖不見余生台郡地
于山訪隱蹤七娘廟在城闉祈子者躑

天台張伯瑞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乃
教訪問遍歷四開後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
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號紫陽能由陽神自
誦得形神俱妙之道歸以所得粹成秘訣八十
一首號悟真篇後世宗之年九十九歲趺坐而
化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
碧

番慈上堂靈雲悟桃華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癡
和推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蜡然

少人知花落春風静

曇賁曾住江心龍翔寺病起上堂曰維摩病說
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
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得其中意旨
也未

自詢號闕道者傳法於了空大寂嘗燃臂供佛
雍熙初勅建受業寺遂燃身報國火滅舌根不
壞詔改寺爲壽昌今萬年是也憲馬公其後身
歟是謂薪傳

天台

天台山有四門智者大師以赤城為南門以新昌石城為西門徐靈府又以剡縣金庭觀為北門余謂準此當以王愛山為東門或者疑以為涎不知皆有所徵也蓋名山福地必有神聖呵衛不祥惟此台山自古及今無有虎豹之暴山民僉曰四門之內周環民居卽有惡獸經繇惟犬羊等物是殘見人則妥尾走匿草莽間 赤城為其南標石城為其西固東蒼為其眉四明

為其日中有瓊臺雙闕佛隴香爐石梁瀑布等諸景骨肉不偏形神俱妙

阿耨達池為贍部四河之源河水流入四海天下諸山繇此四水而界此池之地其形最高為贍部諸山之祖而東華七山五嶽與夫崑崙莫不宗於此也蓋山因水界繇阿耨達池之水分天下之山為四支而東華之地當一支焉此徒多河及黃河以南殑伽河以北之地界也自池水分支以後其脉或起或伏伏而為地起而為山而崑崙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國者謂東南支也其支又千塞外分為三支左支環虜庭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太行數千里出為醫巫閭庭度遼海而止為北龍中循西番入趨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敘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關中脉系大散關左渭右漢中出為終南太華下秦山起嵩高右轉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太山入海為中龍而南龍右出吐蕃之西衍至震旦起而結為峨山次梁州次益州

次西南夷次南越次荆州次百越次閩中次豫章次吳越建業同一脉也衍至荆州起而結為南嶽自南嶽東至度嶺又分三支北則豫章而下結為匡廬南則張為全粤而盡羅浮中則贑越翔武夷常山又為濲水所分溪之左為浙西溪之右為浙東過爛柯太末至栝蒼起頂南支僊都石門玉甑鴈蕩海門環抱於台之東南北支金華屏峙於台之西北其正東一支至大盆山一化而為玉山再化而為天台玉山又為兩

支非支衍為會稽秦望蓋自九里坑發源至嵊縣出曹江東支過關嶺復大起之結為天台說者謂關嶺迴支起天姥護峽而止不知天姥為石城之胚胎自萬年藤公嶺發脉已為儀人浪黃杜溪截斷是天台西北幹也關嶺過脉處北以黃杜南以左溪界水極分明台山峻提如海中巨浪陡然一躍纖悉頓足不必論其前後凡結為九大峯中為華頂峯東為摘星峯東南為東蒼峯南為獅子峯西南為大雷峯西為葛關

峯西北為香爐峯北為香柏峯東北為菩提峯摘星峯分為兩支一至縣城發為長汀勾章諸山局東海大嵩管江而止者左龍也一至縣城發為象邑諸山局大瀛海而止者右龍也東蒼峯亦分兩支一縣王愛山過桑洲至東嶴清渚沿海而止者左龍也一於櫃水村跌斷穿青山頭霞盆山迤衍入大固山孕臨海山川之秀局章安芙蓉尭渚徤跳周水亭傍而止者右龍也獅子峯為歡嶴九折峯東橫山之龍局大溪而

止大雷峯亦分兩支左為修禪太平高明三[illegible]之龍局幽溪螺溪而止右為眞覺後明清心[illegible]教四寺之龍開洋為縣治局大溪而止葛關峯亦分諸支左為國清赤城山之龍右為桐柏[illegible]之龍局南嶴溪靈溪清溪而止香爐峯為護國寺尭源諸山之龍局左溪秀溪而止香柏峯為慈聖萬年金庭上虞諸山之龍局剡溪娥江而止菩提峯為姚江慈水定海諸山之龍局招寶山東北大海而止是知天台山者東瀕大海界

水而止為東南一大結局而父於南嶽祖於[illegible]山曾於崑崙高於雪山自雪山東南而下不[illegible]四五萬里其中所有靈粹之氣莫不畢集於此

寶華山在縣東三十里四都產花乳石色如瑧珝瑩潤堅潔可愛李徤裕謝寄石詩聞君采奇石剪斷赤城霞宋林逋謝天台僧寄石枕詩斷石自何許枕之懷赤城

石筍巖在螺螄潭上根入潭水數十丈尖銳如筍多生蒴苔及生卷栢蒙茸披離又如紫[illegible]

將解
銅溪在縣西北二十里源出桃源洞以其水色
黃如銅汁故名
鐵船湖在羅漢嶺下湖中有荷以水寒不花相
傳羅漢嘗泛鐵船于此
孫明巖北五里而上四山聳秀水流亂山間繞
如佩環院宇周阿並置巖下窻扉軒戶開闔于
煙雲紫翠中故南山之標勝者推寒明二巖
葛朋詩喬木參天蘚蘿翳坎麏麚是居樵牧罕

至智者大師時居佛隴講淨名經忽經為風飄
翩翩不下乃杖錫披荆尋經所詣行五里許風
息而經墜此復愛茲山峯巒秀發清溪鑒心乃
即其地以營淨居智者十二刹此其一也
道書云桐栢金庭洞天即王子晉所治中有三
橋一見二隱木則蘇玡琳碧泉則石髓金漿吳
赤烏二年葛玄於此煉丹故今有朝斗壇齊永
嘉元年征虜將軍沈約一千餘人弃官乞為道
士居之唐睿宗景雲二年勑為承禎置觀號桐

栢方置堂時有五色雲見唐史記以為祥禁封
內四十里無得樵採五里不許遷葬
紫旻佩日明巖大晷如鳫蕩靈巖但差小爾
瓊臺三面皆翠壁萬仞峭豎相向如城郭周遭
而臺則南嚮懸居其中折而東南可三里許為
雙闕翠壁山至此忽中斷對峙如闕門路出其
下而淵水從之然巖石皆陡絕不可下觀於是
還坐瓊臺而四壁之華葉耀日蒼風裿繡紛錯
儵香翁鬱俯瞷百丈潭在臺左麓紆繞雙闕

天雲溪屏息無譁其聽益遠真天台山之第一
奇觀也　初予自元明宮來謂桐栢已在平地
及觀瀑布三井始覺其地乃在衆山之上不覺
驚詫以為大奇
張存遊采煙次桃源記出國清度盤廻嶺路如
羊腸九廻盤旋而登之也次踰羊蹄嶺羊蹄者
岡石皆撒立若羊之蹄也下至嶺麓涉丹溪溪
止再登峻嶺曰采煙新昌古天台分邑故桃
源即天台山也行至桃源溪度溪穿蘿徑約行

五里許見一古祠在亂山中破屋三間松蔓縈
蔽榜曰劉阮廟像貌剥落靈寢蕭然出門四顧
居人遼遠其入山古徑樵牧罕到荆棘蒙塞遠
望雲山無盡桃林遍嶺野鳥山猿悲鳴長嘯偶
問道於農家老父對云北去入千山萬山人煙
斷絶其中古桃樹年深化爲精魅常迷人不敢
往云

張存遊桐栢宮記過元明宮舊址長慶中有道
士徐靈府居此號方瀛山形如橐駝卸實前對

華蓋三圖峯澗遶宮前而灌稻畦諸水下溪會
於二井井溢出瀉巖下則爲瀑布縣井東行至
洞門山凡兩重舊有亭廢即前案桐栢嶺下
有靈泉曰透壺過春夏時用銅錫瓶盛泉自然
滲出瓶外如汗流者

梁沈約桐栢山金庭觀碑仰出星河上參倒景
高崖萬仞邃澗千廻翹心屬念晚臥晨起採三
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
銘曰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輈漸漢

萬春方華千齡始旦

陳徐充孝天台山修禪寺智者大師放生碑林
交五柳既叢旃檀之氣塔現三層終懸水精之
色雲崖天樂不鼓自鳴石室金容無形留影秀
嶺嶔岑浪波浩瀚洪濤疊氣肖遠芭空巨壑喬
松干雲翳日翔集飛走叢育珍怪地中藏玉觀
曲枝而易辨淵內沉珠見貝流而可別神通開
士如意桑門振錫呪泉騰空舞鉢受丹傒客汎
急水而時來避官眞人乘廻風而遍至頭大案

元無見親和尚塔銘華頂之勝自智者顗大宏
部高菴倡諸絳公以徽名懿德貴泉石而天子
之尊王公將相之貴必詔問法要躬禮慈容日
馳軺騁馹致香幣使者冠蓋旁午然其地高寒
幽僻人莫能久處惟禪師一坐四十年足未嘗
輙閾戶限其拈提開示勘辯之辭頌偈簡牘之
筆誠般若之餘胥涅槃之勝發也

梁江淹王子喬贊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
鶴上窈窕學鳳對巑岏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

蒻雲衣不斷蠲龍駕何時還

唐陸龜蒙怪松圖贊幷序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見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偃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礧磈然蹙縮然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　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眞人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故擁腫支離神姦鬼疑

崔尙桐栢觀頌序曰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旋

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卽右弼王喬子晉之所處也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新作桐栢觀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垂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木珠條可攀也僊花靈草春秋競發幽鳥淸猿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故初營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霧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氣人堂復出者三龍雲霞以爲色异哉予遊此觀卽祥雲出而四十里不樵采處地無居人遊者採青梅療饑其地有伯夷叔齊廟云

徐一夔序竊較赤城之霞氣瀑布之飛流莾蒼之滑石而皆莫若瓊臺雙闕之爲奇特峭嶸巉崢懸磴萬丈比至其頂地平如砥九嶺環拱巑闕夾之瓊臺中居五芝蒼秀八桂森出樓閣縹緲於彤雲彩霧之中彷彿如在天上余請公特

沫遊九里坑耳

鄭至道劉阮洞記曰余病夫山水淸而文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竆不能盡洞中之幽邃固辭而不獲免此眞實文字懺悔可與司馬悔橋並傳今之以文字俗天台者類此而俗桃源尤甚無他以凡筆寫僊境也

陶隱居稱桐栢山在會稽東海內有金庭誠不死之福鄕方圓四十里常有黃雲覆之木則蘇玡琳碧泉則石髓金漿其山盡五色金也[illegible]

王十朋或請嚴闍黎後身嘗自記曰予嘗寫字作文貽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健似之字乃爾不同邪嚴闍黎尤工筆札予最不善書故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日因作文寫字兩俱不佳媿而曰嚴闍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許愚也用記之

石橋旱禱即雨慶元庚申冬仲丁令大榮築佇貞亭嘉太五月不雨禱于廟于社弗獲丁令步禱其地倐有巨黿躍出迎至邑明日大雨是月

之既實錢班班崖側攫取巨石陡下窒其穴衆皆驚走浮屠氏因私之青蛇環繞縣聚金銀錢數十圓徑六寸而飜太平興國脊鎮龍淵錢也丁令復還諸潭

石梁側有蓋竹洞天堙没驗二百年往歲何公儞持節于此嘗夢遊其地訪求不獲丁尹羅探偶得之洞深可二丈餘中有二碑攢峯疊嶂如列畫屏又得曇猷厥初修道遺址於蕪穢荟莽中

東南山水之勝娑羅峯爲冠天台之勝華頂爲冠華頂之勝善興爲冠善興之勝娑羅軒爲冠余登華頂拾五色土類雄黃太白亭侯日出並

妙說尊者國清寺講經升座衆集或少有異僧十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致敬已坐行未講散後問訊即出遣侍者邀之皆凌空舉手咲謝而去

永嘉全億長史晝半千羅漢形每一迎請必於石橋宿夜焚香具鐃鈸幢蓋引導入于嵌香風

送至幢幡之勢而入門即止其方廣寺在石橋裡梵唄方作香靄始飄先有金色鳥飛翔後林樹石畔見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狀或臥空之形

凡曇華亭往來人供茗乳花効應或寶炬金雀靈蹤梵響接於見聞石罅有木瓜尤異華時青蛇盤斜枝榦至實落供大士乃去人目爲護聖瓜

台州基壓巨海黎民漁捕爲業爲梁者斷溪爲

黿者藩海大師愍傷自捨身衣弁諸勸䟽先贖
黿一所爲放生池予時剌史計詣臨郡請講金
光明經見者歡喜漁人改業亘三百餘里江溪
黿梁合三十六所同時永捨俱成汯池詣後還
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法遥想大師翠
伸一救其夜夢羣魚巨億皆吐沫濡詔明旦降
勅特原詔罪當於午時忽起瑞雲黃紫赤白狀
如月暈凝於虛空遥蓋修禪寺頂有黃雀羣飛
翔動嘈嘒棲集簷宇半日方去夫師云江魚化

爲黃雀來謝恩耳師遣慧拔金陵表聞陳宣帝
勅云嚴禁採捕永爲放生之池
紹興中方士李季至越之樗浦石閘于慈道傷
遇異人自石闌干揖季曰君來何爲季曰秦太
師遣往桐桐設醮請福其人太息曰秦已死矣
張浚劉錡皆當起爲將相秦豈得存耶季大駭
亟去天台而秦之計至矣余遊此觀無舉火從
者病矣勑令摘梅子充饑恨以數問土地爲伯
夷叔齊蓋古石像云夜宿元明宮寺僧接引讌

甚素供精妍似吾鄉善權洞時余未閱此記也
雖然遊鴈蕩絕㩳其常耳
石橋國清寺僧陳惠虛嘗與同侶遊石橋衆皆
股慄惠虛獨超然而度至石壁外微有小徑捫
平闊遂見空闊樓閣連亘十里許其門榜曰會
真府左曰金庭宮右曰桐栢宮三門邑峙入右
門之西見一高樓榜曰右弼宮又到一處忽見
一老叟訝曰汝俗人何得來此惠虛曰嘗聞過
石橋即有羅漢時聞鐘聲故來相訪叟曰此

真隱之福庭天帝之下府爲小都會太上一年
三降此宮較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品第非羅
漢所居也引之使行十餘里已見國清矣按石
橋古有之
寒山子入滅後有梵僧杖錫拾黃金鎖子骨或
問所以對曰吾拾文殊菩薩舍利歸西天耳後
人於此建塔
智者親承思大思大師宗非齊非齊遠稟龍樹
億樹祖於釋迦其猶台山又於南嶽祖於岷山

曾於崑崙高於雪山
知見一也而有衆生諸佛之分𢖍耶如來開示
不開示衆生悟入不悟入故也法華已前如來
豈不開示衆生豈無悟入以有大小之殊漸頓
之別未悟一地所生一雨所潤無小無大皆歸
法界之旨故須歸功于法華也
凡爲五時一最初成道於三七日說華嚴經謂
之華嚴時　二於鹿苑十二年中說四阿含小
乘經謂之阿含時　三於諸處八年中說諸大

乘經彈偏斥小歎大褒圓謂之方等時　四於
舍衛國諸處二十二年中說諸部般若謂之般
若時　五於者闍崛山幷娑羅雙樹間八年中
說法華涅槃經謂之法華涅槃時
五時所說不出八敎八敎者頓漸秘密不定藏
通別圓頓等四敎是爲化儀如世藥方藏等四
敎是爲化法如辯藥味
判五時麤妙華嚴兼麤說妙阿含但麤無妙方
等對麤說妙般若帶麤說妙法華純妙無麤

化儀四敎頓者頓大之教不從漸來正說於太
即華嚴也　漸者從淺之深次弟得益即初鹿
苑次方等三般若也　秘密者佛或爲此人說
頓或爲彼人說漸彼此互不相知能令得益橫
在四時別無部帙　不定者佛以一音演說法
衆生隨類各得解於頓說中得漸益於漸說中
得頓益亦橫在四時別無部帙
化法四敎藏者經律論三藏樊然不同三人修
諦緣度拼色入空　通者通前藏敎通後別圓

三人同以無言說道體色入空　別者別前藏
通別後圓敎界外獨菩薩法修行位次互不相
攝　圓者圓名圓妙圓頓圓足明不思議因緣
二諦中道事理具足但化最上利根之人
四敎化人旁正藏敎正化二乘旁化菩薩通敎
正化菩薩旁化二乘別教獨菩薩法圓敎方爲
佛法
四敎詮理化物廣狹藏通詮眞理化六凡改惡
遷善革凡成聖別圓詮中理化十界俱成佛道

藏教四諦苦則三相遷移集則四心流動道則
對治易奪滅則滅有歸無迷真重故從事得名
通教四諦苦無逼迫相集無和合相道不二相
滅無生相迷真輕故從理得名
別教四諦苦有無量相十界果報不同集有無
量相五住煩惱不同滅有無量相諸波羅蜜不
同道有無量相恒沙佛法不同迷中重故從事
得名
圓教四諦陰入皆如無苦可得塵勞本清淨無

集可斷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
滅可證迷中輕故從理得名
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裡未是安居萬仞峯
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
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火入真金色轉鮮
華頂光菩薩鄞人先世習雕塑至光藝益精光
好道遍參有道尊宿聞華頂無見和尚道行清
峻挾冒中所疑扣之年七十有三無疾坐蛻於
華頂山

華頂正方禪師朱姓臨海黃奢村人號百川師
真際和尚但以苦行為本靜練之極毫光抑雪
嘉靖已未入華頂作偈以表心要遂泊然坐化
商伯夷叔齊道書稱二子死為九天僕射治桐
栢山今桐栢觀有二石像鑄製奇古體色溫潤
王喬字子晉靈王太子好吹簫作鳳鳴浮丘公
接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人求之不得偶見桓
良曰告我家人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至時
果見喬乘白鶴而去道家稱為右弼真人治桐

栢山掌吳越水旱五代時封元弼真君宋政和
三年封元應真人紹興庚申加號善利廣濟真
人台之寺院奉為護伽藍神余任國清久而卜
之予晉云勸君忍耐休煩惱寺僧誌之
天台山元靈老君華真僊師遣弟七僊子名屬
仁乘雲駕鶴遊歷武夷山安排地僊見張湛等
各有僊分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山取籍簡視僊
籍各有姓名乃安排魏王而下一十三人同居
此山吾鄉二友一崑山一湖洲欲卜居天台擱

于晉三卜不允

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
得返經十三日糧盡饑餒殆死遥望山上有一
桃樹大有子實永無登路攀緣藤葛乃得上各
敢數枚而饑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
見蕪青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
胡麻飯糝便共沒水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
一大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
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晨肇既不

識之緣二女子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而
悉問來何晚因邀還家其家銅瓦屋西壁東壁
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帳四維帳角懸鈴金銀
交錯牀頭各有十侍婢勅云劉阮二郎經涉山
岨向雖得桃實猶尚虛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
羊脯牛肉甚美食畢行酒有一羣女來各持五
三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暮令各就一
帳宿女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遂停半年氣
候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

女曰罪候君思家當可如何遂呼前家女子有
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
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
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
不知何所

晉衰根栢碩剡縣人因驅羊度赤城山忽有石
門豁然見二女方笄遂爲室家後謝歸女以香
囊遺之根後羽化碩年九十餘

羊怡兄忻爲台州樂安令遊阮郎亭崖上有字

世傳阮肇題偕醉亭畔七日方醒夢入洞遇靈
英食青靈芝百節俱輕自括蒼往天台一日可
到日行三四百里

女貞有名焦靜貞者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
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
居赤城爾眞師也靜貞旣還詣承禎求度未幾
昇天嘗降入間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
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淸眞人開元中文
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

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捻琤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于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玄宗親撰碑文官

王可交蘇州人嘗棹舟入松江中流見畫舫有道士七人皆玉冠霞帔一人呼可交與二栗命黃衣送上岸且令合眼洎開眼已失黃衣但見峯巒中松栢參天問之乃天台山瀑布寺前也自是不食後挈妻子入四明山不復出

許碏少為進士晚學道常歷天台於懸崖人不及處題曰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至此後捕花滿頭醉歌昇雲而去

王旻不知何許人天寶中賜號太和先生有姑亦得道年七百歲往來天台貌如嬰孩

夏侯隱不知何許人大中末遊天台獨止一室或露宿草樹間每登山渡水則閉目而睡此至則覺人呼睡仙

五代呂洞賓遊天台居福聖觀嘗題一絕於壁云青蛇遶地月徘徊夜靜雲開鶴未回欲度有緣人換骨暫留蹤跡在天台

洞天福地記靈墟乃白雲先生隱處世說載王右軍得筆法於白雲先生又按野史稱才云右

軍作蘭亭記三百七十五字始夢天台子真傳授筆訣以永字為法云其後司馬子微亦號白雲子

唐廿泉先生不知何許人隱華頂峯頻詔不起開元十八年元宗特於王屋山置臺觀以居之

馮永嘉人性介不隨俗居玉霄峯三年絕粒不語常制真一頌見赤城志又按續志載左同仁云郎前志玄澤也師徐徽君常遊山經旬不返樵者見與芏虎坐不食五穀後尸解

化石僧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房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游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聞食香買蒸餅啗之同行僧服氣不食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而食僧俄變爲石

曹法師至杭適大旱禱雨無應法師書片紙黏背上曰雨出賣官聞之命往吳山行事用一大甕盛水燒磚投其中青天轟雷一聲四神將立左右曰上帝主旱雨不可求法師曰權借太湖

三尺水須臾陰雲四合黑霧漫空大雨如注平地尺餘頃之開霽視簷下水悉有鮮魚藍草太湖果乾三尺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居瀑布山三十年初伯玉家爲娶婦乘車入門伯玉踰墻而去齊高帝詔不起勑於剡白石山立太館舍之余謂不肯休官只是舍不得舍妻自能舍官雖然亦有妻可舍官不忍舍者

萬曆五年月亭大師講華嚴疏鈔於黃巖之駐中菴先演玄談至判教與台宗稍有相忤茶頭僧圓朧見關王於茶鐺中舞大刀躍怒而出覿吏講堂俱成煨燼眞職方楞嚴玄義序

梁昭明太子廟在縣一百一十里三十七都龍龍山神卽梁太子統頗著靈異宋舊志梁太淸末飲景作亂陳霸先兵起統避地至此後人祀之

支明夫人廟在石壁嶺東周顯德二年建神秦嬪人曩常見惟配以支明龍王遂釋

孚濟王廟在明巖山宋宣和間建初鄉人定基于濟溪黎明將建一夜爲蟻移木于其地衆異之遂建廟因名蟻慕廟

周神周凱字公武臨海人躬耕以養父母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凱知晉室將亂獨辭不就永康中三江逆派邑將陸沉凱援弓發矢衝潮而入水忽裂開電光中見凱乘白龍東去光化末天台大饑凱化形爲商載米貨之已而投米於江變成赤龍騎而昇天

岳武穆王岳飛字鵬舉力戰圖復中原秦檜主和議促召班師其部曲自相攻發矯詔殺飛放子飛死爲神居天台第一峯楊維楨樂府詩云生兮人之英死兮厲之靈萬八千丈兮華之頂帝命我兮司陰刑

蕨粉土名蕨鷄以初生狀如鷄拳故名苗可羮食根可爲粉山中之民每於秋冬閒漫山掘搗渟漉爲粉或切素作麵或蒸炙爲餅皆甘美可口萬曆巳亥天台失稔鄉人携妻子入山採蕨

度荒者萬餘人不塡溝壑蕨之功也

陸羽茶經稱生赤城山者與歙同桑莊茹芝續譜云天台茶有三品紫凝魏嶺小溪是也今諸處並無出產而土人所需多來自西坑東陽黃坑等處石橋諸山近亦種茶味甚清甘不讓他郡蓋出自名山雲霧中宜其多液而全厚也

陸鴻漸茶經以天台瀑布泉爲天下第十三水但得至瀑布泉耳苟過歷台山當不取金山爲第一也

怪松在資福寺大數圍高不四五尺枝葉翱翔於水面狀如舞鳳根株盤屈於巖畔形類盤龍

又石橋舊多古松故風景愈佳近爲俗品所殺唐人詩云畫松一似眞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到天台山上過石梁橋畔第三株可想見也

長生草即僊人指甲蘭素花多香生山巖及古樹中取而空懸之以日經年不稿王右丞詩云老根那復占春色能住虛空自發生

生卷栢生石上土人謂之萬年松懸之葉卷得水葉舒雖藏於箱篋經年猶有生意

僊鹿高五尺逐則跽而請命

天台山有猿而無猴猴性輕躁喜犯苗稼山居無此物亦萬安之福也天台游考云金絲猿隱石梁間見者必大貴

念佛鳥聲與阿彌陀佛擣藥鳥以其音丁當似之金雀石梁方廣梵唄方作先有金色鳥飛翔林石飛生鳥即五技鼠狀類鴟大於鷙紫毛夜

飛人多以為怪藏其皮歸產者持之則易娩胞
故列之土貢
宋仁宗皇帝供施石梁橋五百應真勅詔曰朕
荷祖宗之休丕承洪業未嘗不虛懷遐士長席
幽人雅聞天台之石橋近接四明之雪竇智覺
之遊風具在應眞之靈迹儼存概想名山載形
夢寐今遣內使張履信賚沉香山子一座龍茶
三百斤銀五百兩御衣一襲表朕崇重之意
孫興公天台山賦未遊而託如隔壁話然其言

曰輕舉而宅之遐想而存之名語也又曰釋域
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亦佳
白玉蟾天台山賦天台之山神僊景象周廻八
百餘里高聳萬八千丈　雲隨羽客在瓊臺雙
闕之間鶴唳芝田正桐栢靈墟之上　藤蘿蔦
蔓而夜月照白蒿莽荊榛而曉煙鎖青　千丈
瀑布而上跨石橋萬頃雲花而横書佛隴　幽
鳥一聲兮花落青澗　丹爐灰冷而久兮不火
僊蛻壇高而知誰換骨金漿玉醴兮泉列石髓

瓊樹琪林兮花開春雪寒山拾得興國清趙
伽藍智顗普明起定光之法窟釋子耘鋤僊錫
種茶　文章不療山水癖身心每被溪山縛崑
玉霄峯上水鳴咽華林峯前雲寂寞
覺如赤城賦木與石而爭砌花與鳥而交迷
天台山集咏
梁李巨仁云風急清溪瓏　疊峯如積浪分崖
若斷煙淺深聞過渡輕重聽飛泉
劉禹錫憶山云霞散曙峯外虹生凉瀑西何當

謝塵役重去聽猿啼
孟浩然舟中曉望云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
坐看霞色曉疑是赤城標
貫休春日行山云好峯行不盡流水語相隨黑
壤生紅朮黃猿引白兒
張祜云纔登招手石肘底笑天姥仰看華蓋尖
赤日雲上午奔雷撼深谷下見山腳雨回首望
四明矗矗若城堵昏晨邀千態恐動非自主捨
鵠大夢中坐覺身翩翩東溟子時月却孕元化

母彭蠡不盈盃浙江徹辨縷石梁屹橫架萬仞
千壁竪却聯赤城巔勢來如刀琴盤松國清道
九里天莫覩寵崇上巑三峽屼傍聳五空崖絕
凢路峛立塵與塵
司馬承禎山居洗心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
逍遥此中客翠髮皆長青草木多古色雞大無
新聲若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
夏竦天台道中雲開忽見寺山盡偶逢人
汪藻天台道中水紋縈石作蟲篆麥隴掛峯如

衲衣
虞謙雲逆雨來歸洞戶水流花出到人間
鄭善夫一夜雨聲吹不斷國清寺前溪水鳴
國清寺
唐皮日休十里松門國清路飯猨石上菩提樹
怪來烟雨落晴天元是海風吹瀑布
陸龜蒙松間石上定僧寒夜半檻溪水聲急
僧木庵石鋪月色水流出山間鳥聲風送歸
赤城

唐許渾題赤城中巖寺厨開山鼠散鐘盡雕猶
吟
夏竦煙洗曉日明孤頂雲破餘霞出半峰
華頂
唐賈島鴈過孤峰曉猿啼一樹霜
僧靈徹天台衆峰外華頂當其空有時半不見
崔嵬在雲中
皮日休華頂杖深洞求丹栗挑雲覓白芝
陸龜蒙華頂杖瘦於霜鶴歷奇是墨龍鬚

石橋
唐皇甫曾松門風自掃瀑布雪難消
王亞夫樹色春猶凍
趙湘水碧苔生髮天寒樹着衣
萬年寺
羅適畫棟有聲啼海燕澄波無影驕蛟龍
桐栢觀
唐李白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
樓棲蒼島月凭危一登覧直下見溟渤

瀑布

唐曹松噴向林梢成夏雪傾來石上作春雷

方千石門瀑布氣侵松樹千枝濕勢盡雲霞

道開

宋高似孫夜宿金庭洞香趁玉女跪丹走山靈

慟

桃源洞

唐元稹僊洞千年一度開等閒偷入又偷回桃

花飛盡秋風起何處消沈去不來

僧靈一桃源山房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

老僧多

曹松掟劉晨阮肇遊天台煙霞不省生前事水

木空疑夢後身

僊子送劉阮出洞花當洞口春常在水向人間

去不回

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僊子笙謌寂寞閑深洞

雲鶴蕭條絕舊隣

周美成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

孟浩然上盡崢嶸萬仞巔四山圍遶洞中天秋

風吹月瓊臺曉試問人間過幾年

白玉蟾石壇對坐話松風鶴唳一聲山月落

杖頭挑月下山去空使衆猿嘯曉煙

孟浩然宿桐栢觀緬尋滄海趣近愛赤城好捫

蘿亦踐苔輟棹恣窮討　紛吾遠遊意學彼長

生道日夕望三山雲濤空浩浩

揭軌春來瑤草如煙碧雪後黃精是玉肥

僧宗渤嶠頭霞浸衣裳紅

瓊臺

唐柳泌崖壁盤空山路回白雲行盡見瓊臺

方千積翠千層一徑開遥盤山腹到瓊臺

宋高似孫瓊臺西路縱無懸背分不敢更思家

丹郎醉不醒玉女聲如孩

陳臨民潤如瓊玉琢古苔屹若屏柱四不連

雙闕

宋夏竦三井鎔亂澗四入飛流外落

元楊維禎翩若飛虹印輕雪

朱思平蒼藤已斷桃花盡不見金橋戲綵鬟

女郎潘氏聽殘一夜溪頭雨流出桃花幾片紅

寒巖

唐寒山子溪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　瑯溪難記曲疊嶂不知重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逾好　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

明巖

宋洪适幾層山裏屋一線竹中泉

元許嗣曰花翠竹爭新鮮　黃猿啼落青松煙鄰巢靈溪銷曉鶯棲危石秋萍滿敗船

元曹文晦美人不卷錦繡段倦翁瀉下丹砂髓氣連海蜃貫旭日光入溪龍生春潮　兩龍爭整那知夜一石橫空不渡人　天邊漸蝕千峯紫木杪猶餘一縷紅

寄贈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青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宋之問寄司馬道士遠愧餐霞子童顏長自持

項斯寄石橋僧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

賈島送僧歸天台石澗雙流水山門九里松

自黃巖入鴈山小記

出黃巖南門隔溪方山在馬足間乍見有頎而長者爲石夫人山騈石而坐更有昂首望者輿人曰太平有石夫人進相對也禮文公祠黃巖諸君如杜如趙皆列兩廡方山羽山左右拱山以劉奉林羽化故名夜有女子向村家乞鱗跡之乃入羽洞遂委其地尋蠱女子亦不至洞甚小石皆方千百碎亦方遊人說破則不可得其異如此方山之足溪水遥溯小艇往太平仙居

風散雨霽飯千店頭離城二十里

斷橋清溪所過農父皆長謳輿波聲斷續居人燒海殼和以炭爲雙門羅焙兩人搖曳得風如鑪鞲頭一朵紅雲搖曳灼灼如千頃紅花或如蒲萄紫或如珊瑚色余驚喜不暇林木蔽虧則從綠樹隙中目逆之輿夫偶憇細覗皆成琥珀其遠峯高處如剪紫栽笑天上何闕此機杼茫然不解行四五里山曲溪曲而嶺亦曲者莫如秀嶺嶺三四折前後行人遥相呼一片緋紫餉兩鮮靈曰駐霞山其下耕犁皆有雲氣悶山麗紅處皆栽茶地鴈茶香奇味奇色更奇吾將以紫茶爲紅友每過一溪山骨稜稜欲露水流拗際別有洞天常六七曲而樵徑杳深路路皆迷新竹長黃鬚古廟前楓樟五株作老人咳笑巖前老松老栢俱佳路有樟樹挺作三峯探茶穰笋山山汎饒溪宿大盤小樓之對紫琅玕數百溪聲欲咽余最得意在茶山紅紫而山路皆紅如赤龍下垂行台山見白龍千萬條未見有此

特標出一段以洗遊入之眼

十五日上盤山嶺如七鳳齊張其翅作浮動狀而新篁爲之尾每一樟頭如逼霄漢有石色如硃砂嶺以大樟爲中嶺下三四樟皆可五六抱樟奇更奇于籐產白㯃樹幹甚滿茶不可食而子可作油入溫州界見田中作釣竿者二十餘似漁蓬者笑此地何處得魚輿夫言有灌田井旱則挽之以上渡戶以來僅此一見甚矣民生之勤也大荊驛樟木六抱牆蚕藤布傾神異美

人蕉美甚
老僧巖頭禿微髮眼口及頤皆作𦂳紋初看背後似有一盆種長生草大屏擁之旣則化爲山峯旣則僧巖與背後小巖并作僧背而大屏幻爲圓峯自石梁洞橋上至謝公嶺體屢變而彌拱卓立毫不掉頭蓋僧之有定力者
石梁洞從闕口入洞中燦而雄古左一洞黑暗洞右一泉曰玉泉階除皆靈草望洞口一石如大片雲雄奇之極急摸索之横亘于洞之右若

駕長橋乃石梁也石梁取勝在僧巖而從橋上觀之氤氳間鬚眉耳目咳笑兼出
謝公嶺以下怪峯應接不暇結靈峯羅漢洞與老僧巖接勝而語登高而呼幾十五里忽于謝公嶺之半失其眉目俄見隔山一巖如跎大笑曰失一老僧得一跎僧羅漢洞背佛龕可數亦座余登天台明巖見閭丘馬跡達摩真容酋猶洞大詫異誰知此山之陰盡出纓絡大士鐵背將軍桃紅美女啸鶴鳴鹿不可以百計乃知明寒二巖特此山中分去一二峯而達摩諸相乃畫羅漢洞手冡點一二筆也洞背極平正其巔復坐幾峯巒杳不知其所極天乎好奇至此恨于古文人落筆並無一語相似意者造物秘藏當其搦管時必有神工鬼斧摘其舌耶鴈山有山水而無文字豈不信哉予極服李五峯十記由今觀之入山僅得皮膚者其記眞皮膚耳然渠肯竹杖芒鞋猶作此眞不誑語亦足取矣聞其緣在石門歸當呼而與之語大約天台溪如

猛士鏖戰鴈山如壁上諸侯乍望陳兵設壘即不披甲荷戈凜凜寒風逼人

雁蕩

寰宇記宋太平興國二年有𠀤時太宗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菴今能仁寺己卯僧行亮神昭居山之深者今靈巖安禪谷天聖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東而居者曰碧霄菴今靈峰寺於是有民居矣皇祐元年己丑縣尉鞏昂乃發蕩陰山今南北閤由丁丑至皇祐己丑七十有三年此開山之歲數也東盡縣之境止溫嶺西距白巖（在蕩陰北閤派今有白巖寺）南距玉環山（在海中）北

距蒼山（在永嘉南溪）此盡山之地勢也又蕩水南出為大龍湫東南會于天柱飛泉南經筋竹入于海蕩水北出為新溪東流會于寒坑板藏大溪（俱永嘉界大溪即南溪）南入于海（經號江入海）石門之水分自大龍湫經長㵎原入于海（自芙蓉溪入）石城之水會于小龍湫經白溪入于海

香魚一名細鱗魚無腥而鱗極細肉甚美生雁山溪澗中與潮水相通處春初時生月長一寸九月以後可盈一尺則赴潮際生子生已則黑瘠而死于鹹水中次年春初子復化為魚苗仍入溪水中隨月而長五月以後可長五寸漁者始取以鬻諸人味極清美作乾魚尤佳凡山水入江處皆有之在樂清則石門潭為盛筋竹溪芙蓉溪次之蕩水西流于永嘉南溪則自楓林當溪下渡潭石廟潭諸處亦有之

石門內巨潭多鯉魚味甘而清美天晴日初出時羣浮水上可一二畝許中有一巨鯉其長如人衆魚環繞隨而旋轉漁者百計終莫能得

石梁寺梁拔起地上百餘丈如白虹下飲背有石欲墮怪藤絡之如脉筋露出大石側剖高出梁背日氣從梁入　散水巖自蕩陰章氏居行二十里崖谷壁立拔地起瀑自崖端垂下匹練孤懸坐洞穴中如明珠但說大龍湫奇不知梅雨巖散水巖尤奇　能仁寺有大鍋然多著脂粉意者自窑輿嶺從海上來亘四十八盤嶺應接不暇宜有此塗抹耶　梅雨巖或海風狂擊泉忽出谷八九里間入村落　緣東谷覩大龍

湫高峰爲常雲峰牛曰道松池瑞鹿寺在其巫
小洞中飛葉則大風起汾瀾大石曰剪刀谷底
獅崖彩峰如海市樓臺作搆也泉飛不霧壁如
白龍騰舞　度馬鞍嶺犂峰䲨霞嶢岏曰版障
觀音二巖突兀奔趨如獅如虎爲左右峰峰中
有洞架棧可登蒼蒼壁立爲屏霞障蓋靈巖背
峰應接不暇不辨其中有寺龍鼻水可醫目峰
左安禪谷右展旗峰後一峰不緣諸峰曰天柱天
柱後有雙峰飛舞曰雙鸞又小峰曰卓筆旁牛

峰瘦削而美曰獨秀如髻曰玉女泉飛作巨作
細我行天台十里紅腸夾十里雲濤出入千萬
層紺碧珠翠山頭敬我如何不思及游雁蕩峰
頭幾千百丈積成琥珀玻璃之色高不可登深
不可捫僅見絕頂萬年松草五色鵩及蛟龍時
窺吾足而已　展旗峰半天聰洞石級飛挽有
限若闕光自下生深險無著屐處洞外二孔如
月二孔如口展旗外谷有鍋洞蔽以高岡草沒
無路外鉄若門頂石若蓋圓池若鍋崖泉欲沸

若烹餁然寺前有舍珠巖巖奇奇怪怪雖善圖
鬼魅者終年難著一筆而吾乃人持三升米麴
期三日游以爲山之奇在是矣豈不謬哉諸峰
皆空虛夜靜則人言鼓聲傳應谷外出谷而北
淨明寺新月洞水簾石眞芳都也又五里過響
巖十丈巖潭曰照膽潭北峰曰靈芝秀異靈峰
洞兩峰合掌紫而潤可砮也亦如擊鼓泉自壁
出滴如珠簾洞石也而泉面五老臺　雁山開
自諾詎羅詎羅本蜀青神人受業天竺什迎爲

十六阿羅漢之一復返青神之中巖曉來雁蕩
足跡殆數萬里花村鳥山觀止矣　能仁寺行
春橋三里許懸崖之窩有飛來羅漢巨石覆其
首恰容兩足或云自漳越海其狀若褰裳以濟
衣裾皆濕　剪刀峰過永降更奇面大龍湫剪
山復剪水速雲嶂左闕王鼻右風洞呼嘯則風
至　羅漢洞數千仞中竅一門如廣廈羅漢侍
坐相傳劉氏貢二女塑像云　謝靈運守永嘉
有自郡城渡江上筋竹澗詩澗今在能仁寺東

南山峽中龍湫諸水所會入海處去海十餘里
寺西謝公嶺疑是蠟屐經處也然止留得一詩
其他皆未經覽豈紗帽游㕘盲晉已然耶　上
龍湫在大龍湫上數里有五臺三僧白雲之外
結屋住居湫畔種薑芋菜菔飛流懸瀉亦數百
丈　靈巖劒峰泉水下擣潭遙急迸出石罅直
上躋南跑突泉亦出地數尺自高原潛行地中
突出類是　溫湯泉在靈巖寺后霞障石腳懸
崖石室中閩浙無溫泉惟此有之余溫嶺三洛

溫嶠雁山東趾也去能仁寺四十餘里地常溫
溫州以是名雁山志東至玉環山山在嶺南大
海中溫嶺非其至云能仁寺八百寺田變賣不
及八百金昔稱贍僧之田贏千萬夫誰爲四十
八盤功德主翹首望之　行春橋下西谷諸水
出筋竹澗入千海雁山之奇奇千海諸山皆合
雲霧天台其宮闕也台八百里之勝雁匯海山
玉環千萬里而遙矣　淨明寺前橋下空明如
星日屋橋橋鎔銅鑄而成之太平興國四年僧

行亮輙躬挈瓶荷錫共訪幽寺得雁山宗羅漢
居焉新市蔣光贊爲糾殿太宗錫御書五十四
卷軸成平賜靈巖額　十八剎雁山東西內谷
谷中諸寺也若白巖與明因寺實相寺崇德寺
俱在東外谷之外然亦境內寺也合之三十兩
寺　陳州商入陳覺游雁蕩茱峰望西巖下云
木如葢捫蘿至其所一人如石乃入定僧也僧
欠伸張目有衣寄巖間有虎守之持錫杖命虎
虎搖尾去持衣授僧藤蔓有入僧膚肉者與截

法令以名其巖　宋全了永嘉人遇天竺僧云
汝緣在浙東諾詎羅道場數遙當與龍湫宴坐
此尊者棲錫地也了遂感悟雁山之顯多自全
了發之其人放浪呼了滸蕩云　雙峰寺寒坑
龍聽經曰寒坑去此百餘里何從知之曰寒坑
雁蕩原是一山風雷乍起仰視之蜿蜒在雲中
矣　雁茶二鎗一旗而白毛曰明茶穀雨茶次
之一種紫茶葉比蘭　杜鵑花雁山書院最盛
觀音竹方竹俱佳　黃精以台雁佳台雁以觀

頂不聞雞犬之聲佳　何首烏靈巖寺下一本
甚大根如栲栳　如金雀而聲抑揚者曰山樂
官　玉面狸面有白毛霜后肉美諺云霜天玉
面狸　李孝光元人也佳石門詩文皆不俗分
長子孫于此　唐人詩未及雁山葢游展所不
至也　雁山詩作者少佳者更少宋趙師秀洒
域書曾說先朝路始通言開山之未久也翁靈
舒果落猨羣拾林昏虎獨行又背日山梅瘦匾
潮海鴨寒朱諫古道沿溪出殘僧乞食歸汪汁

朋江聲雨勢三秋急雪片未花五月寒李孝光
山㬉雨暗蛇如樹石屋春深燕作家楊維楨夢
登玉女夜吟句哭到金人秋作歸與蘇軾此生
頂有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皆朱至山而疲
嵩也然鐵崖簡李五峰其詞痛矣五峰即孝光
孝光詩雪消新水鴨頭綠沙煖小桃猩血紅又
雨後亂溪青似髮雪前病葉赤于花又筍輿觸
樹驚霜葉桐杖敲雲損土花吳學禮雁橫蕩月
驚寒到僧踏寒雲看瀑來與趙師秀蕩陰當絕

頂一雁未曾聞未知孰是林蒨源六龍捲海坐
霄漢萬馬嘶風下雪城吳主一鹿啣花去與僧
分惜上一語未佳余易之云虎傍溪邊同我坐
謝靈運斤竹澗詩猿啼識知曙谷幽光未顯巖
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又石門山企石挹飛泉
攀樹摘葉卷想見山中人薜蘿若在眼又連巖
覺路塞又夜宿石門瞑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
其詩皆帶海色如王梅溪尋僧書屏中往往多
八十葢生長于斯往還熟也余每逢絕佳處必

强人同觀白笑定光招手羅漢褰衣與余三之
矣釋惟一四海名山曾過目就中此景難圖錄
山前向見白頭翁自道一生看不足今有看不
足亭云黃少保文簡公准致仕
宣宗章皇帝御製詩云雁蕩峰高清不極中有
謝公舊游迹採芝斷芩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
北
唐一行禪師畫南戒至雁蕩山而盡山本像物
賦形步移即換邑有倪端以畫雁山名浙縣全

朱朱非之曰此山前后向背左右偏側皆有奇
妙豈可畫一面耶　沈括云自古圖譜未嘗言
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謂
詎那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句
蓋始于西域書然此二語已道破他詩未盡也
括又云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
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當是爲谷中大小衝
激沙土盡去惟石巋然立耳如大水龍湫水簾
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之穴

李孝光自愛敲冰看魚上山頭樹影落溪紅呂
夷簡雲外疑無路山中忽見僧虎蹲臨澗石猿
掛半巖藤越鄉秀高風吹作雨低日射成虹侯
二谷亙徑重重起看山面面殊王十朋初冬天
氣佳雁歸山未寒薛應旂幽奇自是天珍祕靈
運不來何重輕范宗尹此行端爲山山窮我當
還陳剛蒼崖迴合中仰視天半敞李孝光天根
盤海底大浪春其南衆山盡萌芽迸出碧玉簪
濤波蝕之半玲瓏凡空龕又魚龍撼不醒酣卿

臥箔蠶又我家雁山頂擇勝不敢貪又將水縮
地入萬鬼拔山出額璘端坐天柱峰要觀日出
時扶桑射東影照見蒼龍髯太湖僅一勺匡廬
忽平夷李孝光頑鐵出冶太古色又破烟聲度
滿林鐘陳德永崖心如職鬼窟穴石戶忽漏天
聰明　雁山高四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水
自雁湖會諸溪澗會成巨淵淵側石檻有龍窟
如井狀檻中作凹石壁數百仞水從凹中瀉下
飄轉而中斷又忽轉舞向人俄失注或風遏盤

桓而不下　一山惟大龍湫脊最險薛方山至
此不得上乃解衣題詩寄白雲菴上人脊處五
十餘步尤險屈曲數里有斕木殘像則爲白雲
菴也東南多怪石轉從西北石壁間又四五里
有平壤石垣荒址疑其爲雲皐菴也所過嵬礧
深壑攀藤上下其最高峰望澄潭又二三四皆
平沙萬頃此疑絕頂云　乾道七年郡守曾建
記能仁寺常以歲時日食千百餘　人太寧郡
王請爲奉先之地並緣爲姦無復有僧矣子龍

事兩月太上皇帝復為能仁寺韶下之日老稚
歡呼永嘉崎嶇山海間去帝所千里而遠徼恩
若此倘念昔日飯僧之多今日存田幾何守此
土者豈后曾公建也
劍泉峰如覆石船水走中間中有窩籠水湧六
七尺形如劍
威虎巖自東嶺出一小街望大龍湫及錦溪奔
放近飛泉寺際似雲中雙闕曰種茶巖石門巖
上嶺見筆架窺髻巖三月大士劍室有光雙劍

飛出馬鞍嶺下有上龍巖猴望峰近靈巖諸峰
有一道泉下來回見采石山飛瀑數十處照耀
金紫
雁池四潤成四湖南湖最大湖水平平有泥中
間湧出海潮泥平如掌印池中有蘆葦蒲草正
二月過北八九月過南　能仁寺不出荊棘靈
巖有虎不傷人　金絲猴白背白臉金黃猴黑
猴五拔狸一節白一節黑尾可執以避寒　先
過馬鞍嶺嶺東筆架山西飛泉寺下嶺進看龍

湫傍游天柱寺又瑞鹿寺又華嚴寺過小嶺羅
漢寺石門寺寶冠寺過西嶺靈雲寺梅雨潭出
長叫山本覺寺又瀑布水傍有剪刀峰回馬鞍
嶺觀音巖淨瓶巖鷹嘴錦屏峰出響巖巖內人
家邊龍王洞三台洞聽詩叟龍湫旁將軍觀瀑
摩訶泉會賢閣天聰井朝陽洞　靈峰左有幞
頭峰右有雙筍峰下有含珠石果合巖上有靈
芝峰下有照膽潭有風洞冬溫夏涼草坟內即瀑出小
玉筍傍有鳳凰峰五老峰碧霄峰進真際寺有

獅子巖馬莊巖梅花洞上北港龍潭石佛洞南藏板過
山即南閣張家又有北閣仙洞仙溪仙橋南閣
有崇德寺仙人洞石筍峰北閣仙人洞仙人橋
巖多佳南閣巖蕩陰張氏去二十里有散水巖
外望靈巖周回奇峰而空其中如一座天帝城
玲瓏幻疊又似萬軍吶喊　仙人橋在南閣
上有土山山下有大溪二里有石如鍋甑曰甑
甑巖　盤山嶺下樹一行可避暑　白玉洞天
玉蹲峰頂上遠江三十里恍若几席　天柱峰

廻迴行三里　天柱峰長松如竹平霞障竹[illegible]
草　石梁洞上頂一松甚妙　自溫州來以丹
芳嶺限之自　來以大盤嶺限之自石門過
來以謝公嶺限之中又以東西二嶺橫亘之過
嶺而奇一出其高在雁湖者幾四十里使人過
夢其下而不可得一攀躋奈何才子之奇窮[illegible]
爍造物之怪盡夫雁山非善怪海內自無著雁
山怪處耳好龍者遇龍而退舍談虎者逢虎而
咋舌喜構造者鄉以建章宮闕靡所置一椽[illegible]

胼大客載寶以鬻海上蜃樓明珠亂擲而不敢
載其錙銖活王維活吳道子圖人物草木鬚髮
具備而無從寫其一莖半面老達磨飛羅漢石
可航葦可渡咳唾可落星斗而不能不徘徊樓
止惟有雁嘹巨湖距那長叫空山造物不深許
耳　下四十八盤至樂清縣西玉甑峰洞口[illegible]
人住處收白猿山如上天柱峰大十四里倒[illegible]
走山腰裏看洞洞中日麗明著雨不著夜星斗
如珠簾看漁船如畫槳　北閣山有三龍潭有

佛潭　板藏潭　河南潭　真際寺可上蓮花
巖　本覺凌雲至寶冠能仁古塔上飛船智明
羅漢石門裏瑞鹿花巖天柱遊靈峰古洞真際
金靈巖霞障淨名連石梁不與雙峰遠十八精
藍遶雁巔此古語也　出靈巖而東五里響巖
洞洞東上有龜伸頸而望大松在其尾擁數十
樹而一松挺立　靈巖外望兩大石爲限展旗
作屏屏霞嶂崚嶒欲起　摩訶泉以石掩其半
如卓刀勢泉從中細流　綠石山有瀑五節者

有直下者有三曲者會作溪與小龍湫並下
龜巖懸數十丈有泉一道流入洞洞有古松數
十株作屏龜巖西有一立石名曰玉巖巖東有
三龜一上二下鰲頭巖口開　聽泉巖上下有
魚巖似迎濤而上鱗甲皆具有三石版自連雲
降爲屏如覆龕廣數十丈　卓筆巖獨秀有雙
鸞玉女屏其外上有滴泉如懸珠卓筆遠望秀
勁近視雄大　斷橋即在龍鼻之上約數丈空
懸有一石屏亦連雲障橋上皆樹　響巖下有

響珠泉樹響巖扶揺閣大蜺峰虎鬚泉

羅漢洞水西大石壁有谷嶄嶄懸石卷然中抱兩石相倚如合掌傍石欄直上千步乃至掌中青天懸一線巖隙滴泉拍掌呼聲速洞而不出泉軋於呼聲淙淙瑟瑟與人語間出擊鍾鍾聲奔谷中李五光曾書看不足爲泰定元年冬、、予游巖峯寺最久一日晚坐門前展旗峯下見蜀僧一聲停晬久之歎曰好個石壁遥去予急追之曰愼勿挫過于是解裝持邛杖出笋餅月

色皎甚諸峯相向作老翁危坐天柱峯驚天半落也次日過澗循小嶺五六百步觀龍鼻水山半横石龍奮爪忽陷石中脊見從西南石峽繞數百丈勢盡垂入谷懸其鼻鼻大而紺色滴水不絕盛雲濃霧渝襟袖間其西卓筆峯傍小龍湫又西神泉反飛直上尺許曰劒鋒泉泉下而上劒次流雲大石如塗丹曰平霞嶂居嶂左臂則展旗峯予所佇立以招蜀僧者也天柱峯右臂嶂嶂右脇龍鼻水小龍湫卓筆泉劒鋒泉居

脇中嶂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一石穴穴有平土類吠滄水擊之聲嶂右脇牽挽上懸崖最高石室室南小徑環種藥草溪路平熟若有人來往者石窪湯煖羅漢沐浴其中　來英宗時居入行湫水上見老人持藥丸欲獻天子忽不見詣郡上其事遣中使持香來雁山始名、、大龍湫水五色清見石底未到五里大聲轉出谷中奇峰作揺勢緣南山趾稍北折入東崦水從湫下大潭入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蓋

世所稱雷霆鍾鼓皆其下潭之聲與大龍湫水下光景絕不似石被激射紅如丹砂小鳥溪魚僾游閒綴如遯世士觀瀑多于詎那菴于看不足亭予獨立大龍湫山下懸瀑數丈如明珠下垂數千百簾亦一奇也每每石壁黄猿聞呼驚竄下窺人而啼　靈峰過澗折入谷中佛寺曰淨明壞屋殘僧過者不知有寺山圍屋如城從屋隙中出上屋山行二十步得石橋過澗或見亭壇五六級石階八九轉一轉六七級兩旁夾

大石壁如行承巷泉滴如雪涓下注谷口　梅
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吹水濛
如四五月間霧雨鄰寺曰古塔寶冠羅漢石門
又一寺在南山與常雲相望路絶高曰飛泉
頂有大湖冬春雁入南海棲其中水墮入澗流
谷口爲大龍湫湖傍北丘尼塔寺一夕沉湖中
棠梨花數十百株土肥種蹲鴟大如斗從靈雲
寺南入山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望見承嘉城下
大江如鏡海氣如夜色山無燭燒水葉葦竹山

鼠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　諾詎羅游方時師
語之曰花名村鳥名山則吾地也已行山下問
何地曰芙蓉村山云何曰雁山詎羅曰師謂我
矣入過四十八盤結屋谷底面湫水以居是十
八寺之始也人行盡日曲折在水中予不獨曲
折于水浸沒于水初沒于台山枋箚巖再沒于
雁山石門一帶及下天台而橋梁盡圮得一筏
渡如遇達磨官塘諸妓偷載筏後之尾與夫自
水中負之而上紅粉雜坐不能禁也官塘妓妓

之居官塘而奉姻婭奔走者唱禮侑酒設樂邀
賓演戲伴新皆優爲之　雁游宜秋日春夏十
日九霧后行人不見前行人且秋冬毒虫盡去
乃可入然游客匆匆多者游至三十里止矣其
遠在深谷中水之見也大都天台之勝八百里
今十日而歷萬年高明國清石梁則五十里止
矣三日而歷大龍湫以下十八寺則二十里止
矣其他安在哉記得游九里坑奇幻甚與夫環
囑云願相公回去將此山着實作一記因歎人

生不游台山總是枉生游天台不游九里坑總
是枉游及登雁蕩惟有大慟而已

剡溪記

溪江平渡二十里望上虞龍珠山翠色撲人三四曲爲金星吐月山陶家卜宅岁面前一山吐萼樹皆垂雲左一小山鬱起竹木森茂而一小崗尾之沿溪山二十餘乍起乍伏舉頭瞬處則有遠岫補之水六七折溪田遶其中溪聲如近見樹根浮面宛若蟻舟其下入畫則摩詰入詩則青蓮山不甚奇而峭水不甚濶而秀人家不多而山呼谷應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境亦不寥

寂稍前則馮家浦若雉堞環拱而晚照沙平水波容與遠山皆碧霸王山突起江面山後修竹崇崗滙爲一湖如半月日照風帆如雲而東西兩霸王山可招臂呼蓋溪江水口二鎮山皆錯綉臨江一壁獨出江流八百束如駕馬而闘一松兩巢如承露盤小浦藏舟綠樹爲家逢聞聲而思想天工造此溪山神慵意懶塗抹成峯巒唾餘是波浪傍溪諸山高者與屋平低者人行反出其上淩霄之樹可伯叔行初出之笋可兄弟行如老人不耐行走持杖緩行常匍伏常趺坐宜閑雲數片往來其間亦宜遠眺山與雲齊江挾風湧令人目不敢視余方細聽溪聲落平田而舟人已指點東山在數行松樹間散髮披襟尋謝公見晉朝兩石將軍高約一丈五一神氣安閑一威武作色鬚眉如戟各執長劍各披虎甲腰玉環一劍作龍形一劍作錘形臂結束韬下皆懸一帶束緊玉環之上更有一束寺僧云常走入村間今半身在草泥中余盡撥而得

之初入嶺奇松十樹有二大石正襟危坐松枝倒舞懸百尺而下垂田畝聞環珮音一松折躬而上最奇峭先是風倒一枝枝猶在下去年雪壓一枝枝在上作蟠舞勢更可恍痛此爲小石門云纍纍而坐者西眺峯巒八松蟠臥則大石門國慶戒碑立其上稍上爲洗屐池池灣月形四環一瀏池中勺水經旱不竭余自天台來無日不著屐茲遊獨晴又晚霽自此爲薔薇洞更衣亭荷花池亭池塘尚有菱草而路旁無洞闢

當年四面惟薔薇花結爲洞挾妓遊此故云洞前后五松一松倒垂勢直從西眺望狀若交頸洞口摸索五幹其上獨瘦舞履皮髮美人影落再上爲龍牙石者二左牙尤逼肖上頂一小塔亦晉朝物小橋聽澗聲暗度一松和之殿前老梅一枝山徑漸深湖如片鏡抵僧房行二里無一人遙望僧房樓上開看山頭以手招之而出爲太虛上人登其樓見樓右殿之巔有屋三楹太傅祠也文靖中康樂公左襲封康樂公右皆

長髯風吹鬚動聞寺有百鳥圖以谷擲之僅存其粃又有嗣封公洛圖赤身裸立修髯過腹惜乎不見舊有古鐘鐘毀鑄爲邑塔頂惟殿後高崗晉永平元年僧法蘭書棋墅二字可珍若東眺西眺二碑隸字不知何人所書筆亦奇古余拜太傅公墓上西眺崇崗見戚家山王家渭山坐于江面山一從嵊一從上虞一從董浦湯浦一從蕭嶺一有琵琶州水港環流結成琵琶之形而水方沒澗隱于泥其聲靜悄可聽太傅遺

山頂騎馬巡山路皆平曠曰謝馬路余自尋大石門而下浮上東眺見鴉尖山下有靈芝湖遊人皆自西眺止余在山巔正覩落照舟移數十步覩泗州州亭坐指石崇巖中而一石雄踞臨江即眺石也行廿里瞻覷不絕抵上浦人家雜紅霧中落照餘霞數道十里遊仙又十里即蒿壩云橋壁五里壁有夜光見壁下持燈者月照帆影波容零碎至東關過舟晋一際觀樹

自陶堰抵蒿沙際灘江聲臥月色二十里為東山孤嶼幽溪流幽山夾千流為剡溪嶀浦入剡以舟勝過清風嶺王烈婦初至正間千夫將執其夫與舅姑殺而將之婦求死不得紿曰願服期月之喪許之兵適剡過此嶺嚙血痛哭作書投崖下死近崖居民皆裂至今不寒而慄神能誘致倭入廟殲于官兵焉

三十五里至新昌新昌鑿石為大佛月巖旁一

鏤如窓櫺中秋正當崖罅鏤有三松余在會稽見陶石簣坐千錐萬鑿中甚為不平今佛亦不免死佛子也前有後猊二石甚古鐵忠肅施鉞以八千萬貫計會稽原是真山水近體在山遠神在水今幻作花園又幻在書舍太損自然剡流入娥江隔鑑湖一堤儘堪致棹與盡而返何為者哉稱剡又或稱嵊云出剡南郊渡石橋橋長三百餘丈日涉萬人天姥嶺萬馬渡一東山水慵懶之意為之整肅故萬年寺之有九里坑也是乾坤寒氷金玉之所結也

過新昌從桃墅而徑幽絕水咽千石戛之微鳴宿斑竹嶺為談斑竹童生亦一奇云某查盤理刑過江忽見孺童自錢塘匍匐逐若急欲訴者詢之無言每日平持佳茗送于路某公嗜茗道傍多渴甚樂之及抵斑竹乃自言其里在云滕行而道之入洗腆乃公問所願曰欲府取耳於是感慨曰爾意至不薄矣而責報甚廉而殆非今人也竟以故青青其衿至今稱斑竹童生又

有一事酷相類山西某別駕滇人也以馬市來吳停舟京口見金山寺一老僧搖櫓送玫怍曰好人好人酬之一金卞何非固山僧送茶合掌贊嘆酬之如初未幾諸山移樽饈而來者趾相錯于路舟橫于叢薄之中也搖手曰好人何其多遂解維而去會墅嶺左太平蓋多巨竹

荆溪二十一洞記憶

石磬洞如雲亂飛中懸一石擊之磬也　三珠洞在其傍玉女潭潭水澄綠煙樹蒼茫樹根屈石蹲枝葉皆成峰巒獨孤及日日思瓔樹即此　龍湫洞可舟舟敗僵臥一望杳杳或云可十里兩崖一墊　白蛇洞白蛇啣茶古詩繇使山僧怨白蛇我不任怨　白鹿洞洞口有田旱則禱而泉出以犀斗從詘然一聲即止　棋盤洞懸一線天天然布棋行步時作棋聲　白鶴洞

口極隘以屨先兩人掖其首入洞水淺一二尺石倒垂如千葉蓮及爲藥爲房不可計水深處一大士危坐僧與僕皆不能從　大成洞近洞一梧甚大藤抱等入洞數武絕澗劈開懸二尺高下滓滑各矗一石僅屨又數武左峯右窪十石翎横側足行稍前翎横其腹稍下傾過此臥一大石洞口老人曰下有秘書會手探其鑰獨石爲關肩而上有金山雪山山足微黑似艸樹蒙茸凸登一最高處陟數險級一大士玉立侍從皆玉結爲蓋垂纓絡亦玉凡洞之妙莫奇於頂或天風海濤或槎㭨古木或錦鱗蒼蘚此洞竟莫能名高而峻也歷盡險阻出洞猶怖者數日　仙橋洞夾峙如空中行走洞有龍日夜鳴倚水中石聽之大抵荆溪洞最深處即有一龍穴焉不敢窺矣　天窗洞佛耳洞記得一石兩穿雙懸日月未知何洞　張公洞從後門入洞口下上皆鬼道有如青驢跡者曰張仙人騎也仙之堂曰前曰後仙之房曰左曰右堂前簾數

重珠垂乳自頂倒垂自地壁立相去者或尺或寸其象似家堂似燕巢似執笏似受詔似拜爵似立鳥不可舉所過偃廚仙床周以雕闌鏞以繡被此東仙房之奇仙人硯一石數形各有勺水仙人浴具巾幕寶塔七層此西仙房之奇石根迸裂忽開一天琪樹四鬱有許用晦洞靈觀冬青樹詩洞之前門高崗一望平湖萬頃矣天申宮旁一石摩之皆桂香　善權洞口古栢數行如鐵殿無梁柱有雷書可醫瘧殿柱間俱大篆倒書一曰

史米叢談釣記一曰史米汝諸 釣之記溪五分雷部筆防於唐 殿旁一石分兩
水一似瀑布一似珠簾不如水何來洞頂若虬
龍至高處水沸如雷不見水次晨行里許石級
而下洞門弘奥如架天作橋五六有一雲篆達
磨最特鹽房米廪仙田絶似齔鄰彊畫洞底皆
水砰礴甚乃知沸如雷即其頂之上名旱洞此
稱大水洞而殿旁一石兩分之水即從此出名
小水洞者也山有九峰狀如九斗曰九斗壇
金鵝洞近洗腸池亦法師迹也　君陽洞從平

集夢園集　江二　乙

地靚之百尺之上皆潑水形知爲蛟跡　品洞
大成一白鶴二張公三善權四　大成仙家與
室張公仙家花園白鶴仙家池沼　玉女潭如
美人臨鏡尤愛瓊樹終日不能去記得摩娑其
下月色皎然（特維九月）　湖汶鎮初覓輿人一駛而
力驍醉能拔屋及軌輿甚恭凡奇險處皆得其
力天中宮敏上人酒猛飛渡如猿猱然　余遊
西洞庭累月頗其靈詭處恐不逮荊溪余所知
二十一洞（巳忘三四）其余環山皆洞也不能悉數之

矣　諸洞相去有三四里有遠至七八十里所
過琅玕夾道常數里溪水如畫　敬上人以大
成洞怖余余以獨遊白鶴洞過之上人讚服不
已（敬上人遊與極捷所以不能入者洞口盛洞府水洞門棘矣數丈數十年絶無人跡矣）
玉女潭僧寒儉不能飯治山花一盂雅稱其潭
張公洞僧僅存米七合白酒一壺相與忍飢危
坐竟夜遊洞無可記其佳處曰怪其極佳處曰
極怪而已記者紛紛都可廢也山水人物一一
現成遊人觸之爲添一欵笑耳

集夢園集　江二　一

荊溪小說緣起（凡當洞記都盡而說猶有存者）
余一日自芙蓉寺上銅官抵自然菴晚矣將宿
南岳蓋十里已過其半虎大吼且逼從行皆恐
又黄昏無月虎愈吼不能步忽一人持刀下益
怖徐察之乃捍虎者耳其人勞苦余逐自然菴
作七十二小說一夜閒麞鹿無雜聲次日遊南
岳僧指點虎吼　處在兩山之界行者必趨與
爭只尺及南岳訪洗腸池池故法師剜腸自洗
以服虎者也　初上銅宮山步行二十餘里如

龍脊上走又攝於虎鋼官絕頂即撫牧不至袁
府君墓俗傳漢時天葬銅官處此山初見二九
次百二十賚出又繼太湖如杯水湖上諸峰如
鳥影數十仞之山匍匐伏

說義興郡

義興城今縣治漢名陽羨至晉永嘉以周玘頻
興義兵三定江南分陽羨臨津國山義興永世
平陵六縣立義興郡統之表玘功也移陽羨於
君山下以今縣治爲義興郡唐以郡爲州縣而

君山陽羨廢有臨津城國山城義鄉城宋改屬
長興永世城宋屬丹陽今屬溧陽平陵城亦在
溧陽綏安城屬長興蓋長城凡七許有穀詩幾
處城荒舊堞崩春山那復想平陵只今雖有長
橋月猶什前人說義興　陽羨館舊名迎華驛
在長橋北南臨荊溪唐張祜次荊溪呈崔明府
詩云纖舟陽羨館謂迎華驛也亦名荊溪館唐
嚴維宿荊溪館呈丘明詩宋紹定初令趙與悊
因取祜詩改驛爲陽羨館後名西館驛

說長橋

王公升長橋攷長橋在縣治前初創自漢袁府
君即斬蛟之所徐鉉長橋記對縣樓而直出跨
荊溪而橫絕陽羨治所更六朝以還爲郡爲州
爲守禦之治改易不常而橋之虹亘恒於故處
元豐二年火四年令褚理昂新名曰忻濟蘇子
大書其榜曰晉平西將軍周孝侯斬蛟之橋仍
旁寫李贊皇長橋詩刻石道左崇寧禁錮禍作
沈其石於溪水或因唐李華賦此橋詩有雲雨

生泉窟雷霆落劍鋒之句似不類今日遂疑茲
橋非古此不察荊溪廣狹今昔異也荊溪獨橋
南一路可通車馬橋自西迤東渺茫烟水今東
關潭最其深處蛟疑窟於斯孫權始築陽羨城
周遭才一里九十步僅包縣治而已昔水大而
城小今水小而城大蛟橋風景安得不改　白
珽題斬蛟橋詩云蘇公百世士豪氣有相似泊
舟蛟川下洗石題所以平生疾惡意十有二言
裹指蘇榜言也　長橋下舊有白獺若出穴四

望而嗥則爲兵兆神而祠之今廢
說山水義興山長水遠余今所存者鼠之亡也十志其三矣
函姥山縣西六十五里漢封蔣澄爲函亭侯因家焉朱
予贈函巡檢詩　國山名離墨山縣西南五十里孫吳
時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皓封之改名國
山立石頌其形鼓篆文遠南岳山縣西南十五里孫皓
既封國山遂禪此山爲南岳取漢武移衡祭灊
霍之義即古陽羨採茶處循南岳而上十餘里
爲銅棺山即君山袁府君天降銅棺處也一曰

山産銅曰銅官　龍池山縣西南七十里峭壁千尺有
伏虎石分賓亭凌雲閣一源巖龍湫石雞冠石
白雲巖有上菴中菴旁有龍湍池多蜥蜴又三
里曰下菴余游兩度起滑陟又兩　荆川記自龍池出徃
石屑二山夾澗山高百餘仭澗道澗四五十步
人家緣澗以居唯亭午見日色從西霞可入舟
巖縣東南二十里晉司馬時有大蛟孕子剖其殼
于嶽空成穴長流溉田山有水洞　順
三折溪後百餘步陸希聲隱居此山集

走震澤有魚象　太湖山有金雞墩有洞沈羅
詩太湖西擁大湖山萬丈青蓮一水環楚山與
大湖山亘而西　蘭山縣東南五十里山有石麓東入
太湖五里隨水盈縮以爲隱見子山在其西北
趙孟頫詩弁山橫雨外笠澤湧天東　甑山即
君山一枝縣西南十五里二　其形甑雲騰若炊梁蕭子
雲詩㳂寥晩霖霽重疊晴雲深庾肩吾詩寒雲
間石起秋葉下山飛　烟山縣西南五十里諸峰環峙
西碧雲南羅漢北雞籠東紫雲上有漁磯下臨

深谷孫堅常釣於此　章山縣西南七十里近湯泉武
花二山連亘蜀山屹然特立原名獨山蘇文忠
公愛其風景類蜀故名有書院望見太湖銅官
諸山如列大屏　金鵝山計山東北相連屬笞
有金鵝飛集此山唐改義興爲鵝州取此　陽
山縣東北三十五里多縱石而有大橫峴以承流上有
子隱試劒石雨滕着處皆窪　浮山縣東北三十五里
兩峰對峙三面溪流環遶因爲浮峰蕪碧　磚
山縣西南九十里自小心山連亘而起下有金泉硎承

小心山土如金流入慈烏溪張祐詩決水金沙碧掃雲石壁虛　丁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或曰甯戚墓孫覿艤舟詩宿鳥來還去微泉咽復通　楊梅嶺縣西南二十里昔産寀楊梅郡以入貢任昉至謂其病民奏革之　太湖縣東四十五里南踰蘭山抵薰塘嶺入長興界北越竹山抵百瀆口分水墩入武進界其占本縣東境者百里而遙屬七十四瀆西連諸水下注三江以達於海　太湖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至長蕩湖并潤

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入海惟寧國建康因有東壩不注此矣詩云天邊時白鳥烟外忽青山　滆湖縣北四十里與武進縣中分南通荆溪接溧陽金壇昝有滆姓者携龍㲉歸地遂成湖嘗遇烟霧或見蜃浮風浪湧　洮湖縣西北百里郭璞江賦云具區洮滆　荆溪縣南二十步受溧陽金壇諸流下注震澤荆溪山水之勝善權離墨銅

官諸山岡隴起伏具區滙其左茗嶺引其前嚴維詩銅官之山溪水南周處廟前多夕嵐看捲雲帆歌白苧勸嘗春酒破黃柑　西溪一名西九縣西關外廣德溧陽金壇諸山澗水滙此貫城繞郭以下太湖其長幾三十里　東溪一名東九縣東關外西南諸山水從西來而下太湖滙此任昉詩交柯溪易陰反景澄餘映許渾詩水寒溪見石松晚靜聞風　洑溪縣東三里源出君山北入荆溪水勢洄洑　東瀉溪縣東南三十五里陸希聲頤山

錄謂山前百步衆流合而東任昉詩長溪水東舍顧況詩來往義興東舍溪兩岍多藤花盛時映水中青綠可愛故名畫溪一名紫溪一名五雲溪齊高祖詩披襟畫溪頭月獨孤及詩萬峰蒼翠色雙溪清淺流許渾詩佛廟千巖裏人家一島中　忻溪縣西南四十五里産水菖蒲兩溪多石其土骨如石解縉詩翠禽啼處烟如織錦籜裁來雪未消　逆沙溪縣西六十里出函山入白雲徑高直詩風急長帆投極浦日斜一雁下平

沙　后袁河縣西南二里袁令開以避西溪之險
閃溪河縣西北三里林御史浚以避西九　通澤河
縣東二十里二馮令避東九之險西接荊溪東連震澤
單鍔水利書自蕪湖溧陽伍堰達吳江猶人之
一身伍堰爲首荊溪爲咽百瀆爲心震澤爲腹
旁通震澤衆瀆則脉絡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
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
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岍之阻而震澤之
水積而不泄記云岳國君章雄麗峙於前都柯

陽計蜿蜒拱其後兩溪夾翼於肩脅百瀆分疏
於尾閭西北則洮滆遠引乎三江東南則具區
震蕩乎二曜　宸宇記宜興山長水遠此一評
可作一部荊溪志李端詩送宜興元少府路長人返顧
草盡燕回飛張佑詩山暝水雲碧月涼烟樹青
長橋溪夜影遠櫓下溪聲皇甫冉詩酬裴十四舊國
想平陵春山滿陽羨題高雲客舍惟將山與水處處
諸眞賞三月三日同義興李明府泛舟處處藝蘭春浦綠萋萋
藉草遠山多送蔣逸人歸義興長帶溪沙淺時因山雨

漲皆可誦也若姚合詩送谷校書歸陽羨山春烟樹衆
江晚遠帆疎孫覿詩題溪亭雲蘿屬地青霞帔雨
蕨填溝赤岍錢方千詩贈向許隱居陽羨竿底細鱗輸
釣伴花邊白犬吠黃鶯李嘉佑詩淺溪通野水
綠茗滿春山王昌齡東溪翫月澄清入幽夢影
破抱空巒白居易送李敷書寒食歸義興山居
到舍將何作寒食滿船唯載樹陰歸趙孟頫詩
初日出雲光射地雙溪入湖波接天若太白綠
冰清以閟白雲有時來句可謂遊過荊溪數遍

也　方達時義興八景有序云卅年奇趣消磨
澌盡追憶舊遊慚無惠政而佳山佳水自知無
恙也八景曰龍池夏雲蛟橋秋月洴淵雪簑國
山烟寺陽羨茶泉畫溪花浪玉潭凝碧銅峯疊
翠

說長吏

袁玘東漢會稽人爲陽羨長生而神靈能逆知
水旱而預爲之備無疾卒於官塟君山巔災沴
輒禱境內多虎患邑令趙與悊至未幾卽空其

群劳邑之害亦息浸塘劉宰爲賦殺虎行以歲
觀風者　袁道成化間令知民苦西九風波乃
循九之南鑿夾河起土千至栟涧延袤三十餘
里名曰後袁河蓋前漢令玘也　任昉泛溪有
絕物甘離群句因以名其村村雜事　李堅詩好風
吹句落烟郁便作棠陰記使君昉爲太守禁嚴
子不舉及代維絹七疋米五包釣臺西溪濱於
政暇垂釣焉訪到洽於田舍　桓玄嘗登高望
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

志又稱其爲義與太守鬱鬱不樂　太白從孫
李銘宰義與白贈行詩落筆生綺綉掾刀振風
雷余按詩雪會稽耻奔宛陵道忠義憤然其日
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賢吏也　郡守陳容
學襄墓在箬山去郡後卒葬於此孫華老誌其
墓邦人德之州縣歲時遣祭淳祐八年郡守李
廸爲文屬令丞修上塚禮令廢祠之學宮

說風俗

宋元璐詩歲稔村村樂官閒事事宜又云縣公
學子知所向慕東坡云鈍福俗儉舊志云男業
不遠遊婦女不交易士夫不衣文綉不乘輿與
皇甫冉詩風俗猶傳晉永和正德邑宜興
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孝侯祠有崇丘茂林蓊
池廣陂副使邵公寶面丘作堂環以樓閣與溪
老觴詠其間王文恪公過而歎焉

說古蹟

青箱雜記載南塘徐鉉至義興讀溪太尉許馘
碑其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觀七莫饒其

吉鉉云此謂許碑重立也　栟涧浦中有漳浦
亭晉以爲周扎封邑許有穀詩勳名常帶一溪
積　李司空山房在善權寺司空名蠙嘗於此
肄業後李魯伯李綱相繼寓此皆李姓寺有三
生堂李刺史玉潭莊即玉女潭刺史名戡唐渤
海恭王之孫登進士第拜刺史終隱於此　蔣
三舍在縣西栟涧浦中址尚存宣和間張寶文
彥智遇風寄宿題詩云雨晰更無通步路四時
常有避風船　乾元初有三到亭大鑑禪師常

此駐錫與龎居士問答宋紹興八年了禪師爲
記有龎居士三到斯山之語　到氏查林洽漑
兄弟居太守偕遊曰蘭臺聚　邊茀南唐封域
止此屯戍守之一名石門　茶舍舊在罨畫溪
南莊蔣頡叔置義田處　東坡別業在滆湖塘
頭

說茶

唐御史李棲筠守常州山僧獻陽羨茶會客嘗
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冠絕他境可薦尚方遂

置茶舍歲進萬兩可惜此茶恰遇此客顧況居
茶舍詩家住義興東舍溪溪邊莎草兩無泥
李嘉佑送陸士倫之宜興詩淺溪通野水綠茗
滿春山張籍茶嶺詩紫芽連白蕊初向嶺頭生
唐歲貢陽羨茶萬兩元貢薦新茶九十觔歲貢
金字末茶一千觔茶芽四百一十觔　國朝薦
新細芽茶一百觔續郡志云洪武十年歲貢芽
茶四十觔葉茶一萬三千觔今每歲止進芽茶
八十觔南京禮部二十觔白蛇之態吾知免矣

西石亭產梅埤石亭　陳克詩石亭梅花落如積粂
閱武林誌宋大內植梅二本其一本來自張公
洞絕佳　保安禪寺殿前垂柏連數抱而中剖
余觀龍池老幹焦燒肌理盡裂大成洞老藤擁
摎圓抱如一再宿玉女潭飲獨孤及日日思覆
樹下根爲石如寒崖積雪　獸之屬虎　豹
鹿　麞　麂　狐　狸　兎　野猪　蝟　獺
貛貉

說怪異

毛萇游張公洞自洞穴而入至洞底東至太湖
中洞庭山得石穴而出山上有毛公洞有毛壇
鍊丹井萇自言洞中東行闕頂上有風波聲及
舟人語　姚生常遊張公洞秉燧而入遇二道
士對奕指青泥數塊啖之咀嚼芳馨道士曰可
去矣懷其所餘出遇賈胡驚曰此龍含也　中
層有涯攜一磁瓶自吳遊楚脫衣附舟飲酒大
吐衆逐之有涯曰風雪如此棄我何之挈瓶登
岈躍入瓶　乾符中王氏女居湖汝桂巖山不

嫁一日微疾題詩而去及舉棺甚輕啓之存履
而已　洗腸師開元間築菴南嶽忽膝間踊嬰
兒聲下山得娶婦與偶生二子一日晨炊俾復
進美妻辭以盡曰非美盡乃緣盡也復取衣錫
歸菴泉偕不納師偕二虎與泉訣去留泉懼請
止師乃剖腹出腸洗之有洗腸池　負鵝者遇
一書生云足痛求寄鵝籠去許之與雙鵝並坐
負之亦不覺其重前至大樹下乃辭去　冲寂
觀故陶進宅井有白兎升天因捨爲觀眞人挿

蘆於地枯蘆成葦曰會眞菴　唐道士許堅題
於壁浴漏湖凌波而去　宋一縣吏家臨荆溪
得白螺自縣歸見飲膳備具螺化婦　劉商彭
城人第進士歷尚書郎性冲淡以病免至廣陵
遇異人授藥九粒如粟食之不飢渡江遊茅山
至義興訪張公洞罨畫溪極愛賞遂隱湖洑渚
後樵者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知所終

說人物

徐鍇周將軍廟記君字子隱義興陽羨人晉鄱
陽太守魴之子少跅弛任俠嘗感父老之言以
南山之虎長橋之蛟并已爲三害於是入山殺
獸旣而搏蛟浮沉三日竟斷之而出入吳尋二
陸師之朞年州府交辟及居近侍糾劾不避寵
戚梁王肜違法君深文按之齊萬年反權臣惡
君之强直以君討之及六陌之役梁王爲帥軍
人未食肜促令進絶其後繼君自知必敗賦詩
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覩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
克令終言畢遂戰自旦至暮斬首萬計絃絶援

窮歿焉　周廟古碑刻平原内史陸機譔右軍
王羲之書有疑贋者史言力戰死元康七年正
月碑載九年菴指館舍史言成都王殺陸機機
去十七載而爲此文史云子碑四子史年五十
六碑年六十二他情事多不類永叔以爲弘景
筆　射虎亭子隱射白額虎處斷蛟螺皮俗稱
餘波浄焉　宋元祐初沈譓夜夢周侯語曰雀
汚我耳汝爲拭之吾賜汝一指力及旦往視果
與夢符譓以布拭自此勇抗百夫宣和間盜犯

境神叱曰我平西將軍也盜遂去適嘉靖海寇
戒嚴侯墓去地數丈有飛虫成團儼如旗幟捲
拽樹杪　國朝洪武詔去舊號題袁木主曰漢
陽矦長袁公之神題周木主曰晉平西將軍周
孝矦之神　建炎庚戌虜寇常州是年春巨賊
郭佶等犯宜興岳王提兵過金沙寺題壁云余
駐大兵荆溪陪僧寮謁金仙徘徊少憇遂擁鐵
騎千餘長驅而逝異日復三關迎二聖使我宋
中興得勒金石重過此豈不快哉其後矯詔殺

王子雲亦棄市次子霖自九江之宜興邑父老
相與置田宅以居之乃知沈坡字於溪非荆溪父老荆家於邑
之唐門沈周詩長林高塚空山裏風雨時時聞
甲兵今人類知滿江紅一詞而建炎數語固宜
碑之銅官絕頂以屬袁府君　姚訔德祐元年
家居宜興適元兵圍常州守趙與鑑遁州人王
良臣等以城降訔與陳炤等謀起民兵二萬力
戰死有僧莫謙之亦起死之　元孽梁王擄雲
南學士王禕殺之　高皇帝再遣吳雲持節招

撫既至伏節死弘治戊午詔今雲南與王忠文
禕並祀謚忠節額曰二忠祠鄉人復舉祀於鄉
賢又與同邑衛逖並祀亦曰二忠祠潘子安詩
青山恨塞豺狼道白日忠懸虎豹關壯士自期
頭可斫孤臣誰信骨能還　吳寬詩早知斯世
爲臣義不負中朝出使才辯髮肯來胡俗變戴
頭直向虜前回謝遷詩海上不還蘇武節粤南
空賜尉佗書冷宗元詩老臣仗節使滇雲赤手
能扛鼎萬觔陽羨春鵑啼往恨楚江夜鶴認孤

墳擒夷諸葛人難料罵賊張巡帝亦聞頭上青
天公道在明時雨露桂芳芬　右忠節
許武字季長太守第五倫舉孝廉武欲成二弟
晏普名乃析貲爲三自取膏腴二弟皆廝少鄉
人鄙稱其弟晏普並得舉選武泣謂宗姻曰向
以二弟年少未預榮祿故分財取議今殖產數
倍悉推二弟無所留　許荆爲郡功曹兄子世
常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出跪曰兄一子
爲嗣死即滅絕願殺身代之怨者扶荆起曰許

椽郡中稱賢吾何敢犯遂委去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嘗行春來陽縣有兄弟訟財荆上書自劾後皆感悟　吳逵嫂士儒直給喪從弟欽伯以歲飢夫婦被畧逵自有田數畝鬻贖之郡命爲主簿逊其兄又以先世舊田讓族弟弟亦不受棄爲閒田建元三年詔表其閭　陳玄子四世同居一門百有七十餘人建元三年廉使上其事詔表其門仍蠲租賦右孝友唐薛登天　壽中累遷補闕時選舉濫甚上

疏武后不納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奪民邸登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岐州刺史　王安石當國司馬公極論新法之害一日語邵材曰劾去司馬大官可立待材毅然曰君實正人也可厚誣之乎安石艴然即自劾歸右正直　唐蔣洌與弟渙並舉進士洌官至尚書左丞歷官鴻臚卿日本使者嘗遺渙金帛不受唯取箋一幅爲書以諭其副　吳玉由歲薦入國學任戶部主事榷課淮上雖族姓親故弟船往來毫無徇縱卒於

官旅襯歸蕭然破篋而已敝廬三間兄弟共遜李庭芝嘗同業師許恒應南試恒暴仆闈中庭芝哀慟即投卷負其屍出累官平樂知府致仕家徒壁立妻子饑寒李應禎過荆溪訪之時方踞爐煨芋相對話舊欸歎之而去邵天和正德初繇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時劉瑾竊政連差勘問外官事比復　命瑾怒其不綠參不納賄卹之嗾山西查盤張御史劾其受平陽府餽爲民瑾誅事自復符丞使所至以清白稱卒於

官寮案爲發其橐僅銀三錢右廉慎　單錫嘗修本邑風土記傳於世蘇軾愛其賢以女兄之子妻之來宜興每寓其家　單鍔錫之弟嘉祐四年進士嘗著吳中水利書書成蘇軾錄進於朝不果行遂隱居不仕右文學　張秉時癲弥號知人一見遂友之劭爲豫章太守瀕行從者百數人秉疾劭辭曰張仲節以疾不克來當與別諸公李少俟右行義　馮處士失其名　曹唐有贈南嶽馮處士詩二首云白石溪邊自結廬風泉滿院稱

山居烏啼深樹斷靈藥花落閒憁看道書烟嵐
晚過綠裘濕水月夜明山舍虛支頤冷笑綠洛
出終日王門强曳裾　寂寥深木閑煙霞洞裏
相知有幾家笑看潭魚吹水沫醉嗔溪鹿喫蕉
花穿廚歷歷泉聲細繞屋悠悠樹影斜夜靜看
灰封釜竈自添文武養丹砂　蔣逸人失其名嘗
南冉送蔣逸人歸義興詩云鶯湍流不極野渡
識雲岑長帶溪沙淺時因山雨深方同七里路
更逐五湖心揭厲朝將夕潺湲古望今花源若

許到雖遠亦相尋　陶詳較書隱居陽羨方子
贈詩云芸香署裏從容步陽羨山中笑傲情竿
底細鱗輸釣伴花邊白犬吠流鶯　宋王克嶷
隱居不仕王安石贈詩二首云荒村日午未開
門雨後餘花滿地存世上但能旌隱德無人知
道是王孫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着殘棋
先生醉臥松花裏春去人間總不知　元簿幼
業進士輒棄去自號耘軒有歲後書懷云他鄉
故鄉老若此新歲舊歲窮依然烹茶但有二升

水沽酒初無三百錢右隱逸　到洽彭城武原人嘗
觀世方亂拒薦不就隱陽羨幽居積歲任昉嘗
訪洽於田舍見之嘆曰此子日下無雙　薛兼
河中寶鼎人客陽羨山中四十餘年不仕觀察
使李衡辟署幕三返乃應多吏蹟　杜牧京兆
萬年殖產陽羨因卜居焉有贈李侍郎詩并敘
序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羨
粗有薄產敘舊述懷因獻長句四韻冥鴻不下
非無意塞馬歸來是偶然紫綬公卿今放曠白

頭郎吏尚留連終南山下拋泉洞陽羨溪中買
釣船欲與明公操履杖願聞歸去是何年　李
幼卿大曆間以右庶子官守滁州嘗於義興玉
潭作山居與獨孤及屢有倡酬陸勳常寓義興
李郢秋晚寄題陸勳較書義興禪居詩有薜房
檉架掩山砌石盆歆句　陸希聲相昭宗避亂
隱陽羨湖㳇名其山曰頤山著頤山錄及山居
二十七詠蔣頡叔題其宅詩有云二十四亭蕪
㳇盡溪邊猶有故時橋有山居即事一首云君

山蒼翠接天冥東走江湖上洞庭茅屋向陽栖
白髮竹𥦗深夜誦丹經湧泉回汶魚龍氣怪石
驚騰鳥獸形爲問前時金馬客此閒還作少微
星　皇甫冉丹陽人天寶中登進士調無錫尉
避亂居陽羨歸陽羨兼送劉八詩湖上歸航别
江南謫宦歸前程行更遠臨水淚沾衣雲夢春
生遍瀟湘客過稀武陵招我隱歲晚向柴扉酬
裴十四淮海每聯翩三年方一見素心終不易
玄髮何須變舊國想平陵春山滿陽羨隣雞莫

遥唱其惜良夜晏　高陽寓陽羨皇甫冉題其
客舍詩云吳國滞風烟中陵延夢想惟將山與
水處處諾眞賞　顧況姑蘇人嘗居義興茶舍
有贈僧詩云家住義興東舍溪溪邊莎艸雨無
泥上人一向心入定春鳥年年空自啼　孫泰
山陽人嘗以二十萬錢買别業於陽羨俾原主
他徙一老嫗哭甚哀泰憮然卽以所居還之
東坡與蔣之奇同第宴瓊林日坐相接爲説荆
溪山水坡公心動邑人單錫同年進士軾以甥
女妻之屬買田夫求田問舍且在瓊林宴上拱
固不妨後謫黃州移臨汝上章乞居陽羨嘗託
邵民瞻買宅聞嫗哭而折劵自是不復問舍寓
顧塘橋孫氏之舍而殁噫子瞻巧於買山之奇
巧於卜隣單錫巧於娶娟邵民瞻巧於居閒顧
氏巧於居停乃嫗亦奇嫗也豈卽向孫山陽哭
者耶山陽孫泰以二十萬錢買義興别業聞嫗哭而還之公題吾來陽羨
入荆溪意思豁然殊快平生之欲逝將歸老逸
少云我卒當以樂死其言驗矣吾性好種植能手自

接菓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
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楚頌吾
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數語便是一幅
荆溪好山水菩薩蠻詞買田陽羨吾將老從初
只爲溪山好來往一虚舟聊同造物遊有書仍
懶著且復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須風雨時噫
從初只爲溪山好却只是信得蔣先生一席話
蒙恩放歸陽羨作滿庭芳一篇歸去來兮清溪
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

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
里歸馬駐平陂無何何處是銀潢盡處天女停
梭問何事人間久戲風波顧謂同來稚子應爛
汝腰下長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縷桂烟簑余
謂荆溪前人寄題多不似如清溪無底天遠夕
陽多何可多得望湖詩西風片帆急暮靄一山
孤又云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笑謂投荒萬
里卜居萬里要他煩惱除是無山水處　荆溪
寫景鳳栖梧桐山秀芙蓉溪明疊畫直遊洞穴

滄波下臨風慨想斬蛟人長橋千載猶橫跨解
珮投簪求田問舍黃雞白酒漁樵社元龍非復
少時豪耳根洗盡功名話嗟乎千瞻胸中亦有
功名兩字礪山長泉詩不能濟世人沉沉味寒
碧元豐七年艤舟慶源亭有求書者既作數紙
題其後云早發宜興飲酒一杯醺然至醉置拳
几上垂頭而寢不知舟出門外泊於慶源閘必
大題橋頌帖元豐九月抵宜興十月六日寫此
帖聞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
凡留幾日也噫買田未了賃居未了作亭未就
臨風慨想斬蛟人君恩未報如何了　徐溥跋
東坡手書吾鄉山水佳勝昔蘇文忠公愛而居
之故其名益著公之居此其事特見於文集與
郡志中至訪其手蹟僅有所題斬蛟橋八字而
已若此種橋一帖乃長洲李應禎携以示予者
竊喜此為陽羨故事也遂用摹刻於石置蜀風
（在縣西北四十五里）韋莊蜀程記云至寶雞縣通三疊坂
田疇村落酷似義興境物因名蜀風李曌詩勿

訝韋郎誇酷似情知蘇子賦歸來　杜牧之詩
（瘦李侍郎）陽羨溪中買釣船序云侍郎於陽羨里富
泉石牧亦粗有薄產又云義興近有水榭予謂
陽羨尺木片石可珍即一艸一木一廛一畝亦
可珍邵二泉憶西溪有卜居宜興詩相州未得
歸韓者汝潁猶堪葬長公　孫覿晉陵人宋大
觀三年進士累官至尚書既葬父於龜潭覿亦
葬此龜潭詩歲歲來尋疊畫春看山弄水意常
新不知流水今何處只有青山是故人　王居

正建炎初自江都徙居時秦檜專權公在溫半
年亟以疾請辭歸陽羡初正爲舉子時耻用王
氏說既第常著三經辨說　胡松年海州人紹
興初奉祠居陽羡之言村築室曰横山孫覿題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嶒稜倚半空幻出生綃
三四幅遊人渾作畫圖中　呂祖泰河南人寓
居義興嘉泰元年遣士論韓侂胄陳自强蘇師
旦周均書出中外大駭杖決流欽州就逮不懼
京尹受侂胄計誘之曰誰敎汝共爲草者不答

曰汝病風喪心耶曰以我觀之今之附韓氏得
美官者皆病風喪心也　蘇庠丹陽人幼爲清
江引詞蘇文忠公見而竒之客居陽羡號後湖
居士　慕容暉父唯良領常州刺史因家陽羨
居有雙楠軒聳立如蓋與蘇文忠公遊目爲雙
楠居士蘇子題雙楠軒南軒前頭兩佳木先生
撫翫常不足尤愛薰風五月初白銀花開光照
屋　汪藻鄱陽人將於宜興莊氏愛溪山之勝
因卜居焉　周必大江西人封益國公自號平

原老叟卜居宜興　夢得云陸希聲所隱君陽
山今金沙寺其故宅建炎己酉春虜犯維陽余
從大駕渡江夜相失小艇自常州挽小舟投荊
敎使入荊溪走長興夜抵湖洑因求宿金沙寺
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記希聲
舊廬時尋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今乃至
此　徐貴吳興人過荊溪寓久之識周砥於顯
親寺聽秋軒因定交後愛溪山之勝遂卜居蜀
山　陳鐸中嘉靖癸未進士累官侍郎兼管祭

酒性惡封殖視財若仇既謝祿家益貧乃徙居
陽羨買田以給資足跡不及官府臨終見公卧
榻疎席破帷　右寓賢　史氏蔣弘謹妻幼寡誓不再
嫁誨子顯封慶國夫人初居滆湖寠甚育鵝自
給朝縱去暮揭竿於㟼則畢集焉蔣之竒有詩
云凌風汎浪白於雲野放湖中曉至昏一舉招
旗畢來集至今人號養鵝墩　儲原善二女紅
巾亂私誓同死賊猝至家衆招抱而溺後漉其
尸葬之曰雙貞墳母姚氏常夢二女䰟化爲鵠

每哭雙鳩集庭垂翅作悲泣狀　陳氏王璉妻

璉死陳矢節時食醎梅吐核於地祝曰妾有[illegible]

心此核隨朽否則尚幸萌蘖尋挺生一樹[illegible]

右余謁先君名宦祠自語溪歸見寶帶橋大圮

時俞觀察陪廵荆溪亟走告之因歷溪山名勝

虎見白岳既歸畫寶帶橋圖上郡至守許諱[illegible]

申請憲檄下長吳吳江三邑僝工居亡何而圮

余與賢邑侯葉侍御諱成章捐貲助修橋成請觀

察記之觀察不有請諸父母誰之諸父母不有

因刊舊記并書緣起

辛酉浙游

三月十二日練市月古樹啼鳥席於樹下聽鳥

歌進酒歌數闋酒酣起舞天將明鳥聲送之半

里

右一

武林初五日褚家塘火火二日沿門萬三千渡

江一瞽叟云是日江頭異風作三晝夜乃止

右二

十四晚步湧金扣小榧水活甜耶慶寺沽酒設

橋沉沉夜色如霜有巨艦沉於雪如玉之顆絲

六橋穿湖心得月客曰和靖不云乎濃抹淡粧

臨鏡臺諸人者都不掉頭只管傳杯譏之也余

曰不然除却只管傳杯更有何事卽用四字傳

三十五杯遥上柳州亭

右三

十五日渡江江頭競渡中流徵鼓浪花千十八

九時六渡錢塘先嚴自暨浦來祟暨浦父老哭

聲亂江上之濤今祀於祟矣若耶蘋藻亦復不

絶

右四

過江雷電大作西興粧亭古跡西施嫁而粧也少甜汲六眼井水憶長洲江倛遺先嚴手牘云西施美人生於諸暨嫁於長洲二百年來香魂當往來兩國間我二人皆以簿書失此良緣殊可尋味西興古西陵渡錢鏐王易之

右五

西興買渡水樹爭綠溪溪如畫樹縈以古藤凡

五里風雨欲來急登岳廟江濛濛不辨其南山霽處江逈出亘數百里產蓴絲似小荷翻雨絲絲軟美肌理計膩齒頰間作寒潭味以薑桂使發烈攪以甜蜜兒女情濃產不踰境味不驗宿或爲語曰西施已嫁之花也蓴未嫁之蘂也莊亭六眼井通湘湖雨中過蕭山二浮居有鶴鳴其上

右六

從枕席過山水陶堰平遠逸曠而金簡玉宇遙付究委山一夢昔人云不見蘭亭胸中猶有蘭亭則余未至山陰時胸中已饒右軍數脚本矣

右七

高橋古木一本五大幹倒臥橋側入嚴村四山圍抱山窮水盡忽山忽水忽山而又山水而又水不知何道出何道止

右八

是日午睡甚酣夢延一相識劉君及予出逛又疑非是方巾紫袍握予手登樓樓懸青纖閣圖

之下盈數十軸異卉燦目與客談罷已到曹娥江口謁娥果一樓乍見額扁劉似夢及閱誠意劉青田碑記乃悟扁額之劉余年家尊行而青田先生之文應青纖云山茶花垂數百年根如奇峯居人云有折取一花者其手自懸于樹勤石識戒兩廡畫娥相四十二幅悉如夢季女皋最冽

右九

曹娥江以孝女名慈谿縣以董孝子顯名余讀

漢姚碑及漢旌孝二詔如見古人以孝子故慈
其母兼慈其邑漢家宏遠夫孝子勤及於遠樂
毋嗜泉隣毋以覘其子隣子忿毆死董毋孝子
初引刀斬之嘆曰豈有無毋之子哉仇母既死
又引刀斬之則曰子不竟服親之喪猶無子也
又三年始加刃自伏法原其罪孝則孝矣毋既
死矣故謚其邑以慈不以孝憐孝子也白孝子
也孰若娥與父長枕江心劬勞寤歌乘濤下上
也歟哉

右十

據壁上圖曹父以端節戲潮死孝女年十四先
剖股閭矣初擲衣於江叩屍所泊抱父浮於江
而岸旁哂之娥復投父於江負而起噫有禮也
娥既死沿江盤旋再逆流而上其屍屍猶負元
選姬嬪一姬禱於祠孝女爲改其容姬得幸予
封

右十一

娥江手可招而渡山甚逼過累湖子自錢塘渡
西與宦於浙者主家巧抽豐梁湖不聞有此云

右十二

四更過上虞壩抗上乍聞鑼聲舉纜舟動漸浮
船底徵吼吼不已如怒虎如悲驢人語雜竹索

右十三

曉過姚江中壩則立於岸水懸壩丈雙建表而
削其石挽者以索繫船尾三掉而首昂甫上石
與木戛木與舟戛底平首尾皆躍首止而尾三
掉長年雖伏遽從伏起持篙急下舟勢搖山疾
行如矢

右十四

浙東船圓爲覆方爲載余名曰混沌若無伏羲
一畫太極幾乎悶死推蓬展視羲畫儼然四過
壩乃知混沌船之妙

右十五

姚江舊城倚龍泉山宋高宗幸而美其泉行一
日水寬平山委蛇波瀾宏濶四壩從下而上近
城九里謁朱石將軍廟將軍旗翼揚祈中破虜

豎贊我　文皇帝親征沙漠吏茲土者有自竊
浮水錢清湧潮之異樟樹可數抱

右十六

舟泊天寧寺步寧波府前見太守一童生告示
大妙據呈一卷也而或稱姚以忠或稱姚以孝
忠孝豈能兩全某縣童生其出鬼入神乎不禁
失笑

右十七

步月湖微雨呼小舟上四明驛樓烟樹濛濛

長四沙夾竹爲墻多置樓上可琴書下可舟楫
此墅彼祠賀知章一椽仍奉香火湖可乞歟登
延慶壽昌天封三寺延慶寺後入永巷忽有池
池後觀堂堂後方丈寂無人聲天封塔上定海
招寶如几案乃從日湖歸

右十八

夜將爲奉化之行余自入浙東評山水紹興闗
鎖姚江平遠鄞奉化瑰瑋錯繡如絳霄天半起
伏萬重張帆趁潮尤愛風堋礪坊橋溫台孔道

盞樓二十二閘山四遶漁父立橋柱迎潮布網

右十九

宿流家村雪竇茶筍佳次晨駕小艇二十里覲
金鍾塔岳林寺栢岳林晉佛涅槃地示寂樞巳
在封山以袈裟乞居士地布裟六十畝居士曰
某塋域在此乃爲割裟一片化身入閩晉天福
寄書莆田令遺岳林寺僧自題曰彌勒眞彌勒
化身千萬億是時現時人時人俱不識復自瘞
云即此是眞不得更狀吾相然後知其彌勒也

瘞於殿中永樂現形稱奉化縣布袋和尚鑄像
送山始見水碓

右二十

途遇一人執余裾問云公何地上任曰非官也
看命麼曰不會然則何來曰看山水其人呵呵
曰這是一位堪輿先生了

右二十一

坐封山活佛道佛一僧云鴈蕩山石屏有龍鼻
羅漢題詩以筆蘸鼻之一孔曰一筆點乾龍

鼻水方覓句俄見石屏裂開即續曰等閒趣被
石屏風今龍止一鼻滴水愛其言記之

右二十二

余在梁湖見主人質朴曰柚豐其少衰矣及到
奉化問主人安在渠夫人與令郎同聲荅云臨
海縣打柚豐去了

右二十三

立王尚書鈁牌下憶
世宗朝天下清官王鈁石簡忽聽其孫借登官
山謁建文死節戴探花宗彝祠聽奉化臨海鈴
鐸相聞方正學手可招戴公

右二十四

海味江瑤柱第一出奉化惟清明時有之大蚌
尖口其肉可鮮食次青鯽若寧波以來蚕徒鄉
魚鮮驊鮮淡菜䲉魚墨魚皆美時正盛

右二十五

自奉化登陸至臨海三嶺初悉隍嶺坦過嶺巒
堋虛嶺少峻嶺下海濱二石曰石孔山海之居

也而象山遥見漁人立海沙巾布網海山晴靈
波爲不揚忽山高烟起乃峰頭火燃航炭於海
塔珠嶺額曰台東第一關四山陡絶奔如萬馬
下分田畛宛然深隍山鵝野蒲風飄異香

右二十六

所過甚溪橋十二寶橋皆勝人臨海有義井題
曰十族芳名隨正學子秋義骨聚重泉乃方正
學八百七十三義士瘞骨處也

右二十七

過江以來男子勤而女子不出闥地無遺利人
無遺力山頭亦種芋老僧亦荷鋤越是以多君
子也

右二十八

路逢一客云世間事無全美北方坑廁少生祠
多此中坑廁多生祠少此言有關吏治記之輿
夫問余云科塲文字如何做予曰有題目就做
文章與人曰若要文章字字在題目內真苦殺
人了此言有關作文并記之

右二十九

晚由西門禮正學先生祠祛人祠以文學余保孤一以進士育孤二以寧縣尉藏孤者二以浙僉憲放孤遇難者一右祠四人同時同里死難諸君子也龍山舊祠先生移而之城

右三十

出城有古岫嶺自午炊後入松門關渾如隔世事略記得梁隆山雄奇望葛僊翁學士坪煉丹井竈其下子孫居者萬討沠衍四十猶沿晉代

衣冠山淵飈至處水堆八九

右三十一

過江晴旋雨紹興雨鄞江雨奉化雨皆以舟縣奉化抵崇法寺五嶺三過嶺而微雨就宿越明日謁正學先生山雨欲來强止微風又晴

右三十二

初登松門嶺倒瀑淵水白如雪聲如雷一峯起一峯折一峯委虵邪抱一峯欲落不落一峯驟來海上躍半空步行五里如擁翠屏百里之内擁玉京胕腋間遇隘石爲關飛鳥不窺俄焉碧散爲村落題曰愛山眞堪愛頂種竹萬竿蕭森龍孫皆雄老不可逼視路多虎跡遇斤竹嶺老僧眞源坐關余曰此謝康樂所游地也老僧不識一字曰這謝康樂就是老先生姓名否山頂有墓有田牛羊下來千仞之嶺爲畝爲滄嵯乎越之勤也獨苦竹山而已哉

右三十三

由斤竹嶺而下爲湧溪輿人云前有崇法寺臨

海天台乘傳至者多就館苦刈草秣馬詰朝徑去或竊其什物當事者特未之聞耳

右三十四

由湧溪上輿人競傳一里即崇法寺余行半里絶無所見則指亂山頭樹木曰此即寺矣本從深寺叢中左山圍蔽三折而上始牆牆之内寺寺而經堂而左樓居然一布金地初澗遝下乃砌而西出接竹灌田一聲清碧滿地香草池有四季竹又其上爲大樓溪云

右三十五

莫上天台路雨脚酸如醋村語也余不然山有葛公妙儒菓也松門嶺有執雉以市者湧溪酒亦不惡過嶺數里路皆精砌

右三十六

崇法寺而下岡巒隱伏澗流三十餘里其巨者爲大樓溪時見山頭飛瀑數百丈或寂無聲或戛戛不已慧明寺在焉抵縣將二十里平疇廣衍至永濟橋沿淸溪市有衙以道府駐霞莊樓

正對赤城山呼酒與落霞共醉時三月十三日初入天台路也

右三十七

次日步妙山山在邑之東祀張睢陽西峙學之文峯或日色横列街巷三段如乾卦像

右三十八

雨中在霞莊樓一無事事雜取游覽之所得者記之

奠淳熙序方外志雲雨慈味笙簧道聲虎落時

閒鹿柴不守笑司馬過橋之悔嗤阮客還家之悲

屠隆序釋氏教宗自智者大師傳四明尊者爲教觀禪宗自雪居韶國師授永明禪師爲宗門五百應眞化方廣寺彌陀一化現國淸爲豐干文殊普賢兩化現一爲寒山拾得一爲戒闍黎周七娘仙宗帝命周靈王太子晉王桐栢宮後劉晨阮肇採藥遇仙唐司馬子微隱此山受度黄眉公宋張紫陽眞人闡悟眞之旨王過少許

玄度輩從剡溪入此山釆眞焉

無盡序東晉曇猷棲神蕭梁定光顯主暨陳隋智者立宗命教海內以爲指南

山頂對三辰當牛女分野上應三台西域記亦云震旦天台石橋方廣寺五百羅漢居焉華嚴云東南方有處名支提山有菩薩石天冠與諸菩薩眷屬一千人常住其中支提即塔惟東南方有赤城其形如塔巔又有舍利寶塔即赤城爲天冠住處

自荊州南岳東至庾嶺北繞匡盧南盡羅浮東
則甌越抵武夷常山又爲水所分溪左浙西溪
右浙東過爛柯太末至括蒼起頂南亙仙都石
門玉甑鴈蕩海門抱於台之東南北支金華屏
峙於台之北正東一支至大盆山一化爲玉山
一化爲天台玉山又爲兩支北支衍爲會稽秦
望蓋自九里坑發源至嵊縣出曹江東支過關
嶺復結爲天台若天姥有石城胚胎自萬年藤
公嶺發脉巳爲仙人浪黃杜溪截住是天台西

北幹也關嶺過脉處北以黃杜南以左溪界水
極分明台山峻拔如海中巨浪陡然一躍纖悉
頓足前後結爲九大峯每升其嶺皆可數十里
如在平地山無背向四面如一山有八支八溪
爲界以華頂爲車軸山周遭如八重輪亦如八
葉覆蓮
赤城其南標石城其西固東蒼其肩四明其目
骨肉不偏形神俱妙
南門一支取華頂直道以南黍溪爲界自赤城
山　國清寺　金地道中　金地嶺　定光菴
眞覺寺　佛隴大慈寺　太平寺　寒風關
長壽寺　文殊寺　西竺寺　寮嶺
南門二支取華頂迂路以螺溪爲界　清心寺
傳教寺　螺溪道中　幽溪嶺　高明寺　清
凉寺址　螺螄潭　黃壇菴　聖蹟內外菴
東門一支取華頂直道槎溪爲界　慧明寺
槎溪道中　顧歡隱處　天封寺
東門二支取華頂仄徑以水溪爲界　王春山

斤竹嶺菴　彌陀菴　仰天湖道中
北門一支取華頂峻路以羅木溪爲界　澄深
寺　摘星嶺　大同寺
北門二支取華頂險以福溪爲界　金庭觀
福溪觀道中　慈聖寺　石梁橋　斷橋
西門一支取華頂迂路以關溪爲界　青浜
布水　玉女溪　瀑布寺　福勝觀　桐栢宮
瓊臺　雙闕　護國寺　桃源
西門二左支以黃杜溪爲界　石城山　石佛

劉阮村　司馬海橋　金墅嶺　彩烟山　烝
姥山　石梁道　儒人浪　應心泉
西門二右支以秀溪爲界　關嶺　白巖山
秀浜口　龍湫瀑布
西門二支直取華頂　萬年寺　鐵船湖　羅
漢嶺　通玄峯　香爐峯　華頂寺　華頂峯
二岐路一至會墅由小路上藤公嶺與萬年會一至萬年過道人坑先往石梁至察嶺頭會
徐大受賦張無夢結菴雙關云大壑之心瓊臺
突起嵐光破綠狀如削瓜　石梁現光現花佛

隴見橋見嶺　東横山台山之脚有新婦巖下
有石鴨相傳木打石鴨頭此地出公矣　九峯
山在瀑布寺前義之與支遁遊焉　蒼山鳴海
山吼必大雨　寒山子蛻於寒巖梵僧拾其骨
曰吾拾文殊舍利也龍鬚洞巖竇閒散若亂鬚
明巖寒山詩重巖我卜居鳥道絶人跡　竇
峯山產花乳石李德裕詩聞君采奇石鶯斷赤
城霞宋林逋謝天台僧寄石詩斷石自何許枕
之懷赤城　華頂峯周一百里夏有積雪　蒸
餅峯在石梁北僧曇猷訪方廣寺有石如屏號
蒸餅　天台本東海島嶼獅子岩下有竅日初
出光入隙中謂之日窓　翠屏岩山勢中立如
案兩端累起似展誥軸名展誥屏　石筍岩在
螺螄潭上根入潭數十丈尖如笏如紫萍之將
解　關嶺宋令鄭至道去任邑人至此不忍捨
因留家焉羅漢嶺有巨杉大百圍凡供五百大
士集此嶺　赤城玉京洞許邁嘗居此與王羲
之書自天台山至臨海多金臺玉實仙人芝草

其下有洞二百里魏眞人所治吾宋暨唐天寶
嘗以日中星鳥望秩此山宋咸平天聖中屢投
金龍玉簡　宋景祐中僧明照見劉阮洞口金
橋跨水有二友戲木山元祐鄭令至邑夾岸植
桃數百本構亭浮杯　荅竹洞宋憲使何偁夢
遊其中訪之不得　聖績石一石如僧履一石
如僧袜　五百羅漢泛海至此船與物皆化爲
石有覆船山　雷馬山有潭以緶懸俛至山半
又俛而下方到潭測　黃壇潭智者放螺處令

巨螺浮於潭之石輒每鳴吼有大風雨　龍湫
在羅漢嶺下以水寒不花　昭慶院三井唐宋
嘗遣使投金龍白璧一井屬於尼而塞　曇献
洗腸處井邊生青韮仙人井飛流噴沫俱在赤
城上　應心泉在萬年寺泉爲賀允中出允中
自記　放生池陳大建十年智者置亘百餘里
勑禁採捕紹興置放生池縣前五顯廟前有石
碑　金錢池在赤城曇蘭誦經有神獻金錢僧
棄之池中　就下爲田依崗爲地龍神竊宅風

雨無恒晴多則禾不秀雨多則稻少實故僧寺
寡而僧德涼　大建七年智者初來宿石橋見
三人皁幘絳衣老僧即定光曰禪師若欲造寺山
下有皇太子寺基捨以仰給三國成一大勢力
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即清後將滅時爲官寺
基畫武因囑書貽晉王晉王命司馬王弘依圖
造寺創寺後朋東宮後煬帝以智璪啓定光見
夢於先師當呼爲國清寺後燬而重建柳公權
書大中國清之寺天台佛三字建炎重新之詔

易敎爲禪禪敎互爭寺僧相擊雨華亭萬工池
遂廢　大慈寺所書虞世南華嚴經紹興中秦
檜盜去　天封寺智者遇一老父告云師卜菴
邊盤石可止遂結廬焉自號靈墟註涅槃經於
此　萬年寺有親到堂耳仁宗賜衣時如朕親
到寺語　廣嚴寺寺鑄鐘不就有老嫗施一錢
投一錢冶中鐘成而錢宛然在焉曰貧婆鐘有
僬容羅漢眞身　高明寺智者講淨名經風忽
飄去杖錫行五里經憇此寺稱淨明堂名翻經

寧國寺智遠結廬每誦經群鶴翔空紫雲覆
頂　開巖寺梁普通三年異僧擘開此巖六瑞
繽紛如雪賜額天花尊者開巖院　金地庵梁
大同初定光居之枯石數片爲招手石古語云
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宿佛菴
在四顧坪佛樹僧居之張承桩五百像後有徒
掘得白磁瓶一幷磚刻心經題沙門佛樹　桐
栢宮永嘉元年征虜將軍沈約一千餘人棄官
乙爲道士居之唐睿宗景雲二年勑爲承禎置

觀五色雲見禁封內四十里無得樵採五里不許遷瘞醴泉愈疾道士徐靈府故居有黃雲覆其上　福壽觀葛玄飛白書王右軍評其書如鳥鵲勢塞上有三井洩爲瀑布有濺珠亭引瀑布灌池塘刺史姚鵠建老君殿得玉簡上之刻曰海水竭台山闕皇家寶祚無休歇詔付史館宋天聖間遣中侍投金龍有布衣孟合賦詩以進嘉泰二年令丁大榮立碑刻習養之瀑於石崖　晉曇猷釋者興寧中至天台山赤城有大

神居之言輒出宗遇一㹢問途有投諸淵者飛錫救之水立涸名乾溪坐禪猛虎數十蹲前誦如故一虎獨睡以如意打虎頭問何不聽經猶去大蛇競出大十圍據頭向猷半日乃去後一日神現形曰夏帝之子居此二千餘年今去寒石矣猷行石橋橋斷聞空中聲曰後十年自當來也乃憩一石室室中晝鳴屍猶平生義熙隱士褚世標見師不朽其後欲觀者輒雲霧蔽之

梁定光姓許字靜照隱佛隴三十載迹曉道明智者未至前二年預告山民曰大善智識當來相就空種荳造醬編蒲爲薦更起屋待之邑坐滅凡三瘞龍骨涌出後置殿乃已　隋普明禪師依智者國清講堂狹小欲廣之俄而荊州都督周孝節施杉柱泛海而至章安在赤城忽見師身十餘丈高出林表　明淨禪師山饑乞飯遇群虎張口閉目若有饑狀淨以匙抄飯內其口中　周七娘夜臥普濟橋下毎與戒公同遊歌云笑殺愚癡漢營家無歇時四山若猿發

妻子各分離與戒師同化口生蓮花有異僧歌戒師文殊周婆普賢隨肩搭背萬世應傳　赤城國清狎虎如犬識其居數其齒僧謂余曰今智者經行虎必出矣敬合掌賀余曰好事不如無天王曹源二井泉色白而味冽問所謂華臺更好亭新羅園噩夢堂塔銘古竺樓大半蕩爲冷風嗟夫智者之於國清寺也以不見寺成瞑目爲恨而詔命司馬王弘依圖粉造今數經兵火舊觀未謝方其未至定光豫勅山民種

荁造嚮縚蒲以待之釋盜見神伏而不入白塔因斬剎而放光匾有不滅者存今廢而爲古石門萬松徑止觀亭也其蹟可玫也垂成而復廢爲萬工池也其泉可揣也渚則雙澗滙而萬山之水不泄也番廢而可枝梧可鼎革爲天王殿雨花亭也雙澗自螺溪源出龍湫過湫入放螺處有巨礪水溢二丈戛於橋面中峯如飛凰七塔之上山闕一面積土成崗樹樹合抱雄楓臥於道路最奇者菩提印月謖謖長松鳴澗旁雙

松泰天鱗甲飛動　大松枝如天龍之伸臂墨雲亂潑又一松方作虎蹲勢忽䖍附道旁而上其枝空中如舞貌番百智者示現乎

象山龍射盲其一目龍怒而覆舟　招寶山氣象宏濶國初守海不於象山而於定海　象山似茄其海由寧波台州而環旋　高高翠微裡遙見石梁橫𤋮從新昌路入也不知者以爲謬

石筍有一峯每一重土外一重石溪中屹立石筍上有兩尖如竹之未解籜者　樵徑三十六盤皆用木渡　筍峯似小五泄一級一泄

天台可圖鴈蕩不可圖　天台唐詩多未入刻者　山多藍鵰　金地嶺因霧豎不見　龍湫瀑甚長　華頂望諸山如海各溪不減長江山如人面要取活意　看黃巖江流甚曲　寒山拾得開山智者中興　山中竝不見有山人來　石碓臥松在國清瀑布下　㗸蔗嶺竟至縣　國清下兩山分一澗中流行數里過一橋澗乃在左　尊萊不宜用鹽鹽則消其脂　瓊

臺下二三里甚妙

游馬鞍山記

子建怨詩願爲東北風吹我入君懷齊澣有將心流影之句白也愁心遣寄夜郎嗟乎自古丈夫不得意空教風月一番忙癸丑春既出長安門雨桃花微酡霽山蒼然漠漠平沙暮烟欲直距蘆溝橋五里慈雲庄老衲舉手招雨就宿月出空庭踏月三更雨寂歷和長樂鐘吹殘夢晨屏奚奴戒裝四十里外于與家仲款段行烟嶺䆉曉吹遠峯如林所至里爲築藏石代瓦鱗十

五里綠楊垂曳鄉心搖落坐酒家胡孔道良鄉車馳轂擊間行小山夾路又五里至馬鞍山嶺陡絶樹䆉崖傾蔽日虧月憩永壽禪林壘嶂崩屏蜿蜒其右出盤磴青苔古色山果自落憶披行逢歌者歌易水不許彈鋏不許操燕趙女箏琵則浮白客惟之余曰兒女眞英雄僞戒壇峙殿左詢故故歲選律僧傳戒說法詔華四月八日親乎不女只且不士禿僧敗妓宣淫無憚猶出少府錢謗法宜誅壇甸山雙浮屠偉之僅掌

其内天龍人鬼森侍明燈異香遠從諸番出婆娑松下干霄交枝頹偃盖燕都異松三報國寺高才勝人生綺谷家馬鞍秀岩阿潭柘寺老禪揮麈品松潭柘最左磴蟒千佛閣松梢盤玉露禁城春色杏街間二之日重游西山來青山似萬馬西來頗其奔騰欲盡雖饒秀色不堪遠咏此中使我作關塞極天想崇山峻嶺相去寸數茸翳類焦山陸半之圖三之樹十之鳥百之（焦山多鬧）鶯其下幻上人安禪處（正貌人一名鶯頭禪師）飯祇垣精

舍羅出其藏衣鉢頂巳亥飭尚衣司視謹疲馬山行愁日晚足下有白雲巳覆屐其巔則里數以七靈洞以八紺宇静室間決策往抵上十方禪寺石瑩而黝眺遠山數百里陟觀音洞洞口維摩半室扃有茅數束亦無鳥雀攫噬遇樵僧數輩勞乎曰嗟呀數樹石田半區饑飧野蔌飽臥白雲賓送日月於林菁之中老此足矣遠望一僧棲樹頂剪香芽俄下揖予入化陽洞紫藤壽百年鐘鼓不鳴老僧龍鐘臥持炬洞右入始

石級漸上高下深百丈上視沒其頂下視滅其
履岸巾衩袒帬皺從事二里龍躍而出指爪鱗
甲奮有魚揚鬐巨浪中一獅跌而仰其膝欲吼
視之石分子布筭黑白道曰仙人枰有峯四垂
去地尺昂其首則頦低其膝則黏與頦寧黏曰
倒蓮石入小天門壁如漆夏淋曰濺珠石再俛
至大天門廣袤古佛危坐瞻禮而出有天穴池
深洞陰沍乳滴地爲石歷亂峯大喿始拂衣下
不敢仰視忽凌霄漢虛空選擇戍觸如來若來

若去若坐若臥洞容萬人或曰麗涓洞無考然
兩山之間夾成蹊車不方軌古馬陵道云朝陽
諸洞居嶺孫武子洞山之半化陽洞最勝

遊渾柘寺記

出化陽洞之夕客慫余曰山者人之骨奇者山
之骨招隱記云不如叔父大驄肉人耳好山明
媚可枕可漱肉山耳躡雲根而入骨聽虎嘯而
山骨客奮循修嶺下衍爲平原俄高阜歷阜峯
出沒如指十里馬鞍山金碧背射歷歷數松梢
不聞人語響迷往一遠山牛羊下來詢童子臥
牛背荅五里惟有麞麈跡黃犬導之前森壁爭
霞孤峯限日二里守塚戶兩三家手指尋昧昧

雉飛者三鵲巢於石蘿徑野兎橫軼十里落日
半啣四山欲暝俄衝鬭長楊夾道青松間五里
定國公域兆小橋流水四達冢人出逢老嫗曰
東雨作二里余仲偕客不知所之路石石磴騎
步夾雨益注鬼火不青三里瀑訏何道出熊烟
突半里至頹廟道士臥强起曰前三里敗屋簪
喜得寺狂呼牓入古屋竄松鼠閒無人驚悅見
道上持挺下曰我家平原村一里三古幢迎馮
首洄水虵行蹟起蹶始寺泉益迅由香積厨淺

畝畝滙池沼如沫如珠如搖珮如鼓瑟如風擊
竹雨淋花月皎皎諸琳宮閉山杪墻如帶僧逕
日豹來夜非挺不行趨入鍵顧余仲後忽嘯岩
谷延之入復鍵坐大樹下月無纖翳濯足水壺
芍藥蕋幽卉襍左植櫻桃歲進因憶漢明時宴
羣臣大官進含桃盛以赤瑛月下同色皆笑空
盤此景依稀似飯寂公房以山花膳問寺何年
日寺五百載而幽州始禹貢去都雉西北七十
里山故海眼壞空柘柘老潭枯始龍穴大殿中

華嚴師退之二舍兩巨角攫而出寺困水逕龍
入嶺水從嶺下山主定國公域産狼豹牛馬不
得畜故築城障之猶獲礿額嘉福改潭柘龍泉
尋改大萬壽寺詳大定間蔡居士楊節度記晉
梁唐宋代有佛日廣慧雪澗無初諸比丘而從
實廣惠等海通理益光顯之元至正間雪澗賜
御酒皇姊公主致膳東宮命談禪禮數異
聖朝太宗遇姚少師處
英宗詔廣惠戒壇遊跡罕遠金元皈依最泉源

湲寒枕簟晨覩兩巨角峙殿之巔長及腹倍獸
蹲踞欲躍爪揚吻張出其鱗之而眼抉其睚色
似鳴纍朝模範不就吻不張鱗不出眼不抉其
睚色似不鳴不蹲不踞四壁藻以水墨蕉竹坐
華嚴師騎老龍陰霧霏霏起淜湃生虛壁庭松
摩霄一枝倒掛左殿蔭碣上蝌蚪古碑一道磨
薛讀之云從顯宗皇帝幸潭柘龍泉寺奉旨作
頌臣僧重玉進曰一林黃葉萬山秋鸞仗恭陪
結勝遊恠石斕斒蹲玉虎老松蟠屈臥蒼虬俯

臨絕壑安禪邃迅落危崖瀉瀑流可笑紅塵奔
走者幾人於此暫心休明昌五年記餘不勝錄
有元至正八年碑紋如霞扣之鏜信州葛天麟
記屐巉為三聖殿唐鑄石彌佛最古黃連樹跨
兩石坐根菌露寂公採而媻予曰代柘折而左
磴禮白衣大士殿經藏遇如棹栫藻而鱗之胡
元父子姑婦侍青蓮座下右靜宇滇僧居之左
峻探泉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泉水激石泠泠
作響余最愛碧雲泉泉道坦四三折此崤下激

皺石矗數百折天穴云墻外有僧結洞茅異獸禳處出山尾山導走艮鄉山形隘伏蘆溝橋一帶皆然別有天地余屏奚奴夜入狠豹薮中遊僅兩日計而再月則四之四陰晴則六之余骨山山亦骨余肉相者退矣在白衣殿中見雙履跡匣而襲之曰妙嚴公主膝有序而贊之者序曰夫差遵父命而亡越勾踐嘗胆而亡吳伍員之離楚國申包胥之哭秦庭皆苦心志勞筋骨絕歲月忘寒暑而後願有所克今睹此跡逆想

其來以有情之踵磨無情之磚磚穿跡成雙足宛然使人見之不覺身毛俱竪意慘情悽剛四予心力所積視此足力淺深寧有優劣哉贊云以踵摩磚磚漸易磚易精進猶未止磚穿大地承足底地穿有時人不見我獨了了無所疑因之耿耿生悲泣嗟乎吾悲其意而錄之胡女子有骨哉

遊嶧山記

騶鄒縣城二十五里爲三家店距十里嶧可闢道登日之夕矣亂募雲而入里長者云道隘嶮嶮宿晨初日分陟彼土砠中斷若門闕土人呼紀王城漢志山下故鄒城邾遷嶧依山爲邑紀在東海贛榆蓋春秋紀國何居然嶺有紀王墳下有紀王硼慈彌陀寺左觀風亭當門古幹鱗張鬣舞揖魚龍皃蒙連青瑯邪諸山東吸海其北延月臺右一石鏡而立鋤雲菴犀其上庭三

碣大書鄒嶧書門三代地里書始皇乘羊車命李斯刻石曰書門蓋嶧居太山瑯邪會稽間問所立石宋元祐移置鄒學宮奚居王海齊乘晉永嘉亂建興元年中書侍郎郗鑒從鄉曲千家瑯琊王睿以鑒爲兗州刺史山南大峯名郗公嶧云左周邾文公祠茅成子配茅成子者主益見執以東帛乘韋請捄于吳不涙其社稷文公一言恤民祀之義飲彌陀菴大都代出宗海上巒涉長河結爲峯左帶顓臾之東蒙遠山數百里

秀出于芙蓉太山西南至是而盡六山魚貫[illegible]
泉流數十道如一浮滥窮盡瀛渤環山皆洞洞
挾風雨負紅日上七里與十里步步肩人足而
躋下五里步三里踝二里緣石髮髮蝎行鳥昔
軨翠微者曰山遠翠近則微石而面目之介畀
之匯盤之門闕之止其奇以躡以攫以噬以冠
飾以披銳以蹲舞以見孫以徒妄止洞而乳之
鐘之穴之池之廡之止又其奇以奕以吟以嘯
止峯起伏腑臟在中竅穴居外止又其奇如瑰

璃籠眼如如來屈指為光明拳兒女囁嚅語止
余所見嶧山小者星墜大者雲奔墜者上奔者
臥懸崖石覆似鈴中舌其六二砥其八垂霄漢下
去地淵層疊上去天咫天半石竅尺路半以寸
石虢中長緋桃蘭草合抱之木遠不見稍顛從
石底數其根如吸虛空石崩蕗絕以手指月在
失月輪亦亡其指恍異屈伏舌呿不下將巔余
憶郭公山晚眺金鰲珠闕鷗鵡咽暮潮以水國
勝之及登望海石東海一杯水落霞欲醉觀遊

矣是日飯罷游盤龍洞三折肱入有泉貯水丑
僧費不涸如器中鏜聲出于外音韻倫次三石
夾一石懸之為鐘豐下銳上無鑿奇纂下垂至
絕鐘前臥石疑魚龍聽法如是天人圓光成音
披音露妙折而上飛雲洞峙天門試劍兩石下
洞瑩徹日射綠樹交影出由山東面折而南又
西旋之有亭坐泉足下流一石可枰至大通巖
朱檽洞曰眞儒境祀孔子蓋昆崙之東為岱岱
南為嶧二山之間秀所鍾云嶧陽孤桐見禹貢

入孤桐寺予聞桐枯復生（萬曆十六年桐生枝）其右孤桐
樹半幹大石屏之書嶧陽孤桐訪金仙洞泉曰
芽泉或云桐可合抱一幹挺上丈一大枝橫直
贅于枝上者三高三尺丙戌存萬題後老道士
曰山靈忌名將隱矣無幾而桐枯或云孤桐者
孤生之桐非孤樹也孤生朝陽四無陰翳故名
及登險勝半足試劍戟翼舉則胸嗚背負則色
土邪覷則躍龍俛而窺吾足步片石橋一線孤
懸躋止輦過橋石盼隱仙洞洞塹登一鑑亭池

曰龍池一石跨水長蒲蓮蘋藻青鳥飛躍石壇亭之三池映其一面從小隄曲沼入觀音菴俯視一鑑亭影零亂池中琵琶如夜皆急雨菴之北石菌苔亦曰蓮花池數里歷覽抵險處如追奶奔至青華宮西三里仙人宮呼吸之氣通帝座西仙人洞元時仙者居之然余覽洞中斷石有元祐七年像紹聖四年帖云洞廣二十丈形覆釜背一峯如丹鼎洞頁鼎而闢鼎上有丸峯峯頂彈丸元明真大師通天大師安然子爽真

通教大師遠塵子皆碣青華宮之巔爲冠子石望大風戶冠子在其足矣三里泉喧夕照亂峯明滅雲駛月運舟行岈移爲撞爲刺爲射爲括如風吹光如刀斷水梵唄颯歌自然敷奏從白雲宮來十五里而響徹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余臥梅樹下如聲庋垣了無所礙俄有挾予袖上白雲宮者由捌龍洞坐來鶴菴渺渺乎烟傥視羣峯落星不可數沉日欲低猶在千巖上五華峯懸而瞰西峯平而揖之躡石級禮玉皇昔遠

塵子潛修于斯東遊海上見帝像自海浮出及還像端然洞中異而祀之結茅爲居其中自雞犬飲聖水井在宮左自洞出宮有雙松倒挂一枝仙人伸其左肘右道藏閣下追塵子押記書延祐十年泉曰冽泉素滿淼潭迴清倒影出坐遠塵子白日飛昇臺面獨山河東襟海三子峯峙雲霞山半稠累見近山峯頂田疇如膂石入二老坐六子立曰八卦石山中有雲不絕數十里羽士家雲中余所歷老君礀大青巖小青巖

五老石東倉戶西倉戶皆異循五花峯道石竅尺犢鼻委蛇攀輿夫足握草根登五花懸崖如砥石覆其上尺丸承之左望海石屏氣千丈騰躍欲上右紀子墓桐陰布結清露晨流撫琹動操衆山皆響去白雲宮里許云下南天門雄勁而隘石高三十丈廣半之披剝萬泉一山咽喉云臥虎石踞門外可坐酒上十二候蘚食字以草攻之錐畫出有石如鼓將士胄鼓欲鳴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杪[illegible]妖精洞壁篆文殊[illegible]

佛言一三石雲湧駭浪三青魚鼓鬐噴妖霧下梟
皮砌或曰神僧解其皮處始陟輿步半舒眺及
下足刺刺進則誅人僕痛退則誅馬馬猪所過
石曰龍靂曰鸎嘴曰門曰猴精曰滑角曰璽巖
侯曰虎皮石曰書洞其可封秩者以百不以封
李杜王詩壇顏山上奇石上官儀居仙人宮宋
沈葦擬詩紙片片下一奇也石坐五千人者十
坐萬人五歷碧桃菴南華觀徐八寨二郎宮透
丹峪蠋陰臺蘼楷苑嘗闊嶧有樓觀七十二緣

無夢園集　江二

如書門郗嶧者已化爲飛塵蕩爲泠風矣日下
春榴花交路人紀王砌老僧曰王修行處出山
土閣綿亘邑人曰紀王城而博聞者以爲謁凌
高諸亭題詩惜不盡記東方巨鎮宗岱宗羣山
列岫臣妾同西南特起一巨峯郄立不屈如英
雄趙玉瀕曉蹠四顧青天近暮眺千峯紫氣含魯王
仙人樓觀七十二濯纓尚有當時泉始皇羊車
去不返書門題石空宛然賀近三魯郊空且曠目
力不可窮倏見千仞青橫截乎其東羣峯相後

先躋踞如兒童吳寬茲山何崒嵂秀色參青天紆
迴帶洙泗淮徐挺其前徐源畢崒峯巒切帝居石
門遐眺見青徐琅玕拔地千尋起菡萏籠烟百
色舒平野邊連郕子國荒苔誰辨客卿書名山
不少遊人跡若個登臨是歲除紫高何河勢遙分
雙白練山形近作九青蓮又滄浪如衣帶半挂
青巖色又落星不到地累丸不到天玄圃亦已
幽羣玉亦已顛金華牧兒何啘巒一入紫壇無
何有又深林巳盡鳥不鳴攀緣猶訪白雲近于愼

無夢園集　江二

行狐狸穴姬壠猸鳥悲中落湛若水花開絕巘芬
愈遠泻出層崖地自偏錢達道石上巳無秦相字
嚴前獨有魯儒祠顏廷榘萬轉千迴路忽迷盤蛇
一徑誰能造李化龍大地烟霞三觀接長淮風雨
二陵來黃克纘山勢雙蓮峙河流一酒杯朱長春連
雲迷漢渚到海避秦鞭又懸崖亂磴折出翠鳥
聲迴李長春停雲曉皛亂別澗飲虹蜚張鶴鳴斷石
豐蘚迷小篆層崖洛霧瑣孤桐胡繼先萬壑響松
濤飛流掛巖谷又紅退火龍甲綠明翠羽翰[illegible]

巖孤桐推落霜林白璧夜喧砥夕照紅（畢懋康）樹
老雲爲屋山深酒是霞（梁州彥）琴成半死孤桐樹
碑滅全消小篆文（咸龍）伯石花帶雨青初密巖樹
凝烟色欲霞　又　人自山腰尋洞人僧從巖底結
茅居　又　絕頂石崩如斷路半巖雲起忽成峯（謝肇
淛）邃洞有天通巨壑路崖無地敞危臺（嚴徵）亂石
壘來空世界孤桐枯去鳳來無（王翰）九天接山光
碧石妨洞影孤幾點羣山小千巖落日低（潘榛）一
泓聖水隨緣酌萬劫神光不住心（劉璿）惟餘千載

心散作山間雨（題紀王祠前人）石落不落懸崖鍾孤亭
孤軍千秋桐（蘇霖）惟在臥虎石磨崖上字峯同曬
鳥道徙倚上天門榆莢漫前浦桃花迷仙源决
去杳獨嶼環海見危垣暫喜離塵想焚茗○○
（缺三字）璧跡遺往代者舊○春情雨霽浮雲斂
風和芳草生探奇經虎窟攬勝聽龍鳴欲覓飛
昇處海空落日陰絕壑盤空曲叢峯白日危島
飛雲影亂鍾靜椰烟垂紅霧隱蒼莽古苔沒斷
碑堪輿頻入望○是爲貪奇嘉靖壬寅閏中鄒

鳳池八卦石上勝國碣拭而歌之云玄鳳起兮
白雲飛玄鳳杳兮白雲歸山高兮地勝物換兮
人非不圖今日兮金碧輝輝鶴蓮徜徉絕俗遺
徽納白雲而出岫無乃示吾横氣之幾嘆多奇
家不能讀遊以癸丑三月之廿有七日

西磧訪梅記

由光福抵銅井邐穿西磧居民嬾種梅而勤種桑然志稱香雪三十里或曰古梅花國長子孫而處不繫乎人也樹之亦生不樹之亦生在百萬梅花中語人曰少梅花處奇無梅花處奇老桑穉梅稍絶類矜嚴老綁晒梅花不如不如彼屈曲不拄牙頗罔詞家之辱梅花甚矣花之至坎軻者夫以睡魔辱之以鄞亭辱之以鹹鹵辱之以丹青辱之以箜篌辱之以絲桐辱之自來

人近梅花梅花偏不近人夫西山之土宜梅其人宜桑可以鄰矣藉西山之突愛梅與桑等梅亦不芳然則三十里之梅卜不知已而處焉者矣泛鄧尉溪徑深曲素娥匿影樓閣半籠緑來崦至虎山橋水遶亂山兩坱一溪畫嶺四匝遊人至此酣遣欲狂于大笑呉儂俗甚是焉如銅坑橋此水淺而山逼彼湖覩而峰長亂西崦庋青芝長堤浮映玉山作記者云如萬丈錦落蒸柒成湖水作臙脂浪于大笑曰是焉如孚湯三

山桃花臥三萬頃盖蟠竊種桃桃伐而梅盛涵山代之湖上花事一番除目也山之高出鄧尉者曰銅井亞銅井曰安山西接具區極北青霞亂抹遠可眺錫山九龍嶺頭萬株臨波隱見大都泛鄧尉銅井間水道十里偏宜棹槳深處緩約香葩模糊烟水中勿着醒眼銅井顧園寶珠山茶可合抱一樹五色割梅花片席居之乃詞徒廟二古栢丈人行也余臥一樓晨起嶺上數株如霜行數里太湖出輕濤引風度萬玉銀淩

波爲熨斗柄嫣然欲語又二里湖光漸微荒村深塢處處飛花山窮水起漁鼓數聲疑花神擊浪西磧而梅疎度嶺復茂古亭老銅井宋黃金紫墓一里極饒老幹山蒼樹奇繞入董墳點染多穉氣極喜陸家塢卜築者五峯禮初顧先生袖挾雲霞携手千篁同上一岡瓊積數里西磧一帶杳然流水猶不減數千萬株奉慈菴在其偏余卜築讀書處泉曰壽岩背七寶疑一脈滲淵澗寒潭徹公搆樓蓄閒名紫雲以菴東南踞

有池晨出棠雲菴奉慈而去僧來復居之元季
徐良夫邦客其上稱蓑賢稱光福諸刹强半廢
而奉慈與玄墓竟無梅矣然西磧第一玄墓
次之正須索解人耳巔有巨石李將軍以百夫
出之其根抱可數畝莫窮其底有大枇杷三株
寺僧未割愛耶踞石一望鄧尉法華䃅銅井青
芝左游龍右洞庭諸山乍屑乍起湖波混茫水
影交映蓋梅之勝三自懸崖而下自窪盼而望
自扁舟橫波而上下最可洒者髮人之許空韃

陰淡日空小橋曲澗空銅瓶紙帳夫物之待而
妍者皆有所不足也梅豈有不足哉宿銅坑里
有卞稱燈胥清徹亦堪雅部道途見園丁一示
云爾家有花爾客爾園引而折我我花何辜不
覺啞然失笑噫余猶以清罵一場園丁一示獨
不辱梅花也

湖橋訪桂記

初宿銅井湖橋居人謀泐石建橋余樂道其事
以名吾記銅井山茶樹下追憶開時五色參差
老桂方池環之因話陽羡洞壑此花類銅官桂
陽凡余游陽羡二十一洞各記夜走南岳侵於
虎踞蹁廷自然菴指七十二峰作七十二說泉
嶜之幾盡時痔擬續日惟遊鼠餘未暇也同遊
者浮大白引余言慮屏書之故附記焉司徒廟
柏下盤旋不能去其次玄墓石頭堪佇耳仕據

有竹極佳花繁而蕊酔眼模糊欲雨不雨鳳凰
山花皆席地獅子揷滿身花張牙捽吻以酒酹
之獅子笑余亦笑獅子舞余亦舞獅子頭腦目
鼻痕籍噴花不勝酒頹然立余亦不强顧青衣
曰有酒乎山多名賢寢處其下亦有儕寓語濮
鄧尉氏曰山以君名卓哉飲吾酒一杯語晉刺
史都太玄曰君有仁政其葬也銜土之燕千慈
哉飲吾酒一杯語唐太保陸象光曰君不附太
平公主直哉飲吾酒一杯語陸甫里曰光福以

西土多石少君采樵焉幽哉飲吾酒一杯語朱隨緣居士黃金紫曰秘閣山林適哉飲吾酒一杯語顧景繁曰讀書五十年薦舉不出逸哉飲吾酒一杯語元隱士邵姚耿三氏曰篤學無嗣徐達左收薹之勤哉飲吾酒一杯語王尚書曰君死土木之難烈哉飲吾酒一杯尚有殘瀝以鬼欲來余戒勿與卒恐皇而退是爲七之日光一日虎山橋下過賣蝦翁赤鬚而十指毛呼與飲甚豪雨乍霽山如新沐橋上見牧牛老人背

無笴簫鼓賽神橋下過戲語之曰盍往乞乎曰腹已飽耳余曰汝牛幾何齒曰明年二月足十週歲爲種秫待君賀矣余曰非不欲來恐傷飽耳是夜山水之態甚奇大都類此歸舟靈巖山下月色清佳客過而問曰桂何如予曰品不逮梅而功遠過之梅索解人耳敗骨糞土桂則蕃之蓬頭老婢桂則嬌之垂𨘷龍陽桂則鮮之長年挽者桂則蒙之童僕林立桂則遈之肩輿爭灘桂則截之此其功可勝道邪客曰有六二十佳話乎曰傍舟太湖風傳其香不見一花湖倫之下有船一隻挽子一升蘿一斗一大斛一擲之販花翁也

西湖月觀

甲寅居堯峯登妙高夾太湖手孝寶雲泉自龍洞下瑯玕夾流水侵于枕簟深夜鳥啼四更比月游魚欲躍假寐未遑曉烟如抹風急雨來四山暝合泛石湖楞伽閒十里嵐光天長水遠以此貪戀家山唯西湖舊游小草未削初夏日長簡付剞氏嘗謂游山水如睡臥記述如作夢嘗其夢時好醜皆夢一經改竄情事倍佳無乃非昔夢耶旣編補視爲据月觀留作湖上一夢

初四月紀

癸丑秋八月暮維舟棕毛場步石函俛見湖光遲棹斷橋傺叔一峯送影湖面紅衣落盡遠水一枝藕花泊妓依稀太守昔年西泠橋下問水雲寬窄落日銜山波波擁紅鬢夾綠陰斜入外湖青蒼異狀騰焰短矣月乍鉤草欲碧一半勾留逆鑷上下極愛雷峯蒼立

初五月紀

自溜水橋觀慶忌塔昔要離誘入吳因風勢以矛鉤其冠而刺之葬此咸淳閒怪物浮水若鐵梢然其西鄰侯橋石函入下湖問趙宋諸貴人墅僅餘花園老卒歌一篇耳寶所山奔水導逆以海潮余坐落星石漱一勺泉下大佛寺萬柳成幕橋左斷寶雲山之東宋家花如錦曰錦塢及上秋陽臺淒神寒骨海風四起月到望湖亭誦前人語西湖淺覩空濶納光景而涵烟霏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酒空急抵昭慶岸沽酒

初六月紀

汎曉湖及湖巒光盡紫海雲未斷出寶佑橋卽橋紅袖青旗總宜園名涵碧橋名彷彿覩之孤山巋立長烟初淡山水未深余觀第三橋碑不祀鄴侯今與白蘇處士四曰四賢祠然范文正張忠定朱徽國不宜入耶其巔歲寒巖樂天就四照爲竹閣而麗農樓快雪閣萃其勝南陸宣公祠今益以嚴光林逋趙忭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宋濂王琦章懋陳選陶大臨又南六一泉東坡先生惠勤上人哭歐公處也孤嶼

飯罷送客上湧金門泊藕莊飲雷峯下南屏拱峙壁翠落蓮花洞口久之乃歸皐亭諸山飛蕤如亂雲補兩湖之缺手折蛇行與燈明滅在孤山語處士曰有是哉處于清濁之間歐焉蘇焉范焉白焉參寥焉慧勤焉甚之而葺后焉賈似道焉

初七月紀

殘醉未醒閉戶作句客作竹兟飲池塘蕭條夜深與客過溜水橋月漸低急放舟十錦塘月影

半浸湖如擎寶幢卽之微縮斜下如懸指漸一指片指俄落寒潭光經時不散桂輪自水中央的爍兩峯高處月在天而半在水而圓比于山高月小余進一籌矣

初八月紀

行唐刺史九里松下長晝風雷江濤夜合隔林先作雨昔吳說書額高宗揮數十幅不能及夭矯作勢萬乘碎易松旁麯院宋取金沙磵水釀官酒由合澗北自靈隱南自天竺登北高峰山起歛出

睢跨富春控餘杭局結錢塘突爲峰鳴雞見沮升盤三十六灣而陟西望羅刹逕接海邑郡城飛來峰樹自崖谷擢起根生石外翠毵蒙幕鳥悅山客開洞曰龍泓宋丁翰之月夜集鷺處問靈隱浦帷流泉淙淙跨澗一樓亭冷泉于巖面寺暗林香青林洞之北昔人長嘯集猿呼曰猿矣爲建飯猿臺逐侶出雲呼兒歸洞最宜向飽氏山房一聽猿啼松落三竺之勝亘數里自飛來轉寺後如伏虬飛鳳稽留峰介天竺之中遥

響飛空歸流欲瀉大悲泉流講堂下空巖懸乳幽淙嶺在其東南深壑巉巖州叢石夜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左逼障右臨溪而活沙塲滑善崩上天門湖海一色矣自錦堤歸忙上保叔塔觀落日山高峰蔽冪見紅霞數道到寺門海日蒼黃倒影余乃自梅花嶼之北婆娑深樹旋下客舟斷橋賓月忽被孤山一角水底影破則狂叫月旣下偕琴僧過第三橋道人臥呼之不出譏王廟後六一冰臺攀而上彈雙清一曲水靜夜

游魚不出波淺舟閣一夜凍湖心笑前人行過
畫橋天忽曉誰似我中流自在須臾漁燈影綠
樹數峰送青雲起如烟易小艇傍湖心亭杲杲
日出

初九月紀 是夜雨 是日觀百妓會禮十廟湖心亭看日出故亦書月

錢塘門百妓會十萬人家市聲到海皆成紅霧
俄見飛騎者入石榴裙擁始由鎮海樓上子胥
廟山自天目翔舞而東潮于鳳凰薄湖掠江左
折吳山江介海門昂首穹脊掉尾內向道士曰

晉天福江水溢寶達呪止之夢偉人曰且聞命
矣予笑曰豈有地老天荒數千年怒不少殺而
擊山破岍者哉所至前瞰江後俯湖則三官廟
最風搖泉韻淅淅出石罅覗之既靜其聽始遠
則青衣洞最雲開山露雨過竹涼高見滄溟則
雲居菴最巖竇窈窕秀石玲瓏鶴髮龍骨蹣跚
其頂壽藤怪蔓羅絡蒙密于霄之木根不土茇
寒泉滴瀝乍繁乍細賁石篝燈十宿洞中不能
言去則瑞石山紫陽菴最昔人云石者山之滑

猾也吾獨取夫怪怪奇奇者焉彼固化工之所
深寶也譬之于士亦豈以狂狷爲非材也哉峭
削凌空白露夜滴則棗駝峰雪風洞最若夫三
折肱而凌霄則其人殿庭一樹最蓋仙窟云丁
野鶴蟬蛻鬚者尚奕奕永樂間御書招張三丰
不至今塑三像祀之坐立臥余謂夜靜何人吹鳳
管三丰臥也霜林葉盡羣峰出三丰立也肯與
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三隶
坐也

初十月紀

泊岳墳三橋三妓騎嘶綠楊白衣躍上捷如飛
兒爲浮數白巳送客湧金門滑波遠烟一片紅
粉銷歸何處中流忽聽客呼遂上其舟又是一
番泡影矣

十一月紀 是夜微雨

鎮海樓之南爲寶山誦子瞻詩野客歸時山月
上棠梨葉亂瞑禽呼及同秦仲二子游云平叫
巴報百吏散意即其几席湖山簿書魚鳥處悉

玄妙觀問洞賓題蕉處一龕烟火而已白馬廟折而西曰七寶山少游夢天女求贊維摩像處昔雲闍黎居山坡入方丈小院見其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葢不出十五年矣後贈以詩有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句余謂作吏如子瞻可以游釋如雲闍黎可以從吏游

十二月紀

清波門折而東南曰鳳凰山左江右湖千山軒翥其麓爲萬松嶺唐宋州治即錢王故宮云宋

遍大內碧瓦鱗次植日本松作觀堂三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與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一溪通小西湖亭曰清漣萬松入蟠介亭諸勝皆列皇城之外汪子皆禁籞紹興禍解陳修表蔥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乎書懸壁然淳熙閒弃宗及皇太子朝上皇德壽宫爲泛湖觀潮亦盛事云嗟乎韋后不挽欽宗之輪而一日存誓豈于道然及乳母抱度宗行廊廡手粘一塔影歎宋家無復生氣弔閻貴妃詩南宋可憐無故主西湖空自夢朝雲悲夫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爲勝果禪寺臨江突兀南連秦望東亘吳山笑語落富陽月巖最善中秋清輝滿隙如合璧左爲忠峰宋殿前司營在其右石筍林立錢曰排衙白塔小竹石壁夾道古石衕云樹散雲收虹殘水照歸由湧金喚渡得月柳洲亭白雲滿川飛浮來往水皆縹碧

十三月紀

參寥泉（舊在孤山從築于此有泉出寺後仍名參寥焉）西爲宋布衣岳

琚祠又西爲錦塢其巔初陽臺葛洪吸日月于此鷲飛作危墮勢峰拔地削立數千百尺龍爪拏攫鑴洗萬古如新每作雨崖鐵色紫陽先生嘗提舉浙東法得祀祀其下葛嶺之上舊招賢寺白樂天詩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子瞻入壽星院悟前身曾到此昔似道蜿蟺彌遠架廊疊磴而趙紫芝與葛仙翁並墓其可不知後人如何作眼寇萊公集被賞綾千段喈

桃獻詩萊公歎然及駁嶺南道杭州桃疾曰叢我天竺山下樂天拈花為喻子瞻拈身為喻舊桃拈纖為喻皆老禪也又聞坡公仇池筆記杭人喜食鵞日屠百湖上夜歸百鵞皆號若有所訴嘉靖間侍御令巡官日報屠鵞之數日屠幾千三百有奇噫坡倅杭時戲語酒食地獄高麗灌之獄為一空今鵞獄亦宜空矣晚上湧金酒舟歸自昭慶步月曲港湖艸層委聽小橋流澗立斷橋湖舟不行穿瑪瑙寺抵石函橋皆作牽

湖水空明荇藻交橫

十四月紀

從野堂諸君子與偕儀伯季生玄暉君翰修止曰放星芝子懸約余由昭慶寺夜取徑桑堤山園樹周西湖如艷妝山陰如翠幃深處此中蘭湯浴罷時也月皎甚移席廣庭山如碁布職巖而崎為態舒緩草木蒙籠空青微出飛鳥時歸紛紛點石儀伯歌與偕和出門四山如畫風露浩然行十里至渡頭返曉起讀行卷唱吳塘海門飛上明月

十五月紀　是日觀潮

浙湖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或曰浙去潮近猶龕兩山橫鎖江戶衝突飈激他江去潮遠湧水而已余觀潮兵馬司前目逆海門兩山嚙合士女雜浪花中日下舂玉抹烟屏如驚一行甜萬松嶺絕巘左一亭秀出巖阿俯湖瀕海西湖雷峰如坐如臥松濤峻絕若斷虧透迤表忠觀讀子瞻所書記余謂千古絕得意之文其次諫止高

麗王獻金塔疏莊嚴有體二文並得之湖文章有神矣古云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坐靈芝寺門錢郎王祠永流寂寂俄見紫雲萬重荇藻鷗凫皆染絳色數聲鐘磬千頃空簇放舟錦堤樓舫齊垂楊亂拂紅妝吳姬半酣清謳凌于波上棹湖心亭吳越勝人各集豔姬嬌兒未幾歌漸杳月影在地繽紛殊狀余乃借客自六一泉步西泠橋選樹四橋以下湖光深靚澹不張燈金沙灘戶微

鬧木魚五橋更籌亂六橋淨慈鳴鐘堤有行人
還第三橋保叔昭慶鐘鍠相荅行十二里而天
晩遠烟微出海面
按堤南一橋曰映波對西岸六橋舊有旌德
觀先賢堂觀本定香寺寶[illegible]京兆袁韶改
建有虛舟雲錦二亭祀許由下四十人曰
仰高祠花竹縈紆小山曲遷 二橋曰鎖瀾
對西岈五橋舊有湖山堂前擁雙塔後櫃兩
峰四望洲回浦合三賢堂祀白蘇林三公
蕪夢園集　江二
三橋曰望山斜對西岈四橋水曰花港舊有
雪江草堂　四橋曰壓堤對西岈第三橋舊
有崇眞道院石臺籠燈以照夜船水仙王廟
亦名龍王祠以樂天和靖子瞻附祀兩廡并
曰薦菊取蘇詩一盞寒泉薦香菊　五橋曰
東浦對西岸第二橋　六橋曰跨虹斜對西
岈第一橋稍北為西泠橋
十六月紀
曲延祥觀眺竹閣故基孤山後昔人祀樂天處

妓故園沉紅眠綠樂天去後倩妓傳詩耳西為
宋洪忠宣祠又西鳳林寺鳥窠談禪處也予笑
白蘇兩公日與湖上人家雜處不撈官長湖光
瀲灩如几案間物鳥窠猶向樂天愁心火相搆
識浪不停豈其胷中著一西湖耶棲霞嶺下為
岳武穆王閱新碑獄卒隗順負屍踰城至九曲
叢祠潛瘞之以玉環殉樹雙橘識焉今并祠云
其又西張憲墓夜闌飲垂虹橋須臾移第二橋
斜望西泠孤山霞起空山響木魚海天欲紅是
蕪夢園集　江二
夜游裏六橋
按楊公堤裏湖西岈也太守楊孟瑛既開西
湖遂築此堤增建六橋然近北山三橋宋時
已有之楊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　第一橋
近淨空院玉泉之水出焉曰環璧西通耿家
埠　第二橋金沙灘之水出焉題曰流金西
通麯院路游靈竺者停橈其間　第三橋近
龍潭有時祥光浮水曰臥龍西通茅家埠
第四橋遠丁家山而東浴堤屈曲蒼翠掩映

題曰隱秀西逼花家園　第五橋西把高峰
舊有景行祠西逼麥嶺路　第六橋從定香
橋而入近發祥寺虎跑珍珠二泉之水出焉
曰濬源
十七月紀
仙姑山入青芝塢觀魚玉泉寺泉溉千頃靈鷲
寺在其後北爲法華山而西溪秦亭則法華之
分支也自行春橋出蒼烟老木間爲九里松余
與客品松選奇輒狂呼林谷浪花仰激琮琤谺

路共南爲仙芝嶺而令瀾橋峙飛來峰路户冷
泉一亭清輝如昔偶憶樂天招韜光入城光不
赴荅詩及黄紙詔下僧徒悵望歎違宮不下山
山僧不入城便是清凉世界始從岣嶁山房山
半峰高百盤泉數十折長松夾道引竹流泉散
如飛雨豈紅薑紫芽能敵月下碧天哉菴有金
蓮池純陽殿觀滄海日出堦前秀靈艸芙蓉數
朵開屋薄老楓落紅滿地世外春秋艸木自寒
煖塑像絶佳仙自塗抹雲氣自此陟風篁嶺林

壑深沉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絶嶺故
叢薄荒穷元豐中辨才淬治潔楚坡云天竺已
幽阻風篁更盤紆者也片雲石之上曰獅子峰
高出羣岫可瞰江滸天竺諸峰叠繡如畫辨才
送子瞻過嶺有過溪嶺辨才老焉曰歸隱橋語
坡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曰二老嶺其下
宋陳剛中墓建炎議恢復與張子韶等七人共
謫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蓋
足壯也片雲與衆二亭甃池構石彈碁流水龍

井大樾幽古石鑑平開閒花寂艸延緣其傍鳥
韻相荅水東出茅家埠入湖古人云西湖之西
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間盤幽宅
阻嶺之左右大率多泉者也其左爲神運石龍
井之上爲老龍井人烟曠絶一泓寒碧盃大海
塊長江西湖如鬚髮諸峰膝行匍伏僅見天目
翔舞一帶人家茫茫烟雲海氣烟霞石屋十里
桂花撲人游裾道旁狼籍亂插枝頭士女賤鄙
土已薄暮道太子灣西玉岑赤山之間惠因澗

鋏櫺鎖蛟高麗王子導澗中水甃池轉輪色施
藍獅象含雲氣定香橋至四橋月上全湖金紫
垂虹喚渡抵昭慶

十八月紀 是日觀潮

九溪十八澗倂江干游屐鮮至古無咏者九溪
在老龍井之南其西爲十八澗𦵏烟霞嶺之西
溪環者九水出江而北遶龍井十八澗則徑彙
五雲山雲棲寺昔栁千㕓記楚山石曰以慰夫
賢而辱于此者又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

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予怪其言若梳
固多名人卽賢而辱于此者豈在石下哉是日
也憇漾碧軒金蓮數畝有鳴栁載紅裙曉渡鷲
破白鷗徐行定香橋張伯雨搆水軒夾赤山浴
鵠溪水下烟霞嶺卽山左麓闢犖确爲徑杭越
諸峰江湖海門在指掌洞曰水樂泉自頂下山
之窪伏流飛注水波皺而聲漸激東坡詩慣見
山僧已厭聽惟餘海月空留照熙寧間鄭獬名
其洞云旁小築幽絶水樂洞在烟霞石屋之[illegible]

惠因澗北爲于忠肅墓蒼松一帶間以疎篁自
六通入定光寺飲卓錫泉出麥嶺有氷雪堂再
經龍井歷九溪峰窮水盡白雲自開山如落鴈
蹲鴻每一澗鼻口相呀蹄股交峙岸之突而出
者水縈之如若龍蜿骨環數小橋峰若起若斷
艸樹蔽翳巖下磈礧多千年積雪有門半掩竹
數畝法雲泉自嶺下凝乳花泉甚白度閣數楹
小龕坐臥佛石居焉出沒煙扉閒而光影在澗
出復尋澗往山容舒卷澗分近遠履平地如深

洞凌高則作琴筑聲麓漸平潮泥浸野田江尚
蔽領洶湧作遠勢出六和塔則越山樹木人家
影江面方候潮乘間入虎跑泉宋學士以僧披
法衣焚呪久之泉乃出爲作記不審南岳童子
遣虎移泉視性空權力何如哉出六和塔口初
由月輪望潮頭余從轎上觀自六和至白塔嶺
立峰際百越山窮潮頭九折天風吹海立孽赭
龕直入富陽銀龍砰砯右望則大山蔽江一面
直掠而上猛過西陵潮頭漸隱目送數十里始

知是嚴灘氣始平江舟盡泊共稱只魚龍朝暮
把一江秋雪余乃起客招且暮以拒上慈雲嶺
其南為龍山自天目分支沿江而東局結于此
望太極亭八卦田王伯安書院伯安寄汝中感
探天眞之樂以此至湧金與人呼渡余不可與
途異風作湖為推浪絕行舟道錢塘門月上矣

十九月紀

客邀上青翰舫抵湧金燈火遶問水亭晚渡極
喧榜其亭云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

時予笑云只有六時耳那得有十二時夜訪小
蓬萊飲極酣臥舫推篷拾斷橋殘月

二十月紀

曉入靈芝寺為錢王故苑憩彭祖菴故宋聚景
樓前學士橋鍈嶺諸山之水出錢塘門輸委西
湖必經橋下其傍仙姥墩姥採百花釀酒仙後
十餘年賣酒洞庭云南屏山羅漢室錢王夢十
八巨人隨行一僧手像五百尊而化去宋表為
山淨慈其一丞相鄭清之記雙井理宗書額

車輦經行處也蓮花洞戶居然一亭湖山在廬
萬工池千年古樹交柯積蔭旁激洞石如研雷
宋乾淳舊賞曰小蓬萊在雷峰塔畔故內侍甘
昇園峰類劍雲喬木欒櫨槎于石盾有理宗御
愛松由藕花居而出林亭幽雅兩山岸湖皆饒
別搆北山雜帀塵中如石面橋石磡木瀏居
架木幾不辨山水南屏一望垂楊蕭疎可愛余
又臥青翰舫居荇藻中以此乙適之味令人意
遠折問水亭而南為孫忠烈祠宿舫中四更喬

嘯月臺晨起掠艸滿湖長堤如烟雨微見綠
崚嶒湖面

二十一月紀

棹昭慶看錦堤走馬堤盡一亭出憩金沙灘西
湖以諸泉勝泉以龍井勝故金沙一帶皆流泉
邃境第三橋歸追月玉蓮亭宋競渡奪標所次
此游春水梅花輸一著耳然當以九溪十八澗
勝之應為西湖樹我一標

西湖雜紀

初四日至棕毛塲散步石函橋俄見湖光如蓬
故人狂不自禁急呼小艇添其所之　十九日
暮已買歸艎立昭慶湖畔見淨慈一帶巒翠欲
滴湖舍夕照逕渡湧金聽歸人爭渡再宿青翰
舫樓月落枕上縱葦望湖亭將曙而別　四老
目抵湖是夜月初九雨初十月十一微雨未霽
之廿一月看月湖心十七夜宿湖舟三觀湖再
聞淨慈晨鐘于定香橋一六橋天曉一畫則極
前人稱花桂子之勝編月紀之留作湖上遊事

[illegible]嘗出湧金門北爲柳洲問水三亭問水即宋
豐樂樓址柳汀花塢歷欄檻前兩高峰夾笈歌
漁唱一時會合　臥青翰舫保叔一峰在于枕
簟推牕視之斜對斷橋惟見掠艸滿湖　西泠
居兩湖之中花明如霞雜以灘瀨　觀月三橋
梯上漾碧軒水淺舟閣一夜凍湖濱　雷峰塔
老蒼突兀如神人搢笏　十五日看潮歸歷湧
金錢塘清波三門遶湖紅霞千萬層倒浸湖底
[illegible]蓴菜自蕭山惟湘湖第二第三橋近出蓴菜
下湘湖手擷之　方弄水中月影忽被孤山斷
其一角　三潭印月舊在湖心今爲葑泥王洧
詩塔邊分占宿湖船實鑑開奩水接天　中秋
夜余行第五橋至六橋聞淨慈鐘還四橋保叔
昭慶鐘鍠互答　曉看孤山漂絮美女嬌鬟逐
電追影至第三橋盡矣金沙灘一帶流水無人
偶見金蓮半畝中紅裙曉渡　曉起海雲疊山
烟烟蘼曉炊亂海雲猶浮其上　自龍井歸至
第三橋月始上顧視湖平峰峰盡斂

一陽山社二十八則

一邀太湖以迎落暉

箭闕

一俟天雞以呼曉雲

洛日亭望海中出日

一撫晉栢以吸龍茗

龍塚之傍有泉有茗皆日白龍

一掬耙石以摘仙種

耙石嶺仙人種玉

一次雞峰以伴羽客

雞峯洞羽客幽棲俱舊題

一憑滴水以瞻桃姑

滴水巖之左有桃姑洞

一枕爐峰以恣野眺

箭闕下有香爐峰

一酹公孫以奠忠魂

吳穀、孫堅於蒸丘即陽山

一訪元發以破巨浪

坡公集滕元發破浪相訪使人神聳墓在

陽山棊塢

一戲鯉峰以候龍鬬

宋陶弼於此山觀雙鯉戲老父曰龍也行

且鬬君亟去是日覆舟弼免

一弔顧元慶岳岱以徵修綠

山房名修綠元慶有陽山新錄

一讀白龍以核建置

龍母廟在西隨新祠在澄照寺前並存

一嘯鶴山以逆令威

東北白鶴山丁令威宅有丹井山產白塔

一考書堂以遲佳客

宋端拱初謝賓客濤講學於仙泉院之西

廡

一枕巨巖以看飛瀑

滴水巖四時不涸

一移襟構以顯石壁

山峰催石壁最佳王文恪易以長雲今為
屋掩欲盡出之
一扁學易以平愛僧
李嵩隱山玩易有不綠㰙出忘巾櫛免得
時人有愛僧句
一理艸堂以新唐句
山有顧鍊師艸堂唐李頎贈以詩
一默禪誦以紹淨因
正德寺僧道昷瘖誦法華每入城持諷數

周
一訪古墓以祇先哲
吳爵林太守陸績漢豫章太守陸烈山陰
令陸寂宋鄭虎臣滕章敏公元發王節愍
公倫又有瓊姬墓夫差義子塚一十八所
節愍公死於金其子負骨以歸
一坐雲泉以攝八景
雲泉在大石石若頽領斷鶚黃姬水八景
曰拜石軒毛竹磴招隱橋㽀晚屏玉塵澗

青松宅楊梅㵎款雲亭
一臥山房以譜十友
元慶大石十友譜端友石屏陶友古陶器
談友玉塵夢友湘竹榻狎友鷺鶿直友鐵
如意節友紫簫老友方竹杖清友玉磬默
友銀潢硯
一審山衘以稽古鞏
陽山背陰面陽山如石砌曰甃陽山一曰
秦餘杭山一日萬安山四面若飛曰四飛

山大峰十五箭闕為絕頂晴日望海中羊
山春秋曰蒸丘又名蒸山產白玉脂曰白
墡山吳越錢氏泉出寺生千葉白蓮改仙
泉寺宋祥符勅額澄照寺又為白蓮禪院
白龍行宮靈濟廟今載祀典
一延淨侶以度徃生
一臧奴子以靜山靈
一橐餘糧以施鳥雀
一訂佳節以盟蓮社

九月八日爲始十五日止

一全古墳以勸好事

陸贄𡊮墓在陽抱山陽山西支壠元朱德潤母感夢止穿壙後德潤官翰林子吉仕國初清顯又朱靈剛穿光近陸塋夢云此太遏能相讓當有典者既而子狀元希周生

湯山社則終

登陽山絕頂觀落照

嶺外孤亭攬翠開天風吹上四飛臺行如鳩鵲人持杖履曳星辰海一杯

突兀飛亭倚漢斜接天波浪欲乘槎低峰忽起千尋勢片日驚吞萬丈霞

太乙仙人嶺頭遇凌空賦就驚人句長風吹落半天雲幻作芙蓉插千樹

山僧指點面牟𡽪龍母祠前曲水分欲爲故人留落日猶堪持贈數重雲

白露蒼蒼溪處莅平田漠漠遠無涯四飛一闋雲爲補九日明朝帽欲斜

濺濺蒼霞滿䄂斑泉聲落石聽潺湲老僧昨挾江濤至却傍陽山說蔣山

月滿空山夜色蒼碧天無際思茫茫風高古木喧龍子波繡珠宮駕海王

禪房夜坐

山童滌杯進茗老僧揮塵談空一室半開天趣千巖忽響梧桐

長雲僧舍和韵

絕巘懸精舍虛堂白日閑無多牕外樹不盡眼前山碧水沉湫冷蒼雲點石斑儘看留客住何必鑰重開

觀音巖看月介公至

風前欲自笑雲外若爲期忽報山僧至山深知未知

空翠庭梧桐

梧桐何太瘦亦在萬山巔月落空庭處迢迢下

遠田

箭闕月

缺月掛箭闕前村漁火喧秦王不敢射缺月月將圓

玩月後山房剪燭邀諸君子修蓮社品山中位置時廣德友沈君翰次日行

天近邀雲坐風高蹴月行山空心愈淨松老韵俱清江海原無相兒曹也自尊蘭芬聯左席玉露滴前楹下榻秋分夢鳴鐘夜課經禪龕合竹

隱漁火過溪熒未着觀空眼偏饒度世情幾年學面壁今日反浮萍無菊堪酩酊登高憶弟兄茱萸緣岫采薜荔援墻生琴動禪心寂棋敲鳴樹爭且因燒燭短莫便賦詩成掃葉頻吹茗披箋爲引瓊尋香花影宿擊竹落筠輕惟石藕爲供香厨芋作羹伊蒲和露煮丹井搗霞烹咫尺風塵迥蒼茫天水幷偏宜秋夜永喜共故人賡方寸惟杯酒寒楓染去旌相看誰獨醒萬丈只孤撑曲沼開蓮社空林訂法盟山山將賀九樹

樹盡和嚶峰闕綠嘗滿忙還閑自評飛方論半偈月已過三更烏奏花間漏霜分殿角鉦俄看千萬頃紅日爲誰瞪（高季廸詩但覺羣山總在下生撫其頂同兒曹）

賦罷硯有殘墨再作一律貽嚴玉式望亭建橋未就併詢之

身上最高處馮虛屬眼寬月來滄海白秋老洞庭寒水落飛虹迥天空度鵲難中山有蓮社欲解故人鞍

臥起

兩離兩坎極無極無極元來日日新不為風塵
伸赤手常將天地照人心
長雲峰下臥崧高一夜天風吽海濤笑指坎桑
懸赤日未醒塵世利名曹
亭開山頂山還闕日入淵沉淵又生不向此中
清徹骨青天相對只盲行
離九天南日最尊如何浴日在淵澄淵淵徹底
藏根客身坐雲霄巳萬層
登高莫笑世間迷斗柄茫然東與西急東道衣

捫蘿梭錯尋海底又前溪
以手指月月在天以波印日日在水碧蒼繡出
千龍鱗海嶠未離君知否
擁被天風臺候日
擁被跏趺坐蕭然一鳥鳴波雲猶半黑天水未
全分風樹搖星影平疇拂鑑明赤城疑漸近湖
上小山横
海日
中山清漏徹蓮花翠冷噀阮濕露華杯引滄溟

分席近杖携星斗過簷斜夢回兜率空千界日
極扶桑爍五霞一自咸池歌浴日天雞呼醒萬
人家
歸舟慶西山廟橋成謁晉王司空祠擬作
銘
有廟維赫有橋維屏僧彌難弟法護難兄不家
於家乃家吳氓祀二公者非公寧馨惟德是念
非拾無名千載之後蔚有鉅卿墜崖危磴不令
不寧濤飛樹杪涉阻荒荆相彼樂國憚於太行

濺平鴈齒亙扶魚鱗星梁斗柱銀漢式憑雲濤
雪浪玉虹崢嶸司空執劒司徒鳴鉦聳立其上
揚旌拂旍駿惠南國麗牲貫星三秋月色半夜
鐃聲尸祝湘澤（楚張司農重建）以莫不增樂奏笙鼓勿
替雲仍履安思危為善如登
九日曉登陽山懷黔中高明柱 有引
憶中秋與明柱飲酒仙祠歸舟遺其巾以
十五綱而得之酬漁父三百明柱東云不
佞輕萬里而識荆致先生非九日而登臨

但網客索貲太奢殊非江上丈人風耳塒

明柱在天目山馳訊却寄

旭日亭亭護曉霞懷人極目各天涯却追落帽驚龍府飜使懸旌望海槎嶺外白雲天目鴈樽前黃菊洞庭花君來萬里交情重烟水迢迢隔漢巴

附陽山龍母塚考

東晉隆安中山下居民繆女及笄出行暴風雨立龍塘側俄見一白衣老人與語歸姙父母逐

爲丐明年三月十八日今龍塚上產一肉塊居民棄水中倏焉塊破化而爲龍夭矯母前若有所告其母驚絕於地雷電飛沙折木咫尺不辨既霽但見白龍升騰而去衆乃厚瘞其母祠之山巔恒雨暘禱必應太平興國間建廟山南曹巷熙寧九年遷澄照寺東隅建炎間主僧覺明新之相傳龍子以怖死母故謫居瀟湘每歲是日必歸山間風雨凄冷胡偉碑又云每歲誕日龍歸省母前期旬日天氣肅寒四山烟雨乍晴

復合正誕之辰龍必見形或長身尋丈隱於衆山之上或小如蜥蜴依於廟貌暴風雷雨澍溝號木則其驗也紹興十九年六月某日奔雲毀鑿盲風驟雨捲去女牆數百丈居人余氏吸入雲中負販者吸而復墮無傷焉有士子焚諫書祠下乃稍止昝有白鬚老人至鎮江買船自云從長沙來與船人錢十千約其至蘇州陽山看親處還登舟即今篙工悉睡日暮抵滸墅舟人至山下於廟中像前得錢五寸貫乃以錢設僧

供辭謝而去大吏以聞紹興二十九年四月賜廟額曰靈濟乾道四年詔封顯應夫人我　明華夫人封號止云陽山龍母之神每年誕日張鄉畢集祀龍母於東祀龍於西率以爲常謂之龍生日按宋范至能又以繆氏爲邢氏羅春伯見聞錄諸書謂湖廣長沙瀏陽道吾禪院旁有龍潭即陽山白龍所居而海鹽乍浦之陳山有龍湫揚州與化之率頭湖有龍潭皆此龍別居云

陽山龍母記

陽山祀龍母跡甚異其有關於犧人甚大龍而娃之母之子之白衣語而娠娠而棄之塊而龍之母死而塚之祀之自山巔遷曹巷再移澄照寺龍去之楚廟食長沙誕之月神具來士女咸集頗恠然晉隆安以來未改也尤異者白衣搖櫓長沙僅一夕而泛吳門仙井濯鱗帥漕率兩邑而與神物紹興己卯所部以禱雨聞乾道戊子守臣以加封請於是額曰顯濟褒𩣺應夫人

云國朝大學士金公幼孜文定吳公寛雨泉陳公鎏幼海周公天球皆記之宣德五年太守况公伯律奉璽書減荒賦百餘萬積歲大稔終周文襄之世餘米满倉而神與之語嘉靖間顧齋徐公居秋祭吏循例請委小吏公毅然不可而神又與之語此二公皆夢也夢見於郡侯何居且夫躬祭而有年者顧齋也方出郭而雨者弘治孟郡公俊也意疾痛則呼父母豐年則畀祖妣猶與享之乃以成熟報歟然他人夢夢二公夢

醒神有語有不語耶居民上神所不語蓋有異於祀者矣况公齋宿而夢徐公夢白蛇游於庭己謁廟壁上圖白龍而驚報祀也周室中興旱旣太甚至靡神不舉呼羣公先正莫我聽聞堂事神別有道歟記稱龍去其母若有患苦蜿蟺二郡庭若有控訴今此下民亦有訴也若役賦甚或又曰龍夭矯飛騰鼓雷霆潤風雨奚患苦之有寢與之間乍往乍來楚天接滕奚控訴之有然且有苦也有訴也况民乎雖然龍亦有異

之責　天子獨憂於上賢能協賛於下扶杖携幼思見德化不呼龍誰呼哉嗟乎今之爲龍亦難遺秉宿穗降福旣穰穰矣公私之積皆空徒嗟瓶罍豐凶之粟茲貴空羨倉箱吏茲土者難龍子龍孫晨昏之際職思其居亦不易也竊願龍爲其難爾嘉靖之役鄉紳袁公祖庚爲之猖夫出雲雨與出金錢孰易也

堯峯山志序

讀書堯峯之巔自石湖十五里山水廻合初抵寺白浪千頃疑震澤有峯遠秀疑縹緲山僧曰此楓落吳江也郡諸巨浸也松之泖也突兀如神人虞山也美好如姬黛玉峰也又數里陟妙高峰三面太湖而穹窿陽山率靈巖諸翁障其後稍下多景巖西山點點漁郎竝坐又嘗妙高觀落日湖山一島桃浪一葉皆含靈妙其了無意况者彊畎耳溝池耳村舍耳夜半月華如雪

湖天淼淼向所鄙爲田叟野烟牛羊下來之陬無異萬千頃之洪濤也余無以名堯峯惟記在山中作續詩餘序云始見松陵之城郭若罷山同里諸浸焉澹臺寶帶積沙陳湖之濱焉泖湖若練玉峰若環橫山若盤穹窿若賓陽山若拱虞山若垣錫山若龍上方若腕石湖若盃焉自青莎塢萬玉限而上浸吾腹者三萬六千頃也半焉泛若鳧凡三十餘峰焉荊溪之銅官雲卅之碧巖如鵬決起焉天如薺焉舟如月焉日月

復龍母舊祀記

陽山之有龍母塚也自晉隆安始也龍子廟食于長沙以三月十八誕龍日省母士女畢集晉以來未之改也祀山嶺千有餘年其始遷山南曹巷自太平興國始也再遷澄照寺紹興己卯帥漕以禱雨聞則曰龍濟乾道戊子太守姚憲以加封請則曰顯應夫人　國朝一祔於况公鐘宣德五年學士金公幼孜記之再夢於孟太守復弘治庚戌吳公寬記之三歎於太公徐公

節嘉靖壬戌陳公鎏記之自徐公後又二十年鄉紳袁公祖庚倡助周公天球記之滸墅戶部張公節太守朱公文科二守孫公成太吳邑侯傳公光宅告成事今距之又數十年諸文學鍾門以請余喟然嘆曰龍而姓之姓而繆之母之子之肉而塊之塊而龍之龍而自之母死而去之去之楚而誕之日鼓雷霆來之异哉异哉以爲異也碑記所稱白衣附楚舟紿儻直自長沙一夕泛吳門舟子入廟門風風雨雨儻直之半

並出焉落日之帆如雪焉霧霽見一頂焉雹起
閃一峰焉月上泛一波焉雲開獻一峯焉吾見
夫人嫁嬪焉飛塵焉而以拜石則神人焉袍笏
焉丈人焉一草一木皆頂禮焉新鐘鼓之聲壯
雲山之色焉凡此者皆天地之餘所謂旁望萬
里之橫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
黑吾乃忽然而捉筆亦如天之一非一南地之
影長影短箕爲傲客房爲駟馬而已竟終無以
名堯峯也

藏龍母帳中誰爲爲之乎後唐天成二年殺西
仙泉鱗物見郡丞楊杭帥端香鱗湧誰爲爲之
乎此二事一見於紹興庚辰一見於紹興壬戌
或又曰後唐天成二年殺西仙泉鱗時見窮有
感於雨太守之夢兄伯律奉璽書減兵賦百餘
萬神與之語葺祠後積歲大稔終文襄之世
餘米滿倉徐願齊夢白蛇蜿蜒庭中若有所訴
以語雨泉公秋祭吏請委官代不可見壁間畫
如夢爲之捐贖大有年事之以有禮報之以有

年而夢皆徵于郡疾病呼父母豐年畀祖妣其
猶與享之故以成熟報也居民上而神之所不
語大都縣祀不親鰥寡罔恤故他人夢夢二公
夢醒今東南力困粟貴十餘年神亟先醒龍昔
者有訴矣今此下民亦有訴也龍無意乎敬龍
必敬其民高太史季迪賦陽山不云乎中有一
泉長不枯乃是蛟蜒神物之所都

堯峰山興福庵齋僧常住田記

甲寅之秋坐堯峰而志之一艇過石湖觴我於清輝白雲相往還品峰題石或當暮眺星月相亂宿鳥撲刺予乃篝燈極思蹶起寘月太湖杵煑山泉朗吟於勸春之穡家夢之閣又時携短瓢與釋悟亮坐白龍洞言其師湛公葢百年來吳中緇徒行義高潔類師若弟者罕矣戲謂山畫石也石田可耕乎風雨欲來蘸硯池為寫贍僧田記去今十有七年卞何買田三百畝柴山

三百畝以崇禎戊辰歲八月得請於　邑侯陳公上請　大中丞曹公自津役之外捐其繇夫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夫不厲禪僧不蠹食舉甚光且天下半浮蠹與其食浮於人也無寧人浮於食方內外皆然而方以內似尤甚何也誦者居上爨者居下是食有別也孤雲野鶴一飽遲去是食有節也飲食豈細故哉堯舜在上登峰躡頂能無動乎當事之風厲遠矣寺故有寶雲敝衣糲食其道葢尊後有雲谷王文恪作

再游陽山記

游之難難於天初四日微雨乍晴得月次日又晴得日陽山鼎建巳載小志丁巳季秋自白塔嶺訪丹井龍張雙晴以待燭舉山之平此山四飛環山如魚之鼓鬐而鯉魚峯一帶噴沫更佳最宜黃昏作一幅瀟湘拖雨覿小憩禪龕為彈漢宮曲未終秋葉滿空階登臺一望峯如插天王文恪公所題即舊顏石壁處一片芙蓉泥以庵廁欲出之周浚蓮池待龍部說法其間鯉魚

峯而上有觀音巖稍進則亥龍石犢而還宜闌閣斯萬頃杯千山塊仍移長雲峯諸雜構布其間千古大快心事是夜為禪伯適禪為酒人適酒為琴侶適琴最喜作詩少耳五更綿絮裹頭捧一壺陽羨茶候日出執禮甚恭因憶去年此山中看落日會送友歸廣德余有欲為故人留落日尚堪持贈數重雲句蓋餞日也坐望海色漸紅紅光中如煙微抹海上山也蒸起而煜疑日久之未也初如一星甚爍曰日也又久之星

記云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亦多矣彼獨何
修有若易易然者乎嗟夫廢闕在縣寓而修舉
在佛刹士大夫靳膂力狃豢養而僧徒叩魚磬
祝太平尚其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哉

漸曲即日未也疑別道出左右顧日輪忽擁若
焰中磐盤旋浴同人驚呼浮空盪摩海煙直上
泉星如壁上諸侯忽然自解或曰賓之初筵雜
客無敢廁耳寺僧曰有住山數日不得覯或得
日風散之海與月混濛微見黃絕不類此日出
時海底如又日曰第二日余曰第一影耳始海
而湖千流見霱而絳始四飛之絕頂而石壁千
峯見霱而碧四飛有亭箭闕最高處余曰四飛
山名也亭宜一住有獅子窩如紫鱗徑極巉友

人負長拂髯闊步而下數百丈無懾色余與語
易之習坎曰天險不可升也正爲有脚力入開
一眼遂斂足逡巡禮白龍母祠龍之母繆氏產
龍而塚千此塚下方井即白龍泉產茶絕佳就
泉煑茶移晉栢下晉栢大四圍一本十四幹幹
如龍鱗疑即龍也不知何人伐其二幹龍歲一
覲母水深平地三尺寺僧棲於樓昨歲龍來空
中飛數千石塊下龍取晉栢一枝擲于某家園
中懸數十丈殿大圯余謂旱則禱神無事擻其

堯峰山

堯峰山在横山西唐免水院在焉今稱堯峯寺有妙高峯多景巖碧玉沼寶雲井白龍洞觀音巖已上存清暉軒偃盖松東齋西隱已上廢十景姑蘇志

横山週圍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楞伽寶華堯峰之類皆在焉其支隴傍出各立山名堯峰山在西麓堯時人民避水登此故名下臨太湖最高也吳邑志

壽聖寺

古免水院在吳縣治胥門西南四十里堯峯山唐末慧齊建院宋改曰壽聖寺寶雲居之弘治初落與文通修大雄殿觀音殿龍王殿東齋西隱住釋廣愈通震

露禪庵

在龍洞西南性公建下庵曰興福以塘名興福云庵在縣西四十五里宋咸淳二年性澄建吳邑志性公復之露禪庵有妙高堂大徹堂法喜軒

盧而不之討或宜開於主祀者以先圭璧之求然意寶閣成石壁出徐議龍祠矣

淨信軒七佛樓華嚴樓關王閣衣荷池漂搖池
二池余名浮青庵余名在鳴踏嶺一道吳山一道靈巖
住釋悟亮庵露禪悟維庵典福

吳文定公祠

文定公諱寬讀書山中繚以石垣皆公力也祠
在觀音殿之左有柏森峙曰文定柏志仰德云

堯峯十二景

清暉軒

在兔水院袁袠詩樹杪見風帆正對南湖水蒼
露臺芙蓉塔寶公塔也余名之上古清暉軒也樹雜崖
傾日月蔽虧余以題柏志其舊云

碧玉沼

在兔水院色如碧玉西南湖下有神螺

多景巖

在兔水院西南石廣而平甚狎湖山如吳江之
烟樹茗雪之雲峯銅官之落日石湖之雪鏡西
石之樵歌風烟舟楫水樹千重而白沙虛壁最
宜天山雪後、

寶雲井散玉岐搗寒余題

在兔水院寶雲鑿周益公南歸十景井其一也
徐中丞源爲之記

白龍洞

洞飛白龍故名釋性公創雲阿居焉其巔有望
湖亭今廢

觀音巖

在龍洞之北其巔二重更峭突叩之欲浮石
梁翠壁幽深奇絕吳邑志

偃蓋松廢

懷深詩寒松門底如張蓋

妙高峰

峰勢半落青天晴空歸鴈暮雲無極而青翰日
落深樹月飛空中雕梁也

東齋廢

王山人寵詩旭日散高齋王司馬世貞詩趺坐
看西山

西隱廢

王寵詩攀峰閣將夕又按懐深詩如今滿眼事
奔走欲向何人話此心生于東沒于西諷之也

鐵塔二景志不載○廢

王世貞詩當時鐵輪王建此七寶樹

半峰亭廢

蔣堂詩寶雲搆茲軒按引心不倦
鯨吸巖題石十六日涉園題石二十二勸春禬題石十四萬玉
限題石三十六客鴈塘題石二十四渡松壑題石二十四駐霞城
題石三十四薺月簷題石二十六天湧巖題石二十八青沙塢

無夢園集　江三　圭　堯峯山

題石十八家麥崙題石十四喧閣題石二十平盧庵題石十于定

登堯峰道六

陸道四

一從西石村至多景巖經家麥崙喧閣青莎塢
鯨吸
巖入免水院
一從西塢至日涉園躋百步堦
一從鴨踏嶺至觀音巖一
二從興福庵至觀音巖二道俱浮青庵㪍

水道二

一從石湖越來溪至王山蕩山欲盡而隱尾一
水涵之
一從木瀆抵興福塘按胥口之水至木瀆香水
溪出焉又東入跨塘而越來溪會矣

山勢第一

李彌大詩雲峯何岧嶤去天几幾丈厥向東也
山原天目發於陽山自陽山分華鹿而南迤邐
天平既靈巖別縣穹窿而東止楞伽沿具區堯

無夢園集　江三　圭　堯峯山

峰突兀焉縣石湖抵山范成大云行人半出稻
花上溪山廿里衣帶皆飛寒色
具區所見如莫釐縹緲馬蹟黿山禹期禹會諸侯此
夫椒敗越處葉余長沙亦曰長沙門衡武吳王養虎于此獨
小椒與椒對而差小大貢小貢思夫秦人採藥不返妻思之至死大
雷小雷兩山相對而不相見見則有風雷之異東岳西岳龜與黿相對
而差小三山相近東西日鴨山五石浮山五山相近猫山鼠山
對時如猫捕鼠謝姑小謝姑白浮歷耳筆格茆浮苧浮
青浮杜圻大都落日半哪峰峰巘睫恣觀覽矣

山一支自穹窿亘香高峰胥横楞伽白石黄獅
何至洞庭穹窿君也
山一支自陽山亘大石玄墓銅坑華鹿錦峯玉
遮白陽伱天琴臺高景天平支硎定陽山君也
横山張巨翼上方旁也
白石黄獅何四山不連如落星焉

水觀第二

水經吳萬水所輳觸地成川源太湖入海東入
于河爲三江鮎魚口非出至分水墩爲澹臺湖

而黄天陳湖獨墅尹山諸湖爲之滙自分水墩
南連吳江爲龎山同里其旁流汾湖泝横李東
通泖自沙湖轉而北則楊涇蠡口東流海虞之
雲和塘而崑至和塘自陽城湖並東入吳淞江
新洋其瀦太倉者自新洋江合栢家瀼夾鰻鱺
瀼皆在峰巔指掌未見者福山之道江梅里白
茆之道海然茫茫天水不知孰非海孰非江也
少讀宋單鍔水利志築吳江之千橋以通太湖
及從山巖一望城邑漂水而斂人夜火差擬洪

樽曉日露凝爨烟與水平矣
自胥口東出吳山之南堰于白洋灣其水淜瀰
折北瀦爲石湖
越來溪起石湖東沿至横塘一帶越自松江北
沿横山鑿溪入吳即此溪也宋參政范成大因
溪故城爲亭榭焉　吳邑志
太湖西首無錫東號松江南負烏程北枕大吳
其水發源有二一自西北宜興來一自長興山
谿來郡從長横水口流入吳淞江又東流二百

六十里入海　吳邑志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其水口在吳邑東南三
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
淞江古笠澤一江東南下七十里至白蜆湖入
海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
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胥口太湖之委自三江外
其支流一東出香山胥山之間曰胥口謂太湖
東邊兩山對峙南曰胥山北曰香山中一水自
胥口　鮎魚口自胥口東流北出　吳邑志以上言水尚枝故

悉載之以中外
觀最爲大也
鮎魚口矗于波面如鷺一行焉
王山橋挂月一鈎近之則滿
直星港如箭
石湖如盆盎

品石第三

世間有情之物莫如石以情生不以情死莫如
石余游西洞庭焉石公龍嘴閘須叟風湧千項
吐吞然不逮堯峰矣何以故開闢有堯峰而奇

堯峰之石自余始堯峰之示人少矣
按吳縣范志云太湖石以生水中者爲貴石在
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激皆成嵌空又按陳朱
太湖石賦駭立鷲犀低開畫屏素烟散而復聚
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狞
無狀雲飛乍起夫此沵庭中石渺自湖者耳不
知湖石往者皆有根抱雖拳石難拔其可移而
之庭皆蠢石也宣和朱勔造巨艦載一石入京
師以千人舁進役夫各賜銀碗并官其四僕皆

烟雨妙高觀落日微見數漁艇久之百帆出山
外有青山落日故人情以青山贈我也白雲自
怡悅不堪持贈矣
日將西下湖水半白帆如雪其矯舉如雪之飛
也
坐龍洞四野沓雲蒼山欲没大雷電熖長而聲
微
雨中松如泉下峽尤宜枕簟其聲厲而多思
曉白雲類繞絮彌巖谷間浮玄鬱霧散而樹沐

雨至谷響林偃樹如鷩鳥覡山綠烟淡抹夕陽
嵌之明月來時隱隱遠波欲紅日未見也
法鼓禪燈木魚清磬師也歸鳥落葉飛絮浮烟
友也鶯語未滑好花欲放佳樹春望
自寶雲井至妙高峰觀出日一徑也
青霞生餘峰經磬出半嶺
方春菜花開客舉一似余曰似菜花隔湖花尤
盛客又舉一似余曰似隔太湖菜花未審埜山
何似

承節郎及金帶劭遂爲戚遠節度使而封石爲磐固侯皆蠢石也雖然太湖石竒矣以堯峰勝之非居山一月不能知也

品泉第四

山泉數道喑度泺懸而下並美視惠山而饒平遠不品於羽隱君子也（泉每兩輕惠泉五分）泉既清妙遠道鮮汲聞有至者居人以甑甑泉（在資華嶺）應之日飲數斗吾事不旣濟矣乎　按宋蔣堂云堯峰有顯暹禪師別號寶雲因山閒舊井涸枯乃鑿

石造井踰歲僅成既冽而甘大爲叢林之利又曰今茲泉眼在軬塢則寶雲井蓋宋時所鑿而以僧之別號名井云

衣荷池潔菰池在露禪庵

松滋井在平盧庵

游觀第五

横山芳鄰也湖來妙高峰自穹窿而欲盡登横山而欲無盡

余居文定祠晨起赤日動千波吳江城郭皆在輿人曰行路難此最也以城踩吳山嶺以木瀆踩鴨踏嶺

游妙高峰有之多景巖罕矣觀音巖龍洞有之鮮吸以下益罕矣

余日夜者太湖無一字就得像羅處約詩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唐桂芳詩水潤疑無地天低剩有星高啓詩遠水初涵夜長天盡作秋

堪輿家言郡治正脉實自太湖諸山以石骨崩洪横列大帳至天池西甕過峽復起大尖轉筋

臨崎天平左帳高景右帳靈巖中抽昔庵金山穿田再起獅和索山遂變墩阜如金錢散地萬點梅花以兌龍從金閶渡峽入城轉亥轉艮轉辛出葑阻巨浸而止左枝崎虎丘婁齊其氣自西北而南右枝從上方趨尹山道廻顧榮墓盡丫溇村其氣自西南而北近有黃天蕩金鷄堰養蔭其間此外復經吳淞江環旋盤繞龍將焉往郡邑稱首豈無自哉

勝人題咏第六

顯公祠祀元璙子節度使文舉二祠俱在薦福山壽聖院卽其葬處也
宋禮部侍郎蔣堂墓在橫山會揭堯峰寺傍吳邑志

草木鳥獸第七

碧玉沼之前文定栢也側有銀杏合抱曰選樹兕水院西來柏挺一幹如栝葦掛星栢在眞武殿寶公塔有古藤焉余所題掛衲藤也
自度松堅抵露禪菴萬松皆喧松短小而勁特

翡翠果爲最纔三尺爾益百年物矣
興福菴種荷花其芋絕佳秋老寒塘可玩也
草之屬　芝蕙蕨
藥之屬　貝母桔梗紫蘇益母五瓜龍
羽族　畫眉裙帶黃鵲練鵲鳩雉鷹鷓鴣百舌
山谷所產　虎萬曆初年虎自太湖度獐兎於菟
欄檻佳賞　荷芙蓉薝蔔桂菊葵百合海棠
木　槿
籩豆果實　桃杏梅栗櫻桃楊梅枇杷棗榴柿

蘇州堯峰顯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敎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顯暹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又嘗言冬去秋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
徐源詩月明自宿太湖心咫尺不聞遊此地按樂天有寄元稹詩云報君二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故倣之以堯峰也
或問依草附木之精靈精靈故有依附如今明

道之士何爲亦自倚物而行答曰明必不倚倚必不明今之說者俱謂精靈倚物性靈物倚似矣未透也又謂精靈倚物性靈用物透矣未脫也余獨曰精靈倚物性靈離物夫惟離物乃能用物夫惟用物乃謂物倚故曰離幻卽覺又曰致知在格物格者去也去物者離物也不然璧者命在杖失杖則顚安保倚者之長爲我倚哉所宜祇愼堯峰海性說
廣陵王元祠祀吳越中吳軍節度使錢元璙藏

日涉園

三盞徑　招近局　紅友　一人歸
好郎杯　霜果林　晨集　從黃綺
在人境　墟里烟　延日　度鳥屏
挈壺至　木葉間　吐嶺　日夕佳
托行樂　客中過　人處宿
語流鶯　似客星　右山徑

有黃綺無紅友可乎挈壺至者故人賞我趣也
招近局松子落也歸雲熟歸鳥熟歸樵熟園日
涉以成趣也

平虛庵

薜荔墻　照芽　松滋井　宿鷺
鳥巢籬　泛酒　寒花溜　雲背

無夢園集　江三　圭　兌峯山

坐翠微
右兒水院西

對西洞庭最參差處高峰山如擊

鯨吸巖

堯樽　似來船　勸飛觴　兩水鏡
栖碧　逢曲　秋浦玉　一漁翁
見秋山　飛紅雨　晚雲髻　酬高傳
採藥崗　髻木魚　寒橘柚　右兒水
一面南

吳江兩水鏡也太湖𧾷車也橫山以南振五
其非一巨股承之震澤千萬頃以眺東南層波
未易敵耳晚雲如髻寒雨勸飛觴有石危立一

漁翁也

青莎塢

縷水　虹壁　半輪秋　卅碧空
摯電　落鏡　春水含　夜光存
餘萍　未眠　帶寒淑　夢中看
獻珠　吾廬　枯木槎　集星壅
彈篁
右兒水院南二

枯木橫槎蔔蔔美酒吾廬醉也山月半輪孤帆
遠引吾廬夢也舍南舍北皆春水吾廬忭也如
天落鏡吾廬開也

喧閣

長雨漏　釣夕坪　擁箱沙　水深中
花積檻　出海曙　獨登臺　學長生
梁父吟　青楓浦　何處鐘　堅游繹
泛寒潮　故人情　集樹遠天　各天
寫翠　水宿調砧
右兒水院南三

無夢園集　江三　圭　兌峯山

莫喧于風莫喧于鳥莫喧于樹莫喧于雨萬松
之下雲處人家兒女笙篁水宿鳥呼依微遠天
耳

家夢

片日帆　畢賞阿　在玉壺　隨去帆
霞明浪　到家處　長如客　繡佛
點頭　洛社　暮天垂　日靜　聽
水底眠　右兒水院南四

不瘦而並峙家在夢中到家處也夢在家中長
如客也心隨帆影去山河金裯增一幻矣

萬玉隈

劍花 凝霜 臥滄江 雲賞 鷹眼
青歸 霧習 神芹影 雲滿身
蹴舞階 襯花亭 挂秋帆 狭星
天回壘 滄溟開 一沙鷗 拳毛騧
分夕峦 鷹風嶼 鴉鷺筵 三珠樹
千家小 玎花床 遠山眉 珉瑁梁
助秋筑 織烟 麥波步 連雨足
畫滄洲 師飲 任春娩 愁風雨
雲中闘 青翰
布兔水院 南五

咫尺愁風雨非愁也痛飲真吾師非飲也天地

一沙鷗不速之客三也濺舞襯花在奇而平一
帆行處歷損山眉

天湧巖

織船 剿白 鈔雲棧 吹白 歸烟
歸寄 彈夜 磨盤跡 紫與 皓腕
濯錦 筋喧 吹鷹嶠 騎影 朧坂
千峰雨 起漁樵 鄉日山 新乳崖
箱雲鬘 一潭星 翠眼波 流星驛
駐峪綱 錦苔峯 半篙春 紫玉颭
布兔水院 南六

鄉日山下幾處起漁樵擬皓腕于神滸駕芙蓉
之綺船我所思兮騎影朧坂忽作關塞極天想

吹鷹嶠如伸五指圍廣數十丈亦曰五老峯

勸春禮

元亮徑 紅瘦 舞滄滴 落月家
抱玉眠 勝友 祈岩客 白雲儕
萍帶 宿搏 懷謝 烟龍
花積 布兔水院西北

春誰勸月誰落紅誰瘦自平虛菴而南數石如
舞如奕如坐如拱

駐霞城

起松 尋鐘 疊春浦 半花源
啼榕 聽叟 蘭亭座 折芰塘
魚床 橫黛 壘雲庄 驅雞岩
韻野 周鼓 海晴岩 漂花城

一帆影 夜歸人 諧風機 兩三松
翡翠巢 颭落止 權豊砌 斟夕冠
古夏采 浪花幔 夜珠來 歡水池
亂輿星 布兔水院北一

駐霞如城啼榕如坐有風徐來驅鷄入雲　自
兔水院之駐霞城隔竹敲茶韻野諧風一奇也
浪為幔羽為衣波為步啼榕一奇也牽花紫蔓
春色如積日暮水漂排芰末也一咏一觴半花
源蘭亭座一奇也暮鐘可尋為君起松聲一奇
也借問君何人空山白雲耳

度松壑

青丘　話雨　亂雲　貯陰　蒹葭關
樓禪　響露　稀釣灘　白岢坡
瀉鳴琴　參孚　祖　夜聞多
布兜水院　非二

月出稀釣萬壑度松有客話雨最是風雨夜聞
多可憐日裏

飛鏡臺

月聽　坐聞鐘　飧勝　聞玄島
客鴈堂　延月　觀紅岗　雲在
曉花岫　豚語崖　蘆隱　落寒汀
捉鶴　步烟舟　古僧居　弄珠
秋水席　來雪　宿烟潭　住鷗洲
聽秃　經雨橋　渡遠　布兜水院　非三

曉風起花雪鷗可住鴈可客飛鏡臺飛明月也
蹊經雨橋而下鷗常聽也花紅來觀新蘆隱之
落寒汀也風波朝夕令人遠矣

葬月巖

天地青　杯渡　禽法蓮　對玉峯
對馬牧山　容聽　酬岳　日夜浮
動日掌　海日閣　鳥還　引天峯
雷轉峯　旁波石　渡虎　連海岱
識香林　水明樓　濤濺　還潮洞
夢凉室　花芙岩　冰梁　攢雲洞
古雪　雨果
布兜水院　非四

贊曰江畔舟如月天邊樹若薺能作是觀流水
白雲常自在　觀音巖口鳥還也其非薺月巖

動日掌之下大士居之夢凉室也虎欲度花欲
芙梁欲氷也巖之上還潮洞水明樓也與酬落
筆酬岳也海日引天鳥還之第一峯也懷深詩
寶陀大士金身現懊惱遊人空看山着眼青山
非其至也寒潮帶夕殘夜水明繫人秋思鳥還
一徑横山五塢寶華疊樹使我不厭遠峯屏之
劃然一洞泙青夾太湖之兩鏡眺大士巖奇石
項領自王山蕩而來者多樑蔆剌魚樵叟也

堯峯露禪庵供米疏

晦堂贊云超玄機於鷲嶺露赤體于龍峰閱時富貴去後貧窮涪翁見而閣筆曰不如借水獻花與一切人供養及贈花光仁老云大般若手能以世間種種之物而作佛事度此有情則一枝一葉一點一畫皆是老和尚鼻孔噫嘻艱哉真耶戲耶老和尚不可作借水獻花大是難事湛公大開堯峯既示寂性公相公皆能世之魚磬日績長者效坡公以怪石供余曰是索諸枯

魚盡田乎性公曰否吾師不穪不襯栖毒霧中未嘗貧窮莊嚴太虛葳蕤龍象未嘗富貴奈何編氓籍田擅擊虛空余曰盡募金錢儲十載糗糒乎相公曰否迺謀輦致歲粟而余以少倡多計以貳佰爲西江隨其願力伐碑記之陽月爲期二公諾焉夫天子食而知宰相之味必使宰相食而知具官之味必曠故有一人之食自有一人之味湛公設學字堂者再上下兩庵各以經師統之四方雲侶皆識字皆知味矣或曰西来不立文字以何供曰以借水獻花供以怪石供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金山記蹟

山在郡城西北七里大江中長山西北起爲五州山至下鼻浦逆入江突而爲此山始名浮玉（道經云自玉京諸峯若浮而至者爲步大謂鳳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名[illegible]）又名獲符山（晉破符堅置俘山下故名）又名伏牛山（唐志貢伏牛山銅羅鑄鮓）又名金山（唐貞元間有裴頭陀掛錫于此建御蓋于水際獲金數鎰以聞賜名）宋大中祥符間改名龍游山（宋真宗嘗夢遊其處故名）山之頂曰金鰲峯曰妙高峯東麓水中孤石如蹲曰鶻峯東麓之趾曰妙空巖（宣德中詩僧鐵樵作樓其上築）折而東北曰

日照巖亦日朝陽洞（正德中僧薙草得洞內古鐵香爐又石壁舊刻有日照巖三字因構樓于上地日初升正迎照之）其下水中有善才石（孤挺欹側宛如禮拜之狀）傍有盤陀石（即郭璞墓畔之石）日照西北曰祖師巖亦曰頭陀巖又名裴公洞又名蟒蛇洞（即頭陀開山得金處昔有蟒蛇盤據其中頭陀驅去之嘗有僧入定於此）其南面西曰石排山（三山奇崎險拔立濤流中巨浸不沒米元章賦云浮玉掩露石簾落潮溢排亦謂之箄也蘇軾書碧簰甚又四大字刻于山）亦曰雲根島（其上多昔人鐫刻水嚙苔侵悉不可辨）稍南即郭璞墓（相傳墓在水中古詩有山下有田埋寺泉墓前無地拜兒孫之句）墓下有中冷泉（水經品第一深三十餘丈）又謂之北泠（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南零即南泠也中泠即中泠也）最險波流險處其後寺僧于大雄殿之西穴一井以給游客云（大徹堂前亦有一井與金中泠去數武亦日中泠水味迥劣）洞天記云萬川東注一島中立丹輝碧映攬數州之奇于俛仰間而下盤魚龍之宮神靈之府實堪輿間六奇絕處也蔡曾牙迴云金山之勝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演吳之要也其浮江之巘須崖之屋椽摩棟竭痕山四出有以夸天下者氣象集龍蟠南徐咽喉扶江之積受衆川

之委東趨而將至于海也其浸汪洋以無涯其流舒肆而莫止峯然屹立江中以迎其衝者金山也（參勝覽圖經及洞天記）

潤州大江本與楊子橋爲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渚耳潮水昔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詩云鶻鵲山頂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大曆後潮始不通今瓜洲與楊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三十里瓜洲以閒爲限雖楊子橋亦不至矣（參寬夫詩話）

山有佛寺建於晉太寧中名澤心至唐有裴頭

陀斷臂立誓重開山謂之觀宋眞宗賜名龍游
禪寺政和中復爲神霄宫後仍名龍游寺元至
治中僧應深即寺之右建大閣焉止巖萬佛盜
像下肖五百羅漢之容文帝潛邸之日登是閣
壯深締搆雄偉出帑金成佛像以賛之至順中
深奉佛像以進上曰閣中萬佛已莊嚴乎對曰
像具未完即出内府寶鈔五萬緡賜之名其閣
曰萬壽永樂中僧道瀾重創廊閣更名金山寺
妙空巖在山之陳麓䆗窈洞豁縱廣數丈許其

上崖鼻疊出下則叢石隱起荒茅篁竹蓁翳其
前僧敏機作竹院于其傍　國朝侍郎周忱復
營治之
寺舊有輪藏并巨鐘而井亦在山對必渡橋汲
之宋寺僧别峯入定夢遊龍宫龍王謂曰寺無
雅輪藏鳴鐘吾宫爲之震動汲水者亦有穢汚
請皆去之僧許諾覺而語其徒遂移輪藏置鷲
林寺鑿井於寺左大鐘亦不鳴建三禁堂焉至
梁武帝嘗一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諸苦惱何
不修水陸齋以拔濟之帝叩諸沙門寶誌因集
經必有因緣帝乃披閱佛書創造儀文親臨金
山修設宋慶曆中僧瑞新擇山陽之地建水陸
堂元至大延祐間三建水陸會感神光金燈之
異僧應琛復新其堂焉
唐咸亨中長安法海寺英禪師夕坐方丈忽異
人來謁曰大覺寺吳僧義濟藏金山水陸儀文
盍願往求之于山非寺修設言訖而隱英遂訪
之義濟而果獲焉　顧禪師蒪江集

寺有兩薦慈塔宋元符中丞相曾布字子宣用西
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有霄宫道士
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輪霄臺僧寶印
復爲塔
順濟龍王廟即下元水府五代楊氏所封雖大水不能沒宋祥
符初賜額曰顯濟東南有龍王池又謂之龍洞
深廣不踰丈水與江通常隨潮上下冬夏不竭鱗介生焉元豐中寺僧了元
以禱者病涉又附禪林割牲以饗非便遷於江
南岸之西津建炎中燬浙西安撫劉光世重建

嘉泰初封英霛普惠護聖泰江王嘉定沖郡守
史彌堅重建記云夏六月不雨至孟秋之望告
禱于祠甫寸之雲起自祠旁吹日淡曦亭午焦
山外濃雲潑墨冷風掠人而如冰雪兩龍見於
其間水波逆立有聲上與龍接疾雹震雷甘霖
隨至歲以大熟（史彌堅記畧）
國朝洪武初封順濟王正統中郡守吳崖改建
于大雄殿之左天順中郡守姚堂復新之廟在
附瓜洲江神祠在廳中

毅皇帝駐驊臨池廟問（宋史載韓世忠伏兵金山龍王廟及岸下襲獲　凡本事在建炎庚戌距元豐遷廟已五十年矣廟雖遠而故宇之在山中者木𠕋瞻寧意當時基守深遠非今日比時東坡詩蒜山幸有閑田地而徐知誥之會僚屬劉裕之被孫恩孔明之會公擇皆有蒜山之上今淪入江濤止餘一峯耳）
宋元祐間僧了元靜夜東望忽見焦山西北亘
色霞光上燭星漢亘夕方滅因即于方丈搆妙
高臺潛對其地今址在山畔而為層樹掩蔽焦
山不可望而見矣（詩序）
楞伽室在妙高臺下蘇子瞻記云宋張安道自
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梯
梯梁得匣發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前身乃知
藏僧寫楞伽未終而化即續書殘軸筆跡宛然
如昔元豐末軾過南都安道出此經授軾且以
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
人猶為希世之寶況于公乎請家藏為子孫無
窮之福金山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若書
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元使侍者曉機走
錢塘求善工刻之板以為金山常住乾道中主

僧寶印即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云（蘇子瞻集）
禪師佛印（法名了元饒州人）住金山寺以蘇子瞻性喜
燒猪每製以待其來一日為人竊去子瞻戲作
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
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子瞻過潤留
寺數日一日值佛印挂牌與弟子入室子瞻至
方丈見之印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
暫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印曰山僧有一轉語內
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順留所繫

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即解玉帶寘几上印固
仙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
思議未即答印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
門公笑而與之印取衲裙相報因賦二絕子瞻
次韻答之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
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裴休嘗披毳衲
于歌姬院持鉢乞食）又云此帶閱人如傳舍傳流到我亦
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唐萬回法
雲公號州人姓張氏八九歲時其兄戍安西朝
夕往返萬餘里改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
帶）師民瞻詩註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
重嘗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
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月色如晝遂共登
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
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為起舞（東坡集）
元豐末子瞻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
金山了元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王等接人
元得書僊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為獻曰趙州
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
相大千都會一禪床東坡稱善　與佛印東云
離揚州日忙迫不復知公在郡也但略見焦山
耳行承示諭知世外人尚切切如此吾輩何足
道耶妙高詩聊應命耳僕不知大顛何如人若
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今日過邵伯埭
自此入塵土狹猾之鄉矣回望山水間揮麈嫋
談豈可復得（蔣默中借蘊表刻于妙高臺）
元豐中子瞻在金山寺夜覩江光初起熒熒若

漁火鬼燐旋眄而大照耀江山閃映林木棲鳥
皆驚賦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望歸卧
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
蘇軾守杭郭功甫過之誦其金山行至再三不
輟既而問軾曰正此作幾分軾曰十分功甫驚
喜以為遜巳也軾徐曰三分是詩七分來讀當
非十分耶
李龍眠畫子瞻照容弟子由贊之（借了元像亦龍眠筆）[illegible]

金山寺後東坡過金山自題偈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佛印遊京師天子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輕非重非厚非薄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鑠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蘇軾聞而贊之曰匪而寶之溷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匪見師而不溷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蘇子贈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云然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洞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忽者也子誠知其幾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出以供之（東坡集）

金山灘瀬下多黿鼉窟宅每泝洄順流喻隅沉浮或近或遠出沒浪花間頗類馴擾可玩故予贈詩有扣闌見黿鼉揚首意自得之句（名勝樂）

予贈金山臧鼓詩有誰能斗酒博西涼但愛齋廚法鼓香之句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于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林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王禹玉云紫閣

朣朧隱曉霞痓㪍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
鑑試與君王邦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
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蟠護仙居趙彥若云
楊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
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 又 楊子江中百鍊金
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
萬善心 又 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刻翠縷豪
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傳墨痾畏
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

江中今日成龍鑑花外多年磨瞥陂合照乾坤
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楊子江中
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
照人間助王公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廻
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
逸鑑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 東坡別集
白樂天為杭州刺史徐凝自富春來張祜亦傍
舟而至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藺之鬪
勝負在於一戰祜曰甚題金山寺曰樹影中流

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母潛塔影掛青漢鐘聲和
白雲之句亦未為佳也 尤文簡詩話
自張祜吟詩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吟一詩時號
絕唱然魴詩不及祜如鷲濤濺佛身之句寺何
其低而小哉末句仍自驚符郎天多剩得月一
聯亦未為至以其亦可用之落星也 梅聖俞
山形無地接一聯絕妙尾句有味孫又有句云
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可以相埒然移之南
康之落星永嘉之湖心亦無不可 滄浪

金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盡故張孫詩
為第一羅隱亦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
四面生 日記
王平甫金山會宿之作只第四句佳被乃兄介
甫壓倒平甫自和有云檻外風吹前渡語江邊
影落萬山燈半空月上方清徹萬里潮來自沸
騰又較親切 方蒙
陳元巳謂楊公濟金山詩為庄宅牙人語解量
四至信然但介甫前四句亦類此其實自是佳

句胡茗溪云平甫有北固山連三楚盡中泠水入九江深平甫識揚蟠而反自作此語何耶細味之公濟尤勝 復齋漫錄

郭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烏飛不盡暮天碧一聯大爲王介甫稱賞荆公北固西興句尤爲中的 三山詩話

王陽明年十一歲時其祖竹軒携往京師過金山寺翁與客酒酣擬賦詩未就陽明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

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王文成年譜

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之信謹者挈瓶操舟詣南零汲之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似臨岸者既傾至半又揚之曰此南零矣使蹶服曰自南零齎至岸舟盪半懼其勘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也李亦驚異 新水錄

李贊皇居廊廟日有奉使京口者托取中泠水其人醉而忘之泛舟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于江中歸京獻之李飲之歎訝非常曰京口水味有異于頃歲矣此頗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 廣記

李約在潤州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畜六猿洛山公每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彈琴猿必嘯

無夢園集　千一

和傾壺達夕醉而後已

呂祖謙曰久客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見佛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 東坡別集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過蔡君謨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卽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志林

歐陽文忠公宿采石渡夜聞相呼之聲舟尾忽應曰參政宿此不可去公疑之至五鼓岸上馳驟有聲舟尾天呼曰如何行者答云道場亦畢

無所得而歸公愈異其事後遊金山以告寺僧
僧曰昔者施主於寺設齋方第二筵其妻乳臥
少頃腥風滅燭衆駭其異公詢其日正宿采石
之夜也 夜話錄
宋柳開知潤州胡旦爲淮漕俱以文著旦作漢
春秋邀開於金山寺觀之頗以著作自矜開伏
劍叱之曰生民以來未有若夫子即丘明公穀
止傳述而已爾何敢竊聖經之名今贈[illegible]劍[illegible]
戒狂悖語訖勇逐旦旦閧跣攝衣急投[illegible]

幾及舟人擁入猶砍其舟以快忿焉 玉壺清話
晉元嘉中京口有黑氣暴起明年虜寇飲馬于
江
唐開元中潤州大風起自東北擁海濤及金山
沒爪步貞元中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有黑氣
如隄由海門山横亘江中與北固相峙又有白
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將旦而後光啓中
江水赤凡數日 唐志
唐光啓中金山寺西石磯上有異獸狀如牛鱗

角色黃而毛長可數十丈引首望城中久之復
回顧廣陵寺僧觀者漸多乃躍入水波濤洶湧
如泉車馬聲移刻乃止 稽神錄
宋天聖間近輔得龍卵于大河其形色如雞卵
大若五斗囊獻之詔遣送寺是歲大水漂金山
廬舍數十間後人于鐵狗廟下亦得一龍卵寄
于寺龍塹水上門取卵不得 筆談
宋治平初星隕宜興許氏園光焰撐空藩籬焚
盡熒然沉地其竅極深熱不可近後發地得一

圓石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乃遺
寺藏之 筆談
寺有行者素佻健嘗晝寢同袍者戲畫一龍于
其臂頭尾鱗鬣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曰吾
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嘗黥之以成其異乃
以針刺而加墨焉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
紋稍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蜿
蜒如動一臂爲之掉不安行病之他日濯于江
江水爲之闢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巳有

者行蓋以爲神時時潛沒水中見黿鼉魚鼈歷歷在目一旦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宜有根著盡探之乃下投窮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肇其山焉因運臂撼之山爲搖應不止室宇皆動僧怖以爲地震焚香祝三寶食頃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爲同袍說其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江告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爲理僧懼其爲已累也辭行而縊之行既死訖無靈焉 烟霞小說

金山紀蹟二

金山一名氐父山亦名頭陀巖按頭陀巖記謂因李錡奏而易名然建中間揚州陳少遊以甲士臨江韓滉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則建中時已名金山非自錡始梁天監四年即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非始于建中矣

金山始建（[illegible]志謂元帝時 虞集謂明帝時）祥符圖經謂始于唐裴因頭陀開山而誤也宋祥符五年改山名曰龍游天禧五年復名山曰金而以龍遊名寺政和四年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宫時詔天下悉立此宫而鎮江府以龍游寺改建徽宗御書爲天下神霄第八郡守毛友汪藻皆有記又藻記稱先唐時嘗以爲龍遊觀蓋一時逢迎之論非實也南渡燬于火淳熙中僧蘊衷重修（學士洪邁記）

石排山盛夏有大蛇莫知其數盤結于木陰間相傳上有郭璞墓按韻書排與簰通此山皆巉石隱出水面若木簰然故名宋元祐間總管段廷珪言揚子江古號天塹舟到金山急流處詞

之擄箄泰定閒臺臣檄云金山盤渦旋激號爲
大箄險之甚者似又不專指是山矣（原志）
唐若山刺潤州好方術用府庫錢市藥遂有所
遇同游金山寺自中流隱去有遺跡留郡中玄
宗省而異之（太平廣記）
東坡游盤陀石云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
隨濤波
子瞻與寶覺上人柬云去歲赴官迫于程限不
能往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

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
慚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
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覆讀之爽然如對妙論
仍審比來法體佳勝甚比租遣但未有會見之
期臨紙悵然惟萬萬自重至遊堂記卽當下筆
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聊以當一笑人
還草草
子瞻與佛印柬云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
仰遊山固所願也方迫往筠州未卽造見還日
如約匆匆布謝不悉（文忠公集）
金山了元嘗以衲裙贈坡而坡酬以玉帶僧寶
傳出洪覺範之手洪與坡同時所載不過如此
而世傳因借師四大爲坐下轉語不得而輸帶
者妄也（郡志）
東坡佛印二像元時猶在王都中爲之裝今已
不存矣
梁天監中祐律師主金山寺嘗奉詔宣水陸儀
文

宋咸平中僧幼聰獻金山圖于真宗因詔遣內
侍藍繼宗賜大藏經一部
元虞集萬佛閣記云一念慮之善一佛之全體
也一號令之善一佛之大用也譬如瞻日于天
人各見日如日視巳不知所見共一日也觀月
于水人各見月如月視巳不知所見同一月也
散之諸有名之爲萬歸之如無其實一佛也一
佛萬佛也
曾子固記水陸堂云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

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
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錢之數百
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
別峰禪師洪武初奉
勑任山嘗赴京賀
萬壽聖節寓雞鳴寺
高廟親臨幸賜詩曰命駕雞鳴訪老禪知師昔
日住承天幼年参學心猶切晚歲修持操愈堅
道發性天香馥郁月澄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

三千界何必藏身北斗邊
正德丙寅寺僧夢一衲告曰山有洞久塞吾正
處其中僧窟見至一處榛莽蓊翳頗似有迹因
鑿之果得一洞石壁有刻字曰日照巖其下有
鉢而遺骼在焉乃水塟之構小樓其上東眺焦
山海門無際萬頃一碧金山極險處也
吞海亭在巔東瞰海門天水蒼茫陸遊入蜀記
云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焦山舊有吸
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

萬曆癸巳　勑賜大藏經一部僧空滿建閣奉
之翰林簡討王肯堂記云空滿從北方來結廬
危巘下髮不薙足不履始甃石爲經閣十年間
鬱成精舍寺舊藏經殘缺滿乃與徒如然至京
師時天下乞藏者蝟集所司厭之不以聞然猶
內降香藥紫方袍賜滿以歸而如然獨留誓不
得藏不已淪落長安中者五年刑部郎中吳鴻
謙嘗守鎮江屬肯堂爲題疏令資檀信具楮幣
摹印不必仰煩

官掖可得二百金于全藏廢尚缺四之三會內
侍周珣因內奏事牌子趙媛以聞
聖母大嗟賞取二百金付內侍張本益以金繒
不月而就時緣海有警他藏悉尼不發而獨此
附便差舟歸
彭祿留雲亭記云景泰甲戌郡守白公命住持
弘霆寧媛作亭于頂或曰晦冥之朝風雨之夕
雲氣往往停留其上故名
彭兵憲國光吞海亭記曰金山據海上游而茲

亭據山絕頂當夫日月踴出如金丸躍冶冏燦
激射沉影浮光變態無極若乃陰霾霧雨天水
蒼茫上下玄同如鴻濛一氣混沌未分時或長
風驟來驚濤黏天怒波拍空山根搖而欲浮地
勢振而若飛恍如神鼇揚鬐島嶼騰躍憑欄倚
覜目駭心顫海之大觀于斯爲極舊有亭曰吞
海嗣山哲公始復之
鄭觀察懋魁游金山記云下元秘府既上應乎
天垣中泠名泉乃潛通乎地道然而梁朝勝會

虛傳水陸之場晉代靈丘已成陵谷之變惟見
殘碑斷碣清江白雲而已
華雲金山重濬龍池記云龍池一名龍洞水通
大江與潮上下或云日照巖西北其處也正統
丙寅周文襄公徙順濟龍王殿于天王殿龍江
流盤渦人稱龍門鑿池其後命曰龍池既而水
涸有年嘉靖壬寅邑侯李隆仲屬僧圓濟濬之
元薩天錫寄即休師詩老禪住處水雲重按天
錫詩集休乃鶴林僧也豈嘗移錫蒞金山歟又

甘露常欽爲金山即休了師掌記室
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
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
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
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摵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
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嗔作驢屎馬糞出世間
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嗔作屎沸碗
鳴且道甚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
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

鑪豈鑄囊中錐
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
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
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寶印俗傳前有佛印別峯印及寶印號金山三
印
洪武中僧來復見心以詩名
僧凱南請能詩嘗裒刻金山古今詩文募修佛
書

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恁麼生道師曰手握白金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陞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

具眼的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克勤佛果禪師嘗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爲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爲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閒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秪認得聲師曰秪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

飛上欄杆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秪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建炎初住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號圜悟大師時堂中僧一十八人皆大徹因名大徹堂

達觀禪師曰欲識佛性又當觀時節因緣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奪[illegible]

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臺
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見底
青山直得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
草侵天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刁景純
學士曰明旦當行景純開書大驚復書訣別瀆
讀景純書良久乃化

魏然遐活數抹松花落律舊忠題云文宗而齋
于宋名勝錄又直作梁武帝余詎爲元文宗作
蓋天監中武帝雖幸金山而七言近體始盛于
唐齊梁之代未見也元文宗初出南海又出居
建康虞邵菴萬壽閣記今上潜邸之日親登是
閣則爲其作無疑 詩鈔

李伯時爲元寫照元曰必爲我作笑狀元符元
年正月四日聽客語有會心者軒渠一笑而化
其爲人服義疾惡臨事無凝滯嘗舉宣長老蘇
甘露宣後請元元白于官曰宣演法未有宗

乞改正宣竟以事遭逐楊次公曰牽牛蹊人之
田而奪之牛元不卹也 郡志

金山記蹟三

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泠水蘇軾蔡肇並有中泠之句雜記云石排山北謂之北瀧釣者餘三十丈則中泠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瀧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泠之說也叢碎錄

徐文貞與鄭文峰戶部東云十日至鎮江十一日湯都督沂東邀予同方山登北固至第一峯聯覽嘯歌有超出六合之想忽大風吹予二人幾墮巖下若造物陰有所忌者退飲佛殿觀人皮鼓鼓蓋以沂東所戮海寇王艮皮鞔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或謂人皮視牛革厚理或然也酒半沂東召二人搏一人長可五尺餘其一人麗然大也顧不勝會報虜且入寇予以言激沂東沂東慨然曰嗟乎使僕得備戎行豈惜此血囊不爲國家出死力哉予二人歎重久之晡時鄭別駕水東同以明邀登金山遍觀其所謂海嶽樓江天閣留雲亭及壁間諸石刻賦詩一章有下窺三楚平揖兩都之句薄暮風雨大作留宿寺中十二日午後始渡江而北盡旬日之間數百里之內觀遊之奇勝畧備惜公不同之也見聞錄

隆慶巳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歸下會天氣作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於此此何異奉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抵鵲陸平泉清暑筆談

吳太宰公嶽守廬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宰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東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趨王公同舟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東相徵具止是邪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人即所載治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日而還[illegible]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

此葉天圖配補

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
日風用坡語也芥下偶談
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丞相荊公過
金山寺於壁間得長篇讀之反覆諷味間知功
甫所爲由此見重最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
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曾題人山居一聯云
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公乃命丞
繪爲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
遣人以金酒鍾并圖遺之墨客揮犀

宛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靈櫬宛
丘公守櫬舟中一舟載家累子期與其母夫人
在焉舟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繩維兩舟並行
子期將過宛丘公船失腳墮江水公震慄重賞
令救比卸帆停舟須良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
水面者終不沒今登政府豈偶然云遂昌雜錄
韓蘄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
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借一卒至西
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匝測疑爲鬼神詰得其
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黿鼉穴日官既
不死他日必貴權後果建節清波雜志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日
天多剩得月月落聞歸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
渡無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
軒詩點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
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爲一張紙想見其高
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
在也冷齋夜話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釆石舟人再鞭潮至月
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荅者曰
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五皷
岸上騶馳聚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
且行且荅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
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
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使
人問其時公宿釆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
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參知政事除蔡州潁

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巳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莱壯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曾直竟歿于宜州較來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邪冷齋夜話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

蟀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其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閤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

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勑令知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殷肥矮㽇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殷肥㽇矮外無有

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事見子由語録樂善録

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金鼇背上行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金鼇背上行乃禁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内相豈亦詩之讖耶青箱雜記

楊子江心水號中泠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難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于水陸堂中[illegible]

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嘗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泠別湧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峯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 游宦紀聞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堪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譚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心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敘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 夢溪筆談

東坡遊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去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來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即此意 東坡別集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官雷擊一柱到底縫直如線 戒菴老人漫筆

邵文敬善書工碁詩亦有新意如江流如白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

人稱爲邵半江

邵半江一日題陳圖南小像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岳色江聲共此身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詩成求質于李西涯西涯紿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西涯乃默記竊爲己有先題吳公畫上後邵公見之撫掌大笑 堯山堂外紀

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郭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耶

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導從翌衞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簡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見石頭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犂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

無夢園集 干一

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䑩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士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上䟽客傲洞林云晉書有傳（出神仙傳 按此可證金山璞墓之妄）

李妙惠揚州士人盧氏妻盧久遊太學人誤傳其死時值饑荒父母欲奪其志李誓死不收嫁後流落過金山題詩壁上以見志後盧及第歸見之知爲惠作令人物色竟得之夫婦遂和焉其詩曰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魚雁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還從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漫寫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皇明詩統）

寶曆二年崔從鎮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申浙

無夢園集 下一

右試航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從見申紙欵牘時軍司馬皇甫曙入啓事與從同異之座有宋生歸儒者語曰彼之禍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讌陳于廣場百戲俱陳俄暴風雨庭前戲者幷馬數百匹繫在廡下迅雷一震馬皆驚奔大廡數十間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壓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無一人差焉（獨異志）

佛祖統記云梁天監二年帝夢神僧告曰六道

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帝以問諸沙門無知者唯志公勸帝廣尋經論必有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經置重雲殿帝積日披覽創製儀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親捧儀文臨於佛前悉停燈燭而發誓言若此儀文理協聖凡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天雨寶花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命諸沙門依式修設水陸大齋三晝夜普濟羣靈 詳見金山記略

無夢園集 干一

帝親臨法席詔沙門僧祐律師宣文大彰感應周隋之際此儀不行至唐咸亨中英禪師夢一人告曰聞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大覺寺僧義濟得之願師往求如法修設師詣大覺果得其文遂于金山修齋已畢復夢數十人前致謝曰今蒙法力皆得解脫 水陸緣起

政和間睿以金山龍遊寺改建神霄宮汪彥章記云父老相傳先唐時嘗以爲龍遊觀已而爲浮屠氏所有者幾二百年故金華楊氏洞天觀日中國洞天不載于名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

歌者袁綯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叢談

壬午歲廣陵瓜洲市中有人市果實甚悉或問所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任有謂長官爲誰云揚副使也又問官署何在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揚都明日船至金

無夢園集 干一 丑

山無故而沒 稽神錄

自姑蘇至毘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謁水府祠渡揚子江登金山見巨浪拍天鯨鯢出沒蜃樓駕空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紛紛紜紜不可名狀 西征記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扶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父師多專殺也 宋曾慥高齋漫錄

閔壽卿爲方外游壹息玉華山春桑方丈室叢金粟如來余季孟以一漚署其菴以默存署其閣壽卿請偈余作偈　太函集

宋高宗建炎四年四月兀术由廣德破臨安韓世忠自秀州移師鎭江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以邀虜歸兀术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岸遣人于舟望之戒之日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术之壻僞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辣在濰州乃遣孛董太一趨淮東以爲兀术聲援世忠奏捷上日金人侵侮以來兵將多是望風奔潰今歲如韓世忠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自此訓卒練甲極力措置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敗如壽邑昆陽之戰者多矣乃出世忠奏付尚書省以黄榜諭中外時虜衆十餘萬而世忠戰士纔八千兀术登岸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兀术語不遜世忠怒引弓射之亟馳去先是世忠與兀术相持于黄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渡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于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术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术旣爲世忠所困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歸或教于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舟出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

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世忠乘風使蓬海舟往來如飛兀朮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牓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其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蓬火烘日曬人亂而呼馬驚而嘶所焚之舟蔽江而下世忠與餘

軍至瓜步棄舟而奔還鎮江兀朮乃得絕江而遁

紹興四年十月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韓世忠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南侵世忠自承州移軍鎮江既而往濟師大敗金人于大儀十一月樞密張浚來視師長驅臨江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世忠遣使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遂宵遁

紹興三十一年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九月金主亮入寇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錡病求解兵柄詔錡專防江上錡遂蓬鎮江十月儀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交王權軍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甲申至京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

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已而亮死

宋嘉祐五年正月元日達觀曇穎禪師遷化生錢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爲大僧神情秀特于書無所不覩爲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穎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罔然棄去至石門謁聰

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加何聰曰太陽不遺
不是但戶門窄滿戶說未盡老僧則不與麼穎
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壍子又問如何
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簇下睡猫兒
穎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
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
運薪乎穎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柴
搬人如何會穎不能對聰因植杖于座笑曰此
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倣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

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
忘心乃可也穎于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不頭
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何謂非
悟聰曰汝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穎曰是藥語
聰呵曰汝乃以病爲藥又可哉語曰事如函得
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茲實
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
意自知識漸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
礙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何

受用聰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穎嘆曰纔
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辭去過
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夕問道一
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曰
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
見空花太尉向有中覓無手掬水月堪笑眼前
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
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
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

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遊初住舒州香
爐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明之雪竇又
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
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
愛景純開書乃驚曰當奈何復書訣別而已中
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穎欣然遣揭鼓
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勤修勿怠曰
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
雜遝江方文穎踟趺押令各遠去良久乃化幽

雲居佛印了禪師字覺老師生饒州浮梁林氏
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
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
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
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
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
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
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巳似雪竇後來
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

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
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于是爲開先之
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
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
凡四十年間德化緇素搢紳之賢者多與之游
東坡謫黄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與
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
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
得書遽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趙州當日

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
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
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
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
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即書之
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
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爲禪之謂請益故
元以自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
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

朝奉郎楊傑次公舘伴所經吳中諸刹皆餞如
王臣禮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
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
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閥
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畢之少徇時宜求異諸
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
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
爲知大體李公伯時爲元寫照元曰必爲我作
笑狀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

者眞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觀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故令畫笑狀

通載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着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奥以爲不足恃謁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眞

如喆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項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侍豪拼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惠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參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卽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爲侍者値潛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卽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眞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懃懃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懃一遠聲價藉甚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廚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脫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耶遂接其杖曰

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于荆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退辭婉推玄旨過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眞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又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靈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道下轟霹靂鍼劄

膏肓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毎擢祖道寢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劉亙孫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爲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年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何如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

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爲分外曰恁麼則坐斷十方壁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潙山撼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同道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裏隱

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掀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與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躶躶赤洒洒是箇無底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閑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輥底流宣

和中詔住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顊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太上兪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未任金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眞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悅賜號圜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賻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illegible]

月五日示寂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㔾徹無
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
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諡眞覺禪師塔曰寂
照 通載
漢書虜施如月見于東南火時而又震一聲流
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
近皆大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
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
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

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
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
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
爲之傳甚詳 夢溪筆談
韓滉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道佛祠四
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造樓船
戰艦三千柁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
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之會 府志
玉七埜至京口增修官兵民船守險備具淳祐六
年知鎭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壬
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
請免鎭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
所言蔣欽將萬人廵江上增劍水艦就楊子江
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 府志
宋天聖中近輔獻龍卵至今匱藏金山寺屢見
之形類色理都是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
惟空殼耳 正德府志
盧進士妻妙惠者姓李氏揚州女也盧宋第時

隱讀西山寺中絕音耗成化間有同名者死京
中鄉人誤傳盧死父母信之憐惠貧寡欲奪其
志不可必强之于是江西鹽商謝啓聘之惠自
縊者再爲防守者密得不死既受聘强之歸謝
至則操節求死啓不能犯置母旁安馴之母亦
揚州惠恃其爪葛懇請爲尼母佯許之意其久
可成禮特啓舟先發歸母偕惠後舟過金山寺
下因禮醮惠題壁云一自當年折鳳凰云云 詩見
前
後署曰盧川妻李氏廼盧後登第承命往江

西促　憲廟實錄至家則虛室矣項遊金山見
其詩徑抵豫章得徐方伯差臺隸歌其詩于各
驛舶下遂知其在謝接致公館歡會如初謝商
丞嘆曰貞婦也乃置之 女範
海陵人王綸女爲神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
形制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
瑞葉落人間 五出人上有瑞 六出花六出 他詩句詞意飄逸
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腳石
蚶虬常嚙綸爲淸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膾

曰君爲梧葉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梧變秋梧
不識春風而居數歲神舍女去憒然無知嫁爲
廣陵李氏妻 劉貢父詩話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
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
贈寶覺寶覺酬以磨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
難堪玉帶圍 云云 詩話 別 江南野史亦載前事與
此小異 許彥周詩話
塗浴以英俊之資宸文璽作渙然超卓方居王

邸時從太上皇視師于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
山曰屹然天立扼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
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壯而旨深已
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 宋西湖志詩話
慈聖光獻皇后嘗夢神人語曰太平宰相項安
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此姓名
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瘵瘵生頭間百藥不差一
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眞項安
節也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

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
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中
卿在前頭叔在後蔣郎大喜 可談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
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
山常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岳道士得胎元
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
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鑪鼎之客雖術用
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迨盡俸祿所入未嘗

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潛竊
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
俱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龐瘠狀貌枯槁藍
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
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
若山博採方訣歌誦圖記無不研究問叟所長
皆襤褸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削老
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
者久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

貴爲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閒何以爲贍況帑
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
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若緣
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
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酒素少
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覺酧心甚異之是夜月
甚明叟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
鐺釜鐵[illegible]鞾數事于藥室間使僕布席壘鑪因
鼎鐺之屬爲二聚熾炭[illegible]之烘然如霓不可逈

視叟于腰間解小瓢出丹丸各投其一爲闔鼎
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尚
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
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
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
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化可命棹遊江爲法
世之計翌日相待于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
山凌晨開閱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即
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旣及中

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
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
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
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
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真脫屣可
以　永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
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
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遲屬休明累叨榮
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

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自日可延壽
眞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
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遥遐瞻帝闕不
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旌
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内臣賫詔于江表海濱尋
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
西奉使淮南于魚市中見若山鬻魚于肆混同
常人覘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縈廻數百步乃
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久貧踰市鐵二廾挺朋

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
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
垂嘗習業于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于
逮方迫暮方還忽暴雨至避于巨巖之下雨之
所沾若澆焉既及巖下見一道士艤舟于石上
一村童擁檝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
耶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
若山乎對曰常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
仰焉道士曰余即若山也將游蓬萊偶直江滸
維舟于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忍忘
耶乃携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畫月光皎然
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
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illegible]
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
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衆仙復命若山送歸華
山後果入相連秉旌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
品矣 仙傳拾遺
米芾臨金山賦其或浮玉擁霧岙排蒸潮迭湧

玉焦山之名又不知何據或名互父山元和郡
縣圖志互父山在縣西北一里晉破符堅獲互
賊置此山下因名土俗謂之金山舊志如此然
文義不明恐有鈌誤新志復改作獲符又因此
誤未釋遂附會之耳或名伏牛山南徐州記蒜
山北江中有伏牛山唐志潤州貢伏牛山銅器
今金山正在蒜山北江中 舊府志
金山舊名澤心不知始何時或云始晉建武間
符圖經寺起于唐之裴頭陀茄孫覲上梁表有

曰故刹踵梁陳之舊與圖經異梁天監四年武
帝臨寺設水陸會見梁高僧傳宋熙寧中有進
士楊諤作水陸因緣記引此事碑今存
咸平初澤心寺僧幻聰獻山圖詔遣内侍藍繼
宗賜大藏經祥符五年詔改山名曰龍游天禧
五年又遣内侍江德明就飭佛像給錢三百萬
市木修寺寺僧求表舊名詔山曰金山寺曰龍
游 原志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改神霄玉清萬
無夢園集　干一　　金山記畧
壽宮鎮江府以金山龍游寺改建漕臣詹度總
視工事嶽宗親書殿閣寺十名賜之爲天下神
霄第一郡守毛友爲記又汪藻記云父老相傳
先唐時嘗以爲龍游觀已而爲浮屠氏所有者
幾二百年 原志

新安詹濂書金剛四十二章經勒石金焦兩山
有爲作記者云汝酒人也吾且與汝登金焦盼
大江呼高漸朱亥優施之輩相與左陵陽而右
姬姜前列方圓後陳絲竹淋漓浮大白擊列唾
壺說劍慷慨瞋目而語人間不平事令白虹貫
天山鬼晝嘯天吳紫鳳之屬低徊不去此不亦
樂而亾死而何云佛事 未解所以
金山之勝超乎物者所以遺乎人古詩人每出
奇句與山爭勝惟張祜岂作差足快意孫魴驚
無夢園集　干一　　金山記畧
濤濺佛云者已不免徐凝之誚于談者之口若
王介甫比因西興之句亦未必壓倒孫張吳楚
乾坤扶桑弱水安得此老大手筆哉 正德巳巳石淙楊一
清
吳人祝允明京兆書法爲　本朝第一至所書
唐張祜金山詩尤得意者余友元美太僕雙鈎
一幅寄余余甚珍之因付鎮江守林君刻石山
中亦茲山佳翰也 嘉靖二年蜀人張佳胤跋知府林應雷立石
黃山谷星宮遊空何時落七律落星開士深結

屋二律皆詠落星寺王守溪慙媿山僧問長公一律乃吳縣金山寺舊入集中今俱刪之金

江自岷山而下歷夔湘會彭蠡演迤數千里至于瓜潤金山在潤之江心起長山西北爲五州山至于下鼻（浦名）潜入江中突爲金山高一百九十尺廣六百二十步東望大海西控百川南據吳越北通淮揚誠天下之偉觀東南一大奇勝也山狀若龍游出水曰龍游又若伏牛曰伏牛山之顚曰妙高峯（宋周必大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龍游寺登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歷歷可覩丞相張商英題善財參德雲比丘詩曰德雲常在妙高峯行遣峯頭不定蹤七日陀云無覓定一錫部故邦祖蓮發心化處師參今昔之門中佛此容同京夕問求下室白雲青嶂萬千重成化中千江俟陳毀東書妙高峯三大字勒石）亦曰金鼇峯（米學士蘇神歷）峯下而東臨江突出中有巖曰日照更曰朝陽洞可二丈許（郡守滕謚又書朝陽洞三大字偈之）洞前火東二石曰盤陀（東坡有詩郡守滕謚書盤陀石三大字勒之）在水曰善財又曰鶻石（昔善財在此參德雲比丘故名遊題詩曰堆不爲頽立水瀆天然具狀不同刻妙高臺畔有時見疑是善財參德雲）山東有岩曰妙空谽谺谿縱廣數丈許（宣德中都淵敏儀作星四壁駙馬都尉沐昂書龕）

（尚書周秘爲記）山北有巖幽深不測曰頭陀巖又曰蟠洞（唐裴頭陀得金處故名昔有蟒蛇盤據其中頭陀驅去之張商英詩曰白蟒化龍歸海去巖中留得老頭陀遂藏定于此）由北而西爲中泠泉又曰龍井山西水中石出隱然若簰曰石簰山又曰筆架山郭璞墓山西少南有池曰龍池又曰龍洞（深廣十餘丈禱雨取水輒應在龍王廟之側）

咸亨二年長安西京法海寺英禪師獨坐丈室有一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沒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日于山北寺修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尋義濟果獲儀文即以所期日于山北寺依儀修建次日曛暮向日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儀此陳軫皆秦之臣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于金山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停

息苦惱然以獄情未决不得出離今衆吾師歎
齋弟子與此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離
生人間處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
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師禪師革江集與稽古畧同）
元豐中五色霞光夜起達旦始滅（佛印主浮玉寄夜讀經留雲亭東望忽見焦山之西北五色霞光上燭星漢旦夕方滅印因構妙高臺滯對其地）
宋進士虛中王日休一日附舟至鎮江閒鈌冰
不能行乃于金山借四經即阿彌陀經也欲輙
勸刋板廣傳舉筆之時右手有瘋疾其指自擕

寫字非便予乃舉指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
薩數聲禱告乞除風疾以成寫此經禱于空指
遂不掉以至終帙無恙以此見佛與菩薩只在
目前但人信心不至耳（龍舒淨土文）
金山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
斃大曆八年釋靈坦往居之毒遂滅
宋別峯入定夢見龍王語（見前）師既諾出定語其
徒咸莫信乃探袖中龍鬚巾襪示之遂將輪藏
移于江南鶴林寺鑿中泠于寺左大鍾亦不鳴

故建三禁堂
金山都綱弘霆戒獄孤高成化三年二月十六
日涅槃托生南京柳千戶家四歲方言忽曰我
是金山寺霆僧官其父異其事令家人至金山
詢問使曰其生時正是霆公入滅之期及長送
能仁寺出家
成化中僧雪堂于金山繙閱大藏經本郡熊守
爲蹟齋糧一日疾終熊守獨坐衙内恍惚見雪
堂徑入私室頃之報曰室人産一男命吏往金

山探看雪堂是日時其僧入滅矣
弘治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夜僧安議卧聽江上
龍舟競渡聲起視惟見空中火色熒煌船自西
下繞寺而去明旦其僧非渡遂遇覆舟之溺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大風潮起自東北瀕揚洪蕩近古未有壘船原沒死者十萬計）
嘉靖六年七月初一日夜至三更忽聞霹靂一
聲房屋皆震動天明已見靈觀閣外金柱樓板
上撕破裏對面樓板下撕破外半面觀者皆駭

其事而莫測其理
元長溪應深至大間敕住持金山賜金襴千佛
袈裟建萬壽閣賜内府寶鈔飾萬佛像歸賜羅
漢莊沙汰之田命學士虞集爲記
長在號別峯洪武初勅主金山又勅任寧波育
王寺嘗赴京慶　萬壽聖節寓雞鳴寺高廟親
幸　賜玉音云命駕雞鳴訪老禪知師昔日住
承天幼年叅學心猶切曉歲修持操愈堅蓮發
性天香馥郁月澄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三千

界何必藏身北斗邊
瀾文海悟別峯之旨周文襄雅重之嘗贈以文
爲建毘盧千佛二閣奏免寺役
凱南清聰敏機俱能詩文永樂中應詔同赴纂
修秘書
霆甘霖任都綱廵撫侍郎周公忱命主金山重
建大雄諸殿奏請藏經尚書沈固爲留玉帶
全體菴能詩重建吞海中泠三亭學士黄淮賛
徧保定侯梁珤爲留玉帶

溥無際住持金山性慧博記大夫士至必日金
山主人嘗建毘盧閣祖師殿及修陂塘埧閘以
利寺業賦役之免多其力
賢大愚警敏善幹嘗建殿閣亭臺石磴陂塘告
除珊江屯軍占業力免公役
宋都尉李端愿問達觀頴禪師云人死識歸何
處師曰未知生焉知死都尉曰生則已知師曰
生從何來都尉擬議久之師曰只在這裏思量
甚麼都尉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師示日百年一

夢今朝方省學士刁約問達觀曰佛教於世間
何用師曰日用少不得約曰作麼用師曰在眼
曰見在耳曰聞約曰干佛甚麼事師曰若不干
佛事將何爲見聞約曰自有眼耳在師曰雖晝
一切人物皆有眼耳只爲無佛耳目不能見聞
佛是覺義爲有正覺號之爲佛若無正見聞盡
是邪解
觀察使李端懿問達觀禪師曰西方淨土如何
得到師曰即今坐却雕梁畫棟是懿曰西方淨

壯是好假不好真佛此是妄耶師曰佛不妄自
是觀察妄懿曰如何得妄師曰若不妄何求西
方淨土大凡淨土者是清淨之性西方是日落
之處令人作歸投處即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
也李致謝而退
清欲了庵禪師示金山安藏主云好峯孤頂何
人到往往多從外邊討直饒一念解知非早已
全身墜荒草不如放下心意識坐看青天走紅
日揭翻華藏十三重逆順自然無得失輕提重

按低復高殺活豈在機吹毛推出秦時轆轢鑽
平地滾滾飛雲濤
了庵送金山崇書記云不即文字不離文字截
斷衆流發揮宗旨妙高臺上雨初晴天江淼淼
烟冥冥三關峻極不犯令佛手未展驢脚呈百
匝千重俱裂破鎮海明珠生咳唾龍山月白風
露清一曲胡笳少人和
李麟伯時爲印寫像印曰必爲我作笑狀自爲
賛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

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illegible]
瞬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
代自由身後果一笑而滅
僧問瑞新禪師如何是佛曰面黃不貼金云意
旨如何師曰八風吹不動
僧問普寧禪師如何是佛師云眉如初月眼似
流星云如何是法師云義列交羅星分大野云
如何是僧師云古貌棱層丈夫意氣
紹興中岳飛途中得夢問金山道月曰夜夢見

兩犬抱頭而言未審凶吉月曰二犬著一言乃
是箇獄字必要謹慎飛謝登舟月又囑云風波
亭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
歹將身推落在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
審金牌氣怎消滾滾風波須仔細勞心把舵要
堅牢飛至錢塘果被秦檜陷于風波亭下後檜
知月囑語差何立提月正遇說法立俟聽巳月
乃重整衣香問訊大衆上座合掌作偈曰吾年
四十九是非終日有不爲自己身只爲後期[illegible]

何立自南來我向西邊走不是佛力大幾乎落
人手竟入滅矣
僧問法慧禪師云六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
曰鵓鳥入水人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
僧問佛印如何是佛印曰木頭雕不就云如何
是虛妄印曰梵音深妙令人樂聞云如何是城
裏佛印曰倚門傍戶如何是村裏佛印曰食麻
食麥云何是山裏佛印曰倚草附木
僧問達觀頴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

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
至正中僧德煥刻石牌山詩曰碧潭深皎絜教
我如何說性理本來明萬丈中秋月
景泰中僧寧謖刻石牌山詩曰卓錫金鼇上禪
餘步小岑碧潭深似海水冷有龍吟
蘇子瞻與蔣之奇同登嘉祐進士約卜居陽羨
後以言事謫黃移汝上章願得居常制可以潤
常隣封也乃往來于潤寓居金山寺李伯時叢

公之像留金山其弟子由贊之洪武初燬[illegible]
東坡挾妓登金山以酒醉印戲命妓同卧印覺
書壁云夜來酒醉上床眠不覺琵琶在枕邊傳
語翰林蘇學士不曾彈動一條弦
佛印偕魯直詣東坡家印云吾今做得桃花醋
甚美取而共嘗之皆皺眉故世謂之三酸云亦
皇祐四年泰州海陵縣將仕郎守本州司馬姜
仁惠於金山寺建藏殿收贖大藏經函匱功德
周圓後遺于江前鶴林寺至今存焉嘉靖涂氏山志

飄竟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謝外妻絶美
舟過揚子江大風作于金山寺下所乘一舟覆
妻挐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
然後去三年後蕭秋東還復就故處就寺設水
陸供薦禱于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忽
爲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饑渴裸跣
抱柱如醉如痴喚之不應黎明僧衆聚觀太秀
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燎
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乃扶手撥湯[illegible]

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
如被人拖脚引下吃數口水入水底爲綠衣差
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爲妻
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
物初猶笑不言及既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
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
少慰心意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矣一夕導
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熒煌花幡羅列及
諸香案邊聽疏乃是君官位姓名遠薦我者我

料君在此盤旋遠寺不肯退綠衣苦見促我故
退遲會罷燭滅强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
得緊抱廊柱不放遭他毆打極困他怕天曉始
捨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得生皆佛
力廣大所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爲夫婦如初
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綠衣者蓋水府判官也 廣艷異編
東坡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
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

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
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卽微服求
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稱天下長老底
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于是尊
禮之後過金山有寫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公案黃州惠
州瓊州 五燈會元
唐人題金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
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江景趣也金山寺留

題亦多唯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及天多剩
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 事文類聚
留雲亭在潤州金山之絕頂平樂府仙宮嶺有
翔風亭宋鄒浩建以爲避暑之所 山堂肆考
蘇東坡少年在金山寺讀書治林下土見一大
瓮白銀以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宇
後數年舉進士令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數
留後爲驗十年東坡辭官歸家與僧較其數則
與所得俸祿相洞也 山堂肆考

鎮江張皮工之子年十六偶一夕見一美人來言吾上界司花仙也與汝塵緣未了特來相就乃留宿其父母但見兒子僵仆于地而已良久始甦父母郎知其故雖切憂之亦未及袪禳也凡一年體日羸瘠他日恍惚爲美人携至金山寺有二道人在井亭上召語之曰子鬼氣深矣非吾不能救子欲絕之乎否兒拜曰心欲告絕而婦人不肯去且身不由我攝持今遇仙師望乞憫救道人曰且從吾遊言訖忽登一大山問

師何處曰天目山也頃之又在杭城吳山上出一劍授之曰予汝歸俟婦至即斫之兒受劍拜謝二道人倏不見遂買舟賫劍而歸父母望之已數日矣具告以故父乃藏其劍俟之至夜美人復來方就枕父即仗劍奮斫其腰頓成二截乃日用笤帚也明旦二道人款門求見父即之子曰即授劍士也出酒飲之道曰借汝兒隨吾至杭有言相告父不得已命兒隨行必須已往杭城問汝肯爲吾藥童吾與汝俱仙兒謝有父母不可曰汝無緣遂遣之歸 廣艷異編

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注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霧乃澤氣通山文過海賦陰火潛然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身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烟散布如人

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劉須溪批云龍也非是坡公西湖詩又有湖光非鬼亦非仙之句與此可互證 楊升菴文集

潤州金山寺張祜留題雖名賢經過縮手袖緘不敢落筆蓋茲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見其寺與山出于水中之意也祜詩久爲絕唱云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羅隱有題金山之句詩云老僧參罷關門後不管波濤四面生孫魴有詩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前

亞人之詩也 青瑣高議

燕華君題金山寺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鰍 清瑣高議

楊升菴云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當爲第一張祜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不張打油謡料矣 文集

楊升菴云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郭璞墓所在皆有 文集

客有問此山何以名金僧言昔裴頭陀開山得

無夢園集 于一

金故名客笑曰若然則銀山是得銀錫山是得錫耶殊不曉出自佛書大地外有香水海以紫之海水播溢無常天帝設四大金山浮游于海以鎮定之以此山似之故名之客又問何爲浮玉此出仙經上仙居浮玉山朝上帝則山自浮去因金焦俱在水上似之故云 釣叟紀聞

金山江中有毒龍變幻百出船客由真州渡必欲渡此江須大祭乃得否則必覆往有神僧呼龍曰汝能見身乎龍卽見一頭如山僧曰汝能大却不能小能入吾鉢中乎龍卽入鉢中僧曰汝能出乎龍百伎莫能出僧因與之說法開其毒惡龍請降以聽法今封順濟龍王是也春秋祀之

金山從北崖下一穴能容人出入中空洞而上數丈石牀如案一洞大方二丈四面風生不可久留

中冷泉中鋪可下須冬涸時乃可大可數丈高可二三尺以手捫銀杏樹根直立但不知下至

無夢園集 于一

何處

金山有一巨蛇色黑往年人常見其身大如斗夜横于山巔不知者以爲木石或跋之尾動而去必不傷人皆謂是修行蛇也近不見想爲龍矣

金山有一片水銀大于席月下或將曙時飛集僧屋忽不見偶一夕中夜月初上時有山人孔承寵見所積柴蘆上一席如銀近視之卽颼然飛去驚問山僧始知之

金山塔時放舍利光遊客與僧頻見之

金山所居僧及借寓之客與行者過江必無傾覆之患即偶遭之亦無傷生者聞神龍常默爲訶護

金山中冷泉水比他泉水每甌重數錢腹瀉者寒飲一甌頓止煮茶無宿垢

金山水陸法事爲古今第一道場每中元例作水陸普度天下一切横死之鬼其夜施食撒去粟飯不減數石明早顆粒無存時有僧明桐戒

行特虔善爲燄口施食風清月白之夜四江聞其哭號之音咸怪之近或無此僧亦無此聞矣

金山江天閣靈光神祈夢者多奇中傍有一催宮神凡有走失人輒禱之能復見以故人常與之推袍神色如生者

禪堂向有主僧古燈有厨下一童不知何來年可二十歲見人惟笑不復言孔承寵嘗挈其僕至隱處叩之彼惟大笑知其爲異人也與之言世外事及道中情覩其意彼始肯首振臂而去每飯熟鳴板集僧彼輒至齋堂歌舞不知所歌何言堂主叱之則大笑而臥于竈下夜不就床惺惺獨坐承寵時以果餌貽之彼不食納諸袖懷中或置諸石上對之歌舞强之畧食少許以餘呼鳥雀鳥雀爭至食之盡彼乃撫掌大噱不踰月沐浴坐化

三官堂舊有僧定福居之即今成果師也其僧誠慤不苟山中僧見其不事將迎惟茹素禮佛輒以騃子呼之騃即痴之别名也光有明桐作

都綱時不容挾妓登山戒行尤嚴今其孫定堅號二如者深明佛典頗能詩更脫畧於世緣了然物外

三官堂定福存日一童名薛法雙目至午後則昏蒙無光因此至山中與僧執爨擔水求食而已定福使之禮觀音其童每至五更詣香案前稱觀音號禮至天明則服爨水之役如此經年寒暑不輟而雙目頓明初不識一字後復學誦諸品經一日對人曰即此山中有何功德我將

去後聞在淮西江常渡人不索資直雖暴無風
雪無論晝夜呼之輒至了無難色越數年忽有
以事至淮到一菴甚幽潔主僧出見乃薛法祖
而言論超越戒行異常其地衆商乃與之剏建
衣食臥具皆無改于當時惟供佛至虔不事干
求人益重之乃知學佛止是苦行不求財色名
食睡五者則道自光大

江天閣一老僧號無礙原南京寺僧居金山有
年茹素酒醉歌自怡居閣司击山晨昏鐘鼓寒

暑不輟雖大醉誦金剛經不止年過七十餘歲
常携酒登留雲亭飲客失足墮崖下人謂必死
即不死肢體無全者使人下視之宛坐一石見
人至輟大笑問其所傷老僧曰幸無傷即此一
壺酒還是滿的衆笑以爲奇常渡江落水止淹
半身後時舟往極之老僧體服不善水無乃誦
金剛經得護持也一陳令尹微時寄食于老僧
後中甲科授丹徒令登山問無碍在否衆答適
渡江矣頃歸見陳尊驚喜陳急扶起問曰還
識我否我即某也老僧即大笑以手搭其肩曰
如此發達陳佯作色曰我今主此縣汝我治下
何可狎乎遂與同飲言舊時去語之曰汝可來
縣中當與汝飲老僧曰我僧也世外人但可乞
食郊野豈宜入城見縣令公如不遺舊能分我
食餘足矣陳笑而許之終陳之任未嘗入城乞

金山多有異人至無能辨之孔承寵初住藏殿
書補殘經一僧至問曰汝書經也費自何出孫
曰自辦僧曰亦賢矣袖出丹砂數兩曰此藥成

熟砂三分可點一兩語畢即去追還不及時有
一僧楚山者素好此術偶見問之求少許試爲
之孔平日極惡此術置砂於佛座令彼自取去
彼出望外喜莫自持歸對山僧點化自售其能
有大理卿聞其名聘去欲得其訣惡其秘不即
授閉之一室遂餓而死甚可笑也向使孔好之
又不知將至何禍非義之利果可希乎

孔承寵住藏殿一日將午作湯餅一大鉢欲延
他客適有頭陀自稱廬山狂雲松向孔言餓甚

指鉢中麪可食之彼卽掾鉢而食暑不少讓務
頂俱𩫖夜臥殿石上時隆冬二單衣無寒色我
以草藉之不許達曉熟睡鼻聲如雷孔怪之彼
引孔手拭石熱如火居廿有三日未嘗見水火
每至午方食日止一飡每飡輒盡三四升喜面
壁坐一夜初漏問孔曰汝曾遇異人乎孔曰無聞
授養生方而去孔年今九十有六矣
江有一老黿夜窟甘露港口窟金山岸下以就
飡時有一僧與黿狎客欲見之僧輒擊魚呼之

卽起其身四稍水蛭聚吮僧曰吾爲汝去之用
鐵鉗拔出百條黿快對僧開口作聲如笑目光
如電投之肉其大如斗信口啖之或投之饅頭
若餡有葱椒卽吐之後僧不知何去他人呼則
不起雖終日擊魚若罔聞者人謂僧去黿亦去
一日被大砲誤中其背死于非圖港中今江黿
未絕無與人狎者
留雲亭外數武其地頗凹燃燭于上雖大風其
光不搖相與家指爲天中穴

鵰哥石崖下有一穴可入上行數丈許有石室
大方丈中有石床乃知金山上下皆石故能久
柱江心龍門下水深二百丈日爲江濤衝激壁
立不掛雖與郭墓相向實不相連勢亦峻絕也
郭墓至冬水涸石出五老峯傍一石名龍眼石
船至此爲旋濤觸石罕有不敗者山僧募化遊
客舍大木植龍眼石上舟見木柱遠避之庶免
害但此木必是楠梗良材大且堅不爲浪折其
價貴不久輒盜去使得石柱立之乃能久遠云

裴公洞是山絕高處每至重霧及昏夜舟行迷
誤遭山石卽覆孔承寵勸衆鑄大鐵板懸絕處
復建一亭名省霧亭昏旦霧合令洞僧擊鐵板
舟人聞之遠去鐵板上鑄承寵名以上俱釣叟紀聞

金山十九觀

韓蘄王十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戒不得用船悉給浮環遂浮以渡登岸寺僧疑爲鬼神指所歷處皆黿鼉穴也

歌者袁綯妙高臺歌坡詩罷坡爲起舞曰此便是神仙矣

胡旦作漢春秋邀柳開金山寺觀之頗自矜開贈一劍以戒狂悖

李約每月夜泛江登山携古鐵一片又畜一猿

擊鐵彈琴猿必嘯和

呂祖謙曰昨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

郭功甫金山行向子瞻朗誦鳥飛不盡暮天碧一聯大爲介甫稱賞

子瞻與佛印柬今日過邵伯埭自此入塵土猶之鄉矣回望山水間麈塵妙談豈可復得覆

公弼云西飛白日莊可戒北去青山冷笑人

子瞻夜觀江光若漁火鬼烽旋盼而大閃映林木棲鳥皆驚

了元靜夜見焦山西北霞光上燭霄漢于方丈構妙高臺潛對其地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

別峰入定夢見龍王語師既諾出定語其徒咸莫信乃探袖中龍鬚巾襪示之

克勤佛果禪師見五祖聞道在金山說法堂中僧一千八人皆大徹

子瞻云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文丞相詩男兒斬却樓蘭首閒品茶經拜羽仙岳武穆詩男兒有志扶中國不斬樓蘭誓不回

陸平泉云被召北入泊舟瓜步每旦棹江濤中汲中冷泉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于此迴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抵鵲

王鳳洲登靈觀閣候京口酒至詩云倚欄興劇盼京口忽有扁舟來百壺

沈石田詩常惜忙未到到來方悟閒過江如隔
世入寺不知山
王陽明十一歲同祖過金山賦詩一絶又賦蔽
月山房詩傾一座
吳公嶽守盧州王公廷守蘇州以公務會鎮江
吳邀王遊金山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
束王熟視其具論心盡歡

金山詩話

張祜詩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
鐘聲兩岸聞
祜詩實金山絶唱惜結句弱耳楊用修評之
詳矣
馬戴詩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濤聞
每見落日倒景至山之西而止則山之東已
障之矣或暮還山磬聲宛在濤聲之外始知
此句之工
孫魴詩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
月光協水色洸瀁一白山如入氷壺中山居大
江心四面風皆受之雖竟日几席無塵生此
句亦入微矣
韓垂詩根盤大江底影插浮雲間雷霆常間作
風雨時往還
每登山巔四顧無著俛瞰空江浮茲魂石則
使孤根洄洑而往濤與撼勢亦岌岌際此
風雲雷霆則洞穴迷濛響應輒引酒自觴

為神恐
韓持國詩鴿栖秋殿冷龍伏夜潭深
此山向來多鴿巢于殿閣藻井之上不啻
百以其山孤迥絕市弋者旣無僧飯每餘易
于求食足以全生也
熊茂叔詩塔影波搖動鐘聲潮拍回
塔雖植山頭實邊于江影落水流亂之可
容云塔珠搖海日僧梵逐江濤
李燾詩簷迴前無地江澄下有天

李之儀山惟枕江樓憑江而立開窗則天光雲影
倒景于澄波之中終日對之未覺厭倦況面
西日多晚照則浮光躍金天與江色眩亂雨
目但不宜于暑也亨云孤月翻江征鴈斷寒
濤撼石蟄龍驚
又詩瞑色闌詩思江籠雨竮烟
文正范公岳陽樓記闌極登覽騷墨之情盡
矣簷暝色獨足以闌但烟波江渚客思特深
耳深

蘇軾詩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
清風片帆耳
又詩半夜潮來風又便臥吹簫管到楊州
山雖懸江實近而易于渡與至可適登高
眺則心神怡曠何事求丹丘于海上也
蘇轍詩揭來長江上孤高三千尺僧居厭山
四面貼蒼石
僧居憑江倚石開牖則江光盜座引潮刑閣
氣精爽

又詩鐘聲鏗鍠答山谷烏鳶力薄墮中流惟有
胡　石上宿誰知江海多行舟
此詩雖詠金山之實相而行舟不畏其孤絕
浩蕩以寓行險僥倖者多也
王安石詩俛視大江奔茫茫與天下
登吞海亭俯瞰江流浩浩勢與天而同流令
人有身世浮鷗之想
又詩山月人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
山月之金被松破之江風之雪遇水成之則

見松金生喜見雪浪生愁殊不知月白風清
自若也能不以所見爲憂欣則心光常靜道
風常清矣
蘇舜欽詩陰壑藹風雲陽崖產金碧
入裴公洞則山氣陰森俯江天闊則波光瀲
灔此句得之矣
又詩扣欄見黿鼉悠然意自得
予聞觀瀾堂崖下有老黿窟之時有一僧與
黿狎每扣木魚呼之則起遊客以肉投之黿

啖而洋洋復逝後僧去而黿被鐵矴誤中之
今則無矣
范仲淹詩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
意工而句壯登此山詠此詩亦可以輟矣
梅聖俞詩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
無地接則兩岍懸絕可知與波分則獨峙江
心可知雖辭氣平衍而實工矣
又詩老僧忘歲月坐石看江雲
坐石看雲至忘歲月則此僧庶得無生之藏

不知金山近亦有此衲否也
王岐公詩大風吹江晝翻雪驚濤捲浪晴轟雷
此句言江中風浪之勢有如此客云長風亂
日掀洪濤拳石年年聳孤翠
郭祥正詩鳥飛不盡莫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
此亦江天之妙句也遊覽之情豈無欣戚之
殊
黃庭堅詩笑看郭璞墳前水激石淘沙幾日休
郭璞刑于姑孰人謂其能精于堪輿故指水

中之石實非也客云景純未必眠江底遊客
空勞指石頭
曾鞏詩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
嘗三醉妙高臺乃知此詩之妙
沈括詩蘆管玉簫齊送夜一聲飛斷月如烟
予云潮帶漁舟歸浦潊夜吹銅笛下金焦
蘇紳詩僧依玉鑑光中住人在金鼇背上行
金山有玉鑑堂佛印之室山在江水鏡波之
中故名若金鼇者此乃取其實相改山爲鼇

客從眞州下江中道遙望金山儼一巨鰲是
首渡江而北是以名之非關繫戴三山也
楊蟠詩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楊州
唐宋時金山雖居江中而玉山尚聳擴蒜山
亦高大連絡之勢與北固山未覺甚遠今三
山俱頽矣且瓜渚未成市鎮潮直過楊子橋
以抵江都今已城截南徐之水豈能復見燈
火此詩是誑唐宋中景槩非今日也
王平甫詩雲隨草樹縈舝舳艫浸樓臺點萬疊

當時山有二塔夜燈燦然人遙望之誠若萬
炬今山近建一塔誰其燈之且聞近塔有徽
商施銅鈴每鈴連螭首重廿餘斤今惟一二
鈴矣
黃庭堅詩楚雲斷處山浮玉吳月生時地湧金
客云雲連吳楚山形斷月滿樓臺水色分山
危素詩持呪降龍秋雨歇焚香迎客晚潮初
彼當秋雨後晚潮初登山入寓僧房故吟之
不可泥于降龍舊事

薩都剌詩落日地中去長江天際流
彌勒臺在中泠泉北登之西眺則江浩無涯
惟見滾滾自天際而下至郭璞墓勢益旋洄
舟行多畏之則不能不使心胸曠蕩形神騫
逸也
又詩鶻泠山腰月龍噓海角雲
鶻多巢于東崖懸樹之上月出則飛揚不定
至五六月天陰晴變幻咫尺異觀龍多白雲
中垂蜒人多見之間至鱗甲不隱惟首藏密

雲不甚辨也此實近江海故與他處不同
又詩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
此詩見人世之倏忽而乾坤之悠長以道眼
觀之總在大化之中何有倏忽悠長之異哉
又詩剪燭題詩雲氣裏不知身已在龍宮
予嘗雨夜同客論文于江天閣有云虛閣夜燒
紅燭短空江雨氣白雲深
趙孟頫詩千帆過盡暮天碧惟見白雲時往來
松雪生平得意句亦金山實景也

虞集詩吟苦不知身入畫更添泊鳥破烟昏
妙景如畫
王世貞詩千帆風色使人愁又云山形自拱秋
雲壯海日遙將曙色寒又云滄海潮吞丹灣去
大江天捲白龍來又云雲低鴈鶩行時斷日落
黿鼉臥轉驕又云極望千峯爭日出中懸一柱
擘雲孤
此弇州詠金山警句別所詠詩悉能馳驟李
杜

汪道昆詩斗牛夾岍懸河鼓龍象乘潮迸雪峯
上言山當形勢下言寺坐大江句自工而意
遠然亦奇摇河鼓星在天潢之中斗牛二星
夾潢而立況牛女屬吳分野雪峯是佛修道
處
唐順之詩僧定潮來去月明江淺深又云洲迥
孤斷石井瓶割寒江
前詩聯以見禪心之不動月色之無私後詩
聯句警而聲韻清峭迥臻境傳也

丘濬詩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迴
江之南屬吳江之北屬淮楚今皆隸于秣陵
故詩句合而言之風可斷樹而山獨不接孤
柱中流信然也
陳鋭詩鳥從天外没僧向渡頭歸
僧居此山不解自逸日營營于城市若不獲
已者能不爲鴻鳧之所誚者鮮矣予云片石
難羈羈世客野鷗應笑過江僧
李夢陽詩三首中警句屢學樓臺結龍專滇洞

游光涵天上下影變地沉浮一身銀漢上四顧
鏡波開魚龍狎不浪草木潤長春吳楚地形伏
江淮秋氣來
崆峒不獨辭章足冠我朝而人品孤潔無愧
古人矣
陸深詩潮聲生絕壁江影落孤雲
靜夜江聲若自山頭而下曉烟未散凝雲低
度則江之流影若與烟雲相掩映乃見此句
之工

沈周詩過江如隔世入寺不知山又云頭白妙高方縱目落霞孤鶩曉猶貪

前詩二句深得過江入寺之趣後詩三句乃知此老晚年幾獲過金山則落霞孤鶩不獨此老貪之是人皆能愛也

李開芳詩鳥背看雲度鐘聲帶月殘

暮雲低度曉月半殘金山晨夕聞見如此亦清越矣

皇甫汸詩莫潮風外落寒獨雨中深

百泉吟詠深把六朝獨此聯使人中唐詎其辨之

陳經邦詩江聲搖草樹海氣隱樓臺

深得前人之意趣冥合浮玉之見聞

袁宏道詩穿篠逢石怒倚險嗅波躍

京口當羣江之滙誠魚龍之藪但水勢浩渺奔流無停春暮岷水渾濁夏季則清徹與山井無異誠宜瀹茗詎有波鯉也

李言恭詩遠水接天盡高潮到檻平

前人有遠水兼天淨此詩聯合

楊一清詩風高鵰橫鶩秋旱江轉龍門到海遲

此詩在今時金山詩中亦卓然而不遜者

李東陽詩潮聲夜落江心寺

昔人有楓落吳江冷一句遂名擅千當時此句足以當之

唐寅詩憑君指點分吳楚滿眼風波自古今

伯虎此句清淡而有餘味

李攀龍詩雲光忽落黿鼉窟雨色飛來鸛鶴峯

雄渾

沈垚詩帆歸極浦和烟沒鷗伴閒雲逐浪浮

景屬金山所常見而意寓入世之興逐雲之閒適于言外

張翀詩閣影靜依波面石磬聲清落海門烟

句清遠亦金山之佳致

虞謙詩塵埃不向山中住日月常從海上來

順口道出若無思而自工

吳國倫詩江合萬流奔赴海山蟠一柱上撐天

予云江流自古天難盡石峙何年水不知

屠隆詩山當京口拊雲過寺倚江心截浪迴又

云天地蒼茫孤寺出東南咫尺大江分又云海

色遥連三島樹風塵不到六朝僧

赤水詞擅藝林及詠金山則碍于前人而未

能獨出一意風塵不到六朝僧當雄視踏往

劉應秋詩萬頃潮聲連海動千尋塔影落江寒

首句使置于錢塘詩中益雄矣

李祝詩風過星河搖薜荔雨餘宮殿倒芙蓉又

云山孤向背承飛瀑寺古朝昏咽落鐘

淸勁可喜瀑字不若浪字

李承勛詩千秋月浸龍宮冷一夕潮平鴟渚寬

題詠屬遊人多處最難下筆非句相犯則意

亦相同昔有一僧謁豫章守守問可遊滕王

閣否僧曰遊矣復問見幾詠可僧曰俱無當

意者守曰能當之乎僧詠曰洪都太白方積

翠倚穹蒼千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至今檻

于閣頭

顧璘詩天晴秋見海山潤午生雲

山情水貌自是深遠不動聲色溢于目前

殷實詩月來江倒景風定水無聲

予云天淨江空月潮歸石破雲

傳慧詩天晴沙氣白夜靜海雲黃

予云雲低連木白日落半山黃

孔彥光詩月分江練白濤涌蜨螺青鵲散鶖鴟

著龍來欲聽經

客云鴿窺齋罷階崩集龍聽經完水上歸

鄒佐卿詩四面天皆水千山樹盡雲

予云乾坤不盡江如織今古常浮石似雲

孔承寵詩今古疑浮玉孤高似落星月來連海

白潮滿接天青

客云夜色虛無江瞰月曉聲浮動石吞潮

何遷詩日莫鐘聲何處落山光海氣滿扁舟

比夜半鐘聲句大過之

顧璘贈僧詩相見了無言空庭踏秋月

止可贈丁元一輩

屠隆詩山僧無一事洗鉢挂藤花

客云月下跌江石松陰滿衲衣

馬一龍詩江心無地風佛面有風波

佛面有風波句能出人意外可賞也然自[illegible]

濤聲佛身變化來

陸洗馬詩飼龍臨洞口曝藥坐松間

洗此亦偶以所值言忘于飼龍曝藥則及物

矣然皆幽人事也

王稱勤詩爲臥波心樹僧移枕上船

王因此詩所見爲僧寫懷亦有意也身能安臥僧

却嘗嘗

張萱詩惡高最蕭瑟風雨隔江來

風雨隔江來形容山之孤峙最切

金山造浮玉廊集句 禪廊北至[illegible] 玉廊南至無梁殿

樹影中流見潮湧千帆瓜步青鍾聲兩岸聞雲

連萬樹揚州白人間道路江南北地上風波世

古今茲維金山草木潤長春山孤向背承飛瀑

魚龍狎不浪寺古朝昏咽暮鍾濤色掛虛簷三

吳綠水浮天濶樹光穿落日六代青山隔岸多

病髮長新堤江邊見月潮初白地衣封斷碣海

釭臨風日轉黃玉簫飛月斷如烟流水與天垂

臥海厭有碑廊扣闌見鶺鴒揚首意前得獨登

幽鳥下中流貢見不羈太長侯亂峯橫滿地莫

論無坐處墻低樹少多客月石瘦花慳宴得春

有出隱高峯雲光忽落岐能窩潮來捲大殿雨

色橫飛鷺鷥峯笑語落揚州清風偶與山阿曲

壺觴對京口明月聊隨屋角方春來江色鮮雨

過水雲碧漁燈鷺島下中懸一柱擎雲孤搶影

隔江生極望千峯爭日出波濤隨彩筆碧潭龍

去水生苦風雨泣江萍滄海月明珠有淚海門

烟樹潮歸後江面山獲消照時影變地浮沉客

去客來天地老光涵天上下潮生潮落古今愁
海氣隱樓臺斗牛夾淅懸河鼓江聲撼草樹龍
象乘潮逆雪峯杳杳歸舟送梵音紛紛落月掛
空影亂石維舟住細雨鍾聲帶古今西風倚樓
嗟夕陽鴉背分吳楚日落山氣紫開門江霧滿
玉洞未歸雲渺渺渚烟連去島金波空映月缺
傍沙柳繫廻舸賈客貪風力雨過千帆亂佛燈
江妃鼓浪花風回雨淅聞人語海邑遙吞碣石
高月華劍浸寒潭靜川光孤斷石山中無地著

塵埃井脈割寒江水底有天行日月鴉宿腥林
徑日落黿鼉臥轉驂龍歸損塔輪雲舐馬鷖行
時斷海邑遙連三島樹風塵不到六朝僧淮山
水蕩廻塔擎燈影凌雲渺吳樹風吹斷船載鍾
聲出浪堆潮滿接天青草薄晚山猶露石月來
連海白雪消春渡欲生波鷗鷺宿樓臺潮聲夜
落金山寺蛟龍避鐘磬雲氣朝浮海上峯歸渡
客舟多天遠樓臺橫北固傍崖漁鼓亂夜深燈
火見揚州老蛟一夜獻瓊瑤襯席嘯風不成潮

僧定潮來去十年清夢是重來月明江淺深暮
里奔流須著此山分江邑破古樹撐雲信有梁
潮帶海聲來斷鰲關水疑無地弄月疑金見數
點殘燈山寺秋凌風怕錫飛一聲磬徹江天曉
帆影春霞沒日月常從海上來漁歌夕浦生風
雲時向山頭出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
山多帆飛鳥影連龍歸下界眠滄海劍掛蛟腥
起月過中流倒玉環清磬隔潮聞天迴江漢通
隊柱夕陽依淅盡地缺東南著此亭插影浮雲

間山月入松金破碎盤根大江底海風吹水雪
崩騰沙靜渚鷗眠僧依玉鑑光中住風依江燕
舞人踏金鰲背上行陰壑滄風雲鳥飛不盡暮
天碧陽崖產金紫漁歌忽斷蘆花風焚香迎客
晚潮初持咒降龍秋雨歇落日地中去九霄星
斗摘來多長江天際來大壑雲濤行處合吟苦
不知身入畫更添白鳥破朝昏寒樹雨中深柔
川遠帶征帆影暮潮風外落遙漢京傳候雁聲
高閣切星辰層雲錫響容手塵新秋照步鑿落

月明珠帝女遊風鈴語半天滄海潮吞丹鷲去
水氣蒸初地大江天捲白雲來日落半山黃人
從渡口窺巢鶴雲低遠水白僧在窻中數落鴉
俯視月水并坐恐星斗溼晨望愛明滅雲開天
鏡倒樓臺夕遊鷲蕩摩界入氷壺寬日月隋柳
分堤綠荒亭猶勒宋皇詩歸雲夾浪輕古碣尚
留蕭帝琲駐錫逢山邑江浸樓臺點佛燈停盃
見浪痕雲隨草樹縈羣岫過櫓妨僧定曉磬昏
鐘佛屋深鷲濤濺佛身雨蓬烟棹征帆遠鴿栖

秋殿冷晝日如聞驟雨來龍伏夜潭深無風但
覺鷲濤沸鰲翻三島出落日海門何處舟鷲駕
一峯來疎烟水國前朝寺一身銀漢上鴻鴈來
時月印沙四望鏡波開風濤險處龍藏鉢遠水
接天淨雲捲丹光遠更重高潮到檻平濤翻雪
色寒猶落剪燭題詩雲氣裡不知身已在龍宮
霜高木葉秋晴黿戲水綠子染垂藤鷲鳥逐健
鶻粘天青欲無沙禽下欄行千尋月浸龍宮冷
海鶴聽經至一夕潮平鷲渚寬最愛簷前景絕

奇江心曉然郭公墓斂人分夜火荻月漁燈照
斷魂龍女給晨餐秋風野寺供僧飯天地石邑
老墓前無地拜兒孫東南江勢關山下有田埋
壽鼎漂石龍涎春霧浪交沙鳥跡曉潮餘佛面
有風波前朝人往寺碑在江心無地脈今夜月
明遊客稀漁火落寒星巖背蠣房苦半合烟波
浮夜月江圍龍窟木長腥墖影落江寒鳥飛青
嶂銜烟去潮聲遠海動濤捲蒼雲抱月來更深
月正中山影杳無像載迸春栽樹紅止青山掛

羅樓拋生耳飯魚風蒲藏柳陰雕檻樹木有巢
燕桃花臨水半江紅江山如故人草色閉關深
徑碧風搖供佛火灘石常磨細浪圓雲溼定僧
衣墖鈴自觸微風語霜飛臨浦鴈月照渡江僧
老樹噌昏鴉千尋石塔為高髻帆影上屋角古
帶青山是黛螺白日走風湍寒鳥自啼山邑裡
黃金浮夜氣老僧常住水聲中帆影失飛航風
高鶻嶺鷲秋早芬客速遠樹江轉龍門到海潮
雨織半江烟風濤撼廣野揻拆城牀吳淞潮

時地湧金潮平怪石層楚雲斷處山浮玉長江
百折出城由舍衛渡恒河海闊五城圍世借迷
津登彼岸願將第一中泠水捧祝吾
皇萬壽杯

觀音洞密嚴堂記

益聞密爲因嚴爲果因果一是爲密嚴亦曰神
咒一江精持咒病目再明辛亥月夜過之執其
手曰萬壑千巖裏相逢此一江竊慨今之講師
從口說入患不密以牒猈終患不嚴密與嚴二
江有之自予游京口北面事者首冶淨次一江
今别去十六年二公精挺色振與江山並聳詩
不云乎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有
如置二公於波浪間可使天地不老今古不愁
右爲一江老僧書於江中

紀遊

嘗讀太史公書始知蓬萊方丈瀛洲爲三山始皇好奇褒徐福語遂舉求仙問藥事心快之吾輿金焦非固名襲而實蹤欲爲山靈拭于及登金之妙高臺焦之吸江亭非固之三山樓靑寰落地龍江無色不知六岕鰲世界失在何處巫兎爲兩金烏作雙低回於明鏡中若遠若近而琳宮紫刹飛廊舞磴爲之色矜嗚呼所謂蓬萊方丈瀛洲名掛圖籍而試跡此律其實無蹤跡

即只居水下之說特福之愚始皇耳然古今遊三山者咸便帆過舫稍稍載筆延討輒以傲人是以皮相山靈貽辱非淺愚謂遊三山必未遊數年前陳風結想幾深夢寐及遊則褁歲糧携同心一二奇書數種嵡然居之雖五喔後急畲策孤往據絕頂最高處細觀雲之往來湊合度水入林含嶂吐谷或白衣或蒼狗或橋梁或車蓋姿狀萬出應接不暇日始升則迴視日所嚮處隱躍睇覷遠近濃淡之奇畢在林巒相錯時及返照靜看落鴉帆影出沒長江之致不全在丹金五色爲奇也大雨後短衣狠狠趨亂壑重泉間觀水勢不能直行躍舞飛鳴與山爭奇千一瓠之內春時花未發先課數詩商擬開時景色及爛熳離花數百武擇危樓杰構置酒凭闌與客指點霞封綺錯之奇秋則山水本色瞥猶病客乍痊動定閒靜又如醉士臥起七碗茶後拋奇石露前怪木是怪誕迷形澄以遠泉之響悠以調與拙歌寥寄靈氣勿斁萬消𨑨此蓋三

山之勝場古今遊之所不及也迴視蓬萊方丈瀛洲失聚負名不可大愧耶

化鵡國記 鷗鷺青禽魚詩之作化鵡國記

國時大江心鷗鷺不當鮫龍族爲武白建於扁盤之年武日非也所由來舊矣帝遣五丁不能去羽族至者如切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金焦其鄰國也海若怒鯨波立國君慧而黠率子孫臣庶遷浮玉山大樹之顛水母無眼全仗蝦衙蝦止浪息復返其國世尊大悲令天龍神鬼說法云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塵勞是魚鼈吱國號曰化鵡須朝與歲再朝西天諸尊者有橋

曰鳥道然後令諸尊菩龍說法云萬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爲彼岸然後世尊自說法云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爾時羽毛鱗介皆現色身古佛闢之渡江而至曰折葦汀世尊借諸菩薩諸天龍神鬼瞻顧而退曰送鳥塘風來潮咽如聞欸笑曰鷗笑屏夜靜江空咏殘寒月曰咏月磯有時倏翮浴罷對影自戢曰梳羽巖與魚鳥狎處任公子罷釣曰夢漁墩國以大治世尊倒用魔軍一切諸魔爲王侍者多丞

塔前靈山會上世世長有化鵡國不凌遲衰微矣千載以前有郭生者自言吾當老其中生死人國墓之予亦不之訝夫貞魂淑鬼騎長鯨而至者何必郭生何必不郭生采采江蘋於以薦之一石點頭若生領予者曰采蘋處其旁有捫蘿棧獮述滿沙遂囑得井人影在焉因歌少陵眼花落井水底眠句曰眠影湫逾武境益闢舉手高寒劃然長嘯吾欲架天作長橋曰架天橋廿日之內凡再遊焉江妃進膳以魚頭供國王

皈依佛後復令御書至予與沈子朗倩偕往則以伊蒲供館于舞鮫洞作度世經二卷續水陸儀文一卷得詩如千首若舞鮫洞諸勝則朗倩之記在

焦山記蹟一

山在郡城東北九里大江中與金山並峙相去
十五里其山自京峴東北至馬鞍東雩石公山
入江止而爲此山後漢河東焦光字孝然一云名先隱
此故名今祠爲護伽藍神前檻有佛印禪師十六詠及沈尙書圖記又名譙
山寰宇記通典皆稱譙山戍宋之問詩戍入海中山即此亦
名浮玉巖石有古刻浮玉山二一在石屏石側二大字元人趙孟奎書一在三詔洞右
三大字無名氏書金山祖師巖石壁亦有之意金鰲浮玉互名蹤講後莫之考耳山之
餘支東出分峙於鯨波瀰淼中曰海門山舊名海門

關唐詩稱松寥夷山即此李仲殊詩海門碍目山雙聳江北行人街幾行亦謂之雙
峰韓維詩一帶分江乳雙峯晚海門山巔盤礴處曰焦仙嶺曰
禮斗壇其下南麓有燒丹井下有焦山渡山之
西畔曰觀音巖南曰羅漢巖又爲羅漢洞怪石巉巖其下一小塔
對峙水際石上宋理宗書羅漢巖三字刻於石西南曰磨崖石又爲瘞
鶴巖今淪於山麓亂石中壯觀亭左曰義之巖又有海雲
巖見了元詩序莫知其處西南半麓有三詔洞即三下詔徵光處中
有隱士像蔡邕贊傍有棧道石舊刻棧道數字隱隱苔壁間而巖嶝崎嶇篁竹
深密但可遙眺而不可即也其下水際有角觝石二石相對勢若[illegible]

有釣魚臺石石磴側有石屏石二吳傅朋書石屏大字刻於石
瘞鶴巖側有霹靂石義之巖東有鑽丹石圓長徑尺
有半中一竅闊而深規而不盈寸山西北隅林木隱森人跡罕
至碧桃灣在焉東北隅烟梢霧篠叢密蔽翳境
更幽僻青玉塢在焉
焦山寺舊名普濟創自東漢興平間唐僧法寶
重建宋名普濟菴元祐初僧了元居之後仍名
寺景定中燬僧德瞋復建
國朝宣德正統間僧覺初弘衍復拓而增創之

梵宇遂與金山抗矣
世莫知焦光所出無父母兄弟丁漢獻帝建安
末關中亂竄河渚結草爲蝸牛廬呻吟其中冬
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宿遭
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尋幽勝
徙京口城東江中之山洞居焉朝廷三下詔徵
之不起後人因名其山而扁其洞詳傳
明應公祠在寺之大雄殿東宋祥符中隱士見
夢眞廟封明應公親製詞以告刻石殿中隆興

中郡守方淡請於朝加英濟二字郡人蘇師德
記天順間郡守姚堂重建前古柏三株甚蒼鬱
唐宋物也像舊用袞冕後改用深衣大帶云焦
郡人沈固焦隱君祠記云邑或之徒不免屈節
先生終老空谷于陵以來一人而已西漢養士
二百年王莽謀逆而于陵僅見東漢養士亦二
百年袁曹角逐而先生再見兩漢清節之士皆
見於季世以表國家養士之報云
宋鄒治御書閣記太宗念沉淪波濤者御製疏

文郎焦山寺建道場以濟拔之因建閣以貯御
製云
元大德中江浙僉省周文英渡江阻風許建塔
於山有頃風止乃捐貲創造歷九年而成名鎮
寺塔或謂山形如龜塔不宜有啓土得龜數枚
後寺果多事遂廢今吸江亭其遺址也
吸江亭對金山高倍留雲山根多巨石如獸臥
草中草樹四垂如衣女蘿幽僻藏勝隔江石壁
不減金山之長廊

徐有貞壯觀亭記云余與太守姚君堂搜奇選
異得景之會處於山之西南作亭以擅之南瞰
鐵甕之城北瞰瓜步之洲西接龍盤虎踞之都
東控海門天蕩之險侯取李白登高壯觀天地
間之句以名其亭正德中僧妙寧脩焉
瘞鶴銘石刻二一在山之西北麓觀音巖下濱
江崩崖亂石間常爲江水所沒秋冬水落始可
摹榻歐陽文忠公云他人俱祇得數字余得六
十餘字一在壯觀亭左側崖石上者乃黏本也

瘞鶴銘幷序華陽眞逸撰上皇山人逸少書宋
資政邵亢就山下斷石考次其文闕其不可知
者江陰眞宰丹陽仙尉茅山眞君此寺僧如玉
所定本也
宋咸淳中趙溍題僧如玉瘞鶴銘辨証後師示
以瘞鶴銘辨今因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書遺
之郡志有墨寶二卽此帖之在郡治者與華陽
眞逸書也於是古潤二寶俱萃於焦山之下三
生石上笑領悟國多矣奚庸多辨

蔡佑雜記瘞鶴銘不著名氏但稱華陽真逸撰因謂羲之書黃庭以爲與右軍書無疑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亦以爲右軍書圖經云字亦奇特不類右軍筆法而類顏魯公東觀餘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年三十二不應稱真逸此銘決非右軍審矣銘下有云上皇山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按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丞相張子厚云石刻在崖下冰濱其側復有同兵參軍王瓚一詩及題

名小字數十字畫全類此銘疑即瓚書或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歟瓚一作讚舊志作晉人今觀其自稱丹陽掾又稱功曹司兵參軍皆唐官名京口自天寶後稱丹陽而詩亦不類晉人語故係於唐因載諸此以俟知者集古錄以華陽真逸是顧況號但無年月可記又檢唐史及先文集皆無此號唯湖州刺史廳壁記自稱華陽山人耳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東觀論以陶弘景自稱華陽隱居文格字法殊類弘景今曰眞

逸豈其別號歟著銘後壬辰歲甲午歲乃梁天監十二年十三年也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任會稽永嘉後還茅山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銘後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或以即瓚詩誤矣西清詩話茲蘇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

郢陽文學馮子振題序燕中賢余暇日游焦山

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二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先年崖間震而墜者余亦信然遂挐舟歷觀崖間尚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摸榻余因請於州將張子顧出之張欣然發卒挽之既出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復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疾讀其文則與佛榻所見者其文相同特以殘之第闕四字而筆勢頗異乃知前所見者爲贋

僧所紿耳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辯乃知此銘眞陶所書格古要論亦云眞弘景書其字神妙 銘考

曾敗以瘞鶴銘蔡邕焦光贊江瀹焦山集王瓚詩爲山中四絕 類集

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韓無咎題名云隆興中踏雪登焦山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烟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次歲乙酉玉朔瑑禪爲刻之石置

唐王貞之題陀羅尼經石幢云集宗祖晉右軍書自稱雲陽野夫歐陽公集古錄云即王貞之書字畫頗爲世重宋咸淳中郡守趙溍於郡治移置山中建亭以覆之

宋咸淳癸酉石刻一絕云文部翰墨此曾題俛仰當年若有期地老天荒崖石劃臨風惆悵立多時

咸淳間尤文簡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緃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處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刻石碣傍復一小石刻江外木不凍詩題云丹陽掾丞讚作 全詩載集中其刻石者止四句耳

蘇子瞻書焦山綸長老壁篇長於譬喻趙彥本云此篇乃坡公全用小說一段事裁以爲詩意最高妙

咸淳壬申石刻丹石無光古刹存六律 全篇刻集中 前有序曰欲援東坡故事爲我佳處留募菴構體猶勁不著作者

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

感太極君詒之與一木鑽使穿一石槃厚五寸許云穿此槃便得道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其石即鑽丹石也 隱居眞誥

李約於焦山得一石號寶峯後載歸洛

王叔弘記云嘉靖中楊繼盛大書焦山二字於壁及其名氏日月椒山乃楊所自號也葢椒焦同音或其自負後竟以劾奸論死忠臣處士名節略等焦山亦云椒山可也

焦山記跡

蘇子美黃魯直皆以瘗鶴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瘗鶴銘大字右軍書以此觀之遺教經衷非右軍筆畫也若瘗鶴銘當爲右軍書無疑又有詩云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瘗鶴銘又董逌書跋載張子厚所記云銘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所亡失凡五十字計其完書蓋凡九行行之

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路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見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眞宰八字與華陽眞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眞侶之號又逌自書後云余于崖山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又按蔡君謨曰瘗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最甚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瘗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瘗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較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

江淹詩本作譙山按焦隱君事見圖經及類集詳皇甫謐逸士傳而蔡邕爲之贊然舊記古詩無言光隱京口者京口無譙山是可疑也錢先

生允治云焦先以魏受禪居河之湄爲蝸牛廬太守董經往視之不肯語經益以爲賢魏代吳先爲祝蚵之歌歌云祝蚵祝蚵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羖䍽按歌中以牂羊指吳羖䍽指魏何嘗指京口也且先居河中足跡未嘗至江南何得以焦山而冒其事耶又云光傳明甚是在河中非江中也傳會可笑劉宋時佛貍南寇臺遣征北參軍管法相守譙山則非焦山明矣

鄒浩記御書閣云余前登連滄觀以縱目而大
江橫貫於前金焦拔出江心岌業於左右如人
分引兩臂之狀太宗皇帝深念沉淪波濤之人
未脫苦趣嘗遣近侍即山建道場以濟拔之御
製文疏著在寶刻與佛日輝光照耀幽冥無有
終極
舊傳鑽丹石了元詩註出道書眞誥指傳先生
焦山石室故事舊傳之訛明矣
霹靂石旁有宋吳琚大書心經刻石

壯觀亭有東冷泉石焦光煉丹井
會景亭舊名佳處亭郡守王應麟易名
元閒僧鏡堂增置寺田刻石以傳
如玉住焦山著瘞鶴銘辨証
正統間宏衍奏請賜經律論重建千佛閣海雲
樓
山比金山差大而寺當其前故土人有焦山山
裹寺金山寺裹山之語
王麟洲世懋遊焦山記曰以遊招隱之明日趣
檝遊江上山比挂席行駛若馳驟安若就衽席
息抵沙岸矣嫩蕺黃麥錯雜錦色俄覩碧柳盡
捕波閒連卷異狀巨石偃仰映柳中出余時乜
大樂之登岍入寺循崖登山郭道人菴在翠微
金山當其面出菴若相賓主息足菴中已稍折
而上爲佳處亭有楊石淙閣老碑記公自篆書
題壁閒山多客篠棠茸徑側攀緣而上遂陟山
巔巔有亭角其四周形似浮屠僧云廢浮屠也
東望海門與天上下圖山或焉有無金鼇若拳

西浮水面不當一柱矣遮邅欲下以未探三詔
洞更取他道瞻謁而返凡上下所得磨崖字無
慮數十百剔蘚讀之多兩宋人名次亦國朝名
筆也下入水晶菴菴當南面最勝坐瞰江流象
山近若可梁檣帆往來必出其下始過一院幽
閒無他奇獨藤花翳牆香氣鬱勃可愛已復下
循東麓而行歷僧舍盡爲北麓兩小山並峙江
中若雙闕然淺流細石相戛爲金玉聲則余向
所濯足處也從茲以西躋石林並奇瑰競劾人

從石罅中行尋䓁陽瘞鶴銘讀之尚班班可見
其半石之大者若皇小者若室偃者若釜立者
若屏若玦而完若剖而連劇石仰望上爲三詔
洞諸崖陡削數仞枝蔓緣綴皆奇觀也
鄭觀察懷魁焦山遊記云漢中郎比其寂默若
皇甫歎其幽玄樂巡棲衡允朝廷之舊德緣武
宇地自羲皇而一人 又 神淵淸淺稻穗過滄海
之田天風颼颸木葉下澄波之浦則有星壇雲
洞半錯落乎珠林竹塢挑鶯仍藹森乎實地動

海音於淸梵則夕磬晨鐘儼風範於神丘則春
蘋秋藻况此峯之勝蹟多邃古之遺文傳世貿
彝甫仲蟠螭之鼎淪波斷石道少瘞鶴之銘
施工部浚明撰護法菴記云繇焦山之麓歷磴
道一再折過大士閣有祠祠漢武安王祠前羣
山拱挹驚濤瀉浪匯於兩溪封田栁蔭交翠其
下
𢧐菴師體禪師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召
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錯

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
一遍如何是踞地獅子喝如何是金剛王寳劍
喝如何是探竿影草喝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用喝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拄杖
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虵無眼又卓拄杖
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
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
匯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
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易說皆對離窠窟多莠

篠少處藏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乎
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秖如焦山坐斷諸方舌
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虀拍
禪床下座室中常舉茗箒柄問學者曰依稀茗
箒柄髣髴赤斑虵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
示以頌曰依稀茗箒柄髣髴赤斑虵棒下無生
忍臨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四日先示微恙
即手書并硯一具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
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三年[illegible]

籃繩斷擲筆示寂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illegible]
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illegible]
無處判虛空（郡志）
枯木法成禪師與照闡提未嘗相識照住寶峰
遺鵬侍者丐于江淛照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
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溪
水光中古木清噗你是何人成見歎曰今日方
知此人鵬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枯木
山境話曰我二十年只作境會鵬忽有省[illegible]

焦山懷深慈受禪師被旨往焦山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
師曰一箭一　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
道不得時如何師曰啞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
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
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秖恐他無下口
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奸也師曰
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
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illegible]

餓餓萬禍于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
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秖
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厮罵[illegible]
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
生好个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
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
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
知赤土是黃金咄

[illegible]侍御鳳翔按江南四郡三日蒞事鎮江往觀
焦山因問山所繇名或以焦光對遂造禮祠下
見寂然衰冕者則焦光象也謂所從郡守以下
曰光處士也崇而祀之可衰冕不可高潔沉靜
付形自然生且弗廬弗食弗衣而衰冕被焉華
質弗倫非先生之意卽命易以埜服伐石紀事
（以上郡志）

焦山記蹟

瘞鶴銘劇銘乃瘞吾鄉華亭鶴也（陝府公姚古錄）
倪元鎮所居名蝸牛廬焦光亦有蝸牛廬又呼

黄犢廬 娛古錄

黄伯思以瘞鶴銘爲陶隱居書似矣獨謂以朱陽帖參之絕類則余所不許朱陽帖出於信本益不足復疑且其寒峭取姿與銘體方嚴乃一二相反安得强合 娛古錄

瘞鶴銘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底水退始可模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爲華陽真逸乃顧況之道號或是況所作然亦未敢以爲然也

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瘞鶴極相類意其是瓚所書也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爲然其題云冬日與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退衆芳且未歇近服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輿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復窮日夕乘槎何所之丹陽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沒湮尚可讀也有好事者當試尋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墨莊漫錄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閒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菴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蓐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

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繇徑不與女人交游衣弊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後道野火燒其廬人往視之見先危坐菴下不動火過菴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菴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菴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菴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三百餘歲

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北神仙傳
嘉靖壬子楊椒山渡江訪唐荊川先生不値因
登焦山題得月亭壁云楊子懷人渡楊子椒山
無意合焦山地勢人傑天然巧瞬息神遊萬古
間後豫章謝廷傑督學南畿摹此詩刻之石未
幾亭圯墨跡湮滅云 堯山堂外紀
溪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
歲陶華陽詩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在華陽

得許陶顏三眞跡顏最多而學之故蕭遠雅淡
若其爲人伯思此跋稱贊弘景書如此故以瘞
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
爲然 瘞鶴銘考
宋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
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
陽眞逸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
帖參校然後眾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
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筆下有立石三字
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眞爾其藏靈作紀爾
歲辰張壆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
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
不同尚俟挈舟過楊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
之十二可也 瘞鶴銘考
元陶九成輟耕錄載瘞鶴銘仙家字下無有字
而多無隱我故四字與他本不同 瘞鶴銘考
都少卿玄敬金薤琳琅云右梁陶弘景正書瘞
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寺弘治

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
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
正德己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爲予言嘗
識其處予既驚喜且自笑昔爲僧所誑遂與德
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
於石壁之上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以歸未至
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
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昝人好奇已先于予銘殘
缺而錄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瘞鶴銘考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
荒寂山僧悍於摹搨詒云崩雪墮江人間既尠
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為信
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
而加題品為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
為恨頃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
之下親搨以歸錄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
能擅美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
考援據寫其義取古今論辨斷為一編名之

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余之好者乎正
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瘞鶴銘考

唐劉年君佐弟延年子永龜年仁父達年元老
因訪右軍碑蹟攀至此熙寧元年季春廿日龜
年謹題釋景宗同遊 石存

陳朴文叔章道卿孟元葛蘊叔忱熙寧元年三
月九日陪明州使君潁川公遊 石存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詩註云吳人謂水中可田
者為沙焦山長老中孚作也 陳淵集

焦先生當漢季潔身世外茅茨偃仰以自終名
為辭榮重山錄得姓香則鍊丹禮星之亭恐亦
未屑後人跡其地而加之郎今之山竹至根下
二三寸屈曲亦稱焦仙杖云

焦山大殿傾圮龍象剝啄瓔珞塵涅僧湛公募
修郡士大夫歡喜樂施一日江浮二木直抵沙
口賈人貪為已有僧訴之觀風使者送至焦山
仍捐金若干其木巨可作柱此亦徵天之所與
矣

黃涪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
今世所傳遺教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
書山谷學之余欲縮為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
庭筆法書之丁未又六月十日

昔人以瘞鶴銘為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
類然華陽是率更文氏停雲誤標之耳 董思白
寶晉齋帖

一

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為
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

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
囘其顧妙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
及其至也豈群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
量哉

湛上人寫經跋云項清公從仲氏入京師於吾
言猶應響予多其根利期之華林既而寫經五
臺衆大福報人人謂人中摩尼寶也明湛始祝
髮禮清公爲導師久之益遠紛華去而業白屏
居水晶庵之東閣寫華嚴經於時趙[illegible]

傳慧程飯之福報於是乎權輿矣嘗聞之初祖
凡諸檀施都無功德清公務以此取重固當遜
成言於華林藉令明湛繇此而進之視福報若
空華耳雪山穿蘆少室面壁於意云何得意忘
言寧詎知清公之果賢于明湛也寧詎知明湛
之不賢於清公也 太函集

理池實太乙華宜爾酒宜爾茶 郭次甫瓢子銘 太函集

焦山四懷詩序云僕將東遊則與有定虎臣爲
焦山約虎臣謂僕吳人郭次甫舍焦山且襄括
六奇一一供游者具而南海歐楨伯北海馮汝
強夾江而居益守文學掌故廣陵陸無從師[illegible]
伯京口茅平仲師汝強皆好奇士也淮從明公
後當悉見之及僕先登盍與季狂同至有定虎
臣後旬有五日至與平仲俱會歐馮待命上宿
次甫鑰戶去矣僕介季狂招歐不至遂舍無從
嗟乎江淮之交諸君子悉與行會相去咫尺竟
未見其人彼生不同時猶將旦暮遇之何說也
有悵怏怏情見乎辭 太函集

慧月天人品

函六士與諸長者子俱結夏水晶精舍仲氏示
疾方丈室季氏褊袒主陀羅尼門時鏡空長者
子朝徹長者子空藏長者子參輔大乘而爲上
首夏之半適一蓮葉沿江下流其上藏一天人
翩翩而至至則屏花髮而衣縞素上謁門徒皎
靈生少廣天與諸天人等諸天具諸相好嗜諸
音樂習諸紛華皎靈狠以非夫容觀無冶音樂
無所御紛華無所濡誠願一躍波流直登彼岸

竊聞大士契無上道演無上乘用竭五漏之源
歸依無漏門徒肅之而入於時繞席奉足五體
投地白大士如初言大士正襟而語天人善哉
希有諸天樂矣若復何求夫樂爲苦因苦則樂
果欲度諸苦去樂爲先苦樂無常皆非眞善若
無所苦樂無所樂是則天眞胣令汨乎其眞則
天人亦一苦也衆生亦一苦也火馳輪轉迭相
循環此有生之嶔轗大慈之所深憫者也希有
願超彼趣所謂無礙智者非耶爾時天人蔾旃

檀香爲大士供大士言善哉希有乃然西域名
香訇然而然胡然而爐然則嗜入爐則嚐歸其
性本然不涉生滅不生不滅何異薪傳性空眞
臭性臭眞空名曰旃檀實非旃檀是爲旃檀吾
斯無受而無不受矣天人乃筍天衣爲大士供
大士又言善哉希有衣我如是莊嚴珠有牟尼
宛然在褏握之徑寸同吾褏中希有四鉢亦具
此不亡應不獄亦有不增景景夜光珠珠相然
况我仲季若諸長者奇徧照相同吾儕是衣鉢

無所受此何以故各具故也天何以故聞其旃
也爾時天人逡巡卻步奉青蓮花樹七寶瓶於
是挈瓶而進之爲大士供大士拈華微笑爲天
人言善哉希有供我優鉢羅華是出九品上池
其華千葉葉各趺坐一佛法相如來其斯爲蓮
色身卽圓滿報身也其華或出淤泥皭然不染
要其高廣置之大海與大海同其斯以爲千百
億化身也雖芳馨色澤曲暢羣情有目者之所
智觀有鼻者之所習齅要以無色而色無臭而

臭殆不可得而名其斯以爲清淨法身也夫妙
色身則無盡藏也化身則光明藏也法身則虛
空藏也揆之正法眼藏得無盡則光明得光明
則虛空得光明虛空則無盡希有一三身也三
身一希有也爾毋供蓮蓮在爾所無所無非所
是則眞如希有勉矣於是天人聞斯義已泣下
霑襟吾祖供師師導吾入衆香界及吾再供乃
投我如意珠三供禮成乃內我蓮華藏卽慈悲
父天人師不啻也於是稽首座下合掌而說偈

曰

金粟下生不二尊　以居士身而說法

超我有情墮落趣　歸於無上妙菩提

香雲高蓋本來空　貧子故衣珠自在

願攝三身入三藏　默然獨立總持門

願言有脫解漏身　願言頓悟無生忍

願得名號爲佛子　願得常住化人居

大士聞偈讚言善哉希有乃能發如是心證如是法是用錫爾名號表爾辯才義不重宣第爲

之偈

彼靈無所著　普照有餘師

字爾曰慧月　號爾曰幼慈

天人聞是偈已引身而退造陀羅尼門歷方丈室謁諸長者子白是名義於時魚龍徧踴无礫同宜四衆歡喜奉行與淨名等

慧月天人品竟

夫四大非眞山河爲幻藉因成果因果俱融緣凡入聖聖凡同軌示淨名之權位演不二之法門良緣因類示生隨機攝受不可以倒拘也我函大士具宰官身現居士相爲大開示微言集爲妙論大抵香嚴入悟鼻澄心也玄珠同寶心稍各足也華藏普同三爲一也領彼一明曲爲千譬慧光內照月當空能不灑然省乎雖然慾界沉淪泥足尺天宮快樂福盡還來若能遠離習染究苦空增長智芽等超彼岸則所謂見女身了不若得而證阿羅果不難矣[illegible]

萬曆戊子秋九月既望　黻道比丘和南謹題

禪定智通而慧生慧者照也譬日影而照夜者月也月以照夜慧以照心而天人之蘊矣今讀函大士誤慧月天人品暨偈讚乃知慧爲月即月觀慧離煩惱瑩智光修止觀定力靈明鏡徹一片清淨心一輪皎潔月空上乘照不異朗指歸天人宜也第中云半[illegible]一蓮舟載[illegible]翩翩至屛花[illegible]衣[illegible]

曰天人是耶非邪吾嗚乎知邪纔之穢道[illegible]
丘又題以數十玄言於後其稱穢道比丘又
何人斯余友錢功甫持此命跋意此比丘亦
功甫所自幻稱者邪繇此則前所云函大士
與天人翩翩必此比丘知之而余何知哉然
乎大士以宰官身現翩翩以優婆身現比丘
以居士身現斯三者天邪人邪而余卒何知
焉無乃一幻也乎
萬曆己丑秋七月望吉

佛弟子眞戒焚香盥手再拜謹跋
慧月穢體乃有淨性無穢無淨亦穢亦淨在
所轉爾是故摩登伽卽佛弟子
跋光居士居隆合十書
函大士作此經以雕龍示幻慧月天人持此
經以粉黛示幻錢居士書此經以筆札示幻
問於半偈頭陀頭陀方事維摩詰觀面壁不
語
己丑蜡月與冊阿𣵀書之[illegible]

蜀隱遥洞庭山道士自云甪里先生之孫山上
有其祖甪里廟甪里村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
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于崖窟中囑其弟子
曰撿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
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
不變依言開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
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變鬢而黑髭麤而直若
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
度已四十年餘近八十歲狀貌如四十許人唐

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
乞歸山尋還本郡貞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
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脩者匹夫之志功不
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
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
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適　仙傳拾遺
建寺之始舊失其傳宋改今額圖經不載始建
歲月俱云宋改今額僧了元自敘元祐三年春
普濟菴乏主者白太守楊公乞居此院

國朝正統初僧祖心重建殿塑像作東庵九
僧弘衍作諸殿堂十二年
勅賜藏經侍郎周忱建庫貯之景泰四年鼎創
千佛閣於正殿之東復爲方丈僧堂又築海雲
樓
釋通潤堂募文云堂名柿木何妨碓嘴生花地
是焦山登碍氷河發燄諸比丘攝衣端坐現身
根如附贅懸疣何暇從人乞食衆檀那當見敬
心種福田如奔河赴壑應須給米助薪但辦背

心無勞斫額
海西菴水月樓申時行題僧承祥建
寶蓮菴寶蓮閣趙祥題有大銀杏樹一枝寶蓮
石自山頂墜下樹正覆之
自然菴高鑑題沿江一徑古柏如蓋覆短墻入
寺皆江帆徑過
天然圖畫趙祥題又壁聯云樹裏飄檣隨岈轉
月中雞犬隔江聞
隱士焦先生三詔坊題石柱云襟江帶海迴天
地青壁丹崖眾古今又題人勝坊石柱云活水
有源頭萬頃雨盈晹不涸崇岡多好處片雲朝
去暮還來
東吳靖海碑吏部尚書朱希周譔暨都指揮湯
公慶巡撫都御史夏公邦謨巡江都御史王公
學夔巡按御史趙公繼本巡江御史周公倫斬
賊首秦璠等六人從賊二百餘人惟黃艮等以
一舸逃歸啓遣州民說賊黨宋文成斬艮首來
降餘賊猶有未散者湯巫壼公獲率兵出海斬

首四人生擒三百餘人繇是無復孑遺而海道
爲一清矣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六月十五日
立
楊邃菴一般月色金山寺詩李崆峒曰登臨之
作意興便高也又城頭山色遙連楚詩涯翁曰
寫得出便如登焦山矣
頑石爲山　米壺　事爲我佳處　菴　固
說　作詔丹石無光　剎存蘆沙漁鼓　朝昏
江淮門戶　天山日月與爾　吐吞山足而流

瘞鶴雲腴、呼猿、丁寧爲我：佳處石屋
三間、竹根時。夏六月此石在三官殿後僅餘一徑可入手磨藏
字
焦山舊有枯木禪師故以名其堂
明湛重修大殿號見源有松寥閣三間後有修
竹前有雙梧支片石其下乃吳琚所書心經從
山巖間剝落而得也經云無色聲香味觸法無
無明亦無無明盡無苦集滅道又有大核桃樹
一株與雙梧並植松寥閣有水墨三大字像名

簷楹外垂柳罩樓頭左一閣臨江渚飛帆正泊
沙田北牕紅欄掩映綠竹山樹鶯鳴詩腸鼓吹
山樓第一處也
焦山佳處爲最勝佳處背倚峭壁面大江金山
若拳石浮水上南北洲渚若帶若練帆檣上下
若飛若墜而非圖遠相棋若蹲若揖晰夕霽晦
雲物萬狀真佳處也佳處迤而南爲大士閣閣
後有隙地方二丈許其景不減佳處而閒寂倍
之山僧明述又欲搆室以居而愧無資會余入
山僧乃以其地指示余於是捐資搆三楹其
傍作小軒其右述僧禪習其間而余讀書於左
囊火龕燈梵音嗞響時時在耳目間此外絕無
人跡惟白雲自往來耳因扁其室曰飛雲夏讀書
處
飛雲室下有郭五游山人禮斗臺傍構有四將
殿真武殿二殿下皆洞洞口有五游手植臘梅
一株外小樓二間即五游高隱雲烟閣也
善財石上有亭巋然正對海門海門山下江流

如映坐盤石聽水聲潺湲須臾落霞四起江光
盡金紫矣閣水周可直履海門云
煉丹井在佛殿左伽藍殿前楊石宗詩伽藍殿
前有古井清如明鏡甘如酒
醉石二字宋朱晦庵詩下有蝦蟇石
繫纜石傳聞三寶下西洋繫纜焦山令丹徒塋
娘娘山鐵藝存
五聖殿左右柏四株又古椰樹一株合抱五人
自五聖殿至江田上坐江皭奔濤齒石洶湧千

此業科圖配補

朝陽庵　朝陽勝景 董三山題 前臨大江門種稻田
背山巖萬樹叢綠
海門菴前有池水如碧名青玉塢庵内綠竹萬
竿多竒卉古木
宋真宗詔封焦隱士勅有御書之寶玉璽後慶
元戊午冬月甲子太子少傅觀文殿學士陳騤
書金銀玉佛各一尊與詔書俱下其原勅與玉
彌勒佛今存

一斷碑有法界有情齊登彼岸句餘皆模糊
陸務觀書 前詳后云淳熙二年十一月李　立
又有乾坤廣大四字
淳玉二大字趙立本書
一碑張根知劉逵公達同遊焦山普濟禪院崇
寧元年三月九日
一碑陳安民子惠曹宣符惠輔章授徵時升卿
明父紹聖三年三月廿三日冒雨至焦山会
楠霽遂躋絕頂四顧無礙至者咸適

江山萬年國
三詔洞中書漢東甪隱士焦公鑽石先生傳公
神在洞左向西南一閣曰華嚴閣
三峰庵今廢壁鐫釋洪恩書圓覺經
三詔洞前有棧道二字
山多鶯盛夏多蛇多脩竹多梧桐碧桃灣下萬
蒲數畝
山形似獅修竹爲尾北一山如毬狀名毬山上
有羅漢洞下臨醉石

江上壯觀亭
東冷泉亭 在有汪司馬浮玉銘或云金山名上浮玉焦山名下浮玉
水晶菴 萬曆丙戌方外司馬汪道昆任此題是歲中元日六止居士周天球書
水天一碧　江上清風　桃流
激石　水上禪心　菴對象山風帆往
來墻下即汪司馬贈徐翩翩慧月天人品處
容聽閣王荊石之所定也杜陵雙樹容聽法取
之以廣佛門閣傍雙栢依然古西天雙柏子不
綠祇樹而登容之爲言海天同量法之聽而不

盡聽皆起於不容容則入人在佛衆中矣是謂法本無法聽以不聽上花再葉因果無爲 山谿律鶴上人造閣三間閣前有老柏三株故取老柱雙樹容聽法之句登斯閣者但有舉手稱佛心即名聽法即可入道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梁谿高攀龍題

自雲聲庵下至海門多怪石奇樹藤花如瓔珞有題霹靂石詩云斗字鐫雷文姤斧勢如鋸底海門闕徙倚叢叢攀崖流響激江亂石嶄急如鏇鏴透迤石室窺江光片鏡出洞口雙峰立海門有盤石可坐數人

別峰庵　有石觀音一尊左蒜山一帶右淮揚環抱中坐金山沙田內向遠帆如鳥揚州城堞人家在亂雲間略見微烟而已

焦山絕頂南對象山乳山東大沙圖山拱其外垣西落脚洲而金山山外遙指五州山北望揚州文峰塔西南平眺北固而九華黃鶴諸山盡拱翠焉　有揚椒山詩碑

汪司馬結夏水晶菴從遊甚衆司馬善恢諧語客曰蚊蟲臭蟲蝨蝨青蠅我有四箇比喻蚊蟲像响馬強盜急喇喇一聲就下顆了臭蟲像鑽子喉攞臭褲蝨像倭子跳東跳西也會殺人司馬言訖默然客曰青蠅像甚麼司馬曰罷了不必說了客固強之大笑曰像箇打抽豐的光棍　焦山僧談

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西村頭一家起　神仙傳

焦先生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褥其上天寒搆火以自炙　魏畧

焦光常食白石煮如芋每入山采薪負之與人魏受禪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道學傳

焦山之勝不減金山北固而名不甚顯古今遊作亦無膾炙人口者說者謂金山之名以蘇東坡北固之名以李文饒而焦山直以焦隱君之故余謂不然堯舜在上下有巢繇廣室遺民孔

子稱之不置隱君高潔其人品豈文饒所能稱
班但金山在潤州瓜渚之間乃喉襟要會必繇
之地焦山稍迂僻故遊人較少其幽邃奇絕惟
幽人得專而有之山川在天地間幸不幸有如
此者而況於人乎正德庚戌十月石宗揚一清
識
了元十六題作於元祐四年己巳正月十二日
知事僧義借惠光正隆福安景定二年辛酉歲
寺遭回祿經廿餘年架屋修葺尚未周備發祗

元十二年庚戌歲南北兵船鬥首交戰又遭討
擄毀折一空辛巳歲偶得山中古蹟碑本命工
重刻因紀其後住山中如立石延至大明弘治
丙辰歲經綱妙福同住持妙璞又得碑本於一
老嫗泉器中故重刻立石以永其傳
邑庠生胡紀書
雲聲菴王爾康題刻記記云巖岫廻合蘿徑依微晴沙
移照於海門遠水浮空於木末石羊伏而踞蘿
松蓋偃以留雲何新銘記記云抽葉解節標性巖巖

敷芳綻碧塗黃絢空花而衆色沈玭記記云鼓空
可以作響擊木可以無聲皆為名乘印公也乃
瘞鶴銘陳眉公繼儒以為其鄉之鶴也偶見唐
人悼華亭鶴詩集其佳句以作山中清話皮日
休云陰苔尚有前朝跡皎月新無昨夜聲菰米
正殘三日料筠籠休礙九霄程李穀云露滴椎
聞高葉墜月沈休籍半堦明張賁云莎徑罷鳴
唯泣露松軒休舞但悲風丹臺舊敞難重緝紫
府新書豈更通又無端日暮東風起飄散春空

一片雲陸龜蒙云方添上客雲眠思忽伴中仙
劍解形但掩重毛穿古堞永留寒影在空屛又
鄮都香稻字重思遙想飛魂去未饑爭耐野鴉
無數健黃昏來占舊枝棲㲺朴云風林月動疑
留魄沙島烟愁似蘊脩雪骨夜封蒼蘚冷練衣
寒在碧塘輕又霜曉起來無問處伴僧彈指繞
荷塘
焦山祠田蠲繇碑文嘉靖己未南戶部主事大
梁俞河子李華魯譔文

焦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失大穗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結艸以爲蒸裳披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 魏畧

焦先鄉里累世云百七十歲常煑白石以與人熟如大芋者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將即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就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見其擔薪往時乃置薪於人門閭便去連年如此結茅菴於河渚或數日一食欲食則

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爲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有數日不食時東晉發蒙記曰廉頗畢老日啖肉百斤 神仙傳

東坡居士醉後單衫遊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衆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叉手而立 東坡雜紀

山有實公少惟沉湎不檢憑江結層架上設茅棚竟夜截魚以給酒資一夕漏深就寢棚下聞江鬼大笑又鬨一鬼曰沉溺溝鬼有何可笑甚鬼言明當有一船自海門來一少年在舟梳髮我引之入江當別投生實公聞而秘之明旦果一船至見少年解髮將梳輒大呼詔其乃得免死至夜鬼揶江濼罵之實公因悔前之非遂清齋持戒二十餘年

瓜州趙古城老寓水晶菴側與人議論氣象烈一韓揮使甚富與古城善聞其喜舟居造栢木舟中實以器物價值三百金貽之趙得此舟呼弟賞之其弟紿以事他往借暫乘之遂

其器物賣其船古城聞而坦然若無事者一日欲修焦山小樓匯雲臺偶得本客杉木一篺價不啻百金以助之郭次甫聞之言曰吾得此木以建雲烟樓快矣古城即啞手與之了無德色 豹叟紀聞

有客居三詔洞偏於爐火之術時有某道人自稱得點化秘訣其師事之十數年道人死終無所得後有一客衣冠偉麗艤舟泊焦山相訪然名呼之某異之留展待客乃發舟中所有皆

錯方物極其精美少間其妻亦登山禮佛珠翠爍然客曰吾被妻累兩度詣普陀齋僧所費千金聞汝久在道中六圖尚無所得某泣下拜懇客曰吾術皆吾妻知之自宜問之某匍匐叩之伊妻笑曰吾豫章弋陽王期我夫婦了此一大事汝可同吾舟附王為之力少而功多不亦可乎某躍躍磬揖平日所有夜至安慶輒稱舟漏給某及二童俱岸揚帆而去某狼狽而返不踰年卒 鈔夷紀聞

焦山十七觀

李太白海門詩安得五彩虹架天作長橋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

馬子嚴挈舟歷觀瘞鶴銘石因請州將張子顧發卒出之

陸務觀諸子踏雪登焦山置酒上方望風檣戰艦在烟霧間

紹聖三年陳安民諸子冒雨至山食巳雨霽遂躋絕頂四顧無礙至者咸適

了元十六題碑遺同祿弘治丙戌得碑本于一老婦泉器中重刻立石

子瞻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詩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慚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

瘞鶴銘序宋資政邵亢就山下斷石考次其文曾公敢以瘞鶴銘蔡邕作焦光贊江淹焦山集王讚詩為山中四絕

陸德邵遊金山寺招姪不至詩惜哉佳景子孫

來丹楓落盡平沙樹
楊逵菴云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看月已三鼓矣
焦山絕頂鄒汝翼諸君晚眺適兩輩肩遷轉因
傳籌即其聲斷處進酒戲抵催觴鼓節也
中元日汪司馬大作盂蘭佛會放水燈王君叔
承詩胡僧呪食千航沸野鬼吹燈萬火寒
徐武功與姚太守得景之會處于山之西南作
壯觀亭以據之取李白登高壯觀天地間句
汪麟洲記云橄葭黃麥錯雜錦逕俄觀碧梛畫

插波間連卷異狀巨石偃仰映梛中出
鄒玄敬正統巳丑踏雪尋瘞據銘未至銘數十
步見陸務觀題乃知昔人好奇巳先之矣
汪司馬結夏水晶庵金陵徐翩翩江上來司馬
贈以慧月天人品經
楊椒山登得月亭賦詩有椒山無意合焦山句
其墨尚新

焦山詩話
江淹詩青莎被海月朱華冒水松
青莎朱華海門庵前尚有存者山之西新瀦
亘長勢接金山昔有玄藏日金堤相接入須
仙出世而師在豫章
又詩日暮崦嵫谷參差彩雲重
日暮返照綵雲參差今被沙長障其江光然
倒景藉水色而生綵今不是題詩時矣
李白詩安得五綵虹駕天作長橋

東坡大江東去詞倩將軍擊銅板爲節若此
詩正不必爾乎嘗趺坐海門關雙石排闥飛
霞正覆其上駕天作橋亦實相也
李仲殊詩海門碍目山雙聳江北行人樹幾行
韓垂詩一帶分江紀雙峯照海門
日昃絕壑火光青熒疑天帝立清虛之表海
門一帶飛壁刺天奔濤入洞木杪女蘿垂如
綠髮
張耒詩焦山如伏龜萬古浸碧瀆舉頭北顧海

尾頂金剎壯
遥望焦形微一獅首而象峯夾江對峙修竹
為尾予嘗自眞州下江觀金山微一巨鰲渡
江而西東峤長山蜒蜿似一大蛇隨後逐之
客云嵬磊巨鰲江上渡蜒蜿長虺岸東隨不
向眞州下江望金山形似有誰知
張耒詩松杉數尾髮人物見下上
三詔洞東樹石奇古一山佳處惟集于此吸
江亭雖立山頂未甚峻拔江光縈帶不若留

雲吞海二亭
吳珝詩江邊春事動梅柳皆可賦
春事一動玉梅香滿谷烟柳色沉江江流浩
渺田疇沙渚輕鷗飛鴈歷亂于前
又詩古刻難細讀斷鈌蒼蘚護
客云鐫丹石在人何處瘞鶴碑沉宇寂寥
蔡天啓詩齋近鳥鳶集漁殘網呂收
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寻
嘗臥碧桃灣漁蓬掛樹頭入水晶庵風帆片

片由掌上過
王存詩林深鳥聲悅境靜人自遠
此詩予初不覺其妙三宿水晶庵唯有鶯聲
宛轉不絶林深鳥聲悅眞可與靜者道予云
雲侵佛閣行堪掃鷗狎僧堂近不飛
曾公亮詩雨足雲歸岫潮回浪捲沙
予云山樹藏雲溼江葦引浪斜
又詩苔侵雲磴蔓竹隱斷巖花
韓无咎詩觀音巖前竹十尋狀壯不死如此

宿雲在巓犀峭未出參參調調而木紋如篆
縢絡莎祓深樹蒙茸俯可覗飛鳥之背焦山
最幽絶也
咸淳石刻詩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
予云好花看欲語遠水望無天
蘇軾詩焦山何有有修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
霾浪逐人跡絶時有沙戶祈春蚕
蘇轍詩門無舟揖斷還往說法教化魚龍頑
焦山幽邃頗能言之而最奇者海門一帶巨

石蟲屈如狻猊伏犀樹光巖側不見根拳[illegible]
谽呀陰洞如闘鐘鼓石罅中江光一鏡出
洞則澎湃異狀而海門壁立矣三宿焦山旋
至海門見落霞者一日出者一就船買鰣魚
者一

米芾詩巖多陰霧龍藏角虹掛蒼林玉露瀧
予云鶴隨仙去風連壑龍作人來雲滿山

趙滑詩山足半沉存瘞鶴雲腰中斷郤呼猿
客云孤嶼猿寥惟有鶴空江砥仆汜無銘

又詩丹石無光古刹存蘆沙漁鼓幾朝昏
客云丹石生光人未見清霜纔至樹光知

胡致隆詩華表竟無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
句亦奇削客云鶴去寥天元未死碑沉空水
厭多銘

郭天錫詩鶴歸幽竇玄烟冷龍捲長江樹石腥
客云龍飛深水雲常聚鶴唳長天月自明

釋了元青玉塢詩莫憂四海無時雨多養龍孫
在此中

昔有龍聽僧說法僧曰如此大旱不作雨來
聽甚麼法龍曰天帝封江海不容取水僧曰
研水如何龍吸研水去大雨彌夕皆墨色

海門庵詩汪洋萬頃吾菴外一任魚蝦作水渾
客云潮上聲疑僧吸海秋澄夜似月空江

薩都剌詩江風入霜林寒葉下疎雨
予云山登霜重楓容變閣俯江深石骨寒

黃常詩鶴背笙簫天籟發龍噓簾箔夜珠懸

郭天錫詩爐烟已斷燈花落喚起山僧看月明

二詩妙然置之三山可他山亦可

邵拄詩江流如白龍金焦變角短
客云金焦對峙雙螺碧江海遙連一鏡寒

王世貞詩潮壓樓臺小雲寒薜荔高
客云山雲深隱寺潮水遠縈沙

又詩青山望不斷一一鳳皇飛
客云月來潮合通江白雲去山分兩岸青

又詩爭潮漁鼓亂離岸寺鐘微
予云纔烟孤句夕落月半江明

又詩波迴片片青蓮出日落山山彩鳳飛
　客云青蓮自出江難定彩鳳空飛石不知
又詩潮聲吴楚中原盡海色東南太古開
　予讀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
　今句非後世所能及也
又詩寒巖下抱孤根宿獨鶴逢横別鳥還
　客云山光下映龍沙日江氣遙浮鶴背雲
又詩積廬雪後羃翠空曲徑春深長薜蘿
　予云雪重松廬失春深蘿磴遙

陸相詩風迴沙觜蘆翻雪潮落山根石露青
　予云洲迷風色蘆花亂山出雲根江氣消
王叔承詩胡僧呪食千航沸野鬼吹燈萬火寒
　客云鳥下聲喧齋後食龍噓雲暗佛前燈
袁宏道詩經堂晝寂眠苔兕石壁晴空掛野猿
　詩尚玄遠而意欲切景青兕野猿此山絶無
　但句工耳
陳丞年詩風雨不消松葉火烟波無恙水田衣
　予云星螢入戶松流火雲薜侵街石作衣

程敘政詩過棹客愁烟樹黑浮家人占雨沙青
　客云截江雨白帆迷浦向霽山青閣入雲
高鑑詩江口柿潮人共渡海門落日鳥爭還
　予云船渡空江人不斷鳥栖孤島意常閒
唐寅詩日轉露臺明野漵潮隨齋磬韻江湄
　客云半夜樓明孤嶂月一聲磬徹滿江風
吴國倫詩堦前片片輕帆過殿角垂垂老樹蟠
　客云連檣風渡江光亂飛閣雲開樹影重
劉應秋詩日莫江光遠山空雲樹微

　客云山削芙蓉清漢上波翻玳瑁夕陽中
鄔佐卿詩人家隔岸小漁火出江寒
又詩鳥帶雲歸樹潮隨月上灘
又詩樹色便高枕江光入斷虹
　數語模寫落霞孤鶩秋水長天之致盡
釋洪恩詩遥灰林藏雪雲空日射江
　客云抱日江龜依石臥迎暄寒鳥出林飛
又詩潮長江天白霞收海日昏
　予云海潮催落葉江霧欲沉山

重建焦山塔記

大江中一筆判吳楚吸江海如爲才生滔滔無擇言其筆雄渾而奔放一筆闘飛仙之窟挾萬丈雲霞呼三韶精爽其筆幽奇而峭兀故金山有筆寫波濤亦寫牙籌其僧如鼓其廬如市筆自不俗用筆者俗之爾焦山無筆如讀萬卷書不作一篇文字如待詔金馬門十問不一答非體也焦山宜讀柳宜葵采病僧宜黃葉入山惟見挑水道人洗菜老僧惟聞經聲鳥聲水聲十

六年前與何孺龍共坐水晶庵絕去藥餌沈痾頓愈再讀書松寥閣閣主人見源煮荳腐夜半披衣與冶淨孺龍跳盪海門月吐四更則萬如燒紅橋一轟而待我於雲聲庵竹籬之下以此風颯雨雨思之不置丙寅服闋重來初棉金山右予置浮玉十廊山起五州予與冶淨開山搆廬遥把山容接萬頃天杯因咲世人知三山不知五州是日放舟焦山五色雲起俄見墙下風帆錯疑塔影欲移急詢山頭着筆處凝然作勢成曰圌山重鎮稱江上羽林　上宵旰求治報捷四夷此地不可無一筆而予有感於用筆之難在古人有李衛公筆今北固之上鐵筆一枝有餘勁哉

北固山記蹟

山在郡城北一里下臨楊子江又名京江寰宇記名京口水郡南二十餘里有長山發自天息屏風三茅至銅坑東卸而來延袤數里東行為馬鞍廻龍諸山北至釜鼎京峴（秦始皇遣赭衣徒鑿京峴為長坑以壓王氣即此）京峴之中抽而右折結為郡治郡治之北特起此山三面臨水廻嶺斗絕勢最固險故名北固（李德裕云北固乃京峴之一支李白詩吳關倚北固天險自茲設）李轉南為土山晉唐郡治蒞焉梁武帝改名北顧

西有五聖巖秋月潭（宋嘉定中郡守史彌堅疏治）西北有觀音洞下有走馬澗澗東有海涵河澗上有橋曰柳溪（今圯）環北固而上曰甘露寺寺中有井曰鍜井（僧抉檢鑿井得鍜鐵二故名）西南有天津泉（深數丈甘冷瑩潔）

高皇帝嘗駐蹕題偶句云甘露生泉天降津以示臣下無敢對者永樂間

命取　御筆歸　禁中後僧以　天語名其泉

有鳳凰池（王臣詩山雲欲到龍初起池水空清鳳未還）

高皇帝臨池上僧守戒應制獻詩曰寇賊臨京口　王師出海邊四方喧動地搖姓獨贍天旆鼓鬣旌麾旗耀戰船坐擒五千士齊唱凱歌還　南有狠石（白玠詩坐諸葛三分計勇壓曹瞞十萬兵）北有甘露港（宋蘇欽舍侍郎在寺下依此）港有上下閘下閘之外有北固浦（亦史彌堅浚）甘露壩（宋咸平中郡守趙屠創）山西南有栲栳閘（宋淳祐中夏水暴漲寺宇幾沒郡守何元壽建以泄水寺得無恙）兩傍南有甘露門北有跨鼇門（俱史彌堅立）山趾有演武場（唐江淮都統李垣築）下有甘露渡每天霽登山望廣陵城郭如青霄中鳥道（荀令翻書登此山望海云儼入畫異雲之表）

高皇帝率舟師追僞吳戴院判至浮子門盡降其衆旋師駐蒜山下幸拱真菴大閱僧師一獻詩云天人西來乘赤龍手握寶劍青芙蓉出師百萬皆英雄四方上下雲相從大船椎鼓聲雷同斬蛟射鯨滄海中須臾日出扶桑東波平浪息天無風歸來奏凱登九重斯民有賴歌年豐祝皇壽比南山崇邦基永永傳無窮

甘露寺吳王皓所作時畯苑甘露故名寺在北固山亦號[illegible]遷於山

後燬於兵元大德中僧智本重建張東海詩跋
潤甘露寺在金陵山巔王盛唐以前京口爲邊
卑梁天監中武帝幸焉賜大藏二廚水飲僧其
畫客百斛後嘗有碧芙蓉仙其陳僧明本記載
子昂書寺有張僧繇畫菩薩像於吳寺壁有吳
道子畫行腳僧像
甘露寺有石似羊謂之狠石孫權嘗據石與
劉備一云諸葛孔明計攻曹操輿地志云有斜巷在狠
南孫權隧道也 曾彥和潤州類集引羅隱詩

石羊在妙喜寺妙喜即今因勝寺也甘露寺前
有小石似羊僧因以隱詩揭其傍非也或謂李
衛公鼎建甘露時聚境內奇物實之狠石實自
妙喜遷置然隱與衛公相去甚久石羊在妙喜
隱猶及見之非衛公徙置明甚彥和集作于元
豐中而蘇公過潤亦元豐時則所見已非舊石
矣蔡寬夫詩話
陳天麟記云多景樓不知其所始與所以名在舊
山巔郡守方公滋移建寺東南隅今廢樓中石刻有米元章詩且云

禪師有建樓意不載何名當元章時尚未樓成
寧中東坡過潤與孫巨源王正仲會于此賦詩
天斜照傳於樂府不知與米元章賦詩時相去
幾何豈有之而終廢耶或云熙寧中主僧應夫
爲之亦無可考劫火之餘蹤跡難辨近有言承
太守方公滋指優婆塞之居爲舊址因以名之
啟聰東向僅得圖汝焦石數山長江一曲則遺
固未嘗多也下臨峭壁蜀僧化昭危之乃于寢
空西爲屋五楹榜以元章舊跡登者以爲盡得

江山之勝蓋東瞰海門西望浮玉江流縈帶海
潮騰迅而維揚城堞浮圖陳于几席之外斷山
零落出沒于烟雲杳靄間天清日明一目萬里
則是樓也安知非故處耶亦足實其名矣
唐李衛公德裕字文饒刺潤州時以州宅後地在
非固山下者寺甘露寺爲拓其基宇寶曆中于
山之東南造鐵浮圖七級乾符中燬于火鎮海節度使裴璩重建
及留所藏陸探微畫獅子一菩薩二以授詩僧
手植二檜至宋尚存後僧琛古殿廢甚覆

北粒并石記乃衛公所瘞舍利宗爲福者也甘元祐中郡守林希剏祠寺中以祀之錄其所著文集會昌集兩朝獻替記與佛書藏於寺寺有僧道行孤高李衛公罷任日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竹出自大宛國堅實正方節目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所寶及再鎮浙日問僧曰竹杖無恙乎僧喜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

衛公鎮浙右日甘露寺訴交代常住什物金若

干爲新主僧隱用之群喙同辭金無可驗獄既具僧泣曰前後主者積以空文相承實無金也公惻然立召兜子數乘促關連僧入對咸遣坐兜子下簾揮門卒不令相見各與泥蠟令摸遞付金樣以呈然初無形狀彼此揣摸弗能就公怒劾之皆服罪主僧獲免

唐王灣詩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張燕公居相府手題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元文簡讃

劉攽之詩有山擁諸公富貴羞之句蓋吳南朝來立國于南者恃長江天險置中原于度外故詩深譏之云石齋詩話

米芾字元章號海岳別太原人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徙家丹徒遂定居焉作淨名齋于山下元章自爲記今廢以所珍研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以爲宅結菴其中號海岳自書天開海岳四字庵在山西麓今移建城東利涉門內元章畫海岳菴圖率意而寫極有天趣自寫其眞刻石寺中子友仁爲贊後總領岳公得之爲研山

園公好古博雅悉摘南宮詩中語名其勝處直前門衍堂曰宜之便坐曰抱雲以爲賓至稅駕之地在登重衍亭曰陟巘祠象南宮游曰英光西日小萬日最出塵表東曰彤霞谷亭曰春漪冠山爲堂逸思杳然大書其匾曰鷗雲萬里之樓盡攀所藏眞跡懸高賦味樓曰吟清堂曰二妙亭以植叢桂曰酒吾又以會象芳曰潚香得南宮之故石一品迁步山房室曰映嵐酒墨臨流池曰滌研盡得登覽之勝總名其圖曰研山云

蔡絛云李後主寶一研山徑長纔咫尺前聳二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在士人家爲元章所得後元章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

仲谷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有甘露寺下並[illegible]
一地多羣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
覬得研千是王彥昭侍郎兄弟共登北固爲[illegible]
和會蘇米竟相易研山藏蘇氏未幾月索入內
禁矣仲美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獨
色袞書几隱約烟朦朧巉巖自奇古獨立高崧
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
千丈松崎嶇浮波濶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
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

奇石不許常入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
漓出上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建
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
出妙言願公珍此石莫與衆物肩何必嵩山隱
可藏爲地仙元章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
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又云此石一
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硯紹
彭公眞恐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
吾儕秀氣當不復泯矣蕭與吳仲圭爲畫圖[illegible]

塘剨孟思書之余後携至吳興燬于兵偶因清
暇默懷往事漫記于此
崇寧間米元章取小石爲硯山甚奇峙峴山石
多青潤而產黃山者色多土脉少可鐫治者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菴
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元
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戲之者
每各添兩字云神護李衛公塔[illegible]天留米老娘
菴[illegible]蓋元章毋曾爲宮中乳毋而得薦故云

元章云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
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戶角露二向上齒金
甲手持幡下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有二吳道
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千淨名齋以避風雨
已上並唐會昌中廢寺處移來于此寺其殿[illegible]
置明皇銅像因得不廢宋元符末一旦燬于火
六朝遺物掃地李衛公祠手植檜皆焚焉多景
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此
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菴並剨蹤于兵燹[illegible]

元章云浙[illegible]州市中閘傍隋臨江故宮基一高
臺曾孝藴建大亭其上未名而去正對鶴林[illegible]
鶴上皇下皇山下視金山旁迎羣峯如圖畫乃
山傳神也

楊廷秀跋元章登峴二字云其學書最晚[illegible][illegible]
叅諸方然袖一瓣香五十年來未嘗拈出也令
得見米禮部登峴亖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
耳

祝允明云米九帖宗海岱樓望月絕句有云天

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
過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岳之
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元章志林

唐道士范可保夏月遊月游寺忽有衣褐者自
旁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心不悅俄牵一黃狗
駕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顧目光烱烱如
電范始懼久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上霹靂取龍
范固不鬭也　稽神錄

浙右歸吳之明年夏夜素月流空江澄如畫北
露寺僧持課忽覩數人自西軒上江亭坐定命
酒列殽僧竊于牕隙窺之南向一人朱衣霜簡
清瘦多髯東向者曰今恣江南游皆不乏風流
僕嘗記公云何人種得西施花乎古春風罰不
盡可謂越古超今西坐虜服者曰請各述向日
臨危一言以代絲竹可乎衆曰唯虜服者執盃
乃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可惜西川水不
救敝中魚次至縫掖者曰偉哉横海鱗壯矣垂

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南向者云功遂
侔昔人保退無智力誰言大行險兹路信難陟
次朱衣者曰握裏龍蛇紙上鸞逸延千幅不爲
難顧雲羅隱皆塵土歎息何人遅筆端俄而鐘
鳴僧戶軋然而啓倏皆散去　僧誨

米元章云西山書院丹徒私居也上皇燕人以
異石來告余凡八十一穴狀類泗淮山一品石
加秀潤焉余因題爲洞天一品石以麗其八十
一數今百夫輦致寶晉齋又七日甘露下其石

栝柟柳竹梌杉蕉菊無不需也自五月望至廿
六日猶未已因作詩云我思岳麓抱黄閣飛泉
元在半天落石鯨吐出流一里赤日霹下陰紛
薄我坐石上浸足眠則項抵水洗背肩客時效
我病欲死一夜轉筋着艾燃如今病渴擁爐坐
安得緇郎三十年重往石上浸足眠 志林
蘇子瞻自錢塘移守膠西過潤州甘露寺觀李
衛公所留陸探微畫獅子板使工人摹之置蓋
公堂中且贊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

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視喜見尾雖猛而
和盎其戲巖巖高堂護燕几嗚呼顛沛走百鬼
嗟乎妙哉古陸子 東坡別集
國朝周忱字恂如廬陵人宣德間以工部侍郎
巡撫南畿嘆甘露頹敝之久命僧玹理悉力鼎
新蓮殿延廊煥然有加于昔至請 賜燕經于
寺創殿貯之復其寺之徭役歸其田之占業于
家右舊隸戎籍與輸部作悉 請原之

北固山記蹟二

世說荀令則嘗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
使人有凌雲之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謝玄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
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
四十九枚唐元和郡縣志蔡謨謝安作鎮並于
北固山上作府庫儲軍實周寶傳寶與僚屬宴
後樓及劉浩作亂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
樓兵朱祥符圖經云郡在北固山下

梁王屬大同末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吏武帝幸
朱方登北固樓屬隨從輦側備顧問所經山川
應對咸有故實賦北固詩辭義清雅帝嘉之
陸龜蒙有夢遊甘露寺詩
北固山亭齊梁之前已有之武帝臨朱方刺史
静惠王于宏于正義乃廣其徑路傍施欄陛翌
日御小輿以登上悅眺望久之
李德裕題臨江亭云近世二千石畢公宜化厚
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兩所至蹟

仁壽丞相者陸象先也畢公畢尚書構平陽齊
詹事瀞也三賢皆歷潤守故書此亭
祥符間僧祖宣以國戚任寺得賜丹陽湖田
四千餘畝寺山一新
熙寧中僧應夫主甘露寺嘗聚徒五百餘人重
建多景樓號廣照大師曾肇銘其塔
梁太平興國中丹徒令王紀改築縣垣土中得
石函上刻云梁太同五年道人法彥瘞真身舍
利于此函中銅龕一龕中一銀盒盒內二銀瓶

中有舍利七粒龕後刊唐貞元十一年再加營
奉掌役者張遇獲之遇以端拱元年遷瘞于此
因建塔焉散騎常侍徐鉉爲記
高宗臨池召見耆儒丁拱照等有守法守業守
誠之論
龍州劉改之以詩謁開禧乙丑過京口岳珂爲
糧幕庾吏廣漢章以初輩皆寓是邦暇日相與
撫奇弔古多見于詩改之多景樓一篇云金焦
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

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閒來遊木葉瀟
脫人間秋關河風景異南北神京不見淚雙流
君不見王勃滕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
然落魄豫章遊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
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爲謫仙一朝放逐金陵
去鳳皇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遊將徧東歷蘇
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
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
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爲之大書詞翰

俱卓犖可喜囑珂爲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
程史
丹徒令龐時雍很石記云漢諸葛孔明與孫仲
謀共議破曹瞞計曾據此石後人因以很名其
石始重漢迄今千有餘年矣時異勢殊物改而
石隨湮沒不傳余令此覓古蹟得石于北固西
隅蔬圃積土中其狀如羊者固宛然在也覩其
石猶足動忠臣義士誅奸屏邪之思焉于是因
白之郡守龍溪王公併滕公謚碑記移之演武

塲側建亭置扁曰武侯遺石用以鼓三軍之氣云

甘露達珠禪師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黄葉空狼藉 郡志

甘露應夫廣照禪師上堂召衆曰江山遶檻萬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日參參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主甘露十

四年聚徒五百餘人曾肇嘗銘其塔 郡志

玆埋寶慮甯作法堂修多景樓千佛大悲前後二閣雨華東西二樓復建海岳菴構垂青軒學士王直記惠璉行詮正統間相繼修葺將詔賜律諭三藏五千四十八卷金書華嚴經一部

太史唐文獻重修藏經閣記曰甘露寺之勅賜大藏自　英廟始也垂百七十餘年經函散失有僧如學來自金陵延耆德次第書補約四百餘卷結重閣居之馮太史夢禎䟦云閣之成余始倡緣元徽作記吾兩人于甘露信有緣也哉

雷音雨花清暉等扁刻皆宋人書

僧仲殊南徐好十詞六曰多景樓陳天麟謂起于宋以唐人登覽題詠皆不及也

惠安寺甘露之浴院也

鄭觀察懷魁遊三山樓記若芋芋則鰲極若舞懸敞則螺黛如撮惟水經别嶺入江之道即禹貢北江赴海之途吐納靈瀬混合荆揚之湊朝

宗大經縈帶岷嶓之流天風秋揚水雲朝霍匀吳青雀之舫廣陵白馬之濤連山沉海夌霄下上魴鱮鰋鯉槖以楊柳之枝黿鼉蛟龍拝乎扶桑之窟北固繙經記云狠石闘蒼苔之色巨鑊絢芙蓉之光鐵冶浮圖既憑夌乎半漢銀瓶舍利乃豔發千千年 又 分舟而見月輪則南北殊照將車而出火宅則大小同歸 又 地火水風頗識假合之體色聲香味漸達常住之心定因戒以或坐緣不斷而能割

三山各有、欽賜田地金山五十七頃焦山五十六頃甘露四十九頃每畝納勸米二升餘盡蠲役因均粮與民田同科今酌議條編料價量行優免甘露地衡盡免此萬曆十八年李兵憲帖尚書陸光祖祭酒馮夢禎皆有記

萬曆二十一年丹徒唐里灣民朱旺一家牛產麟先是旺一家每夜有赤光上騰如火麟產後不復見其狀遍體鱗紋色青黑玉頂光潤氤氳若雲氣然口紅色頷下有髯項皆細鱗具九孔

臍以後具六乳一字排列背腹皆巨鱗橫列長而稍方腹下微紅其腰脊近尾處一巨鱗上有紋橫五竪一如王字形尾皆細鱗尾稍一全鱗裹毛四足亦細鱗近蹄二寸無鱗惟直紋二三見而已甫生聲如洪鐘衆咸指爲怪斃而瘞焉越日鄉人殷士望等聞知往啓而濯之傷悼良久繪爲圖郡侯漳浦王公應麟命瘞于北固山二賢祠左作圖說

萬曆二十五年春旺一家牛復產一麟其牛即前產麟者之子也麟狀大如前微有毛目赤若流丹額有紋如王字近蹄細鱗尤整密餘皆同前生數日死亦瘞北固山爲雙麟塚五歲再育麟近古希覯云

吳主皓改元甘露故名或云甘露降因以名寺非也洪武初　上親選住持甘露釋常欽始至說法聽者千餘人一目忽欽篋中諸物悉以遺其徒而書偈曰諸習因緣本不有怪怪奇奇心與口只今舉似向人看放下依然空兩手擲筆

而逝其爲文下筆立成詩亦清圓有揭叟集若干卷行于世一時名士如翰林張翥危素參政滕毅俞希魯顧觀咸與遊焉 郡志

張伯雨題元章研山圖云南宮米老書無敵同盟亦有薛河東研山自昔懷清賞石友令人拜下風華蓋天壇承露潔月巖空洞與天通絕憐古學龜成叟一一題詩取次工又題拜石圖云一代清狂海岳老世間脅被更須論却憐秤放樵夫拜不到奇章宰相門袴南宮研山有峯洞

几八處集翠巖隣書之題詩曰玉柱承寶蓋擁
氣開天門雨露在其下何妨草木蕃右半空巖
眭滿月萬古光不磨直須端正看始得見山河
右月巖 有筍如削玉可表君子林篺龍倘傾日未
容不虛心右玉筍 萬丈極空澄十泓費收歛若作
有物看定自覺幽險右龍潭 舉頭看突兀尺度極
高峻翠色常照人定知根地潤右澤雲 雲雨受呼
吸猿猱斷扳緣豈無逃形者去來小有天右上洞
哆如木瓢唇弇如土囊口虎豹無定居風雷有

時吼右下洞 方壇耿天界欲上疑天路白鶴不歸
來高秋徹風露右方壇 元章志林
馮多福研山園記云南宮研山所藏而歸之祿
氏奇寶在天地間固非我之所得私以一拳石
之多而易數畝之園其細大若不侔然已大而
物小太山之重可使輕于鴻毛齊萬物于一指
則驪言一室之內仰觀宇宙之大其致一也此
地自晉唐而米皆名流所居南宮營之以海岳
名菴後百餘年總領岳公始共復其舊岳惟念
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其裔乎
梼如京廟在北固山下
劉使君廟在北固山西
眞武廟在北固山南之土山
張萊曰三山懸崖亂石間鐫勒昔人詩文及姓
氏實多閱世既遠波衝蘚蝕往往無全文焉蘇
子所謂雜草得斷碑不獨甘露然也
宋晁君成登多景樓詩無一字一句之不工曲
盡多景之妙南渡後詩碑充塞如劉改之長律

阮秀實之大篇徒虛喝耳
楊公濟甘露上方詩云雲捧樓臺出天上眞佳
句也下句亦稱歐公有云卧讀楊蟠一千首乞
渠秋月與春風以其葩藻流麗與手甫相似律髓
多景樓屢經回祿楊石淙詩云祝融莫謾憎多
景至巧終難奪化工
羅隱狠石詩云漢鼎未安聊把手楚醪雖美肯
同心時鉸鏐高駢徐温鼎立三方潤介處其間
隱此詩婉而有味

北固山紀續二

米南宮海岳圖陳叔方嘗寄雲林簡云此圖拙古俗眼罕識前輩嘗評其畫云大米造妙人無言雲林賀次清曠筆意蕭遠當咄咄逼眞矣暇日能寄小立軸一紙否 陳眉公妮古錄

莫廷韓有米海岳石遠望之其色玄近視之其色澄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峰巒洞壑卭之聲清越雖天燥蒼潤欲滴下刻雲卿二字 妮古錄

米元章硯山圖予見之純用焦墨又見徽宗畫

六石純用淡墨 妮古錄

吳琚晉陵人書學米南宮可以奪眞今北固天下第一江山題榜是其跡也所著有雲壑集玄宰云在京師見宋人挂幅絕類南宮但有雲壑印遂定爲琚欲爲跋尾題數行使琚不泯沒也 妮古錄

米老自畫東山朝陽岩海岳庵圖率意而寫極有天趣海岳庵西朝陽岩背焦山其側有早來堂其後自書海岳菴賦并五詩筆意奇絕誠佳物也至正癸卯正月二十九日文璧與士文觀于張松谷家松谷乃士文太山故子得一見 雲烟過眼錄

太尉朱崖公兩出鎭于浙右前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別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祗別和尚老僧者熟于祇接至於談話多空教所長不甚對以他事由是公憐而敬之煮茗既終將欲辭去公曰昔有客遺筇竹杖一條聊與師贈別亟令取之須臾而至其杖雖竹而方所持向

上節眼鬚牙四面對天生可愛且朱崖出所寶之物即可知也別後不數歲再領朱方居三日復因到院問前時拄杖何在曰至今寶之公請出觀之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歎再彌日自此不復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遠之物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 桂苑叢談

有甘露寺僧語愚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望江澄瀫如晝諸徒侶悉已禪寂竟無人蹤禽犬皆息矣獨某默默持課時

亦惜其皎月沉房廊臨江恰幽靜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領僕厮輩挈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詔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與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茲景矣僧窺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於窗際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羅列果食罷皿隨時所有東向一人南朝之衣青陽甚美西坐一人北虜之服魁梧壹壓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指東向者設禮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髯清瘦多髯飛杯之頃

東向者語西坐曰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果致如是乎虜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賢金昆不堅籬棘見未萌吾子豈有向衆之忌乎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而向朱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爲且某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爲何如東向者曰朝代雖殊古今一致俾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似有客華妾也亦恐不脫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大忌者滿身珠翠將何用唯與豪客拂象牀大患此也

朱衣欷歔低頭而已來向曰今日得恣縱浜[illegible]之游皆乏風流矣詩載前集（祖苑叢談）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知潤州治迹無狀浙憲馬鄉將按之至則陳已先覺廉按訖憲車將起因觴於甘露寺闕至卒憲曰將注子來郎中處滿着陳驚起遽拜憲訝曰何謂何謂陳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全而去舉族大幸也馬笑曰豈有此事既而竟不敢發（湘山野錄）

郎中曹琰滑稽辨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

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青箱雜記）

鎭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烟雲顯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爲登覽之最蓋取李贊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樓即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毎憶衛公詩多景惟於此處宜自經兵火樓

今歲近雖稍復營構而樓基半已侵地亦可惜
也　墨莊漫錄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鑊梁天監中
鑄東坡游寺詩云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歟
佗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
未嘗稽考何物本爲何用也近復游于寺因熟
觀之蓋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
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
仏古佛字作殿前滿漫滅一字甘泉種以荷花供養十方

一切諸仏以仏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
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
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
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在
烹鮮八珍與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
法喜禪悅何取又漫一字檀愛造斯器同成勝緣如
含碧水又漫一字發經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其後
又云帥吳虎子近禁道眞槊懷於佐陳僧圓丞
宋又漫一字令宣令鄭休之義不可曉疑當時幹造

之人耳又二行云五十石鑊然形製不能容於
之五十石蓋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鑊乃當時
植蓮供養佛之器耳　墨莊漫錄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
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爲鎮幕庾
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數原
王安世英伯遇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蹤奇弔
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
改之多景樓一篇　岳珂桯史

辛幼安北固山詞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
謀處又日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
者則曰不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
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
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
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
不止相臺岳珂時年甚少偶坐於席率然對曰
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
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既進尚竊有疑也稼

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説珂目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癖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未竟 堯山堂外紀

張祜於甘露寺觀肇詩曰不謂三吳經此詩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肇曰地從京口斷人自海門迴因而仰伏 堯山堂外紀

潤州甘露寺在北固山榜曰天下名山第一乃天監中武帝御書寺趾有大佛殿楹間刻一聯

云北固山北顧好北固山眞個好上林花上林早上林花眞個好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予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予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予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東坡全集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眺詩中佳麗地或者謂眺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爲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後因説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按北史彭城王勰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野客叢談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注畢構政事爲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爲此郡余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爲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爲御史大夫謂政事爲景

龍閒第一可也野客叢談
元祐中郡守林希寫李衛公會昌集文武兩朝
獻替記與佛書同藏于寺寺舊有張僧繇所畫
菩薩像六東坡詩云僧繇六化人霓衣掛氷紈
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翟忠惠云僧繇六化
佛生面行差肩米南宮甘露悼古詩序則云寺
壁有張僧繇畫菩薩四所見乃不同又寺壁有
吳道子爲畫行脚僧亦見悼古詩序
無夢園集　干三　北固山記
蘇子瞻游甘露寺詩序云有二客相過遂與偕
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
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鐵二鑊銘梁武帝
所鑄畫獅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
堂在寺手植相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
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爲穆宗追福所葬也方輿勝覽
王灣詞翰早著爲天下所稱遊吳中江南意云
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
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唯
向此中偏張燕公居相府手題海日生殘夜江
聯于政事堂每云能文令爲楷式堯山堂外紀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
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遥呼
萬年謂曰君與今帝姓族近宜有禍曰吾有何
禍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
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酧萬年欲請
歸飲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
次化爲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
無夢園集　干三　北固山記
後果如魚所言江表異同錄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
湖爲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星爲潤筆于湖却
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
詞命諸伎合唱甚歡因以紅羅百匹賞之何氏語林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
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
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
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居久未就

而蘇仲恭學士之第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臨
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將米老欲售宅
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
其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
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宮禁矣（陸游避暑漫抄）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徐
凝俱至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
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
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

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
靑山色祜愕然凝果獲選（唐王保定摭言）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狂易李衛公鎭
浙西以南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
寺令擇送至府瓦官寺衆白守亮曰大夫來取
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守亮請行衆戒
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愼之守亮
既至衛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
沒幽賾公凡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

前席命於甘露寺設館舍自於府中陳講席命
從事以下皆横經聽之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
講將半亟請歸甘露既至命浴浴畢整巾屨白
公云大限今至不及面辭言訖而終公聞驚異
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
香公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
敬公自艸祭文謂舉世之官爵俸祿皆加於亮
亮盡受之可以無愧（唐語林）
朝鮮國志山川內載五鳳峰在開城府峰下有

寺名甘露高麗李子淵入元朝登潤州甘露寺
愛江山勝致因謂從行三老曰爾宜審視形勢
載胸臆間及還與三老約曰天地間凡有形者
無不相似況我國山川淸秀其形勢豈無與京
口相近者乎汝宜扁舟短棹無遠不尋當以十
年爲期三老曰唯凡六涉寒暑始得之於府城
西湖潤州甘露寺雖美但營構繪節之工特勝
耳至于天作地生自然之勢殆未及此凡樓閣
池臺之制度一倣潤州

昔說崔慎爲尾棺寺僧後身崔慎由爲浙西觀
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摑
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
世間富貴人多自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
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前
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慎略無修行之證但宦爵
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
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忿然作
色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蘇

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摑方爲
快意聾者絕倒　避暑錄
氣之爲雲也雲之爲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
雨之在上謂之地可乎及其降於地則亦雨而
已列子言其全莊子言其別此列子所以混內
外而直言天端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
三者而更爲用則天與人莫之有間矣吾爲舉
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獨有見於此爲丹
徒尉甘露仲宣師授法於圓照本久從佛印遊
元游得其聰明妙解吾常爲言之每撫掌大笑
默以吾說爲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
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葉夢得　避暑錄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按武帝即位之後
靈運時爲散騎常侍從遊北固應詔而作是詩
言居至尊之位者王璽所以驗誠僞黃屋所以
嚴等威此二事特爲名教之用耳若乃治化之
道自有神機妙理超出於事爲之外者焉且聞
昔者帝堯尚有汾水之游今吾皇揚鑣塵外亦

豈常情所能測哉然其所以登高眺玩而見夫
陽景輝映卉物鮮榮者莫非聖心仁澤之美達
近乎布而萬象無不光昭也詳此則羣臣之受
恩寵者各遂所志意有在矣故下文謙言已獨
愚拙自宜歸隱山林顧乃枉見縶維徒慙尸素
以此縈想于懷已非一日今因覽物興感而奏
此長歌也　六朝選詩補註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
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

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悅彌日
予近在淞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
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樓横北固盡日厭厭雨
款乃數聲歌但沙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
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
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
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
去其僧頑俗且瞶憾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
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

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
事壁間之題謾巧塲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
者大笑 珊瑚鉤詩話
梁書曰大同十年幸蘭陵因賦歸舊鄉詩已而
幸京口城北固樓曰此不足以固守然北望海
山實爲壯觀乃改名北顧因幸面賓亭宴帝鄉
故老及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三千文太平
御覽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寺吳下靈岩皆聚
徒數百人而沽水於下有不勝其勞者 避暑錄話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
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荊十三娘爲亡
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
耗荊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
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
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
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荊娘荊娘亦憤惋謂李
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之旦請過江

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
之至期荊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于
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北夢瑣言
予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
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
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進明語少而意廣
予每還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入多而
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
也 後山詩話

宋陸遊入蜀記云狠石古已久寺僧輒取一石
充數游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
住僧善觀見狠石邊有光景掘之得溪泉因取
天語名之建亭覆護
唐寶曆初李德裕觀察浙西割居地以廣之鑄
鐵浮圖七級奉舍利以資穆宗冥福乾符中燬
鎮海節度裴璩重建宋祥符中僧祖宣復遷于
山上極爲修麗建炎兵燬乾道己丑郡守陳天
麟重建嘉泰壬戌祖燈復建郡守黃由亦增廣

之元至元己丑又燬大德己亥智本重建　國
初住僧稍繼復之釋心泰記宣德六年僧玹理重加
修剏學士王直記　正統十二年　勅賜藏經巡撫侍
郎周忱建庫藏之景泰中惠璉行銓繼葺天順
癸未燬益淵建而復燬弘治正德間妙福體璐
以次復修剏之
米元章舊硯石紋如海日狀海岳庵僧掘地得
之
鐵鑊在大雄殿後後燬爲軍罷陳[illegible]峰談

周文襄公忱巡撫至京口退居北固山下淮海
書院訪民疾苦
海岳菴　菴在北固山下長松當戶隙地種
疏仰瞰天下第一江山有堂三間祀林巽峰申紫崖二太守
去思牌二座後一帶稍洪厰後有香圓一株左
梳修竹參差殿角北固山頭新月初上影落梧
桐想見元章掀髯處也
東坡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今
日便稱吾輩爲北固山主人有何不可華亭張

翼軫題壁北固山下前房門有大銀杏一株
北固樓　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北嶺晉蔡君
謨鎮京口日起樓嶺巔以置軍實梁武帝幸京
口登覽賦詩乃曰此嶺不足須固守京口實乃
壯觀改曰北固因名北固樓
三山樓　北面大江甘露道林諸港在其下左
摩雲亭右地藏殿觀音閣其南爲關王殿金焦
兩山雙拱不啻一拳矣
是樓檻陡絕側足望江游者苦之其下崖傾如

棧今霍郡伯樹以欄楯范亥芷公詩使君應亟
凭欄杆庚幾有焉平檻二尺許夜深待燭快讀
楊公濟燈火見楊州句大爲三山增色矣地藏
樓面西其南擁諸山翠遶北臨大江大雄殿五
聖殿在其左對北固山甘露港在其右瞰焦山
沙洲如掌

凌雲亭（白雲吳化書　吏）有二樹蟠亭左右可憑而眺也（原名摩雲吳司理取荀羨則語）

楊一清跋甘露寺詩云金山之宏淵焦山之幽
邃人之所知然得之江景爲多登北固則長江
金焦一舉在目前回視則環潤諸山送奇爭妍
而城堞邑里宮室池沼之勝一覽無遺所稱最
上禪者非浪語也

三官殿右觀音殿簷前有玄照室　見金
山頂上竹木蒜山口帆檣千集北瞰大江甘露
港兩崖樹樹送綠間以艸舍茅茨時見漁翁布
網落日山啣江光如浴

曉由普覺菴上凌雲亭雨洗苔痕山山新沐風
鳴濤答焦山無片椁忽回首瓜步千帆如雲矣

僧明潮于萬曆十九年在觀音洞右始建艸菴
持尊勝咒郡人爲建大堂三楹即以尊勝名其
堂焉

披雲軒寫舊時阿育王作慎獨上人索詩聊以
應之披雲軒頫江山之勝惜未能倚馬然又不
敢續貂姑應之耳（山陰王思任題）

北固山寺之障鐵甕城在其前甘露寺在其後
屹立中峯有眞武殿關王殿殿傍披雲軒其下
則
高皇帝所幸鳳皇池逼柳溪橋銀蒜金三山拳
差樹叢中寺頗湫隘釋淡如苦修募緣華嚴閣
（眞武殿）築地藏樓甘露寺以北固得名顙敢不
理福庭增氣象仙磬落昭回安在哉亦此山一
鈌典也

東嶽廟爲入山龍北固龍埂路爲出江龍或云
北固山爲珠山巒擁向有回龍顧珠之形

凌雲亭下有石帆亭　釣魚臺　鐵柱峰俱療
駐馬坡下有秋月潭　飲虹橋　蝦蟆池　觀
音洞循櫻桃園至甘露港夾路長楊水流清淺
可三里逕渡焦山
自櫻桃園折而西爲蝦蟇池又西北爲駐馬坡
再折而北爲秋月潭爲觀音洞洞口雲房風窟
　石壁上盡栽桃花洞之東爲尊勝堂四
顧峭巘而鐵柱峯矗立于摩雲亭下斷碑倒臥
甘露景莫奇于山之陰游人多未知也

梁武帝書甘露寺三字體法勁越木浸就毀學

楊升庵云周繇多景樓二詩勝張祜金山詩而
人罕稱之 文集
甘露寺有三賢亭乃劉備曹操孫權時嘗會于
此故羅隱有詩曰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
肯同心過亭者心服焉 青瑣高議
北固山西北隅石壁嶙峋峭峻壯若雲霞色如

錦繡風窟雲房桃花迷路下有觀音洞穿窿涵
靈氣與他洞異游人廻西而東至此則應接不
暇矣大抵北固之前樓殿壯麗可方金焦後石
壁奇絕最似金陵夾驢峯也一郡形勝乃萃於
此
北固舊有接引佛殿在山西麓兵燹毀之址尚
存魯僧孔五峰山人孔承寵族弟也重建之殿
高五仞佛金身丈六周以諸天所費巨千告成
偶搆疾將危夜遣舟至金山迎承寵曰吾將殿

後造伽藍禪堂奈何欲死尚存銀米不下千餘
金無爲宅人所漁兄可疾取去明日來殯我承
寵笑曰我住金山數載誓不于人豈宜汙此有
三教王者我見伊勤事有能可畀之料不負爾
五峰首肯遂呼授之 釣叟紀聞
向有一僧住磨雲亭岩下謀爲不軌連及本寺
數僧時張江陵立法甚嚴即日梟示内有一豎
原山西人寄寓寺中初不預謀見邏者捕僧誤
言犯之亦被害其賊僧期日起事同謀者甚多

俱有册籍姓名郡守恐動衆致變將册焚之反
側乃定 鈞叟紀聞

北固山十八觀

梁武帝幸朱方王勵隨從御輦側備顧問賦北
固詩辭義清雅

荀令則登北固望海有凌雲之意

謝玄日以垂綸爲事山下一出手釣鱸魚四十
九枚

李贊皇題臨江亭詩多景懸應牖以是名多景
即臨江故基也裴煜云登臨每憶衛公詩

李衛公以州宅後地在山下者予甘露寺造鐵

浮屠七級及晋所藏陸探微畫手植二檜

劉夢得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喜徑松成
陰悵然懷古偶題臨江亭併浙東元相公所和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
爲書樓扁囑王公備紅羅百疋大宴會樂酒酣
製詞命諸妓合唱以紅羅百疋賞之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張祜徐凝
俱至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有何佳句祜曰
甘露寺詩日月光先到江山勢盡來句

蘇子瞻多景樓聽琵琶詩江妃出聽霧雨愁白
浪翻空動浮玉
多景樓下蹄峭瓊蜀僧化耶可瘦室西爲屋五
楹榜元章舊迹盡得江山之勝
米元章愛潤州溪山之勝徙家丹徒作淨名齋
以硯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結海岳菴又榜
甘露寺曰米老菴
山有東軒西軒北軒顧利賓詩何時借榻東軒
下臥看驪珠吐月華杜牧之詩北軒欄檻最留

情元喜山西軒詩携得紫簫吹月出喚將白鶴
渡江來
劉攽之同章以初輩寓京口暇日相與撫奇弔
古多景樓一篇卓犖可誦
墨莊漫錄熟觀古鐵鑊有文可讀乃當時植蓮
供佛之器
辛稼軒北固山詞使妓迭歌擊節相臺岳珂云
微覺用事多耳稼軒大喜
後山詩話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

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
高麗李子淵入元朝登甘露寺愛江山勝致及
還與從行三老六涉寒暑摹形勢與京口植近
者凡樓閣池臺一倣潤州
徐文貞登第一峯有超出六合之想忽大風吹
幾墮巖下退飲佛殿觀人皮鼓蓋以浙東所戮
海寇王艮皮鞔之

謝靈運詩張組眺倒影列筵矚歸潮
倒影歸潮妙張組列筵自是六朝習氣梁武帝詩舊嶼石若攢新州花似織口吻同也
簡文帝詩霧崖開早日晴天歇晚虹
虹見天開日出霧霽辭意俱盡
盧肇詩路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
又詩林暗疑降虎江空想度杯
又詩西蜀波瀾盡東溟日月開

張祜喜此詩然祜終勝之
張祜詩日月光先到江山勢盡來
北固詩推王灣其云潮平兩岸濶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于北固未切閒
全唐詩知爲江行紀事畢竟祜詩第一
周繇詩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多封楚
輕烟暗染蕪
又詩海濤春砌撼山雨酒窗燈
楊用修極稱之

又詩水淨沙痕出烟銷火野平
客云一江水帶山客淨萬歲樓臺寺勢雄
孟浩然詩江風白浪起愁殺渡江人
予云北固船從京口渡南徐樹許隔江看
羅隱詩還有市塵沽酒客雀喧鳩聚臥蹄涔
予云紫鐵風霜纏衛塔白雲江海障焦峯
許渾詩夜燈江北見寒磬浦西聞
予云漁燈瓜渚同星動海舶圌山帶日來
皇甫冉詩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潮惟帶夕陽還

予云島逐雲歸飛更疾鐘隨潮落韻偏寒
劉禹錫詩烟散隋宮出濤來海門吼
予云山似龍飛朝建業潮如雲湧到潯陽
蘇軾詩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
又詩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
坡詩懷古率用蕭梁事蹟襲者紛紛堆塞可厭地窄天水寬在龍埂路望江尤切客云一甕中連山勢固二鰲分截水聲寒
瞿汝文詩山形鬱長虹掉尾趣平川

客云萬里江流遥入海千尋石起半摩雲藹
米芾詩回首望北固雲藏淨名天
又詩槎浮龍委骨畫失獸遺眈神護衛公塔天
留米老菴
江山屢更興廢游人慨慷至酸楚不堪讀米
老悼古中有壯氣海岳菴前櫻桃雨後古堤
楊柳秋月潭觀音洞峯頭盡栽桃花游人多
未經覽予云萬樹櫻花春溯寺一六江烟水日
縈沙

又詩山光隨眺到雲影渡江來
予云禪室夜深雲滿榻女牆月過水明樓
又詩兩州城郭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鷺飛
予云烟昏京口船猶渡鐘冥山頭鳥自歸
沈括詩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心盡處囘
予云水自雪消來蜀峽潮隨日出繞江城
劉攽之詩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
又詩北固祗今惟有酒中原再望莫登樓
石齋詩話吳晉以來置中原于度外詩深譏

之
又詩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
開禧乙丑與章以初撫奇弔古屬岳公珂爲
刻樓上會兵事未暇也
曾肇詩片雲迴逐斜陽去知落誰山第幾重
予云歸雲隨鳥棲高樹落日憑軒下遠峯
楊蟠詩雲捧樓臺出天上風飄鐘磬落人間
客云曉雲未發帆先亂莫鳥全歸市未收
張靈受詩南朝流下無窮浪長與漁人櫂短蓬

客云江上尚留三國寺雲中無復六朝僧
薩都剌詩雲藏古寺山如畫潮捲東風水倒流
又詩海門不管興亡事只送春潮打石頭
陸游記云狠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
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常竊笑信之過也
天錫弔古諸詩俱不塡事實爲佳
范仲淹詩春山雨後青無數借與淮南仔細看
從容沉著有老杜風客云星亂佛燈天近閣
龍分禪榻海連山

譚用之詩江南好景從來少北望空多故國愁

客云山洞自喜清朝合登覽徒悲往事空

元僧偈虛空拓開寶王剎面門迸出蒼龍髯

端有語不可讀北固山高月滿天

北固山志不載砌于僧房覽而奇之此山險

亟未易屈指也客云寶王界向毫端析纏著

山從火上生

薩都剌詩地險星河近天低雨露多

客云雲連海氣天容近潮洗江沙山勢高

王世貞詩六朝天北顧萬古水西來

客云經來白馬日寺自赤烏年

湯胤勣詩埜竹鶯風寒犬吠江楓落月曉烏號

客云西江水下龍門遠北固雲歸鷲閣深

浮道昆詩空林不斷秋江色白露蒹葭帶落潮

客云江可截教山勢斷雲難遮絕磬聲飛

喬宇詩徑險松陰緣磴入潮平帆影隔墻看

客云石門曲徑循山轉雲掛千重入寺遙

張祥鳶詩鵬盤寥廓秋風急山闊東南落日圓

北固山遇雨奔齊見落日沉江江湧千峯出

甘露樓臺倒映其下

屠隆詩捫崖手挂蒼藤杖石濺寒潮上古松

客云鳳翥雲中疑閣勢龍蟠石底訝松根

鄭佐鄭詩海日隨潮白春山過雨寒

予云春日山房供櫻笋曉江烟艇賣魚鰕

陳沅年詩青山到江止碧殿待雲歸

予云山根水底連焦島寺角雲中接潤城

三山宛
與霍郡侯
三載循良冠百城曾緣臥閣頌神明人傳近日
黄金詔：帝憶當年白馬生法借片霜秋共冷
心同流水月俱清獨憐荀爽難爲御元禮于今
喜姓名
其二
訪古何須不下筵漁樵爭識使君賢千秋嶽瀆
開符史四海詞章犯歲年自是懸蒲耽品藻曾

蒙開閣按圖編峯頭一片屛顏石此日還同峴
首傳
霍郡侯招飲桃源莊賦謝
潤州太守賢豪客上書早動君王色五馬乘來
破紫霞單車駐處浮青麥鄧攸鮑永安足誇懸
魚虞虎惟君家開簾山雨了公事下榻松風留
客椎顔侯疋馬披雲至一笑門前空榔絮解蹋
應虛趙壹囊相看不乏王夷塵顧侯憐才如蔡
稷每言陳生多太息使君意氣青冥高折簡還
移小山側雄談日落蛟龍低銀城雪壁生筵酒
仙吏由來不染塵桃源何必解退秦如澠未盡
鸕鷀冷碧甌評有西江尊長風吹月來江上失
笑長鯨渡洲莽漫道高歌有鬼神綠雲自繞青
天響頗情倒意開心顏秦箏趙舞都等閒坐來
殘月落松際山雞忽咽金鰲端霍使君號神治
明時聊借烹鮮試予古尋奥退食餘彩筆憑君
古王氣多君青眼情所鍾識韓不願公侯封君
不見平原十日足千古終南亦有裴生從

顧農部牟翁携予過潤置酒三山紀事
男兒蹋蹻蓬蒿丘寰中不識五嶽遊長風吹林
鷓鴣愁白日千里鶺朋求使君樓船爲予發共
向龍江拾秋月金焦長揖蛟龍開北固爲我生
超　水底搖動金銀臺巉巖窅窕忽復來老龍
一吟萬葉落日月倒挂青冥回使君揮毫我持
酒朝尋裴僧暮焦叟山雨江雷筆底斜林梢木
魅空中飛陶潛不耐五斗粟曼容爲官六百祿
君家有甑塵如山鄴典銀魚載醍醐迷花倚石

山氣清醉中度盡長松聲爾我前溪問新鯉承
雲一隔滄波平滄波平笑相遇君從何來我何
去褰衣爾我淮江鵝醉別南行逐烟霧

與潤州吴司理二首

訟閤秋開引帝丘賢聲重見孔寧州霜威　帝
識清時鏡風格人瞻大國珠塵滿梁間魚尚挂
雲來簾外鳳還求十年夢斷荆州識露晃相逢
愧敝裘

其二

人言棘枳强栖鸞下榻春風見舊歡清比胡威
原類父嚴如孔奮不知官鬼薪論感司空意刻
木名從小吏看寒谷已噓鄒律煖交章應許達
朝端

謝焦山水晶菴張明府以鰣魚見貽賦謝
一首

仙吏名高道益尊花前白鹿夾雙旙訟庭鳳至
同荀覲漢國雄飛仰趙温訶有懸魚貽野客詎
緣彈鋏傲王孫知君臥閤饒詩思催得寒濤落
海門

仲夏再過三山丹徒荆侯見訪石淙精舍
葛巾再理沙棠舟山南風吹十丈檣舊識沙鷗
靜不去近人谷鳥閒相求奚囊疋馬來石淙銀
魚有客尋幽蹤相逢入林笑執手高談擊碎青
芙蓉雞園日斜松影薄小院沉沉動清酌俱懷
逸興生飛濤便有新詞映寥廓璉璪不乾江月
高風雲繞壁驚揮毫刻燭高題氣酣縱岸弓巾
幗君前茅君前茅動吴甸溪水投書孔洛陽山

風拾竽何安漢蒼生擊缶桃李開樵翁含笑歌
蕪萊昨日飛鳧謁　天子白虹夜挂黄金臺君
不見陳生十載長安道獻策歸來空笑傲只今
山南還水西白眼狂歌向晴昊使君意氣傾山
谷相逢已有糟丘築輿到無煩典鷫鸘醉來獨
自舞鸜鵒明朝莫恐天之涯他日還題滿青竹

北固山懷古

我騎白雲來還穿翠微去白雲一散空翠微翠
微逕我青羅衣可憐兹山多古碑蒼苔絕磴行

人稀憶昔談兵石猶很柳溪綠烟挂春影山嶲
花落還未歸明日飛來照鍜井

甘露寺慈雲閣 又名惡木軒

古木餘舒翠十尺烈風細雨晴猶溼氣接磨笄
一片霞光搖黃鶴千秋碧靄來忽作雲滿蹊無
人時向閣中棲栴檀爲木原非惡法雨成雲乃
作慈我來但覺衣裳冷一鳥飛來破秋影老僧
相對寂無言坐聽寒鐘發深省

仲春宿香山寺五更踏月忽憶往歲與浙
中吳文長金山夜集悵然有作

山雞忽啼一花落寨轟入雲度千壑海螗正立
蛟樓間逢揖仙人駕寥廓駕寥廓山河開往年
曾共金鰲臺如淝散盡還復來舉杯酹江江更
綠借爾銀濤三萬斛一洗青蓮出寒玉題詩鐫
字都等閒山靈聞之鼓其腹昔年向平五嶽無
一字平名亦自壺千世由來蕭艾催芳蘭好舉
靈鷲擊梟鷙吳生大笑生語顛余也醉抱長松
眠仰見明月斜松邊更爲蘇飲吞百川恨不瓶

江成酒泉老龍夜拆天公姤疾雨長雷倒江樹
紫霞樓上開石牀擊案長歌坐還卧吁嗟此日
非今時吳生一別空我思躊躇踏月倍惆悵索
瓶迎風一賦詩

金山盤陀石曉眺歸宿銀山

江暮鳥飛急輕霞向木殘悠然見漁叟獨立釁
絲寒鳥影半分樹風聲多在崙呼童進烟艇乘
月凌江千古木琴徵裏石室青崖端開心獲幽
憩松火明禪關抱琴掃白石時對遠公禪

倒流港喚渡至焦山下禿筆志之

風吹綠烟柳枝溼港口春瀾倒流急村船聯入
蒲磯青蓑笠全經松露溼田上人家凡幾家初
日黃鸝啼杏花小徑有時逢野店石橋無處覓
漁車隔溪長鼻鼓舟至牧童笑落黃牛背彼何
馳逐我且閒自踏飛花林影碎憐予見此心悠
然長歌日暮尋焦仙松間白石堪邀月爲索鐵
瓶汲酒泉

招隱山絕頂訪昭明太子讀書臺遇雷雨

小山青青叢桂青高臺畫臥蒼苔荒伊吾却變
山鳥啼泉語與之相抑揚含情弔古邑悄悵太
子不來雲在望長陰忽作乾坤愁萬斛風雷捲
孤嶂

大雨中摩鶴林寺古碑

長空淜湃山外來飛泉走瀑交徘徊疾如萬弩
張僕射散如狂風吹落梅老蛟不眠地軸動女
媧失笑天公回嗟予青鞋與芒屩手捫危崖發
長叫嚱碑百丈封苔衣短褐子團障泥淳烏跡

依然臨手呈球琅燦爛俄縱橫昔人用意今所
輕淋漓讀罷心神驚君不見英雄埋沒固無限
我欲置汝黃金殿

五州山歌

芙蓉離離口五州長風吹予最上頭手把玉節
朝帝丘天吳晝舞玄夷愁飛鳥不到鸞懸猱寒
崖積雨風颼颼大峯如翁陡莫傳小峯孫列昂
相求江日淘瀾天外浮奔霄倒括龍與虬須臾
境轉回雙塔中關脅宛森且幽絕壁欲墮當飛

流香林怪木枝相樛流霞不散雲常留墩為木
旗鐘且修泉名卓錫通靈湫何物巨蟒冠來遊
我欲拔劍還復休翠巖巍巍翠不收古洞辟踏
天鵝憂胡為勃窣乎携籌老兔忽挂山南樓仰
天擊壺搖此謳坐令遊跡空千秋

遊九華山

連崖積雲古轉磴如風長餘寒過松雨空翠沾
羅裳澌與鳥聲遠但聽天滄浪倒影接龍窟輕
陰帶危橋蒼茫日為馭彷彿虹成梁徑折畏天

窄壁削林無光悄然見墟落烟火遂斜陽捫葛
海門闊廣陵逢相望巒容宛虬伏吐納歸低昂
森陰易我境合沓侵冠屬片靄度不盡萬古成
高張翛翛碧篠合嵺嵺青松翔懸泉遥古寺石
磬時飛揚寄言松間月遲我東林傍

弔劉儀部體寰墓

曉月幾沙棠披嵐陟林麓幽鳥雲中啼青松露
華沐伊人邈難悵蒼靄覆陵谷擷芳意蕭悅寵
酒餘幽殷撫今中莫陳感昔淚可掬公為楚

齊茂節耿靈旭衛國嚴金湯龕懸輿霖霂朝申
魏相書暮止秦庭哭悅彼棫棘賢舉爾公侯腹
晰爽霜日低蒼茫大江肅春言邀高縱山風自
謖謖緬昔長安樓清讌同秉燭淒清伯牙絃慷
慨漸離筑緒言徵芳規容理破繁㶿拊心悼當
岐遺形傀伐木東帶移夕星質晨馬鳴栗猶云
萬里睽未道千秋促解鈇空徬徨回輭渺幽獨
輿詞慘何將屬意失所告惟聽空山雲時傍孤
墳宿

弔華司理省衷墓

大江何潤瀁巨谷何崒嵂斯人寄靈異卓犖挺
奇質拂霧臨昌期矢日除氛慝折檻震　天子
謇謇特攸迪瞪目念荊楚側身就羈勒積奏鄒
陽書經受夏侯易誓挾丹蓋居不爲禍冠惜清
物由道情蕃戎見篇述精英薄宵漢芳積垂竹
帛執手匪在今賡言念非昔山雨迎鬼燐江風
起蜀魄德音既長逝倩感何由釋欲去迷所從
悲歌向阡陌

弔徐儀部振東墓

幽幽巖下泉蔚蔚巖間樹歷歷樹下墳濛濛樹
間霧滴瀝中不愉沾纓邈誰悤緬子稟淵懿抗
志洪所負家爲杖毆賢仕有懸魚度桃李青陽
邑春玉筍巴陵曙王途既昭洗璽援歸鋒鑄戟
敎冰壑標藹藹青雲附斂節貞珪璠德音振韶
護　溫春厤未已寒芳墜朝露彤則誰見酬英
規阻予步幽憤莫可宣哀猿寫榛路賢愚等高
丘天地同大墓嗟子千載離失我平生顧當岐

集傷鷫白日走狐兔何時麟鳳音復聽雲中璧

同沈朗倩訪金焦諸勝兼送鹽城之遊

片帆秋色海門寒落日同君醉鶡冠屋雨畫舍
江黯黯歧烟時鎖雁漫漫吟來匣劍芙蓉冷別
後征衣薜荔殘欲問相思天際隔白雲愁殺蒼
長干

鶴笑屛

萬里雙鸕鷀立破蒼屛曙啞然雲水寒餘音冀
無處

眠影湫

玉鏡不可拾遊人影亦寒未曾窺素綆月白鳥能看

架天橋

銀蒲接飛梁秋虹飲澗長好隨秦帝子携手看朝陽

送鳥塘

無心隨去鳥相送野塘秋更約蘆花白斜陽共釣舟

咏月磯

夜靜鵲鳴飛咏碎秋蟾影失笑廣寒人桂花亂前嶺

鳥道

倦翼暖猶度寒潮夕上遲由來稀釣艇來去盡無期

彼岸

鳥解西來旨人看東逝波未須乘寶筏此地隔恒河

捫蘿徑

回瞻擧微路乃在蛟龍底捫蘿弄寒碧笑落猿江水

折葦汀

何來面壁叟衣帶海潮音天花落不盡[illegible]濃時深

夢漁墩

江風吹短夢忽墮天邊影何處老龍吟覺來臺葉冷

采蘋處

弔古秋風裏幽吟伴落霞相思淹去幾江上采蘋花

梳羽巖

山風寒毳落松露野翎清侶散獨無事背巖梳月明

北固山華嚴閣記

萬山東趨際江突止迴嶺陡絕踞馬鞍迴龍釜鼎京峴之勝而長山五州一帶若拱若逈若翔若舞以障郡治曰北顧山政顧爲固自梁武帝始當是時武帝臨江賦詩簡文帝侍和饒從請臣若王勵者辭義清雅而刺史廣徑路傍施榜隋武帝御小輿以登作者代興想度抔疑降虎眺倒影瞩歸潮時未有甘露寺寺盛于唐宋之間然攷有唐劉夢得元微之和李浙西作時文

饒晚下北固喜徑松成陰偶題臨江亭白不云乎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間其風杀謝蓋至多景樓創于宋與廢廢與率多欷歔懷古始不問蕭梁遺事祗甘露寺而北固不當一附庸郡其實甘露寺即北固之支也舊志事創于吳于亦因其舊及攷康衢國僧會入吳現舍利始行佛法而甘露寺不載于藏經惟李文饒舍北固書院荐穆宗事頗覈由斯以談撫狠石而憶孫劉皆浪傳耳澹上人建北固山之華嚴閣于嘗雨中整屐坐懷鳳閣其下鳳凰池高皇帝幸焉須臾萬山聳翠海波浴日倒映甘露樓臺縱眺一綱偏宜搆閣嘗閲祥符圖經郡在北固山下而元和郡縣志蔡謝諸君並作府庫儲軍實有大力者悉復祥符元和之舊亦京口萬年之金湯也上人執此以往或如謝東山一出乎得鑪魚四十九枚而宰官善士譆厥典故所爲褰裳濡足以赴之者必不後秦漢之書矣

招隱寺記蹟一

玉蕊在招隱山唐李衛公寄沈大夫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閒舞雪密葉乍低帷舊賞煙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注此花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内苑沈大夫閣前有此花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積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嘗邀予同賞宋蔡寬夫詩話載此詩云碑今裂爲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按周文忠公必大玉蕊辨

證跋語云唐人甚重玉蕊故唐昌觀集賢院翰林院皆有之皆非凡境也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着花久當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出八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蕊猶刻玉然玉蕊之名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子京筆記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蕊劉原甫移瓊花詩序云瓊花刱號八仙花或謂李衛公所賦玉蕊即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后土廟瓊花或云自唐所植即衛公所謂玉蕊三公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惟劉夢得雪蕊瓊絲之句最爲中的又曾端伯高齋詩話盧陵段謙叔有楊汝士與白廿二帖云唐昌玉蕊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爲玉蕊無疑洪景盧容齋隨筆玉蕊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泉彌山亘野而唐昌所產至

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止因好事者僞作唐人帖故二公皆信之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今按蔡寬夫謂招隱無復此花然近年乾元萬壽宮住持余孟實自招隱山移此花植於宮前花圃時紫泉馬克復有詩里人龔理子中次其韻然則招隱未嘗無此花也

招隱寺在城西南七里招隱山宋景平元年曇度禪師所創即戴顒隱居之地見梁晉安王綱

刹銘又云顒始至京口常居竹林其後築館處
山梁昭明太子嘗讀書於此元俞用中碑曰戴
顒女捨宅爲院昭明石案尚存寺有石井傳爲
昭明所開珍珠泉及亭李廸搆虎跑泉鹿跑泉
唐學士蔣防爲記玉蕊花李沈二公所賦及宋
人題詠玉蕊亭岳珂有詩又有唐宋諸賢題詠
石刻正統中遷于鶴林寺米芾南宋戴顒高士
記斷碑米元章書增華閣萬松關李廸創
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

初至金陵於錡坐上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
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嘗聞誇招隱寺昨遊
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
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涴鹿跑泉
音樂比山雞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
人大笑
王麟洲世懋遊招隱記云南折數百步入山麓
閒田疇相望舍桃錯樹已循一大樹行可五里
許則兩山對削中壓容徑徑稍紆盤漸入深窅

余從輿中望見山從面起廻抱逕絕乃招隱寺
牓旁出林間覩銀杏樹婆娑奇甚相與蔭其下
圍抱竟五人寺僧云是齊梁以前物意且千年
矣從大樹稍折而東南觀虎跑泉泉滙爲二池
有亭界其間池之外爲流觴數曲池之溢而出
山處也又稍左而上爲鹿跑泉泉視虎跑稍清
而據地特勝其亭後臨泉前視大江浸漫若湖
度嶺稍下爲招隱洞陟頂四望則金焦諸山培
塿並出矣稍下並崖而行得所謂招隱洞者洞

可坐廿許人其然以洞名者無慮六七所崩玉
蕊等名及所序詩之皆弘正間人筆耳
郡守舒國裕記　郡之南十里許有獸窟山劉
宋處士戴顒隱居故其山之寺名招隱考南史
顒世居剡中又從京口常居竹林其後築館此
山文帝每欲見之至謂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
下即其地也元俞用中碑云戴顒女捨宅爲院
後埜志于此山之東南因以磨笄名山及梁昭
明太子亦嘗讀書于此今石案猶存而寺則與

宋景平元年曇度禪師始創也寺北有珍珠泉西有鹿跑虎跑二泉而虎跑之泉有龍觜噴出引爲流觴曲水稍進舊有玉蕊亭岳珂題咏而衛公有詩刻之石按志玉蕊再歲始着花出蘂如氷絲上綴金粟花心類膽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蕊猶刻玉然故劉夢得有雪蕊瓊絲之句世傳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蓋仙品也蔡寬夫謂招隱無復此花而亭因以廢余偶服登覽曲徑紆廻䕺莽盤桓山

前有古隱坊始以入寺環山懷抱四旁羅密箕高隱巖扉也因覩鹿跑虎跑二泉中間頗宏敞登其巔高幾丈許一覽之兩山開抱若拱若揖中襟大江若帶遂捐俸鳩工鑿山築堂其間改其寺之額曰鹿泉寺改其泉上之亭曰觀泉而堂則扁之曰玉蕊仙踪冀其復有此花以寓思也

郡人曹愼記曰吾潤江山之勝甲于東南城南十里得招隱焉地遐以僻林莽翁𦶟自郭之野平綠被隴道夾喬木秀蒨撲眉睫伏流淙淙鳴草下紆廻曲折途窮而寺見舍桃千章粲然若錦殿外兩泉其一爲虎跑石鑿龍口以竇泉孔晝夜噴震作雪湧狀引而曲之倣蘭亭爲流觴其一爲鹿跑渟滀澄澈可數顧毫昔人登太嶽尚謂山䨼水訕此山數武內雙泉泠泠兩亭如翼其不强人意乎方丈後古松叢茂蒼鱗駮犖號萬松關山巔巃嵸峭拔巖洞窈曲俯首而入玉蕊下垂如墜授几席可憇可飲洞口碧梧被

之薜蘿綴之青蘚環周綠縟葱蔚使棲霞餐玉者僅此不以爲玄都洞室耶

郡人鄔紳記曰寺自門廡臺榭橋梁棲閣悉皆蕪沒頃猶及見所謂萬松關者往往牛羊外來魑魅孳行荆棘蓁莽遍滿巖谷其東北有寺曰鶴林舊爲寺之下院今顧稅其地以自號征租索賦殆無虛日爲主僧者力不支席未煖輒逃去而正讓者毘陵惠山僧也其人頗聰明悅禪味適來主寺前太守巽峯林公實倡之至是

煥然一新見者改觀矣

郡守孫華記云乙巳仲春閏月既望林子與賓友挈榼攜琴復遊招隱山山有亭翼然臨于衆泉之上泉自亭穿崖而下川源出焉於是探石洞之雲巢沿迴巒之盤谷登昭明之讀臺反而鼓琴歌詠其間泉聲泠泠與絃相應和諧若曰美哉泉乎清且漣漪林子舍琴鏗然而作喟然而歎曰斯夫子之所謂逝者如斯者乎遂以如斯名其亭（一名如泉亭）

招隱寺記蹟

毘盧寶閣（陳永年書）原名鹿泉寺（郡居士圍禾建）招隱東南曲磴蜿蜒少去數武有石洞者五又東一石屏屹立上書梁昭明太子讀書處　過一峽羣峰羅列為廻龍山為八公洞山勢東抵練湖而盡也

正殿南鹿跑泉方池亭上有石勒鹿跑泉一座前一圓池受兩崖水今廢

虎跑泉碑　宋隱士戴顒高臥處

觀泉亭

泉亭下石甃方池有石龍噴水下至橋流觴九折石橋下遶山而出遠至大江匝樹千株蕭爽可愛而銀杏一株大數圍在正殿右

劉乾賦跋云此寺在潤州之南坰水深山秀烟霞澗毛皆不凡予官京口恒企慕之辛丑初秋始得遊之而作賦

修造記至正庚寅俞希魯造 重修記鄭御造 南徐福地成化甲辰
大明遊王書
鎮江招隱寺戴顒宅平江虎丘靈巖寺王珣宅
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爲寺猶可彷彿其
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巖洞有
泉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
曲複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畧如何山皆不能
爲流唯虎丘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
虎丘平江比數經亂兵殘破獨虎丘幸在嚴陵

七里瀨在洞下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
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籠言若籠中因爲初至
爲八瀧既盡爲出瀧瀧本音閭江反舟湍貌以
爲若籠謬也嚴州錄記

玉蕊院女僊府志載招隱玉蕊花大都唐昌觀故事物產志亦援以證故併錄之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
林瑤樹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
忽有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緑繡衣垂雙
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嫕迥出于衆從以二女
冠三小僕皆丱髻黄衫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
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于數十步
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
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黄衫者曰
曩有玉峯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
飛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
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
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

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眞人降詩嚴休復詩云
終日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眞不如一樹
瓊瑤蕋笑對藏花洞裏人又曰香車潛下玉龜
山塵世何緣覩蕣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
綴緑雲鬟元稹詩云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
知人覺只是嚴郎自得知劉禹錫詩云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
時廻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蕋瓊葩滿院

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從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歌弄瓊枝不緣啼鳥
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劇談錄
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
論玉蕊云玉蕊花所傳不一有以爲瑒花者曾
端伯有以爲瓊花者李衛公有以爲山礬者黃
山谷有以爲米囊者其說皆非也葢此花條蔓
而生狀如茶蘪栢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始
如氷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髣髴膽瓶其

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蕊猶刻玉然
名爲玉蕊乃在於此群芳所未有也今長安唐
昌觀所植存否不可知惟潤州招隱寺之花識
者鮮不爲之嘆賞云 筆叢
戴顒與允勃並隱皆有名中書令王綏嘗携客
訪之敎箏方進豆粥綏日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
答綏恨而去 宋書
陳景沂書曰戴顒字仲居捨宅爲招隱寺在京
口放鶴門外與鶴林古竹院相望數里孤處於

萬山荒凉之巔所縣山逕石卵纍纍不絕如綫
有宋米元章隸碑以紀仲居之出處方丈有閣
號增華梁昭明太子選文於中閣之左有亭名
虎跑鹿跑甘泉清冽閣之右有亭名玉蕊亭之
下有玉蕊二株對峙一架共株條彷彿乎葡萄
而非葡萄之可比輪囷磊瑰有古君子氣象焉
江淮肥遯

鶴林寺紀蹟

寺在城西南黄鶴山下舊名竹林晉大興四年創宋高祖微時嘗遊焉及即位改今額是爲律院唐開元天寶間玄素禪師諱法照者得法于牛頭山歸主其地始改律爲禪寺又名古竹院後薛朗劉浩作亂寺燼廢宋紹興中重建改名報恩光孝禪寺咸淳間僧慶清重修永樂中寺盡廢僧得月就竹院稍葺蘭若弘治中僧了心始建堂殿萬曆間郡守秀水鍾公庚陽招禪衲德乘居之冢宰平湖陸公光祖捐金復寺旁地重建天王殿方丈僧寮遊亭竹院

黄鶴山在府城西南三里京口記曰有黄鶴山在縣界晉王恭爲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西非名芙蓉樓至今存焉輿地志云俗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鐵鎖縻之乃已則此山之名其來已久而謂宋武帝微時游息于此有黄鶴飛舞其上而得名者妄也及受命始爲宮室以藏農具南史戴顒世居剡中又徙京口止黄鶴山故又名戴公山公女于山頂磨笄誓不適人曰磨笄山有胡峯嶺秦始皇鑿俗名祖師岡秦潭一名緑水潭宋紹興間郡守鄭滋改名放生池唐陸龜蒙詩曰松門穿戴寺荷徑遶秦潭

宋戴顒譙郡銍人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衡陽王義季鎭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黄鶴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

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古竹院李涉詩因過竹院逢僧話之句即其處也及火燼後蘇學士培竹蓮池上今名蘇公竹院

龍目湖周孚詩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今寺前有斷蜂嶺

昇仙橋或謂緋衣杜鵑花神自橋而騰空故名

寄奴泉泉中有白龜人皆以龍種呼之

愛蓮池周濂溪先生道州人少失父奉母依舅

氏鄭龍圖居潤毋卒遂塟焉與鶴林寺僧壽涯
交善讀書寺旁鑿蓮池
濂溪祠萬曆丁酉郡守王公應麟建以和靖尹
先生配享尹先生開封人建炎中奉召赴紹興
經鎮江至辛豐鎮夫人郭氏亡遂塟焉及先生
没後子孫仍家于丹徒世襲奉祀
米元章護伽藍神祠唐開元天寶間玄素禪師
主寺寺前曰祖師岡岡外伽藍獲譴師叱之已
米元章聽法於聰禪師嘗言我當護法卒之日

伽藍神忽仆地下咸謂元章代玄素所叱也者
遂祠祀之
慶清跋曰黃鶴山下舊有米元章墓碑稱禮部
郎中米芾父左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丹
陽縣太君閻氏皆塟于此中書舍人蔡肇銘
古竹院祠亭萬曆己亥歲修建
宋武帝賜田山碑
宋高宗御書七佛偈幷像碑七座今存三
金剛經碑一座

心經塔一座太湖石香爐一座慶元年造
天雨寶華堂今廢
韓无咎跋云鶴林招隱皆京口勝處也余頃遊
焉鶴林近城猶屋數間招隱迥在山中屋亦無
矣况修林哉東坡所謂古寺滿修竹非惜其未
深者殆鶴林耶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
鶴林門得古塚棺櫝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
生鉛粉衣服皆不敗寶即命改塟具車輿聲樂
以送與僚屬登城望之有紫雲覆輀車上行數

里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
久之乃沒啟棺則空矣
丹徒令馬邦良記曰郡少師石淙楊公愛寺前
松十三株挺秀時來盤桓其下于是搆十三松
賦記銘重之亡何兵興賦冗僧衆苦徭役不支
逃亡畧盡而寺坐廢向所為十三松者不免樵
焦桐爨矣
杜鵑高丈餘春月開花傾城士女遊賞相傳唐
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根種

之每春末開時或窺二女子來遊花下俗傳花
神也其後有殷七七者名天祥又名道筌周寶
于長安中識之及寶自涇源移鎮浙西七七亦
到郡寶師敬益甚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
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今重九將近能開此
乎七七曰可乃前二日往花所其夜女子來白
妾爲上帝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然此花不久
當歸閬苑矣晨起花漸破蕋九日盛開如春寶
驚異燕賀累日閒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

地後二十年薛朗劉浩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
戌爲政刑殺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搆
之以禍盡赤其族寶八十三筋力猶壯女妓百
數盡得七七之術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
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衆見落北崖謂墜江死
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
之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按
樂天東坡詩註并容齋隨筆所載皆云山石榴
映山紅山躑躅即此花也宋咸淳八年寺僧應
清乃以躑躅補其舊建功郎充州司戶參軍朱
正國作記刻石未幾枯瘁元延祐丙辰里人戈
道恭家圃有此花乃移植故處蜀郡青陽翼爲
記

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號黍成禪師遂
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
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
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

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叩門師問
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
曰爲甚麼不着師曰無汝棲泊處

昔王常侍訪臨濟至僧堂問曰此一堂僧在此
作麼濟曰不看經不坐禪總教他成佛去此話
流落叢林舊矣鶴林定殿主要向不看經不坐
禪處長伸化喙極力扶持使臨濟家聲千古不
墜　中峯禪師

峽山禪師或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僧

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
圓悟禪師云西湖然禪師都中相別能自奮志意繼佛性住持甚善凡百日愼一日久之業熟自馨香也收書叙致殊慇懃奈他値冗附此相勉領刹作粥主一味公心平直以身先之及應接謙和人乃皈向要潔淸梵行然後隨以己所得以開示於人勿自過爲矜衒便是守本也
孫覿曰余寓曹山寺見一僧面壁趺坐如老尊宿問其年曰廿三矣固已心異之一日長老幢

鍾選監寺衆論雜然請以山爲之凡五辭而後就區處細務綜練精覈又如老於事者至於孱身勵行芒屩自隨涉水穿雲風餐露宿爲衆人營一飽無厭倦意蓋爲佛法也苟充此心至于刳眼斷臂割截支節無不可者彼尸居不事東說西誣空畫地以欺世取譽爲語吾不信也
孫覿啟族孫書言云公住鶴林矣鶴林自杜鵑花收還閬苑數百年後鐘鼓一新雲山改色自公始也又啟上山老云每記浮杯卓錫之嘲想見故人風度聊以自慰也
宋紹興法永撰黑漆光菩薩傳云菩薩諱法明示蹟于萊州卽墨縣荆滿村以試經得度于郡之崇福寺精練法華每遊州邑聚落間遇有胎孕婦往過其門或爲講藥草喩品其娠卽輕免求嗣者卽果遂他郡有木客爲風濤所敗卽示以觀世音菩薩號俾其急誦遂獲安濟後値歲旱民庶禱顲不應乃以積薪爲窣堵遂捐身入化火自焚大霆三日雨足開龕衆奔聚觀獨餘

眞身危坐灰燼曾無少損但益以光明如黑漆宋州牧以聞賜號黑漆光菩薩仍詔漆布其身
楊石淙重修光風霽月亭記云先生之學實昉于潤昔有妄人緣此謂先生之學得之鶴林寺僧壽涯是使潤州適爲先生汚衊之地儒先辨之無庸論已聖賢之在世也如水之在地無處無之而其發源經流不可不識先生之於潤坐於斯發迹于斯其母氏又托體于斯此光風霽月亭之所由建歟（按先生祠歷宋而元屢徙其舊入凶刱書院遂廢其址）

于鶴林寺僧景泰間郡守張公敏以廟背山前構亭扁以今名弘治辛亥郡守鄭公世英葺而新之

郡守王應麟重建濂溪祠并祭田碑記云先生讀書鶴林寺後之人即其地祀之祠圮當事者遷主文廟之東清風祠舊祠遂爲遊人踏踐蓮池亦漸淤塞且業于土人矣己丑春五臺陸公贖焉予是撤丹徒縣君時復之以尹和靖曾寓君京口配焉深濬其池四面石砌環之以欄池前建光霽亭圍垣內外植桃李桐桂諸木宛然

無夢園集　千四　養吾

庭草交翠祠透東關徑通寺豎周子蓮池坊與蘇公竹院坊相對以妖僧汪元洪藉没田百餘畝向隱占者供歲祭貯其餘以佐修繕周先生曰菊之愛陶後無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額其亭曰同予

京口述上

建置沿革

鎮江府在禹貢周職方爲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地吳亡屬越越亡屬楚秦併天下爲會稽鄣二郡之地自句曲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漢初高帝封其從兄子賈爲荊王都于此賈死以封沛侯濞爲吳王濞誅以其地屬江都國國除復屬會稽郡東漢屬吳郡建安十四年孫權自吳徙治丹徒號曰京城十六年

無夢園集　千四　注京口述

遷都建業復于此置京督爲重鎮焉圖經曰其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爾雅曰丘絕高曰京京口得名以此吳志孫策使孫河領兵屯京地又云[illegible]以輕船棊徐陵皆指此地晉平吳爲毘陵郡地永嘉五年改爲晉陵郡徙治丹徒元帝渡江都建業乃于京口僑置徐兖州後雖徐州或鎮下邳或鎮盱眙姑孰皆置留局于京口時號爲北府宋元嘉中以南徐州治京口又置南東海郡隋廢州及郡爲延陵鎮屬蔣州開皇中改置潤州尋廢爲延陵縣開皇十

五年罷延陵鎮以蔣州之延陵永年常州之曲阿三縣置潤州于鎮城蓋取州東潤浦以立名大業三年廢爲江都郡之延陵縣唐武德初復曰潤州天寶初改丹陽郡乾元初復爲潤州又陞爲丹陽軍政和中以徽宗潛邸陞鎮江府元改鎮江路屬江浙行省

國朝初爲江淮府後改鎮江府直隸京師領縣三丹徒丹陽金壇按丹徒縣本吳朱方齊慶封奔吳吳子予之朱方止一邑之地首蔣之丹徒邑名之下不當繫之京口郡名之下也無夢園集 于四

英 京口述

池

三國時吳目爲京城孫韶代伯父河守京城嘗繕治之唐太和中觀察使王璠始鑿外隍乾符中周寶築羅城二十餘里元帥耿再成闢四門東曰朝陽南曰虎踞西曰金銀北曰定波并南北水關凡六洪武元年起麗譙于門上萬曆十二年知府吳撝謙于府後築垣與城齊以衛府治

子城吳大帝所築內外皆甃以甓號鐵甕城晉郗鑒嘗修之王恭更大有改創南唐判史林仁肇復修之東西夾城則唐築也

此葉天圖配補

山

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臨江寰宇記曰山生澤蒜或云吳周瑜與蜀諸葛亮議拒曹操于此籌算曰算山南唐徐知諤鎮潤州有蜀估持鳳頭至狀如雄雞廣五寸朱冠金喙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塲連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府僚會飲忽暴風裂帳碎如飛蝶鳳頭隨失去知諤歸無夢園集）于四

丟 京口述

疾卒東晉末孫恩率衆登蒜山劉裕擊破之唐劉展叛田神功將步騎萬餘陳于蒜山蒜山松林中可卜居蘇子瞻有蒜山詩觀此則山舊寬廣可容萬人不知何年淪入於江今西津渡口水中孤峯是也山頂二翁亭新舊太守林希楊傑同登改名久廢不攻南唐書梁王徐知諤遊秫山不言蒜山豈又名秫耶

京峴山在府城東五里郎秦所鑿泄王氣處宋王存與刁經臣詩序載京峴居過從不獲屢浩

此葉天圖配補

云京峴乃潤之二山世以爲一云李德裕祭言羅
師文云北固山乃此山之一支也山下有龍目
湖上有平水大王廟五州山在府城西三十里
相傳山頂望見五州宋曾布詩天際林巒壓壽
丘夾江劣瞰兩三州又云海門西北起崇丘極
目參差見五州蔡肇詩云西升崇丘望皓嶁見
五州然登山頂望惟真揚升潤四州可見顏延
年詩云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按晉宋之間
淮北遺黎僑寓江左疑五州之民居此山左右

耶山有顯慈寺
馬蹟山在府城東南三十五里山上有黃龍青
龍二洞黃龍洞中舊有石泉一掬四時不竭近
頂止蓋青龍洞巉巖嶔崎纔入其中冷然風生
洞有大小石龍數條挂石罅中時出青霧霧出
卽雨東有夏禹王廟覆船山在府城西南五十
里一統志舊志以爲卽酒罌山而梁武帝輿駕
東行記以覆船酒罌高驪並列則又似二山也
壽丘山在府治西南宋武帝微時宅基也帝既

卽位築丹挂宮後建慈和普照雲臺諸寺飽販
從過舊宮詩云東秦邦北門非親誰克居丘希
逸詩曰實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有壽丘司徒
廟宗忠簡公祠今爲四賢祠按忠簡公義烏人
宣和間以言事謫居潤夫人死藁葬于此後尹
開封卒因合葬焉范文正公少隨母讀書醴泉
寺文信國公使虜脫難于京口丞相秀夫陸公
亦寓居郡中故並祠焉南麓有龍華寺卽其址
建丹徒縣儒學

唐頹山在府治西南有羅漢寺五通廟風滴軒
蘇庠詩云竹院旣疎明流泉復清駛
石公山在府城東北八里瀕江與焦山對峙下
有送江亭陳輔之建此東坡宦遊直送江入海句咸輔堂石公山
神廟
圌山在府城東北六十里宋張世傑與元兵戰
于江中不退奔圌山卽此山出火石有上下二
箭洞下有東霞寺
銀山在府城西江口舊名土山以山形壁立得

之獲金三斤乃袖于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叟
著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勍曰朝來得存性命
及獲金乃前者所放諸魚令各報子恩也言
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撓
棹俱備進勍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
論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搜神記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見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
嘴皆紅戲于水際一白衣老人長可三丈執鞭
于其傍久之翁回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

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
不復見 稽神錄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轂籠架
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綠雞為食問何肉
曰鐓雞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龍牀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
定召嫗賞之今有薛家窪云 瑯琊漫抄
蘇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荊公遊蔣山詩後寄示
荊公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
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二句 何氏語林
唐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宴羣
師于舟中孝恭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為
血孝恭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兆 集異志
周僕射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
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周遇之欣然乃出
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周醒使視客已腐脇而
死 何氏語林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歷代小史
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勅內史舍人封德彝於
此置宮又勅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
宮又於揚子造臨江宮內有凝暉殿及諸堂隍
十餘所 小史
二年二月大駕出揚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僚
赤錢於凝暉殿蒲戲為樂四月勅上工監丞任
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 小史

呼暨土山避宋英宗諱亦呼植土山劉禹錫詩
土山京口峻卽此元時建寺以與金山對峙易
名銀山上有金雞嶺般若院浮玉亭與同亭天
妃廟關王廟褒忠廟其下第一村孫楚別墅也
浮玉亭在銀山之趾下臨江宋郡守程邁立紹
興間毎肄習水軍嘉定間都統制都元鼎重建
郡守史彌堅易名東南形勝

楊子江 瀕渠洲港附

大江在府城西北六里卽楊子江也一名京江

東注大海北距廣陵三國志魏文帝將東征出
廣陵臨大江見波濤洶湧不敢渡歎曰天所以
限南北也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遂於馬
上賦詩云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又云誰云
江水廣可以一葦航類集云水至金山分爲三
澪水記楊子江南零水第一又李德裕使取金
山中泠泉水蔡祐竹窓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
澪江最深處釣者云深三十餘丈
文信公指南錄中有過楊子江心詩題云大海

中一條自楊子江直北淡者是此乃長江盡處
橫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云云時卽贓水[illegible]
海潮圖經不載然唐人詩毎及之如李嘉祐云
北固潮聲滿賈島云潮平京口斜劉長卿云潮
吞海門石然鎭江潮候與錢塘諸處稍異
漕渠自江口至南水門九里又南至呂城堰百
二十四里秦鑿丹徒曲阿齊通吳會隋穿使廣
唐引練湖灌注宋天聖中開新河慶曆中疏蒜
山河皇祐中廢呂城堰深濬河河反狹治平中

修夾岡河道紹聖中浚練河易置斗門以便漕
泄政和中開西舊河乾道中自丹陽浚至夾岡
自利涉門浚至江岸淳熙中自京口閘濬至江
口嘉定中自江口濬至城南門淳祐中修湖復
閘閘淤而深元至元大德間屢募民淘淺泰定
初復加濬治國朝天順中重濬復鑿社稷壇西
隙地以通濠塹達於漕河
市河有三其一城西諸山之水滙爲渠合永安
寺聖井泉縣水西門經唐頹山投至關閘灣[illegible]

閘橋達京口港以入於江其二發源眞珠泉繇
鶴林門經西閘橋過道人橋分流右折者經社
壇橋至右軍寨與澳水合左折者經皇祐橋渫
皂橋嘉泰橋懷德橋斜橋夫閶橋亦達京口港
以入于江其三自清風橋側踰折橋石礎橋至
朝眞橋北流與皇祐橋水合者則漕渠之溢水
也宋南渡後類多湮塞每加疏導云云

郡國志曰潤州過坡有湖名龍目湖劉楨記曰
龍目湖秦王東遊觀地勢云此有天子氣使赭

無夢園集　卅四　　言　京口述上八

衣徒鑿湖中長岡令斷因改爲丹徒令水北注
江而深典乃云武帝望京峴山盤紆似龍搖其
左右爲龍目二湖未詳孰是今失其所在周季
詩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蓋鶴林寺前山有
名胡蜂腰者也

伊婁河唐地理志開元二十七年潤州刺史齊
澣所開按澣傳云州北距瓜步沙尾紆滙六十
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
達揚子當時瓜州遂隸潤州故澣得以改置繇

白有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渡江詩云齊公
作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壤同朽滅
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
攀折吳關倚北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
平見沙汭

夾崗河地勢鏑廻岐分山脊相距曠廻行者惴
惴熊叔茂詩僻疑昏有虎靜怪曉無鷄嘉祐中
郡守宇文紹彭刱置六舖遂成坦途

歸水澳宋元符間設乾道寖廢嘉定中郡守史

無夢園集　卅四　　言　京口述

彌堅重濬按史彌堅記曰南徐地卬潤渠貫城中爲西津斗門達于江以出納潮運河斗門之閘兩水交下也則爲積水歸水之澳以轉乎米分定邵峴渠運塞甬豨江陰之潘而去則按行救與始復歸水與然澳西南轉搬倉其東北則甘露港別爲斗門以通下江亘三水爲之夫淥其這丁甘露港者爲上下二閘又下北閘之則通爲秋月潭以藏舟焉

海鮮河在京口閘外史彌堅濬

金山水陸堂下井舊志言近歲寺僧以取中冷
之艱指此井以爲中冷實非也又其前言用三
竿一餅取中冷之法惜刻本缺誤不得其詳

紫金泉在城中嘉定志紫金山正當市心四旁

民居傳來猶隱隱見金脚今其泉即嚴氏義井
也或云此泉爲天下第二品
泮泉在舊府學西宋元祐間郡守林希鑿井得
石刻泮泉二字教官楊邁創亭
潤浦亦曰東浦在城東一里隋置潤州以此浦
得名下鼻浦在城西十八里北入江輿地志吳
置刹奸屯晉郗鑒于浦西築兩壘東有懇府亭知縣屢時雍修東
樂亭浦在下鼻西七里吳書所謂籌落也王濬

緣江圖爲瀆浦亭北江有貴洲魏文帝曾漂至
此洲
徒兒浦在縣東二十里相傳秦始皇將徒兒過
此浦因名
西浦異苑記交州阮朗晉永和中出都至西浦
泊舟見一青衣女子朗彎弓射之即軒雲而去
朗竟被害唐籍有西浦詩
胡豆洲侯景既敗羊鵾害爾之景惟餘三舸下
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

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
覺大驚將依郭元建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
景欲投水鵾以稍刺殺之
放生池在子城西南舊名秦潭秦始皇治亦名綠水
潭宋紹興間郡守鄭滋始立爲放生池池水歲
旱不涸
荷香池在仁和門内池可二十三頃外縈以山花
極盛舊有亭不存
慶封井在縣治南按齊慶封奔吳居有此井陸

龜蒙詩今歌此井示吳人斷綆沉缾自茲始
宋沈内翰括嘗夢至一處登小山花木如覆錦
山之下有水澄澈極目而喬木翁其上心樂之
將謀居焉後謫官至京口恍然夢中所見因目
爲夢溪云
馬林溪在縣南三十里皇甫冉有馬林溪遇雨
詩
西津渡去府治九里北與瓜洲對岸舊謂之蒜
山渡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予蒜山渡嚴勒

渡還卽今西津渡也

韓橋渡在丹徒鄉宋朱倬詩陽溪人與漁樵渡江上潮平船欲行

楊子江記蹟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于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湧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于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既而文本就齋子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法苑珠林

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并韋徵君況鵜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于張每與張匡牀静言達旦不寐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

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爾之夜光果在其窟行皆此類也（尚書故事）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吹寥亮逸發俄有客于岸呼舟請載既至請笛而笛甚爲精妙山石可裂謩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記疑其蛟龍也謩嘗秋夜吹笛于瓜洲檝檝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立至有

項舟人賈客有怨歎悲泣之聲（國史補）

唐度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裏頭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風船沒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解官落職求活無處此所謂聚斂之怨（大平廣記）

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嘗住揚州安樂寺大業之亂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食恒有虎遶之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禮忽有一老翁檣舟而至翁曰師欲渡江至栖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時淚流聰曰爾與我有緣耶於是挾四虎利涉既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往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鳴號以爲恒式聰至貞觀中遷化年九十九矣（唐高僧傳）

劉穆之常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

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異苑）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爲吉祥寺（獨異志）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襤褸常于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還迴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

出母兄妹勸勵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結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牀端夜無薦接之禮女然後發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罵遂傷數卒幽冥錄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于江邊作魚簄潮去于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

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洽聞記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陽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溼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錄異記

吳王孫權嘗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筯尚類鱠形也博物志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頗聚斂常嫁女于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直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物皆爲煨燼一老婢髮亦盡餘人與船了無所損火滅道士亦不見稽神錄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凡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

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有巨舟其中空唯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既遠風又益急逃避無所夜即相與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有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了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柏木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

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揮麈錄

避亂錄建炎巳酉先兄待制諱舜涉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待制聞于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是時世忠兵駐鎮江舉家從之小泊于焦山雜于韓軍雜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人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月遊戲于焦山而巳時虜巳破鎮江日見虜騎

馳逐于江㫁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塔世忠以江船鑿沈于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沈船縱橫也世忠軍皆海船陣于江中中軍船長大處于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于山後予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二人爲兵器于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于寺前太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命爲太守者也王照新志

世忠舟師敗于虜人初予行焦山見世忠來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用小舟明知大者爲世忠自餘匝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軍中事虜人莫不目見耳聞而虜人賊中事吾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王照新志

世忠所携杭妓呂小小即以附志初小小有罪繫于獄其家欲脫之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啟曰某有少事告訴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

待制請言之即以此妓爲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携妓以歸後易姓茅王照新志

楊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杜康泉二十三銖泥古錄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燎鑪者以上方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于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一玉杵曰以獻亦五代亂時之物金

玉沒于地中益亦有時而復出 清波雜志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是用維語 老學菴筆記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携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簡視一伺知之杲起如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筆記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溼近座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鵞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敎水濺羅衣溼知道巫山雲雨歸 摭言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沈于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 鼎錄

煬帝嘗三月三日江上作鳳艒歌云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垂鉤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乃唐興之兆也 外紀

大抵江中多沙初自水底將湧聚傍江居人急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花變而生蘆葦則綿亘數十里皆爲良田其利不貲故有辨其水色卽請射而駕空出稔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近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不復與潤州爲一耶 蔡寬夫詩話

趙仁甫嘗宿郝伯常家之蜩愁菴時霜清月冷

聞角聲寥亮伯常作聽角行以贈其行有云漢家有客北海使北節落盡頭毛白聽此空令雙淚垂中原雁斷無消息南枝越鳥莫驚飛牢落天涯永相失江上舊梅花今夜落誰家樓頭有恨知何事牽住晴空幾縷霞及伯常拘儀眞每聞角聲因思向來卒章四句便有江城羈留之兆因作後聽角行以自釋云燕南壯士江城客孤館無眠心已折那堪夜夜聞角聲怨曲悲笳更幽咽一嘖牽殘揚柳風五更吹落梅花月霜

天裂卻浮雲散雁行斷盡疎星接餘音渺渺瀁
江去依稀似向愁人說勸君且莫多欷嗟家人
悵殺生離別可憐辛苦爲誰來凋盡朱顏頭半
白萬緒千端都上心一寸肝腸能幾截當時聽
角送南人南人吹角不送人不如睡著東風惡
拍枕江聲總不聞 外紀
高季廸憶遠曲云楊子津頭風色起郎帆一開
三百里江橋水柵多酒爐女兒解歌山鷓鴣武
昌西上巴陵道聞道處處經過好櫻桃熟時郎

不歸客中誰爲縫春衣陌頭空問琵琶卜欲歸
不歸在郎足郎心重利輕風波在家日少行路
多妾今能使烏頭白不能使郎休作客 外紀
解學士九歲時其父携詣江沐浴以衣覆老樹
上命對云千年老樹爲衣架急應云萬里長江
作浴盤歸見馬行草野命對云黑馬尾拖銀掃
帚對云烏鴉頭帶玉縧環父珍愛之甚 外紀
江上取魚用欄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
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擧鮮云鮮則必

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
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蝦米用蓆裹入京
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
如新又歲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茲
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荅曰藥物中秋石
何自而出 清波雜志
隋汾陽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
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
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

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
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
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隷點畫無闕而非字書
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
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來而扣之清音
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度
之弟勣遊江南將渡廣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
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携鏡上舟照
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

之間達滄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之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

無夢園集　千四　四八　楊子江心鏡

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異聞錄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為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為少年制之頗將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鑪所扃閉戸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于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鑪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將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鑒萬物秦始皇之

無夢園集　千四　四九　楊子江心鏡

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鑪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于揚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于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

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眞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眞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眞龍卽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眞龍耳帝卽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于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眞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項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

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

異聞錄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明信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何氏語林

姚崇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姚遂飲嘔噦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勍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魚于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晝進勍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勍驚而異之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進勍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勍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業也因悉放魚于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既各通靈他日共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改業販

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簰筏載薪于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簰筏一時沈溺惟進勍墜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颺竹數竿至於進勍身側進勍扶此竹而獲稍其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勍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擁竹而行移時到沙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待度江卽栖于洲上將更深矣進勍卽獨坐愁苦雨淚迸灑嗟身之蹇蹟一至於茲忽見荻叢碎擗中光芒然進勍卽以手摸

六年四月帝幸龍州宮避暑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口直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濶十餘丈又擬過龍舟驛宮草頓並足欲東巡會稽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劒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一劒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景仰撮書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杖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

眞州卽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杖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　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人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旣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眞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腳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檝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

以此辨之夢溪筆談

釋名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說文曰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岷山　又曰江會稽郡爲浙江

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毛詩曰江有沱江有汜　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遄急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沈豐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禰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便渡

續漢書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其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而過

魏志文帝伐吳至長江而歎曰天固以限南北也

晉書祖逖北渡江中流誓曰逖不靜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又曰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又曰王濬有奇畧武帝謀伐吳詔濬造船于蜀其木柹蔽江而下　又曰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參佐以戲廢事者乃取蒲博之具悉投于江太平御覽

孫卿子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夫江出于岷山其始由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涉非爲下流大耶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乎

三十國春秋曰劉裕攻山陽聞何無忌敗續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可怪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重覽吳地記曰夫差立子胥以忠諫見王遂賜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與羣臣于江設祭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遊于江濱逢鄭交甫遂解佩與交甫受佩而去去數十步懷中無佩女亦不見

列女傳曰楚昭王貞姜者昭王夫人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至遣使者迎夫人亡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詔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者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洗

水而死

論衡曰儒書言伍子胥恨吳王驅水爲濤而溺殺今會稽錢唐丹徒江皆立子胥祠欲止其濤也

袁山松宜都記曰大江清濁分流其本十丈見底視魚遊如乘空淺處多五色石

新序曰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于天死生命也龍弭耳而逃

吳錄曰步隲表言北降人說北多作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王曰此曹必不敢來若不如所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見呂岱說隲言北欲囊塞江輙失笑曰此江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乎

風俗通曰江貢也所出珍物可貢獻也

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如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漏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　太平御覽

傳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苟有所逆衆流不至多矣

有人泊舟釆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其書之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鴈行冤紅粉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釆石江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逸軒吳詩

晉書鄱州志曰西晉愍懷之亂琅邪王出鎮揚州因渡江南北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而都邑

民並隨渡江從北地當塗來江南自東晉始也

晉中興書曰元帝渡江歲鎮辰太白等四星聚于牛女間禹時鈎命決曰星累累若貫珠炳煥如連璧帝命驗曰有人雄起截玉英履赤矛鄭玄注曰赤矛瑞星名

輿地志曰伍子胥叛楚出關于江上求渡子漁父漁父歌曰灼灼兮侵已私與子期兮蘆之崎子胥既渡解劍與之曰勿令其露漁父知意遂覆舟而死

吳志曰魏文帝出度陵望大江曰彼有以焉未
可圖也乃還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
卉飲宴周顗在亭而歎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
之異皆相視流淚惟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
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有客行貨金陵舟抵上新河口覓槳船入城舟
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故逗遛不進薄暮艤
室水西門門闔且箱城丁夜竟殺客沉于江遺

得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生一子甚愛甫弱
冠家業蕩廢殆盡父或出一戒訓語輒被毆詈
惟飲泣而已隣家不平嘖之詒曰吾兒稚耳隣
有術士能以乩召仙所言甚驗往拜曰吾兒不
事生業且悖逆有修改時否仙附乩書曰六月
初三風雨惡揚子江頭一著錯汝兒便是搭船
人請君自把心頭摸悚懼而退不數日憂鬱死
金陵陶文靖爲言之　楊術士遇軒吳記
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

能含沙射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于肉中[illegible]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
官滿分以裝我胥僞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
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
贓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
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
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爲桂玉費
其子謁官南下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磬所餘召
醫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亦死
朱彧可談

沈括存中入翰苑出塞垣爲閩人晚娶張氏悍
虐存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捽鬚墮地兒女號泣
而拾之鬚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恕
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毅前
室兒張逐出之存中時往賙給張知輒怒因誣
長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責安置秀州張時時步
入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從勸于道先公
聞之頗憐仲子乃奪之歸宗存中投閑十餘年

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中賀而存中自張亡恍惚不安船過楊子江遂欲墮水左右挽持之得無恙未幾不祿或疑存中平日爲張所苦又在患難方幸相脫乃爾何耶余以謂此婦妬暴非碌碌者雖死魂魄猶有憑藉可訝

江州刺史張又新煎茶水記

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于又新丈人行也爲學精博頗有風鑒稱較水之與茶宜者凡七等

楊子江南零水第一

無錫惠山寺石水第二

蘇州虎丘寺石水第三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

揚州大明寺水第五

吳松水第六

淮水最下第七

斯七水予嘗俱瓶于舟中親挹而比之誠如其說也客有熟于兩浙者言搜訪未盡予嘗志之及刺永嘉過桐廬江至嚴子瀨溪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輩用陳黑壞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于楊子南零殊遠及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以是知客之說誠哉信矣

盧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

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

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

龜形俗云蝦蟇口水第四

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盧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

揚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巖縣淮水源第九

盧州龍池山顧水第十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

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未嘗泥

吳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峯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圓泉水第十八

桐廬嚴陵灘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嘗試之非繫茶之精麄過此不之

知也夫茶烹于所產處無不佳也蓋水土之宜離其處水功其半然善烹潔器全其功也李冀諸筍焉遇有言茶者卽示之又新刺九江有客李滂門生劉魯封言嘗見說余醒然思往歲僧室獲是書因盡篋書在焉古人云瀉水置瓶中焉能辨淄澠此言必不可判也百川學海

維揚之擾衣冠皆南渡王邦憲客宛陵與其鄉人相遇作集句云楊子江頭楊柳春衣冠南渡多崩奔柳條弄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鄉爲問南淮米貴賤其敘事有情致爲可喜近時集句初未有也竹坡詩話

晉毛寶時年十二歲戲行于江上見漁人釣一白龜寶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腳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捨去之意善誘文

趙靜齋淮被執于溧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

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指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常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掉船發至瓜洲被刑無有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參省處此姬啓參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千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事焦許之乃作一柏焚之又啓收骨撒之于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簏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

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逆被虜拏死在
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共兄永壺濟自
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遯南徙不返死葬
海旁山上 山房隨筆

吉州龍興觀前大江數夜居人聞江水風浪之
聲至旦有漁者見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
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則見金鱗光耀波濤洶湧
漁者急廻始知滿牢鬬傷江龍 玉堂閒話

段文昌從弟某者貞元末自信安還洛暮達瓜
無夢園集 卜四 三六 楊子江記蹟
洲宿于舟中夜久彈琴忽外有嗟歎聲止息即
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年二十餘形
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
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楊子尋姨夜
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
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于魚行
西渠中其夕再見夢于楊子令石義竟不爲理
復見冤氣于江石尚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
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君琴
聲奇弄翕響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
訪內弟樊元則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
一女鬼相隨請言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
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
于燈影中少頃旅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于幅
書若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
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
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于道有風旋灰直
上數尺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
無夢園集 下四 三七 楊子江記蹟
瀚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
日痛塡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
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 酉陽雜俎

舟師始于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
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
虜造海舟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于明州
向頭設備閘海舟自京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
通州料角東則通明鎮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放
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雖

必淪溺得抄上水手方轉斛槲人捨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詩 戴氏鼠璞

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述異記

栗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溼近坐公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溼知道巫山行雨歸 摭言

唐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于講堂堦上臨堦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

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朝野僉載

昔眞州一巨商每歲販鬻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號㗅

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于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皆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于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贈錢五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敘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族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

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援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覲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輟耕錄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于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淸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

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郎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歷代小史，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眞簡先生獻三從姪父
賽梁左衛率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
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烟同宴于時秦江初霽
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聲乃
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
聞君志道高閑欲冀少留願垂顧盼語訖二女
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綃縠馨香襲

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人間
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
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
進二女笑曰既來敍會敢不同觴衣紅綃者西
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
願思飲焉衣紫綃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三妹
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謂君子導與夷光曰夫
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
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相

匹夷光曰阿婦無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
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
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
落他人之手吳王沒後復居故國今吳王已耄
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者妾
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
因緣會言訖悃然導與士烟深感恨別京口曉
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
導夷光拆裾珠一雙亦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

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
十一年七月也　出窮怪錄
大兵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
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
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
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
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
濕羣從上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
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詄

皇后七褰之聖躬今天子孤惸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河豪傑共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巍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于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三朝野史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

十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溼父母怪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闕窗括異志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疾轉相染著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每多得鰻鱺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今尚無恙　稽神錄

王恭欲請江盧奴數爲長使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　歷代小史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小史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小史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小史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振怖非常急念眞經猛獸熟視曳尾

而去流涎滿地嘗任安州判司過楊子江夜風暴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 報應記

晉周昉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昉性膽果决因上廟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髮老翁昉遂擒之化爲雄鴨昉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 述異記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用巨舫載魚蟹鬻于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

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特李暉往浦岍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鬚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俟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震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于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唾而駡詈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岍明日還于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會羣僧食餅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溧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于紀述 宣室志

采石江口李太白墓在焉往來題詠殆遍有詩一絕云采石江頭一抔土李白詩名耀今古來的去的題兩行魯班面前掉花斧後人見之從

此絕題 西樵野記

餘姚儒士張幹甫處塾于江北弘治庚申清明日歸家舟宿建業客中落寞吟曰節物催人到客邊江南風景逈堪憐魚兒池館新生水燕子人家又禁烟幾片落花寒食後數株高栁夕陽前春衫曉試香羅雪駿馬驕嘶白玉鞭綠水青山渾似畫煖雲芳草最宜眠松醪有客邀村社麥飯誰家掃墓田自愧道傍楊子宅十年閉戶鄙生氊吟訖俄聞狂風大作江水沸騰乃見巨

物一者尖首大腹而其體白一者方首多涓而
其體黑一者長角長股而其體黃捕魚衝浪湧
躍而來作人言曰我輩遨遊江海積有年矣惜
哉今皆為廢物也言罷扶笑共趨斡甫之舟浪
花拍天舟幾覆沒斡甫叱曰吾乃越中儒與汝
故無讐隙何故乃爾三物曰吾輩初為戲君其
意實不欲害君也遂相率而沒卒不知其何異
也 西樵野記
瑞陽有陳姓者謀殺一販藥商人席卷其資以

歸蓋與商之僕共圖之也遂開張藥局遇發賣
時每開一裹則有所殺商人之頭在內衆裹皆
然陳大驚呼一躍而卒吉州張真元鹽商也泊
舟江滸值洪水漂一婦人抱衣厨中江而下大
呼求救張以小舟往濟之見厨中皆金帛遂取
其金帛復推婦人于水越四年所居為水所漂
一家十餘人皆溺死嗚呼殺人取財人雖未報
而天必報也 蛮驗記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陳曾閣中之女也嫁鄧
士張弼建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
肆虜掠和人大恐弼與儕輩往務溪避賊獨徐
氏不去為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
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為盜我恨
一女子力少衰弱不能斬汝寧肯為汝曹所辱
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刀刺殺之江中嗚呼士
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
賊汙則蠅營狗竊乞晏且之命或出力而助虐
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其秋霜

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古今說海
鯔身圓頭匾謂之蛇頭鯔生江中味埒鰣魚謂
之鰣舅 府志
鯇出江中四月鰣魚盡則入市爾雅鯇大鰱小
者鮡郭云鰱似鮎而大白色蓋今之鯇魚歟東
坡詩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 府志
大江在城北六里西接上流東注大海北距廣
陵所謂天限南北險過湯池者也 魏文帝有渡江之志黃初
五年秋至廣陵時江水盛漲歎曰魏雖有武騎
千羣無所用之六年冬復臨江觀兵見波濤洶

謗數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周世宗問孫忠江南虛實對曰長江天塹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下老江

師亦謂之京江水見寰宇記許渾詩吁嗟樓下水幾日到京江杜牧秋浪新詩

京江水清骨又謂之京口水圖經又謂揚子江張又新水記揚子江南零第一○按長江千里所歷之地各以異名呼之此自廣陵以來謂之揚子江但未審所始府志

萬曆辛卯滁州應試五人沉于江屢顯靈異建

亟英祠祀之越數載同郡應試者出囈語抵舟

至江心風大作幾覆皆墮巾長年云適見黑雲

中五位官人將頭巾去客於驚異江上談

無夢園集　千四　揚子江記資

魴俗名鯿魚張敬兒作六櫓船獻齊高帝曰奉

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孟浩然詩鳥泊隨陽

鴈魚藏縮項鯿又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

杜甫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妙句盡堪傳即

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習鑿齒襄陽

耆舊傳曰漢水中鯿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

謂之槎頭鯿今揚子江中鯿絕清美當不殊漢

上耳府志

東坡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盛

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

穩苕溪漁隱

王元之江豚詞云江豚江豚爾何物吐浪噴波

身突兀依憑風水恣豨豪吞啗魚鰕頗肥腯肉

腥骨硬難登俎雖有網羅嫌不取江雲漠漠江

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事文類聚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五侯鯖錄

長江萬里人言出于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

無夢園集　千四　揚子江記資

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寒冬

積雪朝日曜之遠海見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

當其勝故其詩曰窗寒西嶺千秋雪正是謂也

陳眉公秘笈

子胥遇丈人于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可得每

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將奚

不有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呂氏春秋

余嘗酌中泠劣于惠山殊不可解後考之乃知

陸羽原以廬山谷簾泉爲第一山疏云陸羽茶

經言湶瀉湍急者勿食今此水湶瀉湍急無如
而乃以爲第三何也又雪液泉在谷簾泉側山
多雲母泉其液也洪纖如指清冽甘寒遠出谷
簾之上乃不得爲第一又何也 太平清話 青霞
晉陵曲阿楊曉貲財數千萬三吳人召取直爲
商估治生輒得倍直試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刼
盜者若捉曉鞋多獲免精曉死後先所埋金悉
移去隣人陳家陳晉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
鏹封題是楊曉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
運乎 異苑

王濬徵拜右衞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
雅知濬有奇畧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
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艦連船
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 開
四出門其上得馳馬來往又畫怪獸于船首以
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太康元年正月濬
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
尅之擒其丹陽監盛吳人于江險磧要害之處

並以鐵鎖橫鎖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
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
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縳草爲人被甲持
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既行遇鐵錐輒著筏
去又作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于是船無所
礙 吳志
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夏侯尚率諸軍與曹眞
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對江瑾度入江中

渚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
餘人于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
陸並攻破之 魏志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大江闊千里孤舟無四隣
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山堂肆考
謝尚字仁祖鎭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
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雅詞又藻
拔尚遣問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
作也尚卽迎延舟與之談論達旦不寐注云臨

汝郎宏父嘗爲臨汝令也宏字彥伯 晉書

白樂天百鍊鏡篇太宗嘗以人爲監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 山堂肆考

晉賈充渡江謂夏統曰能作鄉土地間曲乎統曰國人痛伍子胥忠烈爲小海唱于是以足扣舷引聲淸激風起晝瞑衆皆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舷三匝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晉逸傳

唐袁天綱字客師嘗渡江扣舟而還或問故曰船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而一男子跛而負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起幾覆得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山堂肆考

傳玄歌有女殊代生涉江採菱華又郭璞江賦水物怪錯則有玉珧海月土肉石華 山堂肆考

漢建初中張禹拜揚州刺史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獄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 山堂肆考

江水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方舟不避風不可以涉 家語

德至泉則江生大貝 孝經援神契

白樂天諷諫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書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 容齋隨筆

沈珍從姚彪貸鹽彪覆百斛于長江曰明吾不借鹽惜所與耳 山堂肆考

江豚俗呼爲拜江猪狀似純鼻中有聲腦上有孔噴水直上出入波浪中見則有風無鱗黑色多脂膏以其腦中有井故又名井魚人取江豚子繫著水中毋自來就而取之其子如鱷魚子數萬爲羣隨毋而行 山堂肆考

江上多楓樹故唐詩云青楓江上秋天遠

宋張浚視師江上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

胥每使者至金其國必問彼今何在
令人呼揚子江不知所由名按淯江陽孫有揚
子宮遂名揚子鎮唐改爲揚子縣後陞爲眞州
治揚子政和七年賜名儀眞揚子浮之名以此
楊忠愍有詩曰揚子懷人渡揚子乃以揚子爲
洋子誤矣 御龍子集

存笥小草六卷附遺稿雜集一卷

〔明〕冒日乾撰　附　冒守遇撰

清康熙六十年冒春溶刻本

冐義元存笥草序

不佞獨領一麾出守郢子
剛適廣陵義元冐公来令
吉陽吉陽為郢巨邑且在
邦域之中余所首莅之地

與公所治之地同昕夕延
接晤對容邇公羊神嶽峙
峈然鷄群鶴立余相視莫
逆懽逾平生聽其談鋒迅
發語語皆練達機宜上觀
百世下觀千載罔不燭炤
數計如指諸掌至群生之
利病風土之淳澆物情之
幽顯則又胸有成竹目無
全牛蓋吉陽負山抱水介

襄郢申漢之間繁劇難理
夙稱盤錯公至而百弊俱
釐六案畢飭俾陪尾雲夢
之區為陽春為冬日為嚴
霜秋肅為皓魄宵澄窟蔀

騰歡碑聯萬口不啻叔度之歌何暮如中丞臺直指使者具悉公治行第一露章交薦固知余言有徵非阿所好耳余不佞麤觳漫

驅拚線無長娓不逮龔黃遠甚正若簿書浩汗形神都國得公為之勵勸佐予不及凡六城中有積疑莫決者資公剖晰片言立解

余用是重公如鼎彝倚公如左右手而心折公則又如景星鳳凰令人可望不可即也爰自大庭以迨退食促膝忘形契洽款摯一

日不得公一面則余衷為大不慊公見而無事不言無言不中知我者公知公惟我所謂異姓異地骨肉我而人庶幾過之非僅僅

一時興事之雅也公早挺英姿弱冠登賢書聲名大噪屢上春官不料竟艱一第余謂此正不必為公惜彼從來與南宮之選者固

不乏人求其炳炳麟麟駿楙仕途流譽來禩者榜不數人人不數事以公振奇表異籠蓋儕耦即鉅鄉碩輔誰能出公右者豈但余

不佞北方學者未能或先耶夫鍾山之玉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惟公以翥鵠翔鸞之品而濟以截蛟剸兕之才以飲冰茹

櫱之操而運以燃犀觀火之識衆美悉臻有嬓必備即以秉鈞當軸宰天下而丕登熙皥之隆裕如也詎區區一令足盡公表建而

詎區區一甲榜足為公重
輕哉逖稽往哲若左馬楊
劉文采著矣而經濟無聞
陸扆長蔦茂績垂矣而雄
藻弗彰公循吏名儒合為

一轍以文章煥經濟之色
益濯製錦之光以經濟徵
文章之實不同剪綵之華
即余從鄴筒中得公所論
列爰書隻字片辭一一鎔

今鑄古役典驅墳禋實用
而勒不朽他可知已憶不
佞自郎量移備兵荆西亟
欹䟓
請以雲杜畀公如吉陽晤

對劻勷為快會東事借箸
特簡漁陽情與事違余不
禁爽然如有所失嗣是宦
轍萍梗音問浮沉每懸旌
在摩訶鬷游之側偶不佞

諉官司農令子長君過訪衙齋因出公存笥小草屬余弁其簡端披閱再四如挹光儀覺當年同舟之誼宛焉如昨遂娓娓不能已於言也如此公著述如林富有日新惜多散逸不傳茲編特其一斑然寸臠識全鼎之味一勺具大海之觀殺青行世國門名山定

當各置一座奚事余贅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户部尚書前本部左侍郎督理邉餉兵部左侍郎奉

勅總督五省軍務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分巡荆西湖廣按察司副使長垣通家侍生王家禎頓首拜撰

存笥草序

此予友昌孺文所為存笥艸也孺文為馬少保公夫人侄孫予忝為夫人子倩以故情敦肺附誼叶宮角非君過從歙郡即予

員曳雉城至則說經說史談古談今晝則對案夜則聯床蓋不數執明之手猶煩下堂留髡之驩不必滅燭者矣鼓其風襟玄秀詞旨清蔚英孺文若其博綜九流獻攟百史英孺文若其擁麈堅江左之鋒蘄論於西京之角亦英孺文若說者謂孺文嫺于左氏有昌歜之嗜以司馬子長佐之故能驅役筆端抉擿紙

上其鞭風駕霆移山走海務極其材情而止予因吾昔擲河東好國語得其精而棄其滓蘇文忠得莊子之神從撰排蕩而無其旋孺文蚤負雋聲握三寸管

楸千株業一種欵寄落穫之致
風抱耿耿特僧筏登岸而天馬
抛棧神鷹掣韝顧眉戀戀于已
腐之鼠乞靈剞木之鳶也韜嗣
後孺文出山理世予亦小草逐

塵不通闤闠者數十年獨懷戊
辰秋七夕華堂招讌短髮深杯
彼此俱咽不謂靈鶴河邊遂成
永別所幸副本藏之名山有穀
詒之君子孺文之不朽將在厥

乎君曰盲史耶腐史耶其殘膏
剩馥孺文能為之而雖不為著
也

歲在庚辰清和月崇川友弟淩
蓀題

存笥小草弁辭

自世鮮通材文章政事遂裂兩塗以致名法之流尚尚鈎距翼書之嚴屹若山嶽世所號爲辭君者是已要其風流文采寔足觀豈堪入藝苑而登騷壇哉乃若

緻文之家相與諧音以節摘藻浮英俾鏗鏘發金石幽眇通鬼神彬彬盛矣抑或採春華忘秋實尤無益於殷家也論者致疑山不魚鱉澤不麋鹿冀得一偏棄載而稱並長者無有爾余今觀儒文胄

先生未嘗不韜囊論之詘也先生儔閎雜智微儻非常故翩中飛外世罕其儷一時龍翰鳳起海內鴻生鉅儒輩咸切景從追其拮据多難備嘗種圉所慄俠而經營者不可勝紀已至時格勢禁亦非先

生之爲之也詩有之密勿從事莫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先生勉力從王反見憎毒庸何傷今其存笥草具在取而讀之則光明俊偉之胸特達規時之志見乎辭矣是豈不足想其文章政事之從來乎余取之

膠庠詩興全似華游心儀先生者久之以不獲一覿紫芝為恨雖時通名刺詩屢嚮往耳今幸得覩若草似有神遇及手披數帙不覺喟然曰先生於斯道可謂造其室而嚌其胾矣固知道文麗藻出自性成而多以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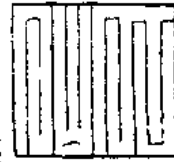
味以道腴自足而濬所蓄積又安然其涉歷無涯故或溫也如春暾明也如秋江舒也如散綺潔也如玉冰極意所之神與古會才與法傳宜欲襲六為七韻韻古人況乎根抵性情貴以經術於民瘼國計抵掌證列

一無祇特技世之靡毀工紙上言者何當千里具義備即國門名山直可兩擅不朽余因籀古昔綜晚近以文章並政事孰有若先生之炳烺照耀横絕一代者哉往聞蘇子之序歐陽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

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余於先生之文亦云先生杜門却埽日從事於恬澹無為年我及鬢帶者生之室與容比於僑於海內人士選興感發得斯篇而諷誦沐浴之則先生之文章之政事已大見於此矣今擬言

斯篇得於散逸之後憾其未足也夫文
烏知在海內視若拱璧者存先生且
以為徑寸瑚珊也
崇禎丙子花朝日虎林陳賡泰撰
并書

叙

習心貴耳者多隱辭唱喁
惡其持之有故而口壁之難
精也自北地教人不讀秦
漢以後書雖畧宗工墨守

其說幾嚴功令抑讀已而
知其不可讀將讀已而愈知
其不可不讀也試于空同集
中必求先秦西漢之了不可
得獻吉自為設焉已耳當時

王驛氏已罷家爲而欲一語抹殺千古英雄欺人亂至歷下而公移心飾左馬弇州推爲當代一人將無受其刑馬之盟而益堅左右袒

序二

乎唐詩一選遂謂千秋定評公安竟陵諸公特起極其詆呵而東蒙公孝與所謂紀人之至善者而眾好必察爲發之言若云唐詩盡於此一代

沈冤果何暮豈忘文人相殺而技進乎道者惡能以淺豈相遺也耶天之雲蘊照冊也之門若渟峙時行物中然發而未始有窮文之靈心然動

序三

與相終始唐之宋之元亦猶倉庚鶗鴂候至則鳴而鷄壅豕零時爲之帝也間與交人論文謬謂古今風氣隨世遷流要惟真才最

意不屑也惟究心於程躬經世
之學孝親淳至課子謹方居
家樸素務砥末俗奢濫之習
而風格秀整風志澄清不減李
元禮陳仲舉一流人顧獨才具

遇騎屢躓公車乃竟隨牒爲
楚令尹才賢之聲沛然四溢遂
爲大僚欽遲特薦尤異量移
同守永平叅贊邊石而大僚實
剛愎自用莫展借箸籌久之竟

以病廢雖著作甚富亦羋佚
於風塵鞅掌之餘惟余從弟
元顥其重器也趨庭楚澤時
所録公餘雜草以存簡括散筍
所存僅得如干篇都爲一集

爰壽之梓有詩數卷盡逸
於游囊晚因附之病久廢無從
槩不録劂氏既俟命余具銜
所以爲大人先生之言在而余又
何能贊一詞也顧余風所感於持

論者之多奮辭而竊有槩於茲
集也秦漢邈矣如世所稱誦諸
大家尚亦不盡厭於人心即我
李何而後踵稱中原才子前後
不下數十人蝥弧先登者濟南

婁東麗甑太函寥寥數人耳
餘子靡靡指不多屈不無取青
媲白啄腐啜殘竊鼠子糊而借玄
晏以噉名當世而已況其敢參左
乎以吾孫氏之宏才與學無境

不窮追所見而破餘地視彼舉
靡蹇万之質而梔黃鑠澤以賈
技者吾知其不類也則誠所謂
真于也者真則未有不傳者也
夫既悟文而疾即功而廢天君

嘗之穆叔有言曰祿之大者不
可謂不朽而名山之業已居一焉
言之已嘗之而實參者子云之於太玄
法言傳之至今豈必桓子乱吾
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崇禎九年歲次丙子夏日
從子超翥頓首拜謹撰

存笥遺稿小引

余童時猶及覩師穎先生芝宇嘗憶其手儀峻整操行屹壁如嶽峙雅閑善古文辭概不多見後進者咸切仰止矜爲式程筮仕得嵩陽令善政纍纍民有神君之誦建生祠祀名宦祝之以奏最調巖邑聿著賢聲尋有專城之寄迄今兩邑一猶歆蔽芾者不去口蓋不從峴山龜龍

之石已也當其在高陽時全似
永平公年纔舞象先生督課
過嚴刻延孫公顯陽為塾師
豫今按其弟惺陽太史拉髫年儔
伍中課〻衙齋與永平公聯研

引二

席交未弟惺陽魁大廷顯陽亦
聯翩去更不服先生之鑒識厥
後永平公英年登捷南都腹
笥吻華博洽淹通字內艷稱
作者實先生趨庭〻訓有以貽

之也適見先生遺稿僅數篇耳
如獲片玉莊誦而抽繹上言悉
經畫字挾風霜知先生吏治文
章才有兼長惜乎才不蔽位以
守全效一割之用卷帙崇〻又每

引三

患其讀之易竟雖嘗一臠者
知鼎味窺半豹者識全文又何
存乎見多也今孫長公祖拯賦
才樸穎尤篤嗜古為諸生有聲
膠序間今且登英六館中不忍

祖烈之湮抑也摟輯遺文與其
先大夫承平公存笥小草并付
梨棗先後輝暎相為合璧貽
則貽孫謀繩祖武于茲為媲美
矣不佞樂觀其成因致數語于

首簡得毋褻瀆天吳之待而被
以槃手益不勝其唐突已
崇禎歲在丁丑仲夏後學余庚
更生甫頓首謹撰

冒羲元先生存笥小草敘引
今天下操觚之士汎濫百家取華字摘句
剽事以詞終不過鄴郢之步優孟之
影響安能為一家以成之　羲元先生
不佞外舅尊人也每愧生晚不獲窺其
涯涘衡閱才李天授慧自性鍾家承丞

馬疊堂鹿宴他書無所不嗜好戲楼班
高主國有冒孜之僻食息寢夢無不
以之故其為文動與神會子長孟堅
悉佚其驅役驛之鍊金者采其液以馭
允錢皆金也釀酒者取之母以馭允水
皆酒也此巨篇大翰片語小文卒成一

家々嗣以公車謁選得吉陽令經濟文
章暫效牛刀之試迴為幕府所推挙謂
可參帷幄治平任紓
廷東顧之憂奈柄事者僅以手冊佐
擕遂左司李日惟狹掌簿書卒允出
納猝至変生乎不測其安能以不親任

廣二 張

之身為大廈一木々支哉此欣々之衷
不能上白甘議謗之世集唯蘭為以
注而已追謝事歸杜門却埽復爲
鶴之還庭代琢帷幄倩修吐胷臆而
抒忠蓋者謂一時忽之或可他日探之
為事蔽之或可局外收之又其代為寫

者矣可脉忱惜哉廻余初為長公元韻舍
先尊人素願之未酬也爰哀其鄙畧之
所獲附以家居所藏並得若干卷另不
過付之二三俾不倭編集而詮次之以請
於公々塹然曰是存蜀之餘燼乃為是
誌余々生平哉未生平有大恨筮仕而

廣三 張

子然子遇若書而稿苦於兵安得有詞
吾者也吾遇發明吾難明之隱衷心之
痛者是余所大幸也子盡闡之為回成
一家々則吾豈敢因不揣固陋輒纂
秋其並至言爲之重三都有諸巨公
題簽在前孚直嚆矢云爾

崇禎乙亥仲春上浣之吉孫婿張維度
仍維父頓首百拜謹草

揚郡願湘靈館余家攜其鄉前輩冒公羲元文集徵序於余余聞羲元公以名孝廉出爲楚令再遷永平通守值明季疆場多故未竟所施然其集中作令時條議便宜碩畫井井楚中士民受其煦咻感其誠懇家尸而戶祝之而應山楊大洪先生服公善政崇獎尤至迄今手書累累盈於簏笥公之文孫春溶尚葆持而世守之至於送行一序刻在楊公本集者又無論也初寓

陽孫相國愷陽先生爲諸生時兄弟齊名公隨父宦學畿南相與共硯席者數載登堂拜母驩若同生未幾孫公以鼎科持鈞軸而公尚浮沈郡佐孫公重故誼所以慰藉公者甚至而公故

淡然書牘自寒暄而外無他語公之自重孫公之愛人以德皆可傳也公之由安陸而遷僉判也薦公者爲江夏熊大司馬時邊事方殷熊公以宿望膺推轂特疏請公假永平節推叅預戎

務比至軍中執持剛介於幕府多所禆益其事詳於家傳也嗟乎士君子達視其所與觀公之見重於三君子皆一時魁壘鉅人則公之品亦從可知矣公之令子初刻其遺文於家塾比年

頗有殘軼五世孫春溶復補葺而重新之余維今之故家能不墜其先人之緒者漸已少矣冒公以一廉吏傳百年詩書之澤不絕其子孫尚能敬守其遺書而爲之傳世可爲賢也抑亦公

之經畫其愛民憂國未大暢於生前故不於其身而在其子孫又未可知矣時

康熙五十七年歲在丁酉冬十一月

經筵講官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新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茗溪蔡升元拜撰

冐司理傳

冐司理諱日乾字羲元號文其號也始以三策薦名南都繼以一官絓難東土其德業文章彪炳鷄壇流布象郡可謂前無往後無來者矣予也誼薦芳蘭曷勝九原之歎淚枯宿草不靳片言之矜于是作冐司理傳

冐之先爲勝國東林公兩世贈公璿以子鸞貴如其官季子鵬生訢訢生承祐公王父也父德慶公貢文學董以恩選領仕版論者謂櫝中之璧不售而發于扉端之弧此亦張弓之理也母薛大君果以

世廟癸亥坐草生公矣公清淑妙敏委弁即補弟子員先是德慶公令南陽公從署中與孫相國澂陽共編摩之業爲鄧文潔公所鑒賞

神宗乙酉舉于鄉丙戌幾奪錦不果俯就一令令楚安陸古鄖子國也地衝民瘠一切郵傳之繁餉貧窘竄請以襄陽應山諸邑協濟而鄖民不苦于奔命矣里有寃爲仇家所中卒填圜室者經年公至質勘覈詳得從末減方之于公之德寧有讓哉若夫創書院以育俊復河道以溉畦懲巨憝以剔奸又其奏刀之餘技而烹亟之剩緒也臺使者以卓異聞議調京山繇府熊公過安陸欲俱與遼行于是有永平之推贊畫幕府先後發帑金三百萬公司出納茹蘗飲水一絲不染漢涼州張奐馬如羊金如粟抵地弗視何以加焉維時軍興旁午奏紀紛劇公口不輟荅手不停批耳不疲聞目不餘覽似徐穆之一流人曾有畫遼策者謂客兵不必調調兵不必用以調兵之餉餉遼民以餉遼之民守遼城遼民果勇習騎射南兵弗及也遼民剛悍耐霜雪南兵弗及也又遼民諳里道善防禦虜至則堵截虜去則歸耕南兵弗及也南兵以不相習之技當不可測之虜遇虜豺見虎則嘶居民很

攫羊則唊言言侃論公遡之格于經府不能用島帥與經府不協思以法繩之公曰此莫非王臣也力爲調停而止至寄客兵民居遼人思亂者什九又斫伐城壕樹木盡撤其所爲遮虜者公再四苦阻不聽公材絀于時而心窘于力李左卑之非臣范亞父之鴻門可奈何巳遼城弗守此一片盧龍玄菟地拱平而授之犬羊公痛哭南嚮曰臣力竭矣遼人愛公護公始達公廣寧歸卷其經濟以其所不盡者發之古文辭吐班欽馬矛橋一議樹功于崇皋雨邑者國議未伸而野戕剔護不獨文苑之鉅匠矣公天性孝友其

事德慶公撫弱弟有萊子颺秋姜伯共被之風焉晚年簡出印邑大夫或賓朋過從俱謝絕欲一覯其丰采不可得諸縷縷載魏昭陽誌中不具論論其治行之張楚理遼者系之傳

隱史曰天之生材爲世用也用而不竟其用豈天之無意于斯人耶樹穀者豐壤亦無全穫留有餘以還造化耳所著存笥小草擣文之不朽將在茲矣

崇川友弟凌蒸石侯父著

閲文姓氏

孫承宗　愷陽　高陽
王家楨　軒蘇　長垣
葛寅亮　屺瞻　錢塘
高出　玄圃　萊陽
程註　芸閣　孝感
楊漣　大洪　應山

吳弘功　鶴澤　江陵
樊尚憬　鍾陽　進賢
吳嘉賓　灑石　巴縣
甘籌　大衡　安陸
王珍錫　大還　咸寧
王念祖　孝先　武進
蔣允儀　澤壘　宜興

原刻參閱姓氏

漢陽周嘉謨 許士
江夏熊廷弼 芝岡
高陽孫承宗 愷陽
長垣王家楨 軒篠
錢塘葛寅亮 屺瞻
應山楊漣 大洪
景陵鍾惺 伯敬

萊陽高出 古園
孝感程註 芸閣
易山魏應嘉 賓吾
東阿于緯 小穀
義興蔣允儀 澤壘
杭州陳賡泰 廣集

編次姪

趙處庚 沖

起宗 嵩少

男

谿裘 元穎
季裘 祖祈

四世孫

志同 于野

余垂髫時即聞先君子口述永平府君之學行比稍長捧書入小學會先

君子方搜集公之遺文謀重梓以行世萎去崇禎間元穎公刻集之時已百餘年漸殘缺矣梁木蚤頹自傷孤露追維先君緒言宛然在耳懼祖宗遺書或从而放軼以重蹈孤之罪也乃奉先君遺意搜補而重刻之並識其歲月於卷尾五世孫春溶謹記康熙辛丑夏四月

存笥小草目錄

第一卷

叙文

贈德安太守屏錄王公入 覲序

贈兵巡湖西大叅彬宇劉老先生請告東旋

序

賀明洲高大夫奉中丞臺嘉命序

贈阜大夫鈐公奉御史臺嘉命序

賀王邑侯三載考績奉直楷薦序 代

送邑侯王公遷刺史之沔陽序

賀張聚薇父母榮奬序

送李素軒父母入 覲序

賀邑侯王大還父母榮封奏績序

鹽運分司李公陞雲南提舉序

贈邑傳李潤堂擢諭西充序

贈阜邑尉但竹宾君遷楚藩序

贈章希亮游太學序

賀希宣范君授鴻臚序班叙

贈石春谷援例授延分序

賀公弦室新第成序

熊新宇制義序

抱璞編序

贈陳生

壽錢方伯六袠叙

壽新泰令李明斎先生八袠叙

壽明府左泉盧公八袠序 代

壽章近泉七十序

壽孫母薛氏孺人六袠叙

壽盧外母石老孺人八袠序

壽許母張太孺人八袠叙

芝簡 壽張太親母蘇老孺人七十

傳

李學傳傳

張烈婦傳

第二卷

碑

邑侯宋公泰鎔去思碑

邑侯王公太還去思碑

攝港守脩管公德政碑

記

祭錢京兆
祭錢南崗
祭顧都憲文
祭邑侯劉希玄
祭郭封公
祭李一川
祭李篤生
祭馬心田
祭承天陳節推封公
祭顧正吾

祭顧東川
祭宋年伯文津
祭范少泉
祭福淸令張雲臺代
祭友人代
祭麟郊叔祖
祭薛輿齋外祖
祭章文橋
祭石鄉瓌
哀孫君代

祭左泉盧公
祭文學張四維夫婦
祭瓌川叔
祭盧姊代
祭王兩孺人
祭許宜人
祭卜輯軒太夫人
祭范母姑媳
祭盧母
祭周母

祭叔母陳孺人
祭劉孺人外祖母
祭孫母
祭長妹
哭長女
祭馬岐石
祭宋新昌
祭汝南宋封公
祭陳如岡大司馬
祭廣文羅先生

第四卷
四六

尺牘

柬錢淑湖冏卿
柬陳小衙父母
柬晏懷泉
柬晏武進
柬晏懷泉給事
柬王冲吾
柬錢還補
與杜明府
與桑甫梅

柬江大名震宇
柬顧東岱年兄
復王顯思年兄
柬丁澄宇年兄
柬李湛臺年兄
寄王顯思年兄
柬石鄰懷親翁
柬吳涵海兵馬
寄喻特齋
與友人

柬王督戎
與黃思泉
上孫顯陽老師
柬孫顯陽老師吏部
柬職方孫顯陽老師
復孫愷陽太史窓丈
又
柬宮允孫愷陽
上張聚薇父母
復陳望臺父母別駕衡州

上尉明陽父母
復宋泰籙父母
上宋泰籙父母
復宋父母補任蘄水
奉薛衡紀母舅
柬雲間李公實
又
柬白下黃丈
與謝明宇地理
與友人

柬李公實
柬宋泰宇年兄
與顧紫垣
與薛存吾
與吳善夫山人
覆彭定州
柬馬九眞
柬顧中垣姊丈
又
柬郡中同袍書
柬顧紫垣妹丈
柬褚元水年兄
覆陳父母
柬友人
柬給諫晏懷泉
上屯鹽道憲副朱公菊水 舊德安太守
上荊西分守叅知髙公
上糧儲道憲副劉公
柬樊鍾陽應城
柬樊鍾陽調崇江丈

又
柬隨州晉寅丈
柬諸鄉紳
柬計部楊峋嶁
柬顧玄嶽年兄
柬應山楊大洪都諫
上方伯王公
柬柯太守
上糧儲道陸公
上屯鹽道朱公
上吳推尊澹石謝薦
上王郡尊入覲
柬呂公原
柬洛望熊父母
寄李龍門親翁
柬李漢冲親翁
又
覆杜尊義
柬袁州汪司理
柬宋楚佩

第五卷

第六卷

存笥小草卷之一

廣陵胄日乾義元父著　五世孫赫[illegible]輯

贈德安太守軒蘇王公入　覲序

王公爲尚書地官大夫出守郧壬凡再踰朞治平爲天下第一郧介郢鄂間北控中原稱巖郡實瘠壤也幅員狹而民貧千午道敝𨻶繁賦重蔡莽溢望城郭半虛閭閻蕭然不知有生之樂焉盖拊綏鳩輯涖者逆逆難之自公爲郧子一意興咻與之更始爲五約以程屬吏節愛惠養所可以佐百姓者不惜以身殉之屬旱祓爲祟公率將吏士民跣屬步禱踰月彌虔

已而歲大祲民嗷嗷檪釜相視莫必其命公亟下教緩常賦勿徵奏記部使者罷輓漕以鏹代已乃條上荒政十七策發郡邑積儲粟數萬石復出帑金告糴于湖湘以益之以首春按籍而大賚焉民窶而不能火往即飼于官恃餬耳公以餬可投滋易厲也乃易以飦人一箪自郡城以迨屬邑日餔蹋萬人四閱月而罷其次予賑其次予貸又其次予平糶又撥贖鏹數百緡以便宜予民而趹秋以穀償發卒治渠荷臿者三千人人予饟日七升浹月始竣寓興發於工作周救荒一䇿也公旣以在郡日臨視支節縈袂狀而惠收之則又馳而之屬邑傾囷括藏遍存楬腹之衆咸使果然老稚扶携搏顙車下公欲麾撣謝之盖獨以身往即中涓不得從惧煩廪人也郧人賴公全活者以數萬計人人讙舞謂非公實生我知擠于溝壑矣而公亦以夙宵拮据神殫而顡爲悴焉公曰嘻顡悴何患患民色菜爾公勇于興釐即民所欲舉立爲擘畫諸蠹傷蟊賊爲民患苦悉蒐罷之郡民故勤于杼機四方之市布帛者麇集既而絶不來生計日縮公下令罷關市之征招徠商商闐漸至城西闉瀕河歲爲水嚙公環以石堤其長千丈高踰數尋夏五水

大至賴堤禦之無蕩析憂潞蒲賜租瓉多倍徵吸髓烙膚民痛次骨公歸催科之柄于有司而約其羨什而羸一百姓若出湯火安陸賦額重狡者竄籍于士紳以免繇免逾多賦逾重民力竭矣而士口甚囂當事者數欲滌之而未能決也公毅然汰之歲減賦數千金屯卒出穀以餉材官驟張而猾胥上下其手棲甲乙更兌賂多者與善屯罷卒苦之公稽尺籍爲鱗次以其屯受其不相借也先是輓卒休沐所餘裴千五百緡久而爲羨鏹公稽故府得之以畀卒爲今年裝餉歲賦一軍戴之公左廣厲學官蔚俊又而陶之

一語合道嘉與獎進而又築官授饍以大珏士而修
業焉是秋獲解者十二人人文斌斌起矣公敏而具
慧識事至即時决遣無留牘而又善𥌓物情兩造譸
張以片語折之各厭其意去執法不阿豪暴子弟怙
勢扞網以三尺絜之無所縱舍而持議平不爲詭詐
其以墨誤嬰微釁務解娩予輕比焉新店肖捕盜多
枉濫赭衣鋃鐺纍纍而至時讞得其寃狀破械出之
人悃欵見其情愫一禀于至誠而冲虛貢朗鑒善相
馭下嚴不假以頻笑禁胥黠吏凜凜不敢嘗一語與
士任人務盡其才士以此益歸之公問遺無所受贖

鍰不取日用薪粲鹽豉先予平價不以煩市令郡饒
締千歲輸京師而以餘縑上公府隨陽之漕粟歸羨
于郡祭亦歲以爲常公咸却之額賦二千五百金名
府米強半爲公使錢公悉推以旣廩吏士靡留者累
巳勤民撫𡖖然不滓其廉冋天植也以故再踰朞而
邵大治庭有清颷閭有杲日野有膏雨治行遂爲天
下第一其以入　覲行也郡之旄倪矜龢裵徊侘傺
如嬰兒啼乳不能一時去母懷而州邑之長奉公德
意以子惠元元溉于公尤深咸邑邑若不勝情者因
屬不佞其使擇言焉余惟公郎比部時獲僃篆事遷

銓曹公悉按治不貸士論韙之其以司農督儲濟上
也餉士法米與金錢相半而公以歲祲用便宜盡給
米米翔貴先給者得善價愈後愈減稱不平公持籌
部署數萬之儲以一日出之無譁者齊人賴之即人
以例格公公不恤也及公空廩以賑邵而臬使者亦
騶嘶請宜稍留蹄以備急公憮然曰今急矣而不圖
又何備焉卒不爲撓能天靈遂以有年輸鏹相屬倉
庾復充然後知膠柱處鐏者難以語非常之原而公
之才之美爲匪夷所思也盖公識膚則不眩于幾量
淵則不局于受守定則不撼于劇三者備而出之淡

泊之宇劑以精詳之慮持以兢翼之衷斯以稱天下
才而以摶捥一世裕矣奚有於邵令翟氛竿管　當
宁亥席大冢宰上公討而　天子嘉之且以鈞軸留
公不得復私邵矣夫公涖邵則澤在邵公秉軸則澤
在天下然而澤在天下未嘗不在邵也相道得而萬
國理邵尤其所首暨者耶邵人須矣

贈兵巡荊西大叅彬宇劉老先生請告東旋序

傳平劉公涖楚而天子南顧津梁之上無宵旰憂乃
移鎮滇總五閱月遽以請告去滇之守若令以及父
老子弟奔走留公咸欷歔侘傺不能已已而竟莫挽
也公以名進士起家爲廷尉平按行寃獄抜明允之
譽出守淮陽卧而治之多惠政已爲治兵使者按察
彭城蕭虔貞魏吏畏而民安之所至炳煜咸言底績
而其最著則在楚楚幅員廣歲輸漕輓幾半南國雖
是民力竭矣又人輕剽易動除戎戒砌于時爲急而
玩者狃焉公初入楚以藩叅王備政則綜十五郡之

芻粟而調劑之去羨去溢三量皆減一焉于是人樂
爲輸而舳艫鱗次踰淮涉河無後期也大司農課公
績最晉公臬大夫已又晉公叅知政而以滇屬公滇
雖小郡北通申汝西控樊襄亦漢東一扼要地而武
備單匱兵不滿千盖先後臬使者未嘗一憑軾而觀
焉公詫謂官以備兵名而目不知兵謂職何于是立
中軍以統之爲大蒐以閱之稽伍符較騎射陳藝簡
乘而精彩一新士皆决拾矣國之大事在食與戎而
紓繭繇于闤闠崇保障於韜鈐德莫厚焉威莫燮焉
江漢潛沱間其汴洛公之膏澤而徹赫濯者寧有旣
哉而公不寧惟是也日諏滇之疾苦而煦休之興社
學正服色戢衙官清案牘輕繇薄稅諸規緒總總嘉
與百姓更始而尤鰓鰓荒政從郡大夫請出谷萬石
以大賚於滇使祲歲之遺黎得飽半菽不捐爲溝中
瘠者皆公賜也方麥秋時霪雨彌月且浥糜矣公禱
于神立霽麥乃登其穡誠感格如此盖公之政最著
在楚而其被德尤深則又在滇滇之人方尸而祝公
謂公寔生我而詎能釋公去乎則滇守若令以及父
老子弟欷歔侘傺以莫挽公去爲憾者固其懷但不
能已已而公於此時亦豈能遂恝然哉雖然公不終

去滇也公碩望在朝廷膚猷在郡國盖當宁傾注久
矣旦夕召公起田間而以節鉞鎮撫楚則滇其所首
暨也滇人士俟之

賀明洲高大夫奉中丞臺嘉命序

國家列令長撫兆民則有若郡大夫若監司陳臬齊程之而按之以部使者于是總之以中丞臺中丞臺歲簡守令以下能其官者撒書勞之維是明洲高大夫以治行首列焉夫中丞臺視古四岳連帥之任進良汰秕所賢不肖必登之天官卿天官卿上計吏之條得失名實必視中丞臺所推舉至起家通顯以故郡國令長非規緒卓異竭忠盡智以俾實有丕叙不得一當於中丞臺而乃今於大夫亟推轂也豈不亦異數哉夫廣陵帝殷肱郡也而阜左瘠大夫以不世

才起瘵瘉而蘇之大夫發姦摘伏纖悉弗遺率作興事百廢具舉至誠格鬼神而貞操貫金石余閩人獨見大夫耳余遡之往昔竊心向往公儀休之爲魯也而乃今躬覩大夫利之勿害成之勿敗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蓋所謂開心愛民之政躬有之矣于是治遂大洽而問望隆起昔者晏平仲治東阿杜請託絕貨賂山澤之利以業貧民政成而景公弗是也晏子乃更反之而後君賀之丸責其所善而賀其所否卽欲行其志不能矣大夫雅以節愛和平與民息肩而當事者式罍之卽中丞臺威重亦不以操切少大夫且亟旌異謂大夫何所得長者之政而行之而後乃今大夫蓋愈益自信操其成轨以迄有底績稱古循良則中丞臺稱知人大夫稱遂志矣大夫以經學鳴天下揣摩墳史而出之其文雅馴度越一時迨令持三尺從事簿書然不廢學也人謂大夫政事本于文章而儒行飭之吏治不甚然與先是大夫爾奉御史臺若冏署旌今再奉中丞臺中丞臺視御史若冏署實與重焉蓋元元信之如列眉矣　天子既罷江陵相之政與天下更始務爲一切渾樸敦大之治以佐百姓而乃如阜之政寔有長者之風稱　上

指意中丞臺行言之上厥有顯庸以尚乃丕績余見大夫功業在廟廊而亟采在天下也

贈阜大夫針公奉御史臺旌命叙

蓋歲鶉火之次而江淮饑阜尤異於上聞以爲亟擇御曰嗟乎疇與紓余民者而往令之大冢宰舉濟陽針公先是公未至阜民嗸嗸空徙四壁立而廪有粟不得發旦夕覆釜涕泣相視獨聞呼囂之聲嬰突閴闔則吏攘臂而呼某逋賦某貸某繇告糴纍然遣對簿矣民愈益駭展轉踣頓什九爲溝中瘠者公乘遽而至則從遽公與弟夜於邸公圖視大息曰嗟乎誰使民實罹此極也而慭不一手援以周與宦至澤而旋天和是責在我于是下令令丞衆吏毋忽兩令

年租諸株引逮繫纍徵盭而獲大剣者立論出之發在庾之粟以與饑者寠而不能火官爲糜以飼之爲白上移粟如干損值以與民糴又三老以徇于境中相鼓以義能出粟佐民者得檄書勞焉蓋浹月而枵腹之衆人人含哺以有生色也然力本絀矣方播穀特而野多懸耜者公請發帑金省其不足而助之田民甫田又旱熯苗則盡槁乃素服羅禺齋禱惟虔天乃雨歲已復稜則力爲愬裁上部使者又蠲民而乎其徭困微贏最甚償者脫之以無重困此兕獨也民以此益德於公驩然誦義謂公假令後一日不至將吾儕小人靡有遺孑而萬一有當歲始得公來哀而生之不至罹此極也益德公深矣政聞直指使者將公實循吏檄旌公而不佞乾則以播于衆曰於鑠矣御史知公哉漢循吏則丞相覇水衡使遂亟以治郡顯然左右都饑民困而吏不恤以使負鈕之夫帶牛佩犢孰與大穎袁善地而又京兆尹馮翊所先後揃衛士大夫也繼治世者其道易更敝絃者其道難斯大較矣以阜如彼以公治如此操刀而當族謀然士委于以賑遊刃於有閒者孰多焉公嘗語余天則奪民食而令歲饑然饑而能令不害者又往往睨應之

其好生固也令實生民而歸之歲曰歲矣胡父母爲而要于百姓奚賴焉是真有于辜巳饑之恩者哉何論漢吏也今　上方勤於綜核之務以拯郵特艱而阜大夫獨五閱月而報政稱塞德意行不次顯之以風于天下將海內諆均被澤焉又寧惟是御史臺一褒書足概公也哉

賀王邑侯三載考績奉直指薦序 代

今上廿有三祀歲在降婁之次南平王公爲我皐令
三載例報政于是邑中列公治狀上郡大夫若臺使
者暨御史大夫咸胥公考高第語人人嫺也而直指
使涇陽牛公遂已於事而竣首疏公治狀薦之 闕
下若曰皐令某材識諳練政尚悃愊際戎庚則保障
一方興教化則絃歌百里治行當爲第一 帝曰俞哉
其下大冢宰省中覆覆上如直指使議制報可于是
薦紳間翕然多推轂如皐政者余時自侍從徙領司
隸在交戟之下睹直指疏狀既自幸喜乃薦紳先生

數人儼然造余而問曰子皐人也皐之政奚如而直
指言若是余曰嘻先生知皐政哉夫皐江海之巖邑
也壤瘠而俗嚚壤瘠寡聚俗嚚多訟民生之憊所從
來久矣逮大夫之爲政也心以惠孚而法行于愛要
以與民休息而徐振刷焉柔而輿之貳而董之德莫
厚焉刑莫威焉二者立矣出俸錢自食不一絲溷市
廛歲時踐更科擾者禁操不浮矣敖庾虛耗收積逋
粟以數千計儲偫非常而百姓以租調至者第令手
封識技飭去無或染指賦有經矣鑿池築城蒐甲聿
艘椆然授土兵甲而變客爲王遐哉樹一穫十材木
將不可勝用也脩能豫矣三老司鐸誥先王之教令
日計國人而訓之其有不率者伍伍相糾屬之
內而獄鼠外則狡豜貧緣爲姦逮治罔縱能用典矣
其民之焭也徙者徠之餒者粥之士有加惠孝有勞
施澤周浹矣蓋大夫爲皐而政章章如是令廣上語
菁莪撫耳未具論也于是薦紳先生揭膺高蹈曰美
哉渢渢乎如皐政哉直指上之稱知人矣今海內淵
敝上廑憂之而吏無以稱也高者矜其譸張甲之
曲爲纖辯百相炫也百相媚也而使者不察輙署曰
能夫譸張被褒則悃愊者嘗矣纖辯延譽則諳練者

絀矣郎保障之長才絃歌之雅化夫孰從知之而又
孰從薦之故令長皆如皐則上有實意而下不以名
應也監司皆如直指則下有實政而上不以名關也
名實覈則吏治飭吏治飭而海內乂矣余乃避席揖
手而謝之曰皐大夫誠賢得直指而彰得薦紳先
生之問而益信余不佞實有賴焉且余聞之令甲郡
國吏逾三載考而有直指薦者例當封皐大夫其庶
幾封乎薦紳先生曰然余於是輾然而喜更爲書貽
鄉之父老曰皐士氓亦厚幸矣哉大夫之封不遠矣

送邑侯王公擢刺史之沔陽序

楚沔陽缺守銓曹以聞曰維某其可[illegible]守乎[illegible]大夫南平王公晉刺史守沔陽先是銓曹既徵郡國長令賢聲優著者補給事御史滑臺司徒褚公首以大夫應詔大冢宰孫公列大夫牘前上請會上意不欲丞補寺官既留中御史大夫裴公復奏記請郎缺宰議不報而一時長令列牘前者資當遷不得久待次乃稍稍徙尚書郎州刺史而大夫政得沔陽沔陽襟江帶湖右控鄖郢北走唐鄧為江漢間一都會當事者藉大夫之重助而治之蓋簡畀也大夫為阜幾

五載節愛牧養一切與民休息義里甲禁科擾勸樹藝撫流移繕城隍除戎庾嚴保伍申鄉約所可以佐百姓者不辭力為之而大指務比於寬仁民以投牒至宰帨解之不為苛詆即稍傳爰書亦毋傳生議文無害曰奈何當盛世而毛舉鷙擊令民重足為其惠心獨乎蓋天性固也諸大吏行部往往稱阜大夫長者競下檄書勞之而中丞臺若直指使暨閩鄉先後薦之闕下璽書進大夫階封大夫父如其官母妻皆為孺人制詞崇獎輝映一時蓋當宁推轂大夫之日久矣耳目之寄豈有愛焉而以沔耶漢宣以蕭望之明經持重可大用為欲詳視其政事乃從少府出守馮翊而宋制京朝官非歷典大郡有聲不得入為侍從蓋刺史紆綏綬擁朱轓酉面而搓吏民上宰制在手與除任意其才諝易為見耳當軸者雅知大夫非百里才而阜彈丸地小不足展驥足非歷試靡以覘其全故以沔陽務大夫政詳覲大夫之政事而大用之也頃銓司條議守若令均親民令得入為給事而郡守高第不過尚書郎無以酬異等謂自今用部署政夕郎故事刺史得入為給事御史此政大夫雄飛時乎大夫行矣以治阜者治沔陽治行且為天下第

一天子覩楚上計書而蛩然喜曰沔陽守良二千石昔者嘗令阜家宰以々拜薦者也豈不秩而給事御史哉

賀張聚薇父母榮奬序

江淮以東傳海則皋稱善地云頃者吏衰而民瘵事傷𡠋蠹叢賊集邑大夫率以朞月遽徙去蓋三年三徙令矣薦紳先生至偕慈相戒皋不易治于是大冢宰簡海內脊修砥行倜儻非常之材以宰東土而蘄春張公實被命令皋公蓋三閱月輒奉觀察曲公勞書云公長者所治務持大體不擿發苛細而節愛惠養所可以佐百姓者不憚與之更始邑故善訟訟輒引諸生爲左證頰首對簿令長病之公至首進青衿而與之約所有事于偃之室已爲政而令不爲受理令負士所非已爲政而謬以涸令令不敢阿士且士業以被儒服稱學官日夜翺翔青雲之上而乃匍匐廡下消跡輿臺獨謂士氣何士聞公言靡不灑然革心易慮者蓋士習爲之一變而公復時時爲揚扢經義月必數臨較試之又謹視宮墻計其圯廢而加飭治爲會邑有大驛于令甲公爲白上得令出贖鍰爲庀材費士以此益歸公人人誦義矣大江經邑南而善噬蓋三壤委之洪波者七十里有縮衄而無減賦世世患若之頃歲稍聚沙水中百不能一而郡復籍以餉士又虛增額至十浮其七民不堪重困矣公再涉江而南躬履衄爲覆實盈之不辭瘁也治渠之役市騶十餘輩負緣氣名董治爲姦利公龍勿遣擇一人爲植而已迄渠通而卒多受平賈渺沒使者掘港單興故仰給皋第以名餉不得盡蠲也公走海上按籍大蒐人召而人餉之較然至不得舉其契爲免冑謝久之始辦比歲不登萑苻多警巨盜共者冀數百椎剽澤中公嚴沈命法發卒捕治之赭衣銀鐺日纍而就縛公一日行部衷遇搦竿于途親部吏士鼓擒數人益以豔藉村稍近公行在高枕卧矣公論議娓娓悉中治經而冲虛能下問詢所規諸必諄諄咨於故實其遇士大夫推誠折節咸當其情人人謂公親已至聽兩造亦曲爲開譬務多解嬈卒未嘗巧詆之蓋三閱月而政聞觀察使者檄書首勞爲實異數云余不佞既溉于公深而樂公之政聞也乃從鄉之縉紳某君走慶庭下而君吏屬余颺諸言余惟公楚產楚材故甲於寓內公先大夫方伯公敭歷中外爲當世名臣而公以碩彥蚤提楚闈克昌其世至皋下車輒慨然謂士氓曰先大人淸白貽余余今稟稟奉以周旋罔敢失墜遏佚其家聲爾有衆誌之此以矢也以故政行三月而德意翔洽榮問鵲起所從來矣

久之政成部使者且言之上而天子股肱耳目寄之
于以踵先方伯公之令躅則公之宏施寧有既哉余
不佞拭目俟矣

送李素軒父母入　覲序

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載郡國令長以上計詣闕下臯大夫素軒李公當行邑三老薦紳先生博士弟子麇集中丞臺御史臺留大夫毋行中丞陳公御史唐公雅憐憫臯人意而又心善大夫之能得臯民也爲特疏請事下大冢宰以例趣大夫行大夫竟行臯人士念不能輓大夫行意怏怏不能已已于是鄉縉紳其華儼然造余而問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而中丞臺以節鉞鎮撫一方御史按郡國稱直指惟是共將天子德意以進良黜收又安黔首故中丞臺御史

臺所條上科指冢宰按牘而覆之不相盭也今兩臺慨然爲臯民請命而冢宰以例爵之何居無乃非共勤百姓意乎且大夫之爲我臯也周澤渥矣臯介江淮間稱瘠壤大夫以命世才鳴琴而治之發奸摘伏纖悉弗遺卒作興事百廢俱舉其大者塞牙橋濤漕渠繕崇墉捕巨鹽濤徑積庾諸規緒總總咸言底績于是未期月而政成聲翔洽薦紳間直指王公謝公閩卿劉公先後疏大夫治行上之而其他監司部署以檄書勞大夫者踵相望於道蓋臯人慕而戴之不能一日釋大夫去獨奈何以例格中丞臺御史臺議

也豈其惠愛編列而慭賁之乃以例爲解詫謂東甌津梁之上無有急難哉將百姓奚賴焉余曰嘻諸君子以不能竟留大夫邑邑不能無望耶雖然冢宰非悶民隱而備大夫政也自大夫涖茲土而治行爲寓內第一兩直指暨冏卿相繼疏大夫政籍甚 天子心識之茲政上計時郡國吏羣集闕下有如 上顧冢宰問阜令安在何以治阜使盜息民安亟爲部使者推轂也令是時大夫而不與計中安置對又安所受長者之言而稱之如王生語渤澥稱塞 上指哉冢宰下離格中丞臺御史臺議而檄大夫趣入計者

其在斯乎大夫行矣入伏謁交戟之下具陳阜民疾若狀 上聞而憫之駿發曠恩嘉與百姓更始則大夫之覆露阜也豈必不以上計行耶而又奚悅焉諸君子輾然高蹈曰辨矣子之言而後乃今得聞此也然有布于子 令甲守若令著勣倬絕不俟報政得驟遷大夫已於計事而竣即奉璽書錄異等以大夫爲給事御史願從 闕下復借寇君河內其許我哉余曰其然許諸君子矣

賀邑侯王大還父母榮封奏績序

國家功令 天子有大慶覃恩郡工馳封所自惟京朝官得有之其後浸廣德意施及外吏亦惟藩臬牧伯寶蒙簡畀不槩賢也今 上初元盖擴殊恩諸郡邑之長治行燁赫數奉薦疏署上考稱卓異者得不次予封與中外大吏等于是阜大夫王公以入覲在 闕下躬膺寵命階文林郎太公郡學傅封如公官毋太夫人夫人咸封孺人捧璽書而旋盖于流膏需澤之中而駕嘉善旌賢之典誠異數也公 覲旋數閱月即以考滿奏績臺使者若鹽司郡大夫人人誦

公治行爲海內第一疏聞應封而公業先以卓異封矣夫三管之褒希世之殊榮五服之章生人之希遘以奏績封固難而以卓異封尤難也公爲阜三月而民甦朞月而化浹三年而政成葺黌序飭多士而時肄之則使文興矣歲祲民饑賑而不能火者爲糜以食之則溝瘠起矣大猾竊投匭之權以嚙齕人而獵其貲人畏之如虎公芟之引繩批根空其窟穴則蠹賊屏矣市井羣不逞椎埋探丸作姦扞網者籍而懲之咸慴不敢肆則稂莠鋤矣力拒羣因之加賦而涉兵之逍遙江上者汰之使不復冗食則民力寬矣闔

憩有禁凡以機速者罷勿與第為白見其事狀而上
亦颿然聽之則強梗懾矣息訟簡呼而薄其牘兩造
紛然以片語折之人人厭其意去則厄窮殺矣諸善
政惣惣未易更僕數而至其自御則翛然不滓氷蘗
之操雖懸魚留犢不足踰也盖其廉足以勵世其斷
足以當幾其惠足以孚衆其定足以鎮紛其誠足以
動物其膚足以燭遠而又務持惇大不為毛舉鷙擊
以博名高至于撼之不撓淆之不動如權鐺煽雲焰
而遂巨室虎而翼者旁午于庭而公力持之巨室得
以無害自非毅然有執而確乎不可拔者詎能擔荷

乎以故公入　覲而民徯之若望歲焉公　覲旋而
民依之猶觧倒懸也安危介于一時愉戚判于俄頃
公至之日皐之人望前旌而郊迎其懽呼鼓舞之狀
從來父老所未睹也豈不卓然而異于世之從政者
乎方今　國步維新求治若渴　上既不次封公且
不次召公矣公秉鈞軸而以治皐者治天下其德澤
之所究又不于皐首被哉

鹽運分司李公陟雲南提舉序

今國家鹽筴盖極敝矣其原自鈔法廢始也夫國家
藉民使煮海為鹽鹽成而輸之縣官酬以鈔數楮止
矣卽有餘又不得挾以自潤茀縣官為出值收之亦
鈔數楮止矣此鈔數楮者準以緡錢不能易斗粟也
夫煮海之夫披荊棘觸寒暑冒霜雪颶風之所侵烈
日之所暴胼乎胝足以僅成擔石之鹽而易不能斗
粟則有束腹餓耳奈之何不困且盜乎以故江淮間
私販四出高檣大舸貿矢挾刃至犯逆使者之顏行
而不能禦也永和李公佐鹺兩淮目擊而心慨之曰

吾不能使法之毋于鈔也又不能強民而使鈔之必
行於下也然投醪於水飲可使醉拊而巡之豈遂為
夾纊而士忘其寒者何則慕義無窮也吾不能廢法
而有以濟法之窮不能強民而使民常見德焉庶其
有瘳乎於是節愛惠養一切與民休息民告饑公出
粟餉之復為糜以食之民病疫公躬往存之復購藥
以給之民有轉徙去者公召使復之復乎背以安之
額卽蘄充而要束不苛催卽務完而撫字不廢胥吏
閱猾以巧伺務搜其弊無使蠹民總役貧饒而苛細
務抑其横無使瘠民輿臺倚法以求將務繭其追呼

無使廢民卽民意所欲舉必爲措注卽民意所欲除必爲罷置郡人有與䆴爭田者積歲不解部使者若郡大夫以至旁郡之守若倅行部東披之以十數多首鼠兩端莫爲堅決公毅然持議移牘蹉臺爲白之各厭其意無敢譁者蓋公之于民可謂至矣以故自公佐兩淮而民喁然知有生之樂爲困者愬愬者起漣者復恬衣褕食而鼓腹乎東海之濱豈復往者遺黎哉民力饒則私鬻息私鬻息而正額蹠鹽筴其庶幾就理乎雖然鏹帛易而逋虛輸課重而價倍奏帶行而貿開守支若而商困又寧唯是鈔法廢哉嚮能

治之而上不使此貲生所爲太息也公今以迁滇行矣以治淮者治滇三載報政　上蹤是益知公之果深於鹽筴也且不次顯公舉海內鹾政具以屬公使釐剔焉將國計民生尚亦有賴哉

贈邑博李潤堂擢諭西充序

國家推擇明經行修者布列𦊅國爲諸生師其道嚴重內覲上庠分相埒等而綜文典冊優游著作之林至與芸臺秘署並稱文學史蓋華秩也我阜關學樹師擇阜比而扎于二三子上知凡幾乃以余所睹記及長老論說禔躬飭教師表人倫稱國家推擇至意獨有黔中李先生云先生天授自奇而取材甚富窺二酉之秘藏其中不減武庫而雅嫺於文辭珊中彪外蹦蹤百氏爲蓺林飛將軍至駢四驪六組宮織商令觀者辟易尤獨建旗鼓于是聲籍甚薦紳間學使

者及藩臬郡大夫咸推轂之試必裒然前矛而黔中才豪士惟先生實執牛耳矣顧數絀有司不得雋久之以明經待歲非其志也先生舉明經明年幾踰強仕得除爲郡邑吏而薄簿書不爲乃以博士之阜先生之阜則蜺禄常度棲志大雅謝贄却修惇軏振乏士游其門者如坐春風暴冬日人人自以爲得師焉先生居阜六載而教遂大浹中丞某公臺使者某公先後檄書勞之于是大冢宰以先生能其官而欲其教之遠被也乃擢先生諭蜀而先生弟子不忍舍其師去留先生數閱月始得西蓋先生之漑于阜人士

深矣余逆游黔中習聞先生才士盖心嚮往之比返初服而先生以秉鐸至因得私淑其教又知先生君子也先生負偉抱而奇於數其在皐待益砥其業意砣砣不休今且入蜀蜀多佳山水岷峨瞿峽嶔崎瀧湏爲海內鉅麗之觀而先生羅之胷中若司馬子長涉沅浮湘探禹穴詧卭筰而學益進文愈益奇豈終詫不遇乎奏賦承明橫經虎觀余盖以先生行詛文章券之先生其謂余知言與哉

贈皐邑尉佀竹黃君遷楚藩序

黃君尉皐一旦有去志奏記當路願得自罷皐民緦緦然惟恐失之左袒一呼羣而留君者踵相接也居無幾何而君竟以遷楚藩去其去也士詫於較商嘆於途田叟牧豎相與投耒扣角而欷歔於野依依焉皇皇焉若不勝情者黃君賢乎哉夫尉於邑幕也其上有佐又其上有長尉弟參畫其間不得有所專決而君又斤斤醇謹不輕受記然而百姓之所賴成不之長佐而之君會府之所叢委不之長佐而之君學士大夫之所稱詡不曰長佐嫺而曰黃君嫺也君明

而習于法而才又通敏善得物情益擿姦不避怨任事不辭勞質直而能斷不爲脂韋治河渠詰梟客戢羣飲督逋賦所可以勸令長裨百姓者事及之即危行事不及之即危言以余所睹記尉皐而賢者獨黃君耳喜君之來則悲君之去溉於君者久則係思於君者深皐士氓所爲侘傺嗟嘆欷歔而不能自已者其在茲乎夫世之智效一官行徵一國而聲藉一時者其茂蹟顯伐豈不亦甚著而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其甚者至以台爲口實恣三尺[illegible]而加之何者其所孚於世未數數然也假令君遭時遇合都尊宦臍

臙仕而識澤不留於人心遺思無聞於去後于以視此孰多焉能辱係一時之升沉是非關千載之衰鉞余因知君之有以不朽者誠在此不在彼也君往矣固無缺望於此行哉雖然方今海不恬波羽檄旁午當宁之需才般矣以黄君賢而置之散局使無以自見其長豈所稱知人善任使乎將國家奚賴焉余于是益有慨乎其中不獨爲我畢惜也

贈章希亮游太學序

章君希亮弱冠爲博士弟子學使者暨他直指若郡邑大夫凡二十六試咸第一七入棘闈餼廩二十五年矣一旦跳而入太學惜希亮者謂希亮二十五年廩於庠旦暮且以明經舉而奈何取諸其懷而棄之期希亮者謂七入棘闈而七不第憤而改玉以操奇勝而責榆收其取途捷矣乃希亮則爲余言其束髮受書謂顯膚可立致發憤下帷鋭意進取郎嘗有玄闇之慶而不爲喜纍有殞珠之慼而不以爲戚以吾之齒未也今冉冉逾強仕矣然而未有微蘭者吾且冄祠㝉禱高禖以庶幾一應而又安能敝敝焉屈首咿唔從博士弟子較長角技銷竭其精魄以殉不可知之數哉吾瞠矣吾願息矣人以太學爲梯榮之階而吾以爲息肩之地尓豈其薄明經而弋捷獲如議者所稱指吾滋惡矣余聞希亮言而察其色有邑邑不自得者余乃矊然曰嘻希亮奚慮焉夫希亮負瑰姿抱淵識頴敏曠軼而又博極載籍綜輯千古孜孜矻矻窮日夜亡間也其發爲文詞藻渙而饒深湛之思刻羽流徵遒然獨上稱蓺林飛將焉至其爲人則又恂恂爾呐呐爾行非服念不蹈也言非撥議不

效也蓋希亮二十六試歳第一往學使者柯公讀其文而奇之爲驛致陪都獎許優渥郡邑大夫至者靡不折節希亮或假希亮代斲爲名高希亮聲傾一時而逡巡恭謹不一語溷有司余與希亮交逾二紀未嘗見其有怍色疾言也夫世有才如希亮積學如希亮而不第者乎世有兢兢砥行不愧月旦如希亮而其後不昌者乎假令璞終不剖而夸冶遂以靡托則天生才何爲而積學砥行人事盡不可憑耶必不然矣昔從宗伯東洲亦七蹶棘闈洎入太學遂領解首爲廷對第三人雲間陸文定公以耳順之年舉子猶及見其登朝宗伯鄉先達而文定子伯遠余同籍此近事可按也希亮行矣優游賢關尚友髦譽勿揠其精亦勿挫其志更二年所而竟業焉正肄士時也希亮必首拔赤幟歸而覘其門且有懸弧焉快矣樹鴻伐於當年垂燕貽于來裔若兩公者詎爲希亮多哉希亮將以季春挾筴南其及門士某某若而人懷希亮之樂育而難其別也爲祖取道而跽祝之曰吾師識之肎生語不虛矣

賀希宜范君授鴻臚序班叙

范君希宜應詔佐王計謁選人爲典客典客清秩也入侍交戟之下與給事御史肅班聯而適其不恪者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出則奉簡書詠皇華乘傳而使于四方稱貴倨矣希宜榮乎哉然而希宜欲有以用其才非苟爲詡而已也希宜倜儻有大志慱極羣籍撮要鈎玄靡所不窺而其發爲文章伉爽凌厲矯矯不羣稱藉圪飛將焉弱冠補學宮弟子員居無何以高等入試棘闈士林推之以爲一第不難也先是希宜大父以貲雄里中已而中落希宜既屈首受書攻苦食淡蔭煬洎如又數絀棘闈不得舉于是希宜喟然而嘆謂士當身名俱泰何至以羈牖語人季倫言不誣乃于鉛槧之暇稍稍修業而息之鬭智爭時率以奇勝非必苦身戮力而能者輻輳蓋二十年中積貲累巨萬視其先世不啻過之然不廢學也朝持籌暮搦管方圓並畫而學與貨且競殖人謂希宜殆兼材焉久之遂挾筴遊上庠復數入棘闈亦不售希宜乃更喟然而嘆謂士乘時致身苟有以自見豈必一第司馬長卿嘗入貲爲郎矣其後從長楊諭巴蜀功名爛焉良玉在璞弗剖弗寶獨柰何坐俟河清乎吾

思以自效矣于是罷咕嗶上王計謁爲典客而人遂
謂希宣階一命以爲寵乎非深于希宣者也昔人論
治生産比于伊呂之謀孫吳之略智不能權勇不能
斷彊不能守仁不能取予者終不能傳其術希宣之
才蓋大有過人者而惜也其未究于用也太史公不
云乎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計然七策范蠡用其五于
越而越覇已而之齊止陶致産數于萬則以其施于
國者用之家耳希宣既以用之家而著績矣詎寧靳
焉而不斷施于國耶方今海内脊脊南北交訌三韓
百粤之間日輦金而鑲士者踵相望也　國家當三

空四盡之秋大司農仰屋竊嗟幾于無策矣有如
上思心計之臣過郎舍而　召　對若吳以多財而
乃以佐縣官之急不當深謀于廊廟耶于是以主計
屬希宣使修計然之策國寧虞匱哉士飽馬騰則師
武臣力于以北勤燕然而南標漲海之柱直折箠馭
之爾當是時希宣且以功封范蠡所謂居家則致千
金居官則至卿相而後爲布衣之極者倘足以方希
宣而希宣且與蠡同傳矣一典客詎爲希宣重哉

贈石春谷援例授冠帶序

石君春谷奉例入貲得尚璽大將軍省中久之以次
待銓天官冠進賢被章服束帶曳韠閒雅甚都里中
人榮之春谷慷慨有大志少讀書爲舉子業弗就乃
去就例期有以自見非苟爲榮而已也國家立賢無
方士抱一長慮無不表于世而輓近溺于章句見爲
梯榮躋膴歷踐六藝之科弗與然束髮角蓺名場獲
雋而去者伯不一其次以旣廩待歳徘徊諸生間什
不一夫士業以屈首受書勢不得復他徙業而次且
呻佔僂焉牖下髮種種老矣不能綰半通以自效何

汲汲也蓋揚子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以故倜儻非
常之士往往跳於格外而以他途進大者倅郡小者
佐邑下亦不失乘鄣類能展采錯事知効一官能徵
一國以自豎于明時蓋其見才甚易而其取徑甚捷
若先朝大司馬徐益暐氏舊迹掾史中而況吳郡以
文無害致身二千石並爲世名臣其效爛然可睹已
春谷碩晳美姿容磊犖不與俗伍而又方盛年負偉
抱異日者捧檄而出其建明寧減往哲乎石故世族
自其先世即以貲雄里中而春谷益拓其業裘馬翩
躚稱豪舉矣然逡逡好行其德其事母孝且夕洗腆

唯謹而處昆季削少分毋怡怡如也春谷賢乎哉方
今海波傳警當宁拊髀正豪傑翺用時春谷勉矣榮
名詎可量哉

賀錢弦室新第成序

錢君弦室治第成余與薦紳先生發焉晉其門魏如躋其室俶如歷其序揆如立而四𥇣雕甍繡闥璀如蔚如盖壯麗遂爲邑中冠于是薦紳先生酌而進曰美哉室焉夫先京兆公不有故第乎君推以與其弟而東構于此薙茅剪棘不憚經始舍其舊而新是圖志何偉也已復有酌而進者曰美哉室爲京兆公之欲並營此久矣經畫垂十年未就而君克成之庀材鳩工百務並作總蹈特而屹然嶭峙才又何敏也已又有酌而進者曰美哉室焉夫京兆公之創爲巨厦

也稱宏摹哉然猶有闕焉君接棟加崇而締構過之个相偶楯相屬重櫓曲檻囷囷焉盤盤焉規制備矣識又何卓也余曰辨哉薦紳先生之善頌也三懿具矣雖然吾効其大者而薦紳先生擇言焉吾聞之明德之後必有達者自古名公鉅卿膚猷峻伐嘗吾世而不竟其施天必太啟其子若孫使丕承之先京兆公文章行誼卓然一時方其由郎署歷藩臬公名赫于燕楚黔粵之墟正翺用矣而遽以疾告既以起家掌冏寺領大官從尹京兆列於九卿化行贊毅丰采著于　朝端當軸者且以執政處公而公不待焉盖

天將留不盡之用以貽後人也乃弦室君婉愉孌毋邪翼幼弟推恩諸父斤斤篤于大誼而性機頴絶人應徠批劵靡不導窾往者渠溲鼓吻衆蒙狺狺多齗齗君者君夷然弗爲動徐袖梲柙之而弭耳去矣于是人人服君之明智而君又慷慨負大志郎以少年屣成業爲貴介公子而能折節下帷愽綜羣籍毎延儒碩辨晰經義必夜分以爲常至其發爲文詞思颷涌而態霞蒸聲硏鏘若出金石也以弦室君才郎取上第致身通顯以光昭令緒寵京兆公未竟之施詎可限哉宋王晉公以耆宿建事建隆興國當時望以

爲相而竟不大拜乃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文正公光補定陵爲太平賢相功業爛焉議者謂晉公殖德于已責報于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若持書契交手相付而因益信天之果可必也京兆公文武忠孝不臧晉公而名位亦畧相當晉公知子明必能酧其志故不至謬爲期翮而弦室君當委弁時亦輒爲京兆公器重京兆公在郎中毎得弦室君所致愽士秖未嘗不灑然异之盖先是京兆公治劵成而郎以不盡名其堂倘亦隱然寓晉公指耶弦室君勉之夫京兆公之明德遠矣豈其膚猷

峻伐不盡見於身者復靳于後而令三槐之符文正獨擅哉于是薦紳先生矍然更爵而進曰啓大夫之言嬾矣吾乃今知弦室君之志與才識之宏也經營四方猶一室矣而蜀者猶沾沾自詑以土木之盛以是槪弦室君不巳細乎請更以大夫之稱説爲弦室君頌可哉余瞿然頷之曰諾

熊新宇制義序

蓋寓內秉鉛而摔穀秕林者習至盤矣議者目攝而心知其非言修士於家而已背軼典常俛仰循世于以推諸政業將世道奚賴焉則文學吏滿其職而發率不立也宜采成弘特所舉以式天下而嚴之功令董振教鐸者于是晁明熊君以鉅儒碩望蒞阜矣君來阜奉行科指惟謹旦暮勵其徒而告之曰今國家蘊士習而廣厲學宫之路則再郡亡首被命焉豈其不以實應而懲賁之以佚遏　上意使四方聽之謂再都士實然謝求志何謹與士約月有試人有會

亦惟是再雅純典以奉詭於正經無如往議者所指則豈惟士將不穀有厲稿乎以無殺其職斯大願矣蓋士誦君之言而因以有味乎其文請遂鐫而式焉而以謂余余惟君少年儁雅才名籍甚屬乙酉擧畢襄典分遣廷臣較士下國而君首以儁異起滇南拔登天府迨南宫復爲天官大夫貲公所奇而聲愈益著薦紳先生靡不推轂君者顧安取而以余言重乎雖然余聞之文有意有法夫意無方而法有體也令經生據無方之意而至騖於法之外所繇絓於議獨爾適君汰謝俗而吐其胸中之奇綜羅廿戸神遊入

極恢之彌廣按之彌深意豈不亦獨至而一麗于矩不骳骸其法以娟意斯以駸駸乎大雅而即令與成弘諸君子挈長而論相伯仲矣嗟乎以今士之茀靡波流失其正始即有賢智漸漬頹化而君拔濯泥滓之中一滌胃滌較然不欺其志蓋所謂離類絕倫足當命世者也以斯發率秕瞶而繇阜士以風于天下將天下士翕然嚮應文章復古而世道還醇則君之功居多焉而其反難一第也君往矣適不博勝算哉

抱璞編序

向阜人士所爲聞風仰止者則中都有張先生焉盖歲在癸未而先生實被命師表阜人士阜人士孜孜幸喜先生旣振鐸則士風翕然丕變焉先生雅善奬進諸人士時時譚經藝必悉其窾綮端委而月數試試數目躬爲揚扢也諸生旣月趍就試則必請先生文爲旗鼓先生亦輙不愛出視諸生諸生旣月趍就試人人自得也而已讀先生文則又人人自失也詎謂技盖至此乎轉相傳習競先覩之爲慶幸顧病不能人人給而相與謀鋟之乃先生謝不文諸生跽

曰傳士家言如先生固玄黄之靈籥也先生重謝不可謂此實舉子業而局時變其何常之有諸士重跽曰所爲闡經義而巽往傳者舉子業視他所著述實先之而且文也者神理也神理至卽終古常新也因日夜固請先生重違其請又雅不欲爲表著方可否兩端而諸士持議甚堅愈益請念必欲得請先生意不能奪其請然每出一首意未嘗不蹴踖自紬也盖鋟累百而先生遽命曰止諸人士殭更益之不得請則嘖嘖以不能竟爲望焉雖然引商刻羽其在多乎諸人士家陳於座上而丹鉛其旁還能一一手摩而色按之否先生天性甚卓折節讀書了徹作者之指會其神而發明出之以獨詣其至而陶鑄成一家言實爲超乘而上當是時縉紳賢豪搜才中都所推轂必先生先生才名遂聞天下而顧難一第也盖天實老其才以大其用哉阜人士旣向自獨恭而乃今益得先生樹羽儀於上薰漬衣被至徧渥也意者其有蔚然而興乎則尤先生意所屬望焉

贈陳生

皐故無軍興嘉靖中寇躪海上治兵使者以便宜檄發帑金二千緡餉士掘港久之寇去解嚴而皐遂歲發金爲額不復有議罷者矣然掘港戍軍興故資給不乏非素仰餉於皐也獨其中一二大猾覗爲居奇而陰結邑曹掾爲姦利歲歛百姓錢二千金公共瓜分爲巳有卽歲甚祲室如懸磬　上且蠲常賦罷一切勿急而此二千者一毫不得减民有逋者則俘卒參伍攘臂其家迫責之不慊不休百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蓋二十年於茲矣余竊痛之而獨以王者

奉行故事唯謹囁嚅喉吻間不敢發久之陳君辟爲邑曹掾主餉事乃力白邑大夫齊陽針公爲奏記當路罷勿與而郡大夫格其議加誚讓發策難之一時羣猾惡其不便已而更相齕掾林以危法君乃屬邑薦紳先生若縣序諸君子而余從其後羣謁觀察張公公太息曰嗟乎皐民之害乃至此乎若乃幸告我我爲而復若賦建治而曩負緣爲姦利者還而金於是立移文中丞臺暨直指使者咸報可檄下罷掘港餉勿與著爲令于是數十年夙蠹一朝湔之一何捷也百姓歲贏二千卽百歲且贏二十萬澤又何溥也余與二三君子者詆掌譁而幸而勝之得不辱命又何愉快也蓋始皐奉治兵使者檄發帑金餉卒也則德清稽公實令皐拒不應而掾其紿公潛移牒上報稱便公比覺則事業以成無可奈何遂背厲以迄於今而幸陳君掾戶曹乃得與吏始以一人成一人病百姓利病之權迺在掾吏哉

壽錢方伯六袠敘

大方伯淑湖錢公致其楚政之九年盖萬曆紀元十有八載而爲年六十是歲也諫大夫陳公上疏言上日孜孜求治焦勞矣而海内迄未底于至寧則吏溺其職而老成遺佚也方伯臣某天下才亘起置要列使竟其施即讃廟謨而襄至治不難矣書奏　天子以爲然趣召公公固讓奏記當軸陳其不可出者八薦紳盖爲之至相謂曰錢君不起如蒼生何始公以治郡髙第入按察三輔時政府柄國而善識拔天下士士多附之所推轂立致位通顯而公獨秉正不

阿不一字抵政府乃政府獨雅重公擢公總憲楚時政府方謁假還楚故精公以自重而公覘其意不欲褰裳就之乃間道還里中不與事會比政府至楚則自開府以下郊迎屬鞬褰道左度憲使且詫知遇駿奔罄折以從羣大夫共色奉之如不及而更見逺廼如是大以爲望然公素介潔無可指乃稍遷轄南粤尋以大方伯覺黔中實踈之也居無何政府終重公奈何以修郄故而坐淹名臣萬里外乃移公轄楚時縣官方大括天下田而中丞臺以吏政府故後其郡悉以賦移課旁郡公持其議皆不與復政府乃更直

公而薄中丞臺欲遂拜公開府而公終不欲以受知政府故進乃曰吾幸備位大藩爲　天子方岳豈以一節鉞易吾操且如初志何遂上疏移疾歸歸時年緫五十耳辟然少容也公歸杜門披吟書史足跡未嘗一躡有司之庭而亦絶口不談時事一時物情推之部使者五疏上公行而最後奉諫大夫章如此盖輿論云公才敏而果敢深計其擘畫盡百年規守廣信則流寇不敢窺其境治兵漁陽單于巧不敢南下牧馬保釐黔中則舉廢平縣恩行于徼外所至炳烺民戴之如父母而其最著則在覇淵地下而九河汪

之漲爲巨浸盖民幾魚矣公爲築防禦之延亘百里而獨家朱口者流湍甚頮嚙不可築公投茭與河伯誓忽大風漂舟至塞其口民讙以爲神一年沮洳盡爲沃壤民廼立祠報祀公命詩歌之公執法不避權貴蓟大將怙權跋扈監司目慴之莫敢問公至立按之壬午當鄉論士而公實涖楚故事提調與羣執事分牘閲而公時微覘主者有倖賓即謝弗閲主者俾公而以兩卷嘗公問可否公輙涉筆詈罷之其峻毅不可以私干乃爾公學問淵源而嫺於文詞得子長之精即一赫蹏著隻言靡不大雅而識鑑瑩朗善相

士無失者又冲虚頁雅量過人無少長咸與執禮士以此益歸之故于公六十也展幣屬詞奔走爲公壽者至傾閭右而余不佞暨大夫某某辱公姻雅與公好其幸喜更百于恒情焉于是乃舉觴前壽公曰於鑠哉公所稱名世者也其才足以經世其識足以察幾其守足以廉俗竪蹐絶而施遍顯豈虚也耶夫建必然之畫策非常之勛以當于世用者代非盡無才也至臨岐路而鏡得失之林幾不容髮非甚膺哲孰能識之乃欣厭畦町情奪其中至往往刓方從之者何則守未堅决也以才如公令往者少折節即台樞

立至而公終不以彼易此豈晚近世所能有哉蓋公始成進士調爲郎宜授要署而公以當軸有懿親力引嫌請南補其砥行礪節不濡跡於權路所從來矣今公年六十而齒髮若平生　天子終用陳公言圖召公起家秉政更數十年而余與兩君從海内士前壽公當是時公大業能更僕數哉

壽新泰令李明戴先生八袠敘

明戴李先生以　今上乙卯良月幾望開八袠其鄉之薦紳學士蕭先生之德比閭婣族挹先生之惠郡邑長貳若博士之涖茲土者欽先生之誼而憲其言相與以班舉爵前爲壽而猶未也則有棫詞寓幣浮江而北爲先生壽者南司寇平原之宋公也則又有搆詞抽賦踰河涉淮翩然而南磬折庭下爲先生壽者新泰之羣博士弟子也先生嘗爲此兩邑然其去之已二十年而又在數千里外山河而間之乃兩邑人能識先生之年而又相與遠來壽先生自非先生

得兩邑人深孰能有此不可諠者乎蓋先生之貳德郡也奉檄守平原令已而新泰闕令則又移守新泰令兩邑德先生咸願先生眞爲令羣請於部使者部使者上言狀詔先生爲新泰令新泰故奉符邑岱宗之麓壤瘠而民窳又比歲祲其需賢令尤亟故　上獨以屬先生而平原顧益鞅鞅曰　縣官急新泰乃薄平原耶此我公奈何奪之先生爲新泰興咻拊摩所可以佐百姓者不愛以身殉之麥秀兩岐歲則大有民歌咏之爲立祠且俎豆於學宮焉平原雖不得先生爲眞令其去而見思亦不減新泰然則兩邑于

先生雖百世不諠可也獨今日乎哉先生賦異才傳洽工文詞聲藉甚諸生間洎升上庠名益躁初受毛萇詩更受三禮鈎玄扶微遂撮其要著禮記摘詮摘講行于世而數奇不第士論惜之通籍爲郎丞大官出補滇臺叅軍已同知德郡所至有惠政足紀而爲令最著其爲人長者折節下士海內薦紳賢豪咸與交驩歲時守令修養老禮必以先生爲祭酒邑有大政未嘗不就而咨焉夫學不難掇第難于程世仕不難顯膴難于獲民先生言成一家而治徵一國文苑循吏當兩傳之其不朽詎以年哉先生子兆羲君諸

孫道生大生韋淵源家學樹幟藝壇旦暮脫穎取上第稱子大夫直承明之廬白虎橫經則以先生所撰著進玄纁蒲輪且詔先生杖而造朝共稽禮運而以珍從也豈不誠明時盛事哉

壽明府左泉盧公八袠序 代

左泉盧公之涖我浮也余方爲諸生數數從函丈抵掌譚藝莫逆於心盖沐浴膏澤之日久矣迨余謬比部外補裴徊海上縣如公公高蹈不亟見余未嘗不軾其閭去久之獲覿公貌益踔神益王而年則已開八袠矣于是里閈婣族叅韝鞠脃稱觴庭下余局于官不獲從其後謀寓隻言爲公祝嘏而公婣某君偕二三友生政徵言于余余蓬處時習公政治郡時習公行知公故莫如余者于是颺言曰懿哉公所稱鄉先達而國之耆碩也夙負瓌瑋才著聲膠序挾筴遊

成均名藉甚二 時大司徒馬公國子先生李公咸器重公以大受甚之竟數奇不第謁選人綱紀浮浮巖邑也壤沃而民㑊吏吏稍自潤賂遺腐集矣公雅以清白自矢瞬然不滓賦故上 上錯而公縮之歲羨數百金例爲主者橐中裝咸謝不取歲時轉漕北走建業而走會城雖是脯資餼牽例衰如干緡亦峻却之日若苦飛輓輮矣余奈何重困若公即斤斤稟成事不輕受記而部使者若郡大夫廉公能薦剡牒移公公務爲娩解大者傳爰書餘立罷遣去不私一鍰也豪其睚眦殺人獄數具數以賄解最後以屬公懷金

伺外舍三日不得通逸公有重客至宛轉屬客微語
餂之公變色遽麾客出趣案獄論豪如法棄甲以貲
雄里中亡嗣族人爭嗣公爲之其倫次兩嗣之爭遂
解人謂公稍借嘆即千金立至公不屑也公在事六
載未嘗一縑擾百姓去之日至無以治裝而邑故有
楩楠百士民願飾公爲道路費公笑曰行矣謝諸公
意厚余待罪溥書幸以不賄聞而乃更以賄終耶蓋
其廉固天性也所治重繭章厲風教持法不餽人不
敢干以私俗男女繈成童即合婚而其治喪尤悖甚
飭第龍吉董治一切久之踰歲或數閱月始持服公

下令禁之風爲一變郡購劇盜積數歲不得公知刺
姦寶墨盜貲陰爲耳目審呼詰之具首服而明日盜
以斃聞矣黠少年某詡爲不遜侮公不敢毀闌市公
一日以他事至其地人或恐少年虛公至矣行逮治
若其惧即雉經亡賴子六傳至壟貲不恤公繩以法
終公去無呼虛聲爲人所讐服如此其事上倜儻絕
不爲纖媕頫而遇令無苛禮他佐或曲事令至不敢
爲鈞敵而公非之曰同官爲寮兄弟也今中丞婺州
徐公時爲令亦雅重公事必咨公所不能剖具移公
驩然相得樂相成也人賢徐公而益重公不阿公即

抗直不撓而恤子惠嘉與百姓喚咻士有窶者輒傳
膰之方守罷淮陽歸貧不能具朝餔公高其誼數存
之不厭也市渠環學宮歲久淤塞青烏術稱不利公
毅然濬之而余與今水部陳君給舍朱君韋相繼接
儁人文斌斌起矣士論以此益歸之公爲浮再踰考
奉大司農若中丞臺御史臺暨漕使者檄書相勞以
數十計其邑人自藩侯王縉紳學士以至田畯牧豎
靡不擊壤抑未而謳盛治所著聲詩歌咏記叙評引
十思八政繪爲圖表以誌口碑者至盈篋而不能繼
舉猗歟盛矣公之澤浮與浮之戴公者盍兩觴不竈

哉公歸而室無姬侍門鮮雜賓手一編自娛于于如
也口不啖時事足未嘗一躡有司之庭而鄉人化之
或觸姦嬰傲盭輒戒勿使公知令吾愧見長者其族
人千指咸嚴事公推爲省祭事質成焉先世嘗出粟
佐縣官奉　詔表其閭而歲時膢臘故有祠以奉薦
合歲久圮公兩新之他懿行皈皈稱是以公治浮
若彼爲德於鄉又若此其施厚矣其所溉及宏矣昌
江以西薄海以東其視公而願公年者又可訾量乎
以故年八十而貌益騂神益王綽約乎若藐姑射神
人焉則天之報公而得全者全昌也余於是躍然舉

爵東嚮酌而祝之曰公狷特似吳隱之方毅似包孝肅文無害似黄次公令行不骳似董安于而雅量冲穆挹之鄙吝都消似黄叔度礪世範俗羽儀一時又似陳太丘公云則公之年其不似偓佺彭錢也與哉且也長君皦廩較中質有其文行而季服穡盎拓亦克肇牽咸能養公志諸孫繩繩竝振羽矣天之壽公而俾食其報者又在兹乎于公高閭余操左券跂焉

壽章近泉七十序

自昔倜儻非常之士材諝不爲世用類爲積居賫什一之業以能試有所長鴟夷子皮用計倪策沼吳覇越退而施之家三致千金彼固以見其奇非苟爲贏而巳也太史公言廢著之術闘智爭時若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其論著詳矣乃世穰穰走利如鶩豈其遺方而讓財者耶甙反以競敗而廉賈五之何以稱焉盖余里中稱善治生術推章君近泉昆弟云章故奇胄自其先世郎以貲雄閭右近泉君修業而息之遂以益饒邑萬家之城所用棟宇楹桷梲杗之具歲率

計千章而近泉君恊其利他治是業者數輩輙多亡失不及君至設權變矜愼忮以武一切駕而出其上然終不及君也其數輩遞起遞廢率驟徙業去而君久久更富于是人共詑君有心計潛窺君所爲君閧笑曰迺公非能操他謬巧如傳所列曹邴郭縱之徒與時俛仰終以奇勝令世稱善賈也自吾業是數十年矣賤之徵貴不加勸貴之徵賤不加阻所贏得即過當不爲色喜即稍絀亦不爲色愠張歛利錐伐陳于前而不入其舍蓋吾於技至樸矣亡其說誠一而能者輻湊耶于是里中人人自以爲治生術不

及近泉君近泉君仁足以取予驕足以有守即坐而收其奇龐此無爲智盡能索耳所謂來之以德者也君性悃愊無脂韋其與人交質直不爲靦語尤雅不欲齕人即人齕之亦不報也邑中豪或飭冠劍連車騎爲遊閑富貴容而君深藏謝客不炫爲名高謂吾第卄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日奕棋爲樂有以自適足矣安用葸葸藹藹廣交延譽磬折貴人前幸色一少假致生得失更中目懾去也然媚婕中有變而無以自存者又未嘗不收恤之無恡色蓋庶幾富而好行其德矣今歲在祝犁大淵獻而君年七十月之孟陬

其懸弧辰爲君從子蘭石先生偕其族黨謀所爲壽君者而擇言于余余惟太上尊生其次順適之彼披裘而拾穗行唫壠上躬之不闕矣是知生之爲樂而卷婁之士以膂菽爲桎梏又往往疲精敝形于庸勤以稿伐其眞此以希祺壽盩已君市隱東海之濱無名實縈縛而又比于素封不以窮愁耗其營慮即湛浮七策中亦直以意寄焉盍顧和引恬快其志之所自娛以徜徉稱得意而靡薛越之君子謂近泉君殆治生而善養生主者耶君今年七十而貌甚澤齒髮若平生即以推之于後其得算詎可限哉太史公且

著列仙傳紀君松喬軒轅間不獨灑灑傳貨殖矣

壽孫母薛氏孺人六袠叙

余母姨氏薛孺人矢志栢舟踰二紀於茲矣歲在商橫淹茂甲子政一週良月既望其誕帨辰焉余從母倩張君㒺君奉觴前爲母壽相與誦母之賢微獨以節著雖其才亦烈丈夫也始愛山公見背時母年綫三十餘耳三女子大不踰十齡小者方呱呱啼於襁間攬蕙帳之遽空悵尺孤之何在母於斯時不難捐生以見志而獨以號嗄孺轂置此安托不得不少忍喘息以爲之地而茹荼茸蓼操瞻然與日月爭光盖二十五年如一日也孫故鹵族愛山公少業儒罷茂

無他腸不問家人生計產益中落而母以悼逝深楄柎一切從厚至剪腴畝以給費所餘不足供朝夕陸一壁煬一竈涓如也母督僮僕操作葦畜掃拾稍修什一之業而躬勤纂組以佐之貲用盐饒母卽愛憐三女劬劬相依爲命然式訓迪之不縢閫教也咸淑慎端覸雅稱閨房之秀爲相攸而歸之施矜結褵九十之儀爛焉初母亦少孤其出閤也練裳竹笥絲草草母不以爲望迨母資送三女甚脩人嘖嘖艷之謂丈夫不及也母相愛山公愛而能別平生未嘗以詬語相加遺娩奉翁媪媪操新婦莊鮮當意者獨於母色怡曰是善事我處諸似和符子姓惠而有禮咸嚴事母而憚之庭幃滲灑及伏臘践更費與伯仲鬮更出迭供不以婪爲觧歲時問遺内外通慶吊無失者其善綜理有幹局過人如此余惟母大節章章與共姜伯姬比烈尚矣假令伯華不夭而孟宜有後其以賢春成夫之志對蔦立子之名卽鴻妻侃母豈足多哉而傷哉其感黃鵠而悲徵蘭也君子盖惜其才而慨其遇云雖然恒尉延譽於元禮樂令馳聲於衛玠得張君㒺君而女之翩翩質有文行稱快婿矣則母之所藉以不朽者其在茲乎又奚憾焉

壽盧外毋石老孺人八袠序

余外毋氏盧毋石老孺人之誕也歲在巳酉至　今
上初元凡閱四百八十一甲子矣陽月九日其設帨辰
也里中姻戚士紳咸稱觴爲孺人壽于是長君上舍
儼然造余而以文請余諸曰不能文也上舍君曰此
吾毋志也余又謝曰不忍文也孺人媞長女而施及
余今子若女暨中外諸孫翩躚庭下而獨少一人焉
率先弟妹舉瑶爵跽毋前而壽之余且哽不能語而
又奚文焉上舍君曰足下推先姊而于外氏誼甚篤
先大父七袠實徼惠于足下迨大父躋八袠而足下

復載筆焉讀者咸稱善蓋吾毋耳而難之稔矣今吾
毋年八十而足下有遐心蔑以惆吾毋矣即先姊不
將有餘恫乎余于是憮然爲間曰孺人之待余厚矣
死枯不以異覩丈夫難之余獨柰何不以一言闡其
㣲而令嗛嗛焉爲不慊于志乎自余爲孺人壻委禽
以來垂四紀矣閨懿親承未易更僕數論其大者孺
人舅爲浮梁少尹時姑仇孺人以疾留閣中支離牀
第載踰寒暑孺人旦暮爲扶侍而奈杌之湯液醴灑
必親嘗以進取中裙厠牏身自浣滌每唏噓服膺涕
承于睫也迨浮梁公致少尹歸而子處一室不無厚
詬之感孺人嚴事之有加焉井牖滫瀡非手劑不以
饋浮梁公一加匕則躍然喜不者心怦怦如有失矣
浮梁公居恒隱几客至欵語則相對怡然孺人覘之
烹鮮漉酒不戒而具以順適其意盖自爲新婦以至
彬彬白首靡幾微不當舅姑意者孺人之孝足稱也
廣德公二十補博士弟子七十貢于大廷八十司訓
于廣德屈首呻佔凡五十年每手一編伊吾至夜分
則孺人必爲佐篝燈之鷄未鳴而已戒旦矣中間榮
瘁異時愉拂異境恬躁異情而孺人一以婉承之未
見其有遽言厲色也廣德公之官或謂不宜雙耄踰

江陟坂孺人不當臨不往耶孺人曰否否自吾結髮
而事夫子未嘗不朝夕繼見今冠進賢爲廣文先生
而乃使獨身之官令夫子視盤中苜蓿而憶吾舉案
時顧安得從于里外竭蹷而前恙届屬齊眉奉之乎
竟與偕往非久視廣德公舍得以無憾人皆嘆之孺
人之順足稱也孺人一子二女愛之異甚拊摩呴煦
惟恐傷其意上舍君遊膠庠負笈咸均工計然之策
穉子毋微貴賤以與時俯仰操其奇勝遂以貲稱里
中而孺人以義方誨之恒欲留有餘以示不盡賖而
得孫愛之甚于其子既長責制舉業爲損珮行束修

是訓是廸不廢勞焉其沚子孫婦也無以異于女謂吾愛吾女而人巳于愛乎女鞠之而已孺人之慈足稱也以至處娣姒以睦待羣從以禮接姻婭閭党以和而其自御則觕服儉素澣衣蔬食以爲適即老恃饔鮮常珍曰吾見若爲生難不忍靡耳端重簡默一嚬一笑不以假人而仁厚不忘人德人有過容之不加誚讓閫以內雍雍如也則孺人之懿行其足稱者指詎勝屈耶夫世之談内則者多溢詞其言宜妻侃毋以及織屨畫荻之倫尚矣顧或以一節著未有徽音媺節閫儀醇備如孺人者爲邦之媛矣孺人今年

正八十而神益王食飲不少衰天之所以畀孺人者一何渥乎蓋來之以德矣孺人大父古松少府九十有四以余卜孺人之年當不啻過之更二十年所而孺人壽踰百稱人瑞　天子且以璽書封孺人而采其家範付之彤管以風于天下則余不佞是文爲嚆矢矣

壽許母張太孺人八袠敘

蓋余雅胥心谷許君云許君負騁世才學其宮文擅工而倜儻多亮節不侵爲然諸學士先生雅嚮慕之稱瑰瑋非常之士必曰許君而因嘆其母張太孺人之賢以爲非太孺人無以成許君者蓋許君失太公時總踰冠而兩弟少季甫七齡顧所遁泊如也太孺人澘然捬膺語許君若初被服爲儒而余奈何以治生計縣之謂而父期爾何若弟肆力於學無問家矣季也慧差可世業以累若仲令其服穡耳太孺人則嚴莞鑰躬杼軸稍入緡筴咸手自會計而工若食淡

以節縮佐之于是許君不虞內顧得一意摩厲其業蒐二酉之藏漱六藝之潤而且成其季使競爽也非太孺人力哉太孺人精敏有心計既以勤儉致饒而許君業益進聲日益噪每試必先諸士諸士多從之遊歲時儀廩及束修以上咸以上太孺人太孺人爲綜理稍修業而息之家益大裕腴壤華構雄里中矣石季倫謂士當身名俱泰何以至甕樞語人而長貧賤驕語仁義太史公以爲足羞顧學與殖相觭而名實不並收也士當其屈首呫嗶時兼之難矣許君振藻一時而身致千金以有太孺人主家秉耳然太孺